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四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小學纂註六卷附小學總論一卷朱子年譜一卷

〔清〕高愈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小學纂註六卷》提要

小學纂註序

乾隆十有一年三月四日

禮官定議命直省學臣覆試童子務視其小學論貫通題旨切實發揮者方准入學不則八股雖佳仍予斥落并飭各府州縣覆試時一體凜遵著為

功令典至重也是年十月使者適奉

簡命視學江蘇欽承

帝訓殷殷以培植人才為先務夫養正之

功莫重小學乃首試毘陵諸童作論率多含糊則曩者約法猶未明也爰飭師儒嚴立課程及時誦習擇坊刻善本以為指南惟梁溪高氏纂註條理秩然最得朱子編輯本意於此可

知所從事矣且士子不讀小學大都恐妨舉業耳不知朱子晚年編此其內篇提十三經體要外篇括十七史精華名為小子立明倫敬身之教實為大人植修齊治平之基所以為世

道人心計者至切須臾離之不可終身由之不盡者也不明乎此不可以為人即倖而弋獲

國家亦安用之矧法在必行士子倘仍前藐忽將有求榮而反辱者嗟何及

矣用是敬申

聖主作人之意拜諭童蒙養正之功書於簡端以詒士子之不讀小學務舉業而患妨功者

乾隆十有二年仲春上浣

賜進士出身

誥授資政大夫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

政加二級尹會一書於澄江試院

序

昔朱子嘗草奏乞修三禮不果上晚著儀禮經傳未成而卒為千古之憾然泉嘗謂三禮殘缺之餘而戴記雜出漢儒之手往往有謬戾而不可通者去古既遠先王之禮樂莫可考據儒者辨論雜出空言無補雖闕焉未講于世道固未有害也而朱子小學一書博採傳記擇其禮之可通行于今古者以立教明倫敬身為之綱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心術威儀衣服飲食九者為之紀固已萃三禮之精學者幼而習之終身行之莫能盡其道不可一日不講也然自朱子以來五百餘年其書具在學士能舉其辭者蓋已鮮矣矧望有能通

其條貫窮其指歸推明其立言之意以持身而淑世者乎吾邑紫超高先生敦行孝弟研精理學篤躬行君子人也而其教人一本之于小學常舉恒惺願予傚其從祖忠憲先生復七規以切劘同志然而伏處窮廬其教不足以及乎天下抱其殘經箋釋詁訓日講求而肄習之以私淑其弟子

而已矣泉常讀先生所箋註儀禮周禮二書可以補朱子之所未竟惜乎未有能捧而傳之者也又以其緒餘為小學纂註小學之有注舊矣然大抵沿襲他經之解而本義莫彰櫛比字句之間而條理鮮貫朱子立言之意壓封于俗儒詁訓之中所從來矣先生本陳恭愍之舊註而是正其得

失刪節其繁冗次第章法脈絡貫通參伍衆說發揮盡義俾學者讀之曉然于朱子集書之旨間出其所獨得如周禮智仁聖義忠和而易忠為中之類正經文之誤決千古之疑益先生學本躬行胸藏二酉而尤沉涵浹漬于三禮之書故其所推說根極理要其所考證確據經史自有小學以

來五百餘年得先生之註釋而後燦然大明于天下朱子之功在萬世而先生之所以開導後學者其功亦豈小補哉會

天子覃敷文教念民行之不興由蒙教之不預頒行小學列之學宮俾天下取士必以小學課于是凡詁訓之書坊賈雜出以求售踵訛襲舛莫之能正先生憂其道之不

明不得已作為此書以教其弟子而先生之友王君以思二子從先生遊請梓其書以公海內先生之教將自此廣被于天下不可謂非斯道之幸而王君嘉惠後學之心不可沒也鏤板將行王君以先生書來命泉一言識其事泉荒蕪譾陋不足與于斯文喜先生之書之廣其傳樂王君父子

之能相與有成而又竊自幸得附名簡末也遂不辭而為之序

康熙歲次丁丑重九前三日同學弟華泉題于讀易廬

小學篇目

上卷內篇凡二百十三章

立教第一

明倫第二

明父子之親　明君臣之義

明夫婦之別　明長幼之序

明朋友之交

通論

敬身第三

明心術之要　明威儀之則

明衣服之制　明飲食之節

稽古第四

立教　明倫

敬身　通論

下卷外篇凡百七十二章

嘉言第五

廣立教　廣明倫

廣敬身

善行第六

實立教　實明倫

實敬身

附朱子年譜　附小學總論

小學纂註凡例十則

一小學書前人註解非一惟恭愍陳公選刋本爲學者宗尚按公台州臨海人由天順庚辰會試第一歷官廣東藩憲後以觸中官被逮道卒蓋剛正人也故是編所解多本之而於字句微瑣處則不能盡標先生名氏也

一恭愍註於句櫛字比可稱詳備而於章法融貫處曾未之及今考小學書有以後人語反置於前者如立教篇先以孟子逸居無教而

後及舜命契爲司徒是也有以一書語前後分置者如明倫篇鷄鳴盥漱舅沒姑老俱係內則篇文而編列數處是也其中位置次序皆有首尾脉絡不可更移今頗推明其意庶於朱子集書大旨畧見一二

一恭愍於所引論孟槩寫文公舊註示愼重尊先賢也但傳習既久則不必贅出况其文在論孟中行論孟之意在小學中則又有集小學之意槩與原註則於集書本意反多未闡故今另以朱子編書大旨發明於下

一恭愍所考古人名氏事迹頗多疎畧今約舉一二如陶淵明本名潛字淵明別名元亮而竟以元亮爲字宋相李昉本饒陽人而誤稱滁州又如程子看詳學制註俱不詳至省繁文崇委任一條與原意全悖訛以踵訛殆無終極今悉按本史及程子全書較定

一凡篇中字義人名器物之類有四書中已註解者今皆省去以免繁猒

一恭愍註於咸寧永泰等下止註年號字而不稱何帝於人止稱某朝而不詳何帝時人於地止稱前代舊名而於近世輿圖沿革竟無所考今皆增註明白庶幾開卷瞭然

一凡所採諸家註有義可兩通者並存有未當者參互止存一說又有與舊說絕不同者如周禮智仁聖義忠和今讀忠爲中曲禮不好狎之好今讀如字皆考之經典揆之義理有所據非苟求爲異而已

一近例刊本類標擬題以便揣摩然舊日擬題僅取冠冕正大可厠指而計今既竝四書取士則命題之縱横變化不可意揣拘於擬題中必至失於擬題外且於章法明曉則題義已備故此不另行標記

一不肖素性守拙不取浮名是編因功令須行偶標一二語令豚兒習之而從遊王子元梓貽三邦禾貽六以爲甚便初學欲刊布以公諸世其尊君以思高諱洸大然之遂相與朝夕叅酌

較讎去取更得其兩賢昆文我上諱濟以象衍諱高互加裁正告竣登梨此本王君喬梓與人同善之誠意非不肖樂爲此以希世也

一朱子傳註六經功在萬世而學者或不識其生平出處大略亦爲遺憾故倣論語載孔子世家例特撮先生年譜大要列篇首以便稽覽雖屬原譜之十一或可窺見一斑耳

梁溪高愈紫超識

朱子小學總論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

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

塡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汩董。百方措置思索

反以害心

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敎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敎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敬字不得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

朱子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飄轉。以害其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蚤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諸儒論小學多散見篇中今俱不錄謹載朱子語六條俾學者知小學之重其訓子一條尤初學之要語也幷附焉

小學句讀

小學句讀 音豆。○小學。小子之學。又古在西郊者爲太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者爲小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學焉。蓋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階梯。作聖之基者。俱係於此。讀句畧斷爲讀。○魯齋許氏曰。自始皇焚書以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考校古人爲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畧。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也。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已意爲學。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雖若心竭力博志多聞。要之不背於古人者鮮矣。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爲敎爲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爲小學之書。則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古者小學。敎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 灑掃並去聲後同長上聲治平聲。○灑。水泡塵也。掃。掃地也。節。當然之節。無過與不及者也 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 穉音治長上聲扞音汗勝音升。○講以明其理。習以熟其事。習於善而善日滋。故曰與智長。化於善而無勉強。故曰與心成。扞格。謂隔礙而不相入也 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 傳去聲。○無古今之異。以人皆此性。凡人倫物理。曠世皆同也 今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蒐輯音搜

篡。苑宗也。輯聚也。風能化物。故感於人。而人變名曰風化。吳氏曰。朱子之於世敎。豈唯有補於當時。實則有功於萬世也。

淳熙丁未。三月朔旦。晦菴題。淳熙丁未。朱孝宗十四年。晦菴。朱子草堂名。因以爲號。時年五十有八。此篇蓋若大學中庸之序文

文公朱夫子年譜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先生本歙州人。今徽州府世居婺源徽州屬縣永平鄉松巖里。父吏部韋齋先生松。母祝氏。韋齋爲政和建寧屬縣尉。遭父喪以方臘亂不能歸。遂葬其邑。僑寓建今建寧府劍今延平府二州。館於尤溪延平屬縣鄭氏而先生生焉。癸丑四歲。韋齋指天示曰。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丁巳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或羣兒偕戲。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己未十歲。讀孟子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勝。以爲聖人亦易做。癸亥十四歲。韋齋歿。以先生屬白水劉勉之。勉之以女字先生。丁卯十八歲。舉建州鄉貢。戊辰登進士。庚午如婺源展墓。辛未二十二歲。銓試中等。授泉州同安簿。先生是時已慨然有求道志。博求經傳。徧交當世賢士。雖釋老之學。亦究其歸趣。癸酉二十四歲。始受教於延平李先生。先生語及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且看聖賢言語。又廣有所陳。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面前

事卻理會不下。自是先生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所交諸人之誤。而回看釋氏說。且漸漸破綻罅漏百出矣。七月。至同安。蒞職勤敏。以令甲凡簿所當為者。大書揭楣間。而簿兼學職。乃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舉縣士操行方嚴者督之。葺諸生齋舍。建經史閣。檢貯治平中所藏書。便學者讀覽。又故釋奠例止以吏人行事。先生叅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紹興祀令。肆行之。丁丑二十八歲。以四考滿歸。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學宮焉。己卯三

十歲。執政陳俊卿薦。名赴行在。言路借抑奔競泥先生辭不就。壬午孝宗即位。求直言。應詔上封事。諸疏具文集中不報。癸未孝宗隆興元年。三十四歲。再召。辭。有旨趣行。乃入對垂拱殿。歷陳三奏。其一言宜務聖人致知格物之道。不當溺記誦詞章。釋老虛寂之說。其二因宰臣思退主和議。故歷陳復讎之義。其三因內侍曾龍二人用事。故極論言路壅塞佞倖鴟張。先生嘗言初讀第一奏。天顏溫粹。酬酢如響。讀第二第三奏。則不復聞聖語矣。丁亥三十

八歲。訪張公敬夫于潭州。今長沙府戊子崇安建寧府屬縣饑。多盜。貸郡米六百斛。散給之。後民華粟還官。郡守命仍留里。是歲祝孺人卒。居喪輯家禮。辛卯四十二歲。復饑。先生所居五夫里。家戶閉糶。窮民強奪。先生患之。乃因前郡米留里者。立社倉。出貸石收息二斗。小歉蠲息半。大饑盡蠲之。鄉民便焉。壬辰通鑑綱目。名臣言行錄。西銘解義成。癸巳太極圖傳。通書解成。乙未四十六歲。東萊呂伯恭來訪。留輯近思錄。遂偕伯恭與陸公子靜兄弟。會於鵝湖。

在廣信鉛山縣子靜作詩。有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等語。議不合罷。丙申再如婺源。以程氏遺書呂氏鄉約等書留學中。時上方欲獎用廉退士。叅政胡茂良疏薦。除祕書郎。辭不赴。冬。先生令人劉氏卒。丁酉論孟集註或問。周易本義。詩傳成。戊戌四十九歲。宰相史浩必欲起先生。差知南康軍。辭不允。東萊屢書勉行。敬夫亦謂須一出為善。會省劄再趣行。乃赴郡下。教三條。一延訪利病。二令父老教戒子弟。三勸民令子弟入學。立濂溪祠於

學宮奏蠲減星子縣稅錢重建白鹿洞（在南康府城西）書院置田贍學者立學規每暇輒至與諸生講習多所興起【庚子】應詔上封事極陳將帥尅剝交通權要近習則蠱惑以肆擠排而宰相諫諍官或反出入門墻承望風旨累數千言上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會大旱乃大修荒政以朝廷勸分賞格諭富室得米萬餘石又奏請截留綱運并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備賑濟令民築濱江堤捍舟因以役錢振之命每邑市鄉村置場以待賑糶而遣現任寄居添差監押酒稅等使各蒞一場督之又乞蠲閣稅租四萬餘石檢放民賴以全【辛丑】五十二歲去郡歸會浙東薦饑故相俊卿過闕復力薦宰相趙雄亦言凡士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不若因其長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乃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十一月奏事延和殿先生自初入對至是十九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上為動容因條救荒七事上之遂視事西興（今紹興府）即命印榜招海商蠲其征令販廣米

至浙東【壬寅】親出按歷諸郡窮山長谷靡不到悉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齎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不知官吏畏憚若使者歷其境不勤荒政者按劾之凡所措畫類南康而惠周七郡上謂宰相淮曰朱某政事卻有可觀又請推行社倉法於他縣永嘉有秦檜祠毀之前知台州唐仲友者相淮姻舊也恃相勢恣貪虐而尚書御史交章薦擢江西提刑先生行部至台民爭訴按得其實乃劾奏淮曲庇之先生劾益力乃止罷其提刑新命而即以授先生先生曰是蹊田奪牛雖三尺童子知不可乃力辭而淮遂擢陳賈為監察御史首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假名濟偽意指先生先生決志歸而奉祠之命亦下遂杜門不出【癸卯】五十四歲築武夷（在崇安）精舍從居之四方來學者益衆【丙午】易學啓蒙孝經刊誤成【丁未】小學成是歲周必大相詔差江西提點刑獄辭不允且趣入對乃復奏事延和先生至是凡三見上上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又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先生先謝提舉日荷

聖恩保全蓋指淮賈構訕也、次又陳己衰疾、不堪
任使、上曰知卿剛正、今待與清要官不復勞卿州
縣、獎諭甚渥、先生出奏劄上之、又極論內侍甘昇。
挾勢爲奸罪。又言宰相先布私恩於臺諫、臺諫顧
私恩莫肯言其過、而主將恣刻剝爲苞苴。陞轉皆
有成價、上驚曰、御不聞此、是行也、有戒以正心誠
意。上所厭聞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
敢回互欺吾君、及奏。上未嘗不稱善、除兵部郎官。
以足疾請祠、而侍郎林栗與先生不合、疏稱朱某

剽竊張載程頤緒餘、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
價、請行罷逐、時上意方向先生。欲易他部。而宰相
請仍授提刑、先生力辭。九月復召、辭、趣入對、再辭。
遂上封事。言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
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因遂言天下之
大本今日之急務。凡數千言。疏入、夜漏下七刻、上
已就寢、急起秉燭讀終篇、於是上感先生忠鯁、明
日即除太乙宮使兼崇政殿說書、蓋將爲燕翼謀
也、而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遂辭奉外祠。於是

始出太極圖通書解義授學者、〔己酉〕六十歲。始序
大學中庸章句。二書著已久。然時加改正、至是以
愜於心、乃序之、孝宗內禪、光宗即位。除江東轉運
副使、辭、改知漳州、以天子初政、再被除命。不敢固
辭、〔庚戌〕光宗紹熙元年。六十一歲、到郡、臨漳風俗
薄陋、民不知禮、有親喪不服衰經者、乃述古今禮
律開諭之、婦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又或出爲庵尼、
悉禁之、俗以大變、又教習諸軍弓射。賞勸有法。數
月皆成精技、其訓誘諸生子弟如南康、而刻五經

四書於郡。朞年化成、漳民莫不思之。是歲先生爲
學者言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許多道理在這裏、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此、此可以知先生所得矣、
〔辛亥〕長子塾卒、請祠歸治葬。〔壬子〕始築室於建陽
（屬建寧府）之考亭、以韋齋常愛其溪山清邃、從先志也、
〔癸丑〕朝使自金回、言金人問南朝朱先生安在、乃
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甲寅〕六十五歲至鎮、
所部夫老稱攜扶觀、學士數百里雲集求誨、洞猺叛
擾境、遣使諭降之、又以本路別無軍馬、有飛虎軍

遷隸襄陽乃請隸本路節制是時孝宗升遐先生
哀慟而光宗有疾不能執喪視事丞相忠定趙公
汝愚以太皇太后命奉寧宗即位趙公首薦先生
乃召赴行在奏事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門人或
言主上虛心待政敢請何先先生曰今日之事非
大改更不足感天意悅人心然吾知盡吾誠竭吾
力耳外此非吾所能計也是時上猶未朝太上皇
先生奏事行宮首言當盡負罪引慝之誠俯伏寢
門怨慕號泣庶親心底豫慈愛復初詔進講大學

先生務積誠以感上心并乞逐日早晚進講不假
他故廢輟上孝宗山陵議謂當另求吉壤不宜委
之水泉砂礫中會瑞慶聖節請免百官朝賀并三
年內並免又以光宗不執喪禮請行嫡孫承重服
丞相欲祧僖祖先生持議不當祧又編次講章以
進他日見上請其義上曰要在求放心耳先生退
謂門人曰上可與爲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
望矣始寧宗立太皇太后女弟之子韓侂胄傳言
宮掖自謂有定策功擅權假御筆有端先生自湖
南赴召已憂之數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令
與朝政丞相方謂易制不爲意先生約侍郎彭龜
年因請對以發其奸會龜年因公事出先生獨上
疏極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極言之侂胄大
恨遂以內批罷先生趙公袖入還上內侍徑遣付
外臺諫交章留不省先生以七月召十月進對立
朝四十日而先生行矣十一月還考亭學者益衆
築竹林精舍祠周程諸子日與門人李燔張洽陳
淳黃灝蔡沈輔廣之徒講學不輟乙卯寧宗慶元

元年六十六歲臺臣稱丞相謀不軌竄永州先生
自以蒙累朝知遇且尚帶侍從職名義不容默乃
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以白丞相冤
弟子諸生更諫謂必賈禍先生不聽蔡元定請著
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奏藁遂更號遯翁
是歲丞相趙公暴卒於永先生悲憫註楚辭以見
志而廷臣攻僞學日急丙辰六十七歲監察御史
繼祖疏詆先生奪職然先生與同志講學自如或
勸宜徽德避難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乃修禮

書其書蓋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與諸經傳言禮者類附之名曰儀禮經傳通解戊午作書傳會先生歿二書皆未就先生閒居常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寤則擁衾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間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離也慶元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三月己未先生疾猶爲諸生說太極圖及西銘甚詳門人請爲學之要曰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辛酉日改大學誠意章癸亥日作書屬門人黃榦收禮書藁蹱成之甲子日命移寢中堂午初刻先生起正坐整冠衣就枕而終後儒以爲刪述六經者孔子傳註六經者朱子孔子之學惟朱子爲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

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十一月葬於建陽唐石里之大林谷閱二年學禁稍弛詔與先生致仕恩澤又五年侂胄誅詔賜先生諡曰文又二十年理宗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尋改徽國從鄒兗例也又十年詔經筵進講先生綱目又以學庸章句語孟集註列學宮又四年辛丑詔以先生與周子張子二程子並從祀孔子廟廷鉅先生歿凡四十二年矣元至元元年婺源知州于文傳請旨立徽國文公廟明景泰六年詔以先生建安

建寧屬縣九世嫡孫梴襲五經博士嘉靖元年詔以守婺源祠十一世孫墅蔭錄五經博士因守臣張芹援孔氏曲阜例請也故今朱氏有世襲兩博士云

先生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晦菴遯翁別號也 按年譜係先生高弟光澤李果齋方子撰而與宋史本傳門人黃勉齋行狀中間記事間有同異今彙三書參伍考繹究其歸一誌先生出處始終大畧如此而凡奏疏累千言及與門人講論精妙之義俱不能載又凡先生所編著如中庸輯畧論語訓蒙論孟精義孟子指要困學恐聞程氏遺書伊雒淵源錄性理吟韓文考異等書亦多未錄以篇帙從簡遂難免於掛漏之誚爾康熙丁丑季秋高愈識

文公朱夫子年譜終

心遠堂新編小學集註卷之一

梁溪高愈編訂

小學題辭 題辭，標題書首之辭。朱子既作小學何讀序而復爲此題辭冠於全書之首，且用四言韻語類古詩體者，欲學者優柔諷詠而有以自得也。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所謂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則爲元亨，靜而生陰則爲利貞，一動一靜，生生不已，亙萬古而然，故曰天道之常也。仁義禮智，人性之四德也。性即人身之太極而本之天者。在天之元，於五行爲木，於時爲春，於人爲仁；亨於五行爲火，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利於五行爲金，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於五行爲水，於時爲冬，於人爲智。仁義禮智，皆太極中自然全備之理，而仁禮爲陽，義智爲陰，四者足統萬善而無遺，故曰人性之綱也。周子嘗言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而性命之本原盡之矣。薛文淸公云：小學一書只一箇性字貫之，題辭開首便提出箇大頭腦示人，正是要人盡性合天耳。

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 見音現。○厥初謂初降衷之初也。藹然，和順貌。隨感而見，如下文所言是也。

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 弟長彊俱上聲。○有自然而無勉強，所謂率性之道也。

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 性者，生知之聖。浩浩其天者，心無私滯，與天同體也。不加毫末人爲之力而萬善已足，則將以時出之而無不利矣。

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棄。 蚩蚩，無知貌，以稟陰陽二氣之濁也。頹綱，謂汩沉其仁義禮智之性。

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 培其根謂小學，達其支謂大學。此句申明學道之教，而使衆人皆有以復其性者也。

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

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 逾音俞。○罔或悖，謂凡所動作皆無悖理也。詠歌舞蹈，所以習樂之聲容。逾，謂逾越於詩書與樂之外也。動無違理，思不逾越，則所以養其身心者已至，此所謂培其根也。

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 明命即天之所賦於人，而人得以爲性者。赫然，明盛貌。天在人身，如本之在木，人皆人內即本然之涵，本故曰無內外。德崇於內，以格致誠正修而言；業廣於外，以齊治平而言。此言謂小學之文者。復初，復其降衷之初也。昔日安於暴棄，非其性固非不足；今日德崇業廣，此又非有所增益於其性。餘但昔爲氣拘物蔽，今則復其本然耳。

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 拏，女加切。豗音灰。○人亡，謂聖人沒也。經殘，謂秦焚詩書，六經殘缺。教弛，謂小學大學之教。蒙，童蒙也。浮靡，如習於記誦詞章之類。易稱蒙以養正聖功也。自小學教廢，而蒙養弗端，至長益浮靡，則大學之教亦無所施矣。小人不襲，故無善俗；君子不學，故無良材。拏，相爭也。豗，擊也。但知趨於利欲而紛相爭，鼓於異端而喧

與相繫而世道人心大壞矣 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極終也太極無毀壞故秉彝之理萬古常存爰於是也標末日裔來裔謂後學也

內篇許文正公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其書分內外篇內篇者小學之本源外篇者小學之支流內篇有四立教明倫敬身三篇皆述虞夏商周聖賢之言乃小學之綱也稽古一篇攄虞夏商周聖賢之行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外篇有二嘉言述漢以來賢人之言善行紀漢以來賢人之行亦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

立教第一立教立教法以治人也凡人氣有昏明質有強弱必有教而後無類故立教為重此篇所載自胎孕以及成人自唐虞以及孔子其教法皆備凡十三章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子思孔子之孫稱子思而復加子者蓋後學宗師先儒之稱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天然則天者教之所自出也故特援此三言以遡之而立教之本原可識矣其詳解音釋見中庸章句學者傳習已久今不贅錄後凡篇中所引論語孟子皆倣此

則天明遵聖法述此篇俾為師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學則法也天明蓋天之在人身而稟然可畏朗然常惺有條有理者即大學所謂天之明命也天明即天命之性聖法即修道之教則天明則所以遡其源者遠遵聖法則所以要其歸者正而師之所以教弟子所以學無有由於此者矣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傳去聲妊音壬蹕同跛音秘○列女傳古書名采輯古女之事漢劉向所作也妊懷孕也側偏也謂臥偏於左或偏於右也邊欹也蹕立任一足也偏側欹蹕則氣失其平而形貌不端故古人慎之

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令平聲○人之善惡邪正而已意動於邪以外有所感也故凡邪而不正者必皆慎防之詩謂二南之詩道言也正事之合禮者聞瞽誦詩則有以感其和聞正事則有以閑其情欲

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動一○陳恭愍曰寢食坐立視聽言端正而才智過人蓋妙合而凝之時正形生神發之各感於正則善感於邪則惡自然之理也○按此所謂胎教也古人有胎教胎教則教之最豫者矣故先之夫以今人而論胎教之法

不以為迂者然人稟氣以生而氣貴其正且和惡其邪且戾稟其正且和者則其生子必且為端方為秀俊為溫良為聖賢而多福矣稟其邪且戾者必且為巧詐為凶愚為傲狠為夭折而不吉兆凡人見其生子不良多委之天命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者微矣雖然母之胎教重也而坤作成物乾知大始使為父者有邪心則其氣已先戾而鬼何與焉譬如下莠稗之種而望其生嘉穀不能也然則人必先慎其心術斯為胎教之要歟○

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內則禮記篇名曾子之徒所作者諸母眾妾也可謂雖非眾妾可為子師者寬裕慈惠溫良則近於仁恭敬謹慎寡言則近於禮仁而有禮婦德純矣使為子師以教子自能有以優柔漸漬養其德性而不陷於邪僻也○司馬溫公曰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

行亦領之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食食音石似唯音委鞶音盤◦食飯也以用也男女皆用右手◦取其強也唯應之速俞應之綏剛柔之義也鞶帶也皮去毛曰革用革用絲亦剛柔之義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年卽歲也數謂一十百千萬之數方名謂東西南北也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坐不同席食不共器始教之有別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開曰門有曰戶◦卽就也古者八歲入小學則有事師長之道而凡人性質之偏莫不喜倨凌其上故古人首以讓教之之讓出入後長者教以行之讓卽席後長者教以坐之讓飲食後長者教以食之讓蓋所以抑其驕慢之氣而養其德性之和者深矣九年，教之數日。數上聲◦日謂朔望六甲二者切于日用且五行陰

陽之理蓋于千支字中矣此九年以內宮中女師之教兼男女而言者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傅音付◦襦音儒袴音庫帥音率儀音宜肄音異◦外傅教學之師也居宿日居夜宿也十歲則男女大爲之別而女不出外男不宿內蓋內外之防已嚴矣書字體計筭法卽六藝中六書九數之學也習于字體則傳書明敏習于筭法則錢穀精詳敎而令像學之如此襦上衣袴下衣不用帛而用布防奢靡也禮帥初者事師禮節皆師循初時所行也幼儀幼儀宜習之儀請謂請於師也肄習也簡謂簡要也諒謂篤實也請肄簡要篤實之業不務誇多而鬬靡蓋切於爲己如此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有音又◦樂八器之音與其歌舞之事也詩樂章也勺亦樂足以養人之性情和人之血氣故學之誦之舞之勺美武王之詩武舞也象美文王之詩文舞也舞勺舞象舞而歌象勺爲節也成童十五以上也射御施於田獵馳驅戰陳古人文武兼資故并教之蓋至是而六藝之事已盡習之而啓其端矣◦程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冠衣弟並去聲◦冠加冠也禮五禮吉凶軍賓嘉人之所習也衣者也裘帛亦成人之飾大夏禹樂◦陳氏謂樂之文武兼備者教焉篤於行孝弟子弟之職博學多聞見以擇善也內之同納多聞而不見而不發人但內納而不外出以其蓄之未可見而不可以發也舊說內畜其德而不暴於外切於爲己也亦通此九年以外外庭師傅之教專男子而言者也◦熊氏曰八年教遜讓十年學幼儀則已知孝弟之道矣至此益加以篤行也三十而有室，始

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有室有妻也男事男子經營四方之事方猶常也博學無常唯善是師也或曰博學而不拘方所俱可通孫與遜同謂遜讓以交則友而相示以志向所在也蓋各言爾志之義志定而終身之行節決矣志於道德志於功名志於富貴各安其所欲而不可強也舊說觀志觀朋友之志所向亦通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仕委質事人也蓋自十年就外傅之數至是三十年已道明德立故出仕以行之方猶衡也物猶事也衡量其事之宜而出謀發慮以斷之也謀者謀其可否慮者慮其始終服從謂任其事而從君也不可則去謂不從君欲而嚴於進退之節有古大臣之道矣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服官政任朝廷之大政也致事還其職事於君也古人量而後入循資序而不躁進故又十年而始服官政又

明知止之義。而不貪於寵祿。故七十致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婉音晚。娩音挽。枲音洗。治平聲。繭上聲。紝音壬。組音祖。紃音巡。共音供。菹音葅。醢音海。相去聲。○不出。不出室內之閨門。愼男女之別也。姆。女師也。婉。言語柔和之貌。娩。儀容遜順之貌。此皆教以婦言婦容也。聽。有所受也。從。無所違也。此則教以女德也。枲。麻有子者。麻枲績事也。絲繭蠶事也。紝。布帛之屬。組紃亦織也。紃似絛。古人以置冠服之縫中。衣服。凡外內男女之服。女子主供之。此皆教以女工也。祭祀。饗先祖也。觀之者。欲其習見而嫻熟之也。納。實也。實酒漿於器。實菹醢於籩豆也。醃菜曰菹。肉醬曰醢。奠猶薦也。薦黍稷籩豆之屬也。禮相助奠。謂以禮贊相長者。而助其餽奠之事也。此皆教以祭祀之禮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上有下有如字。笄音鷄。○笄。簪也。婦人不冠。以簪固髻而已。故謂父母之喪。以上二節。復言女子之教也。女子陰柔。性情而婦道尤不可不知。故并及之。古人所以內和而家理者。由女子之教有素也。文公輯小學。而采其語。其旨深矣。**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聘納采以聘也。奔無媒而聘嫁也。按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蓋女子有不幸。父兄皆沒。而太過時者。先王憫其無所依歸。故聽之。然而聘爲妻。奔爲妾。亦爲姦所以勵女子之守貞者至矣。**○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誑古況切。○曲禮。禮記篇名。視。示同。猶教也。毋。無通。誑。欺誑也。人貴忠信誠實。故於幼時所常示以無欺誑之道。後倣古篇孟母買豬肉以食孟子。得其常示無誑之義。正方。正向一方也。傾聽。側耳以聽也。正方則容肅。傾聽則心奸。文公於曲禮篇特輯此三節。以其有係於人心術也。**○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音孰。術。陳氏曰當作州。○學記。禮記篇名。門側室曰塾。此即上文就外傳之地。古者二十五家之學曰塾。未詳孰是。家塾小學也。黨庠州序國學。大學也。以下詳古人學校之教。此其教之之地也。古人教法精詳。隨地有學。比戶可封之俗。於此可見。**○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詳古人塾庠序學所教之實也。教必以人倫爲本。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爲民之秉彝。天之所叙。萬古不可泯也。循此則治。反此則亂。故唐虞司徒之教。朱子小學之書。皆以此爲先焉。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品。即五倫也。百姓不相親愛。由於五品不相遜順。故舜命契爲司徒。以教之。敷。布也。寬。寬裕以待也。此承上文言親義序別信之理。自唐虞始之。而其教之之法。則又必優柔浸漬。而自化也。**命夔曰。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冑音宙。諧音鞋。○夔。舜臣名。典。主也。冑。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蔡氏曰。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教冑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

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造音皂。王制禮記篇名。樂正掌教之官。術法也
四術詩書禮樂也四教春夏秋冬四時之教也順
依也造成就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
節文樂以滌邪穢是皆先王所遺也術是而造就
之則士德成矣教必分四時者欲其術有序而
不失之於遽也此言周人樂正之教也○按欲民
淳厚者莫大乎德行欲民文秀者莫大乎詩書故
此復以詩書教之夫子四教首以文蓋亦猶此
陳氏曰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然亦恐
互言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可教禮樂也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
是極此下三章言古先生及聖人所以教弟子之
法也弟子職管子篇名自稱曰弟子者尊師之
如父兄也則效也自虛不自滿之意弟子必先虛
其心然後可以爲受教之地故教之溫恭以自虛

而於所受於師者則務窮盡其理而無餘蘊也○
朱子曰所受謂受業須窮究道理到盡處
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弟去聲○服悅
服也見善從而聞義服皆自虛所致恃力恃其勇
狠之力也言必溫柔以盡其孝弟而又戒其無得
驕肆恃力以陵悖乎長上也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
就有德行去聲○虛虛僞也邪者正之反虛者直之反志戒其虛邪行求其正直蓋互文以
見意耳有常謂無濫交也所與游居者皆有常而
無濫交而又必就有德以爲模式也一說游居有
常所而不踐非禮之地亦通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
帶必飭飭音敕○式如詩不聞亦式之式言其心
不放逸婢有法度然也整齊者敬見乎外
式者敬主乎中夙早也夙興則志氣清明夜寐則
德業增進至於夜寐亦加謹飭則其檢身之密可

知矣此三節
言勤行之事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
懈音戒○朝益謂日知所亡暮習謂無忘所
學則能然而小心翼翼者猶恐失之故也此言學
文之事○專一也此者通指上文而言言爲弟子
者當專一從事於上所言而不怠是謂爲學之法
矣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
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按此孔子之言與上弟子職篇相表裏入
孝出弟即上溫柔孝弟之謂謹者行有常即上行
必正直顏色整齊之謂信者言有實即上志無虛
邪之謂親仁即所謂近有德學文即所受是極朝
益暮習之謂也惟汎愛衆一言生橫洋溢流乾之有
萬物一體之意而上文所教未之
及以此知聖人之語尤簡而該矣興於詩立於
禮成於樂教詩禮樂二者已見於王制之篇及樂
正之教而其所以興起好善惡惡之心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與夫蕩滌其邪穢消
融其渣滓者人則未之知也故復引此以明之○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樂記禮記篇名斯須猶言頃刻也此因上言
詩禮樂而見三者之中禮樂尤爲至切也禮主敬
樂主和和敬人之本心也故不可以斯須去而後
知上文樂正之春秋教以禮樂大司徒六藝賓興
以禮樂舜命夔以典樂與夫十五而學樂二十而
學禮者皆爲至切之教矣○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
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學矣此總結上文也按上直溫寬栗德行道藝詩書禮樂所教非一端而
要以明倫爲本故此篇大旨先以孟子堯命契之
言而終以子夏竭力致身之語其示人之意切矣

小學纂註卷之一 終

心遠堂新編小學纂註卷之二

內篇

明倫第二

明倫明人倫以自治也按首篇言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而立教之本旨也倫明則教備矣故以明倫次立敎

凡百有七章。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敎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稽聖經。訂賢傳。述此篇以訓蒙士。訂丁去聲傳去聲○稽考也訂猶覈也聖經如篇中所引孝經論語諸篇賢傳如所引管子荀子之語蒙士幼學之蒙士也。

內則曰。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偪屨著綦。盥音管又去聲漱音嗽櫛音職縰音徙笄音鷄髦音毛緌音甤韠音畢搢音晉偪音逼屨音距著音酌綦音忌○盥頮手面也漱漱口也櫛梳也縰韜髮作髻者黑繒為之笄簪也縰而加笄以固髻也總練繒為之所以總束其髮而垂餘於後以為飾者也髦用髮夾囟者拂髦謂拂去髦上之塵緌者纓之餘纓冠索也端玄端服也韠蔽膝也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帶所以記事也左右佩用謂身之兩旁佩帨巾小刀之類以備用也偪邪幅也纏足至膝者著猶結也綦鞋口帶也○劉氏曰髦者子生三月則翦其胎髮為鬌帶之於首男左女右不忘生育之恩也父母死則去之。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屨。衿音今又琴去聲○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婦從夫而內夫家故事舅姑如父母衣紳著衣而加紳也佩用鍼線之類衿小帶所以繫者纓香囊也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之。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燠音郁苛音疴癢音養搔音騷○所寢室也苛疥也下氣低下其氣怡聲怡悅其聲問衣之燠將減之也問衣之寒將加之也疾痛則抑之而使平苛癢則搔之而使適出入則或前或後為扶掖益所以致其愛敬之情者如此。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奉音捧槃音盤沃音屋○槃盛水器沃猶洗也或音[illegible]謂請注水而盥也。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溫去聲○所欲謂飲食溫承藉也謂以和柔顏色承藉尊者之意○此以上皆古者子婦晨省父母舅姑之禮也鷄鳴而即起敬之至也盥櫛而加冠服慎其威儀也下氣怡聲恐觸尊者而曲降其心志也問衣燠寒恐其失於調攝也問疾痛苛癢恐其體之不適也扶持恐其仆也奉槃水授巾以為服勞也問所欲而進以為奉養也而又必柔色以承藉尊者之意蓋必欲盡其歡心而不使有毫髮之拂也是即一晨省之時而其愛敬之周情文之備已有至極而無可復加者矣。

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冠音貫朝音潮佐去聲長上聲○男未冠女未笄皆子若孫之幼者總角束髮[illegible]臭香物也助為容飾故曰容臭昧晦爽明[illegible]明未明之時朝

猶見也。不言見而言覿者，重其文也。其，謂飲食父母之餕。覿之者，覿其多寡養之節也。此言男女幼者佐長者覿具之禮也。○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此與下皆內則語而不言者，蒙上文也。餘倣此。斂枕簟、灑掃，所以致潔也。布席，布尊者之坐席，使之安也。各從其事，謂男女各務其職所當為。此統言內外婢僕夙興之事也。○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奉音捧。鄉音向。衽音稔。趾音止。縣音玄。篋音怯。襡音獨。○將衽，謂將設臥席也。將設坐席，則問面何向，坐屬陽，故言面；將設臥席，則問足何向，臥屬陰，故言趾。皆順尊者之意，而不敢逆也。牀所以坐，御者，侍者也。及其既臥而起，

則執牀以與之坐，舉几以與之憑，所以安之也。斂枕也。簟，細席也。加於席上，詩所謂下莞上簟者也。縣，掛也。衾，被也。篋，竹器。篋枕，以枕藏於篋也。襡之，韜之也。斂縣而篋韜之，皆以尊者之物，不敢褻置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餕莫之敢飲食。祗音支。敦音對。牟音謀。卮音支。匜音移。餕音俊。○傳，移也。謂置有常所，不得輒移他處也。祗，敬也。敬，深敬之而不敢褻近，以其服飾之重也。敦牟，皆盛黍稷器。卮，酒器也。匜，盛水器也。食餘曰餕。與，及也。恒，常也。父母舅姑所常飲食之物也。擅用尊者之器，擅飲食尊者之物，皆為不敬，故謹之。此兩節詳子婦奉事父母舅姑坐臥之禮，而兼重其器用飲食之物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唯音委。齊音齋。噦，淵入聲。噫音隘。嚏音帝。咳音慨。跛音彼。睇音第。唾，吐臥切。洟音替。○應唯，應以速也。敬對，對以敬也。齊，莊敬慎貌。一應一對，不敢忽。一進一退及折身旋轉之時，不敢肆。皆敬之至也。升降，以堂階言。出入，以門戶言。揖，謂進而前，其身略俯，如揖。遊，當作揚。揚，謂退而後，其身微仰，若揚。即玉藻所謂進則揖之，退則揚之。以為儀度也。噦，噦逆聲。噫，飽食息。嚏，噴嚏。咳，咳嗽。欠，張口出氣也。伸，舒懶也。氣乏則欠，體疲則伸。倚，倦而倚著於物也。睇，邪視也。唾，出於口。洟，出於鼻。凡此十者，皆不敬之小者，以在尊者之前，聲容宜肅，故皆謹之。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袒，亶上聲，又去聲。裼音昔。撅音貴。見音現。○襲，謂重裘，尊者衣服之盛也。敬事，謂為長者效力之事。

袒裼，露臂也。古人欲為長者效力，則袒裼以示其勇趨之義。如儀禮所謂諸侯覲王，袒而請事者也。舊說以敬事為習射，非。涉，涉水也。撅，褰裳也。褻衣衾，近身之衣衾。其裏有穢汚者也。凡此五者，皆慎之，亦為其近於不恭也。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見音現。垢音苟。和，去聲。漱音搜。澣音緩。綻，淥去聲。紉，匿平聲。箴音針。綴，贅、拙二音。○不見，謂拭除之，以致潔，不令人見而生穢惡也。和，漬也。輕洗曰漱，重洗曰澣。綻，衣縫解也。以線貫鍼曰紉。綴，聯其縫也。凡冠帶衣裳垢弊，亦近於辱親，故必漱澣補綴，使之整潔也。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帥音率。○賤，謂婢僕之屬。帥，循。時，是也。謂皆循是禮行之，通指上文應唯敬對以下而言。○此詳子婦在父母舅姑之所，應對出入之小心，而兼及其浣滌補聯之事也。○曲禮曰：凡為人子

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凊去聲。○溫，致其暖也，如溫被加衣之類。凊，致其凉也，如薦氷扇枕之類。定，安也，營其寢所而使之安也。省，問也，問其夜之安否也。即是四者，而人子之心，固無須臾離於父母矣。上文止詳晨省之禮，故此復兼三者言之。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告音谷。○告，啟也。面，猶見也。出必告者，事必稟命，且欲使親知所往也。反必面者，急於親親，且欲使親知己歸也。遊，所與遊居者。業，恒業也。遊必有常，不爲濫交也。習必有業，不爲嬉戲也。濫交而無恒業，皆拂親之意，故謹之。不自稱老者，老爲嚴重之稱，嫌其尊同於父母，又恐父母以爲己過於老，欲安父母之心，故不稱之也。○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

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奉音捧。洞同上聲。屬音竹。勝音升。○此禮記祭義篇文。深愛者，生之膝下，一體而分，故其至愛根於心，自不可解也。愉色者，和氣見於面；婉容者，和氣見於身。此皆愛心所發也。愛至則生敬，孝子事親如事天，而敢或忽乎？執玉，恐其墜也；奉盈，恐其傾也。洞洞屬屬，恭愼專一之貌。弗勝，畏之深；將失，則防之至。孝子之心，同於此四者，此皆敬心所存也。若嚴威儼恪，矜厲太甚，無婉愉洞屬之意，則爲成人之道，而非所以事親矣。此總結上文五章之意也。凡上內則、曲禮所陳，皆事親之常禮，然總以深愛爲主。苟有深愛，則敬自隨之，將婉容愉色、洞洞屬屬之意自生，而凡上文所謂抑搔先後、定省告面之禮，皆生於至性，而非徒外飾之文矣。○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

道，立不中門。主，當也。室西南隅爲奧，尊者所居也。中席、中道、中門，亦惟尊者宜然。當尊則近於無親，故人子愼之。此言尊親之事。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食音似。槩音蓋。○食饗，延客也。食飯曰食，獻酬曰饗。槩，量也。限量，饌具之多少也。子當曲順親意，故不爲限量。尸，神象也。父祭祀而子爲尸，則父拜子也。不爲尸，爲其以父拜子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無聲無形，親無所語爲時也。而其意向所在，子必常省察之，恐親之有所隱而不及覺也。非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及偸闚僾見之意。以上言順親之事也。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訾音紫。○訾，毀也。登臨高深，近於危；苟訾苟笑，易招辱。孝子愛親遺體，故不敢以冒危辱之事。危辱其身，則危辱其親矣。此言愛身之事。○邵氏曰：爲子之道，旣當自卑以尊其親，又當自重以愛其身。○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說已見論語。且

輕身千里，或父母不幸有大故，將有終天之恨。此尤不可不深以爲戒也。○曲禮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古人於朋友有患難相死之義，然親在而以死許人，則忘親矣。上登臨訾笑，非愛身之道。此遠遊而許友以死，非愛親之道。故皆以類而戒之。○禮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此坊記語。身與財，皆親所主，故不敢有而私之，示有上下，謂卑當統於尊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相遺曰饋，奉上曰獻。人子不敢私其財，而擅以車馬之重遺人，則爲專有其物矣。○按以上四章多言人子之所不爲者，蓋皆敬愛其親之極，故常有所凜於心而不敢爲，非有所戒飾而然也。○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逆，不順也。怠，不急也。子婦孝敬，父母舅姑

必愛之。然不可以恃愛之故、而於其命或逆或怠也。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飲、去聲。食、音似。耆、音嗜。○待、謂待尊者察其不耆不欲而或改命也。加之事、人代之、己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加之事者、任子婦以事也。人代之者、念子婦之勞、而又使人代為也。不欲者、己不以為勞、不欲人之代之也。然必順尊者之意、且以其事與之、而使其人任之、或俟其為之不至、而後己復為之也。此兩節皆以明上文勿逆勿怠之意。父母命之、而不從、則為逆而且怠矣。○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畜、許六切。○畜、養牲也。假、借人也。私畜器則為背親。私假與則為自擅。至於婦亦同之、則古人之家法嚴矣。此義行、亦何至有毋取箕箒、立而誶語者乎。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帨、音稅。茝、齒采二音。○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與之也。佩、雜佩也。所璜鍼線之類。帨、帨巾。茝蘭、皆香草。輔氏曰、新初也。以舅姑之受為榮、如初受兄弟之賜也。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反賜者、舅姑不受復與之也。賜而復辭者、必欲舅姑受之也。不得命、不允其辭也。如更受賜、雖他人之物、因舅姑不受與之、即如再受舅姑之賜也。待乏者、將待舅姑空乏而復獻之也。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句。賜而後與之。復、扶又切。○故、即反賜之物也。復請者、雖舅姑已賜之、而仍不敢私與也。婦猶如此、則子可知矣。○以上內則二章。言子婦皆當曲順其尊者、而不敢有所私也。○黃氏曰、不敢私受、故獻諸舅姑。不敢私與、故復請其故。

○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唯、音委。○諾、應之緩也。唯、應之速也。父尊以恩、師尊以道。故其急於趨命同。○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士相見禮、儀禮篇名。大人、卿大夫也。始視面、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抱、胸也。下視其胸、以待大人之答、且為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己言否也。毋改、謂身變動而遊目他視也。衆、謂卿大夫同在者。皆若是、言其與言之儀無異也。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上、上聲。○子於父、主孝不主敬。且欲先意承志而察其所欲。故所視差廣。然亦不得過高而上於面、過卑而下於帶也。記曰、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視足視膝、視之下也。因父子無言、故第下視、以將敬。此言父子相語、其遊目異於大人。面又有一定之則也。○禮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此禮記玉藻篇文。唯捷於諾、走速於趨。皆即上章無諾之意、極言之。不言先生、蓋惟父命然也。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復、音伏。○出不易方、即論語遊必有方之意。復、還也。不過時者、如期而還也。孝子念親之老、而懷愛日之誠、故一出一復而無不念於親如此。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癠、病也。色容之盛、如所謂發氣滿容者也。疏、粗也。言若但因親病有憂、不盛其容色、猶為孝子粗疏之行、而非上文跬步不忘親之意矣。○以上二章、言人子當謹於唯諾視坐走趨之禮、與其出遊還歸之期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

焉爾。圈、棬同。○書、策也。杯圈、飲食器也。手澤、汗漬也。口澤、口氣之餘澤也。此即曾子不忍食羊棗之意。然父所遺書、有不容不讀者、當常展省而如對吾親。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按此條當在下文父沒觀其行之下。言親沒後事也、偶遺置此。○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賤妾也。禮、大夫人自稱曰婢子。又左氏秦穆夫人稱婢子夕以死。皆以賤妾自謙之詞。舊說謂婢所生子誤矣。若、及也。庶子、庶孫、庶母所出者。父母愛而己則敬之、重親之志。愛之不足以盡其意故也。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由、自比也。執事謂有所任使、使之執事也。父母所愛、服食厚而執事常逸。子之所愛、服食薄而執事常勞。

不敢以己所愛並於親、尊親之至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說音悅。○宜猶善也。出謂出其妻也。行夫婦之禮、恩情不敢稍殺也。按宜與不宜、子與父母不知孰是。然人子之心、即父母之好惡也。愛而亦不敢有所違、順親之道當然也。○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養俱去聲。樂俱音洛。處、上聲。○養老、養親之老也。養親之老、則爲日無多矣、故尤憾其安樂、盡其心力以養之。語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蓋養老之謂矣。志謂親意所向。心者衆人所同、志者親之所獨也。下至犬馬之賤、亦從親所愛所謂不違其志者如此。○以上二章言人子當愛其親之所愛、而曲盡其忠養之道也。愛親之所愛、至於沒身而不衰、則親之心可謂有終矣。

○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老、謂傳家事於冢婦。以婦人夫死當從子、非以年計也。冢婦、長婦也。介婦、衆婦也。姑雖老、然凡祭祀賓客與禮之大者、猶必咨稟而後行。蓋皆不敢專爲也。冢婦爲家之長、故介婦又當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句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友即友於兄弟之友、乃同儕相和敬之意。怠怠而不友無禮者、若因舅姑不使介婦而己獨勞、故怠、又恃舅姑獨任己、故不以同儕相待而無禮於介婦也。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敵、相抗也。耦、匹也。命、出令以使人也。衆婦以家婦爲宗、故不敢恃舅姑之命而抗匹之。若並行並命並坐、則抗匹之甚、而有以少陵長之嫌矣。○後世大家娣姒多不睦者、無他也。家婦自恃其尊、而欲蔑視其衆婦、衆婦又蔑視家婦之尊、而欲抗衡於家婦、遂至忿恨相讐而不能已。先王於家婦、則以不友無禮防之、於介婦則以敢敵耦防之、使其禮後世常行、則相讐恨者寡矣。易稱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家道之乖、皆自此始、故小學於家婦介婦之事、特加詳焉。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凡婦、通冢婦介婦言。私室、婦所居室也。事、謂私事。私室不敢擅退、私事大小必請、蓋重舅姑之命如此。○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貴

富加於父兄宗族。適音的，舍去聲。○適子，謂小宗之適子。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大宗子之妻也。祗，敬也。徒，從人也。舍，置也。約，省也。此因上言家婦介婦，而并及適庶子事宗子宗婦之禮。古者宗子盡一族之人而收恤之，有君道焉。苟其死也，雖親盡者，必為服齊衰三月。故凡適子庶子，皆敬事之。後世宗子法人則族散而情乖矣。以寡約人者，恐車徒太盛，有妨宗子之尊也。同始祖曰宗，同高祖曰族。富貴加於常人且不可，況加於父兄宗族乎。此又泛言貴富當自謙之道。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惡去聲。○以下三章，皆言諫親之事。蓋人子事親之變者，故其次居後。逆，謂拂親之心。喜而懼且諫者，人子愛親之道。忘而怨且逆，則將陷於不孝矣。朱子曰：諫而不逆，謂委曲作道理以諫，不唐突以觸父母之怒。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說音悅，復扶又切。○此言諫而不逆之道也。吳氏曰：下、怡、柔，皆和順之意。蓋諫易至於犯，故欲和順也。入，納也。起者，悚然興起之意。蓋欲以是感動乎親，而復進其說也。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說音悅，下同。孰、熟同。○二十五家為閭。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疾，猶惱也。得罪鄉黨州閭，謂過惡之大者。諫而父母不說，其罪輕；不諫而父母得罪於人，其罪重。二者權之，有重輕，故寧孰諫也。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號平聲。○三諫不聽，則親過將成，孝子不忍陷親於惡，故至於號泣以隨，庶幾有以感動親心，而或能改也。○按不敢疾怨，諫親之常也；號泣以隨，諫親之變也。不敢疾怨，其心舒；號泣以隨，其心迫。然其愛親則一而已。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惰當作媠，音妥。矧，矢引切。詈，音利。○翔，張拱為容也。女子不嚴飾曰媠，此借以形出言嬉戲之狀。貌，顏貌也。變味，謂食之多而失其正味也。齒本曰矧。怒罵曰詈。孝子事親，病則致其憂，不櫛不為飾也。不翔，憂不為容也。不媠，憂不為謔也。不御，憂不為樂也。不變味，不變貌，憂不多食，不多飲也。大笑則見矧。怒甚則至詈。憂甚則無過喜，亦無過怒矣。八者，非滅於愛親，必不能然也。復故，復常也。疾止則憂散，故復常。○按上三章，言諫親事親之變俱備矣。自此以下，則皆言親有疾而侍疾嘗藥，及親沒思親奉祭之事，其序自生而疾，而歿，而祭，相承之次然也。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藥之味，氣多惡，故先嘗以度其可否。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呂氏曰：醫至三世，觀症多，而用藥熟，然後服之，謹疾之道也。○方氏曰：經之所言，道其常而已。非世傳而自得，未及三世，固在所取也。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以下言親歿而思親也。○按前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一條，當移置此下。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貽，遺也。為善未決，去惡未勇，人情之常也。喜其榮親，則善必為；惡其辱親，則惡必去。榮辱不繫其身，而繫於其親，蓋孝子之心如此。

○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

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悽音妻愴音創濡音如怵音出惕音剔○以下六章言親沒而盡祭之誠也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孝子感時思親終其身而止故以祭禮終焉祭義禮記篇名履踐也悽愴悲傷貌濡溼也霜露降而萬物感陰以死君子傷其親之往故悽愴雨露濡而萬物感陽以生君子其親之來故如將見之祇祭之所由起也○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之爲言官也內官外官猶言主人主婦之義必夫婦親之者猶父母舅姑存時子婦奉事之禮也具者供祭之物鼎俎魚腊之屬主人所供也籩豆粢盛之屬主婦所供也後世主婦無供祭之禮則內外之官或缺矣舊說以卿大夫相君衆子相宗子爲備外官命婦相夫人衆婦相宗婦爲備內官重在於官而不在於夫婦此或禮文所解則然恐非朱子輯書之意矣涖音利○身親臨○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之致其如在之誠也備故謂疾病之屬使人謂攝祭蓋古人必不得已而爲此若究其極則亞人所攝祭者不與祭如不祭者也○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齊俱音齋散處皆去聲樂音效嗜音視爲去聲○齋猶齊也謂將事神而齊一其心志也禮散齊七日致齊三日致齊謹稟於內若心不苟慮是也散齊戒慎於外若不飲酒不茹葷是也居處謂所常居處之地志意親平生所欲爲者樂者情所鍾樂水樂山之類嗜者口所欲嗜芰嗜羊棗之類也居處則得其地笑語則得其容志意則得其心所樂則

得其性情故齊至三日而如見其人如詩所謂綏我思成者也○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僾音愛還音旋愾音慨○陳氏曰入室入廟室也僾然彷彿見親之神位也出戶謂爲祝酌獻時或自戶內而出也容聲容儀舉動之聲歎息謂神將去而不忍若太息然若有[illegible]將[illegible]情也○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思其笑故色不忘乎目思其語故聲不絕乎耳親之心志所嗜欲不忘乎心亦由其思之所極而然也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慤音確○陳氏曰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慤極其敬親之誠也存以上文所不忘所不絕而言著以上文所有見所有聞而言輔氏曰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又安得不敬乎○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粥音育衣去聲○粥賣也丘墓也祭器祭服祀先所重粥之衣之不敬莫大焉若爲生者宮室至斬伐於祖宗丘墓之木則尤悖義之甚矣○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假借也大夫有田祿祭器當自具假之於人則褻矣燕器自奉之器不先造者先神而後己也此兩章又因上文言祭而備言祭器之重如此後世士大夫家鮮有備祭器者而獨於自奉之器則彫文刻鏤精巧備至其亦昧於王制之言也與○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尊嚴之義。父母生之，猶俗所言生身父母者，一體而分，氣血皆相聯屬，故曰續莫大焉。易稱父母爲嚴君，則父母得兼君親之分以臨之，故曰厚莫重焉。續莫大，則當愛矣；厚莫重，則當敬矣。悖逆親踈之序，故謂之悖德；紊先後之宜，故謂之悖禮。○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養，去聲。樂，音洛。○居，閒居也。致，極也。雖閒居獨處，皆不忘於親，故曰致其敬。嚴，肅也。五者備，則人子之心自始至終無毫髮之不盡矣，故曰能事親。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養，去聲。○驕，矜肆也。亂，悖戾犯上也。醜，同類也。亡，滅亡也。刑，刑戮也。兵，謂以兵刃相殘殺也。除，去也。三牲，牛羊豕也。三者不除，而陷於滅亡刑戮相殘殺之禍，烖將及親，其爲不孝大矣，口體之奉豈足贖哉。此段又即孝經之言，引起下文言不孝之意，以爲後世事親之戒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此下二章復承上文之語，而詳舉不孝者以警人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按，惰其四支，但懶惰無能爲耳。博奕好飲，已漸入於非彝矣。專以貨財私妻子，則悖德尤甚。至從欲而流於無恥，恥矣。鄉鬭其罪蓋重，然尤未以危禍及於父母也。惟好勇鬭很，即上文所謂在醜而爭則兵者，禍身及親，其禍尤酷，故尤以爲不孝之大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親，敢不敬乎？處，上聲。陳，音陣。烖，音災。○此禮記祭義篇。遺，猶傳也。人身氣骨本之於父，血肉本之於母，故曰遺體。行，猶奉也。遂，成也。不莊不忠不敬不信無勇，皆爲虧父母之遺體而辱親，故俱以不孝言之。惟能敬以持身，則於五者自各盡其道，而無烖及其親之患矣。按此所言烖，非必有刑戮，但以五者惡名遺親，則爲烖也。○上文孟子所言五不孝，其罪顯；此曾子所言五不孝，其過微。罪顯，除之也易；過微，除之也難。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此引孔子之言，以總結上二章及前章末之語。五刑三千，說見尚書呂刑。上言不孝凡十有三事，而五刑之罪，獨以此爲大。人苟或犯其一，則皆當不免於刑戮矣。爲人子者，其可不知自警歟。

右明父子之親。凡三十八章

禮記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齊，莊皆切。觀，音貫。○此禮記玉藻篇文。公所，君所也。宿，前期也。齊戒沐浴，皆所以致其明潔精誠之意，近至尊而不敢褻也。史，掌文書小史。笏，朝君所執。大夫或以竹爲之。書事以備忽忘者也。思，謂己所欲告君者；對，謂君問己而擬進對之詞；命，謂君命己所當復之事。三者恐其有遺忘，故皆書笏以誌之，慎之至也。既服，著朝服

畢也。容觀，謂以容儀示人而爲人所瞻仰者。玉聲，佩玉聲也。二者亦預習之，慮其入朝忽儀而失敬君之禮也。○曲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爲去聲，使去聲。○君言，卽君命。宿，越一宿也。受命卽行，不歸而越一宿也。宋富鄭公受朝命，與契丹議和，卽日就道，得君言不宿之義。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使者之使，俱去聲。○出，謂出於門外。辱猶屈也。不敢當君命之臨己，故曰辱。反，還也。陳氏曰：至則拜，命歸則拜送，朝服而遣使，下堂而受命，皆敬君也。○以上二章言人臣常朝與受命於君及使人君所之禮。○論語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

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此引孔子爲君擯相之禮，以爲後世人臣相禮之則也。兩君相見，後世無其事，然南北朝分國時，使命往來，館伴使爲最重，而惟以言語相矜尚，其亦可以於此觀禮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顔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此引聖人在朝之禮，以爲後世人臣侍朝之則也。而卿大夫朝房待漏，或有慢朝錯立，族談之弊，觀聖人之敬謹如此，亦可以知戒矣。○禮記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

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陳氏曰：君賜及門，旣拜受矣，明日又乘服以詣君所而拜謝焉，然以君之重物，不敢公用，必更俟君命乘服，然後用之，皆敬之至也。○自此以下四章，皆言人臣受君賜之禮。觀於聖人，則一食一腥，俱有高天厚地之誠。或且撿[illegible]而不懷忠，幾於無行矣。○曲禮曰：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核，胡得切。○核，果實也。不敢輕棄其核，敬君之賜故也。○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漑音蓋。○御食，侍食也。漑，洗滌也。寫，傾輸也。傾而輸之他器也。器可漑者，如陶漆之屬，若萑竹所織之器，不可漑者，則傾寫於他器而食之。不敢以口澤之，褻瀆君之器也。○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按，正席先嘗，古或有其禮。至於薦熟，以榮君賜；畜生，以仁君惠。非聖人之心，不能曲而且至如斯也。○侍食於君，

君祭先飯。此下共四章，又雜引聖人事君之禮。祭先飯，不俟駕行，皆常禮也。觀朝服拖紳、吉月必朝，則聖人垂沒不忘葵向，與夫身江湖而心魏闕者，詞可見矣。○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吉月，必朝服而朝。以上統十二章，皆詳事君之當禮，他時誤也。然人臣忠誠敬上之心，則無已，隨事者見而無餘蘊矣。○孔子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此下詳言事君之道也。眞文忠公曰：將，猶承也。匡，正也。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己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消其惡，此愛君

之至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一說補過謂進不能盡忠言故退而思補己之過復將有以進說於君也。此說於義尤長宜從之。○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上言進思盡忠此復言忠字足以盡前後章之義且此兼君道言故復衆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上事君以忠心之盡也此以道事君義之正也不可則止若大臣之道不可苟徇於人也宋王文正公為一代偉人然於天書之事不能去猶未盡於不可則止之義可以知其難矣。○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勿欺者忠之主於中也犯之者忠之見乎外言犯則規上之匡救其惡其心益迫矣。○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鄙夫志在富貴而已而自古喪君亡

國無不由其人致之眞邪家蠹賊也故特衆以為戒○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責難陳言閉邪皆大臣以道事君之事故復衆而詳之謂吾君不能則阿意曲從無所不至故亦以為戒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上言不可則止已見大臣貴嚴於去就復衆此者見人臣效一官守一職亦當知進退之義而不可苟也若貪慕位祿終於尸素緘默不能去則將同於患失之鄙夫矣。○按自孔子以下至末凡八章總言人臣盡忠事上之義將順匡救皆忠也後言以道事君勿欺而犯與夫陳善閉邪皆忠所發揮至於不可則止不得其職言而去則以忠無所盡無可留之義也若患得失之鄙夫謂吾君不能之賊與夫觀顏甘事二君則不忠之甚者矣學者於此而法於彼而戒其於大臣之道或庶幾乎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蠋音蜀更平聲○忠臣烈女俱從一以終者義當然也蠋齊畫邑人燕將樂毅破齊聞蠋賢使請蠋蠋拒以此言遂自經死。○按忠臣不事二君此千古人臣之大義而後世罕知者漢世崇尚經術而新莽之篡止一龔勝不食死唐朝三百年養士而賊溫之禪止一孫供奉者不下拜降而歷事五朝之徒風益下矣小學明君臣之義特以不事二君之語終焉深哉

右明君臣之義。凡二十一章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行媒媒氏往來傳命者名謂男女之名幣聘幣也交接見也親相親密也此言男女不聘而遂婚如此。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

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別音鼈後放同○日月謂娶婦之期鬼神謂先祖僚同官者友同志者厚猶重也重其別謂使各安於配偶而不相亂苟非告之君祖告之友僚其禮則夫婦之道不端而有瀆倫重之患矣此言將娶而為慎重如此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取與娶同不取同姓為其同氣不宜相瀆也妾雖非匹亦宜異姓故必卜其吉凶而慎擇之不敢苟也此亦言買妾之不苟如此。○士昏禮曰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醮焦去聲迎相俱去聲帥音率○此言父使子親迎而慎重其文如此也士婚禮儀禮篇名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之名重其禮也相助也妻所以助夫故謂之相宗事宗廟之事勗勉也帥倡也敬

者。立身持家之本。夫爲妻綱。故當勉力倡率之。先
妣。恭父自稱其先世之祖妣。嗣者。嗣其職也。舊說
以爲父自稱其妣而以先爲尊古之稱。未詳孰是
若。順也。則先世所行法則也。惟其先世所行法則
有常而不變也。非此者。惟恐其身與妻。皆
不能任其事也。子敬父之命。故云如此。　父送女
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〇無。毋通。下同。〇此下言女家之父母
極愼重而送其女也。戒以事言。敬以心言。夙。早也。
夙夜。早興而夜寐也。婦勤而家道始成。故以夙興
夜寐戒之。命。舅姑之命也。婦人以勿
逆舅姑之命爲孝。故父首舉之也。　母施衿結帨
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〇衿音琴。〇施。猶加也。衿。小帶。帨。佩巾。欲其
親物知警。故施而結之。勉。竭力也。違。乖也。宮事。謂
一切閨內酒漿籩豆補綴養舅姑之事。父主外。母
主內。毋逆舅姑言其大。毋違宮
事言其小。各因其所主而言也。　庶母及門內施鞶
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
夙夜無愆。視諸衿鞶。〇庶母。猶言諸母。謂伯叔母及
母之姊妹之類。舊說以爲父
妾。恐非是。鞶。大帶。宗。尊也。無愆者。欲其於上文父
母之命皆遵其教而無所違失也。視衿鞶者。欲其
常視之以憶父母之言而不忘也。〇真文忠公曰。
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
夫。故父之醮子曰。勉帥以敬。親之送
女曰。戒之敬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〇禮記曰。夫
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
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〇夫音扶。取音娶。末節同。遠音遠。
腆。他典反。〇此章引郊特牲之文。皆即古人婚禮
而釋其意。以明其所以重者如此也。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萬世之始。附。託也。附
遠厚別。取其同氣遠別之義。不欲相褻也。幣所以
將敬。辭所以達誠。腆。猶善也。幣誠而不濫惡。辭善
而不輕瀆。是告婦以正直誠信之道也。婦人事人
者也。信者。事人之道。婦人之德。故先以是告之。齊
謂共牢而食。合巹而酳。均齊而相匹敵也。不改。謂
不改移他適也。一與齊而終身無改移。信莫
大於此。方氏曰。信而無僞。則直在其中矣。　男子
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
其義一也。〇迎。先俱去聲。〇先謂往而奠雁。先以禮下之。郊易所謂男下女者也。馬氏曰。天
造始而地代終。君主倡而臣和。其義亦同此。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
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
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〇摯音
至。〇摯。雁也。昏禮親迎用雁。章。明也。雁不再匹。雌
雄最爲有別。故執雁相見。行敬以明有別也。男女
有別則無瀆亂之嫌。而父子一本。故有親。親則愛
敬之情自有條理。故義生。義生然後禮作。名禮以
義起也。禮作則尊卑上下。遠近親疏皆有定理。〇
而各止其所。推之國家天下。萬物各得其安矣。
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〇娶婦承宗祧。宜感宜懼。故不作
樂。以散其志。〇昏禮不賀。人之序也。〇子代父。婦代姑。自然之序。
此曾子問語。取不賀。此郊特牲語。〇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
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
入。女不出。〇閽音昏。〇此以下。言既娶而嚴其夫婦
內外之別也。夫婦。人倫之始。禮爲人倫
而設。故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以下。皆其謹之之
事也。宮深取言語不通。門固取不可竊入。閽守門

者寺守宮者然此蓋指御大夫之家而言非士庶所能有也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

○椸音移枷音架縣音玄楎音輝笥音似湢音逼橫曰椸直曰楎椸架楎椸皆以懸衣服者而男女衣服不同於一架其謹微如此篋笥皆竹爲之貯衣者也浴室曰湢夫婦同室無敢於遠嫌然皆各有所謹者重其夫而不敢褻也

夫不在斂枕篋簟席䙡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少去聲長上聲後同吳氏曰器者器重之意斂枕於篋斂簟席於䙡鄭重而藏之其婦人尊夫之道故事長事貴亦從其體也

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長謂婢妾中之長者婢妾相與亦必有長幼之倫不可以賤而略也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接於寢曰御古者妻妾之御各有定夕當夕者當妻之夕也一夕之微而謹嚴如此則賤妨貴少凌長以妾爲妻之禍絕矣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句奠之而後取之

篚音匪○男言女事涉於褻女言男事涉於僭故男不言內女不言外也男女授受不親惟祭嚴喪遽得親相授器不嫌也非是則不相授矣其或相授者蓋內外傳遞有必不得已而然女受以篚以遠嫌之禮自持也坐跪也奠置之於地也置地而後取則非親相授受矣古人之慎微如此

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

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相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不通乞假嫌往來不通衣裳嫌淆雜也五者皆杜漸防微之道輔氏曰井湢一定故言不共寢席衣裳可移故言不通外內泛也男女切也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嘯蹙口出聲也指指視也於人內室當嚴肅嘯指非嚴肅之道故謹之擁蔽障也夜行以燭取光明之義無燭則鄰於暗昧而非男女之所宜行矣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地道尊右故男右女左道途之間亦取有別如此聖人之制嚴矣以上二章皆言古人嚴內外謹男女之道而謹男女尤以嚴內外爲本內外不嚴能使男女不瀆者鮮矣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閒而已矣

食音飼○此詳言婦道也伏屈伏也專制猶權獨擅也地

道無成故婦人無專制之義而牝雞之晨絕矣自遂自任其性也進食於尊曰饋事在饋食之閒如詩所云惟酒食是議也此章本孔子家語○或曰從父從夫得矣以母從子以尊從卑可乎曰婦人無外事雖欲不從子而不可也苟或不從則將有稱制改號如後世呂武之爲者矣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奔音奔行去聲下如字○及日猶言終日不百里奔喪恐有風雨途宿意外之虞也擅爲不告於夫也獨成不咨於衆也參知謂與人參酌而知其理如詩所稱問我諸姑者也驗證驗也可證驗則非虛誕之言矣晝不遊庭慮人窺也夜行以火恐人疑也凡此皆所以正婦德而使之正也

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

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取音娶。○此言娶婦愼擇之道也。逆家。逆理悖德之家。如不孝不忠之類。亂家。淫穢亂倫之家也。世有刑人。則棄於人。世有惡疾。則棄於天。長子。長女也。喪父而又無兄。則無所受命矣。○一說。長子。謂父之長子。女之長兄也。亦通。○或疑世有刑人不取。朱子曰。所謂不娶者。是世世爲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喪父長子不娶。卻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不可曉。按喪父長子不娶。蓋亦爲卿大夫家。動必循禮者言之。若士庶之貧賤。恐亦不拘於此矣。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此言旣娶出婦之道也。不順父母則悖逆。無子則絕世。淫則亂族。妬則亂家。有惡疾。則不可與承宗廟。多言則間親。竊盜則反義。故皆去之。○陳氏曰。無子惡疾去。於義未安。若必以爲不去。則無以承

宗祀。繼後世也。處之自當以義。何至於去邪。此皆可疑。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取音娶。與音預。更平聲。○此言婦當出而不出之道也。無所歸。謂女黨皆沒。無可回之地也。與更三年喪。則哀麻擗踊勞瘁極矣。無所歸而出之則不仁。共更三年喪而出之則不義。至出糟糠之妻。則尤後世賢者所不爲。故皆不去也。○或問婦人處三不去之例。苟有惡逆淫盜者。亦可以容乎。曰。婦人當女黨皆沒。更三年喪。歷貧賤富貴升沈之異境。則爲日已久。苟有淫盜惡逆。當先去之。不待之於此日矣。若無子惡疾之不幸。與夫妬而多言之小疵。固當有以容之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此者。通指上文不娶以下而言。順。愼通。際。交接也。有娶有不娶。有去有不去。皆爲愼男女交接之禮。重婚姻正始之義。而不敢苟也。○

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見音現。見。謂才能著見。古人於友。有升堂拜母之義。友其子。則必謁其母。寡婦之子。不輕與友。亦遠嫌之義。不當以其細行而怨之。故復次之於末。

右明夫婦之別。凡八章。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篇以敬爲主。敬者。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循其自然之性。則隨在而皆中禮。凡下文徐行者隨樣几杖帶侍坐侍飲射之儀。蓋皆一以貫之矣。故特首以孟子孩提之語。欲令人知敬兄長之心。非由外出也。○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此承上言孟弟道之易。徐行非人所不能。一徐行而弟道已得。雖至庸愚。皆可爲也已。

○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言敬兄而外并敬父之執友也。父之執。謂之執。取相愛而携手同行之意。進退與對。皆不敢苟者。因敬父而敬之。視之猶父故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長上聲。後章並同。○此泛言敬長之禮。年長以倍。謂二十年也。古者二十而冠。齒於鄉人。加二十年則倍之。故凡父事者。皆以二十年爲率。肩隨。並行而稍退也。長少。而分辨其事之之禮。蓋亦天叙之自然。而非有所勉強矣。○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者也。几。所以憑。杖。所以扶。執以就之。蓋以將謂長者所無也。長者有問。禮當辭讓。遽爾對之。則

傷於率矣。○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去聲。○先生，所師者也。從，隨行也。越，踰路而往言，則失敬師之禮。趨，疾走也。正立拱手，恐先生有教令也。趨退而無言者，不敢賓也。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從去聲。上，上聲。鄉音向。○向長者所視，少當從長也。若從目遊覽，意不在長者，則怠敬慎之心矣。○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奉音捧。辟音僻。咡音二。○攜，手也。長者攜幼者行，勢若提之，故曰提攜。兩手奉長者之手也，所以致親愛之意。負，猶言帶。負劒，謂長者旁挾幼者，狀如帶劒也。辟，偏也。咡，口旁也。辟咡詔之，謂傾首而與之語。掩口而對，不敢使氣觸長者也。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袂音寐。拘音勾。鄉音向。扱音吸。○糞，同拚，埽除也。以兩手奉箕，故加帚箕上。袂，袖也。拘，障也。退，卻行也。以袖障其卻步而行，不使其塵及長者也。扱，斂取也。以箕自向斂取，不以箕塵穢向長者，皆敬也。○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摳苦勾反。齊音咨。○怍，愧也。將就席者，當詳緩而謹容儀，毋使容失而可愧怍也。齊，衣下縫也。兩手摳衣，令上其下縫，去地一尺，使之可安坐也。撥，分散貌。蹶，遽貌。二者皆嫌失容，故戒之也。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坐，跪也。越，躐也。謂輕播戒勿躐之也。必跪而遷之，躐越者重其人而重其物也。此皆將即席之事。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儳音慙。勦與剿同，音鈔。○此言既即席之事也。安，謂身不搖動也。執爾顏者，持守其顏色，不為戲色也。儳，錯雜也，參言之貌。容，動容也。必令嚴整。恭，謂尊意以聽也。勦說，拉取他人之說以為己說也。雷同，附和人之言也。必法於古昔聖賢與先王之行事，則言有所據，而非勦說雷同矣。○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陳氏曰：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參雜先生之言也。請業者，請所求當習之事。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蘊也。必起而請者，所以致敬也。○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叱音赤。○尊客之前叱狗為不敬，讓食而唾，則人將疑而厭惡之，故皆有所不為也。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撰上聲。莫音暮。○君子，有德位者。欠伸，見前。撰，運轉也。欲起而運轉其杖屨也。日，謂日影。四者皆厭倦之容。恐妨君子就安，故請退以息之。○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更平聲。○更端，更易事端而見問也。起而對，所以致敬也。○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間去聲。屏音丙。○間，隙也，暇也。復，白也。言欲得少暇隙之時以白事也。蓋將有密言也。屏，退也。居左則屏於左，居右則屏於右，不欲聞人之私，故遠之。待者，待其人之去而復侍也。○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釂音醮。少去聲，後章並同。○尊，酒尊也。拜受於尊所，敬長者之賜也。辭，止其拜也。反，還也。反席而飲，不敢違長者

者之意也擧擧爵也盡爵曰釂少長之辭爵後飲者少長之序當然也○長者賜少

者賤者不敢辭辭讓之禮當行於賓主故於長者之賜不敢辭○御同於

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御侍也侍長者而同食也貳益饌也偶坐

而配於坐也侍食偶坐皆不辭饌者以其不爲己設非己之所敢辭也舊說侍食不辭饌偶坐不辭

席○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顧望左右觀也顧望者

從容詳審有觀察下人之意不顏望而旁若無人則非禮矣○少儀曰尊長於

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

不請所之少去聲見音現下如字○踰等謂與父之行流也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不傳

命不敢居賓主之禮也見則面恐其有所發令也若其不見則隱避恐其反勞長者也不請所往不

小學集註 卷二

敢以言語輕瀆也○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

翣也寢則坐而將命翣色洽切○弗使長者未有命也而擅鼓琴瑟則嫌於自

恣畫地以指畫地也古者席地而坐故也翣扇也無故而畫地弄手以爲容扇以取涼二者皆非

敬慎之意也跪而傳命於臥者宜不敢俯立以臨之也○侍射則約矢侍投

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射禮二人爲耦各四矢更迭取之卑幼則一時并取

之故曰約矢投壺也賓主亦各四矢皆委於地以次取而投之卑幼則悉抱之故曰擁矢此皆不

敢與尊長爲敵禮也洗而請者自洗爵而請行觴不敢使人酌以罰長者皆所以優尊長也○自曲

禮以下至是凡十六章皆詳少事長之禮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

齒雁行朋友不相踰此泛言道路之禮父齒年老者兄齒年稍長者朋友年

相若者也隨行隨其後也雁行行如雁列也不踰者不過而出其前也輕任并重任

分頒白者不提挈并去聲挈牽入聲○任擔也提挈以手蓋物之輕者輕任易勝

故并重任難勝故分分之并之蓋此兩人皆少者於兼當然也至於頒白之老則雖提挈之輕者亦

不使任之所謂孝弟之行達於道路也○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

不徒食耆音其○君子謂仕者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徒空也不徒行有以安也不

徒食則有肉使有以養也達於上下者如此此引王制一章又以見凡道路之行飲

食之際俱有先王尚齒之禮也○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

矣此以論語之文爲結欲人以聖人尚齒之心爲法也老老敬長之心自孩提知識已具之充之

至聖人而備故以孟子孩提之文始以論語杖者之文終而朱子輯書之意可見矣

小學集註 卷二

右明長幼之序凡二十章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輔猶扶持也我急於仁友則扶

持進之友急於仁我亦扶持進之所謂並爲仁也

友不輔仁無取乎友矣○按自此以下八章皆言

朋友總以輔仁爲主其始則以文會之其下切偲

責善皆輔仁之實也而又當善其詞說無昧於不

可則止之義又當隨所居而擇仁士其下詳多

聞輔仁之善者也便辟善柔便佞賊仁之大者也

賊仁者宜速遠之輔仁者宜急求之而又當不扶

以資其德無竭忠盡好以全其交則朋友之道盡

矣○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惟其輔仁故切切偲

偲詳勉以言之○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進而責善則規切偲

益迫矣○子貢問友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

止。毋自辱焉。忠告善道，亦與切偲之意相似。然非能受盡言者，將有數而見疏之患，故貴不可則止。○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言天下賢仁衆多，又當隨在取益也。○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賢仁固多，不肖亦不乏，故又當擇其損益而去取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損友去而賢仁集，仁斯進矣。然非以虛受人，不能益也，故又衆不挾之說。○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歡謂好於我也，忠謂盡心於我也。二者交道之善也，必欲盡而竭之，過望於人而無已，則人為有所不堪而交道失矣。反道以令終。因為責，故以全交之說終焉。○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此以下皆詳上賓拜讓拜見之禮，乃朋友所必不能廢者，故并及之。客言凡者，通貴賤言。讓於客，欲客先入也。寢門，內門也。為席，布席也。古者席不預設，故主人請入為之。固辭，再辭也。肅，揖也。客辭不先入，故主人揖客而先入以導之。古人之門多南向，入則東為右，西為左。入門而右，就東階也；入門而左，就西階也。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

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上，上聲。降等，謂齒位卑也。就主人階者，不敢為賓主，而欲從降行之列也。復就西階者，成主人之謙德也。先登，所以導客也。拾級，涉階之級也。聚足，後足合前足也。連步，步步相繼也。東階先右，則面向西；西階先左，則面向東。賓主以面相向為敬也。○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貴謂士大夫。大夫為主人而敬客，則先拜客，忠其貴也；大夫為客而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亦忠其貴也。此言賓主之禮，惟賢是尊，不以貴賤為隆替。○主人不問，客不先舉。賓嚴毅而主溫和，主近仁而賓近義，故主人當先致問，客不當先舉言也。

右明朋友之交。共十一章

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弟行，俱去聲。○此言孝弟齊家之道，可以推之於遠也。上詮曰：長、君、父一理，故孝親即可以忠君；兄長一理，故悌兄即可以順長；家國一理，故理家即可以治官。未有近不修而遠可及者。孝弟而家理，則行成於內；忠順而國治，故名立於後世也。舊說，孝弟則家齊，忠順則國治，行即孝弟，內即家也，理亦通。○此章兼君父兄三倫，然言居家理，則夫婦亦在其中矣。○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

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爭俱同諍下同離去聲○諍力諫也父有諍子通上下言此言諍臣諍子諍友之貴也人非中心安仁不能無不善非有忠臣孝子良友爲之若曰則怨歸於身而災害及矣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范氏曰子不諍則陷父於不義臣不諍則陷君於無道不言友者友當察可否而言無必諍之義故也○此章兼君父友三倫○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養去聲○隱謂有過而爲諱也犯謂犯顏以諫也劉氏曰親者仁之所在有過而犯則傷恩故有隱無犯養奉事也左右就養言常不離於左右而奉事之也無方無一定之法也勤動也動靜食息惟親所欲故無方服勤任勤勞猶言盡瘁也死謂親歿也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也黃氏曰於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君者義之所在有過則當諫止故有犯無隱有方者以道事君不順從其欲故也方喪比方於親喪也。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師者道之所在師道尊而疑慮可以相質故無犯無隱就養無方事師如事父也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心有哀戚之情也此言事君親師三者之不同○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欒音鸞共音恭食俱音似○欒共子晉大夫名成食養也族類也君父師皆人所由生者父固生我而非食無以遂其生非教無以善其生是亦所以生我者也

故皆以爲生之類而一事之無異觀也所在身所在也致死謂當與同難在君爲君在父爲父在師爲師不以彼此交有所顧慮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難去聲○凡生我者當報以死若小有恩惠之賜則僅報以力酌其輕重而爲報之之大小乃人道之當然也此言事君親師一者之一致。○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共音恭○令出令也共供職也聽猶從也謂從姑之節也眞氏曰此十者皆禮之當然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敎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違悖於理也不二忠誠不二也箴微言以救過也友如友之相規切也敬而順敬而復有

和順之情也從不自專也婉謂婉順之容眞文忠公曰君以出令爲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行臣之事君以恭爲本然必忠誠不二然後可貴父慈而不能敎則敗其子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矣必有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資弟能敬兄矣必有和順之美使情意之相親夫之於妻雖貴和樂必以義而帥其妻妻之於夫雖貴柔順必以正而事其夫君臣以下二皆以二德相濟惟姑之與婦一於慈而從婦之於姑一於聽而婉者蓋姑婦相與專主於和柔也此十者於禮爲至善矣此章五倫備其四但缺朋友耳而兼及於婦姑之道則又推而廣之也○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說音悅○此大戴禮所載曾子言也親戚謂父兄外謂朋友近者州里鄉黨小者謂家遠而大者則國與天下也此言人當先修忠信孝弟之行於鄉黨州里家庭也

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斯之謂歟。爲俱去聲。歟一本作此。○人生壽者百歲，而兼有疾病老幼之時。言其日之無多也。不可復，謂年已去，不能再得也。親戚，謂父母康泰懸言。親沒則養不逮，已老則兄不在，欲行孝悌，不可得已。曾子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此孝有不及之意也。李勣日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得乎？此悌有不時之意也。○按此又專及孝悌之倫，而念及於親以兄老節欲行孝悌而不可得，則其言益切矣。○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宦成，爵位尊顯也。懈惰，謂由富貴安樂而生解惰也。此章又當以君父二倫言之，慮其有始無終，而子臣之職不盡也，故引以爲戒。語見說苑。人能覺而痛自懲，斯免矣。○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長上聲。○荀子名況，戰國趙人，後家於楚，著荀子書。不肯事者，傲狠自以爲無出其右故也。不祥，謂災禍必及身也。此亦引以爲戒。○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別音鼈。舍上聲。○辯之無益者爲無用之辯，察之無益者爲不急之察。治猶爲也。二者非惟無益，反害於心，故當棄而不治。若三綱爲人倫之大，爲事之理，皆由此出，則當朝夕琢磨講求服習，如工人之切磋其物而不可舍也。按君臣無失者，朋友必無欺；箴於父子者，必厚於兄弟，故專以三綱爲言。

右通論。通論五倫也，共九章。

心遠堂新編小學纂註卷之三

內篇

敬身第三 敬身自敬其身也身者萬物之綱陰陽神鬼之主而家國天下之樞也古人曰修身曰誠身曰省身曰守身皆不外敬身之義人誠知自敬其身則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而於聖人之學蓋庶幾矣然先明倫而後敬身者以不明乎善則不能誠其身也○許文正公曰敬身之目其別有四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命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修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推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而

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矣凡四十六章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與平聲○父之有子如木之有枝則身非己身所親身也視爲己身不敬猶可視爲親身不敬可乎不敬其身則目視惡色耳聽惡聲口出惡言心生惡思身行惡行是皆賊其親之甚者矣賊其親而身有不亡者乎古人臨深履薄以此耳○語出禮記哀公問

仰聖模景賢範述此篇以訓蒙士 景猶向也範猶式也篇中所載聖人行事爲聖模其餘則爲賢範也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丹書書名師尚父所以告武王者敬者人心之本然怠者人心之邪佚義者天理之公欲者人情之私從順也謂所行皆順利也君子靜而無事則主於敬而懈怠不設動而有事則主乎義而物欲不行自將鬼神佑之而所行皆順利矣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意亦如此此四語蓋爲敬身一篇之綱也○真文忠公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此承上文敬字言之毋禁止辭儼矜莊貌儼若思者儼然若思而非有思也有思則滯於正助矣此古人主敬之法也伊川先生言整齊嚴肅亦儼若思之意安者言之舒定者言之確安定辭者心有主而其言自安定也其效極於安民則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矣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放同傲長上聲從音

縱樂音洛○放者矜己慢物之稱欲如飲食男女與凡一切玩好佚遊之類也傲者陽剛之債盈欲者陰柔之陷溺傲長者敬之亡欲縱者義之滅二者人心之蟊賊衆惡之根柢故必克治而絕之至於志滿亦近於長傲樂極亦鄰於縱欲故並以之爲戒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狎謂褻親狎者安安謂安於義理之所在義理爲人所可安故云安安也朱子曰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安而能遷義可以爲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同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難去聲○很猶忿也苟得貪利苟免貪生求勝貪名求多貪物四者皆欲心所中能以義制之則可以免矣

疑事毋質直而勿

有質者。理未明而發自信之謂。朱子曰。疑事毋質。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强辯。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也。○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視聽防其內也。勿言動防其內出而接於外也。此承上文敬勝之意。及毋不敬而言之。言敬則操存之功嚴密。及之視聽言動則隨處皆堪據守矣。故以四勿之言繼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視聽言動敬之檢於身者也。出門使民則敬漸推之遠矣。不欲勿施。亦當有敬以爲本而後能恕以行之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謂身所居處皆恭。足兼四勿工夫。執事敬謂凡執事皆敬。視出門使民其所該亦益廣矣。與人所以能盡其心者。亦由於無不敬故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又言忠信篤敬所行之遠。○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此又言主敬之貴乎思也。主敬而無思者。其體。思通而應事者。其用。無思而無不思。此作聖之功也。故復擧九思言之。視聽色貌言。不出上文視聽言動之內。事之思敬。卽上執事敬也。疑之思問。卽上疑事毋質也。忿之思難。卽毋求勝也。見得思義。卽毋苟得也。上文容貌顏色辭氣。亦不外此色貌言三者。蓋聖賢檢攝切身之言。大要不出乎此矣。又按洪範五事。亦不過貌言視聽思。恭從明聰睿而已。人具五行而生。只有此五者。故聖賢作聖工夫。亦惟檢攝乎此也。朱子類而聚之。其爲敎深矣。○曾子曰。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自孔子以下至是凡六章。皆蒙上文敬字言之。勿視勿聽敬矣。勿言勿動言動敬矣。如見如承。出門使民敬矣。執事敬。行篤敬。皆敬也。君子之九思。亦以敬而無不思。暴慢鄙倍之遠。亦以敬而遠。顏色之近信。亦以敬而近。故敬體之事而無不在。循仁體物而無不在。與天體物而不遺。千聖相傳一敬。修豈虛哉。○曲禮曰。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去聲。○踰過也。禮有自然之節。過之則失。有子言恭近於禮。卽不踰節之意。侵侮。侵犯而玩侮也。好。情好也。因其素相情好而褻狎。亦非莊德主敬之事。舊說好爲褻狎。非也。言而能行謂之踐。修治其身。踐行其言。斯爲君子之善行。而踰節侮狎之事可免矣。○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慝音忒。辟音僻。知音智。○慝禮。禮之巧僞以爲飾者也。義卽上文義勝欲之義。眞文忠公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按姦亂淫慝惰慢邪僻。皆不順不正而悖乎事物之宜。凡以動於欲故耳。君子之心無欲而一切絕之。故得皆由乎順正以行其義。○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不求安飽。義勝欲也。敏事

愼言而就正有道惟敬勝怠者能之。○**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敬仲管仲謚。威刑法也。疾疾病也。懷貪欲也。流水流下也。此總結上文也。與篇首之言相應。畏威如疾敬義勝者也。從懷如流怠欲勝者也。見懷思威則敬怠義欲迭爲消長而非果確以自主者矣。

右明心術之要共十章。○按心術之要敬義二者而已。敬主乎中。義制乎外。二者得而心術之要盡矣。篇中所以發明敬者非一。至於縱欲極樂愛不知惡惜不知義苟得苟免求勝求多與夫姦聲亂色淫聽明之類則皆欲熾於內而陷於不義也。故皆引以爲戒誠務主於敬而一切絶之自將義勝於欲矣。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冠去聲。○冠義禮記篇名。人之四德。仁智多內藏。禮義多外見。此以著乎外者言。故傳記禮義無禮無義則惰放佚人或類於禽獸矣。**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順言不悖理也。正齊順三者皆修身之事。身正則可齊家而治國矣。備者修之於身。而無不可觀也。立者措之於人而爲天下則也。按此篇言威儀之則。雖其類繁瑣。然大指不出容體顏色辭令三者。故以冠義之文先之。

○曲禮曰。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噭音叫。倨音句。跛音庇。髢音替。袒音但。褰音牽。○側聽側耳以聽也。

噭恚疾聲。謂應不和平也。淫視流動邪視也。怠荒容止怠惰而神情荒亂也。遊行也。倨傲慢也。箕兩展其足如箕也。伏覆臥也。髢髲也。言垂髮如髲也。免脫冠也。褰揭也。袒衣所以息倦。褰裳所以取凉。此十二者皆不敬也。敬身之要。禁止乎此而已矣。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呼去聲。○二者爲其惑人見聞。指已近乎不恪而呼則鄰於肆也。**將適舍。求毋固。**適舍就主人之館也。有求於人而必欲得之。不量度乎人情之可否。非爲客之道矣。**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上上聲。屨音句。聞音問。○上堂升主人之堂也。聲必揚者。欲令人共知之。不爲隱闇竊窺之狀也。陳氏曰。古人席地坐。不以屨踐席。脫屨戶外。客雖衆脫一屨於戶內者。惟長者一人。今外有二屨。則并戶內屨爲三人矣。三人而所言不聞。則必有密謀。故卻避不入。不欲干人之私也。**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奉音捧。扃音駉。○陳氏曰。入扃入主人之戶也。視必下者。心謹凜而不他顧也。扃門關木也。入戶則謹凜益至。故兩手當心。如奉扃然。回謂回首旁視。毋回者。嫌有窺心也。戶之開合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也。遂闔之盡也。嫌於拒後來者。故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踖音寂。摳苦侯切。唯音委。○此即席之儀。踐屨踏他人之屨也。踖躐也。登席由前謂之躐席。摳提也。陳氏曰。欲使於坐。故摳之趨隅。由席角而升坐也。唯諾皆應辭。言坐既定。又當謹於應對也。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齊音齋。遬音速。○此禮記玉藻之文。舒遲謂安舒而重遲也。君子心無躁迫。故其居常之容如此。所尊者。凡有德位齒皆是。齊遬謹飭不放之謂。齊以心言。而

遬以容言也。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重，不輕浮也。恭，不掉散也。端，不邪視也。止，不唇動也。靜，不喧哦也。直，不傾俯也。肅，不惰慢也。德謂正定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也。莊，矜持貌。此君子見所尊者齋遬之容也。朱子曰：九者皆敬之目，而此是涵養本源也。○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坐如為尸之時，立如齋戒之時，皆矜嚴之甚也。因上所言無此容，故補言之。○少儀曰：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窺，私覘隱秘也。旁狎，與旁下人褻狎也。道，故舊，稱其過失也。戲色，為嬉戲之容色也。四者皆非厚重之事。毋拔來，毋報往，拔同跋，報音赴。跋報，皆疾急之意。來往，猶言向背。為於此者，旋欲向於彼，言其作輟無恆也。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瀆神，謂戲謾之。

循枉，猶言怙過遂非，明知其失而復蹈之也。測，度未至之事，而徼倖於其中，則其所失或多矣。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訾音子。訾，毀也。衣服成器，人所惜而妄毀其不善，則人將厭之，而己亦失厚重之意。身質言語者，未知其理而妄以己意據信之，蓋蔽而失之固矣。○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車中暫時耳，而亦不失容如此，故復引之。○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上，上聲。敖，同傲。○呂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此君子之所慎也。○自無側聽以下至此七章，皆以發明篇中正容體、齊顏色之意。○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凡上文所言威儀之則，其於言語未之及。毋訾衣服、不疾言二語，皆襲本文遞類而舉之。此下始及於言語，而特首舉聖人為法也。○孔子食不語，寢不言。寢食而言語，無論亦失威儀之甚。故引之。○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眾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孝弟之弟，去聲。○恩禮兼降，使臣之道。大人，卿大夫也。居官，謂初仕者。祥，猶善也。忠信則足以感人，慈祥則可以利物，二者皆終身可行，故與眾言之。居官不言慈祥者，古人初仕多賤官，不盡居民牧故也。言進言者，各因其人所當務而言，則於其人有益，而不為失言矣。自論語以下至此三章，皆以

發明篇中慎辭令之意。○論語曰：席不正不坐。此以下至必儀，凡八章，又雜引威儀之變者。不正之席，不常設；齊衰冕服瞽者，不常遇；疾風迅雷甚雨，不常有；寢不常尸，不常燕國里，不常入。然而處之各有道也，故復以類引之。○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亦玉藻之語。變，謂變其容色居處之常。衣服冠而坐者，畏天之怒而不敢即安也。古人視天如子於父母，震怒自當恐懼戒懼，無地自容矣。○論語曰：寢不尸，居不容。○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申夭夭，得天地發舒和暢之氣。上文九容太近嚴厲，故復舉此言之，二者並行而不

倚也○曲禮曰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橫肱妨並坐者且但知有己不知有人矣授立而跪近於諂授坐而立近於傲且非受者所便也○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國城內也馳驟馬也里居也民居稠諸故不馳父老聯所在故必式傳說謂慮其邑有賢人恐未必然也○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執虛器如執盈入虛室如有人言敬心之常有也朱子并載其語蓋示人以心術之要而非徒威儀之末○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此亦玉藻文必佩玉者玉以比德且其鏘鳴之音有以養人之性情故也左右分屬互文耳必欲析言其義則以商爲肅殺之音而遠之則幾於鑿矣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薺音慈還音旋中去聲辟音僻○采薺肆夏皆樂篇名趨疾而采薺節促行遲而肆夏節緩欲其趨行之度中於樂歌之音節也周旋折旋朱子曰周旋是直行而回來欲其回轉處圓如規也折旋是直行而復橫去欲其橫轉處方如矩也揖揚說見明倫篇趨行有法周折有儀揖揚有度則佩玉之鳴自鏘然而可聽矣鸞和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車有鸞和行有佩玉和平之音不絕於耳而外之所感皆正則非僻之心自然不生於內矣心不言出而言入者方氏曰心雖在內有物引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蔣氏曰惟中節也然後玉聲和惟玉聲和也然後非心格○此言古之君子以禮樂趨蹌進退及鸞和佩玉養性情之事後世皆無之而耳所聞者增悲蕩欲之靡音身所習者視遠步高之驕氣○射義曰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還音旋中行並去聲○射義禮記篇名方氏曰內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惟固也故其力能至惟審也故其巧能中陳氏曰動必合禮而志正體直有德行者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按上威儀之則大者不出容體顏色辭令二者矣而志正體直四字兼內外而言盡心術威儀之要誠志正於內而所審無不精明體直於外而所持無不堅固則凡務惑游移之病可免而於天下之事蓋庶幾矣豈止射之能中已哉故特舉此以終篇

右明威儀之則共二十一章○按敬身必以威儀言者制乎外所以養其

中此合外內之道也外貌苟簡而中有存者寡矣故聖人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又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意亦如此

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介並去聲祺音其○士冠禮儀禮篇名古者年二十筮賓而行冠禮三加而三祝之始加則用緇布冠令吉皆善也元服首服也順從也祺祥介景皆大也言棄童幼之志而從成人之德斯有壽考之祥而介大福矣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再加則用皮弁辰時也申重也淑善也眉壽老人以秀眉爲壽徵也胡胡考也詩云胡考之寧蓋壽者之稱言敬威儀而善謹其德則眉壽萬年而永享胡考之福矣舊訓胡爲遐

稱疑非是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耇音苟。疆音姜。○三加用爵弁。正猶善也。三加則服已備。故曰咸加。兄弟具在。視其相宜無故也。黃謂髮白復黃。耇。凍梨也。老人面色如之。皆壽徵也。慶如易言餘慶之慶。蓋福祿及於子孫之意。始則從其成德。繼而善慎其德。終而以成厥德。言之敘也。德既成則有無疆之壽。而受天之餘慶矣。○此明衣服之制。而衣服莫大於冠冕。故先衆古人三加之禮。以冠其篇。欲人知去幼志順成德。不敢視爲衣服之常而忽之也。

○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純並音准。○冠飾衣緣皆曰純。不純素樂也。不純采哀也。當室謂爲父後者。雖除喪猶純素。加隆也。衆子則否矣。

○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紺緅紅紫。一以色之不當。一以色之不正。故雖褻服領緣之細。聖人皆不用之。謹其微也。而後世綾紈綺縠。翠碧萬狀。豪華右族。爭鬭妍麗。亦獨何與。

○去喪無所不佩。之佩葱珩微角所足以養心。盼睎觿刀足以備用。其制善矣。後世已皆廢之。未可復存。此語蓋深有意於古人之制也。

○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今後世無羔玄弔者。蓋亦遵聖人之制也。

○禮記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絇音劬。○玉藻。絇屨頭飾文也。裘帛屨絇。三者皆成人之禮。童子戒蹴等。故不以服之。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按衣服之制。取其宜而已。宜則君子服之。不宜則謂之不衷。將爲厥身之災矣。故純素純采則違哀樂之宜。紺緅爲飾則違齊喪之宜。紅紫爲服則違男女之宜。暑袗絺綌則違文身之宜。去喪不佩則違應用之宜。羔玄以弔則違吉凶之所宜。童子裘帛屨絇則違長幼之宜。此皆衣服之所當謹者。而獨至於恥惡衣。則識趣猥瑣。必無廣大高明之見矣。故特引以爲結。使人知所戒也。

右明衣服之制。凡七章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飯上聲。○共食。凡餚饌皆是。飯止飯而已。共食求飽。人將不得所欲。非讓道也。古者飯以手。澤手。一說以唾潤澤其手。人之所惡也。一說摩手而有汗。未詳孰是。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摶音團。上飯如字。下飯音反。後飾同。○取飯作摶。欲其得之多也。放飯。大飯。食無度也。流歠。長歠。飲無節也。毋咤食。毋囓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咤丑亞切。囓音孽。○咤者。叱咤而食。言食之急也。舊說謂以舌作聲。咤食囓骨。皆貪而無儀。故戒之。反魚肉者。已取之而復棄之。病其有揀擇之意。舊說謂已歷於口。仍還之器中。人所穢惡也。投與狗骨。亦嫌不敬。取食而必欲得之。則貪之至矣。毋揚飯。飯黍毋以箸。箸音住。○陳氏曰。揚飯者。謂欲食之急而先散其熱氣也。飯黍以匙。爲便箸非所宜也。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嚃音塔。絮處去聲。刺音戚。窶音巨。○以口就食曰嚃。就器調羹曰絮。絮羹者。嫌羹無味而復調和之也。刺齒。剔齒也。歠醢謂詳味之。亦以醢之無味故也。窶者。貧而無以爲禮也。辭以不能亨飪之與貧窶。蓋主人不當止客之失。但遜辭以謝而已。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濡音如。嘬叙去聲。炙音柘。○濡。溼也。決。斷也。乾肉。脯類。溼肉以齒斷之。乾肉當以手

治之。齒決則爲不敬也。一舉盡臠曰嘬。炙、炙肉也。〇少儀曰、侍燕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飯並音反。亟音擊。數音朔。噍在笑切。〇君子、三達尊之稱。先飯者、嘗食之禮。後已者、勸食之意。放飯流歠、已見上。而重出者、以其侍燕君子尤當謹之。且或因其舊文而不盡刪也。小口而飯、備噉噎也。亟疾而嚥、備見問也。噍、嚼也。數嚼之不厭細。然均至於弄口爲容。故又以爲戒。〇以上詳古人飲食之禮、以爲後世敬身之法也。〇論語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

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按人飲食之失非一。而莫過於貪。貪則食必求精、膾必求細。富貴之家、有至日食萬錢者矣。抑且飯敗臭惡、市沽穢雜、皆可食。單寒之士、有至垂涎鼎食者矣。聖人胸無貪心、故口無貪味。食膾止於不厭精、不厭細。雖富貴而不必鼎烹羅列也。饐餲餒敗失飪之類、皆不食。雖貧賤而可以簞瓢蔬食也。人誠有以先去其貪心、而甘淡泊焉、則於聖人頤養之意、或庶幾矣。〇此言聖人飲食之節、以爲後世敬身之則也。〇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遠去聲。踐當作翦。〇此玉藻之語。故謂若祭祀賓客之類。庖廚、宰殺烹飪之所也。翦、殺也。聖人經世宰物、固未嘗如佛家之戒殺。然愛惜生命之意、亦未嘗不存。所謂仁至義盡也。若以口腹之故、而輕戕物命、且或躬

親割剝之、則無復有人心矣。〇樂記曰、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豢音患。〇豢、養也。爲、造也。人非飲食不懽。故先王豢豕爲酒以樂之。而小人乘醉相侵、則獄訟益多矣。一獻、禮之簡者。百拜、言多也。先王因其生禍、復制禮以防之。使人終日飲而不得醉、則沉湎不行、獄訟之禍絕矣。蓋先王所以達人懽心、而復遏人邪欲者如此。〇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以古禮爲法。聖人爲則。其道備矣。然因肉食而妄殺、因飲酒而沉湎、因口腹而喪其心志者、人情之大常、學者之所當謹也。故復引禮記以下三章以爲戒。

右明飲食之節。凡六章。〇按衣服飲食、人之常道也。而服奇者志淫、飾侈者人鄙、與夫酣飲叫號、貪饕無節、皆累心術、威儀盡喪之。故朱子於敬身之道、特詳意於此。

心遠堂新編小學纂註卷之四

內篇

稽古第四

稽，考也。考虞夏商周聖賢已行之迹，以證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三者之則，人能向慕而觀法之，則可無愧聖賢之列矣。凡四十七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其言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摭往行，實前言，述此篇，使讀者有所興起。摭音只，行去聲。○摭，采也。實，猶證也。興起，謂視前人之行，而自愧己之不如，遂以感動奮發而求效之也。

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為妃。摯音至，任音壬，下同。中音仲。○太，尊稱。任，摯國姓。摯國，任之母家也。中女，次女也。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娠音身。敖音傲。○陳恭愍曰：端，正；一，純一；誠，實；莊，肅。性之美也。惟德是行，行之美也。娠，同妊，懷孕也。始受命曰宗。太任性行既美，又能胎教，故文王之生，明無不照，聖無不通，教之以一，即能識百，後為周家始受命之君也。○此引古太任之教，於初孕者也。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衒。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少，上聲。賈音古。衒音炫。○舍，居也。踊躍，跳而號哭之狀。築埋，築土掩埋，葬事也。賈者，以物自矜曰衒。設俎豆而揖讓進退，乃學宮師弟子之所習也。

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者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啖，談上聲，又去聲。食音似。○啖，食也。欲啖汝，戲答之也。適，猶方也。買肉食之，蓋欲以見前言之不誣也。○按：立教篇言幼子常示無誑，孟母蓋深得此意。○此引古孟母之教，教之於幼時者也。

既長，就學，遂成大儒。長，上聲。○趙氏曰：孟子夙喪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通五經，著書七篇，命世亞聖之大才也。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按：聖人教子，不過詩禮二者，而尤注意於周南召南。語亦簡矣，然能言能立，而足以正身齊家，則成德之事備矣。然則學文止視力行何如，固不在於多言也。○此引古聖人之教，教之於既長者也。教於孕時則淑其氣，教於幼時則端其習，教於既長則成其性，三者合而古人之教法

略備矣。

右立教章凡四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嚚音銀。○虞舜氏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諧和也。烝進也。乂治也。格至也。蔡氏曰、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按一室之中、惟父子兄弟夫婦三者而已、而天下最難調和者、往往出於此。舜時方鰥、未有夫婦也、而以父則頑、以母則嚚、以弟則傲、同室之中、無一善者。觀伋子受誅、伯奇放逐、則知後之賢者處此、常不免於禍、而能底豫、進於善、固非聖人不能也。虞舜古人倫之至、故特以爲稱首。○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天下士悅而人欲之、好名之心所中也。好色貪富慕貴、常人之心。四者蓋之欲、孝人之致眞性也。然而必失之者、總由四者陷溺其心、遂致眞性沉錮、而甘心於悖德也。聖人胸無四者、則眞性呈露、而知不得乎親、眞不可爲人、不順乎親、眞不可爲子、而終身慕父母矣。此所以孝能化其頑嚚之父母、而不格姦也。○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楊子名雄、西漢蜀人。自知不足者、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也。愛日者、惜此日之易過、懼來日之無多、不得久事其親也。按事父母自知不足一語、楊子可謂知舜之心矣。後人所以不能盡孝者、正因自以爲足耳。故特標爲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莫音暮。○朝音潮。衣去聲。豎音樹。內豎、內庭傳命之小臣。御、直日者。按古人子之禮、昏定晨省而已。文王則日中又至、蓋於常禮有加也。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上上聲。○節猶時也。食之常、故曰不安節。不能正履、憂之甚而不暇

整容也。復膳疾愈而飲食如舊也。復初其憂解也在。祭也。食下。食徹也。問所膳。一云問所食多寡。一云問所食何物。將撤其所愛者復進之。二意皆通有之也。末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恐其味已失而不甘也。此言文王之孝而存其所行亦古世子之常禮無他異者。然色憂色喜文王安而行之則眞後人襲而行之則僞學者於此亦自反其眞僞而已。○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說音脫養去聲飯音反。○不脫冠帶者臥不安便起也。亦一飯者憂親之疾而減食。亦再飯者喜親之愈而加食。憂喜隨於親而不二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已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蔣氏曰武王周公善繼善述事功極盛。如武王承前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崇先祖。又制爲禮法以及天下傳後世。此其繼述之道皆非常人所能及。故人人稱其孝而無異辭。此其所以爲達孝耳。若常人之繼述止於一身一家之事。天下之人安得通稱之哉。○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行去聲勝俱音升奉音捧屬音燭。○淮南子漢淮南王劉安也。無專制者所行必稟命。無由己者順親所欲爲。將猶舉也。末見文王則若不勝衣而不出口。蓋親稟於平日也。有所奉進於文王則如舉持不勝而恐失之。蓋親形於進見時也。能子能爲子也。孝親如周公而止謂之能子。

蓋亦盡子道而已。非有所加也。○按以上一章言武王周公以制禮作樂爲孝。蓋極孝之大者。而周公以王家之子至於醇謹若不勝衣。非聖人之至德而能如是乎。○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此引曾子養志之孝也。人非貴顯在位。則孝在養親而已。然惟口體之養不可也。故以養志示養親之則。前篇曾子嘗言孝子之養老。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蓋不負斯言者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

言。按家語閔子騫後母生二子。後母篤愛其子而不愛閔子。冬月常以蘆花裝衣衣之。一日閔子御父車出。閔子寒而失轡。其父怒之。旣撫其衣則蘆花也。怒欲出其妻。閔子進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乃止。後母感閔子言。遂以慈聞。據此則閔子蓋處人倫之變者。而能德化其母。觀其所告父者。眞仁人之言也。故衆聖人之贊辭。以爲後之事繼母者法。○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著音酌斑斕音班蘭跌仆音迭付。○老萊子楚人。斑斕雜色鮮明貌。小兒之所衣者也。作僞倒也。雛謂烏雛。吳氏曰。恐父母見子之老而生悲感。故爲是以樂其心也。事見高士傳。○按五十而慕於大舜見之。今老萊子七十而慕其親。且作膝下孩孺之狀。何愛親之無已也。人子常以老萊

子之心爲心則其婉容愉色見於親之側者自不能已矣故舉以爲高年養親者法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瘳音抽○樂正姓子春名瘳愈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頃同跬音窺上聲○如吾詞猶言吾哉問也萬物稟氣於天受形於地故於天言生

乾之始也於地言養坤之成也天地生養萬物而人爲萬物之靈故惟人爲大全而生者四體四德無不全備也全而歸者方氏曰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頃步猶言曾頃也一舉足爲頃再舉足曰步○按樂正子春曾子弟子曾子平日嘗以身體髮膚受於父母不敢毁傷而臨深履薄以守之今正子一傷其足而深自責如此可謂善述其師教矣故取以爲後實行者歟自戕其軀而不知愛惜者之訓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小道大路徑小路游浮愧也詩所謂泳之游之是也父母已殁故曰先此道而不由徑由舟而不浮水不敢以先父母遺體行歷於危殆故也己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忿言不反則不辱身不辱則不羞親矣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伯俞姓韓名俞周人得罪謂他日得罪也笞常痛母力壯也不能使痛而泣悲母力之衰也事見劉向說苑○按伯俞之母無故常笞其子可謂暴矣然伯俞受笞非惟無怨親之意而且有悲親哀老之言眞所謂仁愛結於心者歟凡家有暴母而無已者亦可觀此爲法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故曰以下劉向論也不作

於意心無慍恨也不見於色忿怒不形於色也自知己罪而深甘受之使父母覺其可哀憐必將矜而寬之矣劉向之論蓋以伯俞受笞不泣猶未見受罪可哀憐之意未得爲孝之上也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姓宣名曾子弟子而[illegible]通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毁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叱音[illegible]說音悅

音戚○庭中庭也叱咤怒聲也險詖也朝廷猶言公署謂已仕而臨民也嚴以飭以外庭嚴謂色容不苟約束堅明不要傷則嚴不濫也二者皆力行之事讀書則學文之事公明宣學以力行爲先學文爲後也事見說苑引之以正服篇中觀在叱咤未嘗至大馬一語者子游問孝人子謂能養至於犬馬以敬今親在而至於叱咤不及犬馬則其敬親也至矣。○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少去聲解音懈期音朞○人子事親生則致其養喪則致其哀孔以下二章皆舉古人居喪之善者以爲後世之則也少連大連蓋兄弟三日親始死時也不怠如水漿不入口之類三月親未葬時也不解哭泣哀至則哭之類期周一年也悲哀如朝夕哭之類三年則喪服將終矣憂謂居戚憔悴無歡心愉色也子者明孔子之美稱言其爲東夷之秀出者蓋孔子贊之之辭。○高子皐之

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子皐孔子弟子即高柴也無聲出涕曰泣泣血哀之至而出血也見齒微笑而見齒也三年而未嘗見其微笑則憂悲之甚矣○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不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皇皇猶彷徨求覓也始死也而弗得殯斂棺也望望瞻仰思貌從隨也親已殯斂欲接其容而無由故如有從而弗及慨感悵息息待也葬而體魄既藏其無依而猶望其親之歸故如不及見其人之反而息以待之也○按喪禮以哀爲主四人則皆能致乎哀者二連居喪正而禮子皐居喪質而摯顏丁居喪知而真能是三者而哀麻杖屨之事因其細焉者矣。○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

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以上十七章其十二人皆古之爲孝子可法者舜文武周公四聖人之孝至哉不可尚矣下而曾子閔子志寡無間言聖門純孝二人而已至若伯俞之孝娛親極其樂伯俞受杖泣極其悲彼皆有幸不幸也子春因傷足而憂得全身之道矣少連大連四人居喪泣血憔戚備至非送死之極則乎而要未若曾子易簀之時啓手足而無憾也其以全歸爲大故特以是終焉○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盃爲玉盃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人或曰可以

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謂箕子爲紂諸父也御用也振救也淫泆謂如男女裸相逐及酒池肉林之類奴罪人也佯詐也操琴曲也此以從容進諫幽囚困辱爲忠者○按馮氏傳引伊傅周召千古人臣之極也然而特明臣之忠臣之義不顯故小學皆不錄之而特以殷人國三仁爲稱首云王子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其斯之謂歟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

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刳苦胡切，音枯。○辜，罪也。刳，剖也。此以下，比干以諫殺身殉主為忠者也。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屬音燭。號平聲。○屬，聯屬也。此以先幾遠去保全宗祀為忠者。○按微子之去，為其商王元子，國祀有所係耳。若後世異姓之臣，國將危覆，可以效死者，則有間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不同其心則一。以忠死，而微子亦非昧義偷生者，故孔子皆以仁歸之。然微子之去，與後漢北地王諶之死，何以異乎？曰：劉禪之亡也以庸，庸則宜輔之，故北地王殺身以殉國；紂之亡也以暴，暴則宜遂之，故

微子全身以存祀，其揆一而已。然國將滅亡，先幾而去，有微子之志則可，無微子之志則恥也。○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一本作十。○叩馬，謂當馬之前諫止其伐紂也。兵猶殺也。夷齊明君臣之分，義不以商故。太公以為義人。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夷齊之先，世為殷諸侯，故不事二姓，捐身死國，為忠者也。○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

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轔音鄰。後去聲。不為之為，去聲。信音伸。行去聲。○轔轔，車聲。闕，君門。止，車聲止也。因下車而行，故車聲止。下公門，過公門而下車也。路馬，君馬。式者，見君之馬，遊式以敬之也。廣敬，推敬君之心，而旁及於君之他物也。昭昭，伸節，因人共見而立節；冥冥，惰行，欺人不見而壞行也。忠臣孝子行不欺天，故必不為此闇昧人所不知之地。不以闇昧廢禮，故雖夜必下車。夫人見列女傳。按伯玉忠誠敬君，不欺闇室，近於大臣之義。然不遇國家之變，亦二仁、夷齊當以伯玉為法矣。○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

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讎，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讎，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為之之為去聲。讎音酬。匕音比。○襄子名無恤，智伯名瑤，皆晉大夫也。智伯率韓魏以攻襄子，故襄子殺之。飲器，或云飲酒器，或云溲溺器，未詳孰是。刑人，有罪被刑執役者。匕首，短劍也。塗廁，塗墁溷廁之牆壁。讓詐為此，蓋欲伺隙殺襄子也。覺而被執，故左右欲殺之。無後，絕無後也。智伯已絕無後，而欲為報讎，則非有所為而為之矣。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

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瀨音賴啞倚下切爲之之爲去聲易音異質音摯○爲癩啞而行乞欲人不識得以殺襄子也趙襄子卽襄子猶反也委贄說贄以事人也旣求事之又懷殺之之心則二心矣後世人臣懷二心若以進取降及國以事二姓之類○按豫讓爲智伯報讐先儒多不滿其事而文公特取之者其一時義憤之情有不容泯也使爲人臣者咸懷豫讓之心則後世之爲人臣者皆將臥不安席矣○又按靖康之禍末廷臣屈首求和曾無抗聲悲憤而斥其非者由其皆無羞恥復讐之意也故公編小學書而特取豫讓王孫賈二人者有以也夫

○王孫賈事齊閔王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閒一作潛走並去聲女音汝○王孫賈齊大夫閔王名地燕樂毅破齊王走莒爲楚人淖齒所殺閭巷門也倚門倚閭望之切也君遇難而望臣之救無異慈母望子之歸今至失王所在而不知則背恩忘義而不足以爲人矣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誅淖齒刺而殺之淖音鬧刺音戚○袒右袒露右臂也漢周勃爲劉氏左袒意本此按閔王無道國人叛之然及其見殺賈入市而從者四百人可見忠義不泯人心矣○按豫讓與王孫賈皆奮身爲主報讎以盡其忠者賈入市而呼得聲討之義讓則詐爲刑人迹鄰於詭然其爲主之心則盡矣雖事有成有不成亦由時勢不同使然不可以成敗論也○以上五章凡八人皆古爲臣可法者其間或處常或遇變要以處常則盡忠而不欺遇變則殺身而不傾人臣之義可以得其大槪矣○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使去聲過平聲饁音葉○臼季晉大夫名胥臣冀晉邑名冀缺卽郤缺也從其封邑言故稱冀缺耨田曰耨野饋曰饁夫婦易於相褻而相莊待如賓客則敬之至矣能敬則心存則理得故以爲德之聚修己可以安百姓故曰德以治民則式也言人能敬以存心則

足以盡仁之道而爲天下式矣臣聞二言蓋古語也夫子告仲弓本此下軍大夫官名○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一無叔字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父音甫從去聲閾音域別音鼈○公父文伯魯大夫名歜其母敬姜也往謂往而見之闔閉也閾門限也敬姜不踰閾而出康子不踰閾而入蓋其守禮如此

○衛共姜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栢舟之詩以死自誓共並音恭○共伯衛武公兄共姜者共以妻從夫諡而稱之

栢舟詩見鄘風。以死自誓也。所謂烈女不更二夫也。○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醮謂合巹而酳。彼指其夫也。大故謂惡逆例。妾謙辭。右見列女傳。以上四章皆引古婦德之可法者。冀缺與妻相莊如賓、此夫婦人倫之正也。文伯之母、愼男女之際、得別嫌明微之意。故亦載之。至共姜矢節不嫁、不忍負死。蔡人妻惡疾相憐、不忍背生。貞之至也。婦德無以尙之矣。○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按朱子言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蓋怒而藏則其發之也必烈、怨而宿則其行之也必毒。此舜之淡然相忘、廓然太虛所以爲得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中音仲。○大舜不藏不宿、有無不覆轉之量。夷齊兄弟、千乘皆堪敝屣者。以其視同氣之義重也。而世或以微嫌小忿、怨不忘錙銖細物、多方較量、皆由失大舜不藏不宿、夷齊以國交讓之義。至於如此。故特引此二條以爲法。○又按朱註、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故其相讓如此。然使二人交其道、伯夷以天倫爲重、叔齊以父命爲尊、卑亦各有可據。然而志於此則遺令名於無窮、志於彼則相殘殺也。無已。二者之間、相去遠矣。○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芮音汭。朝音潮。○虞芮二國名。質正也。畔田界也。讓畔以畔相讓也。讓路讓而使人先行、如詩所謂宛然左避者也。讓大夫謂已當爲大夫、而以讓之他人也。卿同。此閒田謂兩國俱不有其地。○按虞芮條李氏以屬長幼一倫。今考二君無長幼之義、但當以朋友言耳。○曾

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按後世朋友之間、未有不見利忘義者。況乎懷自滿之心、恣狎侮之意。人情皆有所不堪。此所以往往難終也。故首舉虞芮閒田相讓以爲法。而又加以曾子之虛衷不校、平仲之久敬不狎、則友道蓋庶幾矣。

右明倫。共三十一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不視不聽、謂卻避而遠之也。蓋凡物誘人、聲色爲甚。而攻取之性、耳目偏多。故制欲敬身、從此始。而以伯夷之行先之。人言四勿工夫、必先及視聽。而孟夫子言物交物者、亦首舉耳目之官。其旨蓋同也。○子游

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高柴自見孔子。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衛輒之難。出而門閉。或曰。此有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徑。曰。此有竇。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竇。有間。使者至。門啓而出。蟄直立切。長上聲。難間使並去聲。○影。人影也。啓蟄者。方春和時。震起蟄藏之蟲。使咸啓戶而出也。長。草木方長也。天地之性。人爲貴。故足不履人之影。敬人之至也。不殺不折。爲其生機方動。不忍戕之。愛物之至也。衛輒之難。謂蒯聵使人劫孔悝時也。竇。孔穴也。謂有孔穴可逃而出也。不敢以避患而虧父母之身。故不徑不竇。守身之至也。有間。少頃也。朱子曰。不徑不竇。無事

時可也。若有寇盜患難。如何守此。以殘其軀。觀聖人微服過宋。可見矣。○按。凡人耳目潔淸。則嗜欲退聽。然而舉動不可不愼也。世人鑽營徑竇。詭態百出。得正而斃。則高柴者。眞衰世之砥石也。故以二人次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路無宿諾。視聽行事既端。則檢身當及於言語。南容不廢言。子路踐其言。皆其可法者。故復舉之。○按。人之生。視聽言動。四者而已。邪正之分。則胸中瀰然無滓。所以高柴爲千古淸人之極也。加以正直如滅明。方如高柴。謹飭愼言如南容。信果不欺如子路。則古人制行之善。亦幾於盡矣。○孔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此下三章。訓古人之衣服也。子路不恥縕袍。行廣大高明之見。與恥惡衣服者。正相反。故引以爲法。○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好去聲。鷸音聿。惡去聲。衷音中。其音記。稱並去聲。○子臧。鄭文公子。鷸。翠鳥。聚其羽爲冠。鄭伯。卽文公也。衷。中也。正也。不稱其服。言賤人服貴服。不相宜稱也。按。聚鷸冠。小惡耳。而殺其身。徵其禍甚大。奇衺異飾者。亦可以省矣。○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朝並音潮。歜音觸。○績。緝麻也。主。主母也。僮子。指文伯。國將亡。則非人。文伯富貴而思逸。故敬姜歎而責之。居。吾語女。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

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語去聲。女音汝。瘠音寂。嚮音向。○沃。肥饒也。瘠。薄瘦也。善心生於勤勞。惡心生於安逸。民之大凡也。沃土衣豐食足。故邪淫而不材。此逸而惡之證。瘠土鮮蔵號寒。故勤勞而向義。此勞思而善之證。是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紞上聲。紘音宏。綖音延。朝音潮。衣去聲。辟音闢。○紞。冠之垂於前後者。紘。纓無緌者。綖。冕上覆者。內子。卿之妻。命婦。大夫妻。列士。元士也。庶士。下士也。庶士以下。則庶人矣。自公侯至士庶之妻。所織以漸而加者。以貴賤

爲勞逸之差也。社，春而祭社稷也。冬，祭曰烝。獻，猶頒也。賦事，賦以絲枲之事。獻功，獻其績織之功。效績，男耕女織，各效其績也。愆，過也。此謂懈怠而不排織。辟，罪也。按，勞善逸淫之語，於敬身爲切。女工之事，於衣服爲切，故引之，蓋欲後之爲婦女者，勤於績織之事，以供衣服也。

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

而、爾，皆汝也。修，猶儆也。廢，墜也。先人，謂先世之祖。穆伯，文伯之父也。君，魯君也。居位而苟求安逸，敗亡之道，故敬姜以穆伯絕嗣警之。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此論古人之飲食也。凡人汨於嗜欲，往往以口腹之故，百計營求，無所不至。能如顏子一簞一瓢，淡泊明志，可以無入不自得矣。故引以終篇。

右敬身 其凡

言人倫順逆之義。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

娣音弟，嬀音圭。○莊公，衛君。東宮，太子宮也。得臣，太子名。嬀，陳姓。娣，妹也。莊公再娶陳女，其娣戴嬀媵之，是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以爲己嫡子也。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嬖，[illegible]好惡俱去聲。○嬖人，寵[illegible]也。好兵，謂喜爭鬪殺伐也。

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碏音鵲，泆音逸。○石碏，衛大夫。方，猶正也。義則方正而無邪曲，故曰義方。邪，邪逆也。泆，蕩泆也。自，由也。寵祿過盛，則驕奢淫泆，陷於邪逆矣。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

夫音扶，眕音軫，鮮上聲。○降，抑也，謂強抑之下，使放縱也。憾，恨也。眕，重目下視，不敢爲惡之貌。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少去聲，長上聲，間去聲。○遠，謂疎遠也。遠間親，以疎遠而間親也。新間舊，以新進而間離者舊也。小加大，以弱小而加大也。淫破義，以淫邪而破義也。君義，君能制命也。臣行，臣能奉義也。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去俱上聲。○莊公溺愛嬖人之子，使特寵而好兵，於六順則臣不奉義，弟不敬兄；於六逆則賤妨其貴，少陵其長，是去順而效逆也。其後州吁卒弑桓公，石碏殺州吁，蓋速禍之明驗矣。此後皆言明倫立敎之道也。按，敎以義方，而弗納於邪，然後世頗溺於姑息之愛，其子弟類無不驕奢淫泆，而陷於六逆，悖於六順者，往往以之亡家，可不戒哉。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

脤音腎。○劉、成，二邑名。康、肅，皆諡。二公皆周卿大夫也。晉侯，晉厲公也。脤，祭社之肉也。古者出兵則宜於社，凡與祭者，有受脤之禮。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中，即衷，下民之中。天理之本然也。自人受之而言

謂之性。自天畀之而言謂之命。動作以事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身言。定猶凝也。天地之理。人得之以生。其於日用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聖人因其自然之理。而爲之節文。是以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生焉。此所以使之凝定其天命而弗失也。能循是則以養其性而安和。而復福順乎人而吉也。不能循是則而敗其性則悖逆而取禍逆乎天而凶也。能與不能。亦在敬怠之間而已矣。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膰音煩。○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勤禮則神不怠。盡力則心不懈。此所謂養之以福也。致敬齊莊整肅而不怠思也。敦篤敦厚篤實而不他務也。養神謂奉祭。守業謂務農。戎兵也。膰

膰肉。亦祭肉也。執膰受脤。皆交神之大節。脤謂受脤不敬。棄其命。棄其天之所命。即所謂天地之中也。不反。不生還也。棄其命則理離神散而精氣亦亾。故知其不反。其後成子果卒於瑕而劉子之言信矣。此復稽古敬身心衛之要也。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衛侯。衛襄公惡也。文子。衛大夫。名佗。時相衛侯在楚。令尹圍。楚公子圍也。後弒郟敖爲靈王。免謂免於禍。則法則也。見其威儀而以爲法則也。令尹爲人很戾縱恣。故無威儀。終善終也。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聞音問。○象猶效也。想其形象以爲觀傚也。畏而愛畏其威而愛之也。畏其威。而又愛之。則威不失之猛矣。則而象之則其儀而象之也。則其儀而又象之。則儀不失之器矣。令聞長世。善名久垂於後世也。其臣不言則家者。蒙上文也。守猶保也。保族保全其宗族也。宜家和宜其室家也。順循也。皆如是謂皆各有威儀而能保族宜家也。上以威儀訓式其下。下以威儀慎事其上。則上下交孚。自安固而不敗矣。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棣音第。○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

言威儀無一不善。不可得而簡擇也。上下猶言尊卑。大小猶言長幼。八者無不有威儀。則所習無不善而信乎其不可簡擇矣。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攝檢也。言朋友以威儀互相檢約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舍上聲。行去聲。樂音洛。○施用也。舍不用也。言貌端莊故可畏。用舍咸宜故可愛。進退抑揚故可度。周旋中規故可則。容止舒徐故可觀。作事慎詳故可法。德行尊嚴故可象。聲氣和平故可樂。動作溫恭故有文。言語柔嘉故有章。凡此十者。皆德存於中。而自然著見於外也。以此而臨其下。則人無不畏而愛。則而象。而謂之有威儀

矣。此復稽右敬身威儀之則也。○眞文忠公曰：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形諸威儀，必有僭偪於上者。故文子見而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被殺，果不能終。

右通論 通論立教明倫敬身三者共三章

男星較字

右通論立教明倫敬身三者。凡三章。首章言教以義方，論立教也。又言六順六逆，則論立教以明倫也。二章言定命，論敬身也。末章言敬慎威儀，論敬身也。又言君臣上下至朋友，則言敬身以明倫也。

小學纂註卷之四終

心遠堂新編小學纂註卷之五

梁溪高愈編訂

外篇 說見內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歷傳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爲小學外篇。好，傳，行，並去聲。○陳恭愍曰：歷考前代漢魏晉南北朝，承接近代五代之見聞。凡言之本乎彝者，嘉言也，則述之；行之本乎物則民彝者，善行也，則紀之。所以合內篇而爲小學之全書也。學者讀內篇而遠師虞夏商周之聖賢，讀外篇而近師漢唐宋之君子，盛德大業，於是乎在矣。奚可以爲童稚之習而忽之哉。

嘉言第五 嘉，善也。此篇述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善言，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三者。其敘次各有條理，不以世代爲先後，學者詳之。凡九十一章。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通去聲○先生名載，字子厚，宋郿縣人。諡明，從祀孔廟。橫渠其所居也。安，安徐；詳，詳慎。安詳恭敬四者，小學涵養本原之事。內篇所教夫無撥足無蹶坐必安，執爾顏，皆安詳恭敬之意。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

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 長上聲後同上爲去聲○惰即大學傲惰之惰恭因侈肆怠爲禮非專懶惰也驕惰者安肆恭敬之反其極則且至於凶很矣壞謂壞其質性病根驕惰之病根也於親已有物我而不肯屈下則視他人可知而其病不可勝言矣 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 此言病根隨所居而長也安安意爲之也下屈己下之也 甚則至於狥私意義理都喪 喪爲並去聲○狥從句 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也謂惟合於私意者則狥而爲之而全不顧義理也○按橫渠先生所言驕惰即古之傲字盡之傲者天下之大惡也丹朱之惡也以傲象之不仁而欲殺兄也以傲所謂病根常在至死依舊者皆傲之爲耳然其爲子弟而不安灑掃應對也則父母必怒之接朋友而不下朋友有官長而不下官長也則朋友必疏之官長必斥之至爲宰相而不下天下之賢則天下之賢必遠之蓋亦無一可者矣故古曲禮教學者首戒曰傲不可長則知古人之惡傲也甚矣橫渠之意益本於此○楊文公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 公名億字大年論文宋太宗時浦城人先入謂幼所先聞者程子曰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後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 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

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扇半聲○日記故事俗日皆記前人已往之事所以擴其知識也○黃香漢江夏人九歲喪母事父竭力孜養暑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陸績字文紀年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私懷三枚拜辭墮地術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叔敖即孟子書孫叔敖也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埋之歸而泣母問故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嚮者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後爲楚相○子路事二親嘗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後爲楚大夫列鼎而食嘆曰雖欲爲親負米何可得也○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人者人之大行也而必自幼有先入之言則將習聞於心而漸與之一然古人於此非特使習聞之也又將使習行之當其未冠笄而雞鳴初起即佐長者盥其又凡出入飲食皆後長者是先習以孝弟也又曰志無虛邪又曰常示無誑是先習以忠信也又八年而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是先習以禮義也又勦說雷同則有戒分而求多則有戒是先習以廉恥也然則古人於此八者不特自幼聞之已詳且亦行之已熟矣以此長而事君親交朋友歷事變亦何至有傲很欺詐輕儇無恥者乎後世失古人之教故楊文公但欲以古今故事優柔而漸漬之則亦庶幾合古人之意矣○

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好俱去聲著直畧切喪去聲○先生名灝字伯淳宋河南人謚純公從祀文廟輕俊氣輕浮而才俊秀也聖賢之心盡在於經惟教以經學讀書則可以收其放心於道知所向若令作文字則雕章繪句目容一世心於

愈放而離道愈遠矣尊志其求道之志也札小
簡蓄作文字以通往來者○按程子嘗言文字非
專好之則不工然好之而志局乎此安能與天
地同其大也然則文字非惟喪志而且害學矣○此章言為學當鼓舞其意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
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
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
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
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樂易
並去聲長上聲令平聲○伊川地名在今河南府
先生名頤字正叔諡正公同兄明道先生從祀關
雎為正家之始者以其和樂而恭敬夫婦先正也
夫婦正則父母順兄弟宜家無不正矣人各有家

家各宜正故鄉人邦國皆用之簡謂辭簡奧謂意
深朱子曰嘗疑曲禮衣無撥足無蹶將上堂聲必
揚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按凡
物之善感人者莫如聲而聲之善感人者莫如詩此章言詩樂之善感人
伊川先生所言即舜典樂教胄之遺意此下三節言立志不可不高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此節言學者當知幼學之所以先
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此下二節言顏孟為學者可學
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着眼全在幼學字
當先也此節言幼學修成全在分別人品之高下行事之善惡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別音鼈背音佩○公名瓘號了翁宋徽宗
時延平人嘗以論蔡京兄弟謫遠州善惡
之分如白黑一向
一背而人品判矣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
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
可學此下言聖賢之事當向而取也按周子嘗言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蓋一體一用
言之此語不及經世故止言顏孟
然學顏孟而伊尹之志在其中矣言溫而氣和則
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
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
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
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鬻音育○埋鬻
三遷事俱見第
四卷○不厭不改謂不
厭倦而改其志也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
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為孩
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
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

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
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
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譬如坐
於房舍之中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夫音扶語去聲末語如字長並上聲行去聲○此
言下愚之事當背而去也四面墻壁謂耳目壅塞
一無知識也闢而明之在立志以師顏孟而已○
以上共五章皆言古人教子弟之言教之於幼稚
者也言之胎教不行則教子弟者正自幼稚始而
先教以安詳恭敬禁其驕惰以除其病根進以先
人之言以培其德性次而誦學讀書有以開其識
勿作文字以養其心歌詩舞蹈有以發其趣而
又嚴別人品高下以顏孟為的而嚮
必至之則蒙養之功亦幾於盡矣
○馬援兄子此引馬援誡兄子

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俠音協。○馬援漢光武時茂陵人。嚴敦援兄二子名。喜譏議，譏議人得失也。備力輔人曰俠。通輕俠客，交通輕薄遊俠之客也。交趾郡名，即今安南地，在廣西雲南界。汝曹，汝輩也。父母之名可聞不可言，聞人過失如此，則言不妄發，免妄之災，可謂免矣。好議論人短長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好惡行並去聲。○正法，國家之正法也。議人短長則招尤，妄刺國法則招戮矣。此戒其兒子喜譏議之失。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伯高名述，

京兆人。周，密也。敦厚則不薄，周慎則不疎。無擇言者，出言皆善，無煩選擇也。謙約則不肆，節儉則不奢，廉而公正則自有威矣。六者皆君子之德，故願其兒子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好去聲，樂並音洛。○季良名保，清濁無失，謂不棄人清濁，待之皆無失禮也。以人愛其恩而名顯聞，故父喪數郡皆至。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鶩音木。○敕猶慎也。鶩，鴨也。陷爲輕薄子者，以其浪交匪類，近於無賴所爲也。鵠鶩小相類，虎狗絕不同，故以爲得失之喻。此戒其兒子通輕俠客之失也。○漢

昭烈將終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昭烈，劉先主，名備。敕，戒也。後主，昭烈子禪也。朱子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戒。○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行去聲。○武侯名亮，琅琊人，寓居襄陽隆中，後爲昭烈相。靜爲動本，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所發無不善，故足以修身。周子嘗言主靜，意亦如此。儉，簡素也。儉則聲色外誘不爲汚染，故足以養德。澹泊者無所營爲，儉之所致也。寧靜者身心安泰，靜之所養也。以澹泊而超於外物，故足以明志；以寧靜而計慮周密，故足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

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慆音滔，復去聲。○此則又言君子尤以主靜爲要也。才必待學，學必待靜，則靜之要可知。慆逸，淫也。慢，放縱也。險，僻拘也。躁，急迫也。四者皆不靜所致。研精，研窮其妙理也。理性，理治其德性也。研精則理明，理性則德固，理明德固而君子之學成，反是則失之矣。年，壯年也，壯盛之年與時而俱馳，自強之意與歲而俱去。枯落，如草木之枯槁而搖落也。此不靜而學無成者吝如此，悲歎自傷，其德業無一有，而徒虛生於世耳。眞文忠公曰，孔明此書眞格言也。○柳玭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玭辨平聲，喪去聲。○玭，唐柳公綽孫，仲郢子。誌，記也。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靡，不也。恤，憂也。好安逸而

惡慮泊則凡有利於己者皆不顧人言而爲之矣此言不勤儉之失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旣寡知惡人有學懵音蒙解音蟹頤音怡惡去聲○懵無知貌頤口旁也解頤大笑而口旁解也言其胸無前聖之經則不恥而談當世猥鄙之事則大笑而以爲樂也此言不好學之失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樂音洛漬音恣廝音思○浸漬頗僻瀰染於惡也銷刻德義銷喪其善也簪裾貴人之服飾廝養賤奴給炊烹者言其貌則貴人而心同賤奴之頑[illegible]也此言不好善之失其四崇好優遊耽嗜麴蘖以銜盃爲高

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好去聲蘖音孽銜音鹽易去聲○優游逸樂也麴蘖所以釀酒者銜盃飲酒也高致高人之致也荒狂亂也甫習而心已狂故易荒雖覺而猶戀之故難悔此言好宴樂之失其五急於名宦暱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猜平聲鮮上聲○名宦虛聲顯仕也暱近昵附也權要有權居要地者資猶品也猜恨也趨勢瀆職則人懷怨怒而爭傾擠之雖或得之必失之矣此言好奔競之失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覆並音福燎音料○古人以右爲尊名門右族皆大家也忠孝則行端勤儉則業泰故家以成立率尚也頑率則忠孝亾奢傲則勤儉失故家以覆墜燎燒也刻骨猶言銘心○按柳氏所戒五失皆後世豪右子弟之通病誠能奉此爲弦韋則足爲賢子弟矣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相從並去聲杲音稿○質人名人爲周宰相後事宋封魯國公從子兄之子遷陞也秩職也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悌音弟長上聲易去聲○戒教也警也易玩忽也是指孝悌而言以其爲立身之本故首勗之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道義理也藝文藝也諸語辭格猶法也學干祿者求諸人勤道藝者

求諸己此暗正其求奏遷秩之失也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遠相並去聲鴟音笞○先彼急於爲人也後己緩於自爲也相鼠鄘國風之詩茅鴟逸詩也二詩皆刺無禮者鑑猶視也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朝平聲○放曠縱逸也名教綱常之教萬古不泯者齊梁兩蕭氏建國之號清議清虛之談也自東晉以後宋齊梁陳皆都江南故稱南朝八達謂晉胡毋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凡八人終日清談酣飲人稱曠達也然棄禮蔑法得罪名教穢名傳於千載亦可恥矣且青史者古史書於竹策用[illegible]青塗之故也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

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酒能亂性故稱狂藥謂厚化爲凶險以其恃酒力而狂悖也傾敗謂凶身喪家若鄭伯有齊欒高之類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愼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厄一作危譽平聲○樞機喩言也樞戶由開闔者機弩由張弛者易稱言行君子之樞機以其發邇見遠所係至重也是非毀譽妄言以加人則人亦擧惡而排訕之取禍召辱祗足爲身累而已擧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易當並去聲○金蘭本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斷金喩兩心之堅如蘭喩聞言之美也兩心合曰契風波起喩小人之搆禍陷人也方投合而遽忿怨者小人情性無常而急於勢利故如此汪汪深

廣貌記稱君子之交如水則淡而不厭而不至於忿怨之生矣擧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籧篨與戚施好去聲籧音渠篨音除施去聲○承奉承顏奉意也昂昂高顯自恣之貌玩戲謂雖外爲承奉而中無實情直以之爲玩戲也疾憎惡也籧篨竈胸不能俯戚施駝背不能仰籧篨者好人承奉之態戚施者好承奉人之態也擧世重遊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下爲去聲難去聲○氣義謂氣果決而能仗義也爲人赴難而株連則將陷於囚繫矣馬援事已見前擧世賤淸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好衣並去聲○淸素淸儉

朴素也華侈淸素之反揚揚自得貌憐猶愛也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氷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羈音肌○羈旅猶言寄寓理治也質旣仕周復相宋故自稱羈旅臣太祖受周禪故以堯舜治比之戚戚憂畏意戾罪積也戒其勿求遷秩以增已罪也勢位人所爭躐故難久居一朝失之則無足恃矣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顚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靑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郞躁進徒爲耳亟音擊躓音至

萎音葳○人事代謝如寒暑往來故盛則必衰隆則必替天道然也速成亟走喩躁進之喩萎落也翠鮮盛貌花之先萎喩人早達而速衰也松之晚翠喩人晚顯而久長也靑雲喩顯位天之賦命官達有早晚一定不可移强以人力速求則悖矣○按范公之書所以訓其從子者詳矣而其大旨則在抑其躁進防其奔競其視後世人臣身都卿相而令子弟躐取巍科者何以異哉識殆高人一等矣

○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敎而善中品之人敎而後善下品之人敎亦不善不敎而善非聖而何敎而後善非賢而何敎亦不善非愚而何先生名雍字堯夫康節諡也其先范陽人後家河南所居有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兩程夫子皆愛敬焉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

善則和氣致祥故以爲吉即福所集也惡則乖氣致異故以爲凶即禍所歸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蠍音歇○蠍毒螫蟲也所行無不善則災害自不及於身故以吉人謂之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好去聲樂音洛隕音允覆音福○陰險謂機深而險毒也貪淫漁獵女色也樂禍樂人有禍也憲國法也如飲食[illegible]而甘之也覆猶傾也所行無不惡則天人交惡至於身隕嗣絕其凶莫大故以凶人謂之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傳去聲○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以爲不足也力於爲善則善積無窮雖欲不致福而不得矣力於爲不善則惡積無窮雖欲不致禍而不能矣吉凶感召其理必然俱在自取而已矣○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

爲君子惡去聲○先生名積宋山陽人三歲父歿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節孝神宗所賜謚也諸君指學者不勞力費財告以爲君子之易父母鄉人榮愛之告以爲君子之樂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言行在外所思在內內外皆善必君子內外皆惡必小人此告以爲君子之法也○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公名安國字康侯宋崇安人致堂仁仲皆其子明道先生朱子稱其十四五歲便學聖人希文范文正公字也朱子稱其自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此與周子稱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同意但此舉其近者言之耳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忠信實心也不欺即忠信之事人無實心則百行皆僞故必以是爲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執操平聲後同○操執猶操守也端莊則不可狎清慎則不可汙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斷去聲○明敏者取其辨之精果斷者取其行之決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爲政不在人後矣三尺法律也古以三尺竹簡書之故名三尺操縱猶言出入法有一定而用法者復原人情而變化之則不拘一定之法而得法外意矣可爲政統承上文五者而言也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念之偏不能自克則陷身於惡不可復振矣聖賢從此做工夫如大禹菲飲食成湯不邇聲色之類○按飲食男女古人雖

並稱而人於男女之欲尤甚朱子嘗稱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則知學者窒慾工夫於治心修身尤爲切要矣○自馬援以下八章皆古人教弟子之言教之於成立者也馬援憂其從子譏彈任俠微引伯高季良其心迫矣昭烈將終教子言約而要武侯靜以成學之言則千古聖學宗傳也柳玭指五失魯公陳十戒意殷勤而詞剴摯至康節導爲吉人節孝引爲君子文定以明道希文爲則待皆提諭之最切者子弟聞此亦可以深長思矣

○古靈陳先生爲仙居令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里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別音鼈難去聲墮音灰又音隋好去聲○古靈付名先生名襄宋福州人神宗嘗訪以人才襄以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蘇軾等爲對仙居今台州屬邑也義謂能正其家恩謂貧窮相守若棄賤不養夫亡改嫁是無恩也有別謂男有婦女有夫不相亂也有學謂訓以孝弟誦讀之道此教其民以禮義修於家也婚姻謂嫁娶有禮謂歲時燕贈相往來患難謂水火盜賊之類賭博爲戲具以擲財物也吞并兼也讓路若少避長輕避重之類讓畔以田畔相讓不相爭奪也此教其民以禮義施於鄉閭也○按此陳先生爲令教人之語其言簡而該切而至教及於一縣之廣者及於一縣則可及於天下矣故特輯之以終篇然則小學非徒小子之書而舉大人齊治平之業亦已該之矣

右廣立教共十四章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長上聲○公姓司馬名光宋陝州人相哲宗贈溫國公咨問也按稟命家長雖細事而家法必從此立國稟命於君家稟命於長其理一也若子弟各行其意則事端百出而家法亂矣故以溫公此語先之內篇子婦不敢私假私與及婦毋事必請於舅姑即此咨稟家長之義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籍簿也佩謂藏之於身恐其或忘也省視也籍記而佩時省速行即內篇所言父母之命勿逆勿怠者也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備陳是非利害兩端而稟白之欲父母自喻也此即內篇諫而不逆之意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爲惡並去聲○內篇言父母所愛亦愛之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則於愛惡無害理者皆當順之無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亦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

則亦不安矣施上聲易音異○故舊所喜謂故舊中親所尤愛者內篇食饗不爲槩及槩其心不違其志等語即此謂力於致營辦之意○按以上先儒格言凡內篇曲禮內則書中記具有其理先儒所語特相發明耳即此五條爲例其餘俱可依類而推矣○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下爲去聲底音低○仲素名從彥朱延平府沙縣人龜山先生高弟李延平師也父母如天生死之惟命故無不是之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了翁陳忠肅字也按趙盾弒君蓋以靈公拒諫呼獒爲不是商臣弒父蓋以成王廢長立幼爲不是了翁之言信矣眞文忠公曰爲己而不非

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心也以上四章言人子於親毋事皆宜稟命奉行又當曲順其親而無見其有不是處也俱與內篇之言相表裏○伊川先生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委猶言付托也庸醫昧理有以生人誤致死者故親疾委之爲不孝子疾委之爲不慈○按古者君親飲藥臣子先嘗又醫必三世始服其藥則古人之慎於醫藥可知然明醫理以療親疾則古之所不詳也故特載此語○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也不可使人爲者不誠無物故葉氏曰使人代爲孝復之心安在○伊川先生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冠去聲○冠以成人昏以嗣親喪以愼終祭以追遠故皆爲禮之大報本報其身之本也奉養自養其身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皆有報本之意士大夫家而忽此則亦異乎其心矣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禰音你○六禮冠昏喪祭與鄕飲酒士相見之禮也主木主神所依薦新物如非麥之類用牲曰祭時祭四時之祭也始祖始生民之祖先祖名號可考之祖禰父廟也正寢生所居或云猶正堂也月朔一月之始故薦新四時天道之變故時祭冬至祭始祖以其陽生之始也立春祭先祖以其物生之始也季秋則祭禰以其物成之時也忌

日親歿之日君子痛其親亡於是日故祭以致悲思之意事死當厚於奉生者以人道常神道變且奉生者常事死者暫也後伊川先生復言冬至祭始祖覺嫌於僭遂已之○司馬溫公曰國家時祭用孟月私家不敢用故用仲月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報本追遠禮莫隆義莫重故久而習之雖幼者可使知禮義○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少行並去聲後同與平聲○責爲人子以孝責爲人弟以悌責爲人臣以忠責爲人少者以順所責既重則其禮不可輕也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

帽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乳音汝爲去聲鮮長並上聲騃涯上聲○巾帽成人之服有官謂祖父有官職者或云如今廕襲恐方飲乳兒未得遽加爵命也公服官服也弄戲也總角束髮爲兩角也騃癡無知之貌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猝倉沒切好去聲上上聲○此因上文伊川先生言冠禮而并及之以戒爲人父者溺愛其子而褻加冠之禮也蓋子事父常失於不愛而父之愛子常失於過愛製公服爲戲弄非愛其子之過乎其失至於瀆冠禮褻名器蓋非特有童心而已也朱子輯溫公語其示爲父之則嚴矣

○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齊音咨疏食之食音似後同衰音崔○此以下至浮居凡四章俱詳喪禮蓋冠昏喪祭四者之中喪禮尤重仁者可以觀其愛智者可以觀其理強者可以觀其志人道惟此爲大故獨詳之齊衰期服也期服既殯得疏食而食菜果異於父母之喪也此與下二條皆係溫公節採禮記之文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期音基醯音希○虞既葬而祭之名虞之言安也以既葬而魂氣無所不之故三行虞祭以安之也虞則止自中無時之哭故云卒哭然猶朝夕哭也祥吉也小祥吉猶變凶服也小祥哀殺故食菜果大祥漸從吉故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禫徒感切醴音理○中月間一月也禫祭名大祥之後間一月而行禫祭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喪至此凡二十六月矣醴酒味薄乾肉味澹先飲食之者不忍遽御醲肥之味故也此以上詳古人居喪之定制

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數上聲○昌邑王名賀武帝孫也昭帝崩無子迎立之道上不肯素食大將軍光廢爲海昏侯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誕音但長上聲令平聲汚去聲○晉司馬氏纂國之號阮籍陳留尉氏人誕縱肆也何曾陽夏人質猶責也文帝司馬昭殁而追尊爲帝也重哀謂親喪無令汚染華夏者甚惡之之詞宋廬陵王義眞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長並上聲湛儳上聲又去聲臑音腝炙音職螯音敖處並上聲○宋南朝劉裕纂國之號武帝卽裕也會遇也吳氏曰臑當作腝古暖字炙炰也車螯海蛤也居喪酣樂

是不能以禮自處。令淵同飲，是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煬音樣。令平聲。襆音僕。裹音果。○隋煬，堅代周之號。煬帝名廣。文獻皇后，煬帝母，獨孤氏也。溢同掬，蓋詐爲悲哀不食，止進一手所握米也。鹽秋釀魚爲菹曰鮓。襆，衣袱也。鮓查上聲。襆音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臛。其官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肫同豚。臛音郝。○湖南，洞庭湖之南也。其地屬今湖廣省。武穆王，馬殷也。當五代時，馬殷據湖南，稱楚王，卒謚武穆。雞臛，雞肉羹也。蒸肫，與蒸豚同。何代無賢，反辭以譏之也。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

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靦他典切。恬音甜。夫音扶。○五代，梁唐晉漢周也。靦，面見人之貌。恬，安也。○按古人居喪有三大戒，而衰麻苫塊哭泣之事不與焉。一不飲酒，二不食肉，三不內寢。當溫公時，宋室猶稱隆盛，而士大夫居喪宴集，靦然酒肉如此，則於衽席隱微之地，抑又可知矣。中國之人無禮無義，則外國必乘之，此所以來靖康之禍也歟。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

導輀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斂，勞並去聲。齎音韲。輀音而。號平聲。○齎，持也。勞，慰勞也。輀車，喪車也。以上俱詳後世喪禮之失。○按鄙野之人，初喪飲啜醉飽而作樂嫁娶，其悖理亦甚矣。然卿大夫者，下民之表也。而已公然宴樂如此，則於野人何誅焉。然則欲求民俗之厚，必自士大夫家居喪盡禮始矣。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

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憊音敗。燕樂之樂音洛。衰音催。上，上聲。復，去聲。○羸憊，羸瘦而力疲憊也。正法，律法也。○今律：居喪忘哀作樂及叅預筵宴者，杖八十；又身自主婚嫁娶者，杖一百。想宋律亦應爾。此連下三章，俱詳喪禮所可行者，蓋因後世之失，而稍爲酌其中也。○按古人惟七十居喪者，始得飲酒食肉，處於內；五十但不致毀耳，未有飲酒食肉之文也。今溫公於五十以上即聽飲食，亦以後人血氣早衰，輔養宜急，故爲通融其說如此。○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

衰音崔。苫失廉切。枕去聲。絰音迭。撥音廢。衰音內。○喪次，居喪之所。苫，藁薦。塊，土塊也。麻在首曰絰，在腰曰帶。丈夫婦人分次外內者，雖居喪而男女貴有別也。華麗之物，非居喪所宜接，故撤之。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爲其事涉嫌疑所當遠也。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沉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坷音可。○陳壽，漢後主時巴西安漢人，後降魏，又歸晉，著三國志。貶議，貶抑其品而謫議之也。坐，猶爲也。沉，沉棄。滯，淹滯也。坎坷，窮困顛蹇之貌。○按居喪而一婢在側，鄉黨訶之。古人清議之嚴如此，後世蓋未有以爲怪者，則幷清議亦失之，此又世風之一變也歟。○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爲去聲。樸音朴。○古人居喪，小祥之內，雖鄰有喪不往弔，則其不當出可知。樸馬者，以有哀楚之心，不爲文飾，故稱樸馬。○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供去聲。飯音反。云爲之爲去聲。樂音洛。剉挫去聲。舂音椿。磨去聲。復音伏。○此言居喪者不當信用浮屠之法也。浮屠謂佛也。

僧也。佛氏以僧爲浮屠，故人於僧佛亦以浮屠稱之。○供佛，謂以香花供養。飯僧，謂廣爲齋飯以食衆僧也。滅罪，滅生前已作之罪。資福，資將來受生之福。天堂，天上之堂，善人超昇處也。地獄，地中之獄，罪鬼受罪處也。剉燒，刀剉而火燒。舂磨，碓舂而磑磨。甚言其苦楚之極也。此皆爲浮屠者誑誘愚人之言也。殊，絕也。神附形而生，故形朽而神散。然此爲常人言之，若君子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然矣。佛法入中國，始於漢明帝時，然未聞前此人死有入地獄見十王者，以時未有佛法，本無天堂地獄之說故也。後世或云見之，則以其爲佛法所誘，故遂驚怖恐惑而形於心耳。○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妄。覡音檄。○顏氏名之推，琅邪臨沂人，顏子三十四世孫。初爲梁湘東王常侍，後奔齊，又歸周，作家訓。巫，女巫。覡，男巫。符章，即書符拜章之術，皆妖妄之事也。此因上文言佛法而類引之，言不惟浮屠之教當絕，而巫覡符章之說亦所當禁。苟或溺之，則人道壞，鬼道勝，而家法替矣。○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下樂音洛。○生日，己生之日也。念父母生我之劬勞，故當倍悲痛。具慶，父母俱存也。人子榮其親生之日，而集親朋燕樂之，則無不可矣。○以上十四章，皆論居家之道，大旨在稟命家長，順親心，謹醫藥，重喪祭之禮，而絕浮屠邪異之教，皆爲人子者之所當知也。內惟論冠禮及顏氏家訓一條，屬爲人父者言之。○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

也長處並上聲○以下言居官之事也呂氏名本中宋正獻公之曾孫作童蒙訓此欲人之視國如家也家近而親國遠而疏能視遠如近視疏如親則必不以職外置而能盡其心必矣○按呂氏六言語意眞切而所該者廣足以盡居官之道故先之○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佐去聲○縣佐曰簿縣長曰令令簿所治皆公事而以私意相爭則敗國事也必矣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長上聲○過歸己善歸令此與人予善則稱親過則稱己之意同而猶不能感其令者或寡矣按此一條卽以明上事官長如事兄之意將先擧之者以

必獲上然後可以治民也○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一命官之微者物卽人也心既存於愛人則規畫措置從之而出故必有所濟而況居大位者乎○劉安禮守令親民以愛人爲本故以此條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安禮河間人字立之明道先生弟子輸猶言也和易近民則民隱上達而所以處之者有道失其所者或寡矣御治也吏胥吏也格正也己正則人將化之且其心有所畏不敢輕犯乎法矣○按民得輸情卽上存心愛物可致正己以正物惟大人能之○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不非大夫有忠敬意故程子稱之按後世有居官好議短長者既失忠厚兼釀殃禍故載此○童蒙訓曰當

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清不貪也愼守法也勤修職也清則無苟得愼則無敗行勤則無廢事持身之要不外是矣○按下文言少年爲猾吏所餌不清也姦交異色人不愼也能淸能愼則無下文二者之失矣○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疏絶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媼音襖○異色人謂不務常業而爲奇衺異術者巫祝假托鬼神尼媼出入房闥此輩一接之內則伺意以納賄外則誑人以行私姦蠹害政莫大於此清心不妄欲也省事不妄作也心淸則人不能欺事省則民無賄畀屛絶異色人與巫尼亦清心省事之一端也○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

任之間不復敢擧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上少去聲猾音滑餌音耳復去聲貲音咨○猾狡也餌誘也居官得賄則爲猾吏所持故終任不敢有所爲不貲言多也猾吏假威迫脅故所盜不貲而利則歸吏罪則歸官智者有所不爲矣○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處上聲中去聲○暴怒猝怒也中中理也暴怒則事不中理而人受其毒者多至於怨讐交發則亦將自害己○按以上二章以暴怒爲戒蓋嗜利則涉貪暴怒則鄰酷而吏之本職失矣○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

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者同上

重平聲押音鴨○擦當作擦塗擦謂塗摩其舊字而更易之追改日月蓋以新案為舊牘也重易押字者改換其舊日之所署蓋意存乎規避也三者亦吏過之小者而并以為戒則必無一毫之欺偽始可矣○以上共十章皆論居官之道為人臣者所當知也而其所言不過協同寅寀非誠愛民治吏清慎持身而以貪酷詐欺為戒蓋為初仕牧民者言之故止於如此而經綸帷幄激揚用舍之大不與焉然而盡守令之道則於朝廷之政固亦已思過半矣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王吉漢琅邪人條陳曰疏宣帝時為諫議大夫所上也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兄弟故夫婦為人倫大綱古者二十始嫁三十始娶俟其義理明而精氣足故足以教誨其子而身登壽考後世反是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足以不能訓戒而教化不明又因血氣未定傷於縱慾故戕生伐性而民多夭折也○此言嫁娶太早之失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虜音魯○文中子姓王名通隋下陽人教授於河汾間不仕門人私謚曰文中子婚娶論財謂女家競聘財之多男家樂資裝之盛也不入其鄉深惡之之詞擇德擇有德之族也有德之族男必溫良女必貞靜兩德相齊則可以為配矣舊說擇男女之性行亦通○此言婚娶論財之失

○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少去聲媵音孕○偷薄也少年從色

貪淫故益陷於偷薄媵賤女之稱教亂者賈氏所謂內或陷于嬖惑外或生嫡庶之變是也○此言妾媵繁多之失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 行去聲○婦家曰婚謂昏時而娶壻家曰姻謂因女而親察性行而并及家法者性行由家法出也 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 此言壻之性行當察也壻賢明則富貴可期壻頑愚則貧賤立致其壻目前之富貴不足恃矣 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 鮮上聲○此言婦之性行當察也婦勤儉則家道必隆婦驕侈則家道必壞其婦目前之富貴亦不足恃也 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按此溫公所言亦即上文擇德不論財之意但言壻婦性行所係之重則其言尤切矣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先生名瑗字翼之宋泰州人詳見第六卷吳氏曰女婦之性大率畏慕富盛厭薄貧賤按溫公言不慕壻富貴而此則言須求勝吾家安定先生所言尤為審察人情之至也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

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孀音霜取俱音娶○婦亾夫曰孀失節女之賤行也取以配身則己亦同其賤矣故以爲已失節此言孀婦不可取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餓死一身如亾九牛一毛故曰極小失貞肯之節不可復立天地故曰極大此言孀婦不可嫁○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食音似蠱音古牝毗忍切○主中饋謂主居中饋食也幹猶主也蠱猶事也牝雞晨鳴婦人預政幹蠱之喻必有敗亾之禍矣按內篇言婦人無專制之義顏氏蓋發明之○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慇懃焉遺音位○江東大江之東也無交遊言不與外人往還也信命以詞贈遺以物蓋皆所以通慇懃之意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鄴音業造七到切爲去聲○鄴古之相州今河南彰德府是也以婦持門戶則妻爲夫綱倒置甚矣造請謂詣人逢迎謂延接恒恒山也代古國名其地皆近燕趙燕太子丹不愛後宮美女以結士故其遺俗如此○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

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上夫音扶○三親夫婦父子兄弟也九族高曾祖父己身子孫曾玄凡九者與其旁親也篤厚也此統言三親之重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裾音居○此專言兄弟之重也吳氏曰兄弟同出於父母故形分而氣同左提右挈謂父母左手引兄以行右手挈弟以走也前襟後裾謂兄前挽父母之襟弟後牽父母之裾也傳服或云兄衣以相授或謂兄衣畢弟著未詳孰是連業共一業而次第爲之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上妻音娶娣音弟姒音似爲去聲夫音扶○長婦爲姒少婦爲娣疏薄人疏而情薄也親厚人親而意厚也節量猶言裁酌兄弟之意惟恐其恩薄娣姒之意惟恐其恩厚則爲方底圓蓋不相合矣傍人謂娣姒也娣姒本以異姓萃處故稱傍人按此一章本以兄弟言而語亦涉於夫婦蓋夫婦兄弟兩關之所以結上章而起下章也○以上九章共言夫婦所當謹者七早嫁娶一也較計聘財二也多妾媵三也貪慕富貴四也娶孀婦五也預家政持門戶牝雞晨鳴六也離間兄弟使家不和七也而惟江東婦女略無交遊者

齊家之善則爲人可以取諸其家而自省矣○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上上聲惴音贅○開字仲塗宋大名人太祖開寶中舉進士父沒稱皇考旦謂朔日上手拱其手也爭長者爭欲爲長己物爲短蓋細利是校也舊說爭論己所長說言人所短非是漸漬浸潤之譖言也偏愛者各庇其所愛分門割戶一宅而各爲門戶言其背妄之甚也抵此一云猶言至今一云猶言由此皆可通全其家謂由不聽婦言而兄弟相和故得保全其家也舊說全謂不分異未知然否○按此仲塗所言與上顏氏之訓皆惡婦之間離兄弟也但顏氏之言婉柳氏之言追朱子兩存其說其意切矣○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

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閭音間食音嗣大下齊音扶下衣去聲○二十五家相群伯曰閭閭巷大門也惑謂不知輕重也恭愍曰愛父母之口體犬馬重於己之口體犬馬者大理之明也愛父母之子輕於己之子者人欲之蔽也推其所明而達之於其所蔽則弟矣○按上言人兄弟之不睦多因婦之離間使然此則又言人爲利欲所昏有不因離間而致然者蓋亦昧於一本之義故耳○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斯干小雅篇名式語辭輟止也朱子曰不要相學是不要相學其不好處如兄能愛其弟弟卻不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愛但當盡其愛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卻不愛其弟弟豈可學兄之不愛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按以上三章前顏氏訓一節皆言和兄弟之道其旨惟在不聽婦人閒間之言而常體父母一本之意施恩不望報而已○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此言朋友之倫歡狎欲好而褻狎也圭角有稜角之謂惟習爲圓融也○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袂音

者○吝乖謂吝爲乖爭氣。怨意氣相合也。怨氣相下。加。由其始相爲已甚。故易猝然相犯如此。相排讓也。能相讓不倦而於主其敬者。相親與則有以敬也。忠告善道之。益而無怨氣相加之患矣。以上二章皆節內篇。久而愈敬之義○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之知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分將俱去聲○同僚內外同官者。交承。新舊官交代也。世講之謂世世敍兄弟之義。蓋念其嗣宗當日相與之情而不忘也。舉將。舉主也。宋守用人。令人保舉方擢。故稱舉主。按察。謂得按察其屬邑。蓋上官也。必坐下坐者。以舉主有薦辟之恩而按察官素有

居上之分。不敢抗而上之也。蒙恩而沒世不忘。受治則終身執禮。非風俗之厚不能如此。○此章又因朋友之義而廣言之。至於同僚交代。上官舉主。處之無不得其道。則其所及者遠矣

○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爨音竄。養並去聲。令平聲。樂音洛○公名仲淹。字希文。宋吳縣人。仁宗慶曆三年以公參知政事。蓋亦相也。公二歲而孤。親謂其母。爨炊爨也。早世。早謝世也。母妻則受饑寒。見曹則享富貴。若樂例當。故公恨之。此公不欲令其諸子獨享富貴之樂也

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恩例。異數也。俸賜。常典也。范氏義莊。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給焉。此公欲以其富貴公之於族也。按公有先憂後樂之志。今以富貴公之族人。固其事之小者。而後世宦達歸林。或無一粟半縑以遺其宗族。實爲公之罪人矣○此與下一章復以家道言之。置義田以恤宗族。蓋所以推廣其親親之意。自是可以及之鄉國。及之天下矣。

○司馬溫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長上聲。量。稱。並去聲。冗。戎上聲。俗作宂。贏音盈○禮。舊禮也。法。國法也。御。統也。職如主庖廚。掌田園之類。事如治耕織給征役之類。責其成功。謂不得怠惰廢職業。此御子弟家衆之法也。量入以出。入多則增。入少則減也。稱家以給。有則豐。無則儉也。吉凶。謂冠婚喪祭之事。品節。言其當。均一。言其平。冗。雜。贏。剩也。不虞。謂不可意度。如水旱盜賊之類。此制財用之法也○按篇首言子弟稟命家長之道。此言家長御羣衆之道。子弟不稟命則家法亂。家長不能御羣衆則家業亦

壞故始終

互言之

右廣明倫 共四十一章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仲舒漢武帝時廣川人爲江都相王問越國三仁故對以此誼同義正誼者爲其所當爲之事明道者明其所當然之道於天下也聖人立教垂世皆明其道之義然無一毫謀利計功之私則其心之正大光明可見矣此卽內篇丹書義勝欲勝之意朱子曰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耳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邈音莫行去聲○思邈唐太宗時京兆人通陰陽推步醫藥之學居太白山不受官者也膽大則能有爲心小則能防患智圓則能應變行方則能守己理若相反而實所以相成也

小學集註 卷五

○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此國語之言也朱子曰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眞文忠公曰如登善難進也如崩惡易陷也按善難進則當勇惡易陷則當懼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仁軌唐初亳州人孝友私諡也隱居養親有赤烏白鵲來栖之異枉猶折也讓路無枉百步之時讓畔無失一段之理則終身於讓可矣

○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濂溪地名先生名敦頤字茂叔宋道州人其地有濂溪故因以爲號著太極圖通書後諡元公從祀孔廟希天與天爲一也希聖希賢倣此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伊尹極輔君愛人之大顏淵盡克己治心之功二者皆賢人之事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

志伊志則業[illegible]及於聲名爵祿矣學顏學則德備而不及於記誦詞章矣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行去聲○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積於中爲德行全乎道之體也發於外爲事業全乎道之用也但借以飾其文詞則陋矣昔人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至相如始類俳蓋所謂陋者如此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令善也改過之勇非人所能故令名無窮護疾猶諱疾也規諫也過不喜規則惡日積而至於滅身必然之勢矣○以上七章俱雜引古人之格言以爲君子敬身之準正誼明道無所爲而爲其心純矣膽大心小智圓行方兼以從善讓人則涉世持身皆善至於希聖希天學顏志尹所以敬其身者益至然使溺於文辭而無改過之勇猶無益也故復以陋與滅身戒之

小學集註 卷五 三十五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自此以下六章專欲人之收其放心而兼制乎視聽言動以養其心尤敬身之要道也約猶收也凡人之心循乎理則存狥乎欲則放心放則大本盡失如木之無根農之無田無

復滋培用力處矣故古人千言萬語止以收放心爲要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縱出底收拾轉來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又曰能求放心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矣○心要在腔子裏腔音羌○腔子猶言身子耳心在腔子裏則放心收矣朱子曰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矣○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僻音僻○整齊嚴肅如正衣冠尊瞻視及內篇足容重手容恭之類一心無他適也虛氏曰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按人只一心而其中千端萬緖如蝟毛而起則心之放逐可知今能整齊嚴肅而使心之一則心自在腔子裏矣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表記禮記篇名莊敬者心之存安肆者心之縱彊者氣肅而身彊立也偷者氣弛而身萎惰也常人以下係程子釋表記之語上言整齊嚴肅而心自一此又言莊敬於內則自能整齊嚴肅而日彊於外蓋內外交相養如此○按內篇古人教小子卽曰坐如尸立如齋毋不敬儼若思皆此整齊嚴肅莊敬日彊之意但古人習於幼時則易今人習於長則扞格而難入矣○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外物奉身如飲食衣服宮室之類身心不好謂身不檢而心不收也人雖莊敬日強而於一切奉身之外物有所豔羨則將自解其防而身與心俱入邪僻矣故亦以是爲戒○周子論作聖之功而以無欲爲要亦猶是也○以上五章文意俱相承說蓋凡人之失在心馳於外而已心在腔子則心入身來整齊嚴肅則心在腔子莊敬日強則又整齊嚴肅而於一切奉身之外好惡皆屏絕則又所以使心在腔子而復入身來之要術也○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人無視聽言動則偏役於視聽言動則昏不偏不昏但於非禮之萌則絕之正所謂莊敬日強整齊嚴肅而常使心在腔子者也故求放心之法特以是終焉朱子曰由中應外泛言其理如此耳制外養中方是說做工夫處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操平聲○心如太虛故應物無迹而人心之神常依於目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往心無形而視有物故視爲操心之準則也蔽交於前物誘於外也其中則遷心動於內也制其外之所誘則內之所主自安矣久而誠者心無一毫之欲復其人也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秉彝正理也正理爲天之降衷故曰本乎天性知誘者知覺

誘於外欲也物化者外欲變其良心也卓高貌知止有定謂知其所當止之理而其中心自常安定也心常安定則自有以閑其邪而存其誠非禮自然勿聽矣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易音異忤音誤○宣布也人心有動於內因言以宣於外所謂言者心之聲也外之所發躁妄而誕妄則內之所存亦難靜而專一矣戎兵也好善也言能興戎出好且召吉凶榮辱也傷於輕易則妄誕傷於煩多則支蔓己言肆則聞者怒出而悖則來者違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聖人訓戒之辭固當欽而佩之矣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

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幾平聲行造俱去聲○誠之於思心無妄動也守之於為身無妄行也哲人者性之之聖有不善而無不知故但誠之於思志士者反之之賢有不善而恐復行故必守之於為誠之思者乾道守之為者坤道也裕猶安也順理居易故安從欲行險故危造次而克念省之切也戰兢以自持守之力也習之久而義理之性化其氣質之性則習與性成而賢聖同歸矣即哲人賢即志士及其成功則一故曰同歸也朱子曰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宜深玩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少去聲○席猶言藉也少年登高科則恃才挾貴而學必不充藉父兄為美官則怙勢安樂而才必不進有高才能文章則肆志輕世而德必不修此皆不能任重致遠可知故謂之不幸○自此以下至胡子論學文藝共十一章復雜舉先儒之格言前後略以時序其相連屬之次第不可強求李氏稱范忠宣公以上語係廣心術之要而呂榮公以下此章係威儀衣服飲食三者然亦不能拘也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

樂音洛○猷謀也思也禮足以制心義足以悅心凡人終日味之不可盡終身行之不可窮者而已今捨而棄之則無可思無可為矣燕遊衣食以為樂則誠下民之所為也已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

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公名純仁字堯夫文正公子宣仁后時與呂大防同為相恕取寬恕之義與論語中庸恕字小有別責人者無不嚴故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德必修恕己者無不寬故以恕己之心恕人則量必大

○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當去聲○榮公宋河南人詳見六卷善行編理會猶檢點也辭令出諸口容止見之身天地之道本厚重而舒徐人能象天地之氣則必為君子而且為貴壽之徵矣其輕浮而躁疾者則與天地之氣不相似故不特其人為小人而且為賤夭之徵也學者持此可以觀人而自反矣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

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慊謙上聲○惡匿於心千萬有絲毫不盡人未之知而即知自歉於心斯為真能點檢矣○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大要猶言大抵周遍而精詳以其用心慎密也闕漏而粗略以其用心輕忽也而事之成敗善否因之矣○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恩不可忘讎則可忘是恩讎不必分明也千室之邑必有忠信是世未嘗無好人也必欲分明者其心刻謂無好人者其心褊褊故道人以刻則德喪矣○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行去聲楷口駭切○思叔名繹壽安人今河南府宜陽縣也為伊川先生高弟楷楷模式好也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處上聲○四者皆敬也內篇正爾容衣毋撥遊毋倨坐必安即此四者之謂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行去聲○謀始則無後悔顧行則非虛言常德庸德也固持而不失則有諸己矣重應謂不輕許蓋思踐其言也如己出好之甚如己病不使加身也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為警省察也座隅坐旁也○按以上五章榮公辭令容止及思叔座右之銘似皆以敬身之威儀言而致其惡以下三章又多以心術言故其類次不可例拘也○胡文定公曰人須

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相去聲世味凡衣食居室玩好皆是淡薄如食取充腹衣取蔽形居室取蔽風雨之類也世味淡薄則欲去而心清心清則可以為善有富貴相則驕奢淫佚陷其心於汙濁矣故當先除去之激昂奮發於高明也墜墮沉溺於汙下也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相將調並去聲長上聲○南陽地名即今河南南陽府聞達名譽聞而顯達也先主漢昭烈帝也當三顧武侯於草廬宰割謂分割也三分天下謂昭烈稱漢曹操稱魏孫權稱吳分天下為三國也桑猶居也成都郡名今屬四川省百畝為頃饒多也調度猶言區畫也躬耕南陽若將終身及為將相志惟興漢此皆由於能敬其身於世味一切淡泊忘富貴之相故能如此[illegible]非淡泊無以明志養其自得語也此引文定之言欲後人以武侯為法也○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

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覔人物。干索酒食。朝音潮 差音釵 媟音屑 覔音寄 索音色○益謙。名冲。成都華陽人。哲宗朝翰林學士祖禹子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故不言邊報。邊境之報也。遣使日差。授官言邊報者。謂於好亂。言差除者鄰於羨勢。言長短得失過惡趨附。並非忠厚之道矣。媟狎汚。覔尋覓人物。他人玩好之物也。財利文色。玩好酒食之微細而沽沽言之。則其所志可知矣。故皆戒之。又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折沉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折音策○開折則干人之私。沉滯則誤人之託。私書親故家人之書。文字。謂書簡簿籍之類。私覘而竊看之。皆非君子正大光明之意矣。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毀。處上聲 詆音底○損壞則不謹。不還則失義。揀擇去取則貪。自擇便利則私。歎羨則溺於求。詆毀則鄰於忮 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按上所稱七不言。七不可。亦皆人身之小疵。然文公詳引之者。恐其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欲敬身之義也。其為教深矣○又按文定孔明一條。似指敬身衣服飲食言之。而益謙座右之戒則所該甚廣。李氏專以屬之飲食誤矣○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

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此戒人之學文藝以干仕進也。胡子。名宏。字仁仲。文定公子藝。技也。文章為技藝之一。故稱文藝。古人皆可及者。以其學文干進之心。稍專果鋭故也。學文藝專以干仕進。仕進不能。則并文藝不學之矣。此蓋聖人所謂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庸惡陋劣者。不敬其身莫甚焉。然而世之學者。卒不免乎此。故引胡子之言以戒之。往而不返。謂心馳於學文干進。而不知返也。心者。萬事之本。心既荒。則神以力耗。萬事俱不逮古先。無怪其然矣○顔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夫音扶○開心。則其識精。明目。則所見遠。利。猶便也。行。謂行其書之所言。○自此以下十一章。俱詳古人讀書之法。蓋將使學者窮理致用。而為大人治平之本也。大學格致。不盡於讀書。而讀書居其大。故特詳之。讀書所重。惟在於能行。故首舉顔氏之訓 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顔。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養去聲。腝。叡繳二音○先意。先迎其意。承顔。承順其顔腝。美肉也。承顔下氣。所以養其志。力致甘腝。所以養其身也。此欲讀書者行古人之孝 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侵。侵越他人之職也。見危授命。不必以因見一切事勢危迫。皆當授命。若漢王尊當河決水洪。忠宜使命人是也。誠諫。忠誠以諫。蓋非沽名釣譽而能矣。此欲讀書者行古人

之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瞿音句○牧養也恭儉節用者奢之反卑以自牧者驕之反禮卽孟子用之以禮之禮禮則百度有節而不侈故爲教之本敬則百體從令而不肆故爲身之基瞿然自失貌斂容抑志其能卑節用可知此欲人以讀書欲驕奢之氣也素鄙恪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恪音客惡去聲賙音周卹同恤○恪恪嗇也私已也一本作思少思謂不滿於貨財慾貪利也或說以爲淫慾非是匱乏也以貴義故輕財以賙財或少私寡慾而忌盈惡滿賙窮卹匱之意後此欲人以讀書鄙恪之心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

小學纂註　卷五　罍

心懾已斷舞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懾音輸苶音涅喪去聲勝音升○暴悍者外猛暴而內強悍剛惡也懾已自退抑也斷以剛舞舌以柔存蓋強死弱生之喻含垢猶言忍恥藏疾猶言隱惡苶然沮喪貌此欲人以讀書化其剛惡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怯謙入聲○怯懦者行儉軟而心畏葸柔惡也達生委命謂達生死之常理而能委棄其命也命可委棄則能強毅而正直矣回邪曲也求福則延於邪曲故不回爲貴此欲人以讀書變其柔惡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

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去上聲嗤詆音笞抵○淳純通不雜也泰過也謂化其氣質偏駁之太過者也達通也卽周子所謂行之利也嗤笑也能言不能行則與不讀書無異故雖武人俗吏得嗤詆之亦可愧已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長上聲惡去聲鴟梟音笞澆○鴟鴞也鴟梟俱惡鳥鴟鴞攫鳥子而食梟則不孝食母者自損謂名行俱喪也上之讀書固將使人愛且敬今乃令人疾惡而至毀名壞行如此此又在不能行者之下矣○按人讀書之病有二一在不能行之而爲人所賤一在矜自高大而爲人所惡篇中所指亦明切矣而後世犯其病者猶相踵宜三復於斯篇也○伊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

小學纂註　卷五　罿

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大學係曾子所述故謂曰孔氏遺書入德非此無由故以門爲喻次第謂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也此外不及五經而推論孟者以五經博奧論孟簡易且此讀書者先觀大學論孟以爲準的也○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矣矣一本作也○切己謂切於己身非徒紙上之言也天下之理聖賢之心具載於語孟故讀而親切則終身儘多○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

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此承上文切己而言也論孟言近指遠能深求其理而玩味之反之身而存省之則涵養成矣甚生氣質新安陳氏曰謂愚者明柔者強生出好氣質也以上二章復詳讀語孟之法○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輩師稱弟子之詞猶言爾輩也互交互也中庸之書散為萬事合為一理理會其言至於彼此可互相發明則而將一以貫之矣朱子曰張子之言須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中庸也○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長上聲○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為六經後世樂書不傳朱子以周禮足之循環謂周而復始六經之義

小學集註　卷五　卌八

無窮以學者觀之如登高望遠隨其身之高下為見之廣狹故其所學有進則所見益深此二章欲人讀大學論孟以後漸廣及於中庸六經也○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舍人即呂本中也以嘗為中書舍人故稱之行住語默必求合理謂之天則此所以為學之事也不合則妄矣此言為學者當反之身也學業則須是擬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

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令並平聲難去聲○慢猶寬也緩也子書諸子百家之語史書歷代紀事之書經子欲窮其義故必讀之精熟然後文義可通史書欲窮其事故必讀之盈卷然後本末可見授讀謂師友傳授讀之以可從而質問也從從也蓋必欲得聖賢用心之所在此言讀書者貴盡其心也然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亦止藉以求行仕語默盡合於理耳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夫音扶從音聰仰去聲○決意而往兼承上兩節而言此欲讀書者理會六經之後泝而及於子史諸書也○按舍人當紹興初周程張書未大行而朱子之書未出故

小學集註　卷五　卌九

其所誦習亦以前代子書為重然莊列老氏之書皆騁詞無根即荀楊董賈文中子之流其言近正亦未盡符於聖道也學者以經史之餘功偶一及之以觀其得失可矣若欲成誦而精熟之其必於周程張朱五子究心乎或疑呂氏所稱子書即庸孟之類然當時未經表章註解未能曉然盡一如此也○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穿去聲浹洽音接匣○此致知之事貫穿通透也水潤周徧曰浹洽此借以言心理相涵之妙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此力行之事堅固則身與事相安矣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理順本作順理○渙然冰釋者知之至也怡然理順者行之熟也言二者皆

能以漸積之而不已則自造乎自然矣

〇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鹵音魯〇砂磧曰鹵草萊曰莽皆粗率之喻尋思謂玩味之推究謂紬繹之皆以義理而言也熊氏曰聖賢義理散在簡冊中不可粗看不可淺窺若鹵莽厭煩則何由知其用心而窮其義理乎〇以上二章又總示讀書之法欲學者循序詔辨以漸行之又當細心推究尋思而毋鹵莽厭煩也

〇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

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爲行並去聲〇濟陽縣名今屬濟南府祿字彥遐竟終也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所點汚風雨蟲鼠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藉音席帙音姪汚累並去聲〇狼藉散亂也狼藉草臥去則穢亂故稱散亂曰狼藉部帙卷帙也古人分書爲部故稱部帙愛護典籍整齊而勿令汚損亦學者所宜務故并及之讀書之道備是矣

〇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按上文所示讀書之法卽聖人所謂餘力學文與大學格致之一端皆近小之義然得其近小而遠大可幾自此而齊治均平之業俱可以漸及之無難矣

〇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上言窮理讀書之事詳矣又恐學者惑於佛氏則將陷於異端邪誕而失君子敬身之義故復采程子之言正之昔之害謂楊墨今之害謂佛氏葉氏曰淺近故迷暗者爲所惑深微故高明者反陷其中朱子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爲我兼愛做得來也淺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又曰他底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

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窮神知化佛氏嘗稱圓妙明心無上正覺超三界之外是能推神化之所極也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如造書契審音律推曆衍易之類成務謂人所欲爲者成全之如教稼穡制衣服懋遷爲市之類言猶稱也名也周徧者佛氏之言語大包法界語小入微塵所謂大光明藏遍滿十方也倫理五常五品及萬事萬物之理皆是也聖人之學本乎神化性命之故而極裁成輔相之能從人倫庶物之中而徹無聲無臭之始所謂精粗上下一以貫之也佛氏則但求其形而上者失其形而下者形而下者既失并形而上者亦非矣但以其棄綱常遺四大夢幻泡影之說便於猖狂姿恣之徒而就空縱寂者又以是爲眞最上乘而無復加也則天下之學苟非淺陋固滯其不入乎此者鮮矣愈從訓忠憲

先生嘗言佛氏之妙吾儒具有之不出無極二字佛氏之弊吾儒能言之不出無理二字此言窮神知化無不周徧者無極之妙也不能開物成務外於倫理者無理之失也忠憲之言約而盡矣

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 膠音交○邪誕妖妄兼陽墨老佛諸家而言塗塞也溺沉也佛氏妙明稱汚濁者以禍福利益之教誘人耽溺不曾沉冥於聲色也膠泥也聖人言朝聞道夕死可矣爲其能循乎理而生順死安也今迷溺於邪誕妖妄虛無寂滅之說而不循乎理則醉生而夢死矣明道先生嘗言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果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披緇以終此可爲醉生而夢死之證矣 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正路喻聖道也蓁蕪草薉貌喻異端之盛也闢開也開其蓁蕪蔽塞而專志聖人之正道斯爲能敬其身矣

右廣敬身 共三十六章

廣敬身凡三十六章身修必本于心正故必先之以正心術至于威儀爲定命之符衣服所以章身飲食所以養身皆敬身之大綱若乃德之不修學之不講異端之不闢則此身有負于聖賢名教矣故廣敬身者必詳之也

小學纂註卷之五終

心遠堂新編小學纂註卷之六

外篇

善行第六

善行行可爲法者陳恭愍曰此篇紀漢以來賢者所行之善行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凡八十一章

此十一章每師長書教之無而未不離於心修身不自其外可師也教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 ○長上聲榮公見前卷正獻公名公著宋哲宗時相封申國公寡默謂少言也簡重謂儀貌簡樸而厚重也循蹈猶遵也申國夫人魯氏政宗道爵公之女正獻公配也規矩喻禮法事事依循禮法如下文所言是也 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 ○見音現長上聲縛音篆○甫始也祁大也縛纏也謂以幅纏縛脛管也此即曲禮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之類 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肆市廛之舍也此即內篇行不由徑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之教 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

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通判州官之副宋太祖所置也潁州地名今屬鳳陽府歐陽公即文忠公修也子之焦先生名伯強其字不與語蓋欲其愧懼而無假苛責也降猶舒也此即內篇就外傅之教雖正獻公能得其人耳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敎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行成曰德才成曰器○按賢父兄督於內嚴師友課於外二者交資然使內無賢父兄則外之師友雖嚴亦無所施其教是賢父兄尤重也此言居家教子弟之法○呂

榮公張夫人待制諱昷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敎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昷音溫使去聲○張夫人呂榮公之妻待制天章閣待制也昷之晉陵人鍾愛猶言深愛魚肉不許更進蓋防其任性奢侈之漸河北今北直地都轉運使官名也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鍋音戈樂音洛○張夫人母亦魯公參政女此古敎女子之可法者內篇言女子婉娩聽從之敎故此以張夫人証之以女子係人家道盛衰不可不謹也其不容私作飲食即內篇子婦無私貨無私器之意○按參政魯公女一嚴於敎子一嚴於敎女其家法之善可見凡人敎子以申國爲法敎女以申國姊爲法則家敎備矣○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還音旋養去聲○唐李氏有天下之號陽城北直定州人德宗時爲諫議大夫坐言裴延齡事遷司業蓋國學敎官之副也謁告也斥逐也學以明倫倫以忠孝爲重陽城爲是語誠無愧於太學之師矣此言司業敎人之法也○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

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瑗音院先去聲○懇懇爲之爲去聲刮關入聲劘音磨傳音附行去聲○尚崇尚也遺棄也崇尚詩賦浮靡之詞而遺棄聖賢覺世之經業也蘇湖江浙二州名條約敎條約束也以身先之謂條約所須者以身先行之也要義即下言治己而後治人者乃明體達用之學也懇懇誠至貌此見安定敎人之誠也刮劘猶琢磨之意傳依也以理勝者修詞之法理勝而詞不足尚矣信尊信也敦行者不務文尚實者不求名此見學徒

能從其師之教也。安定後爲國子直講，學者歸之，至於庠舍不能容，則其教之足以感人可見矣。

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疏治並平聲。○經義齋，通六經、論孟之義，所以育其德也。治事齋，治錢穀、兵刑、水利諸事，所以攬其才也。疏通，謂智識明達。有器局，謂德量弘遠。治一事又兼一事者，欲精其業而又有兼才也。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飭音亦。○循循，雅正謹飭之貌。弟子言貌有常式，崇先生者無異詞，故皆不問可知。蓋其漸涵陶鑄之力深矣。此舉州學教人之可法者也。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朝音潮。治平聲。○風者上所化，俗者下所習。正，謂以禮教整齊之也。賢才，有德有能者。風俗正，則民情維繫而不搖；賢才得，則百務整舉而不亂。二者皆治天下之本。然必得賢才，斯可正風俗，則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也。故下文以悉心推訪繼之。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才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好行俱去聲。○禮命，謂以禮命之。蓋重賢才，故先重其延攬人才者。推，推求；訪，廣詢也。德業充備，才全而德備，天下之士也。其次好學才良行修，一鄉一國之士也。延聘，謂以幣帛延致之；敦遣，謂令有司厚禮慇勤以致送；萃，聚。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漸音尖。此承上文言萃京師之士朝夕相與講明之正學也。異端外於倫理，不足繫修其身而綱紀天下，故正學之道，惟在人倫物理而已。自灑掃應對以至周旋禮樂，人倫物理體之身，小學之教也。自擇善修身以至化成天下，人倫物理體之身而推之世，大學之教也。誘掖以使之進，激勵以止其退，漸磨以使之化。合三者而使極於成就。小學所以成始也；由鄉人而至聖人，大學所以成終也。

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行中並去聲。○中於是，謂上文所延聘敦遣者合於正學之選也。如是則爲成德矣。明達者資之敏，可進善者質之淳。日受其業，使以成德之人爲師而受業也。及受業者學之既成，上者使教國學，其次以分教州縣之學，而師道大備，無不得其人者，以正風俗無難矣。以上三節言朝廷延儒擇師之法。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朝音潮。行去聲。○擇士入學，擇民間俊秀之士而入縣學也。縣

學擇其尤者升之州，州學更擇其尤者升之太學，太學復聚而敎之，則賢能畢出而風俗皆將自正矣。論於朝，蓋將以官之也。擇士必先端潔孝悌廉恥禮讓者，重其本也。此言州縣賓興擇士之法。朱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爲有本，讀之未嘗不慨然發歎也。○按明道先生所言成德而受業者，卽今司成博士司業之職，其以分敎天下之學者，卽今州縣敎諭訓導之職，其擇士入學者，卽今秀士入學之法。但明道先生欲成其德行，而今專考其文耳。○伊川先生看詳學制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敎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敎之，更不考定高下。看詳舊制。是時司馬溫公當國，擧伊川爲崇政殿說書，令同孫覺等看詳國子監條制，蓋欲更學校之條約也。相先，猶相尙。舊制太學有月試，以校士高下，故云使之爭。課，程計也，謂程計其學業也。今學宮月課之名，蓋本於此。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敎，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鐫子全切，解居拜切，去上聲，行去聲。○制，置也。考程子原詳，謂置尊賢堂，若世有士如今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學者願一識其面而不得者，則長貳官延請居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特爲學者矜式，且以見長貳官取善服義之意，乃爲敎之大本，化人之要道也。鐫，謂刊定之。解額，貢士之額數也。宋元豐中，以利祿誘士，國學解額增至五百人，來者奔湊，程子止欲量留百人，餘四百分於州郡，使士各安鄉土也。繁文，勘會之繁文也。舊制學官考察法，專據文簿計校等差，故欲省之。凡所推擇，一憑長貳鑒裁，更不須繁文勘會也。勵行檢者，宋制無督察士人法，程子以當時士風濟惡不修行檢，故欲立法裁約，使知戒懼也。待賓齋以待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齋以待通於治道可爲吏師者，其人去來皆不拘，如尊賢堂法。觀光取易觀國之光之義，太學舊制，賓客不得過客位，其學宮禮法士多不能見，故立觀光法，欲使來學之士觀揖讓威儀之盛，而知慕效也。餘數十條，詳見伊川文集。以上二章，俱詳太學敎人之法也。○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藍田，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呂氏兄弟四人，大中、大防、大鈞、大臨，皆受學於伊川橫渠之門。鄉人敬信之，故與立約束之法，使之去惡爲善也。德業，本註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待妻妾，能敎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擧職，至於讀書治田營家，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過失相規，本註：犯義之過六：一酗博鬪訟，二行止踰違，三行不恭遜，四言不忠信，五造言誣毁，六營私太甚。不修之過五：一交非其人，二遊戲怠惰，三動止無儀，四臨事不恪，五用度不節。禮俗相交，本註：謂婚姻喪葬祭祀之禮，有往還書問慶弔之節。患難相恤，難去聲。○本註：一水火，二盜賊，三疾病，四死喪，五孤弱，六誣枉，七貧乏。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悛音銓。○悛，悔也，改也。書善以示勸，書過以示懲。行罰，或罰金，或責也。三犯後罰，使其改也，不悛者斥不得與約，爲其怙惡也。此許敎一鄉之法。○按內篇立敎，自小子學樂誦詩之敎始，此篇先言敎子敎女，而後及於司業太學鄉州之敎，則所以推其敎者廣矣。○明道先生敎人自致知至於知止，

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致知者知之始知止則知性而知天知之至也誠意者行之始平天下則盡人物之性而參天行之盡也窮理即致知知止之事盡性即誠意至於平天下之事循循有序則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矣此復言師長教弟子之法按聖人所以爲萬世師者惟循循善誘程子一遵之故聚以終立教之義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合處並上聲闚音窺○灑掃應對致知窮理近下者也知止盡性平天下高遠者也闚猶闚也舍近趨遠遠不可至處下闚高高不可及故曰卒無得○按下學上達係一定之理學者浮慕高遠遊心於惝怳無何有之中而人倫物則置之不顧其於聖人之道寧復有是處乎朱子嘗云當於用處求其一愼勿懸空想聖賢故凡浮慕高遠皆懸空想聖賢也

其無得宜矣此係後世學者通病故復舉此警之

右實立教　共八章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哀求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殺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少難養並去聲數音朔○江革漢章帝時臨淄人官中郎嘗徵大官醪膳賜帶遭王莽末天下大亂故負母逃難採拾謂取拾阜根木實也欲令革從爲賊故劫欲將去愿款眞誠懇至貌方所逃之路也誠能動物故雖盜賊至不義而亦能感之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跣先上聲傭音庸○轉客飄泊轉徙而爲客也下邳今淮安府邳州地跣赤足也傭雇工也便身之物美衣甘食之類以裸跣傭工而供母如此益[illegible]難竭其力者矣○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服喪過哀好行並去聲號平聲毆音嘔○薛包漢安帝時汝南人毆擊也不能猶不忍里門巷門也晨昏謂定省旣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

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少去聲數音朔復去聲○弟子謂其弟與姪若汝也荒頓田荒而室傾壞也服用賑與也○按薛包之父以娶後妻憎包至於毆逐則母固善讒而其父亦悍矣包能以誠感之使皆懷慙而生悔方之閔子不更難乎已而弟姪分財推良受惡推孝以友於兄弟至易也及安帝徵爲侍中不拜則又矯矯錚錚者矣○王祥性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

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喪去聲數音朔炙音柘復去聲幕音莫○王祥瑯琊人今兗州府沂州也仕晉官至太保親謂其母牛下糞穢不堪故虐令掃除炙炙雀也幕帷幔也丹柰紅色果名令守之者欲其實落而以爲罪也○按王公鯉躍雀飛之事非感於天即感乎神矣天神固可感也而人不易盡故天不易移然則王公之孝其至矣乎○王裒字偉元父儀爲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

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剖平聲○裒營陵人今青州府昌樂縣也魏曹丕篡國之號上司馬複姓下司馬官名東關地名也漢後主十六年吳諸葛恪敗魏師於東關元帥謂昭也凡師敗績罪在主將是時司馬昭爲將故儀以責之孤昭自稱也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辟音璧號平聲著同着復音福蓼音六○非命謂被戮而不以正命終也朝名曰徵郡舉曰辟哀哀父母二語小雅蓼莪詩之辭裒念其父養己之劬勞而又深痛以無辜戮故至於復流涕廢蓼莪者恐其師哀感故令之而不誦也

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寄助之者裒皆不聽及司馬氏纂魏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度音鐸○衣食不求贏餘故耕蠶皆取給身口而止纂魏謂司馬炎篡魏也是爲晉不西向坐晉都長安在西故也○按偉元哀感其樹其哀至矣至終身未嘗西向坐將以著於纂賊與柳以痛其父故蓋以孝子而爲忠臣矣○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養去聲扇平聲○西河地名近汾水是時劉聰據其地色養以和悅之色奉養也○按扇枕溫被亦郎古人溫凊之禮而王君之得爲孝者爲其以身溫之備與人異也考其事繼母亦有躍魚之事與太保王公同而漸準作亂以爲左光祿大夫延罵不

受準遂殺之則其慷慨立節如又過於太保公矣○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長上聲後同乳去聲○山南名琯唐博陵人今東昌府博平縣也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故稱山南曾祖王母卽曾祖母稱王者尊之也長孫複姓不粒食而康健安寧由飮乳也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按子婦孝敬古人貴兼之而子之於母每不如婦之於姑反得時在左右歡怡以養也婦乳姑古無其

禮而唐夫人始爲之蓋愛姑適於愛子矣而始亦願其子孫世世孝敬以結孝而致姑慈誠事姑之極則已考唐夫人生子頲貞元初成進士頲有子八人皆至達官珙太子少師珵節度瑨刑部尚書璵侍郎球進士至曾孫成進士者復四人其京孫遠於昭宗乾寧中復至平章事柳玭所云崔門昌大如此則天之報夫人亦厚矣

○南齊庾黔婁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黔音鉗婁鉏山切易音異○南齊南朝齊蕭氏也黔婁南陽新野人孱陵漢縣名即今荆州公安縣旬十日也易黔婁父名心驚流汗者父子一體而分黔婁心與父一故彼感而此應此與曾子母嚙指而心痛同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差叙去聲劇音極○病痊曰差病甚曰劇糞苦者脾強食化故病差糞甜者脾弱而食未融故病劇泄利泄瀉也嘗之不嫌者其心惟在於親則不知其他矣北辰北極帝所居也按黔婁易病壽愈議者謂孝感所至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淸凉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屬音竹蔽平聲

衣去聲合音蛤葺音緝覆敷救切○海虞即今常熟縣子平廬江灊縣人其地屬今安慶府史不詳其字頓絕哀頓而氣絕也屬猶會也大明劉宋武帝駿年號營葬經營葬事也括括髮也以麻斂括其髮蓋人子初喪之禮葺修補也情事未申謂親未葬也按律停柩在家經年不葬者杖八十則是不葬其親於國法亦有罪而況孝子之心與宜子平之自謂天地罪人矣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冢壙會音檜下爲去聲冢壙音曠○會稽郡名其地跨今江浙界興宗今歸德府考城人不受吏部尚書蔡廓子也矜者悲其心賞者嘉其孝○按親骸不葬生人之至悲也而子平之悲尤甚觀其頓絕而號不盡不絮後世猶悲之而況當時之人乎興宗爲營冢壙可稱賢太守矣而世且或久淹親柩獨何歟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雍去聲後同○壽昌今鳳陽府天長人雍秦地守雍謂爲雍太守言輒流涕悲極不能自禁也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句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復扶又切還音旋○熙寧宋神宗年號訣誓詞以別也同州屬今陝西西安府明逸武肅王後聞謂言之於朝還就官者在法棄官不得復就今以尋母故復之明逸後官端明殿學士贈禮部尚書○按史壽昌決志求母次同州避雨於逆旅心方念母俄有老婦冒雨拾薪歸歎曰吾兒壽昌安知母若如是壽昌驚愕而問果生母劉也觀此殆天啓之非由人力矣壽昌再爲郡

守至是以母故遁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爲買田宅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幾平聲喪去聲拊上聲音府爲去聲○河中今平陽府蒲州地與同州近壽昌嘗兩爲郡守至是爲郡守而爲通判以便其於養母也拊撫恤也厚於同母弟妹而尤篤於宗族兄弟則其重本可知○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雒亦有一二人家化之治平聲雒音樂○雒同洛水名在河南按佛氏以天堂地獄之說誑惑愚蒙世皆敬信崇奉凡遇親喪略於苦塊哀戚之禮而惟一於膜拜經懺以爲非是不得稱孝子然毋論地獄非眞其親生前無罪則作之徒爲幻妄即令地獄果眞生前親果造孽經懺果能超度十王又眞敬奉佛法亦必孝子精誠黙佑庶或感格又豈六七娛樂酒肉之闍黎胡盧鳴唄遂能達之西方冥府者乎則其爲無功德也不待智者知之矣然世人修禮經懺亦非盡眞痛傷其親地獄若楚而然或慮世俗非笑不得已爲之或忘哀喪禮藉以爲飾耳藉經懺以飾非則不仁不得已而強爲則不智二者亦無一可矣朱子於明倫事親述嘉言則終以溫公惡斥浮屠語紀善行則終以伊川先生不用浮屠事其示人子者深矣○以上十章共十人皆古爲子者之善行也而不幸遇變者凡六人江次翁遭天下亂薛孟嘗王休徵遭異母讒虐王偉元父死非命何子平適際饑荒朱康叔母被遠出彼固至孝根心然尤以遇變而顯其至性也王延元色養庾子眞棄官皆無間然唐夫人乳姑發所婦孝感天矣伊川治喪不用浮屠繫於其末固君子以道事親之則也夫

○以下實敬身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闥音達下上聲射音夜後同識音志○此下言臣道也霍光山西平陽人漢武帝時爲奉車都尉昭帝時爲大將軍禁闥宮中小門也沈靜不浮躁也詳審不粗率也郎與僕射皆侍衛之官僕主也陳恭愍曰古者重武故有是官關中諸將射爲僕射○按事君以敬爲主光能一其心故進止有常尺寸不失之至矣故特先之

○汲黯事漢景帝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卽位召爲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句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句揖之黯乙減切洗先上聲數音朔蚡音忿○黯濮陽人今東昌府濮州也太子洗馬主爵都尉皆官名洗馬猶先也太子出則前導故稱洗馬太后武帝母中二千石內臣歲俸滿二千石者○按是時蚡倚外戚權傾人主而黯抑之茂如則剛正之氣固有以奪人矣其敢凌人主者蓋本於此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朝音潮爲去聲戇音撞○吾欲云云謂吾欲云云蓋言效唐虞之治也多欲如好征伐好神仙之類內旣多欲則外所施仁義皆僞欲效唐虞之治遠矣黯愚帝蓋優其言之直然能容而不之罪則人君之度偉矣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數上聲令平聲朝音潮○數數其罪以責也從諛承意蓋一人倡諛而羣和以奉承上意也愛身謂恐諫而遭斥逐此見其陳善責難大義明於平日故能臨事敢言如此）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瘉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亾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數音朔瘉音與爲去聲亾無同少去聲賁音奔○告休假也瘉通作愈謂病瘳下瘉當作踰謂過也嚴助武帝近臣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賜告則得去官歸家請告則得居官不視事賁育孟賁夏育皆古有力

人也弗能奪即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社稷臣即以安社稷爲悅者觀助與武帝之言則知其安危可倚君亦已皆信之深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踞音據廁差去聲宴見不見之見音現○青衛青武帝衛皇后之同母弟侍中侍衛於禁中踞蹲也廁溷廁也一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閒時進見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勿欺能犯爲難觀黯面折廷諍數于主顏色而能使其君敬禮如此亦庶幾眞誠勁直有古大臣之義矣故以次小心謹愼霍光之後）○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

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翟音狄使去聲并音兵上爲去聲首去聲見音現後同○魏元魏也太武魏主拓跋燾也并州今太原府著作郎官名允勃海蓨人今之河間景州也通天文術數累官中書令卒年九十八諡文穆曰帷幄首告也原宥也人臣義無欺罔有罪自當首實然言或見原者因黑子畏死云然也此見欺其君者不免於誅也）帝使允授太

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太武子名晃崔浩東昌武城人時爲司徒與允等修國史刻石立衢以彰直筆太武怒其暴揚國惡收浩殺之將及允故太子欲免之導引而見之於君也至尊謂太武脫猶設也）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鄉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

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鄉音向。丐音蓋。○總裁。謂總其大綱而裁正之。不須細事也。紀事曰若。纂言曰述。次次。失其言語次序也。設上太子。丐。乞也。詭詞求生。賢者所恥。故不為。稱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直言不為詭詞。以消直。古也。始終一辭。故曰信。守正無欺。故曰貞。旌。表其善也。此見不欺君者終免於禍也。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

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為何並去聲。○讓。責也。殊。異也。荷同荷。猶感也。義無獨生。則雖有可免死者。亦不為。使當日與浩并死。則允固甘之矣。○按。允惟不畏死。故反生。翟黑子惟貪生。故反死。使允從太子語。究極著述之情。未必不反爾太武之怒而死也。死生之際。夫豈善為趨避者得自主乎哉。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恐負翟黑子。蓋允自謙之詞。觀其對太武及太子之語。當日貞直信義。不畏死之名。必且播盈於朝野。故允特言此以掩之。蓋以小信自處而不居於貞直不欺之大節也。先儒疑此二語為史臣所妄增。失之矣。○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

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虔音乾。○君行。宋人。英宗時。第進士。虔州。即今江西贛州。泗州。今屬江南鳳陽府。貫。猶系也。開封。郡名。今屬河南省。宋都其地。以其中額多。故欲冒籍以應舉。遲緩。中式遲緩也。即系籍一事不敢欺。則其大者可知矣。○按。臣事君以忠。而忠以不欺為主。高伯恭李君行二人。皆能不欺以事君者。故以本長稱直諒之下。○崔玄暐母盧氏。嘗誡玄暐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暐音偉。○

玄暐。名暐。唐博陵人。仕至宰相。則天后時。與張柬之。桓彥範等。迎中宗復辟者。母之姊妹曰姨。姨兄。母姊妹之子。屯田郎中。戶部屬官也。家之貧富。由貪廉。故足徵消息善惡。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玄暐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比去聲。上上聲。別音鼈。○比。近也。親。同姓。表。外姓。凡非理所得。非竊官物。必剝民財。故謂與盜賊無異。無大咎。言贓私未發。幸免於禍也。○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

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器之名安世宋元城人詳見後張觀宋仁宗時絳州人緩者從容不迫非迂緩也勤以從政謹以持身和以待人緩以處事賢前輩稱後生之詞忙怫迫也以不緩故心忙則自事因之錯戾矣○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陳恭愍曰門人如劉彝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是也以嘗學於經義治事齋故知稽古而愛民從政何有者以理明而能御煩心慈而有善政也○呂滎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

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少去聲會音檜○官守處歷官居守之處也求薦求超擢也勤於職事必有政聲慎於其他必無敗行求知之道在其中矣○按仕以不貪為本而人情一入仕途往往黷貨無厭且惰慢而不謹勤躁迫而不和緩於民漠視如秦越而干求請託則不憚旁蹊別竇以為之此皆後世居官者之大弊也故復舉京暐以下四條以箴焉○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屬音竹後同養去聲後同還音旋後同○孝婦漢陳縣人戍謂守邊屬託也諾謂許養母終天年崙一諾而死生不渝矣夫果死不還婦養

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為家業終無嫁意紡音倣○慈愛之慈愛其姑也愛姑如子故以慈言之舊說姑慈婦愛愈深固亦通紡紡絲也紝機縷也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少去聲屬音竹夫養之夫音扶○卒終也夫信棄養則仰愧於天俯怍於人無以立於世田財盡賣以葬者不為身謀而專盡禮於姑也○按孝

婦之行有四善焉夫死不嫁貞也養姑盡力孝也諾其夫言而不欺信也欲自殺烈也貞而孝信而烈婦德之善備矣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句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下使去聲復音福與去聲○淮陽屬禹貢兗州陳縣其屬邑復除也謂盡除其家征役也按本傳孝文皇帝高其義賢其信美其行故賜復而尊其名如此○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少去聲女妻之妻音翠○宣渤海高城人今河間府鹽山縣也累官諫大夫哀帝時嘗抗論董賢及災異事王莽用事忌其公正殺之清謂淡泊苦謂刻勵凡人學行皆以清苦成立故

桓氏父奇之禮，謂其妻家富盛之禮也。宣性喜清苦，故不以資裝盛爲樂。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更平聲，著音酌，挽音晚，甕翁去聲。○大人，稱其父也。先生以年，君子以德，稱其夫也。守約，猶言守窮，卽清苦之謂。侍執巾櫛，謂侍奉其冠帶梳沐之具。悉歸侍御服飾者，以非夫所願有也。引車曰挽。鹿車，小車，可容一鹿者。○按貧人所難安也，而婦人尤甚。桓氏本富家女，而能去富卽貧，去逸卽勞，去華卽樸，君子尤以爲難矣，故特舉爲婦德之則。

○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從去聲，譙音樵，闋音缺，少去聲，斷端上聲，後同，復扶又切，上上聲，彊上聲。○曹爽，魏宗室。從弟，同祖弟。譙郡，今歸德府永城縣。夏侯，復姓。服闋，服終也。信，猶証也。決志不嫁，故斷髮爲証。魏主芳正始十年，太傅司馬懿與爽爭權，殺爽，夷其族，故曹氏盡死。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乃微使人風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

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相一作州，少風並去聲。○執義，猶言守義。風，謂以言動之。蓋示以將許他人之意。惟，思也。許之是，言許嫁之爲是。蓋僞言以慰家人，欲令懈於防守也。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爲行爲並去聲。○輕塵棲弱草，喩人死亡之易也。夷，誅也。守此，謂守節母家。家有盛衰，人有存亡。終

始如一者，仁義之道也。盛則從而衰則違，存則留而亡則去，眞禽獸之所爲矣。仁義分屬盛衰存亡，蓋互文耳。○按婦人守節難，而守節於夫家滅亡之日尤難。然令女能處之不回者，以其志決也。當其斷髮之時，決志已久，故繼而截耳，繼而割鼻，卒不以移。觀古仁人義士，雖烹鋸解剖，有所不懼者，亦以其志決也。聖人云，匹夫不可以奪志，信矣哉。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譟同噪，爲去聲，捶主蘂切，幾平聲。○盧氏，貞觀時范陽盧彥衡之女。略涉，猶言粗習也。杖，兵器也。鼓譟，鼓躍而呼譟也。自，獨也。冒，犯也。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

歟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按成仁取義之事難以責女子然而坐視姑死則不仁已獨求生則不義故寧救姑以死不忍舍姑以生為於其心有所不安也盧氏以一女子處倉卒之間而勇敢如此亦可為後世臨難苟免竟從瓜潛者之勸矣○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邨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

血羣盜乃捨之而去長上聲操平聲剽音票曳音裔折音舌○奉天即今西安府乾州地永泰代宗年號剽掠劫掠也民所聚居曰邨落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京兆尹京師表率之官若今順天府尹也第五琦長安人肅宗時為相後為京兆尹蠲除也〻以上五章共六人皆古婦女善行可法者陳孝婦諾夫別語孝養其姑桓氏屏除服飾修行婦道皆閫德之至純也令女截鼻自誓盧氏突奔姑室兩竇氏投足巖崖貞而烈矣故舉以為婦人處變御寇之則也○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

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繆音木彤音容少取俱去聲數音朔撾職瓜切行俱去聲更平聲○彤漢安帝時汝南名陵人撾捶也○按諸弟娶妻諸婦遂求分異惟行可稱平庭矣及彤掩户自撾而諸弟婦皆悔過蓋感其家以誠也及彤為中年令誅諸姦吏并記名貴親賓客者百餘人則又栽姦以法矣○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斷都玩切易音異令更並平聲○瓊與定武強人仕北齊南清河即今東昌府高唐州之地援據攀援他人為證據也陳恭愍曰太守下淚而諸證人灑泣普明兄弟悔過可以見人心之天矣○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句覽一本無其母復字○覽祥異母弟仕至太中大夫楚撻言以荊撻之或言撻之酸楚皆可通按後母之弟未有不樂戕其兄者象之於舜朔之於伋可見矣而覽甫數歲獨悲其兄至於涕泣抱持妻又甘與祥妻同力作祥至孝覽至悌覽妻又至賢宜其長有後於晉室乎考後王氏之盛世莫與京至有王馬共天下之語蓋皆覽後也○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勒稜入聲，度音鐸，應平聲。○右僕射，官名，攸，山西平陽人，永嘉，晉懷帝年號，沒，陷也，石勒，羯也，據趙地，稱天王，弟子，弟之子，不能兩全者，當疾奔避難，勢不能以一人而携一妻兩兒也，息，子息也。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為去聲。○伯道，攸之字，服喪三年，蓋以父禮報之也。

○按伯道欲全其弟之子，卒以不祀，時人哀之，然此特以衆人私心言耳，苟以伯道之父視之，則己之子，與弟之子，何別，舍己之子，與全弟之子，又何別，但令其父有後，則於此於彼等耳，且人子息有定命，伯道當無子，即使保全其子，亦烏知後之不死，是徒失其弟之子，而己之不祀如故也，君子惟視理所在，當為則為，有子無子奚所計，雖然，自有天道無知之語，而伯道千古不泯矣，即有子焉過焉。○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句 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疫音役，袞卿[illegible]毗音皮，復扶又切，癘音利，殆上聲，問去聲，柩音舊，臨有並去聲，歇軒入聲，差楚戒切，恙音樣。○咸寧，晉武帝年號，庾袞，鄢陵人，明穆皇后伯父，疫癘皆瘟疾也，不畏病，謂不畏疫，間，隙時也，哀臨哭泣。其兩兒　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守謂侍疾不去，行謂人之畏疫極矣，乃至父舍其子，妻舍其夫，無他，自畏其死，遂無惜於他人之死，即是心而疫癘宜及其身矣，獨庾袞不畏己死，卒其兄生，道兄既生，袞亦不死，蓋人心正則氣正，正氣全則邪氣不能干，而又何疫癘之相染乎。○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

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音春，廳音汀。○播，北魏華陰人，義者，力相佐，讓者，財相遜，椿津皆播弟也，恭謙，敬兄而自謙退也，美味不常有，故諸兄弟不集則不食，蓋必以共享為樂也，偃猶臥也。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閤前，承候安否。寢本傳作寐。○假寢猶言假寐，謂和衣臥也，閤，寢閤也。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莫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莫音暮。○台鼎，三公之稱，取三台鼎足之義，是時椿為司徒，津為司空，故稱之，參謂見也。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

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公羲九世同居北齊楊椿更無間言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非音敍飯上聲恩音時使問供去聲爨音竄○肆州即今山西代州地京宅京都宅也是時北魏都洛陽次附謂次第寄之緦服兄弟同高祖者○按古者家人昆弟之樂莫過於楊氏椿津羅常其果美味共食寢息共所甚著親授壽味得與其人所稱兄弟怡怡者而其後爾朱世隆誣奏津椿謀反無少長皆殺之何以至於此之家躬爲之謂然者楊氏盛時一門至有兩三公一將軍七都守三十二州刺史貴盛極矣然而衰固其理也而況爾國懸之時乎然後日漸于情復奔北齊高氏爲丞相遇則友恭之餘澤未斬矣○此並下弘事隋吏部尚書兄弟之間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弼好夫常酗音許還音旋○弘鶉觚人今平涼府靈臺縣也初仕周後仕隋○酗酒狂也直猶但也按家之不曉人所難處牛公以弟則狂以妻則志而處之泰如幾於行所無事矣後有狂弟悍妻者不可以之爲法歟○唐英公李勣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復可得乎勣音迹爲去聲貫爲何爲之爲如字數音朔復去聲○曹州人今兗州府曹縣也僕射宰相○按兄弟本

同氣而姊妹亦然古人特以出嫁爲降服耳非謂於兄弟之誼大有隆殺也勣負太宗顧命立武昭儀爲唐室禍無可取者而其一念愛姊之誠則百世猶存矣故文公節取之以爲後世待姊妹之法○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拊音府○吳氏曰奉如嚴父敬之至保如嬰兒愛之至老人腸胃弱易飽易饑氣體虛易寒易熱而公以身體之故撫問之勤如此○以上九章共十一人古人善行見於兄弟者繆肜公德化其弟蘇珍之德化其民皆誠至而能感也王祥通共同楚鄧伯道忍棄其子庾衮不畏於疫非友恭之至者能然乎楊氏兄弟三人位登台輔相愛不啻孩孺猿天倫之樂矣若文安侯牛弘於狂弟英公焚鬚於老姊溫公撫背於伯康柳何寬容有深緩也後之爲兄季者可法矣○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晁音潮○因字彥以道人今名說之宋哲宗時自號景迂大名府開州也父端彥爲宋哲宗時自號景迂西轉運使高祖迥景祐中爲翰林學士則仲行曆也此章本出童蒙訓而不標所自蓋偶遺之耳若猶及也稱尊者曰叔稱長者曰兄諸姑父姊妹尊姑祖姊妹父黨交遊姻黨交遊之尊者丈者行之稱姓稱行稱位而不呼字皆自卑尊人謹厚之

道也○按此章不專以兄弟言蓋因敬兄之義推
之外姓尊長諸姑之戚與其父黨交遊也其所及
者益廣矣○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
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
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
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
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
知之予與音與○公名拯字希仁宋盧州合肥人尹京仁宗嘉祐時公嘗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也此章以朋友言以崇尚之民不忍欺死者之金況生者乎以其父未有命不苟得寄人之金而況他人之金乎使以兩人爲友知千金不欺死生如一矣故舉以爲後世交朋友之則○萬

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
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
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
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朝音潮誚在笑切長上聲○以下十一章復通論五倫之義也石奮今懷慶府溫縣人當漢文景時奮與四子皆官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歸老謝職自便也下宮門軾路馬見內篇但萬石君復躬行之耳朝服見子孫而不名者敬君之吏也誚讓謂以言責之對案不食自責也長老族之高年者肉袒袒衣露肉願受刑責也固再三也許謂許其改過而已復食也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
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勝音升訢音銀○勝冠謂年及冠者申申和舒貌訢訢和悅貌和易肆故加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
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敎亦
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
行皆自以爲不及也稽音啓行去聲○稽首俯伏敬君也執喪哀戚甚孝親也質行謂朴厚之行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
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
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
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長上聲少去聲帬音群牏音投浣音緩復扶又反令平聲○郎中令內史皆官名恙病也洗沐者漢法在官五日則休假一日以洗身沐首子舍小

房也中帬中衣廁牏褻器以欲爲親浣滌故親入小房而問取之不使親知者共爲子職而又欲親心之安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
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擧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
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
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句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
趨至家長上聲○外門巷門也擧宗猶言闔族讓責也言固當反辭以責之乃謝者衆宗羣謝罷慶罷恕慶罪也自是歸必疾趨敬謹之至不但下車行矣○按萬石君之敬君建之孝親皆可及而子孫有過不誚讓但不食自責尤能開悟子孫得敎家之法幾於不嚴而威矣○疏
廣爲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

子賭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共具。疏音疏。骸音諧。令平聲。樂音洛。數音朔。趣音促。共音供，下同。○廣，漢宣帝時東海蘭陵人，即今兗州嶧縣也。太子，漢元帝。乞骸骨，告老求歸也。趣，促同，急也。言急賣餘金以供酒食燕樂之具也。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句說君置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說音稅。為去聲。○昆弟老人，廣之等輩年老者。輩猶等也。丈人，即老人，以其年老，故為尊稱。從所勸，謂若丈人自以意勸之，不令廣知子孫所為也。廣曰：

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令平聲。復扶又切。○老悖，年老而乖悖也。與凡人齊，謂得免饑寒。贏，溢也。衣食贏餘而怠惰，常人之情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夫音扶。樂音洛。○增置產業則多財，多財則安樂自足，侈肆淫泆，故賢則損志，愚則益過，理勢之必然也。而弱者求逸者忮，故又為怨所聚。○按疏廣之行有三善

焉：乞骸骨早歸，勇也；廣君之賜，賣金以樂宗族故舊，仁也；不以多財遺子孫，令為損志益過招怨之府，智也。勇而仁且智，足為後世告老歸林之法矣。○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遺遺音位。○龐公，字德公，漢襄陽人。荊州刺史劉表累召不起，後往候之。畎畝，可開高處也。遺猶傳也，與也。富而多財則危，貧而無爭則安。按德公此言，亦即疏廣不以多財遺子孫之意。德公本無財，不求遺之；疏公本有財，不欲遺之。二者有不同耳。

○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遣音位。○按史，陶公名潛，字淵明，別名元亮，晉末潯陽人。舊以元亮為字，非也。潯陽，即今九江府。彭澤，九江之屬縣。家累，妻子也。力，給以力供使令，謂僕也。亦人子，言貴賤雖異，而肌體則同，亦人所生之子耳，不可以其賤而陵蹤之。觀此一言，知公有仁人之心，非徒清高自為矣。○按龐公遺子以安，淵明教子以仁，二章甚為為父者言也。○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

有無共之。韓音偉且徐上聲○孝芬北魏博陵人且恭謹貌且溫顏色言恭謹之甚復有溫和顏色也羣聚相對分給錢帛則無私之至矣孝芬叔振旣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上上聲○按冬溫夏凊出告反面不私假私與無私貨私器此古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禮也而孝芬兄弟以此事其叔母則尤出古禮之上矣○又按北朝崔氏之盛自漢崔寔始至孝芬父挺已五世同居矣振即挺之弟孝暐孝直孝演又皆孝芬弟也而能盡禮於兄與其叔母如此考挺於魏孝文時爲光州刺史振官至兼尚書左丞孝芬至兼吏部尚書加儀同三司孝暐於莊帝時爲

趙郡太守孝直遷直閤將軍孝政位太尉而孝芬子獻仕周拜御史中正大夫隋初進爵郯郡公獻子仲方仕周爲司正大夫則其孝義慈厚之報蓋閱三朝而未艾矣○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慄音栗○凝文中子之弟爲隋著作郎慄嚴貌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冠去聲○御治也勤以作事儉以制用恭以處己恕以待人四者盡治家之務冠婚喪祭說見前四者盡正家之體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不假者言不以借人蓋以聖人遺言不敢褻朝廷命服不敢輕祖宗祭器不敢褻也垣墻也什物器物也以非一種故曰什物必堅朴者取其經久不壞而又不侈

費也門巷所植果木必方列而不參差蓋其爲人不苟故細物而必欲整齊如此○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長上聲更平聲○公藝兗州壽張人齊高洋篡國之名稱北齊者別於南齊也麟德唐高宗年號封封上爲壇以祭也天子所至曰幸忍耐也協和也相責望謂卑幼責尊長尊長責卑幼禮節之不備也○按欽堂胡氏謂是時高宗受制武氏當以不聽婦人言爲對此固人臣因事納規之義然忍之一字實處家之善道公藝以是進高宗蓋亦書其所得而不敢欺耳○韓文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名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illegible]淝音肥名音部索音色錢叶音寺○文公名愈[illegible]其先昌黎人後居南陽累官吏部侍郎從祀孔子廟廷行歌行也桐柏山在南陽府唐縣淝水在廬州府合肥縣壽州屬鳳陽府安豐即今霍丘縣也貞元唐德宗年號名南董生名行義猶言爲善刺史不薦言無人知也吏索錢言其貧也嗟哉

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晝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 日已盡而不休息言其勤於讀書也山樵以給烹炊水漁以給甘旨吳氏曰感感憂也咨咨嗟怨聲父母安其孝故不憂妻子樂其慈故不怨 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 乳去聲哺音步彷徨音旁皇躑躅音擲逐覆敷救切○乳生子也哺飼也蟲蟻非乳犬所甘故不食彷徨悵快貌躑躅躊躇貌狗乳子而雞為哺覆蓋董生孝慈之行獨天知之故祥瑞見於異類如此

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 令平聲○愁言其不養親一說恐其不盡忠於君也朱子曰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辭下句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辭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 使去聲○河東道名屬今山西地節度使官名若今巡撫而權加重也公綽字起之陝西華原人屬今西安府之地憲宗時拜御史中丞累遷檢校左僕射 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 ○朝音潮郢音穎從莫離俱去聲治平聲○朝謁朝君而謁上官也仲郢公綽子詳見後公權公綽弟文宗朝累官學士承旨以太子太保致仕從弟同祖弟再會食所謂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也人定鐘夜鐘也晨省昏定禮嚴而執經講議論文聽琴則亦未嘗不和矣二十餘年不變易其有恒可知 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 上食音似○先君公綽稱其父也名子溫丹州今延安府宜川地饑歲蔬食得古減膳撤懸之意天時人理皆宜至居常不輕聽食肉則家教之嚴有自來矣公綽能不忘所以為難也

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疏遠必為擇壻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纈文絹為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 嫠音離為去聲奩音廉纈賢入聲○嫠無夫者奩鏡匣也刻木為梳粧之鏡匣蓋不文飾也纈文繒文絹色絹皆服之儉者資資財裝裝奩所以遣嫁者也 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

官達有小𢾾。使去聲。莫音暮。○鹽鐵使，官名，主鹽鐵之利者。通衢，大道也。迎候馬首，敬之至也。公綽家教嚴，故仲郢遵之如此。有賢父兄，斯有賢子弟矣。公擢以爲言者，以姪爲朝廷顯官，不敢當其重禮也。以上言柳氏外庭家法之善。

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搢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秖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相少並去聲。長上聲。衣去聲。碧音璧。秖音止。兜斗平聲。和去聲。○休，唐開元時相，陝西長安人。搢紳，搢笏垂紳，謂官家也。楷範，模範也。啓齒，笑而至見齒也。歸覲，

歸寧父母也。竹兜子，竹輿也。青衣，僮使也。屣，徐行貌。資，助也。苦參、黃連、熊膽，皆清火能資助於讀書勤苦也。不啓齒笑則嚴肅，衣絹素則儉約，和丸資學則敎子深矣。此言柳氏內庭家法之善。○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長上聲。畜音旭。爲去聲。○江州，今九江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所感也。考其先陳崇，僖宗時已六世同爨，詔旌其門。至南唐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衆，常苦食乏。宋太宗淳化元年，詔貸粟。蓋已十世同居矣。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

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飯。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朝音潮。相去聲。一本相下有昉字。邸音底。諤音噩。○國朝，溫公自稱宋朝也。李相，名昉，按宋史，深州饒陽人。舊稱滁州，誤。相太宗，謚文正。邸舍，客店也。宗諤，李昉第三子。○按前崔氏家財皆入叔母李之庫，此李氏所有亦衆之一庫中，皆得古人不私其財之意。凡人父子兄弟所以乖離者，止因各私其財，不假分毫耳。苟得崔李二公之意，家不睦者鮮矣。○自崔孝芬以下共七章，皆言古人家法之善者。孝芬承奉叔母若所生，王凝閨門若朝廷，公藝忍而九世同居，名高孝慈感雞禽，陳氏雍和化畜犬，公綽夫婦敎子善行尤多，李氏世守先人之法，皆齊家之善則也。家齊則國治而天下可平。雖大人之學亦該之，然則小學之書固不專爲

小子言之矣。

右實明倫 共四十五章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第五，姓；倫，名。東漢長陵人，今西安府涇陽縣也。據東漢制，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竟，終也。朱子曰：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與他取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考倫先武時爲會稽太守，後官

終司空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
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
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乎其性度如此 卒村入聲令平聲恚音惠飭並音 潮奉音捧汚去聲○寬漢靈帝時
華陰人遽急遽之色也恚怒也裝嚴謂裝束整 齊收之者收其翻汚之羹也○按寬容之量常人
所難而倉卒尤不可強觀寬神色不異 如此非天資之異則其所養亦深矣 ○張湛矜
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
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 去
聲○湛漢平陵人今西安府興平縣也矜矜莊嚴 嚴厲其性矜嚴而復好禮故其動止皆有則也幽

室無見必修整其容所謂不以冥冥惰行也○漢以 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其治長安城中儀
型表 式也 建武初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
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
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
禮何謂輕哉 馮音平亦○建武漢光武年號左 馮翊今陝西跨西安鳳翔之界寺
官署也主簿馮翊屬吏明府猶言府君蓋尊稱其 長之詞○按上劉公[illegible]而張公復以矜嚴
勝寬和則近於仁矜嚴則近於義其性各有所偏 也然湛對妻子若嚴君[illegible]
門而步則又兼[illegible]下 也斯所以不可及歟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
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

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
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遺音位莫音 暮○震字伯
起漢安帝時華陰人累官至太尉荊州今屬湖廣 [illegible]震嘗爲荊州刺史昌邑縣名今屬山東萊州府故
人震自謂熊氏曰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 外不欺人○按伯起四知之說蓋得中庸莫見莫
顯成湯顧諟明命之意[illegible]於聖賢之學矣大驗 [illegible]其心也大 ○茅
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
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
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旣而以供其母自
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

令學卒以成德 夷本作踞爲去聲共令並平聲○ 茅容漢桓帝時陳留人夷踞蹲坐
也危坐斂足著地也林宗名泰太原人寓寄宿 借宿也蓋欲藉以深觀其爲人先輩惟恐失人其
用心如此○按容當淋雨時危坐愈恭心已如見 如承矣而況草蔬食客殺雞供母孝尤不可及者
宜林宗之雙起而拜矣○以上共五章舉漢劉寬 正心術若五人者[illegible]不怠饋馬與[illegible]自
者察獨交[illegible]不怒翻汚朝衣者於[illegible]修整 國室伯起不欺暮夜[illegible]獨
之君子
池○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
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
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甓音闢莫音暮○陶侃晉明帝時鄱陽人仕至太 尉廣州今爲廣州府屬廣東省甓磚也時中原陷

於劉石侃欲致力興復故習勞如此後爲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疏上去聲下疏平聲○人倫猶言儔類謂於同類則深相愛好而無忌嫉也舊以倫名教釋之疑非是人必靜而思慮出故斂膝危坐閫外猶言藩屏也是時晉處江左以荊楚爲國西門故稱爲閫外翰詞也手答書疏則適情甘遇引接疏客則羣材畢至侃之爲此蓋興復中原之要機也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陰日陰也君子進德修業故惜分陰德崇業廣則其益於人者大而傳於世者遠矣若逸游荒醉德業無一有則倏生倏死與蟲蟺無異所謂自棄其命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樗摴音樞蒱○參佐參謀軍事者樗蒱博局戲皆以戲賭財者也浮華謂虛誕無實檢束也亂頭謂蓬首也養望養其虛望也按晉人以曠達爲高上皆蓬首跣足以養名望而侃獨能勤勵如此得古人終日乾乾自强不息之意者所當勉師而力行者也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

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炯音迥長上聲○王勃文中子之孫炯華陰人照鄰范陽人賓王義烏人行儉唐高宗時絳州人當時以四人爲必顯達故行儉論之器識器局識見也凡人器局弘深識趣高遠則所致功業自遠而福祿亦因之若浮躁淺露則其器識可知而文藝不足言矣行儉一言蓋千古觀人要法後勃省父交趾渡南海溺死照鄰以惡疾不愈投潁水死賓王同李敬業起兵揚州討武后不克死潁水在今潁上縣盈川即今衢州龍游縣所分地也

○孔戡於爲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懦夫然戡唐憲宗時人孔子三十八世孫此亦丹書欲勝義勝之意義利清濁如芝蘭糞穢則其取舍自決矣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外藩謂節度使取屏蔽之義也門得列戟故曰戟門幕帷也幕賓入幕之賓掌書記者也納拜謂受其子拜款洽親洽也以其爲父行故不敢輕笑語爲親洽接幕賓後世所簡賤者而待之如此則其敬禮父執更不待言矣○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鎭廐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

不辭卷三爲大鎭謂仲郢嘗爲山南劍南天平三道節度使也公退公事畢而退休也搢拱束帶敬也無良馬不熏香儉也不釋卷勤也家法句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貰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爲選壻出俸金爲資裝嫁之貰音世傳去聲帑音倘藏去聲上爲去聲○在官以下十一條皆柳氏家法貸寬也假貸謂以錢穀借之廩如廩給之廩謂給散軍食也逋一云如餼廩之廩謂胥徒工食皆可通貰赦也館客舍傳馬驛犒勞也食儲指米穀帑藏指金帛衣纓猶言簪纓宦家也○按不奏祥瑞則阿諛除不度僧道則異端斥不貸贓吏則貪墨懲濟貧卹孤則無告有資水旱假貸則凶荒不害軍食精豐則戰士奮逋租貰免則窮民安館傳宴犒增盛則賓客歸悅儲帑盈於始至則又以撙節有素不私其用政然蓋與政事之才矣要其本原則在乎居常拱無懈心又不事華侈而精勤於學是以施之政事至於周密如此若嫁衣纓孤貧女則又幾於仁人之心矣○以上自晉迄唐能正心術者五人陶士行朝夕運甓所務者勤業守約以器識觀人所見者大孔君勝明普義利故勇怯與人殊稱起之心存謙謹故致于加禮於恭賓若諭衆端拱讀書施之政事無不善其又明體而達用者乎○柳玭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

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相去聲女音汝復扶又切○王涯太原人唐文宗時相掌利權謂其兼度支鹽鐵榷茶諸使竇氏女嫁於竇氏也其釵奇麗巧故稱妖物禍必隨者以入道惡盈且爲人所貪競耳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球音求○婚姻會因婚姻而會也外郎官名若今員外郎馮爲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由餗音速浹音接飲去聲下爲去聲○餗河南人涯同時相也古者奴以蒼色爲巾故稱蒼頭勗戒勉也球以奴張威福恐其主故戒勉之浹周也浹旬周十日也地黃藥名酒責能養血奴惡球戒勉又恐其以情告主故遣青衣假餘命飲之而殺之也又明年王賈皆遘禍遘禍謂爲宦者仇士良所殺也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廡音武○知言知理之言也恩權隆赫羣怨集而禍機伏故亦謂之妖忠所事言其盡心於餗也奴曰臧婢曰獲指蒼頭門客謂馮球廡

堂下周屋也　此雖一事作戒數端熊氏曰珍玩奇貨不可貪一戒也恩權隆
赫不可恃二戒也縱妻貪黷三戒也正言不能保
身四戒也臧獲害門吝惜然不知五戒也○按涯
餗爲士良所戮無少長皆族誅而涯則腰斬百姓
以其權茶爭投瓦礫擊之至暴屍不得收葬自右
宰相得禍之酷未有如涯餗者要止由於貪戀權
利至於如此凡人心術之微苟一動於此則去涯
餗之禍不遠矣故特舉爲戒　○王文正公句發解南省廷試句
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
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解冠並去聲著音酌○公名曾
宋青州益都人眞宗時爲相封沂公發解者由鄉
而貢鄉試也南省猶言南宮會試也廷試殿試也
凡志有公私之異不在
溫飽則在安天下矣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

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
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少去聲樂音洛○富貴無所慕貧賤無所厭毀譽不加喜怒得失不爲欣
戚惟天下未安則憂故曰先天下而憂天下已安
則樂故曰後天下而樂憂樂不繫一己而繫於天
下蓋仁人之心如此　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
捨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
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自信
者自守其正凡去就從違皆揆之於義而不計利
害爲趨捨也盡其方謂盡所當爲之道苟猶
以望其成也自盡所當爲而成否弗計此
與諸葛武侯成敗利鈍非臣逆覩同意　○司馬

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
對人言者耳凡自欺者皆勿爲故無不可對人言○按以上三章明心術之要特舉宋
相三人蓋後世心術之正莫有過於三相者誠能
不存溫飽如沂公先憂後樂如文正無一念不可
對人言如司馬溫公則亦可謂包含弘大磊落
光明而稱不世之偉人矣故特舉三人以終之　○
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
當膝處皆穿股音古○以下凡七章舉古人敬身
威儀之則也寧字幼安北海人係今
青州臨朐人也漢末避亂浮海居遼東凡三十三
年乃還郡卒年八十四箕股謂兩展其股狀如箕
也古人危坐如跪故當膝處皆穿觀其五
十餘年兀坐如此則其心之不動可知矣　○呂正
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

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
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遊宴以至於博奕
奇玩淡然無所好少好並去聲窘巨上聲俚音里伎音忌○治心收其放心也養
性養其德性也窘迫促也俚鄙俗也聲歌吹也伎
巧戲也博奕物可玩弄者自身以下言其
外無所爲自世利紛華以下言其
內無所好治心養性之驗如是矣　○明道先生終
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塑音
素○端坐如泥塑陰之斂也接人一團和氣陽
之舒也所謂合德渾然陰陽合德者先生近之矣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
此是學作字敬亦愼威儀之一端觀小可以知
大故舉言之朱子曰此亦可以收放心　○

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擧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相易並去聲○公名知白。今河間府滄州人。宋仁宗時相。河陽。今懷慶府孟縣也。掌書記。府佐試之官。宋時位通判之下。公孫。漢丞相公孫弘。嘗爲布被。汲黯曰。弘俸祿多而爲布被。此詐也。或疑文飾矯爲儉約。故引是譏之。異於今日。謂失位也。頓。遽也。按得失如循環。存亡如晝夜。身存時念其亡。位常在時念其去。文飾之意遠矣。

○溫公曰。先公爲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梨音離。柿時上聲。甆音慈。數音朔○溫公父名池。群牧判官。官名。蓋主閑牧之事者。酒果肴器皆儉。故會可數而禮勤。禮勤則物薄而情厚矣。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鮮上聲○內法。官內造酒法也。酒果肴器皆奢。物雖豐而不可以數會。則禮反疎。情反薄矣。而世風日以侈。日以蕩。物力日以屈。率由於此。故欲導風俗之儉。必先絶宴客之侈。然後可爲也。

○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淸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長上聲○聞喜宴。初第進士而相宴樂也。按文靖文節溫公皆宰相。高氏兄弟三人亦皆卿貳也。而能儉約如此。則知內篇所詳飮食之節。衣服之制。雖至卿相當守之。非特小子之宜謹而已。然衣食儉於幼時則易。儉於卿相則難。非早儉而習之。不以奢靡而敗者鮮矣。

○汪信民嘗言。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咬音交○信民名革。撫州臨川人。試禮部第一。分敎長沙。年僅四十。康侯。文定公字。擊節。猶言拍案。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況衣食外物。至微末事。不得未必便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按人生有欲。欲在於自奉。世人所以曉夜蠅營。甘爲卑汙極下不辭者。不過欲供饔飧恣睢之一快而已。朱子輯小學。終於咬菜根一言。其叮嚀之意切矣。

右實敬身 共二十八章

小學集註卷之六終

男星乾

小學纂注六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高愈撰愈有高注周禮已著錄是書因天台陳選舊注畧刪訂之後附總論及朱子年譜

小學句讀記六卷首一卷

〔清〕王建常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至民國間刻西京清麓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小學句讀記六卷》提要

小學書注者多矣惟明陳恭愍句讀其行世最廣且久
質實明曉亦爲有裨初學　國初朝邑王仲復先生以
未盡益加是正且發其義意名曰句讀記精密詳核非
氏而已也顧獨於朱子編輯次第亦略焉夫小學本皆類聚成書
朱子初不自爲一語與大學中庸體例猶異苟非疏其先後淺深
之序則條理之密意味之深亦惡從而知之近世好學深思之士
固嘗有略指其歸趣之所存者而學者往往習聞其說不務實曉
粗知每章每篇之大意便謂已足而無復求之訓詁文義之間及
問其本語何解反茫然莫應朱子所謂逐句逐字皆有着落方好
商量程子所謂未有文義不曉而解意者如此則所謂大意亦豈

能真識而實體於身但流於口語而已此今日讀書之大病也然
則先生是書正學者不可不亟爲講求者也板舊藏朝邑某家吾
鄉劉君毓英映菁購得之欲廣印以公同志故爲之說俾讀者遍
考詳究反覆潛玩而不爲苟且簡便之計其於大意亦當久自得
之此朱子於大學文理之接續血脈之貫通所以不盡釋也或曰
此書解似深微又苦繁多非童蒙所宜是說也已見於先生答或
人之問矣不復及同治戊辰小陽丙寅三原賀瑞麟

小學句讀序

昔二帝唐堯虞舜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我朝洪一祖皇帝太祖高四宗太宗仁宗宣宗英宗之道統。聖天子憲宗年號成化既承之。憂士或遺實學而騖空文實學謂學聖人之道而真知實踐也空文謂誦說辭章即今應舉之業也無以贊道化也復扶又切慨然俞商相去聲國之言相周名輅字素菴浙江嚴州府淳安人鄉會廷試皆第一詔天下士皆先從事於小學然後進乎大學二句乃此序一篇之綱領於身乎士不幸不逢時猶將違俗而學聖人之道以成其身幸而

值乎今之世時成化道化方盛有小學以成始有大學以成終有選去聲舉之塗出而行所學以及人盍合亦思所以學乎聖人之道人倫而已矣學之必自小學始于朱子小學一書其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蓋作聖之基也言如作室者有基址一般此以見學聖人之道當必自此始也從事於斯豈惟誦其辭而已邪從方說讀小學者須是真知實踐不可徒事誦說文法一正一反讀明倫而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必踐其事焉讀敬身而知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必嚴諸己焉踐其事嚴諸己皆以行言及進乎大學格物致知則因吾已知者而究極之也誠意正心脩身則因吾已行者而惇篤之也由是推之於家則家可齊推以贊道化則國可治去聲天下可平故學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始此一段正說應前否則雖欲勉焉以進乎大學猶作室而無基也成亦難矣況騖空文乎夫扶為學而不嚴諸己不踐其事誦說雖多辭章雖工皆空文也於吾身何益哉於家國天下何補哉於聖人之道何所似哉此一段反說應前選學也晚道未之聞以承詔來總中州教罔還旋諸士問有一朝知字之義敢句讀豆是書相與講而行之與講行二字相照應期底至也于成以副聖天子作人之盛意總只一句結若四方之士則恐焉乎敢

成化癸巳五月望日天台陳選序此序首要看眼道統道字蓋學道必底於成化真學道子有成而後可與道統贊道化也然道化之贊有遇有不遇而道統之傳不在上則在下所謂士不逢時違俗而學聖人之道者可不勉哉

克菴陳先生名選字士賢浙江台州府臨海人學醇行方文辭簡潔天順初中會試第一成化九年由御史提河南學於是註小學書以教諸生必真知實踐底于有成而後已其齋曰克菴故學者稱為克菴先生

小學句讀記序

小學之書子朱子輯古小學教人之法宜於後世者所以立大學之本也蓋自秦焚書後小學殘闕學者欲直從事於大學猶種樹而不先擬也其成不亦難乎故朱子輯爲此書俾從童蒙講而習之俟其旣長然後求盡夫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斯不虞其無本矣自是以來尊信其書而表章者往往代不乏人然其大義雖明而微言猶未盡析也及天台陳先生出乃始絕句離讀而集釋之其有功於後之學者豈其微哉夫述明倫敬身之教而示人知篤愛敬習存養自蒙士而可至於聖人者小學也闡明明倫敬身之教而使人必踐其事嚴諸已學聖人而不患乎無基者陳氏句讀也然則句讀之功信亦大矣常自庚辰以小學向四書五經鞍士時即知讀其書而理會句讀迨掛冠已後益加體驗參考凡諸家注疏語錄文集等有與句讀相發明者逐一分記其下而間亦竊附己意要於小學教人之法庶幾無或少疑於心以自嚴諸己踐其事爲學大學根本地耳曰句讀固闕而余乃補之乎如其所記之是非得失則恃有道在

大清順治戊子春二月朔旦閩中王建常序

小學句讀記凡例

一小學正文大書陳氏句讀低一字書如正文

一內外篇所輯四書諸經子史及歷代傳記等書各以其書所采諸儒之說分附句讀下

一諸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小學與句讀者亦共附入

一間附己見在諸家前者續書某子某氏其在後者用按字或恐謂竊思字別之

一讀小學法集朱子之說如經書大全例

一小學書輯自朱子故錄朱子行實冠於其端示後學知所宗師

一立小學綱目圖列於篇首俾讀者一開卷而全書之體要支節無不瞭然

一性字爲小學樞紐故臨性及仁說圖次於綱目之後

一篇內制度名物古今異同者悉載諸家圖說以備參考

一釋經之例凡曰某某也皆正訓也有曰某者某也某猶某也某之爲言某也皆本非正訓而借彼明此者也

讀小學法

朱子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又曰前賢之言須是眞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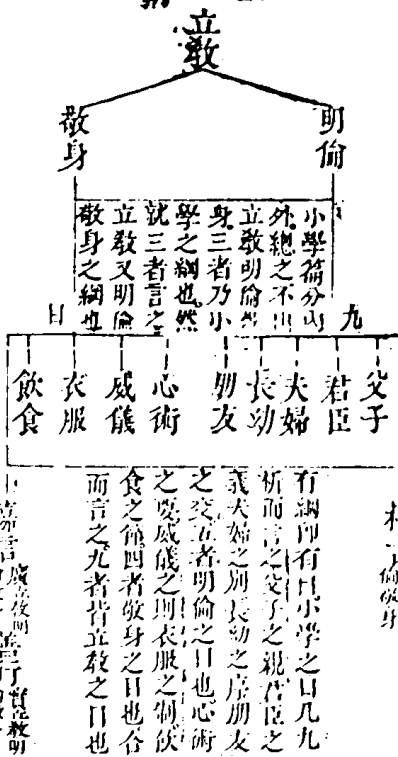
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看亦不妨。學者於文爲度數不可不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爲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 敬軒薛先生曰小學以事敬人理在其中精粗本末無二致也

問子方將語御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上聲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扶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 玉溪盧氏曰察夫義理大學始事格致是也措諸事業大學終事齊治平是也 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去聲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猶猶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皆去聲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汗格胡得切不勝升勤苦難成之患 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 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扶又切下同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

又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 北溪陳氏曰主敬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循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去聲厲志聖賢之學至其養深積厚存持
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色而精緻以爲
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謙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
不能自已者而非役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去則脩諸
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如字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閑居也
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
必正書籍去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飯行杭去列有定位匕箸
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
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
祁寒盛暑造七到切次顚沛貝未嘗有須臾之離去聲也行於家者
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
如也其祭祀也事無巨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洛
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飮食衰崔絰迭
各稱去聲下同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
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
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
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上聲之裕如也又曰先生平居惓
惓權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
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

必抗章而力辭厲易去聲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引身而亟去其
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君必思堯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其民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
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
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上聲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
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又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
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預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
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眞及先生出而後會濂洛
之正傳紹鄒魯之遺緖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
壤俱敝可也
敬軒薛氏曰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定之
子得濂洛關中師弟子之議論著述乃可以成傳去聲註故孔子
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揆一也又曰使堯舜禹
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
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元人詩曰不宗朱氏元非學善哉
言乎

魯齋許氏（名衡，字仲平，河內人）小學大義曰：自始皇焚書以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考較古人為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也。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為學，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志）多聞，要之不背於古人者鮮（上聲）矣。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為教為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去聲）儀、弟子職諸篇，輯為小學之書。其綱目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次稽古，所以載三代聖賢已行之迹，以實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其外篇嘉言善行（去聲），載漢以來賢人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去聲）。其綱目亦不過立教明倫敬身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支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本原。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敬軒薛先生曰：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

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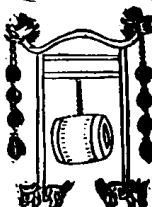
性善

性無 善 不善

善 發而中節 無往不善

惡 惡不可謂從性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為惡

仁說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統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或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朱子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纔不生便乾枯死了這是統論一箇仁之體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

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存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地者

黃氏曰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箇物裏面貫字如一箇物事在四箇物裏面過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與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何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程子曰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然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陳淵問楊龜山曰萬物與

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爲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於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萬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頹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爲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汲汲於求仁也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與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程子曰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

仁說圖

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人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孟子云心勿忘勿助長也一忘指楊氏泛言同體一助指謝氏專言知覺論語子曰仁者樂山又曰知及之仁能守之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五聲八音圖

說文聲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音也朱子曰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音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爲商羽聲輕清其次爲徵清濁洪織之中爲所又曰音律加尖堵樣聞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下則太濁羽以上則太清皆不可以爲樂惟五聲者中聲也

十二律圖

漢前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太族姑洗蕤賓夷則亡射呂以旅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皆曰律陽統陰也又云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陳氏禮運註曰上下之生五下六上蓋自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酉故謂之下生自大呂丑至發賓故謂皆在于午以東故謂之上生子午皆屬上生言云七上而云六上書蓋以黃鍾爲諸律之首故不數也

鐘　磬

金之器二，小而編縣者曰編鐘，大而不編者曰特鐘，亦謂之鏞，即所云鏞是也

磬有大小，小而編縣之兩簨，二八一簴曰編磬，大則特縣曰特磬，在堂上者玉爲之，堂下者石爲之

琴　瑟

琴瑟皆絲屬。琴長三尺六寸。廣六寸。五絃，後加文武二絃

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

管　簫

管漆竹，長尺圍寸，有六孔。鄭氏曰，管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

簫編小竹管爲之。王氏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一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一尺二寸，參差象鳳翼

笙　塤

笙以匏爲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爾雅云。笙十九簧曰巢，十三簧曰和

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而平底。六孔。上一，前三，後二。鑿篩其上。舊圖大者謂之雅塤，小者謂之頌塤

鼓　鼗

鼓以革爲之，大鼓也。長八尺，圍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記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

鼗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兩旁耳還自擊。爾雅云，大者謂之麻，小者謂之料

柷　敔

柷敔皆木爲之。柷以起樂者，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連底，撞之令左右擊

敔以止樂者，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籈長一尺，用木

籩　豆

籩竹爲之，以薦果核，容四升

豆木爲之，以薦菹醢，容四升

鼎　俎

鼎銅爲之。說文云，三足兩耳，有鉉，和五味之寶器也。前志又云，禹鑄九鼎，象九州。舊圖各州貌聖人物，貢賦諸法，制示久遠也

俎木爲之，以載牲體者。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

劉氏垓孫曰古者有大宗小宗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也後世宗法既廢散無所統祭祀之禮家自行之支子不能不祭祭不必告於宗子今宗法雖未易復而宗子主祭之義略可舉行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故今議家廟雖因支子而立亦宗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數所得之禮可合禮意○先生曰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置者○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沒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宦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宗子只是立適雖庶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嫂則別處後其子私祭之今世禮全亂了

朱子曰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圖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祭法又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蓋大夫以上皆有始封之君故皆立太廟適上諸侯之上士中士祖禰二廟其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立一廟祭廟而於禰廟並祭祖庶人無廟祭祖禰於寢大抵士庶人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然天子七廟禮有常數而周於三昭三穆之外又立文武二宗謂之九廟以義起也

笏圖

禮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氏注球美玉也文猶飾也須如字謂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也玉藻又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陳氏注中廣三寸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笏皆然天子諸侯則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止廣二寸半是六分三寸而去其一也其大夫士又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故惟中間廣三寸也

佩玉圖

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佩玉有衝牙蓋王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繫三組貫以蠙蛛中組之半貫瑀末縣衝牙兩旁組各縣琚璜又兩組交貫於瑀上繫珩下繫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疏曰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謂之衝牙

擯相傳命圖

公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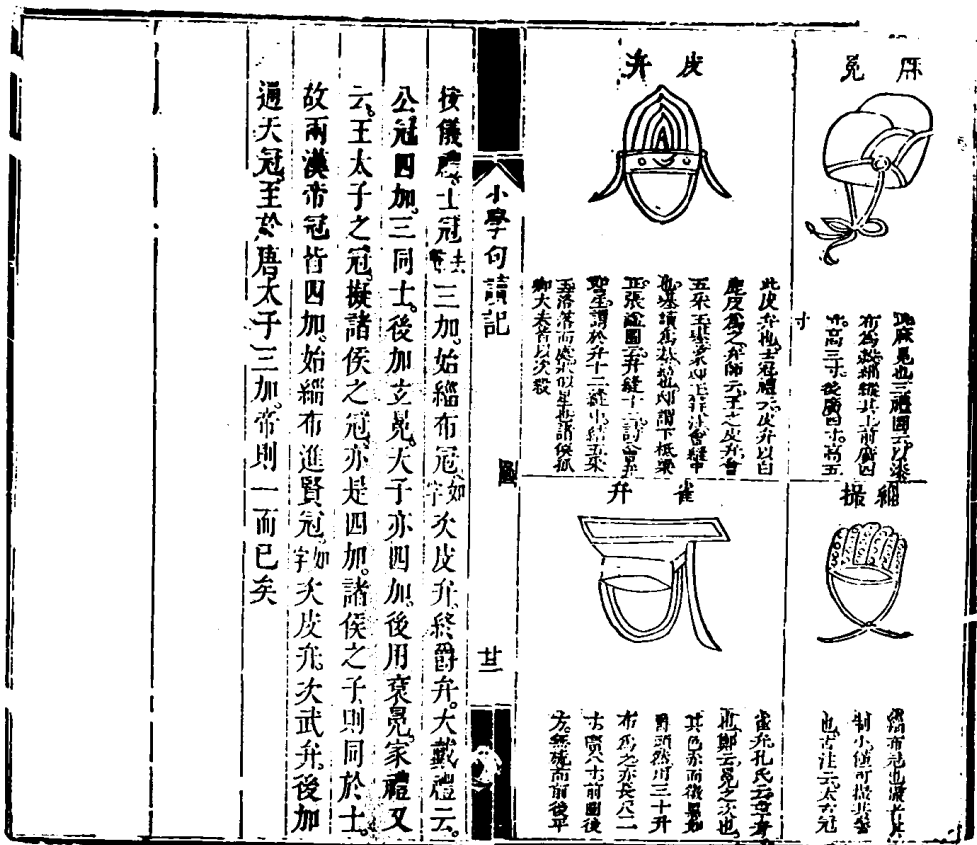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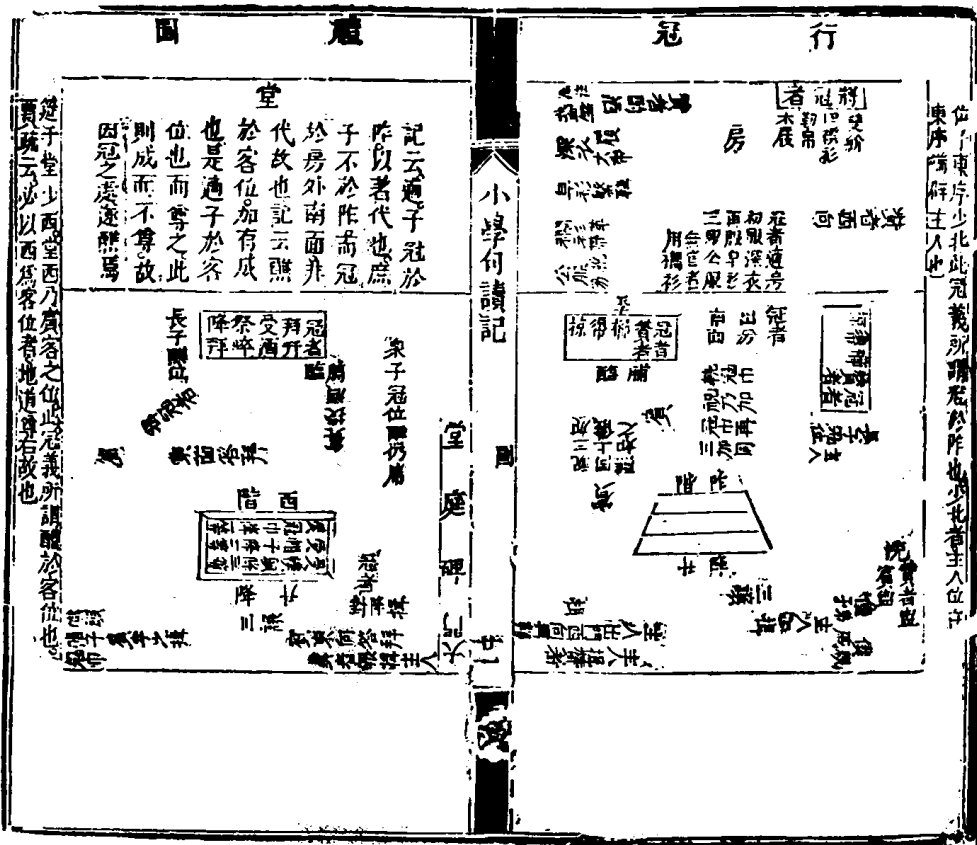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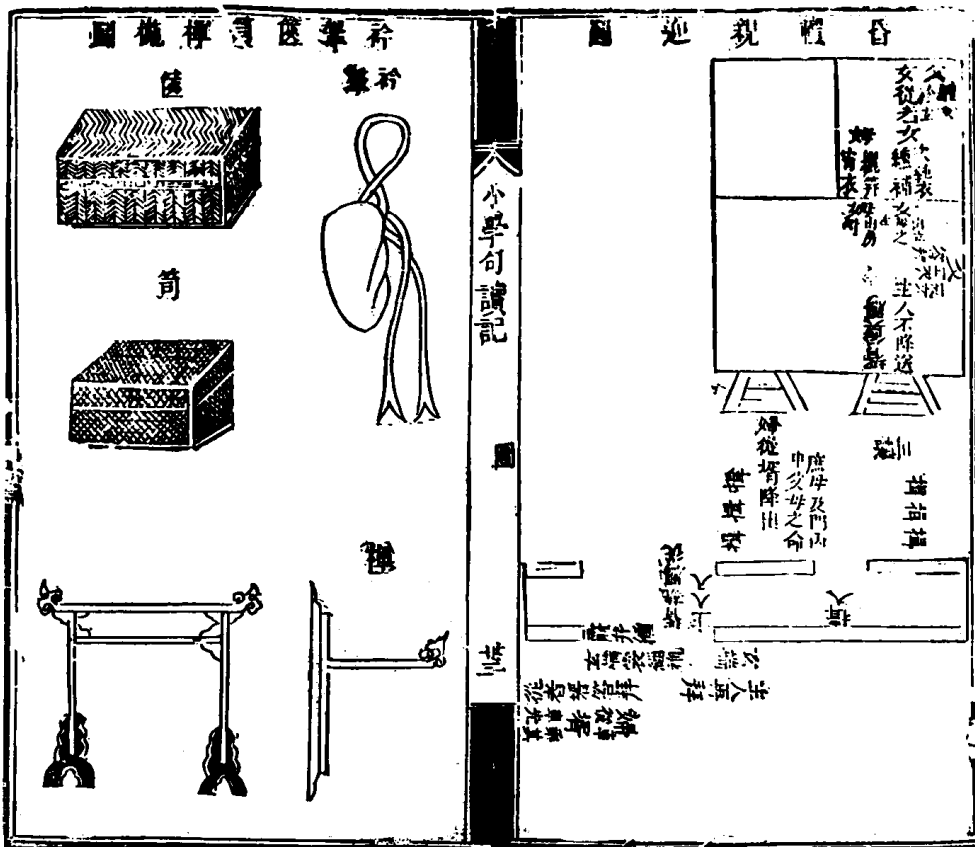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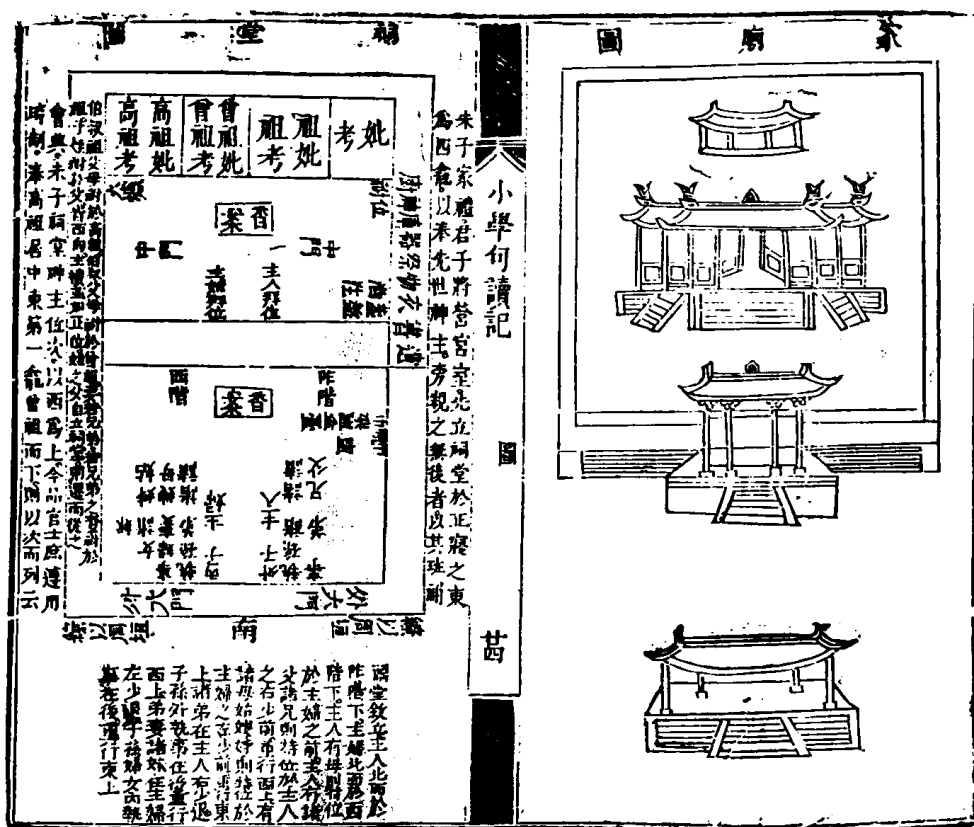
宁圖

屏當門以避內外者乃門間蕭牆也宁是人君宁立之處在屏之外門之內也

按儀禮士冠禮三加始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大戴禮云公冠四加三同士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用袞冕家禮又云王太子之冠擬諸侯之冠亦是四加諸侯之子則同於士故兩漢帝冠皆四加始緇布進賢冠次爵弁次皮弁次武弁後加通天冠王於唐太子三加帝則一而已矣

昏禮親迎圖
小學句讀記
圖
主人不降送

家廟圖
小學句讀記
圖
朱子家禮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
考
妣
祖考
祖妣
曾祖考
曾祖妣
高祖考
高祖妣
香案
香案
南

櫝韜式 按書儀云櫝下有趺韜之以囊藉之以褥府君夫人共爲一櫝而無其式今以見於司馬家廟者圖之

程先生木主之制取象甚精可以爲萬世法然用其制者多失其真往往不考用尺之長短故也蓋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而程氏文集與溫公書儀多誤註爲五寸五分弱而所謂省尺者亦莫知其爲何尺時舉嘗質之晦翁先生答云省尺乃是京尺溫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繼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此圖其間有古尺數等周尺居其右三司布帛尺居其左以周尺校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於是造主之制始定今不敢自隱因圖主式及二尺長短而著伊川之說於其旁庶幾用其制者可以曉然無惑也嘉定癸酉季秋乙卯臨海潘時舉仲善父識

神主式 禮經及家禮舊本於高祖考上皆用皇字大德年間省部禁止回避皇字今用顯字可也

伊川先生云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日月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書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合之植於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公）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灑廟牆外改中不改

或問

○問小學小子之學也如性道之原竊恐小兒輩未易曉此今子所記必深究而極言之者何也予曰學有小大而理無小大故子朱子題辭開口便說元亨利貞仁義禮智而其書於立教稱彝既推原天命率性至稽古則又曰性善至外篇則又曰物則民彝蓋學所以復性教人者亦教之復性而已性命物則之義在初學雖難遽曉然亦豈可使之懵然全不知所從來耶抑爲師者於大本大原處或未能明白洞徹是先不知所以教也又安能俾弟子知所以學乎且是書不惟蒙士可講習已也克菴先生云盛德大業即此乎在奚可以爲童稚之學而忽之許魯齋教人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則我之究極如斯也夫復何疑

小學句讀記

凡誦經處讀之句則點於字之旁讀未絕而分之以便誦詠謂之讀則點於字之中間

天台陳　選點　　華陰張　嵥
閩中王建常記　　朝邑上官汝𢘽校閱
華陰李作楫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去聲)掃(去聲)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上聲)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治平聲○後不圈者皆平聲倣此 新安陳氏曰按鄭曾註曰此字本平聲借用方爲去聲平聲者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

古者夏商周也(三代皆有小學大學教人之法故以古者爲指夏商周而言蓋前此雖有教然教之法未備學之名未立也)小學鄉學也(許氏曰按註疏周制鄉州黨之學皆爲小學大學也)餘人指八歲以至十四歲之子弟也(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

灑謂灑水以斂塵掃謂掃地以去塵應謂應尊長之呼對謂對尊長之問節謂節也(許氏曰六者言節有品節存焉)親近也道者當然之理脩(包格致誠正)齊治平大學之事也古人由小學以收心養性基本已立至大學特收其成功耳(朱子曰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則大學之功特因小學已成之功○沔陽秦士顯按古者自天子之子以至於庶人之子八歲後皆入小學後凡言按皆倣此)

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治)之時欲其習與知長(上聲)化與心成而無扞(音汗)格(胡客切)不勝(升)之患也

講以明其理習以熟其事穉亦幼也扞格猶扺(底)梧(悟)也(扺不順也)不勝不能勝當其教也(學記大學之道禁於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註扞拒也格如凍之格謂如地之凍堅不可入也不勝不能承當其教也)幼穉之子心知未有所主

時而敎之使習於善而與智俱長化於善而與心俱成荀子曰□致於善謂之化故無扞格不勝之患而大學之敎亦易與入矣此兩節言

古者小學敎人之意

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大戴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

今朱子自謂宋時也古者小學之全書不可見者以秦火焚之也秦始皇名政焚書籍儒者諸書是爾亡傳記謂禮記管子諸書直猶但也殊猶絶也古今異宜謂宜於古而不宜於今也無古今之異謂古法亦有宜於今也○按無古今之異謂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此萬世不可變易者也

今頗蒐捜輯集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平聲有補於風

化之萬一云爾○按蒐輯謂蒐取傳記而輯合之

蒐輯古蒐索色古法之宜於今者而集輯之也授付也童蒙童幼而蒙昧也資助也庶幾近辭風化詩序曰上以風化下是也風敎也敎以化之風以動之謂君上之敎化萬民如風之鼓舞動物無不化也萬一萬分之一也云爾語辭朱子此書纘古者小學之敎以爲大學基本有補於國家之風化大矣曰庶幾曰萬一皆謙辭耳吳氏曰朱子之於世敎豈惟有補於當時實則有功於萬世也此兩節言纂輯小學之意按秦火以後小學廢絶古人爲學次第無從可考是以千有餘年學者往往溺於記誦辭章而迄無所成也至宋淳熙間朱子始輯爲此書端聖功之本以續孔孟之傳其有功於天下萬世信如吳氏之言矣

淳熙丁未三月朔旦晦菴題

淳熙丁未宋孝宗十四年也時朱子五十八歲晦菴朱子草堂之名按朱子字仲晦後以晦名其所居之室時人以爲別號當時學者咸稱晦菴先生

然廣大不待增加毫末人爲而言而萬善自足無少欠缺也

朱子曰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將來受用。按此指其天言聖心渾然天理亦一天而已蓋生知安行不假人爲天下之至聖也

此一節言聖人之盡其性也 盡性謂盡得本然之全體朱子曰盡其性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

衆人蚩蚩 音 物欲交蔽乃頹 徒回切 其綱安此暴棄

饒氏曰蚩蚩無知之貌。物欲謂凡聲色臭味之欲也。暴害也。此言衆人氣稟昏愚而無知。物欲交互而遮蔽。是以頹墜其仁義禮智之綱而安於自暴自棄也 自暴者自賊害也。自棄者自絕也。俱兼氣習說

此一節言衆人之汨 骨 其性也 汨沒也。衆人之性所以汨沒者氣稟拘之於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於有生之後也。按此暴棄習安於氣拘物蔽而終爲暴棄之人。即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之云也。

惟聖斯惻 測 建學立師以培 裴 其根以達其支 同枝

斯語辭。建亦立也。此言聖人見衆人安於暴棄於是惻然傷憫而建學立師以敎之。小學之敎所以收其放心 操而不舍 養其德性順而不逆 如培 去聲 壅木之根本也。大學之敎所以開發聰明 格物致知 進德 誠意正心脩身 脩業 齊家治國平天下 如發達木之支條也

此一節言聖人興學設敎之意 學兼小學大學。培壅根本發達支條此聖人敎人復性之大指下兩節乃詳言之。按惟聖斯惻[illegible]所謂不待[illegible]而自[illegible]也

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 佩 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 稻 思罔或逾 余

方法也。罔無也。手曰舞足曰蹈。饒氏曰。此言小學之方必使學者謹夫 扶 灑掃應對之節入則愛其親出則敬其長凡所動作無或悖戾乎此也。行此數者而有餘力則誦詩讀書或詠歌以習樂之聲或舞蹈以習樂之容 習樂之聲所以養其性情習樂之容所以養其氣血 凡所思慮無或逾越乎此也。動罔或悖謂不悖乎仁義禮知之性思罔或逾謂不過乎仁義禮知之情

此一節言小學之敎所以培其根也 是明上文培其根如此

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 伏 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

饒氏曰斯此也明命即天之所賦於人而人之所得以爲性者也赫然明盛貌德者道之得於內者也業者功之成於外者也復還也初謂本然也 此言格物致知以窮究其理誠意正心以

脩治其身此乃大學之道也 道亦方也 然天之明命赫然昭著無有內外之間 去聲○明命即性也內而脩己外而治人都是盡吾性分之所固有故曰罔有內外 學者誠能從事於大學使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而德之積於內者極乎崇高由是推之使家齊國治 去聲 天下平而業之施於外者極乎廣博則有以復其性之本然矣昔日之安於暴棄也此性固非不足今日之德崇業廣也此性亦非有餘但昔爲氣稟物欲所拘蔽今則復其本然耳。按明命二句言天有明命萬物皆備於我初無內外之可言也

此一節言大學之敎所以達其支也 此是明上文以達其支如此。此古昔盛時所以治發於上而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世遠人亡經殘敎弛 始 蒙養弗端長 上聲 益浮靡 米 鄉無善俗世乏

材利欲紛拏女加切異言喧豗灰

饒氏曰。端。正也。乏。無也。利欲。猶言物欲也。拏。牽引也。豗。相擊也。

此言自前世既遠。聖人既沒。六經殘缺。而教法亦廢弛矣。小學之教廢。故學者自童蒙之時。而養之不以其正。易蒙卦彖傳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大學之教廢。故及其年長。則所習日益輕浮華靡。是以鄉無淳厚之習俗。世無粹美之人材。但見利欲之習紛然而相牽引。異端之言喧然而相攻擊也

此一節言後世教學不明之害。世遠人亡二句。是言教不明。蒙養弗端二句。是言學不明。自鄉無善俗以下。則言其害也

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集舊聞。庶覺來裔。以制切嗟嗟小子。敬受

小學句讀記　毛

此書。匪我言耄。音帽惟聖之謨。按秉彝人罔墜者。言此道本來極于天。今亦未嘗墜於地。所謂待人而後行也

極。終也。極天罔墜。言人心秉彝之理。萬古常存也。秉彝之在人心。雖有汨沒之時。而終無滅絕之理。所以說極天罔墜。我朱子自我也。饒氏曰。爰。於也。裔。末裔謂之末。來裔。謂後學也。嗟嗟。歎辭。耄。老而昏也。曲禮。八十九十曰耄。耄謂老而知已衰也

此言後世教學不明。雖如上文所云。然所幸者人之秉彝極天罔墜。我於是纂輯舊所聞者。以為小學之書。庶幾平聲可以覺悟後來之學者。爾初學之小子。宜敬受此書而學之。此非我老耄之妄言。是乃前聖之謨訓也

此一節言輯小學開後學之意。朱子輯小學書。繼往聖開來學。將使之由此而進乎大學。根本既固。支條復暢。則有以各復其性之本然。而俯就道之傳於無窮。其功不在孟子下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天台陳　選點　　華陰張　懔

關中王建常記　　朝邑上官汝恢校閱

華陰李作模

許文正公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

內篇

夏氏曰。上卷為內篇。下卷為外篇。許文正公曰。內篇者。小學之本原。外篇者。小學之支流。本支以木喻。原流以水喻。許氏小學大義曰。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支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本原。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內篇有四。立教。明倫。敬身。皆述虞夏商周聖賢之言。乃小學之綱也。稽古。摭只正音隻虞夏商周聖賢之行。去聲下同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外篇有二。嘉言。述漢以來賢人之言。所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也。善行。紀漢以來賢人之行。亦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　鄱武李氏曰。先生年五十八。論大學書成。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取古今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篇身大法也。略備焉。○敬軒薛先生曰。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也。善行之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旨乎。又曰。踐履當小學之事。則天理爛熟。雖大而化之之聖。恐亦不外是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一

立教第一

則法也天之明命即天命之性也道術也聖人之法即脩道之教也俾使也此篇所述皆道之當然原於天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而立於聖人者也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無有切於此者矣 此篇所述教人之法雖非出於一書要皆道之所當然而不容已原於天立於聖者其實不外乎我也故師必以是教而弟子必由是學焉則庶乎不流於辭章功利虛空偏曲之謬矣 敬軒先生曰教人不以小學大學爲學不出小學大學皆非教非學也

列女傳 傳去聲 曰古者婦人妊 壬 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 饒氏曰蹕當作跛 蹕音跛

列女傳言諸女漢劉向字子政 采其事以爲傳 通鑑劉向成帝時爲光祿大夫帝立趙氏爲皇后后妹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來後宮未嘗有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乃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爲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八篇奏之 妊娠申也寢臥也側謂側其身 寢不側只是妊子時當如此非常臥法也 邊謂偏其身跛偏任一足也古人席地而坐如今人之跪至漢猶然 古人坐未有椅只鋪席於地而坐其上如跪然謂之危坐乃以尻着蹠而坐也 ○按跪爲危坐以兩膝著地伸腰股而勢危也跪以尻著蹠而坐是安坐

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

邪味不正之味割謂切肉 漢陸續母切肉未嘗不方是他資質美尋常如此 席謂坐席

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 平聲 瞽 古 誦詩道正事

邪色不正之色淫聲不正之聲則即也令使也瞽無目者詩謂二南之詩 二南周南召南朱子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詩之正風也 道言也正事事之合禮者令瞽誦詩以其精於聲也 瞽者廢視而專故能精於聲

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如此二字總結上文寢食坐立視聽言動一出於正然後生子形容端正而才能過於常人矣蓋妙合而凝之時 周子太極圖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眞以理言精以氣言妙合者理氣之混融無間凝則其結聚而成形也 正形生神發之初 朱子曰形生於陰神發於陽 形者軀體血肉神者知覺精彩 感於正則善感於邪則惡自然之理也 形生之初感於正自然形容端正神發之初感於正自然才能過人邪則反是可不愼與 西山眞氏曰此言妊子之時必愼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

○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

內則禮記篇名言閨門之內 宮中門小者曰闈上圓下方如圭故曰閨門 禮儀可則也諸母衆妾也可者謂雖非衆妾而可爲子師者寬容而安裕慈愛而惠順溫和而易 去聲 良恭莊而敬畏謹愼而寡言婦德之純也 婦人而具寬裕諸善又加之以謹愼將之以寡言故曰純德 故使之爲子師以教子焉 師教子以善道者必使純德之婦人爲之欲叡其習正其性俾近於聖賢也 司馬溫公曰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 平聲 所飼 似 之子性行 去聲 亦類之

子能食 石 食 似 教以右手能言男唯 委 女俞男鞶 盤 革女鞶絲

一食 似 飯也以用也男女皆用右手取其強而已唯應之速俞應之緩剛柔之義也鞶帶也革皮也絲帛也男用皮女用帛亦剛柔之義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年即歲也。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謂東西南北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不同席而坐 註云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四當作兩後同 不共器而

食教之有別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上聲)者始教之讓

八年入小學之時也。耦曰門。奇曰戶。即就也。後長者在長者

之後也。讓謙遜也。出入門戶後長者行之讓也。即席後長者坐

之讓也。飲食後長者食之讓也 嚴陵方氏曰由是推之則無所往而不讓矣

九年教之數(上聲)日

日謂朔望六甲 朔自初一數至十五。望自十六數至三十。凡三十日而一周。六甲。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自甲子數至甲寅。凡六十日而一周 以上兼男女言也

十年出就外傅(付)。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儒)袴(苦)。禮帥(率)初。朝(潮)夕學幼儀(宜)。請肄(異)簡諒

此言男子也。十年曰幼 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蒙養之端。聖功之本也。外傅教學之師

也。居宿日居夜宿也 離居宿於外。恐其離師而間斷也。學猶習也。書字體。計算法

即六書九數也 方氏曰計即所謂九數是也。以數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焉○六書九數。詳見後內篇立教六藝

注 襦上衣 上之短衣 袴下衣。不用帛而用布。所以省費也。禮帥初禮節

皆帥循初時之所教也 方氏曰謂遵習先日所爲而不敢變。慮其妄有所改爲故也 幼儀幼

事長之禮儀也 若朝夕學幼儀者至此乃可以責事長之禮故也。朝則朝之所當學也。日入而夕

之類夕則夕之所當學也 簡書簡。諒信實。皆請於外傅而肄習之。不敢專故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酌)。成童舞象學射御

樂六樂 詳見後六藝注 陳氏曰謂八音之器較切 詩樂章 歌奏之辭 學之詞之所以養性

情也。勺美武王之詩 是周頌酌篇於鑠王師遵養時晦之詩 ...

制實維爾 象美文王之詩 ... 朱子曰象勺

公允師 皆不用詩中字名篇 ... 節之名

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之類 舞勺者歌勺爲節而舞也。舞象者

歌象爲節而舞也 ... 陳氏曰舞勺謂文舞也。舞象謂武舞也。習文武

之小舞也 成童十五以上(上聲)也 ... 十五以下謂之童子。故十五以上

五射御五御 見六藝注下 程子曰射中(下同)鵠舞中節御中度

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張子曰古人教童子先以舞者

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程子曰。舞勺舞象有

從歌以養其耳。舞以養其氣血。非解之心無自而入○

問小學收樂一段不知今人亦用得否。朱子曰。古人

自少即以樂教之。乃是人令人執手提掇。使之知之。古人

自立便可令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

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

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於此發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常

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人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

換了他性情○古人自少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

帶之節。至於學詩學樂舞學絃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

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

在。何以使得馬。書數皆然

二十而冠(貫)。始學禮。可以衣(去聲)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

內而不出

二十曰弱 禮曰二十猶未壯故曰弱至二十 冠 加冠也 冠官 通得名以其血氣未定故也

三加而三 ... 之詳見後 始初也。禮五禮 詳見後六藝注 衣音意 也 裘皮服

後徽身爲衣服之制

冠者成人之道故學五禮陳氏曰冠成人之道當兼習吉凶賓軍嘉之五禮也○永嘉戴氏曰二十血氣猶未定習向善惡判於此矣故責以成人之禮焉冠而後服備故衣裘帛大夏爲樂

樂之文武兼備者也惇篤也博廣也博學於文而不教人恐未精也內蓄其德而不暴伏於外切於爲己也熊氏曰八年教遜讓十年學幼儀則已知孝弟之道矣至此益加以篤行也陳氏曰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於孝弟而後博學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遜友視志

三十曰壯三十血氣已定故曰壯陳氏曰室猶妻也妻居室中故呼妻爲室○呂氏曰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三十有室不至於早而失飾亦不至於晚而失時此戴氏所以筋力之盛男事受田給役也疏曰三十丁壯受其田土供給征役始理男事故謂壯三十壽命之長也

受田若口率出泉國中則二七野則十五也方猶常也孫友順友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尚也○博學無常惟善是師孫友視志惟善是取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四十曰強戴氏曰三十九以前通曰壯壯久則強故四十曰強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二則氣力強也○強以出仕矣自此以往三十年宜勞於國非若後世強者有時不用少與老者並用至於此志氣堅定強立不反不奪於利害不怵於禍福可息惰廢弛而莫之振也方猶對也物猶事也謀謂論理慮謂思慮服謂任事從謂從君朱子曰方物謀慮只是隨事謀慮朱子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所謂不過物曰方猶對也此方以物理○程子曰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此所以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即有汲汲利祿之誘何由向善○方氏曰事人以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彼也行命存焉從去在我也有義存焉故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也

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

五十曰艾髮之蒼白如艾色也七十曰老血氣既衰也服猶任也上言仕治一官之小事也此言服官政統一官之大政也陳氏曰仕者爲之小事也服官政者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陳氏曰仕者則使之任德既成乃命爲大夫也○熊氏曰至於五十更事審詩知人情亦既熟矣若其服官政則學故事詳審和既不至於接民生事矣致事則致還其職事於君矣致事而告老所以進賢路示知止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十年不出謂十歲則不出閨門也姆女師也鄭氏曰婦人無子出不復嫁而以婦道教人者婉謂言語柔順娩謂容貌柔順聽謂有所受從謂無所違此皆教以女德也枲麻之有子者執麻枲績事也績以指緝其麻爲線也治絲繭蠶事也紝布帛之屬組亦織也紃似縧古人以置諸冠服縫中者此皆教之學女事以共衣服也祭祀饗先祖也納進也漿醋水也竹曰籩木曰豆籩以薦果核豆以淹菜曰菹肉醬曰醢奠薦也禮相助奠謂以禮相長者而助其奠此皆教以祭祀之禮也陳氏曰婉有委曲之意娩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爲正也婦人之容德莫此爲盛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禮婦人之道盡是矣○鄭氏曰當及女時而知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

笄簪也婦人不冠以簪固髻而已古者女子十五許嫁則笄而字之詳見朱子家禮方氏曰

書而固者用也故女子之年至是數而笄笄者婦人首飾書成人之服也大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然嫁止於二十歲必至於三十者豈以少為美陽以壯為強故也歟鄭氏案其父為長男子故王氏謂女子笄二十而後可嫁以為二十而不嫁謂其有故而不得嫁男子三十而有室〇家語魯哀公問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 故謂父母之喪

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聘問也奔趨也謂不待聘而從之妻之為言齊也以禮聘問得與夫敵體也（謂同尊卑）妾之為言接也得接見於君子不得與之敵體也（眞氏曰小學之書先載列女傳胎教之法而繼以內則之文合二章觀之小學之教略備矣）

〇曲禮曰幼子常視（同示）毋（音無）誑（居況切）立必正方不傾聽

曲禮禮記篇名言禮之節目委曲也示猶教也毋禁止辭誑欺誑也正方謂正向一方（呂氏曰立必正所向之方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不偏有所向）傾聽謂側耳以聽常示毋誑教之以誠也（長樂劉氏曰幼子之性純明自天無所學而不可及也如金之在鎔惟人所範如泥之在鈞惟人所模故觀之以誠則誠信篤於其心矣視之以詐則詐偽篤於其志矣模範之初貴得其正故曰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教之以敬也（戴氏曰內外相養防其外所以養其中也立必正方不傾聽則敬以直內無傾邪之患矣〇恩按誠者聖人之本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故於幼子卽教之以此則致其道可以入聖域矣）

〇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音孰）黨有庠（音詳）術（陳氏曰術當作州）有序國有學

學記禮記篇名（陸氏曰鄭云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也）古者二十五家為閭同在一巷閭巷之學曰塾（塾以成熟為義疏曰此明學之所在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閭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就教於塾也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也）五百家為黨黨之學曰庠（庠以養老為義疏曰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之人也）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之學曰序（序以習射為義疏曰於州中立學教黨所升之人也）國謂天子及諸侯之都也國之學曰學（陳氏曰國中立學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焉）家塾小學也黨庠州序國學大學也人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皆教之以人倫而已

〇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音薛）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上聲）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名軻字子輿（音余）聖人謂堯（唐帝名）也契人名司徒官名（掌教之官）倫序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別謂各有配偶而不相亂也（之設私人）

（發莫甚於夫婦之間有別常必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如關雎鳲鳩常並遊而不相狎今止取詩傳上句釋之竊恐未盡其義）朱子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眞氏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人性所自有堯之命官教亦因其有而道之耳非強之以所無也經傳論人倫之道非一然各以一言而盡其要未有如孟子者焉嗚呼皆哉〇朱氏公遷曰此人倫以道言皆其異於禽獸者明君子當全天命之性以自別於禽獸也見聖人必明倫道之教以別人於禽獸也〇愚按親義別序信已包括於內則章矣但其文皆散見而未甚切要故又逸孟子之言總提出此五者以明五教之大綱也）

〇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舜虞帝名契舜臣名節上章堯所命者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也（蔡氏曰五者之名位等級也）敬謂敬其事（聖賢之於事無所不敬）

弟子職管子篇名。管仲所著者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所著管子八十六篇弟子職乃其一篇之名以篇內所言皆爲弟子之事故名之曰弟子職
先生師也。稱師曰先生者以先己而生也。自稱曰弟子者尊師如父兄也。則效溫和恭遜也。自虛心
不自滿也 推處故能受滿則無所容 朱子曰所受是極謂受業須窮究道理
到盡處也○按溫恭謂色和貌莊 朱子曰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 自虛謂心誠不自滿足也
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 無 驕恃力
服猶行也。柔巽順也。孝謂善事父母。弟謂善事兄長。驕則侮人
恃力則陵人。非汎愛衆矣 朱子曰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尚德不
尚力○朱子曰驕而恃力則矜羊悍清之事
志毋虛邪行 去聲 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心之所之謂之志。身之所行 如字 謂之行。處謂處所。常謂常所。就
有德親仁也
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 赤
式敬。夙早。飭整也。顏色整齊敬見 現 乎外也。中心必式敬存乎
中也。夙興夜寐勤以檢身也。衣帶必飭謹以檢身也。三節皆力
行之事○ ○按朱子曰式法也。謂中心必常存此天則
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 戒 是謂學則
益增也。翼翼敬也。朝益暮習 朝而受業夕而習 勤以務學也。小心翼翼
敬以務學也。此學文之事。一○專一也 以心志言 懈怠也 以工夫言 則法也
通結上文 此字通指上文力行學文而言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
孔子名丘。諱某不敢名也 字仲尼。是爲至聖先師。萬世皆師法者 朱子曰謹者行之
有常也 存疑曰謹字皆訓敬慎。今曰行之有常何也。蓋動作威儀
出入起居皆有常度而不易。即是敬慎也。敬慎是字義
其意也 行有常 信者言之有實也。言之有實不妄言也。必有實方言
汎廣也。衆謂衆人 汎愛衆不是人人去愛他。只此小學之事。須不將一事
等相接害底事去驕衆他 不自占便宜之類皆是也
親近也。仁謂仁者 只是行抗去親近他 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
詩書六藝之文 學則講其說而習其事也。朱子曰只是行此數
件事有餘則工夫去學文。非謂六 行到從容地步而後可學文也。雲峰胡氏曰行有餘力者謂
事之外學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畢然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後學程子曰爲弟子之職 職弟子職分之所當爲 力有
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 去 己之學也
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
或出於私意。又曰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
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朱氏公遷曰此言小
子之學。知行兼備而行爲重也○南軒張氏曰聖人之言貫徹
上下。此章雖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之
事。然充而極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也
○興於詩
此章之首當有孔子曰三字。而略之者。蒙上章也。他皆放 上聲 此
朱子曰興起也。詩本人性 作 情 厚 性本無不正。情感物而動則有正有不正 有邪有正
安陳氏曰如二南之正始爲正。鄭衛之淫奔爲邪 其爲言既易 去聲 知 而詩辭明白而近人情而吟咏
之間抑揚反覆 陳氏曰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後重復翻倒 其感人又易入。故學

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愚按詩禮樂三者，乃古人自幼所學之文，及其學之久而有得焉，則興立成不外是矣。故小學於弟子餘力學文之後，即次之以此。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樂記禮記篇名 臨川吳氏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讀誦記載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蓋樂記者所記皆樂之義也故名篇以此 斯須一離一合之頃也 方氏曰斯者辨於此須者待於彼辨則離待則合斯須則一離一合之頃也

也禮樂治身之本故不可斯須離之 問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是只就禮樂之本上說有來也始得司馬公嘗曰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王守禮樂之本未嘗斯須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斯須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達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蓋如此

○子夏曰賢賢易色 亦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人 朱子曰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 身是不有其身為己之私計也蓋一身之業猶利害都不計較而惟盡心於事君恰似無了身子一般 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 雙峰饒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學賢取友雖同歸於朋友之倫而賢賢為重故集註以四者言之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語類曰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挨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新安陳氏曰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 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

學之至 生質之美謂生來資質之美不待為學而自能如是務學之至謂其用力於學者其功篤至而後能如是○曰苟非曰必其意重在下句 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陳氏曰可見子夏之文學非章句文藝之末而重德行之本也

按立教明倫敬身三者小學之綱也 綱如網之有綱綱舉則目張明倫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綱立教統明倫敬身而言明倫又凡五者之綱也敬身是心術威儀衣服飲食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凡十者小學之目也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五者是明倫之目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四者是敬身之目 合而言之則凡十者皆立教之目也 而立教則教此而已 此十字指上九者而言 或乃外是立說談矣 外是立說如辭章功利虛空偏曲之類以觀學人俯道之教其謬奚啻千里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天台陳　選點　華陰張　慄
關中王建常記　朝邑上官汝恢
華陰李作楫

明倫第二

明明之也。倫人倫也。其目有五：明父子之親，明君臣之義，明夫婦之別，明長幼之序，明朋友之交。南軒張氏曰是五者皆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為明云者則講明也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凡百七章朱子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

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設立也。庠以養老為義，序以習射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存疑曰庠雖以養老為義序雖以習射為義然所以教民則同但各取一義以名學耳皆鄉學也。問鄉學如何朱子曰皆是農隙而學日就與教之日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學國學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之無異名也輔氏曰鄉學有異名國學無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晉齋許氏曰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

稽聖經訂丁定切賢傳傳去聲述此篇，以訓蒙士。

稽考也。訂評議也。聖人之書曰經，賢人之書曰傳。聖經賢傳皆明人倫之書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管漱救櫛則瑟切縰灑笄雞總拂髦毛冠緌如追切音蕤纓端韠畢紳搢晉笏，左右佩用，偪逼屨句著酌綦。

咸皆也。盥洗手也。漱漱口也。櫛梳也。縰韜髮作髻者，黑繒為之。陳曰士冠禮云縰長六尺[illegible]熊氏曰此笄謂所以舉髻承冠以全幅叉而用之笄笄也安髮之笄以纚韜髮作髻既訖即橫插此笄於髻中以固髻也總束髮飾髻者，練繒為之。[illegible]束髮之本而垂餘於髻後以為飾也拂髦謂拂去髦上之塵。緌者纓之飾。纓者冠之系陳氏曰冠之纓結於頷下以為固結之餘者下垂謂之緌端玄端服也[illegible]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用緇布而裳不同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韠蔽膝也韠以韋為之[illegible]紳大帶也[illegible]自中約也搢插也。插笏於大帶，所以記事也。笏者忽也所以

備忽忘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左右佩用，謂身之兩旁所佩帨巾小刀之類有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以備用也紛帨者使用也偪行縢也。邪幅也。纏足至膝者。屨鞋也。著猶結也。綦鞋口帶也。皇氏云綦屨頭施繫以為行戒朱子曰古人皆著鞵今人只著一樣鞵易脫猶之於上加以帶然拂髦者同而下冠結纓垂緌在身則服玄端者韠加紳搢笏佩用，在首則櫛髮加縰加笄加總，在足則綁偪納屨著綦，各以次第施之。陳氏曰此飾所皆依事先後司馬溫公曰：孫事祖父母同。劉氏曰：髦謂子生三月則剪其胎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鬌，朶帶之於首，男左女右，長則垂其冠而笄也，則綵飾之，加于冠加字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母喪則去之。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

以下皆侍者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支敬之勿敢近敦對牟謀卮支匜移非餕俊莫敢用與恆飲食非餕莫之敢飲食

傳移也衣衾簟席枕几每日置之有常處不得輒移置他處也近謂挨逼之杖屨服御之重者尤須恭敬不敢挨逼之也敦牟皆盛平聲下同黍稷之器陳氏曰牟讀爲堥土釜也此器則木爲之象土釜之形耳卮酒器匜盛水醬之器食餘曰餕與及也恒常也尊者所用之器非食其餘則不敢用之所常飲食之物非食之餘者則不敢飲食之輔氏曰凡此所以養其孝心也孝人心之所固有後世禮教不明日就銷鑠有不自知者矣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委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側皆切

應唯應以速也唯之爲恭敬對對以敬也進退周旋慎齊言一進一退之時周回旋轉之際必謹慎齊莊也

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一決噫於嚏帝咳丘蓋切欠伸跛庇倚睇弟視不敢唾吐臥切洟替

升降以堂階言出入以門戶言揖謂進而前其身略俯如揖也遊揚也謂退而後其身微仰而揚也噦嘔逆聲噫食飽聲嚏噴嚏咳咳嗽意闕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爲跛依物爲倚睇視邪視也唾出於口洟出於鼻噦噫嚏咳則聲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不恭唾洟則聲貌俱不恭故升降出入揖遊之頃皆不敢

寒不敢襲習癢不敢搔騷不有敬事不敢袒但裼昔不涉不撅貴

裳肩衣衾不見現裏

亦不爲恭也襲謂重衣敬事謂習射袒裼露臂也涉謂涉水撅褰音牽揭也裳也非習射則不敢露臂非涉水則不敢褰裳褻猶近也褻衣衾謂近身之衣衾其裏可穢故不見

父母唾洟不見現冠帶垢古口和灰請漱搜衣裳垢和灰請澣緩衣裳綻裂紉尼鄰切箴針請補綴貴稅二音

不見謂刷去之唾洟人情所不欲見故即刷除之不使見示於人也垢塵涴烏過切也和湯漬也陳氏曰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也手洗曰漱足洗曰澣疏曰此漱澣對文爲例耳散則通也上服曰衣下服曰裳以線貫箴曰紉輔氏曰請澣漱請補綴請則容有不說然必先備灰與箴而後請敬之至也循是而行之固無有不至者矣

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賤謂婢僕之輩共皆也帥循也時是也謂皆循是禮而行之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七性切昏定而晨省

溫以致其暖如溫被之類凊以致其凉如扇枕之類漢黃香事親暑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事見外篇定以安其寢省以問其安內則雞初鳴咸盥漱而朝○疏曰昏定而晨省者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上云冬溫夏凊是四時之法此說一日之法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

出必告谷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告啓也反還也面猶見也呂氏曰出必告反必面受命於親而不敢專也常猶方也陳氏曰游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妄用也親之愛子至矣所游必欲其安所習必欲其正苟輕身而不自愛則非所以養其志也恒言平常言語也自以老稱則父

母爲過於老矣。不稱老。欲安父母之心也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捧盈。洞洞屬屬竹然。如弗勝升。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此禮記祭義之篇。不曰祭義而曰禮記者。以其言孝非言祭也。餘皆放此。愉悅之色見現於面。婉順之容見於身。盈滿也。洞洞質愨貌。屬屬專一貌。勝當也。言敬親常如執玉奉盈。陳氏曰。如執玉言其恭。如奉盈言其愼。恐不能當其重。滿而且將覆墜也。若夫嚴肅威重。儼正恪謹。乃以上臨下之敬耳。豈事親之道哉。陳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眞氏曰。愛根於中者。藹然後發於氣。動於色。見於容者如此。所可以爲也。嚴威儼恪。居上臨下之容。施之於親則慢矣。故曰非所以事親也。

○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主當也。室西南隅爲奧。爾雅釋宮。室中西南隅謂之奧。言隱奧之處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言日光所漏入也。東北隅謂之宧。言日側之明。是宧明也。東南隅謂之窔。言隱闇也。尊者所居也。按疏。古者室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奧無事。故名曰奧。而尊者居必主此。旣是尊者所居。則人子不宜處之也。中席。中於席也。一席容四人。則四人共坐。常推長者居席端爲上。獨坐則席中爲尊。尊者宜獨。不與人共。則坐常居中也。○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中道卽所謂出入不當門隧者也。門中門之中也。出入處也。此說較陳氏本註爲優

食似饗亨。不爲槩蓋。祭祀不爲尸

食饗。如延賓奉祭之類。槩。量也。饌具之多少。當順親意。不得自限量也。尸。神象也。古者祭祀必有尸。所主以象神也。父主祭而子爲尸。是父拜子也。故不爲尸。不爲尸則不主人之事。尸以子事父故也。○祭祀無尸。朱子謂古人立尸。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蓋求神之道。莫切於此。秦氏直以尊卑之勢而去之。後遂不可復矣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親雖未言。亦聽之。恐言而不及聞也。親雖未動。亦視之。恐動而不及見也。眞氏曰。孝子之心。惟恐纖介之善。須臾之失。故其以潛聽默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者。其能若是乎

上言尊親之事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紫。不苟笑

苟。苟且。訾。毀也。登高臨深。危道也。苟訾苟笑。辱道也。人雖有是非。而己尙且訾之。必反見訾毀。不樂而笑。亦適取人厭惡。故曰辱道也。○呂氏曰。苟訾近於讒。苟笑近於諂。此言愛身之事。祭義云。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則不苟訾不苟笑。所以全其行。不登高不臨深。所以全其體。全其行全其體。愛身者爲何如。邵氏曰。爲子之道。旣當自卑以尊其親。又當自重以愛其身

○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朱子曰。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按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遊。又有處變之道。必有方是也。存疑云。遊必有方。只按不遠遊說。或謂近遊不是。蒙引云。大抵遊是遠。尋常出入之間。不喚做遊。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深體之

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許齊曰。爲子者侍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

念之心宜淺䰇當以父母之心爲心○胡氏曰遠遊特事之至近者爾推能淨是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爲矣必范氏之說○按不遠遊是以親心爲己心遊方不得已者必淺得其旨○有方庶有以安親之心若己之思親則終不留也

〇曲禮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死謂忠難去聲相死友報仇也疏云爲其親在而以死許人是忘親矣黃氏曰許友以死雖父母沒亦不可

〇禮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

有猶專也即許友以死之謂示猶教也有上下卑當統於尊也鄭氏曰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戴氏曰髮膚以上皆親之體豈敢專有其身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財豈敢自私其財有身私財者非孝也

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自此遺彼曰饋自下奉上曰獻車馬物之重者故不敢專之以饋獻此記坊記之文

〇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子而孝敬父母必愛之婦而孝敬舅姑必愛之然不可恃愛而於命或逆或怠也逆謂不順怠謂不勤朱子曰勿逆勿怠此謂不可變節以傷尊者乎曰慈愛之心也

若飲去聲食之雖不耆視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耆欲皆好去聲也待謂待尊者察己不好而改命焉然後去上聲之

加之事人代之己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姑且也使役也陳氏曰尊者任之以事己既爲之矣或念其勞又使人代爲己雖不以爲勞而不欲人代然必順尊者之意且與之若慮其爲之不如己意且教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己復爲之黃氏曰此兩節皆明弗逆弗怠之意盧氏曰是非敢爲矯情蓋委曲以行其意雖至親之閒亦有不容自遂者必如是而後無所拂也

〇子婦無私貨無私畜許六切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貨交易之物畜藏積之物假借人也與與人也鄭氏曰此言家事統於尊而不敢專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稅茝昌改切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

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與之佩雜佩鍼線之類帨帨巾茝蘭皆香草茝一名澤芳師古云即今白芷蘭俗呼燕尾香也一幹一花而香有餘曰蘭皆所佩衿纓中物也輔氏曰新初也如初受兄弟之賜也

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

反賜之謂舅姑不受而復與之不得命不允其辭也如更受賜如再受舅姑之賜也待乏者待舅姑之乏去聲之而獻之也輔氏曰受之則如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孝愛之至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扶又切請其故句賜而後與之

故即反賜之物也亦必再請於舅姑既許然後與之黃氏曰不敢私受敢獻諸舅姑不敢私與故復請其故輔氏曰非誠於無私畜者不能如是也

○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委）而起
諾應之緩（呂氏曰許而未行也）唯應之速（陳氏曰父以恩師以道故所敬同）
○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
士相見禮儀禮篇名（儀禮亦周公所制凡十有七篇此則其第三篇也其篇內或士往見卿大夫或卿大夫下見士或士與大夫見君之類禮無不具而獨以士相見爲名者蓋出仕從微至著以士爲先故也）大人卿大夫也視面而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抱懷抱也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視面察其納己言否也毋改謂見答之閒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嫌懈惰不虛心也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視之儀無異也

若父則遊目毋上（上聲）於面毋下於帶
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故所視差（叉茲切）廣因觀安否何如也記曰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呂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衰知其憂在乎心矣）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視足伺其行也視膝伺其起也
○禮記曰父命呼唯（委）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父命呼爲父命所呼也唯諾皆應也而唯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速於趨（趨張拱端好有翼如之容走則急奔而不暇趨也）

親老出不易方復（伏）不過時親瘠（側）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易改也不易方如已告云東往則不敢更適西也復還也不過時如已告云晝還則不敢更至暮也（陳氏曰易方則恐倚己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之憂）瘠病也色容不盛有憂色也孝子之事親無所不至此特其疏略之禮節耳（謂常行疏略之禮而已非大節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丘員切）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不能猶不忍父母沒而澤猶存故不忍方氏曰書書策也杯圈飲食器也手澤汗之所漬（恣）也（謂其書乃平生常執以誦習手汗所漬猶存其潤澤之迹故不忍讀）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謂其器乃平生常用以飲食口津所潤澤猶有餘氣故不忍飲也○此禮記玉藻之篇）

○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婢子婢所生者若及也（一云或也）庶子庶孫庶母所出者父母所愛當終身敬之非特愛之而已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由自也視比也（陳氏曰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故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宜猶善也謂與之相善而愛厚也 出謂出其妻大戴禮婦有七出其一不順父母餘見後明夫婦篇

應氏曰父母以爲善子情雖替謂不與之相善而薄也而夫婦之義亦不可不行焉知有親而不知有己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上聲下同老也樂洛下同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上聲以其飲食忠養之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老及四其字皆指親而言樂其心怡悅其心也陳氏曰諭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承順其志也能養志也方氏曰怡聲以問所以樂其耳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昏定所以安其寢晨省所以安其處忠者盡己之心也養親之道雖非一飲食以能盡亦非舍飲食以能養君子何以處之亦曰忠養之而已夫養之以物止是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凡以養其志矣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十三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父母所愛之犬馬猶愛之況父母所愛敬之人乎眞氏曰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以不敬乎若慢之是慢吾父母也推類而長其不皆然

○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

老謂傳家事於冢婦非以年計也曲禮七十曰老而傳謂舅姑俱存年七十以上方傳家事於長子其婦亦得從夫知家事也若舅先沒冢婦長婦也祭祀雖姑年未至七十有婦即可以傳家事矣賓客禮之大者猶必咨稟而後行焉鄭氏曰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輔氏曰必如是方後婦姑各得其宜矣介婦衆婦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當作敬無禮於介婦

言舅姑以事使冢婦既不可怠於事方氏曰不以居長而敢自怠也又不敢恃舅姑之命而無禮於介婦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偶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敵相抗也耦相並也命出令也言舅姑若以事使介婦亦不敢恃此而與冢婦相抗並方氏曰言事之勞逸不敢與冢婦均也輔氏曰必如是而後冢婦之志行而家事具矣非惟任事不敢抗並亦不敢並行凡有並行而行並命於卑者並出命並坐而坐也劉氏曰又言介婦之與冢婦分有尊卑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十四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凡婦通冢婦介婦言私室婦之室蓋婦侍舅姑不命之退不敢退也輔氏曰舅嚴則婦賢凡此非特舅姑之嚴其侍乃所以成其婦之德也事謂私事

○適的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去聲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妻呂氏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宗子上繼祖禰族人兄弟皆宗之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祭則宗子主之陳氏曰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小宗所以統其兄弟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適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與祗敬也徒從去聲人也舍道也約省也今

亦謂入宗子之家。加高也。言非惟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凡父兄宗族皆不敢以此加之 疏曰。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者亦然。○方氏曰。大傳曰。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則祇事宗子宗婦。乃所以嚴宗廟也。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者。不敢以支臨宗也。加於父兄宗族。與獻子加於一人等之加同。蓋彼賤我貴。彼貧我富。而我以貴富臨御入其門。則是以貴富加貧賤也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去聲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朱子曰。諫而不逆。謂委曲作道理以諫。不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也 恐觸父母之怒。止而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至觸其怒者。亦非也。諫而不逆。即論語所謂幾諫也。朱子曰。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闌截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悅則復扶又切諫

吳氏曰。下怡柔。皆和順之意。蓋諫易去聲至於犯。故欲和順也。入納也。起者。悚然興起之意 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者。深愛之形見者也

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同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二十五家為閭 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 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 新安陳氏曰。不曰苦諫。而曰孰諫。孰字有淡味。純孰以諫。終欲諭父母於道而已 疾惡也 小註。諫而父母不聽。其罪輕。不諫而父母得罪於人。其罪重。二者之間。寧可孰諫。○吳氏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孰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使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而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哉。豈容有一息忘哉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平聲泣而隨之

將以感動親心。庶或能聽也 方氏曰。子之於親。三諫不聽。苟遂絕之。則傷恩矣。傷恩者。仁所不忍。故隨之。蓋將以感動其心。而或聽。則仁之至也。○按以上三章。言諫親之道。曲而盡矣。所謂有爭子。身不陷於不義者。此也。事父母者宜深味焉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矢引切。怒不至詈利。疾止復故

櫛梳髮也。翔張拱也 謂人之行。張拱端好。如鳥之舒兩翼而翔然 惰戲嫚也。變猶易也。貌謂色也。齒本曰矧。怒罵曰詈。孝子之事親。病則致其憂。不櫛。憂不為飾也。不翔。憂不為容也。不惰。憂不為戲也 詩。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不御。憂不為樂也 方氏曰。不以所樂而忘所憂也。樂必以琴瑟為言者。蓋常御之樂。士無故則不去琴瑟也 不變味。憂不擇食也。不變貌。憂不多飲也 陳氏曰。猶可食肉。但不至厭飫而口味變耳。猶可飲酒。但不至醺酣而顏色變耳 大笑則見矧。怒甚則至詈。亦為忘憂。故戒之。復故。復常也。疾止則憂散。故復常 王氏曰。父母有疾而致其憂。此子職所當然也。聖人猶必為之委曲以制禮者。蓋以人情有過有不及。導約之以禮。庶乎歸之於中也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嘗謂度鐸其所堪 方氏曰。君於平居無事之時。其膳也。膳夫品嘗之。太子親視之。亦必致其謹矣。則於有疾之時。尤所不可忽也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呂氏曰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用藥熟矣然後服之謹疾之道也

眞氏曰春秋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胡安國以爲人子之所愼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而未達則不敢嘗敬謹其身如此而於君父可忽乎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愼矣此書弒之前監冰之淵而春秋之所謹也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乃春秋除惡於微之意也然則侍親之疾者其可不以許止爲戒 方氏曰經之所言道其常而已非世俗而自得未及三世固在所取也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行去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朱子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

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新安陳氏曰此爲父子志趣事爲之不同者言之志者行之未形者行者志之已形者也朱子曰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爲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爲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爲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强而從父之爲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爲賢矣至於父沒則己自得爲於是其行之善惡可見矣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如字雖善亦不得爲孝矣輔氏曰就事而言則雖是就心而言則不得爲孝矣朱子曰此章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胡氏曰不忍改以一心言所當改以事言可未改以時言○朱子曰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爲而言觀其文意便是父在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父在時子猶非無行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而其所主在行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之事雖在所當改但遽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覺若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有不忍之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爲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又曰大直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貽遺去聲也令善也果謂果決爲之方氏曰將者萌其始之謂果者成其終之謂夫君子之心將有爲也不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小人之心將有爲也非盡不善以不能有所思故善終不成焉然則善不善亦在乎思不思果不果之間而已

○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妻愴創之心非其寒之謂

也春雨露既濡儒君子履之必有怵出惕他歷切之心如將見之

祭義禮記篇名方氏曰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此篇言祭則以義爲主故以是名之此言君子感時思親也疏曰此明孝子感時念親所以四時設祭之義履踐也悽愴悲傷貌濡沾濕也怵惕驚動貌見之謂見其親履霜露而悽愴故祭於秋履雨露而怵惕故祭於春眞氏曰孝子無一念不在其親故因霜露之降而感焉因雨露之濡而感焉若將見之此誠之至孝之至也○疏曰舉春秋則冬夏可知方氏曰雨露言如將見之則霜露爲如將失之矣蓋春夏所以迎其來秋冬所以送其往也

○祭統曰夫扶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

祭統禮記篇名統猶本也鄭氏曰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具者泰祭之物

之類是也）國之祭。卿大夫相（去聲下同）君。命婦相夫人。家之祭。衆子相宗子。備外官也。衆婦相宗婦。備內官也。（宗子祭先考。衆子供俎豆。所以備外官。宗婦祭先妣。衆婦供俎豆。所以備內官。言者若國之祭。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也）官既備。則事無闕矣。（方氏曰。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呂氏曰。祭宗廟之禮。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所以盡物者。盡其物之至美以爲之。然後可以不慊於心。鬼神其來享也）

○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莅（利）之。有故則使人可也

莅。臨也。必身親臨之者。致其如在之誠也。（論語曰。祭如在。中庸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已既不克與（去聲）。而時又不可失。則使他人攝之可也

○祭義曰。致齊（莊皆切下同）於內。散齊（上聲）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上聲）。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切）。思其所嗜（視）。齊三日。乃見其所爲（去聲）齊者

齊之爲言齊（如字下不齊同）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此出祭統）方氏曰。齊所以致一。致一則不齊者齊矣。朱子曰。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致齊於內。若心不苟慮之類。（致齊三日。方氏曰。若心不苟慮。記其者欲之類。則所以齊其內也）散齊於外。若不飲酒不茹葷之類。（散齊七日。鄭氏曰。不御不樂不弔。方氏曰。若手足不苟動。防其邪物之類。則所以齊其外也）樂。好（去聲）也。嗜。欲也。（素所欲飲食也）五其字。及所爲。皆指親而言。（疏曰。思其居處以下五事。謂孝子思念親存之五事也。○方氏曰。齊三日。則致齊而已。必致齊。然後見其所爲齊者。思之至故也。葉音氏曰。言思之至者。如見其存。後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

祭之日。入室。僾（愛）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開代切）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陳氏曰。入室。入廟室也。（此祭日之朝。初入廟室時也）僾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還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敬惕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出戶而聽。祭畢而出聽也。（此謂薦已畢。孝子出復位。祝闔牖戶之時也）愾然。大息之聲也。（馬氏曰。僾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愾然言其氣。張子曰。齊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輔氏曰。先王能存其心。（孝者人之心。惟先王無物欲之累。爲能存其本心也）故親之容色自不忘乎目。親之聲音自不絕乎耳。親之心志嗜欲自不忘乎心。（此一節。惟輔氏說得先王之心。看他連下三箇自字。方見得不忘不絕。皆非勉強矯揉之所能然也。故句讀取之）

致愛則存。致慤（確）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陳氏曰。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言追念之切）致慤。極其敬親之誠也。（言想見之誠）存。以上文三者不忘而言。著。以上文見乎其位以下三者而言。輔氏曰。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安得不敬乎。（方氏曰。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慤矣。親雖微而猶著。眞氏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者盡愛慤之極。燄乎其若存。誠慤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

○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音育）祭器。雖寒。不衣（去聲）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粥。賣也。丘。墓也。君子寧其身之困。而不忍慢其先。孝敬之至也。（呂氏曰。丘木所以庇宅兆。爲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私也。○鄭氏曰。廣敬鬼神也）

○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假借也大夫有田祿祭器當自具故不假陳氏曰大夫有田祿則不假祭器於人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則假之可也造為也燕器自奉之器祭器未成則不造先神而後已也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膚皮也身體言其大髮膚言其小身躬也體四支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道者當然之理朱子曰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身不苟安而行必由道立身謂身不苟安蓋不敢苟且自安必欲此身可法可傳之身而卓然特立於天地間是一箇大規模若爽而細密工夫不能於事事物物上逐一去盡道理始息生立而起所以後言立身行便須由乎道苟行必由道此身便不到苟縣陷故中間添箇而字貫他只是一套事則已之名揚於後世而父母之名亦顯矣如己有賢人之名則父母為賢人之父母己有聖人之名則父母為聖人之父母是顯之至也○饒氏曰言為人子者常須戒慎戰兢恐致毀傷此孝行之始也然孝行非惟不毀而已又須成立其身而行必由道使善名揚於後代以光榮其父母此孝行之終也

夫扶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此孝之終始也

愛親者不敢惡去聲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刑儀法也眞氏曰孝者不出乎愛敬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也博愛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去聲廣敬也○則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刑於下天下之人無不皆愛敬其親矣[illegible]

謂至德之教即愛敬流為風化也百姓以人言四海以地言王者受命於天故曰天子天子躬行愛敬而其下化之至於人人愛其親敬其親是則所謂合天下之孝以為孝也此大孝尊親之事大孝尊親三句出記祭義○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能教至加百姓刑四海則不受天命而尊富保皆在是矣故曰此尊親之事○饒氏曰事親人能曰是養能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推此二事為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合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逸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

制節自制於禮節也謹度謹守乎法度也皇氏曰車旗之類皆有官節不敢奢僭也貴為國君可謂高矣富有千乘去聲○千乘者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也可謂滿矣高則易去聲下同危在上不驕故不危滿則易溢制節謹度故不溢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長惟諸侯得祭之諸侯謂公侯伯子男皆有國者社稷國之主也蓋諸侯初受封時天子賜以大社之土使歸其國而立社稷歲時祭之以社主土稷主穀民以生所恃以安養故也天子大社之土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央黃各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為社則受于天子也○社稷壇在公宮之西南社東稷西俱北鄉並列同營共門民謂庶民人謂在位者皇氏云明遠近皆和悅也○社稷民人皆先公積行累功以受命于天子而傳之子孫者易而得之難其身已沒而其心猶賴有賢子孫世世守之不失也為子孫者果能謹禮奉法足以長守其富貴則能保先公之社稷和先公之民人矣諸侯之所以為孝者莫大於此此下三節其次非孝之事凡三節中所言保社稷宗廟守祭祀之事皆能弗辱其親者也但視尊親則下一等矣

一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去聲不敢行如字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

法法度也道言也宗程子曰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卿大夫有
家卿者分進退而其道上達也大夫者扶以助人者也天子之卿六命采地如侯其大夫四命采地如伯是謂千乘之家
諸侯之卿大夫其采地之大者可出兵車百乘是謂百乘之家家必有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
廟而三祭法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雖皇考與大祖則王之
不同而大抵卿大夫立廟皆三也王肅曰大夫無皇考與大祖廟所記
子為宗者有祖考廟然有世祿之家雖無廟亦可兄由嫡得
祖考廟者無皇考廟也故言保宗廟
焉故卿大夫之孝服飾言行必守法遵德焉以此傾毀辱先莫大
能世有其家而宗廟可保保宗廟則常為孝矣
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上聲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
其祭祀此士之孝也
移事親之孝以事君則忠矣移事親之敬以事長則順矣上即
君長也士有田祿以奉祭祀士者任事之稱田祿即采地中公田收其所入以為祿也祭法適士
二廟官師一廟東陽許氏曰適士天子之上士即元士也受三
命采地五十里視子男二廟祭祖禰官師凡有司之長蓋中士
下士也雖立一廟祭禰於禰廟并祭祖可故言守祭祀故士有田則祭無田則不敢祭
不失其田祿而祭祀可守守祭祀則常為孝矣士之孝必忠順事上方能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去聲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朱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天道者五氣順布為
春夏秋冬四時之運也用則舉農畝之事順四時之氣春生則
耕種夏長則芸苗秋收則獲刈冬藏則入廩也地利者五土高
下生殖之宜也五土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因五土高
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粱雍
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
妄耗費人能行此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父母安穩
快樂洛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

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保守產業一段是又推出聖經言外之意人子所當深念也若父母
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沒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
地所不載幽為鬼神所責明為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此其
下能養之事此節所言能養之事雖說是孝之下者然在庶人亦只合如此蓋天下無不可孝之人而孝無不可
盡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但各隨分自盡便為孝矣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孝之終始見現上文事親而不能有終有始災及其身必矣孔子
既條陳五孝之用具言孝道之詳至為萬世法而又通
說此我以結上文之意也○以下三章皆孝經之文
○孔子曰父母生之續俗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不愛
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悖猶逆也眞氏曰父母生我者也我則嗣續乎父母者續謂傳體相續
天性之恩孰大焉君之臨臣父之臨子所以治而教之也其厚
乎我孰重焉合君親而並言以見如字君臣其義一也續曰莫大厚曰莫重
是恩義無踰於父母者故愛敬必先盡於父母然後推其心以
及人愛人敬人方於德禮為順不然便是悖行逆施不孝之甚也
○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去聲則致其樂洛病則致其憂喪則
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致極也樂謂愉色婉容食怡顏悅色若進飲人子事親之心自始至終
無一毫之不盡可謂孝矣張氏曰凡為孝子者須備此五等事若闕一則未為能事親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丑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
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去聲猶為不孝

也

驕矜肆亂，悖逆醜同類，忿爭鬬很。亡，滅亡。刑，刑僇戮也。兵，謂以兵刃相加。言處儕衆之中而好爭好爲爭鬭，必至以兵刃相傷害也。除，去也。三牲，牛羊豕也。三者不除，裁將及親，其爲不孝大矣。口體之養，豈足贖哉。按居致敬五者，言事親之綱也。其中條目甚多，固當詳考而力行之。如驕亂爭三者，乃危亡之行也。其裁將及於親，尤須將留而決去之。信能如此，方可與言事親矣。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養去聲下同 博弈亦 好去聲下同 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縱 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下懇切 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四支，手足也。頑，猶念也。博，局戲。弈，圍棊。私，偏私。從，從恣也。欲，謂耳欲聲，目欲色也。戮，羞辱。很，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上聲 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利 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陣 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災 及其親，敢不敬乎。

行，猶奉也。蒞，臨也。交兵曰戰，制行伍曰陳。遂，成也。曰莊曰忠曰敬曰信曰勇，皆持身以敬也。一有不敬，小則辱親，大則禍親矣。陳氏曰：居處莊者，慎其獨者也。能慎其獨，故以之在上則事君忠，蒞官敬，以之在下則朋友信，戰陳勇。此君子之先務，故其序如此。○按孝子敬身之事，豈止於此五者，曾子蓋略言之耳，非要全體，須是從此推之，本末巨細，無一不敬始得。○此章出亦出於祭義。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五刑，墨、劓、又 剕、扶 宮、大辟闢 也。墨者，刻面。刻額爲瘡，以墨窒瘡孔，令變色也。一名黥。劓者，割鼻。剕者，刖足。斷足曰刖，如髕，去膝蓋骨之類。宮者，去勢。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按書呂刑呂刑，周書篇名 墨屬千，劓屬千，剕屬五百，宮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凡三千條。五刑言刑名有五，三千言所犯罪條有三千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穆王乃命呂侯入爲司寇，訓暢夏禹贖刑，增輕削重，始條有三千，故其書名曰呂刑。刑所以罰惡，惡莫大於不孝，故罪亦莫大於不孝。愚按，自漢除肉刑以來，所謂五刑者，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雖有古今之異，然其罪莫大於不孝，則未嘗不同也。○此章出於孝經。

右明父子之親。凡三十九章。前二十章，集明人子事親養體養志致愛致敬之常，內外精粗無不明且備矣。次三章，明諫親之道。次二章，明憂親之疾。又次二章，明不忍死親之心。次六章，明祭親之禮。此則事親之變，而孝子之所要勤而由致者也。然事親要在守身，次五章又繼明孝子不敢不辱之事，而結以孔子之言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其警之者切矣。○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又曰：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此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是即書所謂天敘有典也，豈人爲也。

禮記曰：將適公所，宿齊側皆切 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去聲 玉聲，乃出。

適，往也。公所，君所也。宿，前期也。史，掌文史者。陳氏曰：大夫之有史，蓋掌文史之事耳，非史官。笏者，忽也，書事以備忽忘者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

而去。天子諸侯從中殺上而頭圓。大夫士則上下俱殺。只是中間一般。思謂所思告君者。對謂所

擬對君者。命謂君命。三者皆書於笏。有進思盡忠之意焉侯句讀絕

既書思又書對與命。但是他思要盡忠處。然記本註書思對命。皆謂敬謹之至。恐或遺忘也。朱子曰。笏所以備忽忘也。漢時有秉笏奏事。又曰。裝簿亦笏之類。只是為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為常物執之

既服。著的朝服畢也。容貌儀觀。佩玉之聲。皆惜檢不至。則失色於人。故預習之

凡帶必有佩玉。佩玉有衝牙。按無見佩玉必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以縣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謂丁璫是也。今朝服有之。習容觀玉聲者。當預習容儀步趨之節。使玉聲與行步相適中也。○齊戒以其內志之動。修其外物之偉。書笏備其忘。習容觀玉聲謹其儀。皆敬君故也。○此亦王藻之文

○曲禮曰。凡為去聲君使去聲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為字經本無音

君言。即君命。受命即行。敬君也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去聲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

此謂出門辱者屈辱君命之臨也。陳氏曰。至則拜命。歸則拜送

皆敬君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去聲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反還也。朝服而遣使。下堂而受命。皆敬君也

呂氏曰。使人於君所不下堂。反則下堂受命者。如以己命往。將以君命歸。故使者反而後致其敬盡。使之初往命必朝服。亦未嘗不敬。但反而君命則敬愈至耳。○長樂陳氏曰。言朝服而命之者。亦拜之也。經傳互文見義類如此。○拜送則知朝服而命之。則知拜送亦朝服也。言拜辱。○郝范氏曰。人君所以為國者。特其命令。凡以鼓舞羣下而已。故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為尤詳。朝受君言。反命於朝。非必使事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之命也。使者以君言至。出而拜迎。出而拜送。非所使者也。拜君之命也。使人請命於君。其往則朝服而

遣之。其反則下堂而受之。非敬使者也。敬君之命也。人君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敬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趨。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論語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驅若切如也

朱子曰。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

乃盤旋曲折之意。吳氏曰。足盤旋如不能行者。皆敬君命故也

輔氏曰。擯人主使之接賓。所以致賓。此見儀禮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至耳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赤占切如也

朱子曰。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

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擯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直闑西北面。上公去門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介者以大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闑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揖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承擯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命復以次傳至上介。上介傳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家引曰。依周禮行人註。則先傳主人之命而出。次傳賓之命而入。於是復傳主人之命以復於賓。而主人隨後迎賓以入也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

揖只是拱也。手向左以命傳付之。朱子曰。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也。蓋大了時為承擯來擯。則在其左。上擯在其右也

襜整貌

輔氏說。襜如是言衣之前後襜如。其盤旋蓋手動而身不動也

趨進翼如也

朱子曰。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趨進者。主君延賓而入。擯者隨其後趨以入。以有

也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背易拄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朱子曰紓紓君敬也所謂賓退者蓋既人成禮徐退而就館也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紓緩也所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此章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黃氏曰色勃足躩致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折旋之交在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理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朱子曰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眇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役

朱子曰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按此門中有闑兩旁有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豪頭相似闑是中間兩扉相合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乃當中礙門者所謂棖闑之間是指兩邊門中而言門自外視內則西爲左而東爲右君只從右扉出入左扉常揜蓋必有賓禮方啓耳閾門限也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立不中門則行亦不中可知也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謂挨闑旁而行避君出入處也○南軒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閾行以度也存疑曰此是入公門時事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朱子曰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又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相似周禮所謂外朝也陳氏曰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常在其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爲不同耳問屏制何如曰樹小牆於當門以蔽內外也朱子曰屏者乃門閒蔽之制也今衙門亦設之○存疑曰此是外朝人君聽治之所故又爲治朝入則爲內朝矣下文攝齊升堂內朝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

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咨升堂鞠躬如也屏丙氣似不息者

朱子曰攝摳駈侯切也齊衣下縫奉也吳氏曰縫音平緝謂裳下緝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聶之而傾跌失容也裳也陳氏曰衣謂上曰衣下曰裳故則可通故註云摳衣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輔氏曰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朱子曰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

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illegible]之位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朱子曰此是到末梢又加整頓宋人未精便撤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新安陳氏曰此章當玩人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此章記孔子在朝之容黃氏曰此章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

○禮記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句衣服服以拜賜

陳氏曰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詣君所而拜謝其賜

敬君之至也二賜字句絕本朱子說也

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輔氏曰君雖賜之而未有命使之乘服則亦不敢即乘服也意

皆古之人君賜臣下以車服又必命之乘服也此章亦出玉藻

○曲禮曰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胡得切者懷其核

木實曰果果實曰核懷之敬君賜也鄭氏曰懷棗尊者物也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蓋者不寫其餘皆寫

御食侍食也陳氏曰君食而臣爲之勸侑也餘謂食之餘者溉洗滌也陶器木器可以洗滌則就本器食之若萑音桓葦也如葦而細竹所織之器不可洗滌則傾一作寫於他器而食之陳氏曰不欲口澤之瀆也

戴氏曰果核餘物也不敢棄君之餘汚君之器所以習臣子恭順之心於人情接物之際也

○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旭之

朱子曰食熟物恐或餕俊餘故不以薦曲禮曰餕餘不祭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頒賜矣或問不正不坐當必賜食而後正之朱子曰席固正矣至此又正以爲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爲席矣既孔又疏正席嘗先爲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蓋致愼之至耳○饒氏曰賜食有親當尤以奉親夫子先嘗時已孤故也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恩謂推恩於所賜之物無故不敢殺也○必有祭享及大賓方敢殺之輔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鑒照形毫釐不差聖人之動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反

祭謂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朱子曰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朱子曰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去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按王所祭之物品嘗食物品物皆先嘗之示無毒也王乃食故夫子於君祭則先飯就如爲君嘗食者恐君客己而命之祭也張氏曰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已則先飯恐君之客己也必先飯者以食爲先也

○疾君視之東首去聲加朝服拖待可切紳

朱子曰東首以受生氣也天地生氣始於東方問記云寢常當東首是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爲然朱子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饒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時○按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存北面之義也蒙引曰在北牖下固東首矣其遷南牖下亦必東首

一臥病不能著直略反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張氏曰雖不能興不忘恭也饒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況有疾而君視之可加朝服拖紳蓋適之變也病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朱子曰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四章皆記孔子事君之禮

○吉月必朝音潮服而朝

朱子曰吉月月朔也謂每月之朔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張氏曰雖致其仕而猶往月朔之朝盡爲臣之恭也

○孔子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眞氏曰將猶承也匡正也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己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過便是君之闕處思有以補之是欲塞其闕也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時指進退言念指思盡忠思補過言只說兩箇則字便見得無

日月謂取娶婦之期 取婦之期既定書之以告於君也 婦氏 鬼神謂先祖 主人將親
迎而宿齊戒以告於先祖也 僚同官者友同志者厚別重其有別之禮也 馬氏
曰禮者以爲民坊也非行媒不相知名所以遠嫌也非受幣不
交不親所以致敬也遠嫌致敬則男女有桑中之秀淆之亂王
明而尊者莫如君書日月以詔之幽而嚴者莫如鬼神致齊戒
以告之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爲飲食以命之所以備禮而
厚其別也

取娶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不取同姓爲去聲其近禽獸卜者卜其吉凶也

○士昏禮曰父醮焦去聲子命之曰往迎去聲爾相去聲承我宗事勗旭
帥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
士昏禮儀禮篇名 鄭氏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 醮而無

酬酢曰醮蓋醮子以親迎也 疏曰父醮子用酒在寢 相助也妻所
以助夫故謂之相宗事宗廟之事勗勉也帥倡也母曰先妣蓋
古稱也先妣之嗣謂婦代姑祭也若爾也有常始終以敬也 謂當
常帥以敬而無少閒斷也 諾應辭堪能也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毋通下同違命
夙早也違逆也命謂舅姑之命

母施衿去聲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衿小帶帨佩巾違乖也宮事謂閨門 若木切 內之事

庶母及門內施鞶帨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
言夙夜無愆視諸衿去聲鞶

庶母父妾鞶大帶申重直用切 宗尊愆過也不遂命不違宮事則
無過矣視衿鞶者欲其常視之以憶父母之言而不忘也 真氏
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
醮子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曰戒之敬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禮記曰夫扶昏禮萬世之始也取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去聲厚別必列切
也幣必誠辭無不腆他典切 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萬世之始附託也託
於遠嫌之義重其有別之禮不欲相褻也 鄭氏曰同姓或取多相褻也 幣所
以將意辭所以道情腆猶善也幣誠而不濫惡辭腆而不輕濟

是欲告戒爲婦者以正直誠信也 方氏曰辭無不腆者告之以直故也幣必誠者告之以信
故婦人事人者也信者事人之道婦人之德故以是告戒之 事人
者必以信而婦人以事人爲事故信爲婦德也 齊謂共牢也 牲也而食合巹音謹瓢也而酳音胤飲也
○按共牢而食者婿至揖婦以入坐於室中婿東向婦西向
共食一牲不異牲也合巹而酳者以一瓠分爲兩瓢謂之巹婿
與婦各執一片以酳不異爵也蓋合體之 不改謂不改
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體合尊卑同所謂齊也
而他適 方氏曰信而無僞則直在其中矣 惟其直在信中故事人二句只釋信而不
復及直也

男子親迎去聲男先去聲下同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
義一也
先倡導也馬氏曰男子親迎而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義也

豈獨昏姻之際如此天造始而地代終君主倡而臣主和（去聲）亦此義也

執摯（至）以相見敬章別（必列切下同）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昏禮摯用鴈（呂氏曰鴈大夫之摯也士昏禮而用大夫之摯攝盛也○朱子曰用鴈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也）章明也執鴈以相見行敬以明別也（疏曰壻親迎入門先再拜奠鴈然後乃與婦相見是行敬以明夫婦禮有分別不妄交親也）男女無別則淫辟之罪多而父子之恩薄故必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親謂父慈子孝）父子親則義生禮作（義生謂尊卑位序禮作謂品節明備以義起即上下尊卑間之節文度數也）推之家國天下而萬物各安其所矣（各交其所當交無亂常犯分之事也○馬氏曰摯者交際所以致敬人之私褻甚於衽席之上男女之際不可不正故執摯相見所以敬章別也父子相親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有相親之恩父子有相親之恩則必有相親之義故義生而禮作父子之親加以相接而至於兄弟朋友君臣上下之際皆有義則尊卑有文以相接故曰義生然後禮作而貴賤有等上下有分萬物所以安也自父子相親推而至於萬物安皆起於男女有別是衽席之上不可以不戒也○方氏曰禽獸有牝牡之合而無內外之別有生育之愛而無上下之義故曰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朱子曰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至戾太子（名據）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通鑑初武帝寵幸宮姿而疎后及太子江充與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更相訐告以為呪詛帝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帝驚寤由是體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帝疾祟在巫蠱於是帝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中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

自白於帝而充持之甚急乃不得已從其傅石德計收斬充等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卒時帝在甘泉蘇文亡歸上言太子反帝大怒詔丞相屈氂捕斬反者太子兵敗皇后自殺太子度不得脫乃自經○此章出記郊特牲陳氏謂言昏禮之義故章首不曰郊特牲而曰禮記）

○取（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取妻以代父母有所感傷者故不舉樂（此章出記曾子問）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序猶代也在子則代父在婦則代姑故不賀（昏禮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呂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昏者人子之所不得已故不可賀也然則有所賀者何也以為鄉黨僚友則遺問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而謂之有客蓋諱賀之名稱賀者亦其供具之費而已非賀也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此章亦郊特牲之文）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昏）寺（侍）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夫婦人倫之始禮為（去）人倫而設故始於謹夫婦為宮室以下皆謹夫婦之事閽守門者寺守宮者（閽以止入寺以止出○劉氏曰凡禮者為人倫而設也人倫之始諸夫婦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位天地之大義也其所以必為宮室辨外內者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各正其位深宮固門閽寺守之不可踰越則內外之分截然而不紊內外之分不可亂則出入之禁不得不嚴男非有事不入於內女非其禮不出於外所以為天下之內則也○方氏曰深宮則外人不得而入固門則出者不得而出）

男女不同椸（移）枷（嫁）不敢縣（玄）於夫之楎（輝）椸不敢藏於夫之篋（怯）笥（似）不敢共湢（逼）浴

橫者曰椸直者曰楎挂衣者也篋笥皆竹為之貯衣者也浴室

曰滬草廬吳氏曰言內外之辨非特男女爲然雖夫婦得相親
者亦然又曰夫婦且如此則非夫婦者其明微厚別又當何如
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音獨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吳氏曰器者器重之謂斂枕於篋斂簟席於襡器重而藏之是
不特妻事夫之禮凡少之事長賤之事貴皆當如是也
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長者謂婢妾中之長者婢妾雖賤亦必有長幼之倫焉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接於寢曰御古者妻妾之御各有夕天子之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若望前卑者在前尊者在後望後乃反之諸侯一娶九女六人

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六人兩兩而御當三夕夫人二媵當一夕夫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卿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當夕者當妻之夕也方氏曰妾御莫敢當所謂各有夕者如此夕者所以避上僭之嫌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
其無篚則皆坐句奠之而後取之
內謂女事外謂男事陳氏曰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內庭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於內而言梱外之事篚竹類坐跪也奠置也男女授受不親惟喪祭二事得親相
授器蓋祭嚴喪遽不嫌也祭爲嚴肅之時喪當急遽之時乃無所嫌也非此二事則
不得親相授器其或相授則女必執篚使授者置之篚中然後
受之其或無篚則男女皆跪授者置諸地受者取諸地不親相

授也有問避嫌是否朱子曰合避處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男女授受不親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
乞求也假借也輔氏曰井湢一定故言不共寢席衣裳可移故
言不通外內泛也男女切也切謂切夫婦劉氏曰外內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相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往來也不通衣裳嫌淆雜也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嘯謂蹙口出聲指謂用手指畫不嘯不指爲去聲駭人視聽也以
用也擁猶障也劉氏曰禮當入內嘯則涉乎異指則涉乎視也有燭則行夜有不可得而已也無燭則止行

則涉乎不謹也已方氏曰擁蔽其面者恐有所褻也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子地道尊右故男右而
女左陳氏曰凡男女同出一塗者則男子常由女子之右女子常由男子之左爲遠別也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
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
之閒而已矣
伏屈伏也專制自遂即下文所謂擅爲獨成也饋食供饋酒食
也已止也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

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及日猶言終日不百里猶言不越境參使人相參也驗證據也晝居於內而不出中庭夜行於內而必照以火婦人之德以順爲正凡此皆所以正婦德而使之正也方行謂之事事成謂之行無擅爲必咨稟也無獨成代有終也

女有五不取娶下同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去聲父長子不取

逆謂逆德如不忠不孝之類廢人倫也亂謂亂倫類不正也世有刑人棄於人也世有惡疾棄於天也長子長女子女子也喪父而又無兄則無所受命矣一云無教戒也或疑世有刑人不取朱子曰所謂不取者是世世爲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喪父長子不取亦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不可曉

婦有七去上聲下同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

妬妬忌爭色曰妬不順父母逆德也無子絕世也淫亂族也妬亂家也有惡疾不可與共供粢盛成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多言閒去聲親也竊盜反義也無子有惡疾命也而去之於義未安若必以爲不去則無以承宗事繼後世也處上聲之亦當以義何至於去耶耶此皆可疑問妻可出乎程子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惡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其人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與人知之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妻有七出此亦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子曰然○疏曰按易同人六二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無故黜卦初六爻注云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之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其犯六出則廢之蓋下后雖犯出而止於廢之者以天子天下爲家其后無所出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亦不出者以媵妾既多不爲絕嗣故也

有三不去有所取娶無所歸不去與預更平聲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取有父兄而歸無父兄去之不仁曾喪去聲舅姑曾共貧賤去之不義疏曰今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淫無子中出辭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悖德故也○愚按犯七出古前喪有下三者其不出故矣寧得仍爲夫婦耶且如不順父母是逆德也而或出無所歸去之固是不仁而爲夫婦則又同歸於逆想古人當必別有以處此者

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際謂交際之道始謂正始之義通結此章

○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現焉弗與爲友

見謂才德著見言才德卓異衆人所知也不著見則不友避好去聲色之嫌也呂氏曰所以別於交際者至矣

右明夫婦之別凡九章自未爲夫婦至於既爲夫婦其閒男女之際視聽之謹內外出入之防爲文殫殊

只是明得一箇別字。而其要則在乎敬。敬則有別。非敬則褻。別爲夫婦者可不敬與。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朱子曰。知造端之重。懼微之際。戒慎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則皆易爲力而有功矣。可不敬與。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上聲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朱子曰。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長字對孩提言。蓋稍長也。○

孝弟之心。人皆有之。堯舜所以世爲天下法。亦充此而已矣。[illegible]者。人之良知良能。本然之善心也。堯舜爲天下萬世法。亦不過即此心而充其量。人可不知所充哉。

明長幼之序。凡二十條。禮文雖殊。皆不出乎敬之一字。曰先生。以敬稱之也。曰君子。以德稱之也。曰尊父行去聲也。曰長兄行也。皆以長爲主。思按。敬字爲小學之體綱。非惟明長幼之序。不出乎此已也。而句讀詩於是發之。其資全書之旨。一言以備之矣。

○徐行後去聲長者。謂之弟。疾行先去聲長者。謂之不弟。

徐。緩也。後長者。在長者之後。字如也。疾。速也。先長者。在長者之先。如字。善事兄長爲弟。眞氏曰。長幼之序。天實爲之。徐行後長者。循乎理之當然。謂之弟。疾行先長者。則悖乎理而非弟矣。

○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陳氏曰。父之執。父同志之友也。執謂執志。與父同也。謂之。命之也。敬之同於父。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此泛言敬長之節。人生以十年爲一節。倍之則二十年也。疏曰。人年二十加冠成人。始責以爲人子爲人弟之禮。故序年以二十爲約。自二十以後。但年長己二十者。通謂之倍。倍者。較成人之年加一倍也。父事之。兄事之。即後章所謂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也。

肩隨之。並行而稍退也。疏曰。以肩隨並之。則云父兄事之。只是隨行肩行耳。此泛言敬長之節者。無論遠近親疏。但長己二十年。或十年五年。敬而事之。皆當如此。蓋徐行後長之禮。無所往而不爲順也。

○謀於長者。必操平聲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操。執也。從。就也。几所以憑。憑之以安其體。杖所以扶。扶之以助其力。以謀事於長者。必執以就之。非謂長者所無也。蓋禮而已。執弟子之役。其禮當然耳。○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出孝經首章。公西華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出論語十一篇。皆辭讓之言也。陳氏曰。長者之前。當執謙虛。不辭讓非事長之禮。

○從去聲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隨行也。越。踰也。遭。遇也。趨。急走也。呂氏曰。先生者。父兄之稱。有德齒可爲人師者。猶父兄也。故亦稱先生。○熊氏曰。尊無二敬。從先生而越路與人言。則敬有所分矣。趨進者。懼先生之有敎令也。趨退者。不敢與先生並行也。

○從去聲長者而上上聲丘陵。則必鄉向長者所視。

土高曰丘。高而有向背者爲丘。大阜曰陵。山無石曰阜。向長者所視。恐其因所見而問。則可即所見以對也。疏曰。長者東視則東視。長者西視則西視。從先生君子亦然。○王氏曰。先生年德俱高。又能敎道人者。長者則直以年爲稱也。○熊氏曰。從長者登高。非以適覽也。所以承敎也。適長者所視。則志在覽物。敬長者之意失矣。況長者欲有所問乎。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捧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提攜謂牽行。或高提其手，或平攜其手，皆是牽挈行也。捧手所以承長者之意。兩手以捧其一手，曲為承順也。負劍即帶劍，謂長者旁挾幼者，狀如帶劍也。或曰：負謂長者側向童子，俯首而背從之，若負劍之狀，此說近是。辟偏也，咡口旁也，詔猶語去聲也。言長者旁挾幼者，俯首而偏從口旁語之也。掩口謂以手障口，不使氣觸長者。

○凡為去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句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向而扱吸之。

糞與拚奮同，掃地也。袂袖也，拘障也，退卻行也，扱斂取也。初則置帚於箕上，得以兩手奉上聲箕。掃地之時，則一手執帚，一袖障帚。疏曰：一手提帚，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卻步而行，且掃且遷，故不使塵及長者。終則以箕自向斂取其塵，以箕向長者。鄭氏曰：其去棄物，以向長者則不恭。皆敬也。王氏蕃曰：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即是道德性命之理。此章所言，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其理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都是理。

○將即席，容毋怍，才各反 兩手摳苦侯切衣去齊咨尺。

即就也，怍愧也。失容則可愧矣。鄭氏曰：須詳緩而謹容儀，毋使有失而可愧作也。齊衣下縫也。疏曰：衣謂裳也，齊是裳下緝也。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以兩手提揭裳之兩旁，使下齊離地一尺，恐即席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也。

衣毋撥，半末切 足毋蹶。厥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撥發揚貌，蹶行遽貌，二者亦失容。坐跪也。坐名通跪，跪名不通坐。遷移也。越謂跨之而過。在前謂當行之前。跪而遷之，戒慎勿越，所以廣敬也。呂氏曰：書策琴瑟之為物，先生之所常御也，備觀加敬，人可知也。此皆將即席之事。疏曰：此明弟子講問初來之法。下文乃既即席之事。

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初鑒切言。

安謂不搖動。古人以席地坐，今人以椅坐，不安而易搖動，故為失容，故戒之。爾指少去聲者。執顏即正顏色也。執守也，謂恭守顏色不變異也。不及不言及也。儳言參雜長者之先而言也。疏曰：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輒以乙事雜甲事，暫然雜長者之說。○呂氏曰：坐必安，執爾顏，侍坐於先生，不敢肆也。儳言者，奪人之所未及而言之也。事長者必思所以下之，乘其不及而儳言，是欲勝，故不為也。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初交切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容謂見現於一身者。聽謂聽長者之言。勦說，擥音覽取人之言也。雷同，附和去聲人之言也。陳氏曰：勦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如雷之發聲，而物同應之也。法則古昔，稱述先王，則言有據，而非勦說雷同矣。呂氏曰：正爾容，聽必恭，敬長者之教而不敢侮也。稱人之財，謂之盜。勦取他人之說以為己有，私其善者也。不以心之然不然，志在隨人而雷同之，亦私也。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弗信，弗信民弗從。必則古昔，稱先王，則其有徵而使民信也。民未信也，吾雖自信，亦不可行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陳氏曰：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參雜先生之言也。請業者，求當習之事。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蘊。鄭氏曰：請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起所以致敬。呂氏曰：問未終而對，不敬其所問也。業謂所學於先生者，如詩書禮樂之類是也。益謂所問未明，或欲卒學，或欲少進也。有所請必起，敬業也，敬業所以敬師，所以敬道也。故請業請益，皆不可不起也。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不叱狗慮駭尊客之聽不吐唾慮嫌尊客之意或曰亦不敬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仕轉切)杖屨視日蚤(早)莫(暮)侍坐者請出矣

意闌則欠體疲則伸撰猶轉動也 視日蚤莫之謂日謂日影四者皆厭倦之容故請退以息之 或曰禮有賤者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不敢自專今若見尊者為上請出皆是欲起之漸故侍坐者得請出矣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平聲)端則起而對

問更端更易事端而見問也起所以致敬 呂氏曰問事有所更而起敬也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去聲)願有復也則左右屏(丙)而待

復白也言欲得少閒隙以白事也 方氏曰此則機事之欲密者也屏退也退而自隱之謂 居左則屏於左居右則屏於右屏而且待者屏所以遠(去聲)人之私語待所以防君子之召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去聲)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醮)少者不敢飲

尊酒尊也 陳氏曰尊所置尊之所也按置尊之所貴賤不同諸侯燕禮大射皆尊于兩楹之西尊面向君鄉飲酒鄉食禮則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此侍飲之尊亦當在房戶閒而尊面則向長者其不同如此辭止之也反還也還坐席而飲不敢亢也舉猶飲也盡爵曰釂酒進長者賜少者酒進於尊所少者見酒至即起身降席詣於尊所向長者再拜而拜受之所以致敬也 呂氏曰古之飲酒貴賤長幼無不及與飲之禮堂下之賓樂工及笙無不與獻特牲饋食禮賓兄弟弟子公有司私臣無不與獻其獻也皆主人親酌授之此侍飲者亦長者親酌授之所以有拜受於尊所之節也惟燕禮以宰夫為獻主君不親酌射飲食禮皆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燕禮大射皆尊于兩楹之西尊面向君尊卑之由也燕禮皆不云自受於尊所以禮與侍飲異也○王氏曰禮莫嚴於鄉飲酒之禮皆先至於飲食之際凡人情之所易縱故記禮者必於少長之一飲之頃少之所以事長者如此其至凡所以致其嚴敬之心於平居無事之時使其讀尊卑分之念何自而有以引人敬養於禮之教化也使其止邪也於未形之謂也

○長者賜少(上聲)者賤者不敢辭

不敢亢(抗)禮也 少謂年少賤謂僮僕之屬 陳氏曰辭而後受賓主之禮也以上之賜也以下之受也以義義之所可辭長者之賜不敢辭義之所不可辭者之賜有所不受○長樂陳氏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御侍也貳謂重(平聲)殽饌偶坐謂配長者而坐侍食不辭饌偶坐不辭席(重音)席之謂也皆以其不為(去聲)己設非己之所敢辭也 馬氏曰禮者施報而已主人之禮在我也不辭之非禮也主人之禮不在我也辭之亦非禮也 呂氏曰辭遜行之美者也辭其所當辭然後成其美也如不有義不一其美者適所以為病與 一說或侍食或偶坐有盛饌當其物則皆不辭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饒氏曰顧顧自己望望君子 應氏曰有察言觀色之意

○少(去聲)儀曰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現)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

少儀禮記篇名 石梁王氏曰此篇為曲禮之類 踰等祖與父之行(杭去聲)也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燕私來見不敢使儐者傳命非賓主之禮也 鄭氏曰自不用賓主之正來則若子弟然 相遇於道路尊長見之(如字)己則面見之不見

則隱避不敢煩動之也。不請所之，不敢問其所往也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色洽切)也。寢則坐而將命

翣扇也。坐跪也。侍坐於尊長，不使之鼓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之。無故而畫地弄手以為容，揮扇以取涼，皆不敬也。鄭氏曰：端慤所以為敬也。若當尊長寢臥而傳命，則跪而言，不敢直立以臨之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

矢箭也。射禮二人為耦，各四矢，更(平聲)迭取之。卑幼則一時并取之，故曰約矢。陳氏曰：凡射必二人為耦，楅在中庭，箭插於楅上，耦前取一矢，次耦下取一矢，如是更迭，各得四矢。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迭取之，但一時并取四矢，故謂之約矢也。投壺之禮，賓主亦各四矢，皆委於地，一一取而投之。卑幼則悉抱之，故曰擁矢。此皆不敢與尊長亢也。若己勝，則不敢使人酌以罰尊長，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尊長勝，則亦不敢使人酌以飲(去聲)己，必自洗爵而請自飲，故曰洗而以請。此則不敢與尊長角也。疏曰：若敵射及投壺，司射命酌，勝者曰諾，而勝者之弟子酌酒，南面以置于豐上。豐在西階上兩楹之西。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就西階上立，北面取爵，跪曰賜灌，猶飲也。而勝者立於勝者東，亦北面跪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南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父之齒，年與父等者；兄之齒，年與兄等者；朋友，年相若者，或長己五年，或少己五年，皆是。隨行，行則隨之也。鴈行，行如鴈列也。踰，越也。不相踰，並行而齊也

輕任并(去聲)，重任分，頒(與斑同)白者不提挈

任以肩背，提挈以手。頒，老人頭半白黑者。并，謂少(去聲)者獨任之。分，謂少者分任之。老少擔負並輕，則少者合并而獨任之；老少擔負並重，則少者分折老者之重而替之已也。不提挈，謂少者代之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君子謂士也。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徒，猶空也。不徒行，則有車；不徒食，則有肉。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此章記古者敬長優老之制。劉氏曰：帝王之為治也，不出人倫，故其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人皆服教化。父之齒隨行，父子之教著於道路矣；兄之齒鴈行，兄弟之教著於道路矣；朋友不相踰，禮義之教著於道路矣；輕任并，重任分，任恤之行著於道路矣；頒白者不提挈，孝友之行著於道路矣。故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為子弟者，莫不知尊德而養老也

○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朱子曰：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輔氏曰：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為節。○此章記孔子居鄉之事

右明長幼之序，凡二十章。首章推敬兄出於天性，大本明矣。從兄之敬也。大學傳云：弟者所以事長之禮。雜記云：敬長為其近於兄。雜引多端，然皆所以廣其斯之謂與。○黃氏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焉。然其四支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為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朱子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義理以講習而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

汲汲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孟子曰不挾長（上聲）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朱子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饒氏曰兼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意不誠則賢者必不與之友而我之德無由而成故不可以有挾也）

○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竭亦盡也歡謂好（去聲）於我忠謂盡心於我不過望於人則交道全矣（呂氏曰盡人之歡竭人之忠皆責人厚者也責人厚而莫之應此交所以難全也好於我者望之不深盡心於我者不要其必致則不至於難繼矣○游氏曰君子之與人交凡事貴有節貴不追於人不干於人之私皆所以不盡歡不竭忠之意也）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寢門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凡者通貴賤言每門通大門寢門言（鄭氏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讓於客）欲客先入也寢門內門為猶布也（主人倚已悉正席今客至門方請先入布席者其意可見一則自謙示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也二則重慎更宜觀之）固辭再辭（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肅謂揖也（呂氏曰肅客者俯手以揖之所謂肅拜也）客辭不先入故主人揖客而先入以導之凡門南向入則東為右而西為左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涉）級聚足連步以上（上聲下同）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降等謂等列卑於主人先登所以導客拾鄭氏曰當作涉級謂階之等聚足後足合前足也（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而合之不得後過前也）連步以上不躐等也（連步相繼也）先右先左以相向為敬也（主人升上一級則右足先行上前一級左足聚之則面必西向而不至背客矣客升上一級則左足先行右足聚之則面必東向而不至背主矣故曰以相向為敬也了翁曰拾級聚足此等事但敬一時自至如此非一著心安排而為之也○饒氏曰送迎之際升降之節一先一後一左一右為主人者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為客者不勝其謙遜不敢當之意交相辭遜退避不自安於此乎可以觀德矣）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貴謂大夫賤謂士朋友之交先施之而已（敵猶當也○馬氏曰相見貴於相下相下貴於相先故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也）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客自外至主人當先致問客不當先舉言

右明朋友之交（凡十一章以交者交友之方輔仁者交友之功責善所以輔其仁也切偲忠告所以責其善也至於友必仁賢而分損益則審其交也人之不挾長挾貴挾兄弟則致其交之誠而不盡歡不竭忠又所以長其交成始而成終也則朋友之道盡於此矣然所以克盡其道者敬而已乎或未三章備致其迎送登降之節拜跪語言之文明有敬也○黃氏曰朋友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敘有典典意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四者一失其敘則天典不可人道化為禽獸矣朋友交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磨切而各心生講習求所責理明則五常百行將何賴而不咸息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為之長歎也耶）

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去聲)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去聲)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長謂官在己上者理猶齊也孝弟則家齊忠順則國治行卽孝弟內卽家也(疏曰立謂常有此名)

○天子有爭(去聲下同)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去聲)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爭諫也父有爭子通上下言(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不義卽無道也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

范氏曰子不爭則陷父於不義臣不爭則陷君於無道(謂父不義君是不孝陷君無道是不忠爲人臣子者可弗爭乎○此二章皆孝經之文)

○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去聲)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隱微諫也(微諫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己意也劉氏曰隱非掩惡之謂若掩惡而不可揚於人則三者皆當然也)犯犯顏以諫也親者仁之所在有過而犯則傷恩故有隱而無犯(劉氏曰父子主恩犯則爲責善而傷恩故幾諫而不可犯顏)左右卽方也或左或右近就而奉養之無一定之方言事事皆當理會也(饒氏曰養不止飲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子之於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無可推託)服勤服行勤勞之事也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也(黃氏曰於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君者義之所在有過而隱則近於容悅(逢迎阿徇以爲容悅)故有犯而無隱(劉氏曰君臣主義隱則是畏威阿容而害義故臣救其惡勿欺也而犯之)就養有方言當各盡職守也(饒氏曰有方言左不得越右右不得越左一定之方臣之事君當各盡職守故曰有方)方喪比方於親喪也(比方於親喪是以義並恩也方記曰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蓋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爲重服民則疑君不尊故爲天王服斬衰示民知君之尊無異於親也)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劉氏曰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心喪者身無衰(倉回反)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也(張子曰古不制師服師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己效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門人一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槩以傳道久近而各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而後歸○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朱子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經而不著所以無服又曰平居則絰甚按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則師隆師也○方氏曰學記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之於人也豈小補哉故子貢明於三年之外又獨居三年以盡重也於世衰道微禮教不明天下其孰知之喪不能三年者尤所有之矣而況於師乎○陳氏曰親有生我之恩以仁爲主致喪皆仁也君有養我之報以義爲主方喪皆義也師之成我則仁而不全乎仁同乎義而不全乎義故無犯與親同無隱與親異無隱與君同無犯與君異喪三年與君親同無服則與君親異○此章出記檀弓上)

○欒共(恭)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音嗣下同)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上聲)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

欒共子晉大夫名成食養也族類也君父師皆人之所由生者

故曰民生於三又曰生之族也一事之節事之如一所在致死
謂在君爲(去聲下同)君在父爲父在師爲師(或問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如在君旁則爲君死在父旁則爲父死朱子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爲父死)
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眞氏曰報生以死謂君父師也報賜以力謂他人之有賜於我
者則以力報之也
〇晏子曰君令臣共(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
禮也
晏子齊大夫名嬰字平仲 聽猶從也眞氏曰此十者皆禮之當然
君令而不違臣共(恭)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

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箴諫也從不自專也婉順也物猶事也眞氏曰君以出令爲職
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行臣之事君以恭爲本然必
忠誠不二而後可貴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子孝而不能箴
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矣必有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資弟
能敬兄矣必有和順之美使情意之相親夫之於妻雖貴和樂(洛)
必以義而帥其妻妻之於夫雖貴柔順必以正而事其夫君
臣以下皆以二德相濟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從婦之於姑一於
聽而婉者蓋婦姑相與專主於和柔也此十者於禮爲至善(附)
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朱子曰人既自有箇良知良能了聖賢又恁地說道須要孝敬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

能恁地小學所謂教人逐一去上面做許多道理到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
〇曾子曰親戚不說(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
不敢言大
親戚謂父兄外謂外人近卽親戚遠卽外人小謂家大謂國與
天下此三言欲人先脩孝弟於家耳(或曰親戚謂父母近者謂兄弟求遠者求親愛於外遠之人也言大者言治國平天下之大道也此說較句意亦分明○今只以下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來照看則親戚當是父母無疑)
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
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去聲下同)孝年既耆(只)艾雖欲悌
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斯之謂與

六十曰耆耆之言久也五十曰艾艾之言老也人生以百年爲
期(曲禮百年曰期頤) 然其間有疾病老幼之變不能常也故君子思其
養(去聲下同)之不可復追而及時先行之若親沒則養不逮已老則
兄不在欲行孝悌不可得已曾子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
而親不待(家語丘吾子亦有此言) 此孝有不及之意也李勣曰姊年老勣
亦老雖欲數(朔)爲姊煑粥得乎(見外篇實長幼之序) 此悌有不時之意也
〇宦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戒)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
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宦成宦已遂也小愈病稍減也懈惰不謹也詩大雅蕩之篇靡
無鮮少克能也有始無終人之常情能察能愼斯免矣(察此四者當察)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天台陳　選　點

華陰張　樑

鬪中王建常　記

郃邑書汝㑺　校

華陰李作楨

敬身第三

敬身者，敬以持身也。許文正公曰：敬身之目，其別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心術威儀二者內外夾持，皆得其正，此敬身之大體也。朱子云：敬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所謂此與。其衣服飲食，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衣服飲食，固所以養人，而最切於日用者，然不能以禮義節制之，至於喪志失身，是反有害於人也。故雖大體既得，而須又細節克謹，方爲盡善。分而言之，心術、威儀，修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惟敬身，德無不修，己無不克，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而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也。敬則身修，身修則倫無不盡者，可盡者所以小學之書不出乎明倫，而敬身乃其要也。　凡四十六章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體。此正是敬身所以爲大處。劉氏曰：君子身與親相須而共體也。子所以敬其身，非爲我而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於親，非己得以私而厚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受於親者，其根本者，枝條必從之而亡。敬不敬慎而培之以遺予。

御聖模景賢範，述此篇，以訓蒙士。

仰御摹也。景猶向也。聖賢之言爲天下後世法，故曰模範。模範皆法式也。謂聖賢之言，如泥之有模，金之有範，皆天下後世所取法者也。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丹書，書名。師尚父所以告武王者。師尚父，太公望。姜姓，呂氏，名尚。武王與俱歸，立以爲師，尚父出渭水之濱，號太公望。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之，則尚父曰：大道可得見與？在丹書。王齊三日，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敬，敬畏。怠，怠慢。滅，亡也。義者天理之公，欲者人欲之私。從，順也。從則順，從字意。朱子曰：從便是欲，剛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個體用。眞氏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也。敬怠義欲便是吉凶存亡底路頭。從這敬與義一路去便吉便存，從那怠與欲一路去便凶便亡。○朱子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不敢千里而北，則其所由分也。義以方外。○朱子曰：敬以直內，便有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者守於此而勿失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黃氏曰：毋，禁止辭。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儼然，謂容貌必矜莊，常如人坐思時也。安定，審也。安定，謂審思而言。○眞氏曰：其言辭不輕易出口，必安定而不遽。毋不敬，正其心也。儼若思，正其貌也。安定辭，正其言也。安民哉，正己而物正也。朱子曰：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蓋正其心，正其貌，正其言，只是箇修己以敬。

肆也。朱子曰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暴則如人很戾闘毆慢則放肆不溫恭亦是暴慢。人之容貌少得和平者亦是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言朱子曰正顏色而見於面而色自正近於信則中實言正其顏色自多見人顏色自莊而不中實亦若不得其顏色須是裏面正也。○亦著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如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取仁而行違者不然便是與信相遠只是不好底對看便見近字多是如何不存恁地所以斯字來得緊了只得不溫恭說上遠字說○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是好底猶云便遠暴慢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凡鄙是陋只是淺陋大朱子曰今人說倍理則無甚高論只是粗俗只是背於理者此是倍說得其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此三事身上緊要爲正己是修身爲政之本身上緊要合做底自家做故曰修身之要。正己所以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物是即以修身爲政之本切要操存省察切七到　乃江氏曰集注合操存省察故以學爲學者設。乃朱子欲爲學者計

二字說出○問集注舊以三者爲修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則不能也。今只是平日莊敬工夫此是存省處驗其工夫則以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三字是工夫底三字上若不是做工夫則是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若使爲看做工夫夫工夫字是可以學如此則爲以不可出字使豈平日莊敬工夫三句信敬字則不是只不是工夫但動容貌便是不暴慢正顏色便是近信出辭氣便是不鄙倍如此則豈可學而不信而在上三句三字方是工夫只須在平日莊敬存養持守不事於此即存省然後持養則遠於下三句敬而信動容貌○夫即操存省察則在乎心之存養而後說在此此以將言却是所存操存之養底工夫自然三句之中節而後存養工夫地存便是正色而後存則其容貌辭氣不暴不慢是即存養工夫所以說存爲存養也○饒氏曰須是使大地頭了然自正無恁他倒想後存之心只默默存之只是不要色然時正是存心便大地孔門信學者當察而默識之

○曲禮曰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去聲　踰越也。節謂上下之等級。不踰越上下之等級也。朱子曰禮者所以辨尊卑別等級使上不偪下下不僭上故云不得踰越節。侵侮侵犯而傷慢也。好狎好爲褻狎也。三者禮之所禁也。以禮節上

歛爲本三者皆不敬故曰禮之所禁也。饒氏曰不踰節所以其當謹審察之功也不侵侮不好狎所以持其莊敬純實之誠也。修治其身踐行字如其言二者行之善者也。然禮之實亦不外是矣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式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姦聲亂色之不正者也淫樂慝禮樂之不正者也。淫過也。慝穢也。則禮慝而樂淫則此禮樂淫慝也。謂世道衰亂上下無節故樂淫男女無節故樂淫慝也。禮上下無節則使人爲貪欲其容爲淫泆之聲惑則亂其志而流蕩無度。小則此二者大則使人思爲慝穢之事者也。心術謂不入於念慮由從也。眞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外無淫慝之惑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惰慢謂心之形見於外者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邪僻謂動於物而感於內者二者不設於身體也。設施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順謂不逆正謂不偏天理當然曰義既順且正則耳目鼻口心知百體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自養之功畢矣。此一章乃學者修身之要法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去聲學也已　朱子曰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饒氏曰不求安飽是學者立志在於學自不暇及乎安飽也。朱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敏於事者勉其所不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學者入德之要不可不思也

○少儀曰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窺覘（昌豔切）人隱處（密隱處也）狎與人褻狎（朱子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言知識之過失（也○朱子曰不道舊故言人舊事既非今日所為且或有）揚人宿過以取憎惡（陳氏曰勝者名言嘲笑之）故情為勝所殺之類也亦非無謂嫌者為戲侮之容色（傲慢之）容色皆非重厚之事

毋拔（蒲末切）來毋報往（赴）

拔赴音疾也（朱子曰拔是急走的意思又是再還的向形迭來）朱子曰來往只是向背之意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闌衰也）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此兩句文）

義猶云其說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

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

毋瀆神敬鬼神而遠之也（人於鬼神不能敬而遠之是瀆也亦是不能敬而遠之）毋循枉過則勿憚改也（陳氏曰言行過而邪枉當改可謂之不瀆）以從直後復循舊是貳過矣毋測未至不逆詐不億不信也（未至而逆之未見而意之測意度也陳氏曰君子以誠自處亦以誠待人不逆）

朴其將然也未至而測之之謂也中亦焉

毋訾（子）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訾毀也人之衣服及已成之器不可毀其不善也質成也言語之際疑則闕之不可以已意斷也（恐有失誤也）

○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朱子曰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此章記孔子升車之容（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所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敖（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呂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下人矣（視人過高則是敖慢）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凡人有憂則視低下）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矣（視人而流乎旁則其心必有邪惡之意也）此君子之所慎也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朱子曰恂恂信實之貌（或問恂恂何以為信實之貌朱子曰見詩書中說恂恂然亦有溫恭之意）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只是恂恂爾上句下句之意輔氏曰）

（日恂恂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又凡人以賢知先人而自矜能言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朱子曰言不取多說耳○吳氏曰恂恂近遠曲）（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視及妹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凡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便平聲）

朱子曰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吳氏曰宗廟尊而朝廷之故曰宗廟言朝廷精微謂之明辯）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唯謹爾之意其言亦是皆不便佞也）（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辯者不違其害則可以折衷）（上之所布者不於理下之所受）（此廟如而極言之如在朝廷）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冠飾衣緣去聲皆曰純不純素緣洛也馬氏曰采於中者文必有於外冠衣不純素所以文之也

不純采哀也幼而無父曰孤當室爲父後者嫡宗當室謂雖除喪猶純素加隆也宗子則否馬氏曰冠衣不純采者與父之於長子冠於阼以著代也宗子之三乎以禮冠也則嫡之於父其可以不加隆乎大父母存冠衣純以繢若有父母無大父母則以純青并無則爲純素也故視存亦須素服此得純素者或謂內荒肆視存亦須素服此又屬之喪也

○論語曰君子不以紺古暗切緅鄒飾

朱子曰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朱子曰紺是青赤色揚者淸也如今人揖青也吳氏曰據赤色闊之帶艷色齊莊皆切服也緅絳色紅色也淡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練服以熟布爲之練服小祥後喪服之服用細布喪服者用飾常服者用疑而重喪祭也飾領緣去聲也張氏曰紺緅不以飾重喪祭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朱子曰紅紫間去聲色不正吳氏曰五方正色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紫碧紅綠騮以二方之間色矣朱子曰紅紫非正色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白青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騮黃爲中央之間色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張氏曰紅紫間色不以爲褻服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正也○許氏曰後世朝祭之服用紅紫蓋其色非正矣亦失其正矣

當暑袗軫絺苔綌乞逆切必表而出之

朱子曰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陟略切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現體也許氏曰此常居之服亦必表而出之惟夫子獨然也

○去上聲喪無所不佩

朱子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戶圭切礪利之屬亦皆佩也韓氏曰凡佩玉所以比德固不可舍其他如觿礪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惟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也

○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

羔裘用黑羊皮爲之玄黑色朱子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必變服所以哀死張氏曰弔必變服所以致其哀也○輔氏曰常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此三章皆記孔子衣服之制記其一記常服之制其二記祭服之制及私居服之制其三記弔服之制與聖人衣服不苟如此

○禮記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句采

絇屨頭飾不裘不帛不備服也方氏曰不裘不帛即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褲是也屨絇不盡飾也陳氏曰未習行戒也皆以其未成人也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朱子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七住切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朱子曰志道如何而有恥惡衣惡食之心以衣食之惡爲恥則是以其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也得不不可與議道矣○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張氏曰所謂恥惡衣惡食者蓋其識趣卑下而不能自拔○陳氏曰恥其不能安於貧賤矣○許氏曰人之不能安貧者以其志不重其內則不能得道而輕其外則不恥惡衣食也○眞氏曰外物之欲不能以害其心者心存於義理而不以衣食爲恥也物欲分則理明理明之自然後不可以進道故聖人以此誨士而學者必須存心於此

旣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飮，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爲，亦是此意。

右明衣服之制。凡七章。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去聲不澤手。飯此字本去聲，借用乃爲上聲，音反。去聲者，米造成飯也；上聲者，人用此飯也。凡不圈者皆去聲。

食謂凡所食者，所食一品非飯則飯而已。止是一蒸飯。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古之飯反者以手，共飯而手有汗澤，人將惡之矣。共口盛飯也。與人共飯，手宜潔淨，若摩挲面有汗澤，恐爲人厭也。

毋摶徒官反飯，去聲毋放飯，上聲毋流歠。昌悅切，下同

取飯作摶則易去聲得多，是爭飽也。放飯，大飯食無節也。流歠，長歠飮無節也。放飯流歠，則聲容不敬，又貪快而傷廉，故戒之。

毋咤丑亞切食，毋齧魚列切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

咤謂以舌作聲，反謂還之器中，固獲謂必欲取之。求之堅曰固，得之難曰獲。

毋咤食，毋齧骨，嫌不謹也。呂氏曰：毋齧骨者，一則爲有聲音不敬，二則爲無肉之嫌，三則口有可惜也。毋反魚肉，爲去聲己歷口，人所穢也。毋投與狗骨，慮其相嚙也。陳氏曰：不敢賤主人之物也。毋固獲，嫌貪食也。

毋揚飯，去聲飯反黍毋以箸。任

揚謂散其熱氣，嫌欲食之急也。食以傷廉則毋以箸，取匙之便耳。

毋嚃齊羹，毋絮尼羹，毋刺尺齒，毋歠醢。海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巨

嚃謂羹有菜，以口嚃食之，不用箸，以口歠之也。絮謂羹無味，就器調和之。刺猶剔也。歠謂評味之淡，以醢味也。毋嚃羹，宜以箸也。嚃羹則欲疾而多，是傷廉也。又有聲不敬，故戒之。毋刺齒，亦嫌不謹也。毋絮羹、毋歠醢，皆惡去聲貪味也。客失禮而絮羹，主人則謝以不能烹煮；客失禮而歠醢，主人則謝以貧窶之味，皆優賓之辭也。

濡如肉齒決，乾干肉不齒決，毋嘬。初怪切炙。柘

濡，濕也。決，斷也。乾肉，脯類。濡肉，殽胾之類；乾肉，脯脩之類。濕肉以齒斷之，乾肉以手治之，各有宜也。炙，炙肉。火灼日炙。一食盡臠，塊大曰嘬，是貪食也。毋嘬炙，謂宜以漸食之。游氏曰：聖人知人之大欲在夫飮食也，而致詳於飮食之禮，終食之間而人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貪食也，人之所惡也；薄主人之飮食也，聲容之不敬也，所謂小人之情狀畢見於此矣。豈待其已擺於大惡而後正之也。故於起居飮食之間而爲之禮，以其用意微矣。○呂氏曰：君子於觴酒豆肉之間，未嘗不致謙而養廉也。

○少儀曰：侍燕於君子，則先飯反而後已，毋放飯，反毋流歠，小飯而亟棘之，數朔噍，才笑切毋爲口容。

君子三達尊之稱。孟子：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先飯者，嘗食之意；後已者，勸食之意。放飯流歠說見前。小飯，小口而飯，備噦噎也。亟，疾而噍，備見問也。數數嚼之，易去聲至於弄口爲容，故又以爲戒。

○論語曰：食似不厭精，膾檜不厭細。

朱子曰：食，飯去聲，下同也。精，鑿昨也。胡氏曰：鑿通作糳，米一斛舂米九斗。牛羊與魚之腥，聶尼涉切而切之爲膾。尼輒切。少聶之爲言攝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

也陳氏曰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此言則君也天子之大夫有故得殺牛此無故不殺羊諸侯之大夫也或曰犬豕之略此文謂諸侯也○吳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故而後殺禮也達之而常身踐仁也

○樂記曰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爲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豢養也以穀食犬豕曰豢 爲造也 獄訟益繁謂小人乘醉相侵以鬥傷爭

以致獄訟滋多也士之酒禮惟行一獻百拜言多也鄉飲酒之禮令

禮是一獻無百拜此言百拜極多也 酒所以合歡先王因其生禍而制禮以防之

蓋通乎上下此特舉士以例其餘耳周禮大行人諸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上公九獻

諸侯命數其臣介則亦同子男卿大夫略爲一節俱三獻天子諸侯之士同一獻蓋自上公下至於士獻數之多寡雖異

而其禮則通乎上下也然此止言士者古之制禮者皆自士而始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弎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小謂口腹大謂心志朱子曰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饒氏曰體有大小莫若養小體失其大體○吳氏曰便食色才養耳目便其所安陳氏曰此章言人心貪以養口腹而害其心志爲重養其大體○又曰常人心當以養心爲主飲食所以養口腹而養人心貪饕則飲食常人所當不至於貪口體之欲自是而害人心命理事養口腹則人心危而道心微人欲熾而天理滅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右明飲食之節凡六章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天台陳　選點　華陰張　標
關中王建常記　朝邑昏汝振校閱
華陰李作楫

稽古第四

稽考也考虞夏商周聖賢已行之迹以證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也凡四十七章朱子曰小學書首立教明倫敬身三篇是作書之大綱領但恐只說道理人未必信故又有稽古一篇皆是已往聖賢所行之事非直空言而已也欲人知前三篇所述者皆是如此便知此書之所以有此實事人須從此書中字字句句體會將來方可從自家身上做出來是書者雖聖人可學而至焉不誣矣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一

朱子曰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北溪陳氏曰性字從心從生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新安陳氏曰其性之有善而其充之者堯舜也人之性善故孟子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理之所以善者堯舜能盡其性者也故說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人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朱子曰孟子謂人之性善其所以爲善者以其原於天而無不善也人人可以爲堯舜知其實有是理而堯舜之所以爲堯舜者以其能盡其性也○又曰人必知性善然後知堯舜之可爲○吳氏曰孟子言必稱堯舜者其意蓋曰性善則人皆可以爲堯舜也信其性之善而守之篤則可以至於聖人而堯舜之道在其中矣

之以見現前言之非詐

既長就學遂成大儒

趙氏曰孟子夙喪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史記云受業子思之門人通五經著書七篇命世亞聖之大才也命者名也言亞聖大才有名於世也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朱子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補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所教温柔敦厚使人不技不求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所忌之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夫此其所以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朱子曰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補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秩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斷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能奪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能搖此其所以能立○按伯魚聖人之子而聖人之教之以學詩學禮之序以此故聖人以此為學者門云蓋有志於學者皆當從此而入也凡學之序詩先之以學禮為最近

○孔子謂伯魚曰女汝為周南召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朱子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周南之化召南之詩 朱子曰周南召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

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

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朱子曰不待出門便已無所見不可行也○問修身齊家之道所以謂之正牆面者何也朱子曰不知所以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此是可行不得便是一物無所見

○按此以下自此以下二節所以學之序也所學有二詩禮是也詩本人情以學詩為先務也孔子曰興於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皆此意也說以學詩之事有他說○按此二章皆言孔子教其子伯魚之事以貫首篇學文之言

右立敎章凡四

虞舜父頑母嚚叟 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蔡氏曰虞氏舜名也 虞氏名舜 以為氏或曰舜居之地以生於姚墟故也 舜父號瞽瞍

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象舜異母弟名一云字也傲驕慢也克能也諧和也烝進也乂治也格至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 真氏曰舜以一身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之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此非至誠之積何以能之○問人不幸而遇此當如何朱子曰從古來有此只是為人子止於孝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民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我竭力耕田共恭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萬章孟子弟子宋人 朱子曰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 歷山今山西蒲州首陽山

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之也(新安陳氏曰怨慕二字宜分看舜之心怨非怨親怨己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念不得而思其親也)念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而有於怨慕惟瞽瞍之頑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自艾其在我者有何罪是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須臾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去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朱子曰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去聲)之以觀其內(書曰觀厥刑于二女)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

(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朱子曰二女英皇也夫婦之間尤隱微而易褻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饒氏曰觀其處之之際所以觀其內也共其事則可以觀其所以處天下之道是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也○[illegible]人之主宮傳教令消息人中之消息而觀其居處[illegible])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趙氏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又言九夫為井四井為邑)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胡氏曰如窮人無所歸)(字之形容舜之情不可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為怨慕迫切之狀可知)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去聲)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朱子曰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言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明舜之心實有如此者耳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性之所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

人少(去聲下同)則慕父母知好(去聲)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朱子曰常人之情因物有遷(少艾熱中)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

也(慕父母終身)艾美好(字如)也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輔氏曰心一有所欲則不能盡其性○有之則其心不一而失其本心之性○真氏曰不有一毫之不盡○至也天下之性孝而已五十而慕老而能盡人倫之至以心而為之所以盡其性之所以為孝性便是其分則十分孝弟忠信便是十分盡其性聖人無十分之私○陳氏曰常人愛於私情所以汩其性孟子言此是以退人欲而擴天理也)

○揚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揚子名雄西漢(蜀)人(今四川成都府)自知不足者舜雖已順其親而其

老萊子楚人 五色靑赤黃白黑也作僞 例也雛鳥 鷄吳氏
日恐父母見 子之老而生悲感故爲是以樂其心也 務求世巧變

欲親之喜而不悲其老者豈止於是哉頌類而推之始得

〇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
之足瘳抽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

樂正姓子春名曾子弟子瘳愈也

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
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
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 丘弭切 跬 作
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大猶貴也 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李氏曰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然猶有父子之仁焉有君臣之義雖禽獸有夫婦之別焉有兄弟之序焉有朋友之情皆其有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愚按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地以水土五穀之德有養萬物而人獨得五行之秀具頭方趾平正端直全仁義禮智之性備三綱五常之道故曰生養於天地之間者惟人爲大 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方

氏曰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 全形之道也 不辱其身所以全
其德 非禮勿視聽言動全德之道也新安陳氏云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蓋體膚不虧而身或不免於辱道不可謂之全所以故本文兼言之自是分使○馬氏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所以不虧其體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所以不辱其身皆曾子啓手足之際然後得以免乎之戒樂正子春門人也其得而不憂乎

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
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
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道大路也徑小路也陳氏曰道正路也徑捷出邪徑也 游浮水也忿很怒也出道而不由徑正道平易邪徑險阻 由舟而不由水乘舟則安浮水則危 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於危殆故也己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陳氏曰己不以惡言加人則人自不以忿言報我也 忿言不反則不辱身不羞親矣 見祭義記

〇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
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

伯俞姓韓名俞字伯 梁人 得罪謂他日得罪也伯俞之泣悲母力之衰耳

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賢遍切 下同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
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
下也

故曰以下劉向論也意發於心色見於面 見說苑

〇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
學何也

公明姓宣名曾子弟子

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尺栗切咤丑亞切之聲未
嘗至於犬馬宣說音悅 下同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
不懈戒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

然宜說之學而未能宜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宜爰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夫子謂曾子庭中庭也叱咤怒聲也恭非敬也 饒氏曰莊主容敬主心自中發外故 儉節制也 真氏曰儉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

朝廷外庭也不毀傷謂不毀傷其下 讀書學文之事孝敬終力行之事論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見說苑反質篇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此孔子之言 見禮記雜記 三日親始死時也怠惰也不怠如水漿不入口之類 禮記父母之喪始死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 陳氏曰不怠謂哀痛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

三月親未葬時也解倦也不解如哀至則哭之類 未葬哭無時 虛哀不懈絰帶 所謂不解也 期周一年也悲哀如朝夕哭之類 旣葬卒哭 惟朝夕哭 憂謂憂戚憔悴 憂戚憔悴兼內外 言此則非哭時也 二子居喪如此非惟進於中國而且善於禮矣故孔子稱而表之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見禮記 君子以爲難

子皐孔子弟子名柴 齊人 無聲出涕曰泣血 疏曰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由聲也子皐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 見齒笑也 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方氏曰喪有曰爲者曰執何也蓋以言之則曰爲以身言之則曰執其實一也○見記檀弓上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旣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旣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皇皇猶彷徨求而不得之貌望望瞻仰思貌從謂從其親也 陳氏曰望望往而不顧之貌言人子思親之切猶追逐人者但前日往前而不復回顧也 慨感恨意息者待其反也 如有所從而弗及似有可反之處也 替則不復加 決忘其親者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也 皆不忍死其親之至情 見記檀弓下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扶 小子

朱子曰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今將時與上平日字對 詩小旻之篇 小旻小雅篇名 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 戰兢三句皆敬之意 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

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 陳氏曰遂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保全此身也 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際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 沈氏曰曾子之能保其身者惟是能存此心而已戰戰兢兢千古聖賢存心之要訣也 ○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

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雖全若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 胡氏曰范氏又恐學者但以全身爲孝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偸以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言之所以勵中人也○朱子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子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念之間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死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況敢了之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以暴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之可見三仁之所爲復易地則皆然或以爲箕子天界九疇未有所而不敢死則其爲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德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川而不失其當理全心之德而仁同謂之仁與〇黃氏曰或問言之仁與集註不同者先師言之蓋則因以心之德愛之理爲主矣言仁之所以爲仁至於言仁之無私心而皆當理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註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口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之言曰今日不咈則或問之意在其中矣言有所以誠之可也〇或問殷有三仁朱子曰而今也看不得一人之子富之時見他事實故於小學情古然[illegible]

〇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音寇）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在今北直隸永平府地方所封二子君名初字子朝姓墨胎氏其先商湯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叔文長少之字其謚曰夷齊）叩馬當馬之前也兵者殺也太公呂望也夷齊之諫武王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故太公以爲義人（陳氏曰叩君二句出史記伯夷傳然金氏只取古史不錄者以諫者當以史記爲然盡信而上文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又說謂之甚者也〇熊氏曰夷齊叩馬一諫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扶猶携）也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武王平（上聲）殷一時之大權（取殘救民一時之大權也）二子守萬世之大經（有死無二萬世之大經也）各一義也（各一義各行其是也〇熊氏曰道異而同歸雖萬世無弊者）首陽山（首陽山在河東黃河之東今蒲州之南屬平陽府〇史記夷齊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金氏謂此歌辭怨而氣激與孔孟所言夷齊氣象不同史記取之古史亦不取焉）

〇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音鄰）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扶又切）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音渠）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去聲）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音扶）忠臣與孝子不爲（去聲下同）昭昭信（音伸）節不爲冥冥惰行（去聲）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音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衛國名（初封殷墟朝歌東即今衛輝府淇縣地方後遷于楚丘在北直隸開州滑縣之西南自楚丘又遷帝丘即東昌府濮州是也）靈公衛君名元闕君門（君門雙闕蓋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其上中央闕然爲道故曰闕）蘧伯玉衛大夫名瑗下者下車以過也公門亦君門式謂見路馬（曲禮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路馬大之也君馬曰路馬廣敬推廣其敬也昭昭顯明也冥冥隱暗也忠臣之事君也如事親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皆以人知而信節人不知而惰行乎君事（如親事親如天此分言之也合而言之則事君事親皆如事天所謂事天者只是箇敬而已一主乎此又何昭昭冥冥之間哉）

〇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去聲）之報仇（求）乃詐爲刑人挾匕（比）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去聲）報仇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

襄子名無恤（簡子之子）智伯名瑤皆晉大夫飲器或云飲酒之器或

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臼季晉大夫名胥臣文公晉君名重耳冀冀邑名即今平陽府路)
缺人名郤(音隙)其姓也耨苗曰耨饁餉曰饁能敬則心存心存則
理得故敬為德之聚(理得於心曰德凡人之心也理也者只是箇不敬能敬便收拾得此心常在腔子裏心存便凝聚得許多道理都在心上須臾敬則凝聚得德在我上以守無不肯然者說得周備)脩己可以安百姓故曰德以治民(程子曰脩己以敬而已乎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敬也以是為則而持守
之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仁者本心之全德而亦不能不壞於私欲故人必常存敬日用間都無些子間隙所私意自是不得入天理流行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這便是仁便是天理之至也)
下軍大夫官名(按周禮軍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蓋平居則為卿大夫有事則為軍將也當時晉乃大國故有上中下三軍下軍大夫即是下軍之將乎下軍者也)

○公父(上音甫)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才用反)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閽(音昏)
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音域)仲尼聞之以為別(必列切)於男女之禮
矣
公父文伯魯大夫名歜(昌六切)其母敬姜也季康子亦魯大夫名
肥往謂往而見之閽門也閾門限也敬姜不踰閾而出康子不
踰閾而入故曰皆不踰閾(按呂氏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別也有孔者先於男女天地之義人倫之始也如姑姊妹女子子夫婦屬也許婚則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婁之母婚姻之近屬也婿見主婦闔扉立于門內婿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婿答再拜主婦又拜婿出長祭之禮男女異位男子在堂則女子在房男子在堂下則女子在堂上男子在東方則女子在西方凡此皆所以明其別也今敬姜與康子言皆不踰閾則有合於男女有別之禮矣故孔子稱之)
○衛共(音恭下同)姜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
衛國名姜齊姓歸共伯(孔氏曰共伯僖侯世子名餘共諡伯字)故曰共姜(婦人從夫謚姜)
姓也夫死不嫁義也奪謂奪其守義之志柏舟之詩曰之死矢靡
他誓無他心是以死自誓也(詩鄘風柏舟二章其一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其二章同朱子曰不及父者或非父意耳○陳氏曰天只謂母也夫母之欲奪其志者或於愛而慮其死終耳不敢易也以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不過是之意如此則母之感可釋而今味共姜之詩則其志之節貞可行而有共姜特立之感可釋矣○陳氏曰衛之淫風流不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乎而遇人欲於橫流矣讀其詩者豈)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
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
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其母女之母也酌而無酬酢曰醮(蓋婚禮者三酌婿婦而不)酬酢也(溫公曰賓者兩家各擇親戚婦人習於禮者為之凡婿及婦行禮皆贊者相道之○按昏禮婿至於寢婿揖婦在室西東面婦在室東西面贊者酌酒婿揖婦祭酒又酌酒婿揖婦舉飲蓋其酌凡三有贊者為之又取卺分置婿婦之前酌酒婿揖婦舉飲而婿婦不相酬酢故曰醮)彼指夫大故謂惡逆婦人自稱曰妾
(婦人從也宋今歸德府蔡國名蔡即今汝寧府上蔡地方俱隸河南道)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
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表而行爲裏行爲貫而言爲表各來其一以互見究於猶然只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雖其子之四比干之亦豈容苟免哉

○子路無宿諾

朱子曰宿留也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愚謂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養之有素何以見此平日無宿諾而言尹氏曰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孔子曰衣〔去聲〕敝縕〔紆粉反〕袍與衣狐貉〔胡各反〕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朱子曰敝壞也縕枲〔音洗〕麻也著〔音主〕絮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著本紵宅許氏曰以絲裝衣也然此謂枲著者枲牡麻也以枲但細以當綿貴者之服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許氏曰衣之賤衣之貴皆言其道非人之貴賤也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大抵學者先要不以貧富動心有得內重外輕之志然後可與進道陳潛室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看得破故夫子稱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是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

○鄭子臧出奔宋好〔去聲〕聚鷸〔聿〕冠鄭伯聞而惡〔去聲〕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中〕身之災也詩曰彼己〔記詩本作其〕之子不稱〔去聲下同〕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鄭宋皆國名〔鄭即今開封府鄭州宋地見前〕子臧鄭伯〔文公〕之子鷸翠鳥聚鷸冠者聚其羽以爲冠也〔子臧既得罪出奔又好聚翠鳥之羽爲冠故文公惡之而使盜殺於陳宋二國之間〕衷正也詩曹風候人之篇己語辭〔候人四章其二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也〕

○公父〔甫〕文伯退朝〔潮下同〕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昌六切〕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如字〕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

績緝麻也歜文伯名主主母也僮〔通〕童子目文伯因溺亡則任非人文伯富貴而驕故敬姜歎而責之亦將謀國矣

居吾語〔去聲〕女〔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音昔〕土之民莫不嚮〔向〕義勞也

居者將之使止也勞勤勞逸安逸淫淫蕩沃肥饒瘠瘦薄也善心生則嚮義矣惡心生則不材矣不材由於淫嚮義由於勞

是故王后親織玄紞〔丁敢切〕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宏　延〕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去聲〕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音闢〕古之制也

玄紞冠之垂前後者〔按疏紞織五采爲之則天子之紞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爲尊故也但句讀謂垂前後而或云紞所以懸瑱當耳者未詳孰是〕紘綖之無綴者〔曰冠之系無綴則紘從下而上〕綖冕之上覆也〔而仰爲於冠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者而前圓後卸而方〕前後有旒在下有綖在上所謂加以紘綖者既織成也〔卿之嫡妻曰內子〕內子卿之妻命婦大夫之妻列士元士中士下士〔祭服玄衣纁裳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素裳也以素爲裳而異其名〕庶士以下則庶人也自公侯至士庶之妻所織以漸而加者以貴賤爲勞逸之差〔平聲〕也冬祭曰烝績功愆過辟罪也春祭社之時〔社以春分〕則供其農桑之事冬祭廟之時〔烝以冬月〕則獻其五穀布帛之功〔五穀者農之功布帛者桑之功〕男耕女織各效其績過而有罰則治以罪也古之制通貴賤言

衛齊皆國名(地皆見前)莊公衛君名揚東宮太子宮得臣太子名(齊大)

(子作世)姜齊姓媯陳姓(莊公再娶于陳陳國名前今開封府陳州地方則初封舜後媯滿于此莊武竹)

謚也娣女弟之從(去聲)嫁者(諸侯皆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媵送也同姓二國送女從)

娣桓公名完(按傳莊姜無子下有又娶于陳曰厲媯一段小學削之而直繫娣於莊姜者也蓋左氏記其事朱)

子正其妾也

公子州吁嬖(此)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去聲)兵公弗禁莊姜惡(去聲)之

嬖人莊公幸妾也

石碏(鵲)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

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石碏衛大夫方道也義方即六順納猶資(道)也邪即六逆驕奢

高奢侈肆淫貪慾泆放蕩自由也寵祿過盛則驕奢淫泆而陷於邪逆矣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眕)者鮮(上聲)矣

降抑也憾恨也眕安重也蓋恃寵則驕驕則恣橫而不能自抑

若強(去聲)抑之則恨恨則思亂而不能自安自重此必然之勢也

且夫賤妨貴少(去聲)陵長(上聲)遠(去聲下同)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

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貴賤以位言少長以齒言親猶近也遠近以地言新舊以時言

小大以德言淫義以道言淫者邪道義者正道也妨害也陵犯

也間離也破亦害也義謂使臣以義行謂行君之義

去(上聲下同)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

可乎

去猶違也順即六順效猶習也逆即六逆速召也言爲人君者

當務於去禍不可反召禍也莊公溺愛嬖人之子使恃寵好兵

而弗之禁是去順而效逆也其後州吁弒桓公爲石碏所誅豈

非速禍之明驗乎

(眞氏曰衛國之禍始於莊公寵州吁潰其好兵而不之禁公存之時變上僭大人失傳兄於衛詩明點恨之萌入矣之機長務不能以防禍之萌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書衛州吁弒其君完則禍之所從起而嚴霜之戒也大君臣父子之公一者原其禍之所始矣從生衛莊溺愛而使內寵僭妨可謂修矣○石碏先其事而見則弟之賊後而弗獲溺之不能後嗣將州吁以復君之按春秋州吁之賊矣桓公在世隱四年石碏能誅州吁而厚其子君之大義滅親其子之弒殺之故傳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眞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碏能諫之及州吁之弒桓公)

也碏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孔氏曰州吁於六逆則少陵長於六順則弟不敬兄非謂循犯之也(胡氏謂州吁賤妨貴少陵長是犯六逆之二也)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腎)于社不敬

劉成皆邑名(采邑名也)康肅皆謚(謚者生有功德李則人君賜謚以易其名也康公名季周定王同母弟謂王季子也秦晉皆國名秦本今陝西鞏昌府後徙今西安府爲秦州晉初封唐即今山西太原府後徙絳即今平陽府翼城縣是也古人多以蜃器盛祭肉故曰脤)脤祭肉也(社祭土而主陰凡出兵則宜祭于社故出兵必受脤于社)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中者理之本然也(理之本然無過不及故謂之中)動作以事言禮義以理言威

儀以身言定者靜而復也（周子云無欲故靜復謂還其本然也）天地之理人得之以生所謂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者也（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按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朱子謂衷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底道理天生人物箇箇有一副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與你可見這箇受是從那降字上生來惟天降衷于民故民得受中以生真氏曰劉子之所謂中即成湯之所謂衷蓋天地自然之理而人得之以生者是所謂天命之性也）動作禮義威儀各有當然之則聖人所以定其性而使弗失也（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謂修道之教也蓋受中雖同而氣禀或異所以能無過不及之差而復其性者鮮矣故聖人因天命本然之理制為日用當然之則外有以固人之肌膚筋骸之束內有以禁人之非心邪志是則所謂定其性而使弗失也）能循是則以養其性則為福順乎天而吉也不能循是則而敗其性則取禍逆乎天而凶也能與不能亦在乎敬怠之間而已矣

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敦加厚也篤篤實而加厚焉亦敬也養神謂奉祭祀以養鬼神曲禮所謂禱祠祭祀供給鬼神是也守業謂務農戎兵戎膰祭肉（膰脤皆祚肉因祀戎而異其名一說生肉曰脤熟曰膰）執膰受脤皆交神之大節惰謂受脤不敬反還也君子敬以奉祭小人敬以務農皆養之以福者也成子以君子而受脤不敬有取禍之道故劉子逆知其不反其後果卒于瑕（瑕地名按左傳事在魯成公十三年是歲成子至瑕而卒康公之言驗矣）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衛楚皆國名（衛也見前楚始封荊後更號曰楚都于郢今湖廣荊州府是也）衛侯（襄公）名惡文子衛大夫名佗北宮其姓也時相衛侯在楚（襄公以如楚為前宋之盟事見左傳文）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名圍免謂免於禍詩大雅抑之篇則法也（抑十有二章此所引乃其六章末二句也真氏曰民觀儀而動則傚者也）上能敬慎其威儀則可以為民之法矣終謂善終

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

此衛侯問而文子答也令聞長世善名久垂於世也是指君臣而言順是以下君父子兄弟內外大小是矣皆如是謂皆有威儀也（真氏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非徒以嚴猛而已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非徒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儀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令尹圍臣也見之而擬人君之威儀非臣之威儀也觀此則以下皆可類推）固者安固不攻也

衛詩曰威儀棣棣（音第）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

詩邶風柏舟之篇（柏舟五章此所引乃其三章末二句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嚴氏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備而無一闕閑習則安習而不生疏）選簡擇也言威儀無一不善不可

得而節擇取舍焉上詩之正意也只是如此此蓋借引以爲人皆不可無威儀耳此以人皆有威儀擇不可選乃借引之意也

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一詩大雅既醉之篇既醉人享此乃其四下二句也攸所也攝檢也楊氏曰朋友之攝檢以威儀蓋人我敬則自然收斂而相檢以威儀矣○按此以教訓釋攝字亦非詩本義詩所謂朋友是指助祭之賓客言相語佐者皆有威儀當神意也

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去上聲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去聲可象聲氣可樂音洛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施舍也用舍皆當斯可愛十者皆威儀也自可畏言曰威自可象言曰儀此節詳言君子之威儀也眞氏曰自在位可畏以下凡十言亦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於中安能有此

眞氏曰令尹圍將篡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形諸威儀必有僭偪于上者故文子見而知其不終也文子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按文子之言在魯襄公三十一年明年一冬以篡弒殺果不能終昭公元年楚王郟敖有疾令尹圍入問王疾乃以冠纓絞殺之遂自立其後國人叛圍圍亦自縊而死是果不能終也眞氏曰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謹形於外者亦然故君子因其外以觀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隱微也

右通論凡三章

通論立敬明倫敬身三者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天台陳　選點　　華陰張　㰂

閬中王建常記　　朝邑上官汝[illegible]

華陰李作楫

外篇

說見見內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去聲下同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烝民之篇尹吉甫江陽人今四川瀘州之所作也烝民八章章八句此乃第一章上四句也尹吉甫周宣王卿士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吉甫作詩以送之首乃言此朱子曰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耳目父子是物聰明慈孝是法類而推之無不如此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朱子曰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從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眞氏曰蓋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言秉彝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也○朱氏曰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實根於人之之本然凡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者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貫一而已孔子又加諸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益明矣

氏曰知道知率性之道也

歷傳（去聲）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去聲）爲小學外篇

歷考前代（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之傳記承接近代（宋）五代之見聞（漢劉氏有天下之號西始高帝名邦東始光武名秀後始昭烈名備魏晉篡國之號魏曹氏始丕西晉司馬氏始炎東晉牛氏始睿南北朝以大江分南北也南則宋劉氏始裕齊蕭道成梁蕭衍陳陳霸先北則拓跋魏始珪後改姓元分東西西魏周宇文覺東魏齊高洋隋楊氏據國之號始文帝名堅唐李氏有天下之號始神堯高祖名淵五代梁朱溫後唐賜姓李名存勗晉石敬瑭漢劉暠周郭威宋趙氏據國之號北始太祖名匡胤南始高宗名構）凡言之本乎物則民彝者嘉言也則述之行之本乎物則民彝者善行也則紀之（纂人之言曰述錄人之行曰紀言行本乎物則民彝謂嘉言善行皆合於物則而爲實不外乎民彝也）所以合內篇而爲小學之全書也學者讀內篇而遠師虞夏商周之聖賢讀外篇而近師漢唐宋之君子盛德（格致誠正修身）大業（齊家治國平天下）於是乎在矣奚可以爲童稚之習而忽之哉（陳氏謂小學書最切於日用雖至大學之成亦不外是故許魯齋教人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若說此乃童稚所當講習而成人遂忽之不可也○小學內篇於立教冠以天命率性於稽古冠以性善至外篇又冠以物則民彝般以性命之命冠之者蓋以此書所釋一言一行無非事物一定之則日用當然之道而要皆出於天命民彝之至善故於大本大原數數提撥大抵要使人知書中許多道理都是我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俛焉孳孳以盡其力則所謂繼絕學明世教而有功於天下萬世信不誣矣）

嘉言第五

嘉善也此篇述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善言以廣立敎明倫敬身也凡九十一章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

（橫渠地名先生名載字子厚宋郿縣人郿縣今屬陝西鳳翔府橫渠鎮在縣之東）安靜詳審（謂不輕率）恭莊（以外言）敬（以中言）四者小學涵養本原之事也（涵養本原便是收放心養德性工夫蓋小兒之性純明自天而外誘亦易拔故須先教之安詳恭敬使他動靜內外常自收斂不敢放逸入之涵養得此心常在裏面而德性自然完全雖有外誘之私亦不能入矣）

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上聲）益凶很只爲（去聲）未嘗爲（如字）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以）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上聲）至死只依舊

安詳恭敬不講而驕矜惰慢成習此天理所由滅而人欲所由熾也壞謂壞其質性（氣質之性）親父母也有物我猶言分彼此病根即驕惰也（向後許多不好底事都生於驕惰兩箇字故謂之病根）

爲子弟則不能安灑（色賣切）埽（素報切）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上聲）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去聲）則不能下天下之賢

此言病根隨所居而長也安謂安意爲之下謂屈己下之

甚則至於徇（松閏切）私意義理都喪（去聲）也只爲（去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徇從也（謂偏而從之○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居（居處以位言）接（交接以物言○按驕惰二字與安詳恭敬四字正相反此說驕惰之病便見得安詳恭敬不可不先所謂禁於未發之謂豫者是也張子此言深得養蒙之本故小學以爲廣立教之首章其示人切矣）

〇楊文公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

公名億字大年謚文宋浦城人浦城縣名屬福建建寧府良知者本然之知良能者本然之能愛親敬長上聲是也黄氏曰良謂本然之善也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知不待慮而知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觀人之幼而愛親長而敬兄則可知矣蓋愛親敬長皆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也

程子曰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格猶法也自言曰言共議曰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

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黄香扇枕平聲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故事古今已往之事也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孝弟者百行之原立身之本也其故事須先熟記而講明之方可及忠信等事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只是一箇理發於心而自盡便是忠驗於事而若實便是信饒氏說忠信都訓實但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限制等級文謂儀章條理朱子曰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又曰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義者人心之裁制人心之裁制是說義之體然謂之裁制者所以裁割斷制乎事之宜也用亦即在其中北溪陳氏曰凡事到面前便須有箇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廉即辭解使去己讓推以與人之心禮之發也恥即羞愧己不善惡憎人不善之心義之發也禮義是性辭讓羞惡是情情本性而動故謂之端朱子曰義即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即是辭讓之理發出來方有辭讓禮義是未發底道理羞惡辭讓是已發底端倪黄香扇枕之類即孝弟等事也黄香陸績子路三事是孝叔敖殺蛇是義然所以殺蛇者即是愛人之仁故謂之陰德觀他下箇類字則不止四事而此四事餘皆可推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是也德者得也性即理也仁義禮智皆人生所得乎天之理而具於心者故曰德性〇黄香字文強漢安陸人今屬湖廣德安府盡心養去聲親暑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陸績字公紀漢吳縣郎令松江人府華亭縣直隸南京年六歲見袁術術汝陽人漢末據壽春時績父康爲廬江守故績得見術術出橘績懷三枚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去母術大奇之叔敖楚官名蔿氏名艾生于光州今屬汝寧府爲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母問其故對曰聞見兩頭

蛇者死嚮者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上聲爲楚相虞邱子薦爲楚莊相子路姓仲名由卞人嘗曰昔事二親常食藜藿藜藋初生可食大可爲藿大豆葉菽之少者也爲去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爲楚大夫從去聲車百乘去聲積粟萬鍾累茵褥也而坐列鼎而食鼎三足兩耳烹飪之器大夫五鼎羊豕魚腊膚也雖欲食藜藿爲去聲親負米何可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〇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去聲下同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直略切亦自喪上聲志

先生名顥（涉）字伯淳宋河南人（河南縣名今省入洛陽為河南府附郭）文潞公（彥名博山西汾州人）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身歿見後篇末章）敎要者憂其不能致遠也蓋少（去聲）年之輕浮俊秀者惟教以學經讀書則可以收其放心而於道知所向若使作文字則心愈放而離（去聲）道遠矣（程子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凡百玩好如畫與琴碁之類奪志謂奪其求道之志書劄字札小簡書札固儒者之一藝若專攻乎此亦喪其求道之志也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五教切）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去聲）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伊川地名（洛陽縣南）先生名頤（怡）字正叔明道之弟趣指趣也樂喜好（去聲）也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關雎等詩為教於閨門之內乃正家之始故當時上下通用之（關雎等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是皆為教於閨門之內夫婦正然後父子親長幼和故謂之正家之始詩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云遂歌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饒氏曰二南之詩為教於衽席之間閨門之事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而謂之正風○李氏曰詩之雅頌惟用於宗廟朝廷郊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簡奧者辭簡約而意深奧也以灑掃等事編為韻語令朝夕詠歌之庶見意趣而好學矣朱子曰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必列切）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佩）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公名瓘（貫）字瑩中號了翁忠肅諡也宋延平人（延平府名今隸福建道公在其府之沙縣）吳氏曰當向當取者上品聖賢也當背當去者下品下愚也（向背以心言去取以事言善惡上下之辨既明而向背去取之的以定則終身德業基於是矣此幼學所以當先也）

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

此下言聖賢之事當向而取也亞次也（將齊於聖而未至之名也）學之謂學顏孟

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

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論語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蓋二事皆顏子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朱子曰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為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之不使之流蕩於外遇過則克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為之根怒不遷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不為之根則久久自然不貳○問不遷怒貳過魯齋許氏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一到得且自念思難為始○據諸家說顏子不遷不貳亦非一蹴而至則此兩云漸可學漸字下得有斟酌）

知埋鬻(音育)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

埋葬鬻賣市中之事俎豆學宮之事此即三遷之教也(事見前篇立教篇。不厭謂學不倦不改謂守不變也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是他做知言養氣工夫積數十年方能於天下之事略無所疑懼而動其心此言學孟子者須自幼至老不懈不改志思深切)

若夫(扶)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為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去聲)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去聲)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此言下愚之事當背而去也下等之語下等之事皆蔽塞人心之牆壁也開而明之在立志以學聖賢而已吳氏曰言僞而行(去聲)薄恥過而遂非所聞所行(如字)無一不歸於下愚之習耳目壅塞中心昏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欲求開明何可得哉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協)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援字文淵漢茂陵人(茂陵武帝葬處初徙關東萬家於此置陵邑後省入興平縣今屬陝西西安府)嚴敦援兄(況)二子名譏譏誚議議論俠謂以權力俠輔人(游俠傳注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通輕俠客交通輕薄游俠之客也交趾郡名(漢初分安南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至光武時復拜伏波將軍征交趾以其復叛也○趾與阯同援去交趾南越之域秦為象郡地其夷足大指開廣若兩足並立指則相交故名交趾)汝曹汝輩也

好(去聲)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去聲)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去聲)也

妄是非正法謂妄談國法之是非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

伯高名述京兆人(漢自武帝分關中為三輔其一曰京兆故城在今西安府西北十八里東至華陰皆屬焉詳見後實敬身篇)敦篤而重厚(質以氣言)周密而謹慎(以用言)口無擇言(言皆善而無可選擇)謙約節儉而不驕奢(謙約所以接物故曰不驕節儉所以制用故曰不奢)廉公有威而不私褻(廉則有分辨公則無偏黨故曰不私有威乃正衣冠尊瞻視故曰不褻)皆君子之常道

杜季良豪俠好(去聲)義憂人之憂樂(洛下同)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

季良名保人有憂己亦為之憂人有樂己亦為之樂不辨清濁(清濁猶賢不肖之喻也)待之皆無所失故父喪致客數郡皆至也此輕俠之事

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勑)之士所謂刻鵠(斛)不成尚類鶩(木)者也

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吳氏曰鵠鶩皆鳥而略相似(鵠水鳥即俗所謂野鴨也能高飛而小鶩家鴨為人所畜不能高飛)

[illegible]

此言不好善之失。厭惡去聲。佞諂嫉妬。揚播也。頗僻謂偏頗邪僻之行。浸去聲。浸如水浸之浸。漬如染漬之漬。頗僻漸染於惡。如子也。銷如火銷之銷。刻如刀刻之刻德義。喪去聲。其善也。衿裾猶言衣冠。廝養謂奴僕從卒也。殊異也

其四崇好上聲優游。耽嗜麯蘗。魚列切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去聲荒。覺已難悔

此言好宴樂去聲之失。崇尚也。吳氏曰。麯蘗。銜杯。皆言酒也。麯蘗酒麯也。酒以麯蘗而成。故遂為酒之代名。銜杯謂銜杯不離口也。高致謂高尚之風。致勤事勤於事業也。言好逸嗜酒。自以為高。反鄙勤事者為流俗。此心既

荒。雖知而不能悔也

其五急於名宦。暱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倉才切鮮上聲有存者

此言好奔競之失。名宦顯仕也。暱近陰附也。權要有勢位者。謂權柄居要地之人也。資猶品也。級猶階也。鮮少也。言雖或得官。終必失之

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芳服切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去聲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古人以右為尊。名門右族。皆大家也。頑劣頑率。奢侈驕傲。皆敗家之由也。燎燒也。刻骨猶言銘心。亦深誌之意。而語加切耳

○魯公質為宰相。從去聲子杲。稿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

質字文素。宗城人。即今廣宗縣。直隸北京。周宰相。事宋。封魯國公。魯即今兗州府

從子兄之子也。名杲。遷陞也。秩職也

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去聲戰戰復兢兢。造操次必於是

孝悌者立身之本。怡怡和悅也。驕驕傲。易慢易。戰戰恐懼。兢兢戒謹。造次急遽苟且之時。是指孝悌也

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

干求也。祿俸也。道道理。藝文藝。道謂人倫日用之理。學之本也。藝謂詩書六藝之文。學之末也

諸語辭。格猶法也。優有餘力也。學優則仕。子夏之法言也。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此引主學。謂學者只當先盡其學之事。待有餘力了。然後可及於仕也

戒爾遠去聲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去聲鼠與茅鴟。音宜鑑詩人刺

朱子曰。恭致敬也。禮節文也。胡氏曰。恭為致敬。是指人之行此而言。非恭之本體也。要峰依其說。謂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則所謂禮者。亦非指本體而言也。致恭而中去聲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乃有子之言。朱子曰。恭只是低頭唱若時便看近禮不近禮。○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卻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蓋或過或不及。皆是不近禮。皆不能遠恥辱。然此但引之以為不及者之戒耳。看他下文便見。○自卑尊人。先彼後己。致恭之事也。相鼠詩名。鄘風。其辭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斯不遠也（衛詩相鼠三章，此乃末章之辭。死惡者滑亦體也。言觀彼鼠而猶必有體，可以人而無禮乎？人而無禮，胡亦胡為不遄死哉。茅鴟亦詩名，今亡其辭矣。二詩皆刺無）

禮也。鑑照也，刺譏諷也，相視也（此三字當在上相鼠詩名之前）

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去聲）青史。

放放蕩，曠疎曠。端士正士也。周孔謂周公孔子。名教謂人倫之教，有實有名也。齊梁皆都江南（今應天府），故又稱南朝。清議清虛之談也。八達謂晉胡毋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八人，終日清談酣飲，為曠達也（清談盛而晉室衰，其風當時雖始自晉，而齊梁承其流也）。稱之而無禮無法，得罪名教，其姓名久污史冊，亦可賤矣。古史以竹，故曰青史（竹色青故也）。

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

酒能亂性（此氣質之性，即所謂謹厚者是也），是狂藥也。古今以之而傾覆（福）喪（去聲）敗者多矣。

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一作厄）從此始。是非毀譽（平聲）間，適足為身累。

戶之開闔由於樞（門扉），弩之張弛由於機（弩牙），人之榮辱由於言，故比言於樞機。災厄謂禍辱。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也（朱子曰：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卻做十分惡說；譽便是好者只做他底好。說之不副之，譬如一物本完全，今打破了，便是毀；若稱他元來了不可稱之，譽亦是稱獎得過當。以言而是非毀與人，皆取禍召辱，只是自累而已）

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去聲）生，風波當（去聲）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易繫上傳釋同人九五爻義。斷音短。金言如金之利，同心之言有味也）。○楊氏曰：金蘭契合也。風波比忿怨爭鬥之交，一言不合則怒氣相加，如風波之起矣。汪汪深廣貌。記（表記）曰：君子之交如水，小人之交如醴（醴甜酒，詩云醴酒之甘者也）。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舉世好（去聲）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疾，遽篨（平聲）與戚施（叶去）。

疾惡（去聲）也。遽篨僂背者，戚施駝背者。遽篨不能俯（朱子曰：遽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臃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戚施不能仰，皆醜疾也。陳氏曰：好承奉之態似之。

舉世重游俠，俗呼為氣義（去聲）。為人赴急難（去聲），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叶去）。

游俠之徒，輕身以徇人（游俠者，言其能游行俠持之事也），似乎有氣有義而非正。故馬援之書曰：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去聲）也。

舉世賤清素，奉身好（去聲）華侈。肥馬衣（去聲）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

投拶自得之意。傍猶愛也。郎猶賤也。

我本將（長）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理叶去聲）

將猶旅寓。理治也。質既相周復相失。故自謂將旅之臣。宋太祖受周世宗禪。（世宗柴榮）（子禪也）故比之堯舜之治。（舜受堯禪）戚戚憂畏意。若蹈淵冰。言憂畏之甚也。曹即輩也。戾亦罪也。戒其勿求進秩以增己罪也。畢竟終也。又言爾等當深自斂避。勿求遷秩。蓋富貴無常不足恃也

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音棘）走多顛躓。（至）灼灼園

中花。早發還先萎。（於為反）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叶去聲）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

隆興。替廢。亟急也。顛躓跌也。萎枯落。速。徐遲也。青雲比名位之高顯也。躁急。徒空也。此一節首八句言人物之常理。次二句言富貴有定命。（命而言之定者。蓋有生之初。稟受於天。非人力所能移也。故孔子曰富貴在天。孟子曰得之有命。自古聖賢都是恁地說）末二句總括而戒之

○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

先生名雍。字堯夫。康節諡也。宋河南人。（原范陽人。在今順天府涿州地。後徙居河南）

此段了氣質之性雖有是三品。[illegible]人生稟氣於天地氣有[illegible]
同理也只是言其大概如此。○吳氏曰。性即天理。[illegible]
亦然所謂三品者只是言人之生也受氣於受之時既有或清或濁或美或惡之不同[illegible]
質於材之時又有或清或濁或美或惡之不[illegible]
上聖[illegible]理在清氣美質之中[illegible]
性所以為至善[illegible]
愚以生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illegible]
質愚則理在其中者[illegible]
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按自氣化而言則氣質[illegible]
天地自形化而言則氣質得於父母[illegible]
却是那天地之氣從父母身上[illegible]
初無少異。朱子曰。天地之性[illegible]
理蓋天地之性[illegible]
三品之氣質雖異而本然之理[illegible]

能循然用力於善。未必不可以為賢也

本[illegible]下愚亦可[illegible]工夫[illegible]
能[illegible]氏曰氣質[illegible]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illegible]

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汚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於身
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體
具存於氣質之中矣

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

為善者為吉人。為惡者為凶人

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歇）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

此一節言為善者為吉人

凶也者。語言詭（癸）譎。（厥）動止陰險。好（去）利飾非。貪淫樂（洛）禍。疾良善如讎。（酬）隙（綺戟）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允）身滅性。大則覆（福）宗

殄嗣或曰不罰之凶人則吾不信也

此一節言爲惡者爲凶人。陰暗也（抱謂陰險是得陰氣之惡者）飾非文（去聲）過也。貪淫嗜慾也。樂禍樂人之有禍也。如傾陷疾之甚也。如飲食好而甘之也。隕猶喪（去聲）也。覆猶傾也。吳氏曰隕身滅性禍止一身故曰小。覆宗絕嗣禍及一族故曰大

傳（去聲）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傳之言今見（見）書泰誓篇（周書泰誓三篇傳二句乃其中所引古語也）蔡氏曰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以爲不足也（爲吉人則爲賢爲聖爲凶人則終於下愚而禍至亂身滅年覆宗絕嗣惜以相爲而惡實發切）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去聲）之父母惡（去聲）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

先生名積字仲車節孝諡也宋山陽人（山陽縣名今屬淮安府附郭直隸南京）諸君指學者。君子成德之稱（愚按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蓋人之所以爲學學爲君子而已節）或勞己之力費己之財猶當爲之況不勞不費乎（節）或父母惡之鄉人賤之猶當爲之況欲之榮之乎

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

吳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乎口之所言身之所行心之所思而已（猶幾分字下當云在乎所言所行所思之善不善而已然三者思爲本善不善皆出於心思雖言行皆從此出是爲也到底不可）以爲君子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

公名安國字康侯文定諡也宋崇安人（崇安縣名今屬建寧府）三子寅字明仲寧字和仲宏字仁仲志者心之所之也明道程伯子也朱子稱其十四五歲便學聖人希文范文正公也朱子稱其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立志以二公自期待而力行以求至焉聖賢之德業不遠矣

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

心者身之主也不欺即忠信之謂（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蓋忠信只是實心做實

事不然亦只是中言也信耳）人無實心言行雖善終非聖賢之徒故立心必以是爲主爲本（爲主如家之有主也事皆依靠着他爲本如木之有本也諸從此出於天人道惟存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人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並復有物乎蓋凡事都要實去做以忠信爲主本加孝方真箇是孝弟方真箇是弟○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

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平聲）執

操執皆守也端正莊肅清白謹慎惟有守者能之

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

熊氏曰事有是非惟明敏可以立見（謂事到面前是非即時見得分明）惟果斷可以早決（謂是非見得了便一刀兩斷毫無他而剖決將去）

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平聲)縱之斯可爲政不在人後矣

此言爲政之方。三尺，謂法律。古者以三尺竹簡書之。操縱，謂本法意原人情而適寛嚴之宜也。聖人之心如天好生，至不得已而立法，其意只是要禁人爲惡耳。然人之犯法亦不同，有情如是法當如是者也，有法當如是而情亦未必如是者，故必本法意原人情而或操或縱，適得其寛嚴之宜，斯稱善爲政者矣。

汝勉之哉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運)一念之偏不能自克則陷其身於惡而不可振矣故治心脩身必以是爲切要(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而道行乎其際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戒之)

古之聖賢如禹之菲飲食湯之不邇聲色皆從此做工夫者也

論語孔子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商書仲虺稱湯惟王不邇聲色。但據此謂禹湯如是，則凡爲聖賢皆可知也。○飲食男女皆人之所不能無者，但其間有天理人欲之分，不可一毫或差耳。所以治心脩身者於此察之必精，守之必固，然後心可得正，身可得脩，而天下事亦無不可爲者。是乃聖賢本源之學也。故既曰汝勉之哉，又曰其可忽乎，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如此。

○古靈陳先生爲僊居令。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彼列切)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音隳又音惰)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去聲)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

古靈村名。先生名襄，字述古，宋福州人(福州今爲福建省治)。僊居台州府(浙江)屬邑。義謂能正其家。有恩謂貧窮相守，若棄妻不養，夫亡改嫁，是無恩也。有別謂男有婦，女有夫，不相亂也。有學謂歲時相往來及燕飲敘齒之類。患難謂水火盜賊之類。陵謂侵也。陵侵奪也。吞兼并也。讓路若少(去聲)避長(上聲)，輕避重之類。讓畔謂地有界畔，不相侵奪也。此皆孟子所謂善教得民者(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註云，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引之以明古靈教民之善，皆德禮之格乎民心者爾。

右廣立教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公姓司馬名光字君實宋陝州人(在今平陽府夏縣宋時屬陝州贈溫國公)溫(今懷慶府屬縣)咨謀也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悉井切)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

籍猶記也。佩謂服於身者。省察也，視也。返命，復命也。

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備陳是非(以理言)利害(以事勢言)之兩端而稟白之，欲父母自悟也。曲，委曲。此廣爲人子者於父母之命勿忘勿違也。雖事少是非利害，亦必具白而終不敢自執所見，方可謂之孝順。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去聲)父頑母嚚(魚巾切)不近人情

若中人之性其愛惡[去聲]若無害理必姑順之

舜盡事親之道宜得親之悅矣而猶不悅者爲其頑嚚不近人情也今天下人之父母若舜之父母者蓋寡矣事親不悅何以爲人乎

老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上聲]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去聲]則亦不安矣

故舊所喜謂故舊中所喜者賓客之奉謂酒殽之類[前章呂公言順親之事此章橫渠言悅親之心皆可謂曲而盡矣人子所當深思而實體也]

○羅仲素論瞽瞍底[上聲]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去聲]天下無不是底[低]父母

仲素名從彥宋豫章人[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府仲素後徙居延平府沙縣]底致也豫悅樂[音洛]也定者子孝父慈各得其所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張氏曰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性中然人不能盡而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於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耳]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朱子曰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羅氏讀之而有是論蓋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豈有不是者哉子孝則父母之心自悅樂矣[眞氏曰舜所値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猶誠感動之不以父母爲不是而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猶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惟患爲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illegible]不[illegible]姑爲孝者哉]

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了翁陳忠肅公也臣子弑逆常起於一念之差以君父所爲不是也若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烏有弑逆之事哉眞氏曰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心也[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爲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論約而盡質諸萬世不可易凡父母之不是皆己之不是也己既是父母豈有不是者哉羅氏則又推其極而言之亦事理之實也]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委猶付託也病者死生所繫而委之庸醫是使藥以加病也故親有疾而委之庸醫比之不孝子有疾而委之庸醫比之不慈子能知醫則可以養親且不爲庸醫所誤矣[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程子曰最是大要今人親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他自見得或己有所見亦須說與他商量]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事父母奉祭祀皆當親爲之葉氏曰使人代爲孝敬之心安在[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故禮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君夫人[illegible]以]

爲人之所當事其祖廟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蓋事親事祭必自致其孝敬之心類如此

○伊川先生曰冠(去聲)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柴)獺(闥)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去聲)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

冠以責成人(說見後章)昏以承宗事(說見明倫)喪以慎終(慎終者喪盡其哀)祭以追遠(追遠者祭盡其誠)理會謂講而行之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說出月令獺似小狗青黑色水居食魚孟春水解魚上冰獺先殺魚而不食如人之食而祭先代爲食之人也豺狼屬狗聲類色蒼季秋欲食獸之時先捕以祭天而後食也)皆有報本之意可以人而不如獸乎此字指報本言奉養謂奉養其親

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

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乃里切)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六禮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之禮也(說見內篇)主木主也所以依神(主式廟圖見卷首)新謂新物禰父廟也遷猶奉(捧)也正寢猶正堂也月朔一月之始四時天道之變冬至陽生之始(始祖者厥初生民之祖也故於冬至祭之)立春物生之始(先祖者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故於立春象其類而祭之)季秋物成之始(禰者身之所由成也故於季秋象其類而祭之)忌日親之死日君子於此必有悽愴怵惕之心故因之而行追遠之禮此言祭禮之大略(其詳具於家禮亦見卷首)司馬溫公曰國家時祭用孟月私家不敢用故用仲月(祭時)○按冠昏喪祭四者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故程子以爲禮之大然下面所言祭者報本反始乃有家尊祖之要

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存謂行之久而不廢也

○司馬溫公曰冠(去聲下同)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去聲)者之行(去聲下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所謂成人者非謂形體異於童子也將責以孝悌忠順之行也四行立而後可以爲人故冠爲成人之道

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去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上聲)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上聲)愚騃(五駭切)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

巾帽士庶所著(陟略切)者有官如今之蔭(恩蔭)以蔭授官也弄戲也鮮少也騃癡也

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倉沒切)變若敦厚好(去聲)古之君子俟(似)其子年十五以上(上聲)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

川爲晉公昭司馬懿之子師之弟魏封晉卿指稽公指昭德稽因公至于矣其魏追謚曰文帝

許也重哀謂親喪稽與人我合母死對者令此稽不爲意若喪飲酒食肉無異乎日顧庠也四

裔四夷華夏中國也

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臑要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下上聲又不能以禮處人

宋南朝劉氏篡晉之號義真武帝裕之子居憂即居喪珍羞美食會過也湛字弘仁南陽人在南陽鄧州之東吳氏曰臑當作腝古陵字炙燒也車螯海蛤音閣也廬陵即今江西吉安府天下爲十三州州各統郡郡有諸侯

王國者謂王州以代大守之任亦猶曰長史魏晉江左皆然

隋煬楊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逸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襆僕裹果而納之

隋楊氏篡周之號煬帝名廣溢一手所握也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鮓以鹽米釀魚爲菹也衣襆帕今之袱也

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臛郝其官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

五代之時馬殷據湖南在洞庭湖之南即今衡州府一帶地方唐曰湖南武穆王即殷也殷名武穆諡梁封爲楚王雞臛雞肉羹也蒸肫蒸熟豬也何代無賢反辭以譏之

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他典切然無愧人亦恬田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扶

承上文潘起之譏而言五代梁唐晉漢周也靦面見人之貌恬安也怪異也

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去聲親賓則齎酒饌往勞去聲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昌悅切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而車而號平聲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

勞慰勞也輀車喪車也古者父母始死三日不食鄰里爲糜粥食似之親賓往哭弔以助其不及今人親死及殯葬之際親賓乃攜酒饌往勞主人亦復營備相與酬勸醉飽甚至作樂娛尸乘喪嫁娶而不以爲非哀哉

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

禮也禮者萬世不易之經

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煙久而羸憊步拜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亦音洛是則雖被衰崔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上聲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

權也權者一時變通之義朱子曰權是權衡之權所以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經禮更何須權是邪經禮有行不得處須用權只取此陳氏曰此乃權之權而不許乎便者也食飲食肉飲酒也顏色也憔悴也有病羸憊恐致傷生故權食肉汁及乾肉醬以助滋補若肆意饗食珍美放飲及預宴席則與無喪之人何殊哉曲禮曰居喪之禮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又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註曰五十始衰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則又衰矣故不可毀七十之年衰老不達於其禮若喪之君子所以全其易盡之期也方氏曰七十則衰病之極若喪者宜以異飲酒食內則不必有喪處於內則不必若門外之飭坐也

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扶又論

法謂律法按律文居父母夫喪而作樂者杖八十○居喪而身自嫁娶者杖一百與聽嫁娶人主婚者杖

十八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一作朴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催寢苫失廉切枕塊不脫絰迭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直列切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

樸樸素陋隘也苫蒿薦塊土墼也在首曰絰在腰曰帶撤亦去也皆哀痛之至有所不安而然

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

內外之辨當然

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坎坷可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

陳壽人姓名貶議謂貶抑而議論之坐猶為去罪也沈滯不振也坎坷不遇也嫌疑事之可嫌可疑者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去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朴馬布裹鞍轡

樸素也

○世俗信浮屠徒誑古況切誘凡有喪事無不供去佛飯上僧作云為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去燒舂書容切磨去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扶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浮屠佛氏也誑欺也誘引也云猶言也滅消也資助也諸眾也不為謂不供佛飯僧也刀剉火燒碓舂碾磨甚言其苦楚也○溫公曰世人親死而斷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而眾世溺信佛之所其惑而難曉也殊絕也形形體神魂魄佛法入中國始於漢明帝名莊光武太子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乃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沙門即桑門也今皆稱於其道者號曰沙門丘文莊公曰此佛教入中國之始明帝為人之子乃崇無父之教為君之仇乃容不拜之臣為中國之主乃棄外夷之人開茲大舉以為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豈非名教中之罪人哉言前此之時人死而復生者固有矣未嘗聞有入地獄見十王者以未有佛法故人本無天堂地獄故也後世有死而復生云入地獄見十王者乃佛法所惑耳

張美和曰佛氏所謂十王者一曰秦廣二曰楚江三曰宋帝四曰五官五曰閻羅六曰變成七曰泰山八曰平等九曰都市十曰轉輪之類是已

所以持身也

吳氏曰清謂廉潔不汚慎謂謹守禮法勤謂勤於職業能是三者則能持身而可以治人矣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音襖)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異色人謂不務常業之人巫覡皆事鬼神者尼女僧媼老婆也此輩一接之內則伺假意以納賄外則誑人以行私害政事害政故當一切禁絕清心謂不以物欲累心省事謂不作無益之事

○後生少(去聲)年乍到官守多爲猾(滑)吏所餌(耳)不自省(醒)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扶又切)敢舉動大抵作官皆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音咨)矣以此被重譴(苦戰切去聲)良可惜也

猾狡猾(音滑)詐也餌釣餌(釣魚者以餌釣魚猾吏以財物啗官亦謂之餌)不敢舉動爲吏所制也不貲不可量也譴罪責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上聲)之必無不中(去聲)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暴怒怒之暴者中中理也自害謂損氣傷事陳白沙忍字贊云爲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當官處(上聲)事但務着(直略切)實如塗擦(初八切)文字追改日月重(平聲)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着實不作僞塗擦文字塗抹舊字也追改日月去舊判而換新也重易押字去舊署而改之也非惟得罪實且欺心豈事君之道也

○王吉上疏(所助切正韻所故)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吉字子陽漢瑯琊人(瑯琊郡名自青州府日照縣西至於沂州皆其地也古瑯琊在郡皋虞今萊州府即墨縣是)疏奏疏也夭壽命之短長也萌芽也古者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後世反是嫁娶太蚤故民多夭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故教化不明(按古者二十而嫁三十而娶男子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子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且成人

之禮習於冠笄既久適人之道則諸昏年者已深此所以教化明而壽命長也後世反是故王吉深病而疏言之然俗弊未易遽變而古禮亦難盡行今議昏者只當依朱子家禮男年十吉至三十皆可娶女年十四至二十皆可嫁參古今之道酌情理之宜斯云善矣)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音魯)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隋之大儒也門人私謚曰文中子(龍門人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東方曰夷北方曰虜不入其鄉不與之共處(上聲)也德謂男女之性行(去聲)財謂男之聘財女之資裝

○早婚少(去聲)聘教人以偸妾媵(以正切)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倫薄也媵從嫁者亂眞氏謂內或陷子弟於惡外或生儻僕之變是也等謂妾媵之等數 按早婚少聘則鮮男女之亂務則非丈夫之義是致之亂也妾媵既數內或陷子弟於惡外或生儻僕之變是致之亂也其曰貴賤有等者蓋等而上之一娶九女者諸侯也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者天子也等而下之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其妾媵莫不各有一定之數焉至於庶人則一夫一婦其職分固如此也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去聲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

婦家曰婚壻家曰姻苟但也 石按苟且也不計富也

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

此言壻之性行當察也苟誠也不肖即不賢也

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上聲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

此言婦之性行當察也婦賢則家道盛不賢則家道衰故曰所由盛衰 程子曰世人多愼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富貴有命不可必得假使因依而得之是亦丈婦之丈婦耳 言可愧之甚也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去聲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安定地名 一云書院名在泰州如皋縣 先生名瑗字翼之宋泰州人 其府曰揚州今直隷南京 欽欽敬戒戒謹吳氏曰女婦之性大率畏慕富盛而厭薄貧賤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 通作娶下同 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

此言孀婦不可取無夫曰孀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此言孀婦不可再嫁 楊氏曰觀先生論孀婦不再適人以爲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

樣話○眞氏曰程子之論可爲後世深戒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 音似 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 音古 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 頻忍切 雞晨鳴以致禍也

進食曰饋居中饋食婦人主之 易家人六二无攸遂在中饋 預干也幹猶主也蠱事也 易蠱卦本義云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物壞而有事也 君子夫也牝雞雌雞也牝雞晨鳴婦人預政幹蠱之喩也婦人預政幹蠱則有敗亡 亡國敗家之禍矣 書牧誓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蔡傳云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爲妖孽而家道索矣 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惟以

信命則遺。位致慇懃焉

江東。大江之東即今應天府等處 咯無交遊絕不與外人往還也以弟

也信命以言。聯遺以物皆所以通慇懃之意

鄴業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七到切 請逢迎。代子求官

為夫聲 夫訴屈。此乃恆代之遺風乎

鄴下。古之相州即今河南彰德府 造請謂謁人於外。逢迎謂延客於家 恆代皆燕趙之二國名 恆即今眞定府曲陽縣。代即今太原府代州 燕太子丹。不愛後宮美女以結士 通鑑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秦政善。及政即位。丹為質於秦。秦政不禮焉。丹怨亡歸。欲報之。乃不愛後宮美女以結士。得衛人荆軻。使入秦劫政。不克死 故其遺風如此

〇夫扶 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也。不可不篤

三親夫婦父子兄弟也。九族高曾祖父己身子孫曾玄九者及旁親也 九族依林氏說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為是。詳見內篇立教第七章 篤厚也。三親於人倫為重。不厚則無所不薄矣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

吳氏曰兄弟同出於父母。故形分而氣連。左提右挈。謂父母左手引兄以行。右手攜弟以走也。前襟後裾。謂兄前挽父母之襟。弟後牽父母之裾也。服著。直略切 也

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

各妻其妻則各有室家矣。各子其子則各有嗣息矣。物我相形。偏私漸起。而親愛日衰。皆矣。衰者親愛之情衰也

娣弟 姒似 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旁知傍人之所移者。免夫扶

長上聲 婦為姒。少去聲 婦為娣。疏薄謂娣姒。親厚謂兄弟。節量猶言裁處上聲 傍人亦謂娣姒。免者免於衰也

〇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上聲 手低面。聽我皇考訓戒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去聲 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佩 戾 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開字仲塗。宋大名人。大名府今北直隸大名 皇考 皇考宋以前通稱。今則唯天子之父得稱皇考。以下皆曰顯考 旦。謂朔旦。上手。舉手也。漸漬。謂語言如水之浸潤不驟也。偏愛各有所厚也。私藏各有所蓄也。若汝也

惴惴恐懼之貌。抵此猶言至今。全謂不分異。云語辭

〇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鹽 小人得一食

必先以食（似）父母夫（同扶 下）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去聲）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閭閻里巷之門也仇敵仇讎相敵也惑謂蔽惑而不知輕重也

夫愛父母之口體犬馬重於己之口體犬馬者天理之明也愛父母之子輕於己之子者人欲之蔽也推其所明而達之於其所蔽則弟（去聲）矣（弟與悌同○言兄弟偏弟如單言則通○何謂推其所明而達於所蔽是開示人最切要處可謂深得程子之旨）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去聲 下同）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拙）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上已字音紀 下已字音以）

斯干小雅篇名（斯干九章此首章下三句也）式語辭好相好輟止也朱子曰不要相學是不要相學其不好處如兄能友其弟弟却不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友但當盡其友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却不友其弟弟豈可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按詩猶字作相圖謀說張子說詩之言雖與本義不合然朱子既錄附詩傳而於小學又述之者蓋以其辭意之善可爲萬世兄弟取法也）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歡狎謂歡好而褻狎也無圭角謂去其鋒芒方而爲圓也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善柔謂善爲柔媚氣合謂意氣相合相下謂彼此相讓效即忠告（谷）善道之益也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扶問切）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去聲）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契合也交承新舊官交代也分際也舉將舉主也（按察官是當時提刑觀察等使如今所謂察院刑廳也）

○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去聲 下同）吾親汝母躬執爨（取亂切）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平聲）若曹享富貴之樂（洛）也

公名仲淹字希文謚文正宋吳縣人（吳縣今南直隷蘇州府附郭）公二歲而孤親謂母也爨炊爨也甘旨美味也早世早沒也若曹汝輩也

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

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幷置義田宅云

恩例與數也俸賜常與也范氏義莊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去聲)一匹嫁娶喪葬皆有給 [illegible]

○司馬溫公曰凡爲家長(上聲)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去聲)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盈)餘以備不虞

禮先王所制者法國家所立者御統也家衆婢僕輩也職如主庖廩掌田園之類事如治產業給征役之類量入以出入多則出多入少則出少也稱家以給有則豐無則儉也吉凶謂冠(貫)婚喪祭之事品節言其當(去聲)無過不及也均一言其平(無偏輕重也)冗雜贏剩備防也不虞謂不可虞度(入聲)之事如水火盜賊之類此皆制財用之節也

右廣明倫

李氏曰首十四章廣父子之親次十章廣君臣之義次八章廣夫婦之別次四章廣長幼之序次三章廣朋友之交

末二章通論五倫之義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義同)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仲舒 [illegible] 漢廣川人 [illegible] 仁者心之德仁人者無私欲而有其德者也 [illegible]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去聲)欲方

思邈唐京兆人 [illegible]

爲心小謂畏敬智圓謂通變行方謂有守 [illegible]

思叔名繹伊川弟子宋河南人即今宜陽日壽安銘者自警之辭慎言不苟食節而不恣食揖而不草率正詞不偏邪

容貌必端衣冠必肅步履必安詳居處上聲必正靜

容貌舉一身而言端非端正莊嚴也衣冠所以正容儀肅整者嚴肅齊整也足容重故當貴乎安詳居處恭故必在乎正靜也

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去聲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

事謀於始則無後悔言顧其行則非虛言常德平常之德持之固則不失然諾皆應辭應之重則恩踐如己出與己亦有是善也天命之性人所同得彼有己亦有如己病恐己亦有是惡也是善物欲之蔽人所易昏故恐己亦有是惡

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為警

熊氏曰座右銘凡十四言不過即其日用言動之間出入起居之際大要以誠敬為主曰慎節曰揖正曰端莊曰肅整曰安詳曰正靜曰固持曰重應非誠敬其能然乎作事謀始一動不忘敬也出言顧行一語不忘敬也程門教人以敬為先思叔此銘學者所當佩服而深省也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去聲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

一切世味如飲食衣服好尚之類淡薄謂食取充腹衣取蔽形居室取蔽風雨也取者但取之意富貴相謂驕奢之態也八尺曰仞方丈食饌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所謂富貴相也激昂猶奮發也墜墮落也不以富貴為非常自激昂而為善則不溺於汙下矣

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去聲手握一角切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去聲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南陽地名地當作郡按志漢興因秦以南為南郡即今荊州府以北為南陽郡即今鄧州本傳注云家于南陽之鄧縣號曰隆中在今襄陽城西北二十五里是也先主漢昭烈也嘗三顧武侯於草廬之中宰宰制割割分三分天下謂昭烈居蜀即今四川成都府地方孫權居江南即今南京應天府地方曹操居中原即今開封府許州地方三分天下為三國也都猶居也握猶掌也成都郡名今改曰府百畝為頃饒亦餘也調度猶言區畫長增益也尺寸猶言毫末背恩忘德曰負躬耕南陽若將終身及為將相志惟興漢孟子稱大丈夫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武侯有之矣貧賤則居約處困而易至於變其心富貴則求勝於欲而易至於蕩其心不能移不能淫是他確然有得於己而外物不足以貳之也謂之大丈夫信不誣矣○尹氏曰漢末羣雄雲擾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自見當世人誰如孔明者哉向使昭烈不勤三顧則將消磨死盡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

則功名顯著不可泯沒究竟大官無富者彼其所理甚情而不
已甚明請任己不可以當人也故不肯苟合以求苟請託身不
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將瀕未遇則高蹈於朝君臣既合
則竹大義於天下使翊扶世就之德鄉如日月是豈勝臣一智
一能倚世就功名
者可同日語哉

〇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

益謙名沖宋人號日華嚴居士府判　利害謂事有利有害也邊報邊境之報也差使官職也除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理為惡媟狎也淫媟戲慢皆邪僻之事見干索皆求也

又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

開拆則干人之私沉滯則誤人之託發人私書拆人信物甚者遂至結為仇怨余得人所附書物雖至親卑幼者亦未嘗輒留必為附至及人託於某處問訊干求若事非順理而己之力不及者則可至誠辭卻之若已諾之則必須遂所欲言至於瑕與不能則在其人以下數條多見句讀推類而言之亦學者知所發而不主於釋本文也

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

窺竊視也私書親故之書也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見人得親戚書切不可往視及注目偷觀若偶膝並坐目力可及則斂身而退候其收書方復進以續前話若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須候其人云某所惠書云云足下請觀之方可一看若書中事無大小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於他處復說

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

文字如書簡簿籍之類凡入人家切不可於几案上及書匣等內翻看書簡及記字冊子錢穀文曆若人將文字令己看切不可於背後竊看皆無德之一端也

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

物如書籍器服之類凡借人物上至書籍下至器用苟得已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已則須愛護過於己物看用纔畢即時歸還切不可以借為名意在沒納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大率豪氣者於己之物多不自愛若借人物豈可亦如此此非用豪氣之

所乃無德之一端也

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

謂揀擇以去其不可意者而取其可意者凡飲食蒸餅去皮饅頭去帶肉去脂皮之類皆非成人所為乃癡騃無知而已自非生硬臭惡與犯己舊疾之物豈有不可食之理

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

凡與人同坐夏則己擇涼處冬則己擇暖處及與人共食多取先取皆無德之一端也

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底毀

慕之則歎羨妬之則詆毀妬之見嫉人之有朱子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歆羨便是心裏妬嫉都是不好所以富貴貧賤高下人所共知見親戚相識輙稱其富貴者得其貧賤者是歆羨可見不知義命若不得貧賤是妬嫉用心不仁莫此爲甚

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脩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以上數件之事一有所犯者乃不肖之人也謂用心無以然數者雖若細碎苟生於其心而害於脩已者大矣故書之座隅以爲戒也或曰凡此數事學者所當察之於念慮之萌謹之於事爲之著者也得其要矣○以上見敬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

○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胡子名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子文定名安國字康侯學者稱爲五峯先生言今之儒者學文藝而干仕進其用心最勤能移此心以存心脩身雖古人亦可及也往而不返謂心馳逐於文藝仕進而不知返也心者萬事之本心既荒故萬事之成皆不及古之人矣朱子曰自聖學不傳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者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辭之間是以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辭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以下通論爲學之道

○顔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

開心明目猶言推極知識也欲朱子曰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利於行無不得之謂也饒氏曰聖賢書中乃說成理義所以然而事物之準則實有得然後推於初學者須先隨章逐句一一實下講明工夫果能於此有所差謬是則所謂開心明目利於行也

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顔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

先意迎父母之意也承顔者承父母之顔色也怡聲而低下其氣所謂養志也父母之意未形而能先迎之於父母之顔色出語又皆怡聲下氣而無一毫不能如此於父母之心爲心者不能不使已之勞以奉甘腝之飲食所謂養口體也此皆古人之所行者今因讀書學問而知之故必惕然慙懼起而必欲行之也

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

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

守職無侵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而彼此不相侵奪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也見危授命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不忘誠諫以利社稷知有國而不知有家也惻然感念意

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敎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

恭本自也驕矜奢縱役於氣者也自牧自處上聲也易謙初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禮以律人記云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乃人之律令也故曰敎本敬以立己又云敬德

○伊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
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
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孔子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者也許氏曰傳是傳之當世與下詔後世對說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此德字訓詁後論於上論集註胡氏辨證曰道字廣大天下所
其由德字觀則行者心所獨得行之於一身也未足以言德必
有得於心則躬行者皆心得之心與理為一斯可謂之德有大
第有歸宿精矣○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於心如為孝是
心中得此孝為仁是心中得此仁若是外面恁
地中心不如此不得也六經中德字皆如此門以此大學之
書蓋入德必由乎大學之門也楊氏曰大學一書篇聖學之門戶
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子令初學者讀之為學次第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有先後之序也鄭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脩
身者有矣言脩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之本於誠
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籍之
中惟此篇而已○陳氏曰為學次序自有其要先須大學以為
入德之門以其中說則明德新民具其條理實舉經之綱領也
文則論語以實踐存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乃體驗充廣
之端言者既當後會其極於中庸又曰大學規模大而本
末不遺言詳明有節終不是指大學而言程氏復心曰不山
叅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是而學則記誦詞
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衆技之流紛然雜出
此其所以差也○或問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雜采
中庸何也曰是書所言乃世之立教之大典而後世所以是而
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
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
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
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
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
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
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

教未達及之意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也蓋不先
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
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
大本盡性經綸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
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
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
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
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
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孔孟之言皆實理也天理本真實無妄聖人之言都是發明此理以曉人所謂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人
欲之妄熟讀其辭玩味其理而著於己則終身用之不能
是也
盡矣朱子曰論語不可只道理會得文義便了須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二書若便恁
地讀過只一兩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己事玩味體察一日只
看得數段或一兩段耳○讀論孟須切己且如學而時習之切

已看時曾時習與否又曰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
須就自家身上看我實能克己與持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
益○輔氏曰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己體察則定無看過工
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耳
○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
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讀書當體認歸己不徒誦說而已孔門問答合在論語一書讀者須是親問辭如出吾口聽
答辭如入吾耳方能有得這是程子最善教人處尹氏曰論語
之書乃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己親炙於聖人
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輔氏曰將來涵養成就也
新安陳氏曰甚生氣質謂恁者明柔者強偏駁者純粹者生出好氣質
也雲峯胡氏曰氣質得於有生之初此曰甚生氣質何也蓋生
來氣質有好有不好涵養成後生氣質無不好者此生字非
自稟性中來乃自學問變化中來也○朱子曰有人言理會得
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初不以為然看來亦是

有矣。[illegible]所用心者不過是發明此道以教人。今讀其書者，[illegible]用心而無躬行實踐，便是盡力從之也。道不爲我有乎。朱子[illegible]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illegible]之學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illegible]先讀論孟，然後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illegible]許氏[illegible]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魯齋[illegible]六經[illegible]史之[illegible]所[illegible]

夫扶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聽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去聲他人矣

仰，資也。指，導；汝引，則在於師。切磋勸勉，則在於友。若夫勇往精進，自強不息，易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在於自己，而難倚恃師友矣。高彥先，宋浮沛人。彥先云：脩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可成功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去聲。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接洽匣

此致知之事。久謂日日如此無間去聲斷也。貫穿，通透也。記事既多，因此驗彼，其倫類便自貫穿。理有是有非，固要理即事中之理。辨謂辨其是非。辨得分明，又有以見是而非、非而是者，尤須反覆推詳，辨於毫釐之間也。朱子曰：謝氏云，窮理只是尋箇是處。此說甚好。但尋箇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直窮到十分是處方可。浹洽，則心與理相涵矣。朱子解浹洽二字，謂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濕。蓋今日窮得一理，明日又窮得一理，工夫接續不已，至於既久，自然內外精粗，融融無間，是則所謂浹洽也。

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

此力行之事。堅固則身與事相安矣。朱子曰：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

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釋，消也。林氏曰：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結致知一段。怡然，喜悅而衆理皆順。結力行一段。○此章要看四箇久字。致知力行，須是積累用力，及其久時，方能自然有得如此。朱子曰：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非不假用力，此蓋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去。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魯音莽母黨切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鹵莽，不用心也。只是箇粗疏底意思。熊氏曰：人有才，貴乎有學。非學無以充其才。有學貴乎有思，非思無以究其學。故後生可畏者，非以其才之過人，能學而又能思，[illegible]爲可畏也。學指讀書而言，思即推究其中精深之義理也。有才而能學，則其才益充。[illegible]有學而能思，則其理益明，而不滯於粗迹。朱子[illegible]小成，有學而能思，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者蓋謂大義理散在簡冊之中，聖賢之言，不可以粗看，不可以淺窺。若鹵莽厭煩，則何由知聖賢用心而窮其義理乎。簡冊所載聖賢之言，皆極義理之精深，須是尋思工夫亦極其精深，方纔可得此也。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去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去聲之一也

百行，大而忠君孝親，小而手容恭、足容重，皆是。借人器物，皆須保護，況書籍乎。或先損壞，即爲脩補完好，實士君子之一行也。

濟齊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捲束整齊，然後得起。故

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
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
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
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
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
情也哉指實也名指其實也[illegible]
所至者造道之極功學者[illegible]
所至則非深造乎斯道者亦未能真知明道[illegible]
之要旨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為明道[illegible]
以至於孔孟者矣○愚按[illegible]
也其後佛氏又與塞路[illegible]
之道者可不深究乎哉[illegible]
能害人是學者不會做[illegible]
用功又曰要做斷學者[illegible]
基本堅實自無空虛之
悉却教人有箇入頭處

右廣敬身

李氏曰首十六章廣心術之要次四章廣威儀之則次三章廣衣服之制及飲食之節後十三章通論為學之道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天台陳　選點
楚陰張　㮚
關中王建常記
朝邑上官汝[illegible]
華陰李作楨

善行（去聲）第六

此篇紀漢以來賢者所行（去聲）之善行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

凡八十一章

呂滎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上聲）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

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相（去聲）宋封申國公（申國即今河南南陽府）簡簡要重重厚寡言者默慎言也事物謂外事外物經猶營也蹈猶行也規矩猶禮度事事依循禮度而行下文所言是也

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上聲）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上聲）巾襪縛袴衣服唯謹

甫始也祁大縛繞也縛袴所以纏繞袴管者亦謂之偪首之巾足之襪履之縛袴身之衣服皆不得去謹則又加整飭矣

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鄭衛二國名(地見內篇)其音淫(二國之俗多淫奔故其音淫淫則能搖蕩人之情性此所以不使之一經於耳也)熊氏曰足不妄行耳不妄聽目不妄視也

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辭色

歐陽公名脩字永叔諡文忠(宋[illegible])焦先生名千之字伯強(今直隷南京)時寓歐陽公家諸子諸生皆謂滎公及其弟[illegible]也端正也降猶舒也辭也[illegible]

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行去聲 成曰德才成曰器(行道之實見於行事者[illegible]得於心中[illegible]得此行故謂之德[illegible]適於用矣故謂之器[illegible]之成材也)則人性本善而氣質不同苟無父兄教訓於內師友化導於外則安能有成也哉程子曰天下英材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天之生人也[illegible]仁義禮智之性本皆至善而無惡但氣質所稟[illegible]清濁[illegible]不同而智愚賢不肖分焉所賴乎教者使之用力於學以變化愚不肖之氣質而復其本然之性也程子因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illegible]身之是也)

○呂滎公張夫人待制諱(溫)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去聲)矣

夫人滎公之妻待制官名(宋時置龍圖及寶章十數閣藏[illegible]祖宗御集典籍皆有待制學士官)諱卿名也生曰名死曰諱鍾聚更再益增也都轉運使亦官名(宋太宗至道中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各置轉運使一員總其後來逐周知一路吏民之事是又爲監司也河北今爲北[illegible]至保定等府皆是)張公已貴顯矣而示女子以儉約如此非特教子者所當法亦守官者所當法也

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音洛)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張待制呂正獻公皆曾(姓)參政(參知政事宋初次相)宗道(名[illegible]人之婿)張待制女嫁正獻之子滎公。一日張婁來呂氏視女見女私室有鍋釜等器。乃作色謂其妹申國夫人曰兒女輩豈可令(平聲)私造飲食以敗壞家法乎。熊氏曰呂氏家法固美矣而張待制魯參政家其閫範又嚴正如此可見當時士大夫家禮義成習豈後世之可及乎

○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醒)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去聲)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唐李氏王去聲天下之號。城字亢宗。定州人定州今屬眞定府。一云保定府完縣人

謁告也。斥逐也按學官稱祭酒。自戰國始。及晉始置國子學祭酒掌之。副以博士助教。隋又添設爲司業。而遂稱學者曰監。自唐至今。雖不無損益。而大略皆如是

〇安定先生胡瑗。頤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尙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去聲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口很切爲去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磨爲文章。皆傳附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尙行去聲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

條敎條約約束。以身先之。謂躬行以率之。要義即治己治人之道。懇懇切到之意。治己而後治人。明體適用之學也如大學格致誠正脩其身。所以治己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後治乎人也。只此便是明體適用之學。便是諸經之要義刮劘刮垢磨光也。兼文行而言。傳依也。必以理勝。不尙辭也。信尊信也。安定後爲國子直講官名四方學者歸之。故庠舍不能容蘇湖二州。今皆爲府。一隸南京。一隸浙江道

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

吳氏曰。疏通。謂氣質開明。有器局。謂局量寬廣。朱子曰。胡氏開治事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

多話都是本原按齋曰。治事其所理會者。大率皆治人之事之本原。蓋學必端本澄源。而後末流可得而理會也也。然頭容直之類。却是說治己底事。所以謂

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赤。其言談擧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吳氏曰。循循有次序而不越禮度也。雅飭雅正而謹飭也。辭氣容貌異乎常人。故不問知其爲先生弟子。四方從學者衆。故稱先生。必知其爲安定也

〇明道先生言於朝潮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

風者上所化敎字說上行下效曰風。言風之於物。鼓舞搖蕩。使發興起。變感而不覺也。化者由上之化下也。莫不感故而新。亦猶是也俗者下所習俗之爲言續也。續續相習也賢有德者。才有能者。二者固治天下之本。然得賢才。斯可以正風俗。則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也

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去聲學材良行去聲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字如字朝夕相與講明正學

悉盡也。近侍之儒官在朝潮之百職。皆令盡心推求詢訪也。延聘謂迎之以禮。敦遣謂送之以禮。萃聚。京大。師衆也。天子之都曰京師

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去聲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

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

誘之掖之使有進激之勵之使無退漸之摩之使不苦其難皆所以成就之正學不出乎人倫物理而已灑掃應對以至周旋禮樂小學之教也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成其始也擇善（包格物致知）脩身（包誠意正心）以至化成天下（包齊家治國）大學之教也自鄉人而至於聖人之道成其終也（朱子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北溪陳氏曰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循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

其學行（去聲）皆中（去聲）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

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中於是詢合於小學大學之教者以成德為師取材識之明達者受其教及學之既成上者使教國學（國學在京師今國子監是也）其次以分教州縣之學也（州縣之學皆古所謂鄉學也）此三節言擇師之法

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

縣謂縣學州謂州學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王制大夫論秀士而升之司徒曰選去聲士秀可擇而取之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國學曰進士言成就其才德大樂正又論進士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言才德既成可選於王庭也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所謂論者考其才德長短大小所堪可居何官也然後官之謂官無不得其人者先列之以明論賢能於朝者亦是如此）

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去聲）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遴亦擇也此兩節言擇士之法（東萊先生曰程子以經義德行才能三物取士者也德以化民才以治事然必明經學古而後才德進而無所偏）朱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為有本讀之未嘗不慨然發歎也（按此章論治天下之本首以正風俗得賢才並言而下面卻只是說所以敎養賢才者蓋師道立則賢才多賢才多則風俗正而天下治矣）

○伊川先生看詳學制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敎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

伊川嘗先崇政殿說書（宋時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多以臺諫兼之而資淺者乃為崇政殿說書故伊

川於哲宗元祐初以通直郎充此）同孫覺（字莘老）等看詳國子監條制相先猶相尚月使之爭謂月有試以較其高下是使之爭競也（按舊制試無定月皆補名考較定等第高下於學者無所益徒使之爭競而已改而為課只論其所造學生當面下語指教其未至所責有益於學者不失庠序之體也）

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子全切）解（居隘切）額以去（上聲）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如字）檢以厚風敎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制道也延待也鐫謂刻定之解猶貢也額猶數也宋元豐（神宗年號）第二中以利祿誘士國學解額增至五百人來者奔湊程子蓋欲量留百人餘四百分於州郡使士人各安鄉土也省減也繁文

史胥之類師儒之官不責以小文所以專委任也行檢謂行誼名檢風教風本於上而教及於下蓋始 待賓謂所以待行能可賓敬者吏師之為則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法者居之觀光謂觀見國之盛德光輝立觀光法蓋以處四方來學之士也詳見伊川文集第三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

藍田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 呂氏兄弟四人大忠字進伯 大防字微仲 大鈞字和叔 大臨字與叔 鄉約與鄉人約誓也勸勉也本註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朱子曰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非此之類皆為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擧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其不能者○按鄉約本出呂氏和叔而朱子增損之曰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為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此等固可未可之說皆句讀所本兼而載於性理中者今間錄之欲資見諸行者有所考據云

過失相規

規猶戒也本註犯義之過六一曰酗博鬬訟 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二曰行止踰違 踰禮違法衆惡皆是 三曰行不恭遜 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凌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 四曰言不忠信 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 五曰造言誣毀 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六曰營私太甚 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不修之過五一曰交非其人 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 二曰游戲怠惰 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閒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馬喪為學物而不謂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 三曰動作無儀 謂進退太疎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 四曰臨事不恪 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 五曰用度不節 謂不計有無過為侈費者不能安貧而非道營求者○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本註謂婚姻喪葬祭祀之禮往還書問慶弔之節○禮俗之交尊幼輩行去聲凡五等一曰尊者謂長於己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二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者三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為稍長少者為稍少四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五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一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illegible]

喪弔人則助其財時則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眾人力為之辯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眾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眾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繩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罰○凡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于籍以告鄉人

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若及也悛改也絕之使不與去聲約也○朱子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　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麪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序拜于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得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具飲食於他處可也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于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

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向如初禮退則立于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尊者亦答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向北上拜約正約正答拜稍少者立于稍長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

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禮既畢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雖少亦居尊者之上　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眾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眾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言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是集也當隨時隨事酌而行之或因正如禮或一再行其餘月只以序拜而食不必朋飲而可也此會與讀約之禮見於此亦可省

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龍眷切）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所角切）破其産。輒復（扶富切）賑給

既謂服喪已也。弟子。弟及其子也。中分。均分也。共事。同事也。荒謂田畝荒蕪。頓謂廬舍傾頓。服。用也。（許包東漢安帝時人。帝聞其孝義。徵拜侍中。包不起。詔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

○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所角切）譖（側禁切）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普厚切）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之夜切）。復（扶富切下同）有雀數十。飛入其幕（莫）。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祥字休徵。晉琅琊人。（琅琊。秦郡名。漢及晉因之。其故城在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琅琊山下。至後周改置沂州。今屬兗州府）親。父母也。譖。毀也。失愛於父。不得父之愛也。牛下。牛糞。剖。破也。炙。炙肉也。驚歎。驚異歎息也。孝感。謂魚雀之至。皆孝誠之感動也。丹。紅色。柰。果名

○王裒（蒲侯切）字偉元。父儀。爲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耶）。遂引出斬之

裒（晉城陽）人（營陵即今青州府臨淄）。儀。裒父名。魏。曹氏篡國之號。上司馬。複姓。下司馬。官名。（掌兵馬。將軍府官屬有司馬）言儀爲魏國安東將軍司馬昭之司馬也。東關。地名。（在今廬州府巢縣東南四十里）東關之敗。謂（魏嘉平四年。詔司馬昭爲將軍。攻吳。吳諸葛恪拒於此。敗之。死者數萬人）咎。罪也。元帥。指昭。孤。昭自稱也。（孤。寡德之稱。侯公謙稱也）

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音壁）。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平聲）涕淚著（直略切）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扶富切）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朝廷召曰徵。郡縣舉曰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詩之辭。蓼莪（小雅篇名。凡六章。其一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傳曰。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爲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三復。謂再三。（如字）反覆誦之。廢蓼莪。諸弟子恐其師哀感。故舍（上聲）之而不誦也。（詩傳於蓼莪篇終。載王裒事以爲詩之感人如此。輔氏曰。必如是然後爲善讀詩也）

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音鐸）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裒皆不聽。及司馬氏篡（初患切）魏。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

密。猶私也。聽。猶從也。逆而奪取之曰篡。昭既死。子炎篡魏自立爲晉。衣食不求豐裕。而坐不面闕。（時晉都洛陽。在青州之西）皆痛父非命。死非其罪。不忍故爾。（王偉元坐不西向。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若父之讎同也）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西河縣名，一云國名，即今山西汾州。延字延元。色養，以和悅之顏色而奉養也。以，用也。全，完也。滋味，猶言甘旨。

○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鄕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

山南名琯，唐博陵人。博陵郡名，即今眞定府定州地方。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去，故稱山南。唐分天下州縣爲十五道，山南西道即今陝西漢中府。一道置節度使觀察使，各道置採訪防禦等使，治於所部，其邊方有兵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得以專事專殺，乃外任之最重者，大略如今各處都撫相似。昆，兄也。王，大也。曾祖王母，即曾祖母也。姑，長孫。不粒食而康樂，言安寧以飲乳故也。

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疾甚曰病。萃，聚也。長孫夫人臨沒，聚長幼，稱其子婦之孝，願後子孫皆克似之。孝子錫類，其族蕃隆盛可知也。詩大雅既醉篇：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孝子之人之嗣了也。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蓋天之錫君子以類相從，理固然也。唐夫人事姑孝，其姑宜言於後，如是即詩公尸嘏告之意也。

○南齊庾黔婁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擧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

南齊國之號。黔婁字子貞，新野縣人，今屬南陽府鄧州。孱陵縣名，即今湖廣岳州府華容縣。旬，十日也。易，黔婁父名。遘，遇也。熊氏曰：父子一體而分，父疾而子心驚汗出，自然之理也。

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病愈曰差，病甚曰劇。醫蓋以糞甜則病甚，苦則病愈也。稽顙，叩頭也。北辰，北極也。天之無星處都謂之辰，而北辰乃天之樞。程氏謂極如門簨也。天常轉動，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不動處，如門簨相似。○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又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謂之極。極者如屋極，謂之星極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若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又曰常居其所，故有北辰之說。○按南史，黔婁少好學，性至孝，父病既能如是，又辛之盡哀，三年後歷官至散騎侍郎，乃門下省要職也。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絶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淸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

海虞縣名，即今蘇州府常熟縣。子平，南朝宋會稽人。會稽郡名，即今浙江紹興府。哀毀

踰禮痛傷過於禮也頓絕遽然氣絕也蘇猶醒也屬猶會也大
明年號（孝武後號）東土即會稽軍法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營謀爲也袒露臂括括髮人子初喪之禮也（喪禮小斂乃袒括髮蓋親始死時男子去冠及上服被髮徒跣至二日小斂乃袒而露臂以麻繩撮髻又以布爲頭髻音吉也）葺修補也情事未
申謂親未葬也

蔡興宗爲會（去聲）稽太守。甚加矜賞爲（去聲）營冢壙

矜者憫其苦賞者嘉其孝（興宗考城人以剛方見稱）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去聲下同）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

壽昌字康叔宋天長人（天長縣名今屬鳳陽府泗州）昌年七歲父名巽爲雍

州（今陝西西安府）太守（即今知府）昌之生母劉氏巽之寵人也嫡妻嫉之故巽出之嫁民間母子不相知其安否者五十年後巽官至工部侍郎昌受父蔭累官至閬州（今四川保寧府）及廣德（今南直隸廣德州）二郡守嫡母既喪壽昌始知其事行四方求母不止飲食少用酒肉者心在於親而不在於味也與他人言及母事即悲泣流涕

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音決）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同由）是天下皆知其孝

熙寧年號（神宗始號）昌棄官入秦即雍州之地（自汧隴以西皆秦地也禹貢曰雍州）訣別也次猶至也與家人別誓不見母不復還行至同州（州在潼關西北）八十里（今屬西安府）避雨於逆旅忽有老婦自雨拾薪而歸因傷而歎曰吾兒壽昌安知母今日如是壽昌聞語驚愕進前恭問乃知其爲生母劉氏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字子飛以壽昌尋母之事聞於朝詔令壽昌還就所棄之官（因法棄官不得復職以尋母故優詔許之也）此天下皆知壽昌之孝也

壽昌再爲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平聲）喪（去聲）明（府）其弟妹益篤爲（去聲）買田宅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去聲）蓋其天性如此

河中府今蒲州也（屬山西平陽府）近同州（西去同州七十餘里）壽昌先爲廣德郡守棄官尋母後得母歸詔還元官故曰再爲郡守至熙寧八年以尋母之故欲便於奉養故辭郡守而爲河中府通判（按宋史京兆先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朝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揭壽昌以愧之及壽昌至但付審官院差通判河中府在熙寧三年六月何讀說以壽昌八年辭郡守郡與此不合）迎其民間同母所生之弟妹以歸於家相與居處（上聲）數年其母方卒。壽昌涕泣哭之幾喪其目之明猶安其弟妹益加厚於母存之日爲買田宅以居之使之不失所也其於宗族最能盡其恩意嫁其兄弟之無父孤女二人葬其死而家貧不能葬者十餘喪推愛母之心而篤於同母弟妹推愛父之心而篤於宗族兄弟蓋至孝出於天性而然也（壽昌累官至司農少卿）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浮屠佛氏也洛水名在河南按洛水出西安府商州冢嶺山東流經河南府城南至鞏縣入于河河南府之附郭曰洛陽縣 伊川先生家治死者之喪皆依古禮而行不用僧佛以爲追薦之事在於洛地亦有一二人家從先生之敎其治喪亦不用乎浮屠也

○霍光出入禁闥音達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去聲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夜竊識音志視之不失尺寸

光字子孟平陽人爲大將軍官名大司馬禁闥宮中小門也深沈安靜不浮躁也精詳審密不麄率也進止一進一止也郎僕射皆官名小註僕主也古者重射故有是官關中語轉射爲夜耳愚按郎即今郎中本秦諸郎趨走殿陛而屬于郎中令者漢初因之亦以是主宮數門戶而已 不失尺寸猶言一步不差耳而謂霍光之事不可以爲不知焉按戒諸子以口過而發爲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禍任小學亦取其一節耶朱子曰采非無以下體取人之書爲己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張氏曰光無天資重學無詞進止常不失尺寸非知學者後人往往輕加詆毀使之言大事必不能然

○汲黯汲音急黯乙減切漢景帝時爲太子洗先典切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召爲主爵都尉以數音朔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忿爲丞相去聲中二千石拜謁句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句揖之

黯字長孺漢濮陽人漢濮陽縣名今爲州屬山東東昌府太子洗馬官名小註洗先之言先也太子出則當車前導也以嚴見憚以正直爲景帝所敬憚也主爵都尉亦官名漢時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汲黯自郡守召爲是官蓋以其賢而超遷之也以猶因也中滿也中二千石謂九卿之官歲俸滿二千石也按周監於夏商以三孤六卿爲九卿而漢承秦變之曰古後其九卿一曰太常即秦奉常二曰光祿勳即秦郎中令三曰衛尉今爲錦衣衛官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後改大理六曰大鴻臚即秦典客七曰宗正今爲宗人府八曰大司農即秦治粟內史今名戶部九曰少府後改將作大匠今爲工部太常大理二寺準周宗伯司寇其餘則皆非古制矣 蚡富貴而驕人黯獨不爲之屈但揖之而已

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去聲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去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陟降切也

上謂武帝云云猶言如此如此蓋言效唐虞之治也心多欲如好去聲征伐好神仙之類唐虞唐堯虞舜也真氏曰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聲色好征伐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蕩而欲效唐虞而施仁義得乎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然則有志於學聖人者必由寡欲充之以至於無欲而後可○朱子曰敬則欲寡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張氏曰寡欲多欲之言豈惟漢中武帝之病凡爲人君莫不然矣故人君大欲身而徇身其欲於寡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物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戇愚也帝不罪黯而容之人君之度偉矣

羣臣或數上聲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平聲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

數責也輔弼左輔右弼輔弼而弼違也從諛承意順從阿諛以奉承上意也已既也

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數音朔 終不瘉。音愈 最後嚴助為請，為去聲

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無 以瘉愈 人，然至

其輔少少去聲 主，守成，雖自謂賁、育，賁音奔 亦不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

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告休假也。顏師古曰告者請休也賜告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 瘉通作愈，病痊也。嚴助，人姓名。由會稽人浙江今時 為侍中。官名，按侍中之職，漢初因秦，只是與聞中事；至魏晉以後乃為門下省長，遂為宰相之職。瘉當作愈，過也。孟賁、夏育，皆古之有力者。育衛人，賁齊人，能生拔牛角。言黯之正直，若託之擁輔幼君，以保守成業，雖自謂有賁育之勇者，亦不能奪其大節也。然，是其言也。社稷臣，能安社稷者。

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東萊呂氏曰：小人之事君，未言而唯唯諾諾，固足以深結人主之歡，雖有所相激，侍見詐明，其不為人君所厭者鮮矣。君子正言格論，俯首落落，難合，至於臨大節，蒙大難，終始不渝，然後人主始知其可恃也。武帝腹心帷幄之臣，未可一二數，及論社稷之臣，獨許黯，弘、湯豈非厭諂諛之容悅，而貴純忠之士歟。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燕見，見去聲 上或時不冠。至如見

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

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青，衛青。侍中，侍於禁中也。踞，蹲也。坐踞，廁牀邊側也。廁謂牀邊側也。弘，公孫弘。燕見，閒暇時進見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可，猶是也。從其奏則稱制曰可。漢書天子之言曰制，書謂為制度之命也。

○初，魏遼東公翟狄 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平聲 州，受布千匹，

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去聲 當諱之？

允曰：公帷幄一角切 寵臣，有罪首去聲，下同 實，庶或見原，不可重平聲 為欺

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

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

史氏紀事而原其始，則曰初。此則節取其事而失刪也。大刪之說可爲 魏，元魏。太武，魏帝。元魏世祖燾諡太武 并州，舜以冀州地廣，始分其北為并州。今太原府，為山西道治所。覺，發覺也。允字伯恭，渤人，今河間府景州。○著作郎，是圖籍所謂官名，屬秘書省。諱，隱諱也。帷幄，寵臣。周禮幕人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幄，四合象宮室曰幄，帝則幄上承塵者。一云小幕。侍帷幄，受寵眷之臣也。有罪曰首。重，再也。言已受罪者，更隱諱，是再造欺罔之罪也。崔鑒、公孫質，皆中書侍郎。中書是宰相之省名侍郎

其左右副也 渭度，入聲 姑且誘引也。遼東，古郡名，後魏因之，今改為遼東都指揮使司，隸山東道。

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

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

崔浩為司徒，即魏宰相 與允等脩國書，刻石以彰直筆。太武怒其暴蒲木切 揚國惡，收浩誅之，將及於允，故太子欲指導其生路。脫，儻若也。

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

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

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

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鄉向 問，皆云浩所為。帝問

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 音蓋 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

徵然言其職之卑。制著述也。多猶皆也。總裁謂總其大綱而裁正之。紀事曰著。纂言曰述。失次謂所對失其次序。鄉猶昔也。東宮太子之宮 按易後天八卦圖震位東方為長子故太子立宮于東曰東宮選詩云正體有德於少陽謂太子繼天子之體者德東宮也 殿下太子之稱。丐乞也

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

直哉贊其直也。旌之表其善也 浩雅曰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從司徒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之者偏偏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浩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偏偏者乎宗愛用事威振中外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二十六

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 去聲 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 去聲 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

讓責也。殊異也。言當與浩同之。再造猶言再生。動容變貌也

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靜脩劉氏曰當允告黑子之言也情之直究而作史者遂繼之以庶或見原則所謂指實者乃所以為徼倖之資又以不奉東宮指導為恐負黑子則允所以為是者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造辭之際輕為增損使允忠完之心不自然直筆可信之史乎 愚按史固不可盡信如載高允所說庶或見原及恐負黑子等似他當日底實話而亦不害其為忠亮靜脩乃以史臣為不明義理而增損其辭病恐義理之當然雖不止於此而此亦不可謂非義理也今必斷此二句而言義理是都不管他當日事情語意是如何只說自家底意見耳讀者當深思之○允後累官至中書令以老疾告歸尋復徵至詔乘車入殿朝賀不拜年九十八卒贈司空諡曰文

○李君行先生名潛虔 音乾 州人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君行宋潛名宋人也 宋虔州即今江西贛州府宋之京師在開封府今為河南道治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二十七

所貫猶繫也冒籍以應舉欺君也

○崔玄暐 音偉 母盧氏嘗誡玄暐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 音御 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 音資 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

玄暐名暐唐博陵人仕至宰相。姨兄姨之子長 上聲 於我者也。貧必廉故曰好消息。富必貪故曰惡消息 屯田郎中是唐因漢所置官名今省入工部曰司也時

比 音避 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貲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 必列切 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玄暐遵奉教誡以清謹見

猶

比近也親同姓表外姓非理所得如竊官物剝民財皆是從非

也言罪雖幸免心實有愧矣

○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

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

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

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器之名安世從學溫公宋元城人元城縣名今大名府開州待制參政皆官名也說前篇勤以從政謹以持身和以待人緩以處上聲事未聞猶未諭也

賢稱後生也蓋緩非迂緩不及事之謂乃從去聲容詳審之謂耳

○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

有

門人如劉彝福州府侯安縣人錢藻姑蘇人今蘇州府孫覺揚州府高郵州人范純仁人天彝錢公輔常德府武進縣人是也稽古經義齋之事愛民治事齋之

事何有言不難也

○呂榮公自少去聲官守處未嘗干人舉為其子舜從守官會檜稽

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

求知也

舜從榮公第二子名疑問字舜從官守以官為守也干求也榮公生平未嘗求舉於人故舜從克紹父志嘗曰職事不敢不勉

他事不敢不慎此雖不求知而人必自知也孔子曰不患莫己

知求為可知也此二句出上論里仁篇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朱子曰聖人此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

舜從似之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恕且行時屬音孝

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去聲下同吾不還汝肯

養吾母乎婦應曰諾

列女傳去聲漢時陳之孝婦也守邊曰戍屬付託也夫往從軍以母託孝婦為養

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為家業終無嫁

意

慈愛愈固姑慈婦愛愈深固也紡以車績以指織以機紝以綫

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去聲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

去時屬竹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扶養人老母而不能卒

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

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

以葬之終奉祭祀

卒終也夫死不嫁節也養姑而生事葬祭必盡力孝也

淮陽太守以聞使使去聲者賜黃金四十斤句復福之終身無所與去聲號曰孝婦

淮陽郎今陳州屬開封府太守以孝婦聞之於朝因遣使賜金復之

謂除其家之戶役。終孝婦之身。無所干與也。故當時號曰孝婦云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去聲。下同）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去聲）之。裝送資賄（悔）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

宣字子都。渤海人（渤海郡名。自河間滄州而至陽信縣皆其地也。宣則在郡高城。今鹽山縣是）清謂潔泊者。謂憂勤學以清苦而成行（去聲）以清苦而立。士能如此亦奇矣

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平聲）著（酌）

短布裳。與宣共挽（晚）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大人。稱其父也。先生以年。君子以德。稱其夫也。約儉約也。侍御婢妾也。服飾。資裝也。少君聞夫言。遂以婢妾資裝歸之於父。別著短衣布裳。與夫同牽鹿頭小車。歸家拜姑。躬執婦道。宣至哀帝時任諫大夫。累上書極諫。帝以宣名儒優容之。後拜司隸校尉。（此官是武帝所置。督察三輔者。秩比二千石。與光祿大夫同秩）不避權勢。為王莽所害（平帝元始三年。同汜鄉侯何武遇害）

○曹爽從（去聲）弟文叔。妻譙（樵）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缺）。自以年少（去聲）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短）髮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扶又切）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上聲。上當作去）迎令女歸

曹爽字伯昭。魏宗室。譙郡今亳州。從弟同祖之弟。夏侯複姓。文寧名也。闋終也。斷截也。令女夫死無子。恐家嫁己。斷髮截耳。依夫兄曹爽以居。及爽為司馬懿所殺。夷其族（按綱目。魏主芳嘉平元年。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發明云。曹爽受遺輔政。身為大將。又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司馬懿殺之如殺狐豚。綱目亦削其官而不書何哉。驕奢無度。僭擬乘輿。多置親黨。專擅朝權。縱酒宣淫。信用浮華。此豈輔政大臣所當為哉。然爽既有罪。胡不正其伏誅之名。而以懿殺為文。蓋懿欺孤弱寡。已有無君之心。特因事而發。非必忠於佐魏。故其法如此）令女叔父還迎令女歸父母之家也

時文寧為梁相（梁一作州）。憐其少（去聲）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

微使人風（去聲）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戒）。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

無遺類。盡死也。冀其意阻。幸其阻守義之意而他適也。風謂以言動之。惟思也。竊私也（梁國名。在今河南歸德府地方。相是國王底輔相。即今之長史也）

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去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去聲）。吾豈為乎

輕塵棲弱草。熊氏曰。輕塵易（去）散。弱草難依。適然棲泊。風即去

矣。非有纏固也而已曰耳。如此曰爾。哀誅也。守此謂守義。不仁

不義禽獸之行也。魏晉之際廉恥道喪。上去聲背君父而事仇讎者。

比肩接跡。問令女之言。觀令女之行。寧不愧乎。後司馬懿聞而

嘉之。聽令女乞子養為曹氏後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

十持杖仗鼓譟先到切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取亂切唯有姑自在室。

盧冒莫報白刃往至姑側。為去聲賊捶上聲擊幾平聲死

涉涉水在書史則泛覽之也。杖兵器也。鼓譟鼓舞呼譟也。奔竄

奔走竄匿也。冒犯也

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

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

宜獨生

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危禍謂姑禍。獨生謂己

○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上聲下同於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

人。剽平聲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

穴間。曳裔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

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

血。羣盜乃捨之而去

奉天縣名。今為乾州。屬西安府。永泰年號。代宗三號。此其次也。剽掠攻劫也。村落村

居也。匿藏也。曳拖也。前謂前行。捨之謂捨其妹

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涓其家丁役

京兆郡今西安府。尹官名。即今京府尹。第五姓。琦名。蠲除也

○繆木彤音少去聲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娶妻。諸婦遂求

分異。又數朔有鬬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撾職瓜切曰。繆彤

汝脩身謹行。去聲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

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平聲為敦睦之行去聲

漢繆彤字豫公。汝南人。幼而無父曰孤。同財者兄弟之本心。鬬爭

者婦姻之私意。撾以杖擊身也。叩頭以頭擊地也。更改也。敦厚

也。睦和也。彤怒諸弟求分財與居。乃閉戶用杖自擊其身。因呼

己名責數上聲之曰。彤汝平昔脩其己身。謹其行事。學聖人之禮

法。汝心將欲施之當時。以整齊天下之風俗。汝今何不能自正

其家。而欲分異乎。於是諸弟諸婦聞彤自責。悉俯地擊首以謝。

遂改成為敦睦之行。嗚呼。彤之德固有以感動諸弟。而諸弟亦

可謂善改過者矣。愚謂諸弟改過善矣。而諸婦之改過尤善。宜乎朱子著于小學以

為世勸也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都玩切

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

去聲求者田地。假令平聲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

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瓊字珍之。北朝人。高齊長樂郡人。今真定府冀州地。南清河郡。即今東昌府恩縣一帶地

方乙姓晉明名國次也援據攀援他人爲證據也諭曉也如何問之以發動其良心也太守下淚而諸證人灑泣晉明兄弟與過可以見人心之天矣（天謂天理蓋人心本明天理本具苟能所之誘一旦感發有不覺其忽焉自見者晉明兄弟傷恩一爭可見也人皆可以爲堯舜豈虛語哉）

〇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虐）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何）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

王覽字玄通祥孝本繼母見（此）前楚撻謂撻之楠楚也成童十五歲也覽年幼見兄被楚撻抱持泣諫其友愛出於天性然矣至於祥妻受虐覽妻亦趨共之則非得於覩感之深者其能然

乎由是其母遂止凶虐一門之內母子相視兄弟相愛婉娩相和爲何如哉其後祥居三公之位（西晉武帝泰始初祥位太保進爵爲公）覽官至光祿（大夫與祥俱爲卿九卿）迨其孫王導（字茂弘）遂相（去聲）元帝立國江左（元帝初鎮建業及愍帝遇弒乃即帝位是爲東晉江左今大江以南應天府等處）子孫衣冠蟬聯不替（蟬使高樹無口而鳴飲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其殼常相聯故衣冠繼續不替謂之蟬聯）豈非孝順之篤至誠能致此哉

〇晉右僕射（夜）鄧攸永嘉末沒于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其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音）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平聲）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

右僕射官名（按僕射本戰國諸侯侍僕射設之秦漢因之漢以後僕射爲尚書令副東漢及晉文以令僕爲六尚書爲八座此後遂有謂之和而分左右矣）攸字伯道平陽人（襄陵）永嘉懷帝年號石勒字世龍匈奴（別名）北羌人僭據自立爲後趙（兵據襄國今北直隸順德府自號趙王謂之後趙者別於劉曜前趙故也）沒陷沒息子息弟子弟之子綏其名也泗水在淮北（泗水自山東陪尾山四泉並出經曲阜東南流過邳州入淮）攸遭亂步擔其子與弟之子綏以避自度其力不能兩全因棄己子以全從子（去聲）觀其告妻之言可見熊氏曰既不能兩全則寧棄己之兒毋絕亡弟之後卒以無子命也

時人義而哀之爲（去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時人哀之者義也弟子綏服喪三年者義之當然也熊氏曰君子殉義以安命（殉如殉葬之殉義當如是便一定如是以死從之而不顧也安命謂順受其命如存亡絕續之類皆所不計也）存亡絕續皆天也（言問天與命分別如何曰天以主宰言命以賦予人者言是所以命人於有生之初者陳氏云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也）人事所當爲者爲之而已爾（其在我者其不在我者一聽於天而人事當爲則義也爲之已爾是止盡無所容心也所謂殉義安命者蓋如此）〇按本傳（去聲）是日過泗水棄子及暮子復追及明日繫之於樹而去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訊其家乃攸之甥攸素有行（去聲）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至咸和（成帝年號）元年卒史臣曰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何至於繼繫絕其奔走斯豈慈父仁人之心卒以無嗣宜矣（竊忠）

本傳子復追思紹之於朝以不可信即如斯言亦或萬難之賢
勇於割情所以忠臣軌據此謂攸不慈不仁豈其無嗣遠是他不
明義理緣無後而斥其不仁摘小疵而忘其大
義皆時人之不知攸者熊氏說非是儒者議論

○晉咸寧中大疫。長 庚袞二兄俱亡。次兄毗皮復扶又切殆下同癘氣方熾昌志切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上聲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閒去聲復撫柩哀臨去聲不輟拙如此十有又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楚戒切袞亦無恙樣

咸寧年號 西晉武帝炎第二號 疫癘皆瘟疫 袞字叔褒 鄢陵人今開封府 次兄名
毗 危殆謂病甚也 熾盛也 次舍也 閒空隙也 臨哭也 輟止 差愈 恙憂
病也

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父老鄉之高年者。異哉稱其所守指獨留不畏病言至所行指扶持至異
於人也。後凋謂後於衆木之凋也○論語第九篇馮氏曰歲寒而知松柏之後彫今
時松柏獨不凋則知後於衆木之凋也○陳氏曰松柏在春夏時
無異衆木必經歲寒方見其後衆木而凋胡氏曰君子在平時
無異衆人必經事變方見其異衆人而特立朝氏曰事變之來
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
猶重陰沍寒生意攢於枝
而松柏獨若然不變也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閒往往幃幔莫半切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

得字延慶北朝人元魏華陰人今屬西安府昆季兄弟也椿字延壽津字
羅漢休亦息也偃猶臥也

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本傳作寐閤前。承候安否。

假寢不脫衣冠而寢也閤謂室之門

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

椿不命坐。津不敢坐。

台鼎三公之稱。如星之有三台。鼎之有三足。史記作三能能同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前天文志
人爲三公在天爲三台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鼎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
五味之寶器也。椿爲司徒。津爲司空。故曰並登台鼎。按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秦不師古乃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至漢又改太尉爲大司馬御史大夫爲司空丞相爲司徒
而東漢復以司馬名太尉歷魏晉江左至於後魏皆如此
蓋所謂三公者只是周六卿之半耳其失則自秦始也

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閒去聲言。

京宅宅在京也。時都洛陽即今河南府洛陽縣○肆州今名忻州屬太原府嘉味美味也

未寄於兄則不先食。緦麻之服同炊爨。四世不分異也。服同父兄弟

在伏者同祖大功同曾祖小功
同高祖緦麻至於四世閒言異言也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去聲酒而酗許句切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

所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輟音）

弘字巨仁安定人（安定郡名今陝西平涼府涇州其縣曰靈臺）弟名𥀩𥀩狂也亘猶但也輟止也（史稱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謂若終信臣傳者不及者一人而已）

○唐英公李勣（入聲）貴爲僕射（夜）其姊病必親爲（去聲）然火煑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入聲）爲姊煑粥復（去聲）可得乎

勣本姓徐爲唐祖封英公賜姓李字懋功曹州人（今屬山東兗州府）顧一猶念也勣貴爲宰相僕妾既多而姊病親爲煑粥其友愛之情至矣（按唐初置尚書省有尚書令總理六尚書之事有左右僕射爲之佐其後因太宗曾爲尚書令遂不設此官而以僕射爲省長即宰相之職也）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音府）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伯康名旦吳氏曰奉之如嚴父敬之至也保之如嬰兒愛之至也老人腸胃弱易（異下同）飽易饑氣體虛易寒易熱故公撫問之勤如此

○近世故家惟晁（潮）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群居相呼外姓尊長（上聲）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游必曰某姓幾丈亦未

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故家舊家惟獨也以道名說（叔）之澶淵人（澶淵即澶州也今屬大名府）若及也尊者曰某姓第幾叔長者曰某姓第幾兄姑父之姊妹也尊姑祖之姊妹也父黨父交游父之友也稱姓稱行（下浪反）辨位而不呼字皆謙厚之道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與上聲下同）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

公名拯字希仁孝肅謚也宋廬州人（廬州今南直隸府名其縣曰合肥）尹京時爲京尹之時（京即開封府也其君皆親王遙領別令待制以上官權知開封府事以待京尹之任時公以待制爲之）

夫（扶）銀百兩中人一家之產一以爲受其父寄當還其子一以爲亡父未嘗寄人而不肯受各盡其心而已矣聞其風者廉讓之心當油然而生矣嗚呼斯二人也非唐虞三代比屋可封之人與（漢書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言比屋皆善可封以爵土也）惜乎史失其名不得表白於後世也

呂滎公問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賊害也古人謂孟子人無有不善似皆可以爲堯舜蓋疑辭此指讓金而言猶言此等事也（謂孟子蓋觀此等事而知人性本善故言皆可以爲堯舜實直言無好人者是不知性善也眞氏云不知人性之善則無以知人之可爲堯舜不知己性之善則無以知己之可爲堯舜非自賊而何）

〇萬石君石奮歸老于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去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上聲)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

漢石奮(河內人。在今懷慶府溫縣)與四子皆官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歸老致仕也路馬爲路車之馬也謁省(悉井切)也誚讓以言責之也便坐謂坐於便室之處對案不食謂飲食設於案對之而不食自責也長老族之高年者肉袒袒衣露肉也固請三也許謂許其改過而已復坐復食也

子孫勝(平聲)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音銀)如也唯謹

勝冠謂年及冠者燕謂燕居申申和順也(論語註申申其容舒也有展布之意)訢訢和悅也(和悅謂訢訢即其色愉也)和則易(異)肆故加謹

上時賜食於家必稽(啓)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

稽首即叩首稽首俯伏而後起食者在家如在上前敬謹之至也執喪哀戚甚孝之至也

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去聲)皆自以爲不及也

孝謹即下宮門闕等事齊魯二國名質猶誠也

長(上聲)子建爲郎中令少(去聲)子慶爲內史

郎中令內史皆官名(郎中令諸郎之長內史掌治京師者也　後至武帝元鼎中爲丞相封牧丘侯)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樣)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裙)廁腧(投)身自浣(緩)滌復與侍者不敢令(平聲)萬石君知之以爲常

恙病也漢法在官五日則休假一日以洗身沐首子舍小房也謂萬石君中帬中衣廁腧穢器不使親知者共爲子職而又欲親心安也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上聲)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外門巷門舉宗猶言闔族讓責也固當者反辭以責之也謝罷慶者許不過慶而復食也(罷猶釋也許慶謝罪而釋之也)里門即巷門言自是以後入巷門則疾趨而歸不但下車矣

〇疏(音疎)廣爲太子太傅上疏(去聲)乞骸(諧)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音洛)數(朔)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促)賣以共(供)具

廣字仲翁漢蘭陵人(蘭陵縣名今屬兗州府)太傅官名(太子宣帝之子名奭是爲元帝傅者)

傅之德義太傅三公之官也上疏乞骸骨猶今之告老也言年既老矣乞令歸家藏骸骨之辭

上娛歡也與從同共與供同言從賓飲食以供酒食之具也

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 稅 君置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 去 廣言此計

冀欲也君指廣丈人即廣所愛信之高年兄弟也所是也說誘也

廣曰。吾豈老悖 佩 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 平 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 供 衣食。與凡人齊。今復 扶又切 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敎子孫怠惰耳

老悖年老而乖悖也贏亦餘也衣食有餘則子孫倚之而怠惰矣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 扶 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敎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 洛 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盡猶畢也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 位下同 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

龐公字德公漢襄陽人襄陽古邑名漢爲南郡南陽二郡地劉表字景升漢宗室表以宗室爲荊州刺史治襄陽候猶訪也釋猶罷也壟田間高處也畎田間水道遺猶與也富貴者易 異 危勤勞者常安理勢然也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淵明字元亮晉潯陽人潯陽郡名今江西九江府彭澤縣名在潯陽東令官名按本傳淵明令彭澤

家累妻子也力僕也給與也子下 給 遇待也

八十日吏請束帶見督郵淵明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及劉宋移晉自以曾祖晉宰輔恥復屈身於後代自是改名潛不肯仕宋故綱目書曰晉徵士陶潛以晉徵士書之而善其始終晉人也故其書法如此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暐 偉 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孝芬北朝博陵人

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凊 七正切。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 上聲 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 婦代切。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

孝芬之叔名振溫謂冬溫凊謂夏凊啓謂出必告覲謂反必面賚與也

○王凝常植 寺 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

彷徨皇躑躅延久不去以類求覆敷救切待狗歸

天翁猶言老天。乳生子也。哺口食也。躑躅跳貌。吳氏曰。董生孝慈之

行去聲稱天知之故祥瑞見現於異類如此

嗟哉董生誰將與儔紬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

令平聲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

儔匹也。朱子曰。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辭也。下句無與儔

答而決之之辭也以設為問答而決然也

○唐河東節度使去聲柳公綽昌約切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

河東道名今改為山西道節度使官名。公綽字子寬

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潮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皆束帶晨省醒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

群從去聲弟再會食自旦至暮去聲不離去聲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

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

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

變易

仲郢節度之子。字諭蒙。公權節度之弟。字誠懸

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似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

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

曰節度言也。父沒稱先君。聽猶許也。丹州即今陝西延安府宜川縣地。方州之名雖如漢

而實郡不同。蓋漢自武帝後皆以刺史督察郡國。至隋乃

郡守為州而以刺史行太守事。職督而權輕矣。唐後來亦只

如所謂郎今之知州也

姑姊妹姪有孤嫠釐者雖疎遠必為去聲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粧奩

纈頡縑兼文綃為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

姪謂兄弟之女。孤無父者。嫠無夫者。奩鏡匣也。纈文綃繁彩

為文者

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

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去聲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

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

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

其指節度也。以上言家法之在外者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公綽妻韓氏相去聲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搢紳家楷口駭切

範。歸柳氏三年。無少去聲長上聲。未嘗見其啓齒。常衣去聲絹素。不用綾

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止乘竹兜當侯切子。二青衣步屣洗

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去聲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

以資勤苦

相國宰相之稱相國宰相為丞相自秦始休其名也長安人搢紳搢笏垂紳

也。楷範猶言法式。婦人謂嫁曰歸。啓齒笑也。歸覲歸寧父母也

歸寧父母出詩葛覃寧安也謂問安也竹兜子竹轎也兜子作白茶竹作二青衣

二僮使去聲也。屣徐行貌。資助也。此言家法之在內者。按唐書公

性質嚴重。充居所非聖人書不

讀。成其家法者於內外者如此

〇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

畜許六切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去聲不食

江州今九江府隸江西道陳氏名褒南唐人南唐烈祖昇乃憲宗子建王恪四世孫也初有國於吳相徐温家名知誥及代渾封齊王受吳禪稱唐後都於江南金陵以諸臣請復姓李更名昇號烈祖有國號十世

同居犬知愛其類和順之所感也

〇温公曰國朝潮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聚之一庫計口日給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國朝温公自謂本朝也李相名昉字明遠深州人宋深州即今饒陽縣爲真定府晉州爲宰相故稱李相邸舍客店也宗諤李相之子字昌武翰林學士是唐所置官名宋至今皆因之

右實明倫凡四十五章

李氏曰首十章實父子之親次八章實君臣之義次五章實夫婦之別次十章實長幼之序次一章實朋友之交後十一章通實五倫之義或問此篇似少朋友章朱子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缺此耳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息戀切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悉井切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第五姓倫名字伯魚漢京兆長陵人長陵是高帝葬處在今西安府咸陽縣司空章帝時爲司空以公正稱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漢以大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薦舉說見上竟終也朱子曰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問避嫌之事聖人則不爲若是有一以爲避嫌朱子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割一人只道如何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朱子曰至能此已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又之積熟自當見效〇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程子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

〇劉寬雖居倉卒音猝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於避切伺音嗣當朝潮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捧肉羹翻汚去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寬字文饒漢弘農人弘農東漢郡名今陝州西至華州皆其地也文饒在郡華陰縣今屬陝西西安府

恚怒也裝嚴謂裝著嚴整其變也遽色是也劉寬雖居倉卒無疾言性度如此

小學教學者存心養性亦須是做龍這樣方好蓋性度之美不易得而涵養之功者所當勉也朱子嘗自言氣質有病多在

於懷及其德盛仁熟非以生來無怨疾一暫還復是他涵養得恁地別

○張湛矜嚴好去聲禮動止有則居處字如幽室必自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

湛字子孝漢平陵人平陵昭帝葬處本在今咸陽縣矜嚴矜莊而嚴厲也嚴君尊嚴之君長上聲也漢以京兆尹京兆猶京師京大兆衆數言大衆所在也帝都所在而正之曰尹師令府尹左馮翊言依馮翊輔右扶風言扶助風化也爲三輔官治京師內主史是也左馮翊京師也今分置左右內史中尉曰都尉武帝京師主爵中尉掌列侯京帝分置左右內史更曰左馮翊右扶風更兆尹更左內史曰左馮翊右內史曰右扶風合京兆尹爲三輔中爲三輔始此蓋長安以東爲京兆以西爲扶風長陵以北爲馮翊元魏改曰雍州今西安府共治長安城中馮翊在古城內京兆在尚冠前街東入故內史府扶風在夕陰街北人故中尉府儀表猶言法式

建武初爲左馮平翊亦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建武年號東漢世祖光武年號寺官府之稱主簿爲翊屬吏也恂恂信實之貌未了曰亦有品恭之意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位去聲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震字伯起漢弘農人弘農郡名嘗爲荊州刺史荊州即今荊州府後又調東萊郡今山東萊州府道經昌邑東萊當下昌也故人震自謂君謂密熊氏曰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

人不事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本作跠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設去聲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平聲學卒以成德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爲開封府屬縣夷踞箕踞也危坐也饒氏曰蹲踞謂之踞蹲又或謂之鴟夷踞也危坐以兀坐者謂之鴟夷坐也林宗名泰太原人太原秦郡名今改爲山西道汾州府介休縣林宗蓋其府人世稱異於衆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平聲於齋外莫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侃字士行晉鄱陽人鄱陽郡名今爲饒州府附郭縣隸江西道仕至太尉甓磚也晉時中原之地爲劉石所據劉聰石勒據長安洛陽侃欲致力興復故朝夕運甓以習勞也大抵人之志意常能敬惕則日明精力常練習則日強安逸則志意怠惰精力之運蓋亦敬惕其心意而練習其精力也○廣州即今廣東廣州府地方

後爲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去聲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苦本切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去聲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平聲遠門無停客

一愛好人倫尚名教也閫外謂邦域之外晉處上聲江左以荊楚爲

國之西門故曰闕外閫門橛徐曰門兩旁挾門短限也〇自漢分天下爲十三州每州設刺史一員營家州內所屬郡縣大略如今巡按御史之職至東晉時又將湖廣四川接境一帶地方分爲雍梁荊湘四州荊即今荊州府漢百等處是也其刺史加荊任重者亦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兼開府僚屬則謂之開府刺史而已

常語其夫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陰光陰 謂日影自棄者謂怠荒而自棄其身也

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樗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其夫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

樗蒱 樗蒱胡戲也以五木爲子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爲勝負之采或曰五木即今之骰子也 博局戲雙陸之類 梁臣烏曹作博 與樗蒱局戲也 浮華謂老聃 聃他切 莊周之言虛而無實也 聃著道德經作南華其書大衆皆虛而無實之言所謂尚玄虛棄禮法是也 攝猶束也養望猶矯作跣 先上 足也 浮足邀遊荒醉談戲廢事蓬頭跣足皆老莊尚玄虛棄禮法之流 文中子言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 吳氏曰清談之弊正坐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 吳氏曰養望養其虛望也

〇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得令長上去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行儉字守約唐絳州人今屬平陽府 其釋曰閫音器器局識識見浮躁下溺靜也淺露不深潛也令長令尹即今知縣令 令終善終盈川縣名 王勃字子安文中子之孫其父福時爲交趾令勃往省渡海墮水驚悸而死 盧照鄰幽州人苦惡疾自投潁水 駱賓王義烏人徐敬業舉兵以高宗后武氏廢嗣君僭帝位改唐爲周乃爲李敬業作檄文斥其罪而討之兵敗被誅 楊炯華陰人沈靜上下文有所守謂枝王與盧駱爲沈靜而盈川在今浙江衢州府城南九十餘里接物就辦縣置之尊者人西安縣〇史稱行儉有知人之鑒類如此

〇孔戡 坎 於爲義若嗜欲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懦夫然

戡字君勝孔子三十八世孫懦柔弱也言其勇於爲義而怯於趨利祿如此

〇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

外藩諸節度使取屛 丙 蔽之義也其門得列戟 戟長丈六尺有枝兵也字從戈雙枝爲戟 故曰戟門納受也

〇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鎭廄 救 無良馬衣不薰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

仲郢皆爲山南劍南天平三道節度使 山南即今襄陽府一帶地方劍南即今成都府一帶地方天平即今兗州府東平州一帶地方 故曰三爲大鎭公退自公而退也釋捨也端坐拱手束帶敬也廄無良馬衣不薰香儉也讀書不釋卷勤也

家法句 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泰 贓吏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道切齊 孤必貸也

兇館傳朱戀切 必增飾寶貨稿口到切 軍必豐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從僦藏去聲 必盈溢逸 於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爲去聲 選婿出俸金爲資裝嫁之

在官以下皆柳氏之家法貸寬也假貸謂以錢穀借之廩倉廩一軍食軍餉式亮切 遺矢也貴除也館客舍傳馬驛犒勞去聲 也儲蓄也僦藏皆庫名所以貯金帛者衣纓衣纓簪纓 簪音簪 冠系有官者之有服也 及笄年十五者熊氏曰不奏祥瑞爲去聲 諂上也吳氏曰食儲僦藏盈溢於始至出納有節用無所私而致也

○柳玭曰王相去聲 下同 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兮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如字 隨女子不復扶又切 敢言

王涯唐宰相掌利權謂其兼度支鹽鐵榷音覺 又茶等使去聲 也度支使總天下經費度支鹽鐵使兼領天下貨殖權本渡水門權榷茶謂榷茶氏不得私自貿易必官給本錢市茶商人人錢售之加之道路設木爲權獨取利也其使即今巡茶御史之職 竇氏女涯女嫁竇氏者歸謂歸寧熊氏曰涯貨斯斤信切 春也 嗇色 託辭拒之然妖物必與禍隨則名言也蓋妖巧之物人所貪競固有召禍之道也

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

婚姻會宜婚姻而燕會也 按六曹有郎中·始於東漢·及隋文添設員外郎·以佐郎中·唐宋至今皆然

馮爲賈相餗述 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旭 之未浹按 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去聲 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去聲 竟不知其由

賈餗亦宰相密親密也奴僕以蒼深青色 爲巾故曰蒼頭勗勉也浹周也十日爲旬二青衣二童使去聲 也地黃藥名無毒蓋他酒詭稱耳食頃一飯之頃也球以奴張威福恐爲主累故戒之奴恐球告主故毒殺之

又明年王賈皆遘后 禍

遘遇也涯餗皆爲宦者仇士良所殺 按唐鑑明年爲文宗大和九年帝惡宦官之橫與李訓鄭注謀伏兵誅之謀泄仇士良殺訓等及王涯賈餗以下部吏千餘人自是宦官愈橫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武 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

恩權之隆赫禍機所伏也故謂之妖知言本謂知言之是非孟子曰我知言朱子謂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這箇言字本屬人此則謂知理之言也 知理之言謂明於理之言這箇言字却屬己 盡忠所事謂盡心[illegible]

於䏿也奴曰臧婢曰獲　指若琢門客指馮球廳堂下周屋也

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熊氏曰珍玩奇貨不可貪一戒也恩權隆赫不可恃二戒也溺愛而不能正家三戒也失言而不能保身四戒也受臧獲張咸禍害門客而不知五戒也

○王文正公發解去聲南省廷試皆為首冠去聲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公名曾字孝先宋青州人青州今山東道府名仕至宰相謚文正狀元指公試三場言鄉試省試廷試皆第一也志不在溫飽則在安天下矣志在溫飽私而小在安天下公而大如史所載調和兩宮正色立朝之類皆公安天下之志實見諸事業者也

○范文正公少去聲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平聲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洛下同而樂也

不一動其心謂富貴不慕貧賤不厭毀之不怒譽之不喜得而不欲失而不戚也天下未憂而先憂天下已樂而後樂仁人之心如此

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自信守其正也如是盡其方也事上待人一以自信而不趨利

不避害有所為必盡其方而成敗不苟焉容心於其間行行法俟命意之行法俟命孟子言湯武反之之事朱子曰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嘗忘於自爲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誠而已公平生誠實不欺故不可對人言者則不為也誠實不欺此正公所以大過人者也○以上十四章實心爲之要

○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去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寧字幼安青州臨朐縣人漢高士古人危坐如跪箕股謂兩展其股狀如箕也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帝徵之不起寧卒於魏書法云不衣漢何以系於魏寧卒於魏而何讀乃曰漢高士亦可謂不得其節之也大寧卒於魏得臣之也

目之旨矣

○呂正獻公自少去聲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巨隕切步無惰容凡嬉笑俚里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忌游宴以至於博弈奇玩淡然無所好去聲

治心收其放心也養性養其德性也真氏曰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愚謂在心本皆全備須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故戕害自寡嗜慾以其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非二事也

下皆治心以養性之事窘迫促也俚鄙俗也伎巧戲也問於公者或心處邪思妄念耳聽淫聲目視亂色口談不道之言以至於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耳目言

動皆然。此之謂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
得，不是收放心外，又養箇德性也。朱子曰：然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敬也。此門人謝上蔡所記。蓋多見人有和於接人而自持不能敬者，亦有敬以持己而於接人之際，却不能和，作了功。兩盡其善，所謂作用近聖者，蓋謂此歟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

朱子曰：此亦可以收放心。閒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者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持敬者，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朱子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非明道一生之意。只是要涵養得心常在[illegible]
○敬軒先生曰：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欠缺間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忠定，元城先生謚也。朱子曰：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也。大學章句曰：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

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易之，以不妄語爲易也。檃括，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括，皆制木之器也。自相掣肘矛盾，言行相違也。吳氏曰：掣，挽也。肘，臂節也。掣肘，謂用欲運動而人挽之不能運也。矛，有鉤之兵。盾即今彭排也。矛以傷人，而盾蔽之不能傷也。餘裕，是寬綏不迫底意思

○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敬而已。劉公即忠定公也。踰，過也。踰時，謂過一時之久。心爲一身之主宰，體皆聽命。劉公存心正直，常作誠敬，故見於外者如此
范氏心箴曰：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其忠定之謂歟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諡節孝先生

仲車，字。早喪，盡孝於母。朱子曰：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爲惡也。誠者，心之所發真實而無妄也。敬軒先生曰：不敢有邪心，漸進於誠 ○以上七章實威儀之則

○文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儉，謂不華靡。絜，謂不垢污。長，剩也。無長物，謂儉絜之外無所增飾也。黃白，麻絲自然之色。青碧，染造使然之色。此章實衣服之制

○柳玭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齕蔔匏而已

高氏兄弟，唐人。長釴，亦翰林學士。此官置自唐，與集賢殿學士分掌制誥

次錄 昧 給事中 此官置自秦初只給事殿廷後却主乎封駁 次銷 皆 禮部侍郎 此官置自漢分左右以佐尚書六部皆然 速名也不貳不兼設也羹 肉羹 胾 肉胾 音上聲 側吏切 也 胾猶臠也猶炮皆菜名 葷韮薤之類也 此章言飲食之節 ○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輔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公名沆 胡浪切 字太初位宰相諡文靖宋洺州人 洺州今爲北直隸廣平府 第宅封丘宋都門名 宋初都汴即開封府 廳所以治事故曰廳事旋回轉也隘窄狹也太祝奉禮皆世蔭之官已太也 衣食與居第常相因觀人所居第如此則其衣食制與節可知矣

○張文節公爲相 去聲 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 異 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公名知白字用晦宋滄州人 今屬河間府 初爲河陽 即今懷慶府孟縣地方 掌書記 掌節度使幕下官 後爲宰相諡文節 宋儒一知白爲相儉有名 書記表奏文書底官 軍器押衙侍身以隊 漢丞相公孫弘爲布被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而爲布被此詐也 詐飾 詐以 釣名也 武人見文節之儉約亦疑其詐故引見此

譏之頓遂也 此章言衣服之節

○溫公曰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 朔 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溫公父名池字和中行猶巡也 宋時於諸州皆置知州軍如漢州牧之職故曰羣牧其僚有通判 判即通判 舊判官卽漢所謂別駕也

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 亦作按 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 上聲 矣

內法謂宮內造酒之法營辦也聚集也書謂召客之書

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居位謂居相 去聲 下同 位時公已作相矣 溫公言其父客至置酒不過七行這便是以有聖學聖人之無量爲至於果肴件件節約不至如後來流俗奢靡那公居相位時亦未嘗少變先法故小學載之以資飲食之節讀者可不是敬乎

○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 乃板切 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 上聲 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忝 叨也 聞喜進士宴名 今日瓊林宴 垢汚弊壞矯拂干求也 此章又 資溫之 制

○江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信民名革。宋臨川人。臨川。縣名。今江西撫州府附郭 康侯。文定公字也。人能甘澹泊而不以外物動心。則可以有爲矣。擊節。一說擊手指節。一說擊拍物爲節。皆通。當從前說 歎。嗟歎。賞。稱賞。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志士不忘在溝壑。此孔子之言。朱子因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也。又因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兩面裏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矣 況衣食外物。至微末事。不得未必便死。亦何用犯義犯分。扶去聲 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此章又實飲食之節

右實敬身 凡二十八章

李氏曰。首十四章。實心術之要。次七章。實威儀之則。次一章。實衣服之制。末六章。實飲食之節。

小學句讀記六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建常撰。建常有律呂圖說。已著錄。是書因陳選小學註本。而雜採諸書。疏於其下。畧如孔穎達正義之例。文頗煩蕪。

近思錄集解三卷

〔清〕李文炤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提要

近思錄

濂溪先生太極通書先生姓周名惇實後改惇頤字茂叔

明道先生文集先生姓程名顥字伯淳

伊川先生文集先生姓程名頤字正叔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先生姓張名載字子厚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涯涘而懼

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篇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鄉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凌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熠 按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緝微言而成論語迨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盛矣

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鳴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詣建圖屬書弁冕羣言以傳之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焉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嘆甚至未嘗究其巔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議太極之非是大原可得而湮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弘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

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雜也朱子蓋深憫之於是不得已而爲近思之錄著性命之蘊而天下之言道者有所宗揭進修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檢身之方理家入官均平天下之法以建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闢邪說宗正學之歸莫不聚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子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數君子之道而不

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奥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各書（四書集註或問大全文集語類）蓋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揣爲之裒集而次列之而又取其意之相類與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家之言至其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說以補之（葉氏名采字平岩著近思集解陳氏一名埴字器之著近思雜問一名潛字士賢著小學集註薛氏名瑄字德溫著讀書錄胡氏名居仁字叔心著居業錄其與近思錄相發者取之）間亦或附己意於其間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矣嗚呼學者誠能遜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要不患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詞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推浪旋無以自拔而猶其矜衣鉢之傳者其大小之不同豈啻何如也聊誌其槩於此以自警云

康熙庚子仲夏天中節湘川李文炤謹序

近思錄綱領

朱子曰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又曰四書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又曰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遷善改過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

又曰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

又曰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之復看一卷則漸曉得

又曰劉子澄編近思續錄取程門諸公之說某看來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

果齋李氏曰先生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薛氏曰近思錄宜熟讀程子論未發之中處當參看朱子中庸或問其餘間有不同者亦當參考

胡氏曰今更有聖賢出其說不過於大學

語孟中庸此後書莫過於小學近思錄學者能於此處眞知力踐他書不讀無害也

又曰入頭處最怕差將來無救處入頭處亦怕偏將來偏到底要從小學近思大學語孟入則路途正矣

又曰小學四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方可博觀古今

又曰在小學四書近思錄做得工夫眞異端功利俱害不得

近思錄卷之一 凡五十一條　　李文炤集解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

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而主靜 無欲故靜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解見太極圖說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解見通書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文集下同。朱子曰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爲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 本注寂然不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者 本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朱子曰寂然不動是體感而遂通是用故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

乾天也天者乾 一作天 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 性體也情用也 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夫音扶。易傳下同。真氏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朱子曰天且弗違此是上天又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情者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葉氏曰乾卦彖傳在天爲四德元亨利貞也在人爲五常仁義禮智信也分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專言元則亨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禮義智信在其中蓋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眞實也。朱子曰以專言言之則一者包四者以偏言言之則一者不離四者正如天官冢宰以分職言之特六官之一耳而建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官也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朱子曰賦者命也所賦者理也受者性也所受者理也薛氏曰天所賦爲命元亨利貞也人所受爲性仁義禮智也天下古今

萬理不出性命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朱子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

剝之爲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一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間去辟月卦之法復當子臨當丑泰當寅大壯當卯夬當辰乾當巳姤當午遯當未否當申觀當酉剝當戌坤當亥詩曰日月陽止正十月之期也朱子曰剝卦上九之陽方盡而變爲純坤之時坤卦下爻已有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之内一畫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畫而爲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夬之一陰爲乾爲姤義亦同此又曰聖人所以不言者使是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進君子而退小人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歷在上而不容他出而有爲耳豈能使之無耶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釋復彖傳之義。朱子曰天地以生生爲德元亨利貞乃天地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乃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若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其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也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無所不在然却未有發見之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爲見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體耳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葉氏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統於仁故曰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復扶又反。葉氏曰屈伸往來感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屈者感也伸者應也自伸而屈則伸者感也屈者應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表裏盛衰要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扶又反。釋恒彖傳之義朱子曰物理之始終不易所

以爲恒而不窮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乃能不窮論其體則終是恒然體之常所以爲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爲體之常愚謂天地常久之道以造化而言也天下常久之理以人事而言也。朱子曰能常而後能變及其變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却說變而後能常非是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釋革上九爻之義葉氏曰性無不善才者性之所能合理與氣而成氣質則有昏明强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爲下愚所謂下愚者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朱子曰自暴者有强悍意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有懦弱意柔惡之所爲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葉氏曰史記稱紂資辯捷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爲惡而自絶於善要其終眞下愚耳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絶於善道其畏威而寡

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葉氏曰革卦上六曰小人革面下愚小人自絶於善然畏威刑而欲免罪則與人無以異是以亦能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惟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以知其性之本善也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處上聲。理不外乎事物之間而義所以制其是非可否之宜故在物爲理而處物即爲義體用之謂也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下同。潛室陳氏曰端頭也始者終之對二氣循環不已故無端運行不歇故無始不隨故無端無終故無始。朱子曰以陽動陰靜相對言則陽爲先陰爲後陽爲始陰爲終猶

一歲以正月焉更端其實姑始於此耳歲首以前非截然別爲一段事則是其循環錯綜不可以先後始終言亦可見矣又曰方渾淪末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寛濶光明一元之前又是一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下變而高柔變而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無序則失禮之本不和則失樂之本。朱子曰程說必踈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分去聲。遺書下同。葉氏曰分者天理當然之則天之生物無虧欠而人之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爲不盡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行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葉氏曰發乎眞心之謂忠盡乎實理之謂信忠信乃進德之基終日乾乾者謂終日對越在天也越於也君子一言一動守其忠信常瞻對乎上帝不敢有一毫欺慢之意也以下皆發明所以對越在天之義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

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葉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變易乃太極之體也故其體謂之易其所以變易之理則謂之道其變易之用則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也天理賦於人謂之性循性之自然謂之道因其自然者而修明之則謂之教此以人道言也惟其天人之理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也。朱子曰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之謂也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孟子去葉氏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正大之氣人得之以生本浩然也失養則餒而無以配夫道義之用得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之體盡矣謂無餘事也此言天人之氣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也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夫音扶。葉氏曰大小猶多少也中庸論鬼神如此其盛而卒曰誠之不可揜誠者實理郎所謂忠信之體天人之間通此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德所以爲對越在天也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著側畧反。葉氏曰道者指事物之理故曰形而上器者指事物之體故曰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也蓋言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終日

對越在天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薛氏曰器卽圍乎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又曰理氣無縫罅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葉氏曰不繫猶不拘也言人能體道而不違則道在我矣不拘人己古今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朱子曰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氣血肢體言之便有人己只是一理爾

醫書言手足痿痹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痿音威痹音畀。手足痿痹爲

不仁以其生氣之不貫也亦猶草木之實謂之仁以其具生氣之具足也薛氏曰天地與物皆自陰陽造化中來故天地萬物爲一體人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自發於中者**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欲立欲達仁之體也能近取譬乃爲之之方也程子槩言之而已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朱子曰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乎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卽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之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本注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宗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朱子曰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

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一本性上有人字**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才與纔同後放此夫音扶。朱子曰性則理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動之端言之而性之縕固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縕善可知也。愚按程子恐以就下喻繼之之意下文乃以清喻善耳更詳之。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才說性

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又曰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蓋人便是一箇小天地耳

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

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朱子曰此又以水之流喩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爲氣稟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換濁既清則本無濁亦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

兼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葉氏曰前以本言則曰相對而生此以用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

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與分告去聲○朱子曰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者故以舜明之又曰但所引舜事或非本文之意耳

觀天地生物氣象

本注周茂叔看○葉氏曰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洋博周徧生理條達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生此即周子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

一般足也胡氏曰天地只是一箇生物聖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愛物自不能已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長上聲○朱子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朱子曰腔子猶言郛郭此是方言指盈於人身而言滿軀殼都是惻隱之心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間隔痾痿疾痛莫不相關又曰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般更無內外之別若不見得都去腔子外尋覓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胡氏曰滿腔子是

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薛氏曰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毎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朱子曰天地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天地之間眞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之所以中夜而思不覺其手舞而足蹈也又曰天下之物未嘗無對然又卻只是一理譬如口中之氣嘘對爲温吸則爲寒耳又曰且如碁盤兩兩相對末稍中間只空一路若仍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

六十路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薛氏曰無獨必有對河圖卦畫可見推之萬事萬物無無一對者只是一陰一陽而已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當去聲。朱子曰亭亭當當此俗語也蓋不偏不倚直上直下之意也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矣葉氏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此性渾然在中此天下之大本而萬善之主也唯能敬以存之則有以全其中之本體矣。潛室陳氏曰當此境界不是無工夫又不可佂下工夫只是敬以直內卽戒謹恐懼意敎不喚作中敬而無失方是中無失卽不偏倚之謂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葉氏曰公則萬物一體私則人己萬殊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朱子曰有本有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之理也。薛氏曰灑掃應對雖小子事長之禮然禮卽天理之節文精粗本末又豈二乎

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於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

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放上聲著陟畧反後放此。天然之中義理之準則也安排之中意見之計度也。朱子曰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旣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問時中何如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

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一廳一堂之中一事一物各具之中也一國之中萬事萬物大共之中也禹稷時當其治故以濟物爲中顏子時當其衰故以獨善爲中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不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葉氏曰无妄者實理之自然而无一毫僞妄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爲欺乃思誠也○朱子曰无妄者是自我无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故次之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葉氏曰冲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亦只是此理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葉氏曰轍車跡塗轍猶路脉也道有體用而非兩端猶木有根本是生枝葉上下一貫未嘗間斷豈可謂未應之時空虛無有已應之際旋待安排引入塗轍言此理具於形氣事爲之先本一貫也旣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朱子曰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葉氏曰言此理流行於形氣事爲之中亦未嘗有二致也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旣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葉氏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旣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無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葉氏曰日即月也以卦配月則自五月陽始消而爲姤至十一月陽生而爲復自姤至復凡七月也消極而生無有間斷物極必返理之自然生死始終皆一理也○朱子曰此段爲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朱子曰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僞之相通事爲之終始一爲感則一爲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潛室陳氏曰感應二字通貫陰陽動靜蓋今日之晝固起今日之夜而今日之夜又起明日之晝天地間不過如此耳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朱子曰類聚孔孟言仁處

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資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韓愈字退之唐大儒作原道篇首言博愛之謂仁葉氏曰仁者愛之性愛者仁之情以愛爲仁是指情爲性端之云者言仁在其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或問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是夫子亦嘗以愛言仁也曰孔門問答皆是教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也亦是於已發之端體認但後之論仁皆無復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示人欲使沿流而溯其源也學者其深體之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種上聲。葉氏曰以穀種喻心生之性便是愛之理陽氣發處便是惻隱之情。朱子曰程子說生意處非以生意爲仁言生物皆能發動死物便都不能譬如五穀蒸殺則不能生也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葉氏曰訓者以其字義難明故又假一字以訓解之義者天理之當然所以裁制夫事物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別親踈上下之分故訓別智者天理之明睿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道至大包乎三者故爲難訓說者謂訓覺者言不爲物欲所蔽痾癢疾痛觸之即覺夫仁者固無不覺然覺不足以盡仁之蘊也訓人者言天地生人均氣同理以人體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然無所間斷夫仁者固以人爲體然不可以此訓仁也。朱子仁說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所生之物又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本百行之原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而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與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

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少沉潛之味其弊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也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樂音洛中去聲朱子曰性即理也在心謂之性在事謂之理此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薛氏曰性即理也循天理即率性也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本注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在義爲理言事物當然之宜即理之所在也或問既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在義爲理如何潛室陳氏曰理對義言則理爲體而義爲用理對道言則道爲體而理爲用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心本善者以道心之體而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者以人心之幾而言也然心統性情既發豈可謂之非心耶。朱子曰疑此段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爲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譬如水只可謂

之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按性情之字皆從心源流之字皆從水豈可謂流非水乎。朱子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天者理而已矣氣則陰陽五行之變萬有不齊故才或以之爲善或以之爲不善而性則本無不善也。朱子曰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爲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氣稟之濁者爲愚暗如珠落在濁水中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葉氏曰仁義禮智分而言之則四者各立自然全具實有是四者則謂之信非於四者之外別有信也孟子論四端而不及信蓋信在其中矣。延平李氏曰五常言信配五行而言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蓋土分王於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之中者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葉氏曰心者人之生理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此言生人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此言人得是心故酬酢運川生生而不窮苟無是心則同於砭石而生理絕矣。朱子曰心生道也恐有闕文此四字說不盡蓋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

橫渠先生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端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解見正蒙下同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易說、葉氏曰天地之爲物不貳故妙用而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而莫測朱子曰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是一物所謂鬼神者亦是自家之氣思慮總動這氣即散於外自然有所感通問一故神朱子曰近思錄所載與本書不同。緣當時伯恭不肯全載故後來不會與他添得一故神注云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行於一直鄉云一故神猶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兩故化猶動極而靜靜極後動

心統性情者也[語錄下同。朱子曰性爲體情爲用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郎是性向外郎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易去聲。葉氏曰有是氣必有是理此人與物之所共由也由氣有通蔽開塞故有人物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又有智愚之異塞者氣拘而塡實之也故不可開此言物也蔽者但昏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

顧有難易之分耳及其既開則通乎天道與聖人一此言人也。朱子曰橫渠此段不如呂與叔分曉呂云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又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也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

近思錄卷之二[凡百十二條]　李文炤集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一作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解見通書下同]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或問仲尼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一作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好惡並去聲夫音扶樂音洛。朱子曰儲謂停蓄天地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萬物眞指本體而言靜言其未感乎物所謂未發

但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卽眞之謂也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傷了他耳

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葉氏曰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失乎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梏亡愚者反是梏猶桎梏謂拘攣而暴殄之言人之所以貴於學也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一作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朱子曰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

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處上聲中去聲下同○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葉氏曰以上兩節論爲學之道詳盡其大綱有三焉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三者故信之篤者智之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之周者勇之勇也仁義忠信不離乎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於是者行之果也久而弗失守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化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復扶又反○顏子之所事者約情合中之功也仲尼之所稱者正心養性之效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葉氏曰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循必擇善而固執之然其博文約禮工力俱到其未至於聖人者特一息之間耳使非短命而死則不淹時日所守者化而與聖

人矣一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鮮上聲○文集下同○葉氏曰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身修德徒以記問詞章爲學去道愈遠矣○朱子曰不是他樂於爲希名慕利之學爲緣他不知聖賢可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成空過須討箇業次弄或爲詩或作文是他沒著渾身處只得向那去俗語所謂無圖之輩是也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

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葉氏曰此章就循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辨明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間乎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葉氏曰承上文而言苟以

外物爲外凡應物者必牽己而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其可乎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爲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能不與物接是無時而能定也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葉氏曰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然而普徧萬物實未嘗有心焉聖人之心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隨順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何嫌於外物物來順應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朱子曰大公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大公是寂然不動順應是感而遂通易曰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葉氏曰咸卦九四象辭憧憧往來不絕貌各以朋類從其所思蓋人之一心應感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欲除滅之將見滅於彼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用力之不足而亦有不可得而除滅者矣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惡去聲下同。葉氏

曰人心各有所蔽大槩在自私與用智之兩端蓋不能廓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者樂於無爲而不知以有爲爲應迹之當然用智者作意於有爲而不知以明覺爲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已足自私之心也而求照無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猶反鑑以索照寧可得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朱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說物來而順應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葉氏曰自私用智之患其根在於分內外爲二以在

外者爲非在內者爲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故常爲外物所撓惟能知性無內外而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大公者也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之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葉氏曰聖人未嘗無喜怒但未嘗自私也然其喜怒皆係彼而不係此是未嘗用智也以自私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之

喜怒一循乎天理之正者豈不大相戾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夫音扶易去聲。忘怒者忘其血氣之私也觀理之是非者觀其節之中否以自反也。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悬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蓋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明二者所以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强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充養之功少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又口定性書言不惡事物亦不逐舉物不拒不流泛應曲當是誠意正心以後事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葉氏曰耒之首爲耜耜之柄爲耒範土曰陶鑄金曰治聖賢之言本非得已也蓋將發明天理以覺斯民猶民生日用之具不可缺也然其言寡而理無不該亦非以多言爲貴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葉氏曰後人徒志於文而不足以明理則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末

免流於邪僻反害於道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世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所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葉氏曰君子學以爲己苟求人知則是私心而已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釋乾九三文言之意朱子曰擇言謂修辭篤志謂立誠又曰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智之

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朱子曰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似亦不必如此說蓋無一念之不誠所以進其德也德謂之進則是見得許多又進許多無一言之不實所以居其業也業謂之居則是知之至又有以居之也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釋坤六二文言之意朱子曰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即非矣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朱子曰有敬而無義不得有義而無敬亦不得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無一之不利矣

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葉氏曰震下乾上爲无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僞也動而純乎天理則无邪妄矣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朱子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該動靜而言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之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

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不專爲莊敬持養此心既存設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象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連上文匪正有眚而言非謂无妄即不宜往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焉有固守如木石而可以爲无妄者哉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行去聲識音志。釋大畜大象之義考跡觀用往行之畜也察言求心前言之畜也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

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葉氏曰咸者感也故咸卦皆以感爲義惟虛中而無所私主則物來能應有感必通也若夫有量則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此非聖人感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或問

貞者正也未有解爲虛中無我者葉氏曰思問之師曰諸卦之貞各隨卦義以爲正乾以健爲貞坤以順爲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虛中無我者咸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皆蓋彖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又取四爲感之主謂虛中以感人也惟虛則能應人之感惟虛則能感人之應其理則一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旣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朱子曰易咸感處伊川說得未備往來有自然之理惟正靜爲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憧則私爲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不朋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將之今人皆病於無公平之

心所以爲物之來必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偏重矣君子之遇艱阻一作險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釋蹇大象之義改之者不可以怠而廢也加勉者不可以阻而廢也此處蹇之道也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豐之爲卦下明上動知行相須之義也朱子曰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復扶又反

說音悅。朱子曰學而習習而說脈絡貫通所謂浹洽者是也如浸物於水中久則透裏皆濕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樂音洛下同。朱子曰須是自家有至善方可及人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經說下同。葉氏曰自信篤而無待於外所以爲成德也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爲去聲。葉氏曰爲己者如食之求飽衣之求溫溫飽在己非爲人也爲人者但求在外之美觀非關在我之實用故學而爲己則所得者皆實得學而爲人則雖或爲善亦非誠心況乎志在務外自爲欺誑善日銷而惡日長矣。朱子曰學者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者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

皆爲己也以爲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亦爲人耳又曰爲學且要分別內外義利便是生死路頭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道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葉氏曰方元寀字道輔經所以載道猶櫝所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薛氏曰千古聖賢垂訓炳明欲人讀其書行其道也苟徒資爲口耳文詞之用而不行其道所謂買櫝還珠也可不戒哉

覿是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手帖 、葉氏曰道非有形狀之可見蓋其志道之切行道之篤視聽言動造次顛沛不離乎道之用力既久所見益爲親切如有卓然而立於前者則中心喜樂自然欲罷不能矣

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 葉氏曰脩省言辭者由中有其誠省治之將以立實德也脩飾言辭者中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爲誇美也省飾之間乃天理人欲之分若

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 爲當並去聲。葉氏曰敬義說見前誠意者合敬義之實而爲言也體當俗語猶所謂體驗勘當也蓋脩其言辭者所以擬議其敬義之實事而非徒事於虛辭也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 葉氏曰浩浩流行盛大貌下手謂用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工惟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業之所就日以廣大 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 遺書下同。葉氏曰君子終日乾乾是體

天行健之事可謂大矣然其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者爲用功之地脩辭立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皆爲見功之地蓋表裏一於誠至誠故乾乾而不息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中理之中去聲。葉氏曰有志於道懇惻切至固誠意也然迫切之過而至於欲速助長則反害乎實理如春生夏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斷亦不能一日而遽就也。朱子曰學者正欲胸中豁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其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

[illegible]道寸器而不計功則終必有至矣

明道先生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胡氏曰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本注有準的。朱子曰孟子元來見識自高顏子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問如養氣處豈得爲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中去聲。朱子曰外事所可省者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强省不得善是物事之至理知至則意誠善纔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此段恐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說話蓋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制度之事而不近裏故以此告之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朱子曰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葉氏曰仁者天地之生理人心之全德也其體具於心固人之所本有然必內返諸己察之精養之厚有以見夫仁之全體實爲己有則吾心所存無非天理而後博求義理以封植之則生理日以克長而仁不可勝用矣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解見通書後錄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求之至小至近之中博之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倪焉孜孜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仰高鑽堅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

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言講習之益在於觀感而爲善不徒辯論而已也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大其心者不以私意隔碍之也凡至崇之物必以至廣者爲基不然則傾矣。朱子曰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善之來無窮而吾受之有餘地則心廣而道積矣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朱子曰會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會行少間便墮阬落塹也。葉氏曰履難處困則歷變多而慮患深察理密而制事審

參也竟以魯得之朱子曰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

若是放過只是昏而已又曰魯鈍則無造作又曰魯鈍却能守其心專一。胡氏曰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深亦不濟事故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識音志喪去聲。本注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轂云曾見顯道先生云其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曰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先生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程子門人也朱子曰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因此語遂一向掃蕩盡要得胸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又曰上蔡只是誇多鬭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退讓收斂撙節之謂減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意和悅舒散快滿之謂盈樂之體本如此反者退斂之意禮減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爲得性情之正也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天分之分去聲。葉氏曰父子君臣人倫之大端天下之定理立於天地之間者盍有所不容廢者也惟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者則處之各當其分而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爲也蓋堯舜授禪無虧父子之恩湯武征伐無愧君臣之義皆無私心故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葉氏曰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程子此言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胡氏曰孟子在本原上看故以性爲善荀子在情欲上看故以性爲惡韓子在氣質上看故以性有三品揚子見道不明故曰善惡混程朱通兼本原氣稟而言斯爲明備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葉氏曰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末未爲知學也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爲之末未爲知治也。朱子曰如在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作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只怕人大事不曾做得却以小事爲當惡便傷了大體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朱子曰大意是本初處推其極只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不見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又曰論其資質之誠慤則閔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

之累則黜賢於開然開之進未有已也

伊川先生曰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葉氏曰涵養心德根本深厚然後立趨向而不差又勉而不已乃能深造。朱子曰先立根本後正趨向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收得放心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夾持者內外並進之謂也直上者不爲物欲所累而倒東來西之謂也敬主乎中義防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滿假自怠荒皆懈意也必入於自暴自棄之歸矣。胡氏曰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

不學便老而衰葉氏曰學問則義理爲主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不學則血氣爲主故閱時久而益以衰謝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朱子曰學者立志須教猛勇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葉氏曰立志不大不剛則義理不足以勝其氣質之固蔽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纏繞故曰只可責志。潛室陳氏曰學者爲氣稟所拘習俗所制不能擺落纏繞遂落在旋渦中無由拔出學者須是立志爲先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葉氏曰道義重則外物輕造理深則嗜欲微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董仲舒漢大儒葉氏曰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正其義而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爲而爲之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明其道而有計功之心則有私意介乎其間矣。朱子曰正義未嘗無利明道未必無功特不自夫功利而爲之耳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行去聲。葉氏曰思邈隋唐間人膽大則敢於有爲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

行方則正而不流。朱子曰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滯愚按此語本出淮南子膽正作志思邈蓋述之耳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葉氏曰學而有得則暗然忽而明疑者忽而信欣然有契於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安排布置郎是著意強爲非眞自得也。潛室陳氏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設施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逆施倒作之病才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待安排布置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旦厶

眞與妄耳葉氏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理自然而不容己者然順理則爲眞從欲則爲妄。薛氏曰日用工夫無有切於此者宜深體力行之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切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只此是學行去聲。朱子曰鞭辟洛中語大抵是要鞭辟向裏去卽此是學元不曾在外葉氏曰學問志思者致知之事忠信篤敬者力行之事皆切己之學也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則須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此章從論語集註文。朱子曰天地同體處如義理之精英渣滓只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

緣渣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渣滓便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渣滓而已所謂持養亦非作意穿鑿以求明但此心常敬則久之自明矣又曰顏子則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敬持養之者也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持重而有守又曰進脩是箇篤實敬義是箇虛靜故曰陽實陰虛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葉氏曰始學而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爲入道之端既學而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爲造道之實學者隨其淺深必各有所自得不然是未嘗實用力於學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知音智爲去聲。葉氏曰振民謂興起而作成之育德謂涵養己德成己成人皆吾道之當然外此則無益之事非君子所務矣。朱子曰役知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葉氏曰學問思辯學者所以求仁也然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皆懇切篤厚之意卽此一念便是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地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識矣故曰徹上徹下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杜注西銘言弘之道。葉氏曰弘而不毅則寬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不能自立毅而不弘則剛強有餘而狹陋自足故無以居之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葉氏曰古之學者有序隨時隨事各盡其力優柔而不迫厭飫而有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躐等務高徒資口耳之末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葉氏曰杜預字元凱晉人注春秋左氏經傳序中語也江海之浸則漸漬

而深博充洋之潤則優柔而豐腴此皆言涵養有漸而周徧融液也至於所見者明徹而無滓則渙然而氷釋所存者安裕而不逆則怡然而理順學至於是其深造而自得也可知矣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好去聲。葉氏曰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非顏曾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辯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實則亦何所至哉

脩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修養之引年者保神鍊氣而命不能限之也老彭是已國祚之祈天永命者積功累仁而數不能拘之也周室是已常人之至聖賢者困知勉行而氣質不能囿之也太甲成王是已焉有有其功而無其效者哉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盡己之心而忠久則不待盡而大公無我矣推己之心而恕久則不待推而稱物平施矣造德者當然之功也其致者自然之效也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朱子曰仁者心之全德也在我本有此理公却是克己之極功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者蓋曰克盡己私之後就自家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又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蓋人撐起這公作骨子則無私心而仁矣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爲去聲。朱子曰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光明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恕能愛或問施與用何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作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迤音駝邐音里逡音俊。朱子曰爲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力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葉氏曰眞知事之當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已著意爲之已是私心所謂私者非安乎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徒以其意氣之使然則亦必不能久故君子莫急於致知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好去聲。葉氏曰學是終身事則不求速成不容半途而廢俛

焉孜孜死而後已可也顛沛造次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苟能如是其有得於斯道可必矣所以誘進學者之不容自已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與去聲舍上聲。命辭曰文成體曰章蘇王之學是也釋言曰訓通古曰詁鄭孔之學是也文章浮靡而無實訓詁拘泥而不通其去道也遠矣欲趨道者豈可舍儒者而他求哉。朱子曰古之學者明德新民各求止於至善而已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辭之間以釣聲名干利祿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喪去聲葉氏曰人所以參天地而並立者惟此心爲之主耳苟志有所局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習外物則正志喪失專意爲文亦玩物也愚謂明道以記誦爲玩物伊川以作文爲玩物其所以警俗學之文滅質而博溺心者亦深切矣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葉氏曰呂大臨字與叔程張門人也杜元凱常自謂有左氏癖所著訓解凡十餘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衒文辭務以悅人故曰類俳俳優倡戲也齋嚴肅純一之意心齋說見莊子薛氏曰性者道之體情者道之用故養性情卽學道也

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詩以道志書以道政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皆因所蘊而形之於文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德之與言豈有二乎

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游夏之文學習於詩書六藝而得其意耳非秉筆爲文也以今考之禮運當爲子游所作喪服傳相傳爲子夏所作然亦非若後世無用之空言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象人文謂親疏貴賤之等此賁彖傳文也。胡氏曰程子以詩文所害道非是詩文害道也作詩文者志局於此所以爲道之害若道義發於詩文又何害不合他專心致力於此期於工巧便與聖賢爲己之心不同於聖賢爲學工夫必荒于美退之當初若能做聖賢工夫不學詩文其造詣必不止此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

知者進德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其眞之中矣然程子所謂敬者必以整衣冠愼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則亦何事於他求也哉。朱子曰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葉氏曰性無不善人所同得苟安於小成皆自棄也。朱子曰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造聖賢之極致若曰我之意只是要做箇好人識

此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矣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葉氏曰孟子言養氣曰必有事焉又曰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爲皆合於義自反無媿此浩然之氣所以生也敬者存心而已若不集義安得謂之必有事焉。問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朱子曰采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理義養其心皆是養也又

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中去聲。葉氏曰義者吾心之裁制中理者合乎事理之宜也故有在事在心之別。胡氏曰程子曰處物爲義又曰義在心詳味此言義內之意自見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朱子曰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守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義以辨其是非則不活矣又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

且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儀如何而爲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

孝之一字而可得也養去聲夫音扶此節從大學或問文

學者須是一作要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爲名爲利之爲去聲。朱子曰務實之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遠責效驗也胡氏曰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得甚事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私意者念慮之萌非有形迹之可見也然已不得爲仁之純矣

仁者先難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有爲之爲去聲。有爲而作有所爲而爲之也。或問智者利仁是亦先獲也葉氏曰所謂利仁者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決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之自然而已又豈區區計功謀效者之爲哉萌計謀之私則已非仁矣尚何利仁之有）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志定則共學有準思通則適道有方得之則外物莫能搖而能立矣化之則應變無窮而能權矣）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一作人）其終至於喪己（爲喪並去聲。爲己而成物者推己以及物也爲物而喪己者徇物而失身也。朱子曰程子借聖言以明己意其曰成物則固非爲人之謂曰喪己則其爲人也亦非謂其有濟人利物之心也）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葉氏曰君子之學當日進而不已一或自止則智日昏而行日虧矣惟聖人已造乎極行底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純一不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曰論其心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或已則是間斷也何以爲聖人論其進退之地則至於神聖而極不容有所加損也）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爲學（外書下同。涵養以靜而虛致知以靜而明非險躁者可及也。胡氏曰人心要深沉靜審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者可以爲學若躁動淺露則失之矣）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葉氏曰學莫大於知性眞知性之本善則知之大者忠信以爲質然後禮義有所措以忠信爲本則行之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葉氏曰躁擾輕浮則所知者必忘所守者易奪）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不博則無以備事物之理問不審則無以決疑似之介思不愼則無以達精微之域辨不明則無以別幾微之差行不篤則無以絶物欲之誘故此五者序不可紊而功不可闕乃學之全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累上聲。葉氏曰張繹字思叔程子門人也學必有其序不容躐等積累而高必自下始也）

明道先生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

不已自有所至矣朱子曰以聖爲志而忌立標準者必有事焉而勿正也循循不已而自有所至者心勿忘勿助長也先難後獲意亦如此又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爲標準然豈可日日比並而較量之乎觀顔子喟然之嘆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工都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尹焞字彥明程子門人也。解見西銘後錄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異端之學貴無心故至於枯木死灰而後已若聖賢之學貴無私心故鑑空衡平而無所累也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只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何思何慮從容中道之候也故譏其太早然苟能用力以求之亦無不可至者不然則猖狂而自恣矣。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道恰好著工夫胡氏曰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於墮於一偏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解見正蒙下同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

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仲尼絶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
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
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矣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
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

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以此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
存
横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
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
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
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
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
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
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
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
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
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
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
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
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
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

順事沒吾寧也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横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楊

時字中立程子門人餘解並見西銘

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本注橫渠學堂雙牖左書訂頑右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遊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文集下同。范育字巽之張子門人朱子曰先生之意正欲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積久而自得之耳非謂只欲如此說殺也又曰人於義理須知所謂脫然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一作致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惡去聲。朱子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胡亂思量惹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是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又卻用思講治之思莫非在我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朱子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爲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急於可欲之善則若決江河以利吾往矣遜此志務時敏雖是低下著心以順他道理又卻抖擻起精神敏速以求之則厥脩乃來矣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

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朱子曰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知勉行工夫方得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易去聲。明善者知之真固執者行之力然其大小則視乎能推與不能推耳此弘道之所以在人也。潛室陳氏曰聖賢工夫只此兩端在論語則爲博文約禮在中庸則爲擇善固執在易則爲智崇禮卑能擴充此二事郎作聖之基若輕視之所以爲下愚也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曰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

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長上聲。尊德性所以存心也道問學所以窮理也博文者窮理之功約禮者存心之要下學求乎此者也上達純乎此者也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亡音無識音志行去聲。葉氏曰君子之學一有間斷則此心外馳德性日隳學問日廢矣。朱子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敬是窮理久之未對曰既不主敬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爲去聲。元亨利貞寂感之脗合所以立天地之心親義序別情文之曲盡所以立生民之道詩書禮樂作述之同符所以繼去聖之絕學也脩齊治平體用之一貫所以開萬世之太平也。葉氏曰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爲當並去聲。

薛氏曰拘習纏繞未能擺脫故爲善而皆未純去惡而惡不盡愚謂去世習而守之定則能立矣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易說。窮神知化乃德性自然之能事淺心則私意蔽之不足以致廣大矣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論語說。爲去聲處上聲。葉氏曰言人處驕恥下問則內欺己外則欺人終於不知而已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孟子說下同。葉氏曰故所以然也酬應也心通乎道則能盡乎事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不窮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問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窮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游氏曰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窒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爲人之爲去聲。葉

氏曰所貴於學正欲陶鎔氣質矯正偏駁不然則非為己之學亦何以推明聖人之縕哉○或問變化氣質乃可言學朱子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計較於昨是今非之間則亦徒勞而無補也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語錄下同○密察所以盡精微洪放所以致廣大○潛室陳氏曰文謂節文之文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類雖甚嚴密不必舒放然心裏卻甚泰然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雖有疑有不行處是疑也葉氏曰始學之士知必有所不明行必有所不通疑不知疑者是實未嘗用功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朱子曰通是透那裏道理病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忍皆見此不見彼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行去聲○葉氏曰人有妨廢學問之功者然心不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曰即是實行心苟忘乎學則日用而不知故曰只是俗事實行與俗事非二事特以所存者不同耳○朱子曰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者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葉氏曰合內外者通己而為言也平物我者合人己而為言也朱子曰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斵希不傷手也胡氏曰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當為處則明明為之不倦不當為處則截然不為故禹稷憂而顏子樂也

窮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諸儒荀揚王氏之類不知反約則溺於博雜而無統不知窮源則淫於支流而不根豈足以欺知道者哉默養吾誠蓋有意於脩辭立誠之學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好去聲○葉氏曰變者非常行之道蓋權宜之事也自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語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變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終必流於邪譎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葉氏曰行己無隱則是非己

皆惡有所取正庶可增益其所未知所未能苟固為蔽覆恐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也

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葉氏曰人不肯言其知之所得行之所至使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是恐人之非己又非若顏子之如愚於聖言無所不說者之比也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葉氏曰惡於自治何暇務外厚於反躬何暇譏人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

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易去聲。葉氏曰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自得

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八條 李文炤集解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葉氏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達也知言者天下之言無不究明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中去聲。文集下同。葉氏曰時中謂偶時而中之。億以意揣度也揣度而中則非明理之至矣。朱子與陸子靜書曰來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

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啻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視其人之賢否而為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為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紬古書為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視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

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illegible]六反）其篤信是。以深思思得其理而吾心之知益矣。朱子與張敬夫書曰聖賢成書稍有不愜意者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同也

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注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

暢完養思慮則心不至於苦涵泳義理則力不至於極條暢者寬裕溫厚之氣所發也。朱子曰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見處蓋其思慮考索所致非性分自然之知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強上聲度入聲。葉氏曰學固原於思然所貴從容厭飫而自得不可勞心極慮而強通

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下同。學所以養心非所以病心觀成王之顧命曾子之易簀子路之結纓則聖賢之心死生如一可知矣何至於思慮之耗傷乎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葉氏曰講學則理明而妖怪不足以惑之矣

學原於思思為作聖之始功故孟子以思誠統學問辨行也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朱子曰日月至焉者若論到至處覺是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焉者至得不長久而不息者純然無間斷人曰程子非身親而實有之

安能發明至是耶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若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葉氏曰潛玩聖人氣象涵養之厚而得之深若徒考論文義則末矣

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伊川先生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勉焉以踐其行事之

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强而自樂循理耳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中去聲强上聲樂音洛。此節從大學或問文。胡氏曰人性本善循理而行本不難非但自己不難施之於人亦順而治此乾坤易簡之理也又曰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强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致知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

知有多少般

數然有深淺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葉氏曰眞知者知之至也眞知其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遏矣。問有人明得此而涵養未到却爲私意所奪朱子曰只爲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得未能透徹尚有渣滓非所謂眞知也

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少去聲。葉氏曰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眞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朱子曰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爲的而日省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矣

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致之所謂格物者[illegible]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illegible]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處上聲當去聲。朱子曰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論古今人物以別其是非則是理存乎古今人物應接事物而審其當否則是理存乎事物所存既非一端能專則所格自非一端而盡。胡氏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

旣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此章從大學或問文本注放此。朱子曰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學問都有漸無意迫之理人日用間自是不察耳若體察當格之物一日之間儘有之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覺不假用力又曰所謂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閫但求祖曉而不求貫通則爲何盡。本注所務於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箇悟處。朱子曰今人務博者都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這三四十件也大槩是如此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

卞特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强思之亦不通也强上聲。朱子曰此隨人之量非日遷延退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因此以明彼也又曰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執此而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葉氏曰眞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或問觀物察己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郎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從大學或問文。朱子曰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於物之理窮得一分郎我之知亦知得一分於物之理窮得二分郎我之知亦知得二分於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郎曉此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又曰窮理者欲知其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illegible]用意雖謂眼前無非物然其格之也亦[illegible]有先後緩急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本注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始而溷濁物欲之擾也久而明快天機之發也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朱子曰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近傍曉得處挨將去如親親便推去仁民仁民便推去愛物脩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治國

學者須先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葉氏曰物異爲怪神妖爲姦凡理未明自不能無疑雖得於人言亦未必信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葉氏曰天者物理之所自出知天則通乎幽明之故察乎事物之原而妖妄之所由興皆

叫說矣胡氏曰今人多惑於異怪是未嘗知性知天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外但是異端化道不必窮也

不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朞年吾道勝矣葉氏曰學者知未至且堅守正論不爲邪妄所奪又能進於學而不已則怪異不必攻辨將自識破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閒去聲文集下同。。葉氏曰不能堅守正論內懷疑端外爲邪敝久則所惑愈深矣。朱子曰知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是理之常也今之[illegible]者[illegible]此爲正且恁地去做日當自見也若委之無[illegible]付之不可知則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爲主者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葉氏曰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爲己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命而實不領會者可以自省矣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一作玩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易去聲。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

皆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猶是心麤麤粗同。朱子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粗伊川謂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也又曰、思不存便爲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也哉於室陳氏曰心麤是暗處多明處少故只見得明白道理若精微便分析不去只爲有寸而無分也胡氏曰心麤最害事心麤者敬未至也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朱子曰雖[illegible]見行事理通透[illegible]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illegible]此如讀書每思索不通則一翻來[illegible]由[illegible]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便是亨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有所開郎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以水去垢謂之濯義理之有疑猶器物之有垢也濯而去之則新者可來矣劄記則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進不記則思不起而終歸於塞爲義理未熟不得不如此其勤懇也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日日講論則無間廢之功而有相長之益矣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

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復扶又反。孟子說。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所以終於異端也。葉氏曰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下乃專論求之於書者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瀚作來難自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葉氏曰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得於歸反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

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易去聲。理只是人[illegible]三綱五典皆人所共由之理也詩見小雅大東篇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頤上聲。葉氏曰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闚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與也。朱子曰聖人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指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且已乖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何如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泥將並去聲。不泥文義者如讀書觀大畧及不求甚解之徒是也理會文義者則訓詁之流弊耳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

詩之美不同葉氏曰充實之美在己詩之稱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爲一義

問塋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葉氏曰陳忠肅公瓘字塋中子者文中子答或人之問謂乾乾不息此語最爲盡易之道　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君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夫音扶葉氏

曰學經者當要周徧精密各窮其旨歸而後能通經苟但借其一語謂足以盡一經之旨豈治經之道蓋好高求約之病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夫音扶。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朱子曰固是無窮須見其所以無窮始得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使直吏反。葉氏曰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得變其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葉氏曰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略施為之方乃於己有益此致知之法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昔下同緊要處謂義理之本原也。朱子曰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為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況遂以二三為理之固然則其為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於戶庭之間矣程子此言外為有味也

焞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

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葉氏曰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要則是蓄書之肆而已

頤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葉氏曰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為實得矣。葉氏曰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書之法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正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

學者先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量平聲度入聲。葉氏曰語孟之書尤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葉氏曰甚生猶非常也胡氏曰論語之書涵育薰陶是生氣象孟子七篇任道擔克乃湯武氣象

也。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都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非幸事但恐自家不去用心又曰有人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葉氏曰終身儘多言一生受用不盡。朱子曰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日用思慮應接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好去聲。全無事者無得於心者也得一兩句喜者有會於心者也進乎此則知好之矣至於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能樂之矣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孔孟會六經之理於心故發而爲言莫非六經之精蘊學者苟能治之則其理已不待治而明非謂六經可以不治也。胡氏曰四書六

經之理意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讀其書不實究其理徒誦其文義則四書六經文字各是一般體向千頭萬緒雖皆有亦無如之何惟察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體用一貫又何難哉程子所謂論孟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誠哉是言也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作經之意以覺世也其所用心則純乎天理也行之不力則未至知之不明則未得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易去聲。朱子曰平其心放教虛平也易其氣放教寬慢也闕其疑莫去穿鑿也。或問

論孟二書其用力也奈何朱子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之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而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而循序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而精思者何也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辨論雖若不可涯若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葉氏曰語孟極聖賢之淵源爲斯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粗畢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博而何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讀而意足者神會其理也言語解而意不足者言不足以盡意也。朱子曰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看方有意味如人饑而後食渴而後飲不饑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何如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朱子曰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

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又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浹洽

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

葉氏曰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眞感化之自然各學者於此吟哦諷詠其性情涵養條暢於道德自然有感動興起之意此即曾點浴沂詠歸之氣象。本注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汪洋浩大言善端之發如水之流溢而不可禦也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

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行去聲。此即孔子釋物則秉彝之訓子思推純一不已之法明道蓋得其傳耳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綴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外書下同。葉氏曰點綴猶沾綴拈綴也意如上章親炙親近而薰炙之也。薛氏曰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綴地念過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長上聲。長一格價言識趣之高出也。朱子曰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詩論之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俾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閭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

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

何則楚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

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葉氏曰詩大雅文王篇曰有周不顯言周家豈不顯乎蓋言其顯也苟直謂不顯則是以文害辭朱子曰古語聲恩而下之然也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朱子曰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事做得盡且如堯典無非治民之事舜典無非事君之道然亦是治民之事或曰二典不足以盡之曰也大槩可見。朱子與蔡仲默書曰書說未有分付處困思向日喩及尚書文義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

難通即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使撿置此求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爲化仲默遂作書傳其序略曰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何足以知之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夫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見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意旨之大畧矣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其書雖是雜說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令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費隱之道誠明之德皆渾合而盡言之所以無精粗之分也豈若後世之語道者不入於徑約之失則流於虛無之弊也哉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於文日月爲易所以象陰陽之變化也聖人明之以示體道之方焉蓋道無不在因時而形能隨時變易以從之則無適而不然矣。胡氏曰此是指作易者與用易者而言則發乎人矣若論理則易即道之所寓非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性命之理三極之道也幽明之故兩儀之迹也事物之情有萬不齊之數也開物者創所未有知之之明也成務者就所已爲處之之當也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

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沿循也薛氏曰流者傳之辭也源者易之理也因辭以求理所謂沿流而求源也。朱子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長上聲。葉氏曰尚尊尚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

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厲无咎之類是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於辭故變推辭而可知象與占皆不外乎辭也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葉氏曰玩厭習也不止於觀而已蓋卦之象可觀而辭之理則無窮故必玩習其辭爻之變可觀而占之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占乎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卦之理臨事而觀變玩占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變占皆具於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間去聲。朱子曰體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擧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原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衆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理

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易去聲。朱子曰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

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事哉故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薛氏曰積累之久涵泳之深當別有所見

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朱子曰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犧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既溺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又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中正仁義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己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處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

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通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所處而不當矣

伊川先生答張閎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張閎中程子門人先生之不自滿足日新不已於此可見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本注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葉氏曰易有太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朱子曰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然泝流以觀郤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矣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時出於天勢成於人因而處之非見道者不能曲當也。薛氏曰學易最要知時識勢不然茫然不知吉凶悔吝之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大畜以艮畜乾故剛不進而柔能止乎健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當去聲。以剛居陽以柔居陰謂之當位故爲正二在內卦之中五在外卦之中故爲中正不過不入於邪而已中則無過不及是以尤重也。朱子曰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如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之所及也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遺書下同。葉氏曰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爲君位四近君亦可以爲儲貳然易本無拘惟其所遇皆可用占。朱子曰此眞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

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易中正對之卦止於八反對之卦則有五十六皆以反覆取義往來以內外言上下以高卑言此卦變之法也惜乎易傳不以此說推之耳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外書下同。易本仰觀俯察近取遠求而得之故其理無不合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腳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得則自添減不得德者卦爻之性情識得則何可添減也兀子坐具之名

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葉氏曰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此語艱深而率爾詰問故伊川不答而直攻其心欲使反己而致思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朱子曰只說得七分言沉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是在學者自得力

豈只更要別添外料釀玄酒而和太羹也耶。愚按此言恐先生亦自知其言之象數未備。而欲望於後之人也故朱子又曰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長上聲。葉氏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為之制節而後爭奪息導之播殖佃漁而後生養遂示之五品教之孝弟忠信而後倫理明三者具矣故建極求彝而人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

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葉氏曰以大聖人之資豈不能一旦而盡興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蓋聖人之所為惟其時而已矣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更平聲。葉氏曰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氏曰三重謂三王之禮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為天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夏正建寅為人統而天運周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

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復扶又反下同。葉氏曰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欲倣而爲之亦皆無所考證不過用其私意妄爲而已子丑寅建正所蓋本三才以更始秦至以亥月爲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忠質文更尚皆本仁義以致用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故謂漢家自有制度蓋極言世變之不復古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葉氏

曰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寓經世之大法所以上承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也蓋天地鬼神同此理前聖後聖同此心耳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與去聲。游夏不能贊者性命之文非文學之所及也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故顏子嘗聞之。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而已故伊川引以爲據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

之大法則不知也胡氏曰春秋以正大天理觀之則見王道不行當時諸侯皆是營營於私意或當爲而不爲或不當爲而爲之或孱弱而不振或恃強以爲暴或怠惰而不知修省或僭逆而無狀聖人之意蓋欲一歸天理之正而後已其於天地生物之心保民救時之意生殺予奪之權隱然見於書法之中實爲有王經世之大法或者乃欲計區區伯業之盛衰又以姓氏日月爵號爲誅賞其穿鑿瑣碎甚矣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

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易去聲。葉氏曰春秋大義在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功利內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隱義各以其時措從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予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見而進之或略其辭或彰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擬度也權衡者斷一時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若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爲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爲以王事責秦穆之類却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政謂此也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此是觀其予五霸之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夫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夫音扶。葉氏曰聖人精義入神泛應曲當未可以一端窺測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心悟自得庶幾深造微奥）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學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

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夫音扶。文集。通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朱子曰德非禹湯可以法三代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愚按程子之言誘後王之勉强也朱子之言憂後王之假襲也意各有在學者審之）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葉氏曰道非無用用非無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得失尤爲深切著明者也）

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重平聲。遺書下同。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葉氏曰律令者立法以懸事斷例者因事以用法。或問春秋多幾例朱子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

秋正欲褒貶善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復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曷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論其義者虛而難測因其行事者實而易明也）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嘗語之語去聲。更讀經如詩書之類春秋雖於

窮理爲要然非義理素明則不能知其是非之眞也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葉氏曰春秋之權衡郎中庸之時中也若胼胝於禹顏之間取中則當洪水之時不躬乎胼胝之勞往陋巷之時不安乎簞瓢之樂皆失乎時中矣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葉氏曰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也義以上則聖人之妙用未易以言盡也

春秋傳爲按經爲斷本注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聱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朱子曰左傳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在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疏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按此書編輯程子教人讀書之意必先通大學語孟而後及詩書次通中庸而後及易春秋蓋語孟之理不明則詩書無所統紀中庸之義不精則易春秋無所權衡也但禮經曾未之言皆以儀禮殘缺藏記講雜而未易讀歟然以雅言之序槪之則執禮正不可少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篇所爲不容已而有作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寬大長者除秦苛法所以開四百年之治一母后擅權宦官椎卧所以兆四百年之亂此一代之始終也。朱子曰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孟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或問爲學只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郎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六經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

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量平聲。如諸葛亮討賊雖不成而不得爲非謝安却敵雖不敗而未必盡是以此推之幸不幸可見矣薛氏曰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讀史須要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處上聲。機發動所由也治亂未著非聖賢不能審其機也出處進退乃賢人君子立身之大節事功特其餘耳。朱子作綱目其序畧曰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情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晰如指諸掌蘊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

已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運明矣統正於下而人事定矣大綱槩舉而鑒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格物致知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矣夫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行音杭。外書。元祐宋哲宗年號唐鑑范祖禹所著程子門人也。朱子曰觀史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仍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耳范唐鑑亦是此意然而稍疎

横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思去聲。易說。韓康伯言序卦非聖人之蘊故張子辨之。蓋天運人事聖學王猷皆在其中矣。朱子曰序卦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蘊則不可事事夾雜都有在裏向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葉氏曰周建六官而天官冢宰統理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總若非此心廣大何以包舉四海綜理庶職今無此心量但欲每事委曲窮究必不能周悉通貫之矣釋氏鎦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朱子曰釋氏合下將心頓在無用處纔動步便踈脫所以吾儒貴格物致知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餘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復扶又反易去聲。語錄下同。朱子曰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也。按周官之書取法天地四時故六官皆天子之相也太宰為首治平之相象天之覆無所不統故宰之為難司徒為教養之相象地之載宗伯為禮樂之相象春之和司馬為征伐之相象夏之烈司寇為刑辟之相象秋之肅司空為因賦之相象冬之藏各分一職故有之為易然至於後世教養乖戾禮樂崩壞兵刑頗苛而賦斂亂則九官之職皆當留心庶幾開萬世之太平不可以其易看而忽之也脩氏曰周禮後世用其治者猶不可易可見其為聖人之書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為其之為去聲夫音扶易喪去聲。以意逆志以己心之所之而迎古人之心之所之也乎

易則得人心之所同然險則失之矣。本
注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
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
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
著能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此為變風
變雅而言也孤臣放子去婦棄友皆無已甚
之辭可以知
其樂易矣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尚書紀內聖外王之迹故其言至大如克明峻德一章即具大學之規模危微精一數語即盡中庸之精蘊命官咨岳而周禮者做而準之作歌賡歌而雅頌皆則而效之非大其心者安能測識哉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讀書則心存心存則理得可以見尊德性道問學之相須矣。薛氏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凡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強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書雖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成誦者精熟而可默誦也通貫大原而書易記者已得其理則其言自不能忘也。朱子曰此說最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拾得此心有歸著庶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過念而竄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通透後又如此溫習乃佳耳

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葉氏曰每見是書而每加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長上聲。循環謂周而復始長一格者溫故知新而識進於高明也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朱子曰此與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孟子於春秋獨敘三聖之統正五霸之罪可謂深知之矣先儒若公穀啖陸之徒雖有得有失然皆未免於鑿也。或問朱子於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年實事孔子書之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正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惟伊川程子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理會處不若存此胡氏本子與後世看縱未能盡得之雖不中不遠矣

終

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是編取朱子之說散見各書者附於近思錄各條之下其未備者則益以諸家之說間亦自附己意前有綱領數條末附感應詩解一卷訓子詩解一卷感應詩見朱子大全集訓子詩稱傳自黃幹而無可證據其詩淺俗決非朱子所爲也

朱子語類纂十三卷

〔清〕王鉞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刻世德堂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語類纂十三卷》提要

朱子語類纂卷之一

琅邪王　鉞任庵纂　男沛憻　思　㒞　恂　校

理氣上

太極天地上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

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
先有箇天理了却有氣氣積爲質而性具焉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
或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

他合下是先有理後有氣邪後有理先有氣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子白地生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濶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氣則理便在其中
理氣先後之說朱子謂本無先後之可言看來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天地之理然後兩儀從太極而生輕淸而上浮者爲天重濁而下凝者爲地既有天地之後畢竟先有人物之理然後人物肖天地而生或得其全以爲人或得其偏以爲物理無形氣有象無在有先則理在氣先雖云氣至理亦然理氣之爲先後較然也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蓋無時已有車之用則三十輻特纍無而起者耳焉得無先後之可言乎故又曰有無相生難易相成至於一陰一陽動靜相循

此却如環之無端難以先後言矣
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

為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中間欽夫以為甚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

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確在中間隤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淸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唐太宗用兵至極北處夜亦不曾太暗少頃即天明謂在地尖處去天地上下不相遠掩日光不甚得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

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腹脹乃是今若此者蓋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復生故其腹脹及吸氣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腹却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

便死如吸氣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時便死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動而不屈虛而愈出橐籥只是今之鞴扇耳

氣之精英者爲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爲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爲理所以爲仁義禮智信者是也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

問學者云古人排十二時是如何諸生思未得先生云志是從之從心乃是心之所之古時字從之從日亦是日之所至蓋日至於午則謂之午時至未則謂之未時十二時皆如此推古者訓日字實也月字缺也月則有缺時日常實是如此如天行亦有差月星行又遲趕它不上惟日鐵定如此又云看北斗可以見天之行

朱子語類纂卷之一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二

理氣下

天地下

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

叔器問天有幾道曰據曆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赤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樣黃道是在那赤道之間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厮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着其中暗處故月蝕

義剛言伯靖以爲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爲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麽時節做定限若以爲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趲來趲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是說滑了口後信口說習而不察更不去仔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季通常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滾得不在舊時處了先生至此以手畫輪子曰謂如今日在這一處明日自是又滾動着些子又不在舊時處了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次日仲默附至天說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

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先生以此示義剛曰此說也分明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横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横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着改做順字退字皆着改做進字

日月升降三萬里之中此是主黄道相去遠近而言若天之高則里數又煞遠或曰八萬四千里未可知也立八尺之表以候尺有五寸之景寸當千里則尺有五寸恰當三萬里之半日去表有遠近故景之長短爲可驗也曆家言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行非也其實天左旋日月星辰亦皆左旋但天之行疾如日天一日一周更攙過一度日一日一周恰無贏縮以月受日光爲可見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伴更無虧欠唯中心有少黶翳處是地有影蔽者爾及日月各在東西則日光到月者止及其半故爲上弦又減其半則爲下弦逐夜增減皆

以此推地在天中不爲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筭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寛所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例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矣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衆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五星之旁一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爲天之樞紐是也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二者緊合所以其光掩没在朔則爲日食在望則爲月蝕所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如自東而西漸次相近或日行月之旁月行日之旁不相掩者皆不蝕唯月行日外而掩日於內則爲日蝕日行月外而掩月於內則爲月蝕所蝕分數亦推其所掩之多少而已

日月升降三萬里中謂夏至謂冬至其間黄道相去

三萬里伊川誤認作東西相去之數形器之物雖天地之大亦有一定中處伊川謂天地無適而非中非是

先生論及璣衡及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善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

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先生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

厤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食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有食爲文者闕於所不見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

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鑠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

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左傳所載大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二星之祀而已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却多驗殊不可曉

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

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煙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峯尖煙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

問高山無霜露其理何如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道家有高處有萬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故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濺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

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渣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卽此理也

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

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爲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爲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

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蝃蝀本只是薄雨爲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爲

妖或爲祥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消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

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某少見十九伯說親見如此十九伯誠確人語必不妄又此間王三哥之祖參議者云嘗登五臺山山極高寒盛夏攜綿被去寺僧曰官人帶被來少王甚怪之寺僧又爲借得三兩條

與之中夜之間寒甚擁數床綿被猶不煖蓋山頂皆蜥蜴含水吐之爲雹少間風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見明日下山則見人言昨夜雹大作問皆如寺中所見者又夷堅志中載劉法師者後居隆興府西山修道山多蜥蜴皆如手臂大與之餅餌皆食一日忽領無限蜥蜴入庵井中之水皆爲飲盡飲訖即吐爲雹已而風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見明日下山則人言所下之雹皆如蜥蜴所吐者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兩頭皆尖有稜道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雹也

雨自是陰陽之氣蒸鬱而成然有時龍能爲之者龍之爲物以一陽處重陰之下屈而求伸亦是陰陽蒸鬱之氣所以能爲雨至於雹先儒謂是以陰包陽究其理者謂當巳午之月或陰陽失調大熱與大寒之氣猝然相遇所以結而爲冰乃陰爲陽包故其形三出而爲雹然亦有蜥蜴爲之者想蜥

蜴亦稟陰陽不和之氣故能爲雹如龍之能爲雨也虹本是雲薄漏日日照雨滴而成却時能吸酒吸水爲妖爲祥又有蟾蜍吐氣而爲之者要與龍之爲雨蜥蜴之爲雹同是一理皆成形成象之不可以執一論者也

雷電是陰陽交爭之氣搏而成聲磨而成火如以金擊石光隨聲發故雷出而電隨之世俗有雷公電母之說震爲雷陽之屬也離爲電陰之屬也此其所爲雷公電母也今浮屠所塑雷公形像卌子

所載畧同要之必有是氣則有是形其運用在有
無之間其機緘在理氣之際疑與信兩無庸也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趂天之行度以求合或
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筭寸
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
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
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
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
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
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
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疎密
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
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
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
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爲數
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

沈存中欲以節氣定晦朔不知交節之時適在亥此
日當如何分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
家者何貴乎修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
勝之

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
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夐殊何以
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
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
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
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
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
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
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
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
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
甚狹想只是畧相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闊如三
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
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

又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緣北邊

地長其勢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問天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旋轉得緊如急風然至上面極高處轉得愈緊若轉縱慢則地便脫墜矣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花否曰然

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山是也

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

上黨卽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卽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濶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又澌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

朱子語類纂卷之二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三

鬼神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爲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

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爲神夜爲鬼生爲神死爲鬼豈不是界分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卽此便見

因說神怪事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
出來
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
無因說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揚
謂冊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揚平昔見
冊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先生
曰只是公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南軒亦只是硬不
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
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爲祟邵

先生語程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難
之謂鞍轡之類何處得如邵意則是亦以爲有之邵
又言蜥蜴造雹程言雹有大者彼豈能爲之豫章曾
有一劉道人嘗居一山頂結菴一日衆蜥蜴入來如
手臂大不怕人人以手撫之盡吃菴中水少頃菴外
皆堆成雹明日山下果有雹此則是冊子上所載有
一妻伯劉丈其人甚樸實不能妄語云嘗過一嶺稍
晚了急行忽聞溪邊林中響甚往看之乃無止蜥蜴
在林中各把一物如水晶看了去未數里下雹此理

又不知如何造化若用此物爲雹則造化亦小矣又
南劍鄧德範嘗爲一人言嘗至餘杭大滌山中常有
龍骨人往來取之未入山洞見一陣清烟出少頃一
陣火出少頃一龍出一鬼隨後大段盡人事見得破
方是不然不信中有一點疑在終不得又如前生後
生死復爲人之說亦須要見得破又云南軒拆廟次
第亦未到此須是使民知信末稍無疑始得不然民
倚神爲主拆了轉使民信向怨望舊有一邑泥塑一
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首民聚哭

之頸上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
先生謂一僧云問龍行雨如何曰不是龍口中吐出
只是龍行時便有雨隨之劉禹錫亦嘗言有人在一
高山上見山下雷神龍鬼之類行雨此等之類無限
實要見得破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
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曰聖人便說只是如此
嘗以此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先生因曰蜥蜴
爲雹亦有如此者非是雹必要此物爲之也
問生死有無之說人多惑之曰不須如此疑且作無

主張因問識環記非之事古復有此何也曰此又別
有說話
問生死鬼神之理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
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人得之以有生
氣之淸者爲氣濁者爲質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
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
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
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
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

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
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
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
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
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
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
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卻謂人
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
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

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强死自
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
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
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
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
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
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
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
象土之怪羵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

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
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
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
氣曰魂體曰魄知覺運動氣也陽之爲也骨肉皮
毛體也陰之爲也魂爲木魄爲金其在於人則肝
木也藏魂肺金也藏魄魂與魄不能靈木生火爲
神舍之者心金生水爲精舍之者腎精與神合而
後人爲萬物之靈故道家有龍虎坎離之說龍水
也虎火也又曰拜金公揖木母養其母以及其子

之義也人之壯也神旺而精足其老也神衰而精竭神衰則不能固精精竭則不能養神精神厭而思離木與火爲類神魂則輕浮而歸於天金與水爲類精魄則重濁而歸於地此所以有生必有死也歸天者陽氣上與日星雲漢伍魂之屬也歸地者陰氣下與江河山岳伍魄之屬也聚而爲人散而爲氣造化之無心天地之自然也張子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通人鬼死生而言之也

才卿問來而伸者爲神往而屈者爲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噓吸皆然不獨死者爲鬼生者爲神故橫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用之云既屈之中恐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淵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illegible][illegible]爲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葢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用之問遊魂爲

變聖愚皆一否曰然僩問天神地祇人鬼地何以曰祇曰祇字只是示字葢天垂三辰以著象如日月星辰是也地亦顯草木山川以示人所以曰地示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他之有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爲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

其既死而爲靈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薰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甚麽樣氣魄用之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

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

因言魂魄鬼神之說曰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為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為神而精為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

先儒言口鼻之噓吸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也只說得大槩却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為祟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為祟蓋魂氣猶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却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

或問口鼻呼吸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曰精氣為物魄乃精氣中無形迹底淮南子注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四大之說亦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煖氣為火運動為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或問氣之出入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

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
處似亦粗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
魂氣亦爲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
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
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如何曰竅卽體也聰卽
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
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卽其全體
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

爲也
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
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
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
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分俱已用出二分我才用
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
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卽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
一向自私其身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

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
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
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光祖問先生所答松卿書如伊川又云伯有爲厲別
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
死故强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
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有祟事一發覺當時便不爲
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
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

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
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
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
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
魂陽也主動魄陰也主靜今道家是養其純陽至
動之氣釋家是養其純陰至靜之氣陽之動者主
乎命陰之靜者主乎性道家有復命之說釋家有
見性之說其所謂命則魂之靈者耳其所謂性則
魄之靈者耳魂神也魄鬼也神之靈者謂之仙鬼

之靈者謂之佛其大較也今彼教之黠者悟其偏亦有爲性命雙修之說者顧其所謂命與所謂性皆主乎氣而不主乎理故儒者薄而不道理主常故有生則有死氣兼主變故亦有長生而久視者然其弊也或化爲異類或守其異質化爲異類則華表歸來等是守其異質則識環記井等是皆所謂死而氣不散者然其旣也亦歸於散如朱子之說也至如伯有爲厲等自是養得魄氣厚又係强死故能爲厲皆鬼之爲也推而言之但魄氣厚則不必强死而皆能爲鬼漢武之金椀出市曹瞞之行淫銅雀皆是也余謂魄氣難散魂氣易散故聞有魄氣結聚而爲鬼者未聞有魂氣結聚而爲神者惟司馬承禎之書有練形歸氣練氣歸神等語然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問遊魂爲變閒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尫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麪做糊中閒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旣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注謂口鼻噓吸爲氣耳目聰明爲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爲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

問性卽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在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

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
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
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
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
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
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
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
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

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
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
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
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
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
氣聚在此如水波漾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
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
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
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

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
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
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
是聖人稟得淸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
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
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
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如今若說文王眞箇在上帝之左右眞箇有箇上帝
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
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
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
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
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葢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
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
死云以旦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
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

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旣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葢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祇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葢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葢晉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便是遠然旣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於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旣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焫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敎之至也又問不如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
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
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釁龜用牲血便
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
史記上龜筴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
生氣去接他便是釁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
生人生氣一接他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
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
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
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
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霤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
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
是這些氣過了
鬼神享祀之說畢竟以朱子斷有之說爲是但不
必如釋氏之所謂有流於幻妄耳噫夫古人言冥
器之義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之死而
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故夫竟以爲有則不智不
可爲若竟以爲無不近於不仁不可爲乎必如魯
論所記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便是上蔡所謂若要
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皆由乎人之義斯爲無
弊蓋祭祀者原是古孝子仁人不忍死其祖先之
意只此一念精誠便眞有來享來格之理況又求
諸陽求諸陰有許多合鬼與神的禮文難道是嘗
試虛設者至於天子之祭天地諸侯之祭山川大
夫之祭五祀皆是一義不然則人鬼不通地天判
隔凡夫所謂災祥禍福之由都歸烏有人道愈以
不立敎化愈以不行矣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
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
民纔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
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
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
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堦旁衆人鬨然以爲不
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着關他甚事莫枉
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

泉某告以從泉何為不意公亦以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為禍福請即葬其於祖墓之旁甚便

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係勑額者則未可輕去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朱子語類纂卷之三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四

性理一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道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呼喚得都一般畢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此箇道理其傳猶未泯如劉定公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鄭子產論伯有為厲事其窮理煞精

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常尋昆虫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

某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為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為人物之形則

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一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者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

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闢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爲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注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畧爲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

因看當等說性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程子性即理也此說最好今且以理言之畢竟却無形影只是這一箇道理在人仁義禮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狀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也譬如論藥性性寒性熱之類藥上亦無討這形狀處只是服了後却做得冷做得熱底便是性便只是仁義禮智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如曰惻隱之心便是心上說情又曰邵堯夫說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

郛郭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道之形體然若無箇心却將性在甚處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這性發用出來蓋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理吾儒以性爲實釋氏以性爲空若是指性來做心說則不可今人往往以心來說性須是先識得方可說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氣質若如天命之性爲根於心則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謂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又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只是渾然所謂氣質之性亦皆

在其中至於喜怒哀樂却只是情又曰只管說出語
言理會得只見事多却不如都不理會得底又曰然
亦不可含糊亦要理會得箇名義着落
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
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
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如縣尉捉
得賊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
與氣質亦相滚同才有天命便是氣質不能相離若
闕一便生物不得旣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
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
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
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爲姑
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
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
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
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
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旣是此理如何
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

有不善說是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
耳若如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說
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又曰
才又在氣質之下如退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質之
性說得儘好只是不合不說破箇氣質之性却只是
做性說時便不可如三品之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
雖千百可也若荀楊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旣
不論性便却將此理來昏了又曰皐陶謨中所論寬
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及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
耳伯豐曰匡衡疏中說治性之道亦是說氣質嘗謂
寬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功夫先生皆然之或問若
是氣質不善可以變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如人一
已百人十已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有此氣方能承當此理此說最精看來理不離氣
理氣二者皆心之所具只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
便似氣能爲過據孟子說持志養氣志卽宋儒所
言之理氣卽宋儒所言之氣志能帥氣氣亦能動
志據氣能動志則氣能爲過自大賢以下所不能

免但孟子却有善養之法善養則氣之昏者可明薄者可厚故集義以生氣則至大至剛而能配道義以塞天地如此即氣不獨無過而且有功即承當此理之說也宋儒謂孟子言理不言氣此獨非言氣乎但其所言氣與性善相發明亦單就善一邊說與宋儒小異耳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着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禀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少者發出

來天理勝蔽錮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

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為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為學卻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為聖賢卻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責沈言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

亞夫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

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卻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卻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卻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

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
曰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
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
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
理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
知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
不應便見得那氣粗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
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

養氣章是明說氣字至於口之於味章口之於味

五句是說嗜欲之蔽仁之於父子五句即是說氣
質之偏推而言之首節是形之累次節是氣之累
皆宋儒氣質之說也然孟子於此一則以命自安
一則以性自勵皆與性善之旨相成不相悖此其
所以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而道若大路不難求也

然則氣質之說發明自張程非權輿自張程矣

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
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
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
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
也推此求之可見

問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
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
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
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
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
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
轉語須着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

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些子未甚察
又曰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
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
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
質更不修為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
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
命於義理也須着如此說方盡

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此語最好看孟子仁之
於父子節非不知有氣質者但說氣質則人人性

中須帶有幾分氣質性善之說不純矣唯不說氣
質而歸重學問則凡人生平必皆有一端之善是
性之不能没滅處由此察識由此擴充皆可推而
廣之以至於全則氣質不足限人而理義足以爲
功如此則性善之旨方盡而宋儒必以言理不言
氣爲孟子憾何也

先生曰人有敏於外而内不敏又有敏於内而外不
敏如何曰莫是禀氣强弱曰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内
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内故内明氣偏於外則外明

問顔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
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别否曰命
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
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
値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
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
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
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
了

問一問亾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禀上說曰死生
壽夭固是氣之所禀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
分曉擇之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
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爲水
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
貧富貴賤之命也然孟子又說當順受其正若一切
任其自然而立乎巖墻之下則又非其正也因言上
古天地之氣其極清者生爲聖人君臨天下安享富
貴又皆享上壽及至後世多反其常衰周生一孔子

終身不遇壽止七十有餘其禀得凊明者多夭折暴
横者多得志舊看史傳見盜賊之爲君長者欲其速
死只是不死爲其全得壽考之氣也

命之一字亦兼理氣但聖賢於性言理不言氣其
於命亦然顔淵短命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此命
字雖指氣數然一聖一賢却是以義命自安順受
其正所以甘心短折甘心貧賤節如孔子在當時
轍環列國七十二國之君分庭抗禮未嘗不知敬
重孔子然其不能用孔子者非七十二國之君不

能用孔子孔子之不能爲七十二君用也葢其意中先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的本領是以所如不合栖栖終老總是認理義之命最眞故不肯狥人不肯枉己不然使其若管晏之得君縱後來做成伊周事業聖賢斷斷不屑也至於顔淵短折孔子中壽則又有說當時養生之事老莊昔誦言之要必的有其說在孔顔豈其不知豈其不能而以義命自安甘心短折甘心中壽生而順没而寧以此爲正命則于彼不啻爲巖墻也善夫

子列子之言曰和者大同於物吾夫子能之而能不爲也此可例顔子矣

般之說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得運使然耶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顔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匀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掜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

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凑着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

天以主宰者言命以流行者言性以其賦予人物者言皆理也然實而求之亦未離氣不得或謂命與性有氣在內以主宰者不可以氣言觀朱子謂今人說天亦捨却蒼蒼底不得蒼蒼者天之形氣也譬之於人天則其心也蒼蒼者其體質也離却體質則心亦無住泊處故理不能孤行以為理也此其說莫備於易觀繫辭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則天也繼之者善則命也成之者性則性也至所云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則氣矣看來理不離氣氣不離理但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理多而氣少仁者見之謂之仁三句氣多而理少然既有理在即氣亦自遮蔽他不得故孟子道性善言理不言氣也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

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朱子語類纂卷之四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五

性理二

性情心意等名義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卽理也命卽性也性卽理也是如此否曰然但如今人說天非蒼蒼之謂據某看來亦捨不得這箇蒼蒼底

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氣也

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禀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

鄭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纔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說彼則就彼說不可死看牽此合彼便處處有礙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罕言性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

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

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面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

問心之爲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子升因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

或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知至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問明善擇善如何曰能擇方能明且如有五件好底物事有五件不好底物事將來揀擇方解理會得好底不擇如何解明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没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

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卽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韓子以仁義禮智信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於諸子之言性然至分三品却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

或問人之生稟乎天之理以爲性其氣清則爲知覺而心又不可以知覺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太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

之義可也

說得出又名得出方是見得分明如心性却難說嘗曰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

在天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脉理甚貫仍更分明易曉唯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

景紹問心性之別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道夫問滿腔子是惻隱心如何曰腔子是人之軀殼上蔡侍明道舉經史不錯一字頗以自矜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見明道說遂滿面發赤汗流浹背明道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公要見滿腔子之說但以是觀之問玩物之說主甚事曰也只是矜字

伯豐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大抵言性便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又嘆曰若不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自省力若欲立言示訓則須契勘教子細庶不背於古人

舊看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箇情字着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

問性情心仁曰橫渠說得最好言心統性情者也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極說得性情心好性無不善心所發為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

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爲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裏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欲不仁斯失其仁矣回也三月不違仁言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失去乃善大要在致知致知在窮理理窮

自然知至要驗學問工夫只看所知至與不至不是要逐件知過因一事研磨一理久久自然光明如一鏡然今日磨些明日磨些不覺自光若一些子光工夫有欠仍舊一塵鏡已光處會昏未光處不復光矣且如仁之一字上蔡只說知仁孔子便說爲仁是要做工夫去爲仁豈可道知得便休今學問流而爲禪上蔡爲之首今人自無實學見得說這一般好也投降那一般好也投降許久南軒在此講學諸公全無實得處胡亂有一人入潭州城裏說人便靡然從之

此是何道理學問只理會箇是與不是不要添許多無益說話今人爲學多是爲名又去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苑載證父者以爲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爲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弊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爲不安死爲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爲生也若有一毫爲人之心便不是了

南軒云爲已之學無所爲而然是也

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决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因問可欲之謂善之欲如何曰此不是情欲之

欲乃是可愛之意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

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功工夫處

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爲言爾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

性者卽天理也萬物禀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卽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又曰舍心無以見性舍性無以見心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

木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禀於天才禀於氣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着氣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情則可以善可以惡又曰要見得分曉但看明道云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易心也道性也神情也此天地之心性情也

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

論材氣曰氣是敢做底才是能做底

問天命之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答云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銖嘗見先生云名義之語極難下如說性則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說仁則伊川有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此等且要黙識心通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與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心則即成形以後者言之其未發者謂之性其已發者謂之情心在中間故曰心統性情性純乎理故有善而無惡情兼乎氣故有善亦有惡有善而無惡者道心也屬理理無形故曰微有善亦有惡者人心也屬氣氣易雜故曰危總之成性以後則離天而人之際矣此後爲情爲才爲意爲志爲欲爲思種種名色皆氣爲之情是心之所發才是發之之力意是心之動而不覺者志是心之往而有主者欲者意之流思者志之專此等皆從心之作用處看故皆屬之氣然聖賢言心却是從作用上做起如四勿及敬與恕皆是所謂制外以養其中也即大學格物致知之說亦然孟子之知言養氣亦本諸此今學者則有直指心源之說矣

朱子語類纂卷之五終

朱子語類彙卷之六

性理三

仁義禮智等名義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是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先生與人書中曰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理無事則無所依附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爲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爲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身之極致而言

誠忠孚信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

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用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淳舉論語集注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

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爲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

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

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

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畧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問體用皆異曰如這片板只是一箇道理這一路子恁地去那一路子恁地去如一所屋只是一箇道理有廳有堂如草木只是一箇道理有桃有李如這衆人只是一箇道理有張三有李四李四不可爲張三張三不可爲李四如陰陽西銘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又曰分得愈見不同愈見得理大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覩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理爲誠而以誠慤爲非誠也

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峯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道字又較疏

先生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先生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

問誠敬曰須逐處理會誠若是有不欺意處只做不欺意會敬若是有謹畏意處只做謹畏意會中庸說誠作中庸看孟子說誠處作孟子看將來自相發明耳

謹字未如敬敬又未如誠程子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尚是着力

問誠信之別曰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

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

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

誠者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

問仁與誠何別曰仁自是仁誠自是誠何消合理會

理會這一件也看到極處理會那一件也看到極處便都自見得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問一與中與誠浩然之氣爲一體事否曰一只是不雜不可將做一事中與誠與浩然之氣固是一事然其分各別誠是實有此理中是狀物之體段浩然之氣只是爲氣而言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

問向蒙戒喻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着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爲大

聖賢言道不道理聖賢言理不遺事言道不言理是寂兮寥兮之道而非吾之所謂道矣言理不言事是紛兮冥兮之理而非吾之所謂理矣即理言道即吾心所具之仁義禮智信是即事言理即吾身所接之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是其事則五其源則一一者何曰道也其理則五其源則一一者何曰德也故又曰達道達德公言之爲道獨得

之爲德也理本於性道亦本於性誠者盡其性者也敬者求其誠者也誠是自然之實理信是人爲之實事忠與恕所以至於誠之名外此而五倫而百行而萬善皆事也即皆道也理一而分殊者也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説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説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

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爲柔以義爲剛非也却是以仁爲剛義爲柔葢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强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藏不測是智

仁義禮智信謂之五性五者皆性中所有也在歲序則分配四時在造化則分配五行在人事則分配五倫仁屬之父子父子主親也義屬之君臣君臣主敬也禮屬之兄弟兄弟貴讓智屬之夫婦夫婦貴别凡智仁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夫婦之合人道所以終始也至於信屬之朋友信於五行

屬土土分旺於四季四者之倫匡其過成其美胥朋友是賴也而其源出於一性靜而一動而五也一者中也發而爲五爲和或剛或柔陰陽調劑之謂和也仁義禮智信皆是也

味道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

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却是動智却是靜曰周子太極圖中是如此說又曰其前日答一朋友書

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之有幹不貞則無以爲元又曰文言上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者乃衆善之長也亨者乃嘉之會也會猶齊也言萬物至此通暢茂盛一齊皆好也利者義之和處也貞者乃事之楨幹也體仁足以長人以仁爲體而溫厚慈愛之理由此發出也體猶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之體嘉會者嘉其所會也一一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節乃嘉其所會也利物足

以和義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轉義字愈明白不利物則非義矣貞固以貞爲骨子則堅定不可移易

黃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唯爲私意所汩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則全體大用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說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

生意故其發而爲惻隱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

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處否曰恁地靠着他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卻只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卻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着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問仁即性則性字可以言仁否曰性是統言性如人身仁是左手禮是右手義是左脚智是右脚蜚卿問仁包得四者謂手能包四支可乎曰且是譬喻如此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須先手而後足言左右亦須先左而後右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道夫問向聞先生語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都有如何曰此難說若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與做一齊有也得與做相生也得便須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注時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熱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卻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

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邊如彼說這邊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箇意思定了將聖賢星散說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註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卻是愛之本柄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箇渾然溫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

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已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已復禮克去已私以復於禮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這箇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與已一物與已一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今却是這箇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箇小小底仁有一箇大大底仁偏言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禮義智底若如此說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箇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到夏便是結裹定了

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賀孫曰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

仁有兩般有作為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為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會義旣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是仁因舉手中扇云只如搖扇熱時人自會恁地搖不是欲他搖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皆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着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着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陰陽之間盡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那田地時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

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呼氣呼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又如諸先生皆令人去認仁必要人體認得這仁是甚物事只而今別把仁做一物事認也不得滾說[illegible]殺了亦不得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爲春

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爲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

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仁是四德之首故聖門教人必以求仁爲急是巳

至朱子教人却要人先認取仁之體段意思然後

做工夫看來仁之體段意思不外朱子所云當存

溫厚的便是這溫厚的氣卽天地陽春之氣天地

之生意也生意勃勃圓滿充實這便是仁之體段

意思看桃仁杏仁謂之仁人之病痿痹者謂之不

仁以此思仁字義思過半矣故曰仁以行之又曰

力行近乎仁從行處說仁可見仁字是奮發萌苗

意思愛則其根蒂也故言仁曰愛之理至於仁統

四德實看所以統四德處亦不外生意克足四字

仁是木氣木須生意克足然後枝幹完滿推之而

禮之暢茂義之收斂智之閉藏皆賴此生意若生

意不能克足則不能暢茂不能收斂亦不能閉藏

矣又如目職視視曰明曰晳亦須視之氣完實然

後能明視之理圓足然後能晳也耳職聽聽曰聰

曰謀亦須聽之氣完實然後能聰聽之理圓足然

後能謀也至於體主乎貌口主乎言心主乎思亦

須完足克實然後在貌者能恭能肅在言者能從

能乂在思者能睿能聖也此之謂踐形此之謂盡

性也故曰仁統四德兼萬善

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量體

認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仁

是箇溫和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者生之徒堅强

者死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藹乎

若春陽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

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

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

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

撐在裏面惟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

皆自此出天之春夏秋冬最分曉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雖分四時然生意未嘗不貫縱雪霜之慘亦是生

意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

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

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試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

此所以孝悌爲仁之本若如頑石更下種不得俗說

硬心腸可以見硬心腸如何可以與他說話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都是兩意惻是動頭子隱是痛羞是羞
巳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在我遜在彼是非自分明
才仁便生出禮所以仁配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
智便了所以配秋配冬既認得仁如此分明到得做
工夫須是克巳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巳所不欲勿施於人方是做工夫處
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巳復禮惻
隱之心之類

仁之體段固足貫通乎四德至於為仁之工夫亦
需通乎四德而後成觀孔子告顏子以為仁之目
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必復乎禮而日用周旋莫
非天理之流行可知矣至其下手工夫則朱子云
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致其決
者義也察其幾者致也一從事於仁亦必禮義智
俱全而後庶幾益以知仁之為要而聖門教人必
以求仁為急已
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

公是仁之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
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
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巳工夫極至處故
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
則是克盡巳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
但敬而無失便是中
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
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葢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
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
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
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
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
是從克巳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
不曾吃着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

以身體之而已矣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仁固有知覺與知覺做仁却不得以名義言之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本不相同但仁包四德苟仁矣安有不覺者乎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却推惻隱二字曰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

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却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能與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譬如說屋不論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却只說屋如此大容得許多物如萬物爲一只是說得仁之量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

仁字難說朱子解仁字謂是心之德愛之理看來心之德與覺字較近而朱子說謂覺爲仁則不可

愛之理與公字較近而朱子說謂公爲仁亦不可蓋覺字是仁之前事是仁之端公字是仁之後事是仁之量由覺而後至於仁由仁而後至於公覺字是存省之事存省則私意不作固可至於仁矣然其流弊朱子以爲有認欲爲理之病認欲爲理非認嗜欲爲理也如佛氏之所謂覺却斷絕嗜欲但無禮以節制之便汪洋恣睢逆人絕世以無復繩檢爲極樂非孔顔之所謂樂也公字是擴充之事擴充則分量廣博固可驗吾仁矣朱子以爲可

認物爲已之病認物爲已非專私形氣之巳也如
佛氏之所謂公却混同物我且不從切身處體驗
便漫言平等親疎倒施以割肉投崖爲大公非聖
賢之所謂公也大約覺字公字從其切於理者言
之皆是仁從其離於理者言之皆不是仁故一言
以蔽之曰心安曰理得理得則心安矣

仁雞雛初生可憐意與之同意思鮮嫩天理著見一
段意思可愛發出卽皆是切脉同體孟子便說箇樣
子今不消理會樣子只如顏子學取孔子教人仁只

要自尋得了後自知非言可喻只是天理當其私欲
解剝天理自是完備只從生意上說仁其全體固是
仁所謂專言之也又從而分則亦有仁義分言之仁
今不可於名言上理會只是自到便有知得上蔡所
謂飲食知味也

義如利刀相似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
了聖賢雖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如孟子
言義伊川言敬都徹上徹下

趙致道問仁義體用動静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
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自詳細驗之

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
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
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
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
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

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
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
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
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
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

直卿曰五常中說知有兩般就知識處看用着知識
者是知就理上看所以爲是爲非者亦知也一屬理

一屬情曰固是道德皆有體有用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着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
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修巳以敬敬是直内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
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
忠信者眞實而無虛僞也無些欠闕無些間斷樸實頭做去無停住也敬者收斂而不放縱也
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

朱子語類纂卷之六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七

瑯邪王　鉞任庵纂男沛　憻　思　懏　愉　校

學一

小學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
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塡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

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古者小學已自暁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飾如今自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爲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何如所以事長是何如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大學只出治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只據而今當地頭立定脚做去補塡前日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脚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劄住硬寨做去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擗初頭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卽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曰小卽教做對稍大卽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來承教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

教之却不知解與他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

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賢之言須是眞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或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看亦不妨學者於文爲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之才如何耳

因問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問鄭人賂晉以女樂乃有歌鐘二肆何故曰所謂鄭聲特其聲異耳其器則同今之教坊樂乃胡樂此等事久則亡歐陽公集古錄載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五十曲文忠時其亡已多舉此可見舊見升朝官以上前導一物用水晶爲之謂之主斧今亦無之某云今之籍妓莫是女樂之遺否曰不知當時女樂如何通老問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曰所謂文舞也又問古人舞不回旋曰既謂之舞安得不回旋某問漢家周舞注云此舜舞曰遭秦之暴古帝王樂盡亡惟韶樂獨存舜舞乃此舞也又問通老太學祭孔子樂渠云亦分堂上堂下但無大鍾曰竟未知今之樂是何樂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却在規矩準繩之外

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

朱子謂小學是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看來民

原缺第六、七葉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是由其事知是知其理益士是四民之秀者故民之不可使知者士則於旣由之後需使之知也然朱子論知行處却以知爲先此處却似以行爲先大約知行相需知是知其所行之事行是行其所知之理所謂如車兩輪如鳥兩翼不可廢一者然就其粗淺處看如子之當孝臣之當忠人人皆知故需以行爲先所以責之弟子者是也就其精微處看則子之所以孝又有孝而過者臣之所以忠又有忠而過者非格物窮理之後未易不錯故大學是止至善之事需知先而行後耳

小學看來古人未必有專書亦如樂之不必有專經也顧其節文往往散見於諸書朱子纂而輯之其有功於後學甚大許魯齋元之大儒也其於小學書嘗曰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況後生小子乎是當口誦心維服膺不失也已矣

朱子語類纂卷之七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八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道體用雖極精微聖賢之言則甚明白

聖人之道如饑食渴飲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

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

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小底自然通透今人却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尋裏面小小節目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是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它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

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

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己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爲亦可爲之亦可然聖賢禀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滚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爲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

之明爲子極孝爲臣極其忠某問明性須以敬爲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爲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

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着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立志要如饑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

蓋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

工夫要趲期限要寬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三萬竈明日二萬竈

後日一萬竈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今語學問正如煑物相似須爇猛火先煑方用微火慢煑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復自家元來之性乃恁地悠悠幾時會做得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

譬如煎藥先猛火煎教百沸大滾直至湧坌出來然後却可以慢火養之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因言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學者須是爲己譬如喫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爲是乎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爲是乎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又言此間學者多好高只是將義理畧從肚裏過却翻出許多說話舊見此間人做婚書亦說天命人倫男婚女嫁須是常事蓋有厭卑近之意故須將日用常行底事裝荷起來如此者只是不爲己不求益只是好名圖好看亦聊以自誑如南越王黃屋左纛聊以自娛爾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人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易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

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滾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嘗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佛家一向撤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已其教雖不是其意思却是要自理會所以它那下常有人自家這下自無人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會身已從自家身已做去不理會自身已說甚別人長短明道曰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只是從程先生後不再傳而已衰所以某嘗說自家這下無人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識心見性律本法甚嚴毫髮有罪如云不許飲水纔飲水便有罪過如今小院號爲律院乃不律之尤者也教自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有此文字無能通者其學近禪故禪家以此爲得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家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家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自兼得禪底講說辨訂便自兼得教底動由規矩便自兼得律底事事是自家合理會顏淵問爲邦看它陋巷簞瓢如此又却問爲邦之事只是合當理會看得合

做底事若理會得入頭意思一齊都轉若不理會得入頭少間百事皆差錯若差了路頭底亦多端有纔出門便錯了路底有行過三兩條路了方差底有略差了便轉底有一向差了煞遠終於不轉底

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底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

學者立得根腳濶便好

貫通是無所不通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帖底謹細做去所以能廣

大凡學者無有徑截一路可以教它了得須是博洽歷涉多方通

因論爲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個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

人之資質有偏則有縫罅做工夫處盍就偏處做將去若資質平底則如死水然終激作不起謹愿底人更添些無狀便是鄉原不可以爲知得些子便了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

或問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爲亦當如此曰然

言必忠信言自合着忠信何待安排有心去要恁地便不是活便不能久矣若此者便是剩了一箇字在信見邊自是着不得如事親必於孝事長必於弟孝弟自是道理合當如此何須安一箇必字在心頭念念要恁地做如此便自辛苦如何得會長久又如集義久然後浩然之氣自生若着一箇意在這裏等待

氣生便爲害今日集得許多又等待氣生却是私意了必有事焉而勿正正便是期必也爲學者須從窮理上做工夫若物格知至則意自誠意誠則道理合做底事自然行將去自無下面許多病痛也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眞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眞不堪着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因說索麪曰今人於飲食動使之物日極其精巧到得義理却不理會漸漸昏蔽了都不知

古今聖賢所論爲學之方千言萬語不越窮理修身四字所謂理卽孝弟忠信之理所謂身卽子臣弟友之身然看孔子教人却從事跡上做而所謂道理者自在其中至子思孟子教人方從道理處入而所謂事跡者不在其外或是從末遡本或是

由本及末至大學說明德新民止至善處方是總會今觀朱子所論大都是策勵人語而於中所謂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中無一二只是滚同枉過一世此語透骨諄切思之可令人人汗下至論所以爲學處亦須以敬爲先敬字亦須是每事上撿點大要只不放過耳細思此等亦是從孔子告樊遲居處恭一段導入而子思孟子之說性說心處亦自此可想所謂指迷之津梁也讀之可爲猛省

朱子語類纂卷之八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九

學三

論知行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旣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

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爲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爲重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長進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說它說得不是却來說我只是踐履未至涵養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它說不得都只是這箇

病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才見成兩處便不得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主敬窮理雖二端其實一本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或問致知必須窮理持敬則須主一然遇事則敬不能持持敬則又爲事所惑如何曰孟子云操則存舍則亡人才一把捉心便在這裏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說得緩了心不待求只警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蓋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了更不待尋

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個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而其用與天地流通先生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卽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堯卿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它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

人作個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個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個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傅說云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它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

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傳說說起它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於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着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如人一家中合有許多家計也須常點認過若不如此被外人蕎

然捉將去也不知又曰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却別生得意思伊川云某二十以前讀論語已自解得文義到今來讀文義只一般只是意思別

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朶上志在朶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箇得恁少看它自是甘於無知了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稍都不濟事

人生天地間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它又不是自家鑿開它肚腸白放在裏面

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

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項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物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六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竹椅相似須着有四隻脚平平正正方可坐若少一隻脚決定是坐不得若不識得時只約摸恁地說兩隻脚也得三隻脚也得到坐時只是坐不得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適來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卻自以為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卻有不安這便着

將前聖所說道理所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為是且頓放一所又窮它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然讀得這一件卻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

七

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摸為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只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自會清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為

我墨氏兼愛它欲以此敎人它豈知道是不是只是
見不透如釋氏亦說敎其徒它豈道自不是只是不
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
以貴窮理也

若曰須待見得箇道理然後做去則利而行之勉强
而行之工夫皆爲無用矣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
心也聖人所不道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
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知行兩字須合用始得朱子謂論先後知爲先論
輕重行爲重其說自確嘗譬之飲食待得知味時
卽飲且食時此處不過微分先後其爲先後也無
幾至於不飲食則渴且饑雖知味何補幾曾見望
梅眞能止渴畫餅便能充饑之理古人有專重行
一邊者如溫公之一意力行少却致知一段顧其
爲弊也尚小今人自陽明講學以後有專以致良
知爲說者是率天下心思而致之於無形跡之地
有美言而無實效此眞門外大嘴之徒不足與言

知味也朱子論窮理集義處雖以窮理爲先然亦
謂不是截然有先後窮是窮在物之理集即是集
處物之義分明有一到俱到者實是偏重不得所
以朱子說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
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皆學者之大病也

朱子語類纂卷之九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十

學四

讀書法上

讀書已是第二義葢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葢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添得來

學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葢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曾經歷過來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沉着痛快

讀書須是窮究道理徹底如人之食嚼得爛方可嚥下然後有補

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看文字須大段着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

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煎滚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

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可忽畧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

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着這關捩子方得只認下着頭去做莫要思前筭後自有至處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着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補塡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
天下書儘多在只恁地讀幾時得了須大段用着工夫無一件是合少得底而今只是那一般合看過底文字也未看何況其他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却當兼看已讀者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它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又曰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
不可都要滚去如人一日只吃得三碗飯不可將十數日飯都一齊吃了一日只看得幾段做得多少工夫亦有限不可滚去都要了

讀書只看一箇冊子每日只讀一段方始是自家底若看此又看彼雖從眼邊過得一遍終是不熟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脚踏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捱去捱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由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又曰不可信口依稀畧綽說過須是心曉

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得如喫果子一般勞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喫了須是細嚼教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箇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爲知味又云園夫灌園善灌之夫隨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間灌溉既足則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擔一擔之水澆滿園之蔬人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又云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又云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

讀書已是第二義此等處須活看朱子話頭葢體驗省察自家身心所在是第一義則讀書不得不於第二義然觀孔子所云好古敏求孟子所云博

學詳說分明亦不外讀書兩字葢借讀書以省察自家身心也至其論讀書之法不出三事少看熟讀一也但反復體驗二也不遽求效三也三者爲學自當確守以爲要訣又云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今讀書學作文者宜取以自考余嘗謂道家爐火煉丹非所以爲仙也然仙家意思却隱寓於爐火煉丹之内儒者讀書作文非所以希聖也然希聖工夫却隱寓於讀書作文之中葢讀書作文亦須工夫無間用心純一也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然熟讀精思既曉得後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爲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

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別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

温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葢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仔細逐句逐字要見着落若用工粗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工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葢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着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

不齊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没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卼臲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

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去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着如此讀只是它讀時便只要模寫它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讀誦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轉若只是口讀心中不思量看如何也記不仔細又云今緣文字印本多人不着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故其所引書句多有錯字如孟子所引詩書亦多錯以其無本但記得耳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

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滾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廁上它只是做

文字尚如此况求道乎今人對着冊子時便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如此濟得甚事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畧之意不可不戒

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粗心大氣不得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捨去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捨去方能體認得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有此屋便謂見了卽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窗櫺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記得方是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脉

大抵學者只在是白紙無字處莫有有一箇字便與它看一箇如此讀書三年無長進處則如趙州和尚道截取老僧頭去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

曾裘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按裘父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估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它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已言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已言語良久曰佛所謂心印是也印第一箇了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惟堯舜孔顏方

能如此堯老遜位與舜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所謂與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不是且恁地說

讀書須教首尾貫穿若一番草草看過不濟事某記舅氏云當新經行時有一先生教人極有條理時既禁了史書所讀者只是荀楊老莊列子等書它便將諸書劃定次第初人學只看一書讀了理會得都了方看第二件每件須要貫穿從頭到尾皆有次第既通了許多書斯爲必取科第之計如刑名度數也各理會得些天文地理也曉得些五運六氣也曉得些如素問等書也畧理會得又如讀得聖製經便須於諸書都曉得些聖製經者乃是諸書節畧本是昭武一士人作將去獻梁師成要覔官爵及投進累月不見消息忽然一日只見內降一書云御製聖製經令天下皆誦讀方伯謨尚能記此士人姓名又云是時既禁史學更無人敢讀史時奉使叔祖教授鄉里只就蒙求逐事開說本末時人已相尊敬謂能通古今有一士人以犯法被黥在都中因計會在梁師成手

裏直書院與之打併書冊甚整齊師成喜之因問其故他以情告遂與之補官令常直書院一日偶聖駕將幸師成家師成遂令此人打併裝背書冊此人以經史次第排極可觀師成來點檢見諸史亦列卓上因大駭急移下去云把這般文字將出來做甚麽此非獨不好此想只怕人主取去看見興衰治亂之端耳

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

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

朱子語類纂卷之十終

學五

讀書法下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滾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須是存心與讀書為一事方得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存心與讀書不可分為二事益吾人此心最圓最活有意求靜反以得動有意求正反以得偏有意求鎮反以得妄聖賢教人在事事物物上安頓停當令此心專一無他與事物相為貫注則心自此存理自此得若其末與物交時此心最難寄放太靜則有如莊子所言是之謂坐馳之病太動則有如莊子所言苶然疲役之病聖人於此處教人讀書要人就讀書上體認義理則此心自不走作子夏所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孟子所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皆不出此至如此卷所記陳烈先輩苦讀書無記性遂閉門靜坐百許日以收放心後更讀書遂一覽無遺蓋求放心之後方可讀書而讀書之功又更須求放心所謂交相養互相發也正如大學所謂不正心誠意之人不能格物致知然正心誠意之人又不可不格物致知與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意相發明也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叚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叚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個仁在其中葢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叠教意思靜了却去看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無他於學文上功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功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叚却且放心胸寬閑不可貪多

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葢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讀書遇難處且須虛心搜討意思有時有思繹底事却去無思量處得

問如先生所言推求經義將來到底還別有見處否曰若說如釋氏之言有他心通則無也但只見得合如此爾再問所說尋求義理仍須虛心觀之不知如何是虛心曰須退一步思量次日又問退一步思量之旨曰從來不曾如此做工夫後亦自難說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牽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

益

以書觀書以物觀物不可先立已見

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不須就書冊上理會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就書冊上理會不曾體認着自家身已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着身已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

五

便休也不濟事如世上一等說話謂不消得讀書不消理會別自有箇覺處有箇悟處這箇是不得若只恁地讀書只恁地理會又何益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着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

眞理會得底便道眞理會得眞理會不得底便道眞理會不得眞理會得底固不可忘眞理會不得底須看那處有礙須記那緊要處常勿忘所謂智者利仁方其求時心固在此不求時心亦在此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

六

處又却多在平易處

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匝看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又云某解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它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盍此便是求放心也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着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

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洪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學者不可用巳意遷就聖賢之言

到理會不得處便當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仍且只就

本文看之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

問諸讀經之法曰亦無法只是虛心平讀去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

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麽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嶢崎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

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

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

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只看論語看孟子專只看孟子讀這一章更不看後章讀這一句更不得看後句這一字理會未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汎濫無統雖卒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某舊時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只有此法更無他法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

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

因言讀書法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三二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它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又問讀書心多散亂曰便是心難把捉處知得此病者亦早少了向時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說與直卿云且如讀十句書上九句有心記得心不走作則是心在此九句內

是誠是有其物故終始得此九句用若下一句心不在焉便是不誠便無物也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已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已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

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聖經字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聖賢說出來底言語自有語脈安頓得各有所在豈似後人胡亂說了也須玩索其旨所以學不可以不講講學固要大綱正然其間子細處亦不可以不講只緣當初解得不子細既不得聖賢之意後來胡亂執得一說便以為是只胡亂解將去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它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它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使作得如此所謂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蓋此理醲厚非便儇皎厲不克負荷者所能當子夫謂執德不弘人多以寛大訓弘字大無意味如何接連得焉能為有焉能為亾文義相貫蓋弘字有深沉重厚之意横渠謂義理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可得也此語最佳問集注解此謂守所得而心不廣則德孤

如何曰孤只是孤單所得只是這些道理別無所有故謂之德孤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决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决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今人只為不曾讀書秪是讀得粗書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讀書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惻隱之心如此便是羞惡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渾是一箇私意如近時祧廟可見

饒宰問看通鑑曰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饒廷老曰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它姓名却便知得它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它

問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它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它尤好然得似它亦得了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它都說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面許多疎脫都可見了甘露事亦然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蹟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

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着頭不與閑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劒器而悟若不是它專心致志如何會悟

楊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用精力志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義剛曰前輩也多是在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

朱子語類纂卷之十一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十二

學六

持守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得

人心常烱烱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敎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烱然在矣心

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它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它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

學者爲學未問眞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

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再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它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粗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粗一息不存即為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粗乍看不解細思

係詞說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顏子亞聖地位何處着不善看論語說無伐善無施勞則伐善施勞正是顏子有不善處說願無伐善無施勞可見是從事於此而尚未能這伐善施勞非心粗而何孔子生安大聖却時時說未能說何有聖人好學不倦之心唯日孳孳終身嘗見不足蓋天下道理無窮自非一人心力所能畢盡必實實自見尚有虧欠處非好為不情之謙也如此方謂之心細若老子之不自大故自成其大則又另是一道其視此

不可同日語矣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流入此者不可不察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

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

秦漢以來學者不識敬字至程子方親切言之令學者於聖學知所從事是已然吾觀漢末管幼安渡海遇風其所以自攷生平者唯以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為悔是則其主敬之學已先程朱而為之

但未嘗標榜敬字宣示來學耳至程朱講明此理曰如布穀而後學從事者終少嘗思此道實是門已身心邊都不干別人事乃至頻兩賢口灑舌乾苦心與人人不多醒誠可歎惋顧近來異學有從朝元拜斗講敬字者吾儒中亦或效尤偶於虛靜中養出惺惺端倪便自叱神奇謂於事事物物無不照見然細驗却實如朱子之說似此光明亦自濟事不得看來敬字須是貫徹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然後此心有箇存主處方可養

得全體之仁大用之義為聖賢成終成始之學而
不墮於一偏不淪於枯寂也
爲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爲學
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
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
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
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
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
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
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它人做得是便道是做
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
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
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
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它光明則是
亂道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
亦無一分不着力處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
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
退聽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
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
斂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
爲學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
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
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
表裏如一矣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
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
問人於誠敬有作輟曰只是在人人須自責如爲仁
由己作與輟都不干別人事須是自家肯敬人問如
此時須是勉强曰然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

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是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造次顛沛無時不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所謂仁乎

問主敬時私欲全不萌此固是仁或於物欲中打一覺悟是時私慾全無天理盡見卽此便是仁之全體否曰便是不如此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不差否只才被人叫時自家便隨他去了須於應事接物上不錯方是這箇便是難

誠敬寡欲不可不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愼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

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腳去處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語最妙或問持敬易間

如何曰常要自省得便在此或以爲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習矣不察人多錯看此一語人固有事親孝事兄弟交朋友亦有信而終不識其所以然者習矣而不察也此察字非察物之察乃識其所以然也習是用工夫處察是知識處今人多於察字用功反輕了習字才欲作一事却又分一心去察一心胸中擾

擾轉覺多事如張子韶說論語謂察其事親從兄之
心爲然如春則爲仁肅然似秋則爲義只要自察其
心反不知其事親從兄爲如何也故夫子敎人只說
習如克己復禮是說習也視聽言動亦是習請事斯
語亦是習孟子恐人不識方說出察字而察字最輕
習字最重也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
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
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

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
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
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敎了若是不
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才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
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
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
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
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
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
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
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
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
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

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
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
使得它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
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
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到營
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
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
然後爲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
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

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敎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它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

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此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靜時不思動動時不思靜

吳公濟云逐日應事接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於異說然試之亦畧有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邪

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曰如何泳曰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擇

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到心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

曾孟之書說心處不一大學言正心孟子言盡心言養心言存心言求放心至於論語記孔子之言止於戒人不用心看來用心兩字已足該得諸說蓋能用其心而後可與正心用其心卽所以盡心用其心卽所以養心卽所以存心卽所以求放心也用心者大約於心之所發處着力所云君子有九思者是也孟子亦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而

大易艮卦象詞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是善於用其心者也心祇動靜兩境時止則止是用其心於靜用其心於靜則不溢一思於其靜不歉一思於其靜時行則行是用其心於動用其心於動則不溢一思於其動不歉一思於其動皆所謂不出其位者不出其位即所謂何思何慮即所謂無思無爲用心而能苗乎其極即勉即安無兩境也程子教人體驗未發時氣象須知未發時氣象即不溢一思不歉一思者是唯未發時氣象如此故已發而皆有以得其當然之理則用心二字兼動靜說其理始全此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二氏之心也與

朱子語類纂卷之十二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十三

學七

力行

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它行之久則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

若不用躬行則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它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它分量做出來如何强得

這箇事說只消兩日說了只是工夫難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

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劄定脚與它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禀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禀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禀偏處克治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强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柰何曰此亦未能眞知而已又問眞知者還當眞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麽要去矜夸它人做甚麽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麽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麽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氷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今人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着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亦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説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説不濟事要須驗之此心眞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

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憒憒

大雅云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爲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

力行兩字不必揀大底說朱子所云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正與大易所云勿以善小而不爲之說可以叅看若從此處積去則善將不可勝用此則力行之根脚也顧其間門人所記諸說亦有攙入知字邊者如說克伐怨欲處謂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邪許多不待除而自去看來知之雖明還要守之以斷卽如敬字須如朱子之言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難道知敬卽是持敬但惺覺執持四字惺覺屬知執持屬行實有一到俱到者則行字實離知字不得也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

只是理會箇是與不是便了又曰是便是理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巳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須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須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葢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禀物欲隨卽蔽錮之不教它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

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箇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摸得入手

人未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它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

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

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它常立在世間上柱天下柱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柱天頭柱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旣無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眞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益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

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前日正與學者言佛經云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一大事出現於世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於兩間者無非此理須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只是爲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爲這一箇道理如老佛窺見這箇道理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釋氏所謂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它也窺見這箇道理只是它說得驚天動地聖人之學則其作用處與它全不同聖人之學則至虛而實實至無而實有有此物則有此理須一一與它盡得佛氏則只見得如此便休了所以不同又問輔相裁成若以

學者言之日用處也有這樣處否曰有之如饑則食渴則飲寒則裘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作爲耒耜網罟之類皆輔相左右民事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已方解恁地堯所以修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修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卽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卽便是

得此道理於已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先道而後德它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卽是全得此道於已它說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

天地以正氣生聖賢以間氣生仙佛聖與賢既禀天地之正氣而生自應爲天地護持此正理所謂正理卽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是推之日用亦無過此子孝臣忠弟恭兄友婦隨夫唱者是所謂塞於兩間無非此理者實賴從古大聖大賢持世立

敎誘掖同歸使彼愚夫愚婦亦皆不失本然之性而有以全此正理此天生聖賢之心而亦聖賢所以生於天地之心也故雖運會不偶陽九遭逢亦必有一二人肩持其間或生或死有以綱維此正理而不至澌滅淨盡以爲剝極而復底種子至於爲仙爲佛則或偏於陽或偏於陰不過自成其一種孤子不純之氣所謂志與天地疑而其爲人不祥者故其生也養成無揀擇底人心而以爲性在是其死也養成無聚散底偏氣而以爲道在是不

知此等就令果如其說究之與造化何補於生民何益是以聖賢言實不言虛言有不言無非無虛也虛即在實之中非無無也無即在有之內也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决

君臣之際權不可略重纔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當莊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夕一朝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峻命不易此處甚多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嘗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爲莊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說似他這意思便是沒柰何了方恁地有義都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之視君如寇讐孟子說得來怪差却是那時說得如云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箇君與今世不同而今却是只有進退如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爲懷王傅王墜馬死誼自傷傅王無狀悲泣而死張文潛有詩譏之當時誼何不

夫亦是去不得看得誼當初年少也只是胡說

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

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以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為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必不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者也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卽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絰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真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盡說錯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它元來佛祖底禪修養者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藍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耻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為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況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皆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為者一事有闕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無以易諸公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為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者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覩不聞處

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覻處與閙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墻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李問世間有一種人慈惠溫厚而於義不足作事無斷制是如何曰人生得多般樣這箇便全是氣稟如唐明皇爲人它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極[illegible]無狀然終始於兄弟之情不衰這只緣寧王讓它位所以如此寧王見它有功自度不可居儲嗣遂立讓它緣這一節感動得它所以終始恩重不衰胡兄說它見它兄讓它所以如此文蔚曰不是如此自是它裏面有這箇道理得它兄感動發出來得一箇物事承接得住耳若其中元無此道理如何會感動得來人之氣稟極多般樣或有餘於此不足於彼這箇不干道理事皆氣稟所爲也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

事至於過當便是僞

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又問世有刑人不娶如上世不賢而子孫賢則如何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所謂不娶者是世世爲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喪父長子不娶一句却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不可曉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

只是它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道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它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它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它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

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叠不能得蓋冉求比子路大爭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又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

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它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

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爲恨若大段以爲恨也是不順理否曰也是如此因言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着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它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專做時文底人它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它且會說得好說義它也會說得好待它身做處只自

不廉只自不義緣它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求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没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稍只管衰颯若將這箇自在

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它自恁地麤暴了這箇更不通與它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也受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爲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拒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

理絕之以不爲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强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

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爲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

了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若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喫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它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它格式檃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没柰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時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晉之末漢末之所事者止有箇曹氏晉末之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敖相似曰不然從子敖更無說

三哥問汀寇姜大老捉四巡檢以去人當此時如何曰事君則致其身委質爲臣身非我有矣有道理殺得他時即殺之如被它拘一處都不問亦須問它朝廷差我來你拘我何爲如全無用智力處只是死孟子言捨生而取義只看義如何當死便須死古人當此即是尋常今人看着是大事

科舉之論畢竟以朱子後說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之說爲正又謂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其論自恕至其論應舉人文字謂都是從紙上說話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總不關自家身己事此自深中制舉文字之病但制舉取人此中未嘗不得人如朱夫子輩亦不免從制舉入也若捨此則舉孝舉廉爲是乎然舉孝而割股廬墓遍天下舉廉而敝車羸馬滿長安其所謂孝亦應舉之孝所謂廉亦應舉之廉而與自家身己究不相關且止以長虛僞也然則

三代而後亦人心日趨於壞非舉業之能壞人也

朱子語類纂卷之十三終

朱子語類纂十三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鉞撰鉞有粤遊日記已著錄是書其世德堂遺書之第五種也取黎靖德所編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摘理氣鬼神性理論學四門餘皆不取四門之外又各刪存大畧而間附以已說如朱子謂理氣本無先後語原無病鉞必謂先有天地之理然後太極生兩儀如其所說是理又别是一物可以生氣然則氣未生時理又安在此主理太過之獘又如謂雨是搆蒸之氣有時龍能爲之者龍亦是搆蒸之氣雹是不和之氣有時蜥蜴能爲之者蜥蜴亦是不和之氣尤執一理以該天下之變不至於穿鑿附會不止矣

朱子文語纂編十四卷

〔清〕嚴鴻逵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文語纂編十四卷》提要

朱子文語纂編目錄

警戒

第十三卷

辨異端

第十四卷

總論聖賢及古今人物

纂輯朱子文集語類凡若干條依近思錄例編爲十四卷因名曰朱子文語纂編昔　先師呂子嘗病葵覺軒近思續錄失之太簡至如學的節要等書非編類襍而少當則采擇略而不精因欲除凡朱子所已成書外約取文集語類二書爲朱子近思錄書未成而遽歿學者至今以爲恨鴻逵不敏讀朱子書患弗能記自歲甲申始合二書擬其精要纂錄成帙凡以自備遺忘爲朝夕觀覽之便而已纂

凡數易閱十年癸巳之秋甫就藁楚邵車遇上自金陵來見之便攜歸謄寫且約將付諸梓鴻逵竊惟朱子之書廣大精深豈末學小生之所能窺顧此編纂輯之時恐微言或有遺漏故前後叅互不厭詳複葢所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幾于此盡在世有默契道要由博反約者則近思之續固將可以不外是而他求矣因更與遇上反復商訂而出之願與世之善讀朱子書者共質焉若以爲成　先師未成之緒則逵也豈敢戊戌七月既望吳興嚴鴻逵謹識

朱子文集語類兩書各盈尺許皆所謂聖人之言學者所當熟復潛玩而不可一字忽遺者也顧自有明中葉以還俗學束閣不觀良知家橫肆譏詆陵夷至於末季而紫陽流傳版本亦俱漸就磨滅晦盲否塞莫此爲甚晚邨呂子出痛聖學之將湮憫人心之陷溺購刊遺書廣播寓內于時文評語中輒爲之釐正是非大聲疾呼以震醒聾聵而朱子之學始較然復明於世晚將輯朱子近思錄以便學者朝夕誦覽齋志未遂而其門人寒邨先生起而承之反復于兩書者葢十有餘年而編始成不以余爲不肖俯就商訂而余亦因得與聞決擇之旨雖其取舍次第不知於呂子何如在寒邨亦竝不敢襲近思之名謂能成呂子之志而要其于朱子所謂求端用力處己治人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亦庶幾塗徑井然可以得其門而入而不爲他岐所惑矣顧或猶有執近思錄條數之無多而病是編爲太繁複者不知朱子之書之流傳較之周張二程本不啻

數倍又況其辨析毫芒樂誨不倦精微廣大實超出四子之上而集四子之大成讀其書者雖若浩無津涯而逐條味之無不根極理要穩愜人心協乎無過不及之中而切于日用事物之實葢其單詞片語皆如布帛菽粟之難以一日缺焉寒邨之爲是編也方懼多所遺漏而世顧且病其太繁尚安望其熟復潛玩于文集語類之大全耶此適足以見其信好之不篤而朱子之書之懸日月而豁羣蒙者固不可以繁簡論也噫有志者亦確知所從事而已矣

康熙戊戌秋中楚邵車鼎豐謹書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一　　凡二百七十九條

答陸子靜曰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縕于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于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又曰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

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于道器之分矣又曰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又曰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卽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文集下同）

答陸子美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攧撲不破

答楊子直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旣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于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

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而以造化爲眞有始終者正南北矣

答黃直卿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于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

答程可久曰有是理卽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

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

答楊志仁曰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張子說得費力惟是太極通書數章說得極分明熹解得又極分明

答胡廣仲曰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唯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眞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

答王子合曰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

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

答張欽夫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于外而復生于內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于內而爲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爲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張欽夫曰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于上地隤然于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

答吳晦叔曰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欲然不滿于其意復于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溺于虛淪于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

答廖子晦曰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答杜仁仲曰神是理之發用而乘氣以出入者故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語類下同

若無太極便不飜了天地

先有箇天理了却有氣氣積爲質而性具焉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

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禍于世定是生出非常之人邵堯夫經世吟云羲軒堯舜湯武桓文皇王帝霸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降及兩漢又歷三分東西傾擾南北紛紜五胡十姓天紀幾棼非唐不濟非宋不存千世萬世中原有人蓋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一治

蒼蒼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天有箇人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這裏要人見得

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查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搉在中間隤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季通云地上便是天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甚多如虱然

可幾問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曰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

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有細自是不齊

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錯不齊如此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堯舜禹皐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却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却有精神

一錄此下云今却說許玩弄未有醒時非積亂之甚五六十年即定氣息未蘇了是大可憂也

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春爲感夏爲應秋爲感冬爲應若統論春夏爲感秋冬爲應明歲春夏又爲感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

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卽此理也

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衰來衰去便有不正

問向聞先生語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都有如何曰此難說若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行也得喚做相生也得便雖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注時自有次序

問康節說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是否曰模樣也是如此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爲一元一萬八百年爲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似撈（一作傾瀉）出來模樣淳曰每常見山形如水漾沙之勢想初間地未成質之時只是水後來漸漸凝結勢自如此凡物皆然如鷄子殼之類自氣而水水而質尤分曉曰是淳問天有質否抑只是氣曰只似箇旋風下面軟上面硬道家謂之剛風世說天九重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重上轉較急下面氣濁較暗上面至高處至清且明與天相接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

陰陽各有清濁偏正

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

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有乾卦那裏知道有坤卦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一氣周匝把來折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折做四截也如此便是

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上面消了些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只是箇噓吸噓是陽吸是陰喚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是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卽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

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至如搖扇便屬陽住扇便屬陰莫不有陰陽之理繼之者善是陽成之者性是陰陰陽只是此陰陽但言之不同如二氣迭運此兩相爲用不能相無者也至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則又自夫剛柔善惡而推之以言其德之異耳繼之者善是已發之理成之者性是未發之理自其接續流行而言故謂之已發以賦受成性而言則謂之未發及其在人則未發者固是性而其所發亦只是善凡此等處皆須各隨文義所在變通而觀之才拘泥便相梗說不行譬如觀山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峯也

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

天下之理單便動兩便靜且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自然是動若一男一女居室後便定

問理與數曰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蓋數乃是分界限處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自然如此走不得如水數六雪花便六出不是安排做底

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鐘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爲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爲節

數三百六十六三百六十天地之正數也(此更不可易)自餘進退不過六故陽進不過六分(人之善亦只進得許多惡亦只退得許多大體畢竟不可易)

天地生數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遇著五便成六七八九五却只自對五成十

體用一原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間者顯中便具微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體中有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顯中有微

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與坤二而虛之說可見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甑之蒸飯扇甑是坤風與蒸則乾之氣也

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爲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爲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語言所能盡也因舉莊子孰綱維是孰主張是十數句曰他也見得這道理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者有屈伸往來之迹

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皆可見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可測知神之妙用也

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曰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運轉周流無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于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一錄云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只是論其性體之健靜專是性動直是情大抵乾健雖靜時亦專到動時便行之以直坤主順只是翕闢謂如一箇剛健底人雖在此靜坐亦專一而有箇作用底意思只待去作用到得動時其直可知若一柔順人坐時便只恁地

靜坐收斂全無箇營爲底意思其動也只是闔而已又問如此則乾雖靜時亦有動意否曰然

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乾後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

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旣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

剝上九一畫分爲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盡方盡然剝于上則生于下無閒可息至十月初一日便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十一月則此畫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今以夬乾姤推之亦可見矣但所謂聖人不

言者何如曰前日劉履之說蔡季通以爲不然其以爲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爲耳豈能使之無邪（劉履之曰蔡季通嘗言陰不可以抗陽猶地之不足以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伊川乃謂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元定不敢以爲然也）

陽無驟生之理如冬至前一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是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無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莊子云造化密移疇覺之哉這語自說得好又如列子亦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盛人之一身自少至老亦莫不然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在此至復乃見其動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是就陰陽動靜闔闢消長處而言如一堆火自其初發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爲灰其消之未盡處固天地之心也然那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心親切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亨通發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丹青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萬物生時此心非不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叢雜無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于此觀之則所見無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昭然著見

在這裏所以易看也

問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爲必于復乃見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卻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旣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于復見天地之心也銖曰邵子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稀正謂此否曰正是此意不容別下注腳矣又問天心無改移謂何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

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相似益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閒便安意

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春

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橫渠言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意亦以虛爲理然虛却不可謂之理理則虛爾亦猶敬則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

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學者請問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明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著天天

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形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一箇物事中間盡是這氣升降來往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升降來往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又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爲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爲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天地各有氣相交合曰只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天氣下降或曰據此則却是陰消于上而陽生于下却見不得天氣下降曰也須是天運一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著心腸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是箇大底物事以偏滯求他不得

周子康節說太極和陰陽滾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靜靜便是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太極如一木生上分而爲枝幹又分而爲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不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少歇不是止到這裏自合少止正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

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
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堯舜之事業是也理雖小皆形而上者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
吉便有一箇凶在後而來這兩箇物事不是一定住在這裏底
物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
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
勝
貞是正固只一正字盡貞字義不得故又著一固字謂此雖是正
又須常固守之然後為貞在五常屬智孟子所謂知之實知斯
二者勿去是也正是知之固是守之徒知之而不能守之則不
可須是知之又固守之葢貞屬冬大抵北方必有兩件事皆如

此莫非自然言之可笑如朱雀青龍白虎只一物至玄武便龜
蛇二物謂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便屬明年
夜分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卽屬來日耳
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
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
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兎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
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
三十六鱗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龍不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
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子八段之
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
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
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

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于水也亦然葢
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
天下之數都只始于三二謂如陽數九只是三三而九之陰數六
只是三二而六之故孔子云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數之本也康
節却云非天地之正數是他見得不盡康節却以四為數
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
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
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善
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問或有不如此
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若不如此便是天也把捉不定
了又曰天莫之為而為它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如此且如冬
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又問失

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耶抑偶然耶曰也是人事有以致之
也有是偶然如此時又曰大底物事也不會變如日月之類只是小
小底物事會變如冬寒夏熱之類如冬間大熱六月降雪是也近年徑山嘗六七月大雪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又不可將
無極便做太極無極而太極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動卽太極之動靜卽太極之靜動而後生陽靜而後
生陰生此陰陽之氣謂之動而生靜而生則有漸次也一動一
靜互為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闢闔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
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
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濶光

朗而兩儀始立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是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
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
謂洪荒之世常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之土
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爲高柔者變而爲剛此事思之
至深有可驗者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陰陽氣也生此五
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地卽是土土便包含許多金木之
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滾合便是生物底
材料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
四季如春屬木而清明後十二日卽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
十八日共七十二日唯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故能生秋金

也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連而火生
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爲可見矣五行一陰
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此當思無有陰陽而無太
極底時節若以爲止是陰陽陰陽却是形而下者若只專以理
言則太極又不曾與陰陽相離正當沉潛玩索將圖象意思抽
開細看又復合而觀之某解此云非有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
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也此句自有三節意思更宜深
考通書云靜而無動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當卽此兼看之

才說太極便帶著陰陽才說性便帶著氣不帶著陰陽與氣太極
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

問太極動而生陽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否曰有這動之
理便能動而生陽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既動則理又在
動之中既靜則理又在靜之中曰動靜是氣也有此理爲氣之
主氣便能如此否曰是也既有理便有氣既有氣則理又在乎
氣之中周子謂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
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
而下來只是此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
理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只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
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
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又各成百粒生
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箇
理

太極動而生陽陽變陰合自有先後且以人之生觀之先有陽後

有陰陽在內而陰包於外故心知思慮在內陽之爲也形體陰
之爲更須錯綜看如臟腑爲陰膚革爲陽此見素問

太極者如屋之有極天之有極到這裏更沒去處理之極至者也

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後
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才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各
爲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不在也統言陰陽只是兩端而
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
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
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至如五行天一生水陽生陰也
而壬癸屬水壬是陽癸是陰地二生火陰生陽也而丙丁屬火
丙是陽丁是陰通書聖學章一便是太極靜虛動直便是陰陽
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才說起便都貫穿太極許

多道理

問陰陽動靜以大體言則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一時一刻言之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無陰陽曰陰陽無處無之橫看豎看皆可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下陰仰手則為陽覆手則為陰向明處為陽背明處為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鑠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

無極二五妙合而凝凝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之理便是

性性為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於其間也得其氣之精英者為人得其查滓者為物生氣流行一滾而出初不道付其全氣與人減下一等與物也但稟受隨其所得物固昏塞矣而昏塞之中亦有輕重者昏塞尤甚者於氣之渣滓中又復稟得渣滓之甚者爾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搭了稟得氣清者性便在清氣之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者性在濁氣之中為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了

問陽實陰虛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是在人物疑人物是實曰陽實陰虛又不可執只是陽便實陰便虛各隨地步上說如揚子說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今周子却以仁為陽義為陰要知二者說得都是且如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於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謂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長及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旋衰減至於衰盡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盡處可見反終之理又曰嘗見張乖崖云未押字時屬陽已押字屬陰此語疑有得於希夷未可知

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有善惡理却皆善

問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

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耳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也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曰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質也程子解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節是此意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因引禮記中天道至教

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予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游氣陰陽陰陽卽氣也豈陰陽之外又復有游氣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而成之也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段滾將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

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又曰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

趙共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曰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是仁做始得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

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卽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一故神橫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乎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什伯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箇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爾此說得極精須當與他子細看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陰分數

或說二氣五行錯揉萬變曰物久自有弊壞秦漢而下二氣五行自是較昏濁不如太古之清明純粹且如中星自堯時至今已自差五十度秦漢而下自是弊壞得箇光武起整得略略地後又不好了又得箇唐太宗起來整得略略地後又不好了終不能如太古或云本然底亦不壞曰固是

先生因說詩中關洛風土習俗不同曰某觀諸處習俗不同見得山川之氣甚牢且如建州七縣縣縣人物各自是一般一州又是一般生得長短大小清濁皆不同都改變不得豈不是山川之氣甚牢

物造時亦逃氣候故皆有數（以上論太極陰陽五行天體）

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以下論鬼神）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于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

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于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

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强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羵羊皆是氣之雜糅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

理會也

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于死豈有不散而爲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爲靈怪也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爲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常爲主爲幹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伯有爲厲別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强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才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于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决罪償命則死者之寃必不解

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

僩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

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旣沒而精神上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旣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禀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眞箇在帝之左右眞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于齊便用祭其爽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晉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

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旣合當祭他便有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荅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

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便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

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眞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眞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

後世有箇新生的神道緣衆人心都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底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賀孫問鬼神之德其盛矣乎此止說噓吸聰明之鬼神末後却歸

向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如何曰惟是齋戒祭祀之時鬼神之理著若是他人未曉得它須道風雷山澤之鬼神是一般鬼神廟中泥塑底又是一般鬼神只道有兩樣鬼神所以如此說起又歸向親切明著處去庶幾人知得不是二事也漢卿問鬼神之德如何是良能功用處曰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只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今又須從良能功用上求見鬼神之德始得前夜因漢卿說箇修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焄蒿之意親切謂其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漢武李夫人祠云其風肅然今鄉村有衆戶還賽祭享時或有肅然如陣風俗呼爲旋風者卽此意也因及修養且言萇弘死藏其血于地三年化爲碧此亦是漢卿所說虎威之類賀孫云應人物之死其魄降于地皆如此但或

散或微不似此等之精悍所謂伯有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也曰亦是此物稟得魄最盛又如今醫者定魄藥多用虎睛助魂藥多用龍骨魄屬金金西方主肺與魄虎是陰屬之最強者故其魄最盛魂屬木木東方主肝與魂龍是陽屬之最盛者故其魂最強龍能駕雲飛騰便是與氣合虎嘯則風生便是與魄合雖是物之最強盛然皆墮于一偏惟人獨得其全便無這般磊魄因言古時所傳安期生之徒皆是有之也是被他煉得氣清皮膚之內肉骨皆已融化爲氣其氣又極其輕清所以有飛昇脫化之說然久之漸漸消磨亦澌盡了渡江以前說甚呂洞賓鍾離權如今亦不見了因言鬼火皆是未散之物如馬血人戰鬭而死被兵之地皆有之某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橫過來當路頭其人頗勇直衝過去見其皆似人形髣髴如廟社

泥塑未裝飾者亦未散之氣不足畏宰我問鬼神一章最精密包括得盡亦是當時弟子記錄得好

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問伸底只是這既死之氣復來伸否曰這裏便難恁地說這伸底又是別新生了問如何會別生曰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所以古人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已說得是

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問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箇虛底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者又云如夏月噓出固不見冬月噓出則可見矣問何故如此曰春夏陽秋冬陰以陽氣散在陽氣之中如以熱湯入放熱湯裏去都不覺見秋冬則這氣如以熱湯撥放水裏去便可見

人自方生而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漸大漸漸長成極至了便漸漸衰耗漸漸散

陽魂爲神陰魄爲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爲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爲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爲鬼陽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將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爲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遊魂爲變魂遊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

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

問魄守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爲魄安得謂無知問然則人之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也曰孔子分明言合鬼與神敎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又求諸陰正爲此況祭亦有報魄之說

鬼神有無聖人未嘗決言之如言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于彼乎于此乎之類與明道語上蔡恐賢問某尋之意同問五廟七廟遞遷之制恐是世代浸遠精爽消亡故廟有遷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在如噓吸之則又來若不如此則是之死而致死之也蓋其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又曰天神地祇山川之神有此物在其氣自在此故不難曉惟人已死其事杳茫所以難說）

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日自午以前是神午

以後是鬼尸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童伯羽問日月對言之日是神月是鬼否曰亦是草木方發生來是神彫殘衰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淳問風雷鼓動是神收斂處是鬼否曰是魄屬鬼氣屬神如析木烟出是神滋潤底性是魄人之言語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處皆屬陽是神氣定處皆屬陰是魄知識處是神記事處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到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不强記事不足某今覺陽有餘而陰不足事多記不得小兒無記性亦是魄不足好戲不定叠亦是魄不足

淳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如月影映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影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去又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復來生這

枝上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問世俗所謂物怪神姦之說則如何斷曰世俗大抵十分有八分是胡說二分亦有此理多有是非命死者或溺死或殺死或暴病卒死是他氣未盡故憑依如此又有是乍死後氣未消盡是他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然終久亦消了蓋精與氣合便生人物遊魂爲變便無了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廣云今愚民于村落杜撰立一神祠合衆以禱之其神便靈曰可知衆心之所輻湊處便自煖故便有一箇靈底道理所以祭神多用血肉者蓋要得藉他之生氣耳聞蜀中灌口廟一年嘗殺數萬頭羊州府亦賴此一項稅羊錢用又如古人釁鐘釁龜之意皆是如此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倖求非望無所不至

神即是心之至妙處滾在氣裏說又只是氣然神又是氣之精妙處到得氣又是粗了精又粗形又粗至於說魂說魄皆是說到粗處一條云神便在心裏凝在裏面爲精發出光彩爲神精屬陰神屬陽

鬼神上蔡說得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只須著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

叔器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夜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粗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

神殺之類亦只是五行旺衰之氣推之亦有此理但是後人推得小了太拘忌耳曉得了見得破底好如上蔡言我要有便有我要無便無方好然難不曉底人只是孟浪不信呂丈都不曉風水之類故不信今世俗人信便有不信便無亦只是此心疑與

不疑耳
答張欽夫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于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文集下同○以下論性理）
答呂子約曰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固爲體而其發于事物之閒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五爲道之用也
答潘謙之曰孟子所言不是氣禀之性但是性自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只說箇善字所謂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者正謂此也
答朱飛卿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離婁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便是未免于氣質之拘者

答徐子融曰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禀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然唯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閒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諭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
答宋深之曰孔孟言性之異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

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
答陳器之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

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

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旣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旣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張敬之曰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情之語亦此意也

答陳才卿曰天命之性雖人物所同稟然聖賢之言本以修爲爲主故且得言人而修爲之功在我爲切故又有以吾爲言者如言上帝降衷于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

答余方叔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並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答趙致道曰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卽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卽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答林德久曰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它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

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于發處敎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于用處看便省力耳又曰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者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沖漠無朕一段可見矣

答嚴時亨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卽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卽此而見得其不雜于此者耳

答嚴時亨曰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因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程先生有一處有隙中日光之論最爲親切更須詳味於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見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覆都不相礙

玉山講義曰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眞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眞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于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

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淆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

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顚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

仁說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于生惡甚于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

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于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

答張欽夫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

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于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于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于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謂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于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

答張欽夫曰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于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

答楊仲思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

答袁機仲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耳

答廖子晦曰理一分殊便是仁義之理不待行之而後爲義也以行之爲義乃是告子義外之說自韓子失之矣

答曾擇之曰禮卽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

答宋深之曰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

以適于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

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語類下同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于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于獮猴形狀類人便最靈于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夸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閒所以終難改

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淸傾放白椀中是一般色及放黑椀中又是一般色放靑椀中又是一般

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椀去取只得一椀至于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

枅錄曰某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于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

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葢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于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于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闢于孟子而先生于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竝于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爲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略爲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階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故草柔而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雕之類是也唯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

純叟言枇杷具四時之氣秋結菩蕾冬花春實夏熟才熟後又結菩蕾先生顧謂德明曰如此看去意謂生理循環也

看茄子內一粒是箇生性

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如縣尉捉得賊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袞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爲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

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譬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是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又曰才又在氣質之下如退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質之性說得儘好只是不合不說破箇氣質之性却只是做得性說時便不可如三品之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雖千百可也若荀揚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既不論性便却將此理來昏了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

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為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為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于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亞于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于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

浩問趙書記一日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曰孟子言性善是

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才說相近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于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

道夫問氣質之說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張程某以為極有功于聖門有補于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于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

諸子之說汨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禀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禀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于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强理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

近了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那氣麤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

理在氣中如一箇明珠在水裏理在清底氣中如珠在那清底水裏面透底都明理在濁底氣中如珠在那濁底水裏面外面更不見光明處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

或問氣禀有清濁不同曰氣禀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于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于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氣禀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于此而薄于彼或通于彼而塞于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于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如虎狼只知父子蜂蟻只知君臣惟人亦然或知孝于親而薄于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爲君則殺其臣爲父則殺其子爲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于他處皆礙也是氣禀也是利害昏了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禀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禀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于理命之變

者出于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氣也

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纔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

性在後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說彼則就彼說不可死看牽此合彼便處處有礙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罕言性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于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惟心無對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

覺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心者氣之精爽

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心須兼廣大流行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此兩箇說著一箇則一箇隨到元不可相離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說仁義禮智是性又言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是非之心

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

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

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如何曰腔子是人之軀殼上蔡見明道舉經史不錯一字頗以自矜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見明道說遂滿面發赤汗流浹背明道曰只此便是

惻隱之心公要見滿腔子之說但以是觀之

舊看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大有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于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

伊川性卽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

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為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

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

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問能爲善便是才曰能爲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爲善便是才則能爲惡亦是才也

論才氣曰氣是敢做底才是能做底

道是統名理是細目

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

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

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于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爲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爲人强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弱者則委靡巽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爲一更無限量

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稟曰是孟子不曾思量到這裏但說本性善失却這一節問氣稟是偶然否曰是偶然相值著非是有安排等待問天生聰明又似不偶然曰便是先來說主宰底一般忽生得箇人恁地便是要他出來作君作師書中多說聰明葢一箇說白一箇說黑若不是聰明底如何遏伏得他衆人所以中庸亦云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且莫說聖賢只如漢高祖光武唐憲宗武宗他更自了得某嘗說韓退之可憐憲宗也自知他只因佛骨一事忤意未一年而憲宗死亦便休了葢只有憲宗會用得他

問孟子論才專言善何也曰才本是善但爲氣所染故有善有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問孟程所論才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爲之謂才問集註說孟子專指其出于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于氣者言之又是如何曰固是要之才只是一箇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爲出于性程子自

其異者言之故以爲稟于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爲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只緣孟子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殺故有後來荀揚許多議論出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百千般樣不同故不敢大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

問才與情何分別情是才之動否曰情是這裏（以手指心）發出有箇路脈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同這一事有一人會發揮得有不會發揮得同這一物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此可見其才又問氣出于天否曰性與氣皆出于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于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因指天氣而言如天氣晴明舒豁便是好底氣稟得這般氣豈不好到

陰沉黯淡時便是不好底氣稟得這般氣如何會好畢竟不好底氣常多好底氣常少以一歲言之一般天氣晴和不寒不煖却是好能有幾時如此看來不是夏寒便是冬煖不是愆陽便是伏陰所以昏愚凶狠底人常多又曰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不齊處都是被氣滾亂了都沒理會有清而薄者有濁而厚者顏夭而跖壽亦是被氣滾亂汨沒了堯舜自稟得清明純粹底氣又稟得極厚所以爲聖人居天子之位又做得許大事業又享許大福壽又有許大名譽如孔子之聖亦是稟得清明純粹然他是當氣之衰稟得來薄了但有許多名譽所以終身栖栖爲旅人又僅得中壽到顏子又自沒與了

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

可乎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

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令之爲命也然命有兩般有以氣言者厚薄淸濁之稟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如所謂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謂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與故皆曰命

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得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卽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螻蟻之義卽五常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淳舉伊川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元亨利貞元是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時貞是結實歸宿處下梢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曰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

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德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底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達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它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

情相似

問近思錄中說性似有兩種何也曰此說往往人都錯看了才說性便有不是人性本善而已才墮入氣質中便薰染得不好了雖薰染得不好然本性却依舊在此全在學者著力今人却言有本性又有氣質之性此大害理

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者善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葢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明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如後段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

謂之神某嘗謂易在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便是情緣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來箇箇亦如此一本故也

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飲食中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葢天葢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發于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也

問性何以謂道之形體曰若只恁說道則渺茫無據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自是有箇模樣所以爲形體也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爲大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自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如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

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

第生時有次第

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

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

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于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箇渾然溫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已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克去己私以復于禮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這箇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與己一物與己一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今却是這箇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

泳錄云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量體認○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仁是箇溫和

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者生之徒堅强者死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藹乎若春陽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當來得于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撑在裏面惟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天之春夏秋冬最分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雖分四時然生意未嘗不貫縱雪霜之慘亦是生意○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試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此所以孝悌爲仁之本若如頑石更下種不得俗說硬心腸可以見硬心腸如何可以與他說話○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兩意惻是初頭子隱是痛羞是羞己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在我遜在彼是非自分明○才仁便生出禮所以仁配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智便了所以配秋配冬○既認得仁如此分明到得做工夫須是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方是做工夫處先生令思仁字至第三夜方說前三條以後八條又連三四夜所說今依次第不敢移動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于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

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

湖南學者說仁舊來都是深空說出一片頃見王日休解孟子云麒麟者獅子也仁本是惻隱溫厚底物事却被他們說得擡虛打險瞠眉努眼却似說麒麟做獅子有吞伏百獸之狀蓋自知覺之說起之

有問孝弟爲仁之本不知義禮智之本先生答曰只孝弟是行仁之本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其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舍孝弟則無以本之矣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三坎

也
問仁者心之德義禮智亦可謂心之德否曰皆是心之德只是仁專此心之德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
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爲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非之理也
仁只是一箇仁不是有箇大底仁其中又有一箇小底仁嘗粗譬之仁恰似今福州太守兼帶福建路安撫使以安撫使言之則

統一路州軍以太守言之泉州太守漳州太守都是一般太守但福州較大耳然太守卽是這安撫使隨地施用而見
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
問伊川何以謂仁是性孟子何以謂仁人心曰要就人身上說得親切莫如就心字說心者兼體用而言程子曰仁是性惻隱是情若孟子便只說心程子是分別體用而言孟子是兼體用而言問伊川曰仁主乎愛愛便是仁否曰仁主乎愛者仁發出來便做那慈愛底事某嘗說仁主乎愛仁須用愛字說被諸友四面攻道不是呂伯恭亦云說得來太易了愛與惻隱本是仁底事仁本不難見緣諸儒說得來淺近了故二先生便說道仁不是如此說後人又却說得來高遠沒理會了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卽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否曰不須問他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若必用從初說起則煞費思量矣猶之水然江河池沼溝渠皆是水如以兩椀盛得水來不必教去尋討這一椀是那裏酌來那一椀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體更何待尋向所從來如昨夜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

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
問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天地生物自是溫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又曰人物皆得此理只緣他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他又曰心如界方一面靑一面赤一面白一面黑靑屬東方仁也赤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黑屬北方智也又如寅卯辰屬東方爲春巳午未屬南方爲夏申酉戌屬西方爲秋亥子丑屬北方爲冬寅卯辰是萬物初生時是那生氣方發這便是仁至巳午未則萬物長茂只是那生氣發得來盛及至申酉戌則那生氣到此生

得來充足無餘那物事只有許多限量生滿了更生去不得須用收斂所以秋訓揫揫斂也揫斂箇什麼只是生氣到這裏都揫斂耳若更生去則無合殺矣及至亥子丑屬冬冬終也終藏也生氣到此都終藏了然那生底氣早是在裏面發動了可以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說復見天地之心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別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爲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豈諄諄然命之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爲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

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

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則頭是惻隱尾是羞惡辭遜是非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死物蓋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遜是非便從這裏發來

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恰如有這般兒子便知得是這樣母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他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掉了萌芽別取一箇根

問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別曰未發時無形影可見但于已發時照見謂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便照見得有仁在裏面見穿窬之類而有羞惡之心便照見得有義在裏面蓋這惻隱之心屬仁必有這仁在裏面故發出來做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屬義必有這義在裏面故發出來做羞惡之心譬如目屬肝耳屬腎若視不明聽不聰必是肝腎有病若視之明聽之聰必是肝腎之氣無虧方能如此然而仁未有惻隱之心只是箇愛底心義未有羞惡之心只是箇斷制底心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是發出來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見尊長之屬便有恭敬之心見得是便有是之之心見得非便有非之之心從那縫罅裏迸將出來恰似寶塔裏面四面毫光放出來

問心中湛然清明與天地相流通此是仁否曰湛然清明時此固是仁義禮智統會處今人說仁多是把做空洞底物看却不得

當此之時仁義禮智之苗脈已在裏許只是未發動及有箇合親愛底事來便發出惻隱之心有箇可厭惡底事來便發出羞惡之心禮本是文明之理其發便知有辭遜智本是明辨之理其發便知有是非

因說生物只有初時好凡物皆然康節愛說

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

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以一身觀之元是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胸腹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

恁地說則大槩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葢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若以一歲之體言之則春便是元之元所謂首夏清和者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

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

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榦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

仁

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揚諸人便不能便可移易昔有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謂恕葢恕是推己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榦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殺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其中又自有節目界限如義禮智又自有細分處也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以專言言之則一者包四者以偏言言之則四者不離乎一者

義如利刀相似都割斷了許多牽絆

義字如一横劍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

先生荅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意然其用則決裂

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直卿云卽將舒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

論仁之定體自屬陽今只觀天地之化草木發生自是條暢洞達無所窒礙此便是陽剛之氣如云采薇采薇薇亦陽止薇亦剛

止葢薇之生也挺直而上此處皆可見

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

問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爲義之端周子曰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于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利物足以和義此數句最難看老蘇論此謂慘殺爲義必以利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心必散財發

粟而後可以和其義若如此說則義在利之外分截成兩段了
看來義之爲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
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
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于
是至于天地萬物無不得其所亦只是義之和爾此只是就義
中便有一箇和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
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
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
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
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
不和生于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

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爲宜則義
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
父子欲其親云云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
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因指座間搖扇者曰人熱自會搖扇不是欲其搖扇也
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于中之謂孚見于事之謂信
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
謹字未如敬敬又未如誠程子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尚
是著力
主于內爲忠見于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
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又曰一以貫之只
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某謂

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言畢復抗聲而誦曰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
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稱權是將這稱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吳伯英問伊川言權卽是經何也曰某嘗謂不必如此說孟子分
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與經豈容
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後世無忌憚者皆
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竟是常權畢竟是變又問
某欲以義字言權如何曰義者宜也權固是宜經獨不宜乎
或問經與權之義曰公羊以反經合道爲權伊川以爲非若平看
反經亦未爲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經不可易者湯
武之誅桀紂却是以臣弒君周公之誅管蔡却是以弟殺兄豈

不是反經但時節到這裏道理當恁地做雖然反經却自合道
理但反經而不合道理則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於經乎又曰
合於權便是經在其中正甫謂權義舉而皇極立權義只相似
曰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來對權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
用權則用權所以謂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權義並言如以
兩字對一字當云經權舉乃可伊川曰惟義無對伊川所謂權
便是經亦少分別須是分別經與權自是兩物到得合于權便
自與經無異如此說乃可
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那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
道理權得其中固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
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
當底道理而已蓋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

于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爲貴者權權者卽是經之要妙處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一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二　凡三百七條

行宮便殿奏劄曰爲學之要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

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鶩飛揚以循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文集下同

答張欽夫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逕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葢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眞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

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

答張欽夫曰子澄所引馬范出處渠輩正坐立志不彊而聞見駁雜胸中似此等草本太多每得一事可借以自便即遂據之以爲定論所以緩急不得力耳近來尤覺接引學者大是難事葢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又有此等駁雜之患況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可以一格而例告之又曰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正惟此處爲難耳

答張欽夫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和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答呂伯恭曰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譊譊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葢未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

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顚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擧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有所不周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眞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

答呂伯恭曰仁說近再改定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葢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

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不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
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邪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爲淺
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
剔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
摸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
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却謂此說正所以爲學者向望之標
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

答劉子澄曰學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
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
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亦正慮此耳
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于咎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至矣
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

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
窮之味矣

與劉子澄曰別後惜取光陰須看教滿肚疑難不能得相見相見
後三五日說不透方是長進也

與劉子澄曰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
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
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

答陸子壽曰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
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
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
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

答陳同甫曰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
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
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
雖復更歷變故顚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
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
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
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
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
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
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
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旣出其
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

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
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
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
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
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
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
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至於
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
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
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
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揷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
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

答陳同甫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

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攪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攪金銀銅鐵爲一器不惟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

與郭冲晦曰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

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眞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眞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顚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又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

答林謙之曰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

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寔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於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答江元適曰聖人之學所以异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异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答江元適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

答林正夫曰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眞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后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眞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

答許順之曰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鶻崙吞棗向來李丈說鐵籠罩却之病恐未免也

答許順之曰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眞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麽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眞看得破便成己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眞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

答魏元履曰尋常讀書只為胸中偶有所見不能黙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

答胡廣仲曰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論又有動則離性之說此尤所未喩蓋人生而靜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靜則或失其性耳又曰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眞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眞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

答吳晦叔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

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履踐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

答石子重曰熹竊謂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

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尙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循先儒之說也

答石子重曰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

答李伯諫曰承諭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爲外事若實行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眞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爲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

答蔡季通曰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卽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在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旣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嘗爲一身萬物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但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其有淸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淸明純粹者旣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與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旣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梁文叔曰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

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無眞實得力處也

答江德功曰聖賢之言意旨深遠仔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復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少有洗浸濃郁氣象又曰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旣妨日用切己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又曰大抵只是日前學佛玄妙之見尚在

故以理爲外以事爲粗而必以心法爲主此是義理本然大差繆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曾實下工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爲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工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熹之鄙意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卽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功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卽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卽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說亦請先罷穿鑿己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德功不同者幷合兩家寫作一處仔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辨詰亦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

答吳德夫曰承諭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旣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也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爲終始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已發未發之時也此其爲天人之分雖殊然靜

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爲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廖子晦曰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接事物處理當如彼而我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旣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

答廖子晦曰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已極詳明蓋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至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旣曰行有不揜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哉聖人

與之葢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
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也上蔡所記伊川與之答問天下何思何慮一段語意亦正類此然則學
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
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爲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
欠闕橫渠先生所謂心要弘放文要密察亦謂此也
答廖子晦曰詳來諭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
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
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
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於學
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
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
耳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

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
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
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
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
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
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
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
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葢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
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
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
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
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

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
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
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
以應事接物也
答呂道一曰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
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
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
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
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
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
葢儻然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
答黃直卿曰別紙之論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
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

立事功爲然也如此則卸處不期寬而自寬行處不期遠而自
遠矣試更思之
答呂子約曰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
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剋
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
也
呂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于不重則不威其意何如答曰聖賢所
言爲學之序例如此先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
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答呂子約曰前書所諭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
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塡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

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

答呂子約曰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於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答呂子約曰只是不曾子細看先橫著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己說則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過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如此則只長得私見豈有長進之理

答呂子約曰所喻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強實履爲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功夫鑽研勘覈敎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舛却不汲汲向此究竟而去別處閒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又閙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閒過歲月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效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卽便於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卽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邪

答呂子約曰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

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卽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敎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話說也

答呂子約曰大抵學問功夫有得規模定後只一向著力挨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又却計較以爲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

答林伯和曰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既無博文

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闇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

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斷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

答陳膚仲曰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答滕德章曰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

答潘端叔曰示諭講學之意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慤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遊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

答鄭仲禮曰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

答程正思曰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事

答董叔重曰示諭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

答黃子耕曰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答吳伯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

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

答吳伯豐曰。關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功夫。此不可不自反也

答汪長孺曰。既云識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今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虛心平意。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捄

答劉公度曰。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答胡季隨曰。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有所聞見處。却可闊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卽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處。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卽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

答胡季隨曰。大抵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答胡季隨曰。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答項平父曰。示喩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

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答王季和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晝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

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答陳正己曰示諭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卑近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

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覆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眞不妄也

答郭希呂曰示諭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大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欲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又曰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根本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

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

答李時可曰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爲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爲皆如無有也蓋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爲虛僞又豈復有物之可言哉

答包詳道曰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

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有險耳

答陳超宗曰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為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

答徐載叔曰所喻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弃本逐末為害等爾但此等物

如淫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為適人之蔽不當以是為當務而切切留意也

答葉正則曰世衰道微以學為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為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摶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撐拄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又曰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惟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

答方賓王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答方賓王曰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陳師德曰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

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

答李子能曰為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

答徐子融曰講論是非正為自家欲明此理不是攻人之惡若理會得是於自家分上儘有得力處若看錯了卽終日閉戶不別是非劃地不是矣

答吳斗南曰心不耐閒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正為此也

答輔漢卿曰此箇道理功夫本不可有間斷時節目下雖無人講貫自己分上思索體認持守省察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功夫則其間必有所大疑亦必有所大悟一旦相聚覿面相呈如決江河更無凝滯矣

答度周卿曰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答林德久曰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答曾光祖曰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答曾景建曰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為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荊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及於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為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覆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

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為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為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

答杜貫道曰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答余國秀曰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

答孫仁甫曰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為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為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答朱岑曰前書下問之目皆所當疑但當自其近者以次詢究通其一而後及其二則疑之釋也有漸矣若衆難羣疑輻輳於胸中僕懼其徒爲此擾擾而卒無開悟之日也

答或人曰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駡將來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答盧提幹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

胡子知言疑義曰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

化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灑掃應對爲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灑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

名堂室記曰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愼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

跋黃仲本朋友說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

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余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

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

讀唐志曰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

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至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

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愈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

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

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出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

答鞏仲至曰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岐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眞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又曰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聞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濠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諭所

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眞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鎪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謂有意於平淡者卽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爲純古乎

答楊宋卿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答謝成之曰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湊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況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

與黃直卿曰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鞏仲至兩句切中其病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

跋韓魏公帖曰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塡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其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語類下同）

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一作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補塡前日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一作根株）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脚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劄住硬寨做去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所說地頭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才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只是眞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干涉這裏須要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件事看

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寓舉聖門弟子惟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蹺欹也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小立課程大做工夫

工夫要趲期限要寬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三萬竈明日二萬竈後日一萬竈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圖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

且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顧後便做不成

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學者須是爲己譬如吃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爲是乎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爲是乎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步實做將去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

某適來因澡浴得一說大抵揩背須從頭徐徐用手則力省垢可去若於此處揩又於彼處揩用力雜然則終日勞而無功學問亦如此若一番理會不了又作一番理會終不濟事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因論爲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開闊中又著細密寛緩中又著謹嚴

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學問之後斷以寛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是遲鈍却須終有到時惟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三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爲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爲重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長進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說他說得不是却來說我只是踐履未至涵養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他說不得都只是這箇病

某與一學者言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

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己便自克。如誠則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

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功。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功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功夫爾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目見物便是義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

正淳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擔閣。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

公是仁之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

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王景仁問仁。曰無以爲也。須是試去屏疊了私欲。然後子細體驗本心之德。是甚氣象。無徒講其文義而已也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並義禮知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著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

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使作得如此。橫渠謂義理深沈方

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可得也此語最佳

學問只理會箇是與不是不要添許多無益說話今人爲學多是爲名又去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苑載證父者以爲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爲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弊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爲不安死爲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爲生也若有一毫爲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云爲己之學無所爲而然是也

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

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狠狽只是如今如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

學者須是爲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心則如今端己斂容亦爲己也讀書窮理亦爲己也做得一件事是實亦爲己也聖人教人持敬只是須著從這裏說起其實若知爲己後卽自然著敬

問爲己曰這須要自看逐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爲且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己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爲如世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是爲人之甚者

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个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爲學便當以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爲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

或以明明德譬之磨鏡曰鏡猶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未嘗不

明雖有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己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裏便明將去

或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效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

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德而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便是看他於己分上亦甚修飭其論爲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

不會就本原上著功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
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毫
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正如佛家說爲此一
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聖人一大事也千言萬語只是說
這箇道理若還一日不扶持便倒了聖人只是常欲扶持這箇
道理教他撐天拄地

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
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
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卽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
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

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只是惡）過
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

些工夫只爲天下闊須著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
誠意是人鬼關（誠得來是人誠不得只是鬼）

意不誠底是私過心不正底是公過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實
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
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只是那微有差失便是知不至處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
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
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
自修只是專靠師友說話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爲
學之初便自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眞能不要人知爾若鍛鍊
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及到這裏方眞箇
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

禪家云三家邨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待七八分了方來從
師友質正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
能久從師去也好

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爲孝是心中得這箇孝爲仁是
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
經言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
於心方爲德也

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爲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
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
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

一步趲一步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著力
屛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
當爲不要埋沒了他可惜只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
公皆要此心爲之又云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
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得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
來而已

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
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
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查滓便下
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
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

問見義不爲無勇這亦不爲無所見但爲之不力所以爲無勇也
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爲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
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
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
所以爲之不力

問集註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以泳觀之亦有始立之志不足以
帥久縱之氣者曰也是志不足問養得志完全時只在持守否
曰持守體察講學考索凡聖人所說底皆著去做問須有一箇
本領曰貫通處只是敬問南軒云敬字貫通動靜而以靜爲本
曰那是就那主靜上說閑時若靜坐些小也不妨因舉明道教
上蔡且靜坐彼時卻在扶溝縣學中明道言賢只是聽某說話
更不去行上蔡對以無可行處明道教他且靜坐若是在家有

父母合當奉養有事務合當應接不成只管靜坐休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聖人也只是大槩如此說如
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不到得私意起又如魯鈍底人思一
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然而多思大率流而入於私
意底多雖此是聖人就季文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是渾
厚占得地位濶再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

問居敬而行簡曰這箇是兩件工夫如公所言則只是居敬了自
然心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箇只說得一邊居敬固是心虛心虛
固能理明推著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理明
更有幾多工夫在若如此說則居敬行簡底又那裏得來如此
則子桑伯子大故是箇居敬之人矣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
簡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
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自有這般人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
卻簡易者每事不能勞擾得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
尚清靜及至爲相每日酣飲不事事隔牆小吏酣歌叫呼參亦
酣飲歌呼以應之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
細看始得又曰須是兩頭盡不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只是
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
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爲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

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
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靜
葢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
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喙
才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謬學將來和怒也

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爾見得道理透自不
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
以求至葢欲見得此道理透也立之因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
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是怎生曰此是明道爲學者理未甚
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
得當怒不當怒葢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漲能權停閣這怒
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如此說只是見得理明自
不遷不貳矣

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爲他工夫未到問何謂工夫先生不
答久之乃曰聖門工夫自有一條坦然路徑諸公每日理會何
事所謂工夫者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
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

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
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說仁人心也學理會甚麽事只是理會這些子又曰人只是一箇不肯學須是如喫酒自家不愛喫硬將酒來喫相將自然要喫不待强他如喫藥人不愛喫硬强他喫
爲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便言其效驗者葢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

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眹之際你去何處討將次思量得人成病而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著實去用功如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時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顏子也只是使得人心聽命於道心後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你而今便須是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則便能允執厥中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
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
某所說過底要諸公有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無益也一錄云說許多話曉得底自曉得不曉得底是某自說話了久之云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云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久之又曰昔有人問話於一僧僧指面前花示之曰是甚麽其人曰花也僧云吾無隱乎爾此不是他無見處但見處說得粗了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

鄉黨便恂恂在宗廟朝廷便便便惟謹與上大夫言便誾誾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可見又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儘有妙處如云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不是他無見處只是說得來作怪大抵莊老見得些影便將來作弄矜詫又曰黃帝問於廣成子云吾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東坡注云云是則是有此理如何便到這田地久之又云昔在一山中坐有潮來凡溪澗小港中水皆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是一貫底道理又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如日月雖此小孔竅無不照見此好識取
子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體初無干涉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己之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達者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於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道理都擁出來又曰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某自十五六時聞人說這箇道理知道如此好但今日方識得如前日見人說鹽鹹今日食之方知是鹹說糖甜今日食之方知是甜

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如荀揚何嘗有這樣說話

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也此說得自好

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爲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

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漢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束脚底村人耶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

士不可以不弘毅先生舉程先生語曰重擔子須是硬著脊梁骨方擔荷得去

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入規矩使心細而不粗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

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樂既廢不知今何由興成之曰既無此家具也只得以義理養其心若精別義理使有以感發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涵養從容無斯須不和不樂便是成於樂今禮亦不似古人完具且只得自存箇規矩收斂身心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

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

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爲外博文也是

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所以著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了賢者若著力要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說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正如寫字一般會寫底固是會不會寫底須學他寫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

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灑意思

克己須著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

如何却說克己了又須著復於禮曰固是克了己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若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

問克己復禮疑若克己後便已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爲仁若克去己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齋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齋方合禮也故克己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爲仁也又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

精處

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己復禮若是克得己復得禮便自見仁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曾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向說向西去少間他到長安自見得

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

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之爲臺諫則不過能論貪污而已於家國大計一無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己有恥不辱君命爲上蓋孝弟之人亦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弟爲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

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

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自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釋氏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

問終身行之其恕乎如何只說恕不說忠看得忠字尤爲緊要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有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是做恕不出問忠恕看來也是動靜底道理如靜是主處動是用處不知是否曰聖人每

就用處教人亦不是先有靜而後有動問看來主靜是做工夫處曰雖說主靜亦不是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亦須著事君親交朋友綏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閉門靜坐事物來時也不去應接云且待我去靜坐不要應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中須有箇商量倒斷始得這處正要著力做工夫不可皮膚說過去又曰動靜亦不是截然動截然靜動時靜便在這裏如人來相問自家去答他便是動才答了便靜這裏既靜到了去然動靜不出是一箇理知這事當做便順理做去便見動而靜底意思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始能靜靜而能存養則應接處始得力須動時做工

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莫使工夫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若無工夫。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矣。動靜恰似船一般。須隨他潮去。始得。浪頭恁地高。船也隨他上。浪頭恁地低。船也隨他下。動靜只是隨他去。當靜還他靜。當動還他動。又如與兩人同事相似。這人做得不是。那人便著救他。那人做得不是。這人便著去救他。終不成兩人相推。這人做不是。却推說不干我事。是那人做得如此。那人做不是。推說不干我事。是他做得如此。便不是相爲底道理。又曰所以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若不能以敬養在這裏。如何會去致得知。若不能致知。又如何成得這箇敬

聖人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

第二著。才說義乃所以爲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爲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爲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爲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

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個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

問如何是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曰腔只是此身裏虛處。問莫是人生來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林擇之嘗說人七尺之軀。一箇鍼劄著便痛。問吾身固如此。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嘗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仁了。問本心依舊在否。曰如今未便理會在不在。論著理來。他自是在那裏。只是這一處不恁地。便是這一處不在了。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忽然有一鄕人自不服化。稱王稱伯。便是這一處無君。君也只在那裏。然而他靠不得。不可道是天理只在那裏。自家這私欲放行不妨。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窗櫺問范曰。此窗還歸仁否。范默然。某見之。當答曰此窗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

得是。便是事事歸仁。且如窗。也要糊得在那裏教好。不成沒巴鼻打壞了。問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未至。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這裏。若來時。便以此處之

黃景申嵩老問仁兼四端意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之。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

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朱蜚卿問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强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著恁地把捉。曰固是且著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蘖一齊爆出來。更止遏不得。賀孫

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著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勿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著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擁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將去

某常說操則存。克己復禮。敬以直內等語。不須講量。不須論辨。只去操存克復便了。只今眼下便是用功處。何待擬議思量。與辨論是非。講究道理不同。若此等處。只下著頭做便是。不待問人

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曰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曾親歷了不識。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日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

既不以夭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夭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爲事。亦可謂之夭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

利善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爲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道是善。今人只是差處多。只一條大路。其餘千差萬別。皆是私路

問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爲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謂如造屋

先有柱脚。然後窻牖有安頓處

問既云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掐著痛。抓著癢。此非人心而何。人自有人心道心。一箇生於血氣。一箇生於義理。飢寒痛癢。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一則危殆而難安。一則微妙而難見。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乃善也

致中和。工夫如何便到。其始也不能一一常在十字上立地。須有偏過四旁時。但久久純熟自別。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

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地之心。靜中之動也
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艮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

之靜也
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英才。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接相處。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於家。便得天下以仁歸之。爲有此理故也

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爲。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修爲。而自然與天爲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如程先生說常人之畏虎不如曾被虎傷者畏之出於誠實。蓋實見得也。今於日用間。若不實見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爲未至也

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此半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讀矣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爲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從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爲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修辭立誠。又是進德事

問修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己做。看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問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中。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爲。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

者亦猶是也

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网罟皆是

在天地則爲陰陽在人則爲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是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沉迷蔽錮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齊宣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觳觫即見善端之萌肯從這裏做去三王事業何患不到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强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滾了豈不壞事

地中生木升汪丈嘗曰曾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近日學者才相疎便都休了

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之性無不具此雖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健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便是順如剛果奮發謙遜退讓亦是所以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是剛强健之理如此至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是巽儒順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當施之不當便不是乾坤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是下氣怡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之子事君須是立朝正色犯顏敢諫若用順便是阿諛順旨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時中之道施之得其宜便是

問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無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無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

蔡懋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聖賢才說出便是這般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傅說見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形骸上起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則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

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喚做人便

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有道心則人心爲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

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炯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謹於毫釐之失則一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禀自有柔德

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好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才是勝時不惟至於流與離即禮樂便不在了曰這正在勝字緊要只才有些子差處則禮失其節樂失其和蓋這些子正是交加生死岸頭又云禮樂者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樂也是天理自然有底然這天理本是儱侗一直下來聖人就其中立箇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末亦如此其外如此其裏亦如此但不可差其界限耳

才差其界限則便是不合天理所謂禮樂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則無不可行也又云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

這箇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己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這般說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因云今且須涵養如今看道理未精進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於德性上有不足處便須於講學上用功二者須相趲逼庶得互相振策出來若能德性常尊便恁地廣大便恁地光輝於講學上須更精密見處須更分曉若能常講學於本原上又須好覺得年來朋友於講學上却說較多於尊德性上說較少所以講學處不甚明了

問自太極一動而爲陰陽以至於爲五行爲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才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物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才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教你恁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己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

當則善矣蓋横渠有意於絶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引去矣

擴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

心只是放寛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須便歡喜在少間亦未必不禍更轉爲福福更轉爲禍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文王之翼翼皆爲好也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是褊隘私吝皆爲不好也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别此正爲己爲

人之分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

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發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

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

謂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竝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

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是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敢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

察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爲人所託乃爲之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符舜功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水投石

問前承先生書云李先生云賴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進蓋李先生爲默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後來南軒深以默坐澄心爲非自此學者工夫愈見散漫反不如默坐澄心之專先生曰只爲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須出來理會事

向見吳公濟爲此學時方授徒終日在裏默坐諸生在外都不成模樣蓋一向如此不得問龜山之學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生學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曰龜山只是要閒散然却讀書尹和靖便不讀書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白豆少黑豆多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隕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

隔夕嘗有爲去意見之說者此皆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所謂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欣喜情願上這條路去四方八面攛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廣云此非

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廣云數日敬聽先生教誨做工夫處左右前後內外本末無不周密所謂盛水不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敎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先生問廣到此幾日矣廣云八十五日曰來日得行否廣曰來早拜辭曰有疑便問廣云今亦未有疑自此做工夫去須有疑却得拜書請問曰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

大雅臨別請教以爲服膺之計曰老兄已自歷練但目下且須省閒事就簡約上做工夫若舉業亦是本分事且如前日令老兄作告子未嘗知義論其說亦自好但終是揣量非實見得如今人說人文字辭太多不是辭多只緣意少若據某所見義內卽是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自見得義在內若徹頭徹尾一篇說得此理明便是吾人日用事豈特一篇時文而已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地散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有甚精微奧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閒話若識得箇頭上有源頭下有歸著看聖賢書便句句著實句句爲自家身己說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麽只在身己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說話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閒話聖賢急急敎人只在這些子纔差過那邊去便都無些子著身己都是要將去附合人都是爲別人全不爲自家身己纔就這邊來便是自工夫這正是爲己爲人處公今且要理會志趣是要如何若不見得自家身己道理分明看聖賢言語那裏去捉摸又云如今見得這道理了到得進處有用力慤實緊密者進得快有用力慢底便進得鈍何況不見得這源頭道理便緊密也徒然不濟事何況慢慢地便全然是空如今拽轉亦快如船遭逆風吹向別處去若得風翻轉是這一載不問甚麽物色一齊都拽轉若不肯轉時一齊都不轉見說毋不敬便定定著毋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著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家口讀

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口卽是心心卽是口又如說足容重須著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理手容恭須著恭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恭自家若不恭便自壞了天理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云云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塡得元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眼不曾教自家視非禮纔視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耳不曾教自家聽非禮纔聽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曾教自家言非禮纔言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身心不曾教自家動非禮纔動非禮便不是天理

今人將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
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
去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

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
人纔放下或因循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
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
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
敬為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下一箇敬字在
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
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是了
便行將去

石子餘將告歸先生將子餘問目出曰兩日反覆與公看見得公

所說非是不是其病痛處只是淺耳淺故覺得枯燥不恁條達
只源頭處元不曾用工夫來今須是整肅主一存養得這箇道
理分明常在這裏持之已久自然有得看文字自然通徹遇事
自然圓轉不見費力乃舉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二節及明道語錄聖賢
千言萬語只是要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下學而
上達云自古聖賢教人只是就這箇道理上用功放心不是走
作別處去一劄眼間即便不見才覺便又在面前不是難收拾
公自去提撕便見得今要下工夫且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用
工夫鑽紙上語存得此中昭明條暢自覺無許多窒礙方取文
字來看便見有味道理通透遇事則迎刃而解無許多病痛然
此等語不欲對諸公說且教他自用工夫撞來撞去自然撞著

公既年高若不如此下工夫恐悠悠歲月竟無所得又云某少
時為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
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
覺見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
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
兩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

將與人看不得公要討箇無聲無臭底道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然却開眼便有見開口便說著雖無極而太極然只是眼前道
理若有箇高妙底道理而聖人隱之便是聖人大無狀不忠不
信聖人首先犯著

義剛啓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第二番莫為便了也
不必長長留在胸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事時千思萬慮若

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合下做時自謂做得圓密了及事
纔過又便猛省著有欠闕處纔如此思著則便被氣動了志便
是三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便是難不
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帖這也無著力處聖人
教人但不過是博文約禮須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
後却解漸漸不做差了

古人學問只是為己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
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知為學者聽人說一席好
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
會若使切己下功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
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如人趁養家一般一日不去趁便受

飢餓今人事無大小皆潦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差了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己自家一箇渾身自無著處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

問謙曾與載肖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得舉子程文曰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今人過了此一厄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

先生問前此得書甚要講學今有可說否自修去適值先生去國匆匆不及欵承教誨曰自家莫匆匆便了

寒泉之別請所以教曰議論只是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眞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

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

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然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眞以此爲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是天人與天地並立爲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爲三只爲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一出一入若有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其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志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爲在後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爲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覓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何所不至夫一陰一陽相對志才立則已在陽處立雖

時失脚入陰然一覺悟則又在於陽今之學者皆曰他是堯舜我是衆人何以爲堯舜爲此言者曾不如佛家善才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而作佛渠却辨作佛自家却不辨作堯舜

某因問立志因是然志何以立曰自端本立以身而參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實有此理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旣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在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又曰持敬而未免弛慢是未嘗敬也須是無間斷乃可至如言思慮多須是合思即思不合思者不必思則必不擾亂

問所觀書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如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才見得合理義則自悅才見不合義理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

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爲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發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

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間之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爲別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顏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其末却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看來不消此二句亦得然許多話不是自己著力做又如何得明知不善又去做看來只是知得不親切若眞箇知得定不肯做正如人說飲食過度傷生此固衆所共知然不是眞知偶一日飲食過度爲害則明日決不分外飲食此眞知其傷遂不復再爲也把持之說固是自用著力然又以枯槁無滋味卒急不易著力須平日多讀書講明道理以涵養灌培使此心常與理相入久後自熟方見得力處且如讀書便今日看得一二段來日看三五段殊未有緊要須是磨以歲月讀得多自然有用處且約而言之論孟固當讀六經亦當讀史書又不可不讀講究得多便自然熟但始初須大段著力窮究理會教道理通徹不過一二番稍難向後也只是以此理推去更不艱辛可以觸類而長正如入仕之初看公案初看時自是未相諳較難理會須著些心力如法考究若如此看得三五項了自然便熟向後看時更不似初間難亦可類推也又如人要知得輕重須用秤方得有拈弄得熟底只把在手上便知是若干斤兩更不用秤此無他只是熟今日也拈弄明日也拈弄久久自熟也如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亦是熟後便

精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所以貴乎熟者只是要得此心與義理相親苟義理與自家相近則非理之事自然相遠思慮多走作亦只是不熟熟後自無又如說做事偶合於理則心安或差時則餒此固是可見得本然之理所以差時便覺不安然又有做得不是處不知覺悟須是常惺惺省察不要放過據某看學問之道只是眼前日用的便是初無深遠玄妙

至之少精深蜚之少寬心二病正相反

先生教過爲學不可粗淺因以橘子譬云皮內有肉肉內有子子內有仁又云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椅子之下及角頭背處亦須掃著

吳棠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點始

可言病痛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只是黑上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質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差異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終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與志義理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夷狄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

說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心實不然不肯真箇去做此最不濟事

廖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方好讀書

林一之問先生說動靜義只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底道理曰固是如此然何須將來引證某僻性最不喜人引證動中靜靜中動古人已說了今更引來要如何引證得是但與此文義不差耳有甚深長今自家理會這處便要將來得使恁地泛泛引證作何用明道言介甫說塔不是上塔今人正是說塔須是要直上那頂上去始得說得濟甚事

與馮德貞說爲己爲人曰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麽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只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飢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壹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却有用處若是好叢林得一好長老也只是朝夕汲汲不舍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公等學道此心

安得似他是此心元不曾有所用逐日流蕩放逐如無家之人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颺(餘去)掉放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說閑話逐物而已敢說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莫說一日一時也無莫說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今朋友有謹飭不妄作者亦是他資質自如此然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閑慢過日或云須是汲汲曰公只會說汲汲元不曾汲汲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閑話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那件看不得又掉了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

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濟得甚事如坐定一箇地頭而他支脚也須分布擺陣如大軍厮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游軍依舊去別處邀截須如此作工夫方得而

今都只是悠悠礙定這一路略略拂過今日走來挨一挨又退去明日亦是如此都不曾抓著那癢處何況更望招著痛處所以五年十年只是恁地全不見長進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去做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碁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

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曾做得工夫某常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無家事炒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思量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窗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

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今人做一件事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

諸公請問不切日夕羣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貫各有

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麼若是切己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共商量須有一人識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却到某面前商量便易爲力今既各自東西不相講貫如何得會長進欲爲學問須要打透這些子放令開闊識得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思方是切於爲己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

有言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閑一時閑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閑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或又以離遠師席不見解注爲說曰且如某

之讀書那曾得師友專守在裏初又曷嘗有許多文字也只自著力耳或曰先生高明某何敢望曰如此則全未知自責堯舜與人同耳曷嘗有異某嘗謂此皆是自恕之語最爲病痛

或問格物一項稍支離曰公依舊是箇計較私[illegible]下在這裏公且試將所說行將去看如何若只管在這裏擬議如何見得如做得箇船且安排槳楫解了繩放了索打將去看却自見涯岸若不放船去只管在這裏思量怕有風濤又怕有甚險如何得到岸公今恰似箇船全未曾放離岸只管計較利害聖賢之說那尚恁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如今說了千千萬萬却不曾去下得分寸工夫又曰聖人常說有殺身以成仁今看公那邊人教他殺身以成仁道他肯不肯決定是不肯才說著他也道是怪在又曰吾未見剛者聖人只是要討這般人須是有這般資質方可將來磨治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須是有金玉之質方始琢磨得出若是泥土之質假饒你如何去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自是你根脚本領不好了又曰如讀書只是理會得便做去公却只管在這裏說道如何理會伊川云人所最可畏者便做

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著衣喫飯是別用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眞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先生見學者解說之際或似張大卽語之曰說道理不要大驚小怪

先生言此兩日甚思諸生之留書院者不知在彼如何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卽狂簡不忘其初卽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隨聖人在外底却逐日可照管他留魯者却不見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說得成章了成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釋氏亦自說得有首有尾道家亦自說得有首有尾大抵未成者尚可救已成者爲足慮（時先生在郡中）

大率爲善須自有立今欲爲善之人不可謂少但多顧浮議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著緊自痛切亦何暇恤他人之議哉

先生氣疾作諸生連日皆無問難一夕遣介名入卧內諸生亦無所請先生怒曰諸公恁地閑坐時是怎生地恁地便歸去強不消得恁地遠來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較計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眞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

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三　凡四百二十四條

答張欽夫曰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

宰故不免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己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文集下同）

答趙提舉曰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指示學者修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

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

答江元適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辟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

答柯國材曰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則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爲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爲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强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己出耳

答許順之曰承上巳日書知嘗到城中校書曲折甚慰但且據舊本爲定若顯然繆誤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闕誤可疑無可依據者寧且存之以俟後學切不可以私意輒有更改蓋前賢指意深遠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誤後來其罪將有所歸不可容易

答何叔京曰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答何叔京曰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聖人之言正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窺之關鎖重重未知何日透得盡耳

答黃子厚曰知讀精義有得尤以爲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然並觀博考見其淺深疎密於毫釐之間尤能發人意思使人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也

答陳明仲曰示喻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

答李伯諫曰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

答蔡季通曰大抵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物格之驗也

答江德功曰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繆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全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覆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弘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細微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

答廖子晦曰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

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叠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聱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答王子充曰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缺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

答呂子約曰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呂子約曰只且做一不知不會底人虛心看聖賢所說言語未要便將自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有箇融會處蓋自家道理見識未必不是只是覺得太多了却似都不容他古人開口不覺蹉過了他說底道理耳

答王子合曰窮理之學誠不可以頓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累之多而廓然貫通乃爲識大體耳今以窮理之學不可頓進而欲先識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

答王子合曰橫渠先生有言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蓋舊見已是錯了今又就上面更起意思紛爭分疏費力愈多而於本經正文意思轉見昏了須是一切放下只將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瞭然心目之間無少差互則却回頭來看舊來見處其是非得失不崇朝而決矣

答楊元範曰字書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

本義亦甚害事也
答黃子耕曰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旨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
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
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
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
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
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
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
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
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
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
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

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答吳伯豐曰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他書相似
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復通看本章血脈全篇反復通看
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
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
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
別可到中庸矣況所比校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
閑立議論番得語言轉多却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
也
答胡季隨曰熹于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
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
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

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
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答沈叔晦曰前日務爲學而不覩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
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伯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
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
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
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
答項平父曰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
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
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
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
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

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
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
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
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諭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
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
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
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
又幷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倀倀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
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
答項平父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
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
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

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

答項平父曰。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者。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

答應仁仲曰。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

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答楊至之曰。且看四子書後所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戶。立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子細理會。有疑卽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

答李守約曰。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意穿鑿。便爲定論。或卽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答李守約曰。但有疑。雖當識以俟問。然亦不可不提起閑看。倘或相値。殊勝問而後通也

答方賓王曰。人之應事。有不出於意欲之私。而但以不見義理之當然。遂陷於不正者多矣。董子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者。正爲此耳

答鄭子上曰。來書所問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也。後世說設教二字甚害事。如溫公之學問。雖一本於誠。而其排釋氏亦曰吾欲扶教耳。此只是看道理不透。非獨欺人而幷以自欺。此大學之序所以必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也

李堯卿問程子云且別窮一事。答曰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

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功夫不專一也

答王欽之曰。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若不時泛泛。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工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故不敢承命泛問。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如此長遠工夫耶

答宋容之曰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說性命繫辭中說道處數章及頴濱解孟子說性之類處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片語今當深以此事爲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答陳才卿曰禮樂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答余正叔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

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于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益有不待着意安排而無昏憒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

答趙恭父曰論有眞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間昨晚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頓只此便是不曾眞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隨衆略知之外別有眞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略知得處著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眞知也

答趙詠道曰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姝姝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惟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

答朱朋孫曰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

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

答周南仲曰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旣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旣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旣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眞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欲言相誑如九方皐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

答汪易直曰示喩自訟之篇足見立志爲己之切此正大學所謂誠其意者然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

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止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爲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爲自欺也

答曾無疑曰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卽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

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得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

答張元德曰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體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講誦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剩了又以毛公說詩爲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益可見

答江彥謀曰所論正蒙大旨恐失之太容易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于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于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眞矣此躐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於爲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

答或人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

答劉公度曰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

答江隱君曰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曰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乍看似平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

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履踐得皆是性分內緊切愨實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夫豈有剩法哉若如吾丈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莊老竺學之緒餘乎反復以思未見其可大抵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間內主于敬而行于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于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

答丁仲澄曰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索與人論辨惟無欲速又無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日進而不窮矣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

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于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爲戒而不可爲法也

婺源縣學藏書閣記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于聖人之手而存于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于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歟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曰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于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于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

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于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明此理

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
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旣不過于誇多鬬靡以為利祿
之計其有意于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于心而無事于外求
也是以墮于佛老空虛之邪見而于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
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
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迫淺
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為書之果
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于後來也哉道
之不明其可歎已

記解經曰凡解釋文字不可令註脚成文成文則註與經各為一
事人唯看註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工夫
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

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蓋如此則讀者
看註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註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
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為學先要知得分曉語類下同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
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會
理會得分曉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
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
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
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

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
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
不信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
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
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傅說云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
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他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
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自古未有
人說學字自傅說說起他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
始典于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即且把

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
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
點檢如人一家中合有許多家計也須常點認過若不如此被
外人驀然捉將去也不知又曰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
有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
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
却別生得意思伊川云某二十以前讀論語已自解得文義到
今來讀文義只一般只是意思別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
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
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

不能盡得心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麄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

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項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

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爲是且頓放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了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然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于六經云云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

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著精神看一看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崎嶇底便不好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于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淸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做三兩片以至于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闕了門閉了戶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

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看文字如捉賊須知道盜發處自一文以上贓罪情節都要勘出若只描摸箇大綱縱使知道此人是賊却不知何處做賊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只認下著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

是閒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補塡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讀書只逐段逐些子細理會小兒讀書所以記得是渠不識後面字只專讀一進耳今人讀書只滾滾讀去假饒讀得十遍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耳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讀書當如此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一百字却于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却當兼看已讀者

讀書不可貪多且要精熟如今日看得一板且看半板將那精力來更看前半板兩邊如此方看得熟直須看得古人意思出方好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己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某最不要人摘撮看文字須是逐一段一句理會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腳踏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捱去捱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耳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

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得如喫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吃了須是細嚼教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箇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爲知味又云園夫灌

園善灌之人隨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間灌溉既足則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擔一擔之水澆滿園之蔬人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又云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又云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

因說進德居業進字居字曰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鶻突都只見成一片黑淬淬地須是只管看來看去認來認去今日看了明日又看早上看了晚間又看飯前看了飯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箇字都有一箇大縫罅今常說見得又豈是懸空見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見得文字只是舊時文字只是見得開如織錦

上用青絲用紅絲用白絲若見不得只是一片皂布
前輩云讀書不可不敬敬便精專不走了這心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然熟讀精思既曉得後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爲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
凡讀書且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好看處不妨一看然非是要緊
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

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爲有補于學者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著落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卽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常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臲卼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

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讀誦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轉若只是口裏讀心裏不思量看如何也記不子細又云今緣文字印本多人不肯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故其所引書句多有錯字如孟子所引詩書亦多錯但記得耳
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莫說道見得了便休而今看一千遍見得又別有一萬遍看得又別須是無這冊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恁地歷歷落落在自家

肚裏方好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厠上他只是做文字尚如此況求道乎今人對著冊子時便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如此濟得甚事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于那疑處看正須于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也

聖人言語如千花遠望都見好須端的真見好處始得須著力子細看工夫只在子細看上別無術

聖人言語皆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齊整今人只是心麤不子細窮究若子細窮究來皆字字有著落

某自潭州來其他盡不曾說得只不住地說得一箇教人子細讀書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捨去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捨去方能體認得

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有此屋便謂見了卽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窓櫺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記得方是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便好須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

看文字若便以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況于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

讀者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

大抵學者只在是白紙無字處莫看有一箇字便與他看一箇如此讀書三年無長進處則如趙州和尚道截取老僧頭去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

曾裘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按裘父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慕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橫渠云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今學者看文字若記不得則何緣貫通時舉曰緣資性魯鈍全記不起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止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三二百遍而後能熟精習讀去後來卻赴賢良要知人只是不會耐苦耳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若見做不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切宜勉之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

初學于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

是接續其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滾則此心易得汩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字逐句各有著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本領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餘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

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閑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體一作）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粗底也當看

讀書須是虛心切己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裏只被人不虛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家身上一般意思說出把做聖人意思

凡看書須虛心看不要先立說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後又看一段須如人受詞訟聽其說盡然後方可決斷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問如先生所言推求經義將來到底還別有見處否曰若說如釋氏之言有他心通則無也但只見得合如此爾再問所說尋求義理仍須虛心觀之不知如何是虛心曰須退一步思量次日又問退一步思量之旨曰從來不曾如此做工夫後亦是難說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牽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得退

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面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

某嘗見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己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于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已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或問看文字為眾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

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又曰只要虛心又云濯去舊聞以來新見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手自指）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己上體察但于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古人

亦須讀書始得但古人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成合在此看如此于病何補

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不須就書冊上理會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只就書冊上理會不曾體認著自家身己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身己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如世上一等說話謂不消得讀書不消理會別自有箇覺處有箇悟處這箇是不得若只恁地讀書只恁地理會又何益

學須做自家底看便見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爲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于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

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己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于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

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

看書不由直路只管枝蔓便于本意不親切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至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洪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凡讀書先須曉得他底言詞了然後看其說于理當否當于理則是背于理則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箇意思了却將他人說

話來說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則硬穿鑿之使合

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

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又曰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

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說可疑。而不知己說之可疑。試以詰難他人者以自詰難。庶幾自見得矣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逾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于博求之。不知不求于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于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于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于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

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只看論語。看孟子。專只看孟子。讀這一章。更不看後章。讀這一句。更不得看後句。這一字理會未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汎濫無統。雖卒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某舊時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只有此法。更無他法

凡讀書須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會上一句。待通透。次理會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曉。然後將全章反覆紬繹玩味。如未通透

却看前輩講解。更第二番讀過。須見得身分上有長進處。方爲有益。如語孟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二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己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得數段。或一兩段耳。又云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耶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

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

向時有一截學者貪多務得要讀周禮諸史本朝典故一向盡要理會得許多沒緊要底工夫少刻身己都自恁地顛顛倒倒沒頓放處如喫物事相似將甚麽雜物事不是時節一頓都喫了便被他撐腸拄肚沒奈何他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輕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

因言讀書法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三二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他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又問讀書心多散亂曰便是心難把捉處知得此病者亦早少了向時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說與直卿云且如讀十句書上九句有心記得心不走作則是心在此九句內是誠是有其物故終始得此九句用若下一句心不在焉便是不誠便無物也

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强飲食之終無益也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于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成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此一段係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持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持扯住乙窮盡其說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眞是者出矣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義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談

經之大患也

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却是重字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于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面牆。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度量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致知格物。大學中所說。不過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之類古人小學時都曾理會來。不成小學全不曾知得。然而雖是止于仁止于敬。其間却有多少事。如仁必有所以爲仁者。敬必有所以爲敬者。故又來大學致知格物上窮究教盡。如入書院。只到書院門裏。亦是到來。亦喚做格物致知得。然却不曾到書院築底處。終不是物格知至

問釋氏之學。何以說其高過于大學而無用。曰吾儒更著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掃了這箇。他便恁地空空寂寂恁地便事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藝是一箇至末處。然亦皆有用。釋氏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又曰古人志道據德而游于藝。禮樂射御書數。數尤爲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耶。徒然壞了許多士子精神

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此明德莫是天生德于予之德。曰莫如此問。只理會明德是我身上甚麽物事。某若理會不得。便應公是天生德于予之德。公便兩下都理會不得。且只就身上理會。莫又引一句來問。如此只是紙上去討。又曰此明德是天之予我

者。莫令汙穢。當常常有以明之

格物莫先于五品

問格物工夫未到得貫通。亦未害否。曰這是甚說話。而今學者所以學。便須是到得聖賢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但用工做向前去。但見前路茫茫地白。莫問程途。少間自能到。如何先立一箇不解做得便休底規模放這裏了。如何做事。且下手要做十分。到了只做得五六分。下手做五六分。到了只做得三四分。下手做三四分。便無了。且諸公自家裏來到建陽。直到建陽方休。未到建陽。半路歸來。便是不到建陽。聖賢所爲必不如此。如所謂君子鄉道而行。半途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又曰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車以行陸。今試以衆人之力共推一舟于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果不能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

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性。下梢尋得一箇空洞無稽底性。亦由他說。于事上更動不得

不是要格那物來長我聰明見識了。方去理會。自是不得不理會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理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

大學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于聖賢之域。某嘗謂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

知既至則意可誠。如燈在中間。纔照不及處。便有賊潛藏在彼不可知。若四面八方都光明了。他便無著身處

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凡事皆有箇極好處。今之人多是理會得半截便道了。待人看來喚做好也得。喚做不好也得。自家本不曾識得到。少刻也會入于老。也會入于佛。也會入于申韓之刑名。止緣初間不理會到十分。少刻便沒理會。故大學必使人從致知直截要理會透。方做得。不要恁地半間半界。含含糊糊。某與人商量一件事。須是要徹底教盡。若有些子未盡處。如何住得。若有事到手。未是處須著極力辨別教是。且看孟子那箇事恁地含糊放過。有一字不是。直爭到底。這是他見到十分極至。十分透徹。如何不說得

問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

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

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眞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

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歸。何也。曰便是此等語說得最好。平正不向一邊去

且窮實理。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即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

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

問或問中云知有未至是氣稟私欲所累曰是被這兩箇阻障了所以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所以將格物致知教學者只是要教你理會得這箇道理便不錯一事上皆有一箇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研窮子細認得這言語中有一箇道理

在裏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言語不然只是冥行都顛倒錯亂了且如漢高帝做事亦有合理處如寬仁大度約法三章豈不是合理處甚多有功諸將嫚罵待他都無禮數所以今日一人叛明日一人叛以至以愛惡易太子如此全錯更無些子道理前後恰似兩人此只是不曾真箇見得道理合如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資高明偶然合得不中理處多亦無足怪只此一端推了古今青史人物都只是如此所以聖人教學者理會道理要他真箇見得了方能做得件件合道理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遇事時把捉教心定子細體認逐旋捱將去不要放過積累工夫日久自然見這道理分曉便處事不錯此與偶合者天淵不同問去私欲氣稟之累曰只得逐旋戰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此理亦不濟事須是當事時子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他次第這邊分明了那邊自然容著他不得如今只窮理為上又問客氣暴怒害事為多不知是物欲耶氣稟耶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連著且如人稟得性急于事上所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得理分明便勝得他

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且據眼前這近處行便是了這便成苟簡卑下又有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梢只是謾人聖人便只說下學上達即這箇便是道理別更那有道理只是這箇熟處自見精微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處做得熟便是堯舜聖人與庸

凡之分只是箇熟與不熟

這箇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憾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亦緣當時諸公所聞于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為全幸生于先生之後者未為不幸蓋得見諸家記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法畢備又曰格物致知其次上蔡說得稍好

說呂居仁解大學曰他諸公何故一做下便不改動一字非聖人安能如此這般非是大聖便是大愚

原道中舉大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
不獲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
司馬溫公說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
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

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集
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
久久自然理會得今有一般學者見人恁麽說不窮究他說是
如何也去立一說來攙說何益於事只贏得一箇理會不得耳

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
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
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
且如今日說這一段文字了明日又思之一番思了又第二第三

番思之便是時習今學者才說了便休

浹洽二字宜子細看凡于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譬之浸
物于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之久則
透內皆濕程子言時復思繹浹洽于中則說極有深意

大抵看聖賢言語須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
他只尋罅隙處游刃以往而衆理自解芒刃亦不鈍今一看文
字便就上百端生事謂之起疑且解牛而用斧鑿鑿開成痕所
以刃屢鈍如此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非不熟初學
須自處于無能遵禀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今一看未見意趣
便爭手奪脚近前爭說一分以某觀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
說耳其意直是謂聖賢說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頭地曾不
知于自己本無所益

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不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
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
高者流爲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鶻突物事在這裡

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
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
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
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
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

因有援引比類說忠恕者曰今日浙中之學正坐此弊多强將名
義比類牽合而說要之學者須是將許多名義如忠信仁義孝
弟之類各分析區處如經緯相似使一一有箇著落將來這箇
道理熟自有合處譬如大概舉南康而言皆是南康人也却須
去其間識得某人爲誰某人在甚處然後謂之識南康人也

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
然他却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曉得故可以擔
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
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
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
意蓋如此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
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
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
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
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

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上面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訣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可以言此耳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

聖門以言語次於德行言語亦大難若非燭理洞徹胸次坦然即酬酢應對蹉失多矣（因論奏事而言）問此須要記問熟方臨時一一舉得出曰亦未說記問如沙中之事張良只云陛下不知乎此乃謀反耳何嘗別有援引至借箸發八難方是援引古今問伊川

龜山皆言張良有儒者氣象先生却以良為任數曰全是術數問養虎自遺患等事切謂機不可失曰此時便了却項羽却較容易然項羽已是無能為終必就擒也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更不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裡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如要去建寧須從第一鋪便去到抑營江抑營江便去到魚鵃驛只管恁地去這處進得一程那處又減得一程如此雖長安亦可到矣不然只要一日便到如何得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到第二段第二段了便到第三段只管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若開卷便要獵一過如何得問如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於寡妻便推類去至於兄弟至於兄弟便推類去御於家邦如修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治國只是

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去中央攻那硬處如何攻得枉費了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抉了軟處中央硬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亦是此意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裡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

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窠裡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
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

所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
然如何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
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曰通貫只一理言二者
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
形而上之理卽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問集注云始終本
末一以貫之惟聖人爲然此解得已分明但聖人事是甚麼樣
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時便上達天理是也

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
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
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

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

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皆不可
不盡

讀書理會義理須是勇猛徑直理會將去正如關羽擒顏良只知
有此人更不知有別人直取其頭而歸若使既要斫此人又要
斫那人非惟力不給而其所欲得者不可得矣又如行路欲往
一處所却在道邊閑處留滯則所欲到處何緣便達看此一章
便須反覆讀誦逐句逐節互相發明如此三二十過而曰不曉
其義者吾不信也

御法而今尚可尋但是今人尋得亦無用處故不肯候景反時士
大夫無人會騎此時御法尚行今射亦有法一學時便要合其
法度若只是胡亂射將來又學其法不得某舊學琴且亂彈謂
待會了却依法原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知學問安可不謹厥
始

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
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
簡約若是平日講貫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
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爲約

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
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楫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
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
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
說以爲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
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

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
之以爲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

問實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實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
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
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
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德明問看伊尹升陑
之事亦是曾學兵法曰古人皆如此如東漢李膺爲度遼將軍
必是曾履行陣實問傅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何有
說命三篇之文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後來乃能
作股肱元首之歌便如顏子亦大段讀書其問爲邦夫子告以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顏子平時於四代禮樂夏小正之類須一一曾理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一種書後世不得而見如孟子說葛伯事以爲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便是孟子時有此等書今書中只有葛伯仇餉一句上古無書可讀今旣有書亦須是讀此由博反約之義也

問知是心之神明似與四端所謂智不同曰此知字義又大然孔子多說仁智如元亨利貞元便是仁貞便是智四端仁智最大無貞則元無起處無智則如何是仁易曰大明終始有終便有始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知也

楊通老問中庸或問引楊氏所謂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曰衣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將物便

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說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扇子此物也便有箇扇子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當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有箇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而已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得飢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食飲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類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行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著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儒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箇道理方是道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云云他便是只認得這箇把來作弄或問告子之學便是如此曰佛家底又高告子底死殺了不如佛家底活而今學者就故紙上理會也解說得去只是都無那快活和樂底意思便是和這佛家底也不會見得似他佛家者雖是無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一生快活便是他就這形而下者

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者而今學者看來須是先曉得這一層却去理會那上面一層方好而今都是和這下面一層也不曾見得所以和那上面一層也理會不得又曰天地中間物物上有這箇道理雖至沒緊要底物事也有這道理蓋天命之謂性這道理却無形無安頓處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這兩箇原不相離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文看來博學似箇沒緊要物事然那許多道理便都在這上都從那源頭上來所以無精粗小大都一齊用理會過蓋非外物也都一齊理會方無所不盡方周遍無疎缺處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間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適而非道無時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懼戒謹何用更學道爲爲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

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爲道須是有箇仁義禮智始得若便以舉
止動作爲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又曰大學所以說格物却不
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只說格物則只就那形
而下之器之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箇元不相離所
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
便是則龜山便只指那物做則只是就這物上分精粗爲物則
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視乃則也耳物也耳之聽乃則也殊不知
目視耳聽依舊是物其視之明聽之聰乃是則也龜山又云伊
尹之耕於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
間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

橫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
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他意謂須先說

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儱侗如何
到行處分明

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爲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
似他人勉强耳堯稽於衆舜取諸人豈是信采行將去某嘗見
朋友好論聖賢等級看來都不消得如此聖賢依舊是這道理
如千里馬也須使四脚行駑駘也是使四脚行不成說千里馬
都不用動脚便到千里只是他行得較快爾又曰聖人說話都
只就學知利行上說

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

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後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
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

有勿問問之勿知勿措也問而勿知勿可攘下須當研窮到底使

答者詞窮理蠢始得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
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
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
竭力無自然相說而解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問相說而解古
注說音悅解音佳買反曰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蟹蓋義理相說
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

九年知類通達橫渠說得好學者至於能立則教者無遺恨矣此
處方爲大成蓋學者既到立處則教者亦不消得管他自任不
得故橫渠又云學者能立則自强不反而至於聖人之大成矣
而今學者不能得扶持到立處嘗謂此段是箇致知之要如云
一年視離經辨志古注云離經斷絕句也此且是讀得成句辨

志是知得這箇是爲己那箇是爲人這箇是義那箇是利三年
敬業樂羣敬業是知得此是合當如此做樂羣是知得滋味好
與朋友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所見與
其師相近了七年論學取友論學是他論得有頭緒了取友是
知賢者而取之此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此謂之大成橫渠
說得推類兩字最好如荀子倫類不通不足謂之善學而今學
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强不反
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
志便是所得處他皆倣此

昨夜說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
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潠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
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

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者纔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尹彥明看得好想見煞着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麼

改文字自是難有時意思或不好便把來改待得再看又反不如前底是以此見皆在此心如何纔昏便不得或有所遷就或有所回避或先有所主張隨其意之所重義理便差了器之問程子語有可疑處曰此等恐錄得差或恐是一時有箇意思說出或是未定之論今且怕把人未定之論便喚做是也是切害如

今言語最是難得一一恰好或有一時意思見得是如此他日所見或未必然惟聖人說出句句字字都恰好這只是這箇心只是聖人之心平一

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掞所抄語錄去呈想是他為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

南軒解論語孟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註解去曰他本只是禪幹問嘗看文字多是虛字上無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文粗疎粗解這般意思却恐都不見了曰然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

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為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為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理會得時若撩東劄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萬事不了何益

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

書今人亭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著力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力學問而已

器之問野有死麕曰讀書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維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書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

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年

謂器之看詩病於草率器之云如今將先生數書循環看去曰都讀得了方可循環再看如今讀一件書須是眞箇理會得這一件了方可讀第二件讀這一段須是理會得這一段了方可讀第二段少間漸漸節次看去自解通透只五年間可以讀得經子諸書迤邐去看史傳無不貫通韓退之所謂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沉潛反覆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韓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埽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胸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註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都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矣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譬如一箇官司未了是鶻突了少間又取得許多鶻突底證見來證對却成一場無理會去又有取後面未曾理會底來說却似如今只來建陽縣猶自未見得分曉却又將建寧府與南劍州事來說如何說得行少間弄來弄去只是胡

說瞞人有人說話如此者某最怕之說甲未了又纏向乙上去說乙未了又纏向丙上去無一句著實正如斜風雨相似只管吹將去無一點著地敢有終日與他說不曾判斷得一件分曉徒費氣力耳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脉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護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愨實處方已

某尋常看文字都曾疑來如上蔡觀復堂記文定答曾吉甫書皆曾把做孔孟言語一般看久之方見其未是每一次看透一件便覺意思長進不似他人只依稀一見謂其不似便不復看不特不見其長處亦不見其短處

某尋常見是人文字未嘗敢輕易亦恐有好處鞭著工夫看他

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粗心了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徧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徧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

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眞箇是不同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復思量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仔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眞實如此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著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腳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粗未論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答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揩磨逐旋捱將去久之漸漸揩磨得光老蘇則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看他們用工夫更難可惜若移之於此大段可畏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爲至敏底工夫涉獵看過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

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

問先生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可但發大綱

君舉謂不合與諸公爭辯這事難說嘗記得林少穎見人好說話都記寫了嘗舉一項云國家嘗理會山林要委諭民間遷去祖

墳事後區處未得。特差某官前往定奪。果當如何。這箇官人看了。乃云只消酌中做。林說這話說得不是。當時只要理會當遷與不當遷。當遷去。雖盡去亦得。若不當遷。雖一毫不可動。當與不當。這便是中。如何於二者之間酌中做。此正是今時人之大病。所以大學格物窮理。正要理會這些。須要理會教是非端的分明。不如此定不得。如初間看善惡如隔一墻。只管看來。漸漸見得善惡如隔一壁。看得隔一壁底。已自勝似初看隔一墻底了。然更看得又如隔一幅帋。這善惡只是爭些子。這裏看得直是透。善底端的是善。惡底端的是惡。畧無些子疑似。大學只要論箇知與不知。知得切與不切

看人傑論語疑義云。正淳之病。多要與衆說相反。譬如一柄扇子。衆人說這一面。正淳便說那一面以詰之。及衆人說那一面。正

淳却說這一面以詰之。舊見欽夫解論語多有如此處。某嘗語之云。如此是別爲一書與論語相詰難也

先生謂寓曰文字可汲汲看。悠悠不得。急看方接得前面看了底。若放慢則與前面意思不相接矣。莫學某看文字看到六十一歲。方畧見得道理恁地。今老矣。看得。做甚使得。學某不濟事。公宜急早向前

以某觀之。做箇聖賢。千難萬難。如釋氏則今夜痛說一頓。有利根者。當下便悟。只是箇無星之秤耳

大學等書。向來人只說某說得詳。如何不畧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爲學。只是爭箇肯不肯耳。他若無得。不肯向這邊畧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意味

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畧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惱這樣底。少間不濟事。敏底人。又却要做那鈍底工夫方得

讀書者。當將此身葬在此書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以必曉徹爲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恁一心在書上。方謂之善讀書。若但欲來人面前說得去。不求自熟。如此濟得甚事。須是着起精神。字字與他看過。不惟念得正文注字。要自家暗地以俗語解得。方是。如今自家精神。都不曾與書相入。念本文注字猶記不得。如何曉得

郭得元言記書不得。曰公不可欲速。且讀一小段。若今日讀不得。明日又讀。明日讀不得。後日又讀。須被自家讀得。若只記得字義訓釋。或其中有一兩字漏落。便是那腔子不曾塡得滿。如一

箇物事欠了尖角處相似。少間自家作出文字。便也有所欠缺。不成文理。嘗見番人及武臣文字。常不成文理。便是如此。他心中也知得要如此說。只是字義有所欠缺。下得不是。這箇便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患。是他心有所蔽故如此

謨既受詩傳。併力抄錄。頗疎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冊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耳。有所面言。資益爲多。又問與周茂元同邸。所論何事。曰周丈。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些粗疎。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簡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

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

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譬如喫饅頭只撮箇尖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近來覺見說這樣話都是閑說不是眞積實見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一貫之旨如何不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說與他子貢是多少聰明到後來方與說予一以貫之此意是如何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萬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子之樂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象程先生曰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更說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单入禪學去聖賢立言垂教無非着實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如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等類皆一意也大抵看道理要得寬平廣博平心去理會若實見得只說一兩段亦見得許多道理不要將一箇大底言語都來罩了

胡叔器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某在漳州有訟田者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事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畔衆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情僞更不能逃又說嘗有一官人斷爭田事被某撥了案其官人却

來那穿欵處考出窮理亦只是如此

訓淳云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濶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樣了便要去通那萬事　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井上智不能也須撒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

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

先生餞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盃勸李丈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盃與淳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覺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棊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擕棊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棊已精其高着已盡識之矣但低着未曾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過

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公將謂有異問相發明却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人若能於大學語孟中庸

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折莫甚大事以其理推之無有不曉者况此末事今若此可謂是颺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也

書不可進前一步看只有退看譬如以眼看物欲得其大體邪正曲直須是遠看方定若近看愈狹了看不見

問做何工夫璘對以未曾曰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可問便好商量若未做工夫只說得一箇爲學大端他日又如何得商量嘗見一般朋友見事便奮發要議論胡亂將經書及古人作議論看來是沒意思又有一般全不做工夫底更沒下手商量處又不如彼胡亂做工夫有可商議得且如論古人便是論錯了亦是曾考論古人事迹一過他日與說得是將從前錯底改起便有用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簟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又如田子方說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他說得不是若不明得音如何明得官次第被他易宮爲商也得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郯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

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子思做中庸大段周密德性五句須是許多句方該得盡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上一截是尊德性事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下一截是道問學事都要得纖悉具備無細不盡如何只理會一件

先生謂顯道曰久不相見不知年來做得甚工夫曰只據見成底書讀（夔孫錄云包顯道侍坐先生方修書語之曰公輩逍遙快活某便是被這事苦包曰云云）先生曰聖賢已說過何待更去理會他但是不恁地恁地都不濟事次日又言昨夜睡不著因思顯道恁地說不得若是恁地便不是自强不息底道理人最是怕陷溺其心而今顯道輩便是以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以務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兼

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次日先生親下精舍大會學者先生曰荷顯道與諸生遠來某平日說底便是了要特地說又似無可說而今與公鄉里平日說不同處只是爭箇讀書與不讀書講究義理與不講究義理如某便謂是須當先知得方始行得如孟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何與自家事而自家必欲知之何故若是不知其病痛所自來少間自家便落在裏面去了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那上面六節固是當理會若鳥獸草木之名何用自家知之但是既爲人則於天地之間物理須要都知得方可若頭上髻子便十日不梳後待如何便一月不梳待如何但須是用梳方得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

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

廷秀問某緣不能推廣曰而今也未要理會如此如佛家云只怕不成佛不怕成佛後不會說話如公却是怕成佛後不會說話了廷秀又問莫是見到後自會恁地否曰不用恁地問如今只用下工夫去理會見到時也著去理會見不到時也著去理會且如見得此段後如何便休得自著去理會見不到時也不曾說自家見不到便休了越著去理會理會到死若理會不得時亦無可奈何

語通老早來說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做等閒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與事本無異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

胡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泛泛地過不曾貼裏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粗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皆奈何不得只是不曾向裏去理會如入市見鋪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沒錢買得如書冊上都是好說話只是自家無奈他何

叔器曰安之在遠方望先生指一路脈去歸自尋曰見行底便是路那裏有別底路來道理星散在事物上却無總在一處底而今只得且將論孟中庸大學熟看如論語上看不出少間就孟子上看得出孟子上底只是論語上底不可道孟子勝論語只是自家已前看不到而今方見得到又問優游涵泳勇猛精

進字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立定牌牓也不須恁地起草只做將去又問應事當如何曰士人在家有甚大事只是著衣喫飯理會眼前事而已其他天下事聖賢都說十分盡了自家只就他說話上寄搭些工夫便都是我底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檢許多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脈各見得落着然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好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盡然大綱已定今集注只是就那上刪來但人不著心守見成說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一兩段所以去取底是如何便自見得大抵事要思量學要講如古人一件事有四五人共做自家須看那人做得是那人做得不是又如眼前一件事有四五人共議甲要如此乙要如彼自家須見那人說得是那人說得不是便待思量得不是此心曾經思量

一過有時那不是底發我這是底如十箇物事團九箇不著那一箇便著則九箇不著底也不是枉思量又如講義理有未通處與朋友共講十人十樣說自家平心看那箇不是或他說是底却發得自家不是底或十人都說不是有時因此發得自家是底所以適來說有時是這處理會得有時是那處理會得少間便都理會得只是自家見識到別無法學者須是撒開心胸事事逐件都與理會過未理會得底且放下待無事時復將來理會少間甚事理會不得

問尋求古人意思曰某常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眞信也

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又韓退之答李翊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某嘗嘆息以爲此數人者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用了許多功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曾用得旬月工夫熟讀得一卷書只是泛然發問臨時湊合元不曾記得本文及至問著元不曾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演己說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己體察著己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

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今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與諸家說便得而今看自家如何說終是不如前賢須盡記得諸家說方有箇襯簟處這義理根脚方牢這心也有殺泊處心路只在這上走久久自然曉得透熟今公輩看文字大槩都有箇生之病所以說得來不透徹只是去巴攬包籠他元無實見處某舊時看文字極難諸家說盡用記且如毛詩那時未似如今說得如此條暢古今諸家說盡用記取閑時將起思量這一家說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一家說得那字不是那字是那家說得全是那家說得全非所以是者是如何所以非者是如何只管思量少間這正當道理自然光明燦爛在心目間如指諸掌今公們只是紐捏巴攬來說都記得不熟所以這道理收拾他不住自家也使他不動他也不服自家使相聚得一朝半日又散去了只是不熟這箇道理古時聖賢也如此說今人也如此說說得大槩一般然今人說終是不似所爭者只是熟與不熟耳縱使說得十分全似猶不似在何況和那十分似底也不曾看得出徹了六而今每日只是優游和緩分外看得幾遍分外讀得幾遍意思便覺得不同曰而今使未得優游和緩須是苦心竭力下工夫方得那箇優游和緩須是做得八分九分成了方使得優游和緩而今便說優游和緩只是泛泛而已矣這箇做工夫須是放大火中鍛煉鍛教他通紅溶成汁瀉成錠方得今只是略略火面上熁得透全然生硬不屬自家使在濟得甚事須是縱橫舒卷皆

由自家使得方好。搦成團。捺成匾。放得去。收得來。方可。某嘗思今之學者。所以多不得力不濟事者。只是不熟。平生也費許多功夫看文字。下稍頭都不得力者。正緣不熟耳。只緣一箇不熟。少間無一件事理會得精。呂居仁記老蘇說。平生因聞升裏轉斗裏量之語。遂悟作文章妙處。這箇須是爛泥醬熟。縱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也

學者講學。多是不疑其所當疑而疑其所不當疑。不疑其所當疑。故眼前合理會處多蹉過。疑其所不當疑。故枉費了工夫。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此間所以令學者入細觀書做工夫者。正欲其熟考聖賢言語。求箇的確所在。今却攷索得如此支離反不濟事。如某向來作或問。蓋欲學者識取正意。觀此書者。當於其中見得此是當辨。此不足辨。刪其不

足辨者。令正意愈明白可也。若更去外面生出許多議論。則正意反不明矣。今非特不見經文正意。只諸家之說亦看他正意未著。又曰中庸言愼思。何故不言深思。又不言勤思。蓋不可枉費心去思之。須是思其所當思者。故曰愼思也

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爲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看玩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或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是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閑說閑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却要做甚。若是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

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在

或謂問難只是作話頭。不必如此。曰不然。到無疑處不必問。疑則不可不問。今如此云云。不是惡他人問。便是自家讀書未嘗有疑

或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復是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

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却是誰去窮得。近世有人爲學。專要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却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子細讀書。書不曾讀。不見義理。乘虛接渺。指摘一二句來問人。又有漲開其說來問。又有牽甲證乙來問。皆是不曾有志朴實頭讀書。若是有志朴實頭讀書。真箇逐些理會將去。所疑直是疑。亦有可答。不然。彼己無益。只是一場閑說話爾。濟得甚事。且如讀此一般書。只就此一般書上窮究。冊子外一箇字且莫兜攬來炒。將來理明。却將已曉得者去解得未曉者。如今學者。將未能解說者。却

去參解說不得者。鶻突好笑。悠悠歲月。只若人耳

或云。背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是肚裏做病。如何又吃得。安穩蓋飲而食者。卻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卻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做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

先生讀書屏山書堂。一日與諸生同行登臺。見草盛。命數兵耘草。分作四段。令各耘一角。有一兵逐根拔去。耘得甚不多。其他所耘處。一齊了畢。先生見耘未了者。問諸生曰。諸公看幾箇耘草那箇快。諸生言諸兵皆快。獨指此一人以爲鈍。曰。不然。某看來此卒獨快。因細視諸兵所耘處。草皆不去。盡悉復呼來再耘。先生復曰。那一兵雖不甚快。看他甚子細。逐根去。令盡雖一時之難。卻只是一番工夫便了。這幾箇又著從頭再用工夫。只緣其初欲速苟簡。致得費力如此。看這處便是學者讀書之法。

講學須要著實。向來諸公都見得不明。卻要做一場說話矣。云。目前諸友。亦多有識門戶者。某旦暮死耳。不敢望大行。且得接續三四十年。說與後進。令知。亦好。

品藻人物。須先看他大規模。然後看他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某長某短。某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緊要。如此互將來品藻。方定得他分數優劣

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語孟卻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以上泛論讀書窮理。以下論各經書讀法）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

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或問大學之書。卽是聖人做天下根本。曰。此譬如人起屋。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理會得這箇了。他日若有材料。卻依此起將去。只此一箇道理。明此以南面。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而今無法嘗欲作一說。以敎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徧。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去日來。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卻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地新

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只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子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又曰。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爲他設疑

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
聖人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
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
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却是看見成
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盖他
一切辨得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磕自有箇通透處只是吾儒
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又曰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
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爲無那恰好底字子把來看又見
不穩當又著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爲難
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裏
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
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
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大學一日只看二三段時便有許多修處若一向看去便少不是
少只是看得草草
某解注書不引後面說來證前說却引前說去證後說蓋學者方
看此有未曉處又引他處只見難曉大學都是如此
說大學啓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
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
夫
論孟集義序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
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
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

閒也文集下同
讀書之要曰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
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
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
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
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
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
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
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
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
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
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

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
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實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
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
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
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
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
將有可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
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
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
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
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
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

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語類下同）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得心性着落。却下工夫做去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

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是如何。曰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會看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說糖味甜耳。

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那糖與人喫。人若肯喫。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

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胸中如此。做事全做不得

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着力緊要底。便要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删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理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疏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挨。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蜚卿云。只將程子之說爲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爲主。然後看它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某嘗苦口與學者說得口破。少有依某去著力做工夫者。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某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

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蓋有大不同者矣

龜山門人自言龜山中庸枯燥。不如與叔浹洽。先生曰。與叔却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遠

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說他所見一面道理。却不將聖人言語折衷。所以多失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是對說將來。不知它古人如何做得這樣文字。直是恁地整齊。因言某舊年讀中庸。都心煩。有不得且是不知是誰做。若以爲子思做。又却時復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蓋某僻性。讀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了。方去涵泳他義理。後來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夫子之說。著爲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逐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擺布得來直恁麼

細密。又如太極圖。一錄云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方見得他如此精密 若不分出許多節次來。後人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來讀者。知其用功如是之至否。一錄云亦知前人恁地用心否

聖人說話。中正不偏。如揲蓍。兩手皆有數。不可謂一邊有道理。一邊無道理。它人議論。才主張向這一邊。便不信那邊有

答袁機仲曰。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地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作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從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爲說。雖若各

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喻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卽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全。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文集下同

答袁機仲曰。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自一個體面。不可牽强合爲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近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着。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輥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疏不下。徒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爲然也

易象說曰。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旣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

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答袁機仲曰。數之爲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互錯綜。無所不遍

則有非人之所爲者其所不合固不容於强合其所必合則縱横反復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强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工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

答呂伯恭曰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

己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

答方伯謨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

答丘子野曰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爻之詞）筮有變（老陽老陰）然後有占（變爻之詞）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値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攷其所値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無違理而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覆而不舍之辭也

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是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每箇便生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爲二二爲四四爲八八爲十六十六爲三十二三十二爲六十四旣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如乾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離三索而得兌初間畫

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此象耳（語類）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麽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托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曾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

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陰處便抑遏壅絕他

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以爲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叠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爲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恁地巧推排

季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聲音皆出於乾坤坤音闔以翻腳反之乃見）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只起於乾坤二畫

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

天地只是不會說倩他聖人出來說若天地自會說話想更說得好在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識理義嶢崎蠢然而已事事都曉不得聖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則爲凶則否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也及後來理義明有事則便斷以理義如舜傳禹曰朕志先定鬼神其必依龜筮必協從已自吉了更不用重去卜吉也周公營都意主在洛矣所卜澗水東瀍水西只是對洛而言其他事惟盡人謀未可曉處方卜故遷國立君大事則卜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盡人謀然後卜筮以審之

易本是卜筮之書若人卜得一爻便要人玩得此一爻之義如利貞之類只是正者便利不正者便不利不曾說道利不貞者人若能見得道理已十分分明則亦不須更卜

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麤不得

如某之說雖粗然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

需於泥致寇至此卦爻本自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慎堤防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就需之時思患預防而不至於敗也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也

聖人作易本爲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人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爲之凶便不爲然如此理却在其中矣如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惟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爲君子之所爲者必吉而爲小人之所爲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矣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

問卦爻凡初者多吉上者多凶曰時運之窮自是如此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貞是貞正底意思悔是事過有追不及底意

卦雖出於自然然一爻成則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止有八卦四爻成則止有四卦五爻成則止有二

卦是人心漸可以測知不若卜龜文一兆則吉凶便見更無移改所以古人言筮短龜長廣因言浙人多尙龜卜雖盜賊亦取決於此曰左傳載臧會卜信與僭僭吉此其法所以不傳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却無此弊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也

嘗謂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爲震震動也在上爲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歐公却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

圖洛書爲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爲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联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閒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消者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卽其主客善惡之辯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卽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卽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爲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爲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有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爲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爲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

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畧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卽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爲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爲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如楚詞以神爲君以祀之者爲臣以寓其敬事不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一錄云但假托事神而說）但是先且爲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

得令人解說便直去解作事君底意思也不喚做不是他意但須先與結了那一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衮說了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說箇影象在這裏無所不包又曰卦雖八而數須是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爲十

聖人說數說得簡畧高遠疎濶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天一地二是自然底數也大衍之數是揲蓍之數也惟此二者而已康節却盡歸之數竊恐聖人必不爲也因言或指一樹問康節曰此樹有數可推否康節曰亦可推也但須待其動爾頃之一葉落便從此推去此樹甚年生甚年當死凡起數靜則推不得須動方推得起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卽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卽句句字字有用處問胡文定春秋曰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某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臆度爾易要分內外卦看伊川却不甚理會如巽而止則成蠱止而巽便不同蓋先止後巽却是有根株了方巽將去故爲漸

學者須讀詩與易易尤難看伊川易傳亦有未盡處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却輕之不問天地必有倚靠處如復卦先動而後順豫卦先順而後動故其彖辭極嚴似此處却閑過了

詩書畧看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他若易傳却可脫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說得更無餘藴不是那敲磕逼投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樣淡底文字如何可及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疎處甚散漫如爻象蓋是汎觀天地萬物取得來濶往往只髣髴有這意思故曰不可爲典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凶悔吝處是也學者須是大著

心胸方看得近趙子欽有書來云某說語孟極詳易說却太畧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蓋著不得詳說故也

啟蒙初間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出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有人見得到底

先生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

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

尊王賤伯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未畫之前在易只是渾然一理在人只是湛然一心都未有一物在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發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來所以靈所以說潔靜精微之謂易易只是箇潔靜精微若似如今人說得恁地拖泥帶水有甚理會處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太極中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

答蔡仲默曰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有畧須解者有不可解者（下文集同）

答孫季和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

六經亦皆難看所謂聖人有郢書後世多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煨燼之餘卻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有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如伊尹告太甲便與傅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於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學者亦然看得自家病痛大則如伊尹之言正用得着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體之於己每如此（下語類同）

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艱此特傅說告高宗爾蓋高宗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為先也此等議論儘好

荊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荊公穿鑿他卻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卻須要解盡

先生因說古人說話皆有源流不是胡亂荊公解欽明文思處牽

合洪範之五事此卻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卻合洪範五事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劉文公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亦是有所師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聖人之遺書大抵成周時於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剽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但比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不足得孟僖子以車馬送入周入王城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

答潘恭叔曰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為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臍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

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爲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爲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若云周公所作即國風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差官撰樂章相似都無些子自然發見活底意思亦何以致移風易俗之效耶 文集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耳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咏以言其情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却因周禮說豳詩有豳雅豳頌即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呂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

又別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爲况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豳之所以爲雅爲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其二 下同 語類

器之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却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胸中發出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

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爲謬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强處某嘗與言之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謬戾辨之頗詳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

隔開了

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蓋曰豐水且有芑武王豈不有事乎此亦興之一體不必更注解如龜山說關雎處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如此便詩眼不活

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底道理才說却理會便是悠悠語今見看詩不從頭看一過云且等我看了一箇了却看那箇幾時得再看如斷殺相似只是殺一陣便了不成說今夜且如此斷殺明日重新又殺一番

文蔚泛看諸家詩說先生曰某有集傳後只看集傳先生又曰曾

參看諸家否曰不曾曰却不可

因說學者解詩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頭是頭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已前人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捉着便據自家意思說於己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爲吾之益今公纔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

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爲我之益而已

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

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大雅氣象宏濶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嘗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之詩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華即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諏咨謀看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

白

學者當興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

公不會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

公看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此(至節南山)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却不曾說這箇便見公不曾看得那物事出謂之無眼目若是具眼底人此等詩如何肯放過

而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板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脊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裏面

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爲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奧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

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爲凡例加某字其例爲如何去某字其例爲如何盡是胡說問孔子所書辭嚴義簡若非三傳詳著事迹也曉他筆削不得曰想得孔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筆削之意三家懼其久而泯沒也始皆筆之於書流傳旣久是以不無訛謬然孔子已自直書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會齊侯於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於某公薨於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於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且如楚子侵中國得齊桓公與之做頭抵攔過住他使之不得侵齊桓公死又得晉文公攔過住如橫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爲渰浸必矣此等義何難曉問讀春秋之法曰無它法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

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交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爲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便見看春秋亦如此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問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說得太深蘇子由教人看左傳不過只是看他事之本末而以義理折衷去取之耳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埽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史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旣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

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濶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或人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佐證強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取

叔器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威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威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强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强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但是某嘗說春秋之末與初年大不同然是時諸侯征戰只如戲樣亦無甚大殺戮及戰國七國爭雄那時便多是胡相殺

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蓋當時楚

最强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蓋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强向非威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爲其所幷矣又諸侯不朝聘於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

左氏見識甚卑如言趙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聞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爲之解免耶

問左傳載卜筮有能先知數世後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然只當時子孫欲僭竊故爲此以欺上罔下爾如漢高帝蛇也只是脫空陳勝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爲非高帝做得成故人以爲符瑞

左傳是後來人做爲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傳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

春秋一發首不書卽位卽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卽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卽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竟有何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然季子罪惡與慶父一般春秋若褒之則此一經乃淪三綱斁九法之書耳當時公子牙無罪又用藥毒殺了季子賜族此亦只是時君恩意如秦呼呂不韋作尙父耳正淳曰季子雖來歸亦有放走

慶父之罪曰放走慶父罪小他自身上罪大亦治慶父不得

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從夷狄耳中間諱言此事故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之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貳霸亦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國耳此章先生親具章浦縣學課簿

陳仲亨問晉三卿爲諸侯司馬胡氏之說孰正曰胡氏說也是如此但他也只從春秋中間說起這却不特如此蓋自平王以來便恁地無理會了緣是如此日降一日到下梢自是沒奈他何而今看春秋初時天王尙略略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事及到定哀之後更不敢說着他然其初只是諸侯出來抗衡到後來諸侯才不奈何便又被大夫出來做及大夫稍做得沒奈何

又被陪臣出來做。這便似唐之藩鎮樣。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候之屬。皆殺了節度使。後出來做。當時被他出來握天下之權。恣意恁地做。後更沒奈他何。這箇自是其勢必如此。如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段。這箇說得極分曉

今之做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說。專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經做一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是聖經。却成一箇百將傳。因說前輩做春秋義。言辭雖粗率。却說得聖人大意出。年來一味巧曲。但將孟子何以利吾國句。說盡一部春秋。這文字不是今時方恁地。自秦師垣主和議。一時去趨媚他。春秋義才出會夷狄處。此最是春秋誅絶底事。人却都做好說看來。此書自將來做文字不得。才說出便有忌諱。常勸人不必做此經。他經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這處也是世變。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

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疎畧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因問文定春秋。曰某相識中多有不取其說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義而謀其利。不明其道而計其功。不知聖人將死作一部書如此感麟涕泣。雨淚沾襟。這般意思是豈徒然

問禮書。曰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人及漢儒所裒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樂記文章頗粹。怕不是漢儒做。自與史記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家語中說話猶得。孔叢子分明是後來文字。弱甚。天下多少是僞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

周禮自是全書。如今禮書欲編入。又恐分拆了周禮。殊未有所處因說周禮只是說禮之條目。其間煞有文字。如八法八則三易三兆之類。須各自別有書。子升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人作。子升云今禮書更附入後世變禮亦好。曰有此意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爲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

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可惜

因言孫爲人君。爲祖承重。頃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禮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書多看不辦。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書。注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爲害不細。如今秀才和那本經也有不看底。朝廷更要將經義賦論策頒行印下教人在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學者看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

合下將那心頓在無用處纔動步便踈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過舜明於庶物物卽是物只是明便見皆有其則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況許多事到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又云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人只是讀書不多今人所疑古人都有說了只是不曾讀得鄭康成注經禮三百云是周禮曲禮三千云是儀禮某嘗疑之近看臣瓚注漢書云經禮三百乃冠昏喪祭周官只是官名云云乃知臣瓚之說已非康成之說矣蓋經禮三百只是冠昏喪祭之類如冠禮之中便有天子冠士冠禮他類皆然豈無三百事但儀禮五十六篇今皆亡闕只存十七篇故不全爾曲禮三千乃其中之小目如冠禮中筮日筮賓三加之類又如上於東階則

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皆是也

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嶢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問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他都說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面許多疎脫都可見了甘露事亦然

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

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

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一錄云那裏靜必做得工夫有進處只是歸來道死不及叩之）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義剛曰前輩也多是在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

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

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叵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便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

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

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

與黃直卿書曰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却甚簡乃知日前覺得煩只是局生耍之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眞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 文集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

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 語類下同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或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存者皆愚騃豈可恃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眞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眞是奇偉豈易及也

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又云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著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只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略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

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滾雜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

夜來鄭文振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某說而今難說便與公說某人優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

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向來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却是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遲遲澗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脉。皆要似他底。只換却字。某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脉勢向。皆効它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

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了聯一云都來這幾字。只要會安排）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它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它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亦只恁地闒靸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是一向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爲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粗。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云。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罩正身。未理會得在。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爲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

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為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為正東坡子由晚年文字不然

然又皆議論衰了東坡初進策時只是老蘇議論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

詩見得人如曹操雖作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若曹丕詩但說飲酒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了方得作詩之法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或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因說叶韻先生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故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也

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四　凡一百九十二條

答張欽夫曰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眞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眞心乎見者是眞心乎（文集下同）

答張欽夫曰感于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于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

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爲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

答張欽夫曰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于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

答呂伯恭曰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于邪僻易

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于外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于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却箇所以然者在胸中其實却無端的下功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

答呂伯恭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于著力從容游泳又墮于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答許順之曰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

答許順之曰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亾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亾不是無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

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答范伯崇曰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佚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

答何叔京曰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機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

答何叔京曰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見聞之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宰焉則不爲物引者鮮矣書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此意也

答何叔京曰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曰專存諸內而畧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于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敎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

答何叔京曰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

答何叔京曰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

答程允夫曰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

答石子重曰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如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

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爲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爲哉但子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衽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

答林擇之曰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眞能如此存得亦與釋

老何異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眞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究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

答林擇之曰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埽應對進退之閒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旣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又曰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

答游誠之曰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下是乎有動而流于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于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

無閑處可安頓之意

答胡寬夫曰主一之功學者用力切要處只就如今做書會處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功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卽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覆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卻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

答楊子直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寔眞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

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于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于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捨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于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答曾致虛曰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

答潘叔度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

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

答呂子約曰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騖于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

答呂子約曰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于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于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于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于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鬪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

董叔重問程先生論中庸鳶飛魚躍處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銖詳先生舊說蓋謂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意（其曰必者非有人以必之曰勿者非有人以勿之者蓋謂有主張是者而實未嘗有所爲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

耳所謂必有事而勿正心者若有所事而不爲所累云爾此存主之要法蓋必是如此方得見此理流行無礙耳銖見得此說似無可疑而朋友間多主舊說蓋以程子文義觀之其曰與曰同而又以活潑潑地四字爲注云則若此兩句皆是形容道體之語然舊說誠不若今說之實舊說讀之不覺未免使人眩瞀迷惑學者能實用力於今說則於道之體用流行當自有見然又恐非程子當日之本意伏乞明賜垂誨答曰舊說固好似涉安排今說若見得破則即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不待說盡下句矣可更猛著精彩稍似遲慢便蹉過也

答符舜功曰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蘇晉叟曰存亡出入一節。乃是正說心之體用其妙不測如此。非獨能安靖純一。亦能周流變化。學者須是著力照管。豈專爲其已放者而言耶。今專指其安靖純一者爲眞心則於其體用有不周矣

答朱飛卿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答鄭子上曰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卽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卽人欲便行矣

答陳安卿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于寤而言之

張敬之問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答曰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

答陳才卿曰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著意放開。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

答余正叔曰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个主宰。其實只是一个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眞爲判然二物也

答潘子善曰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張元德問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爲主一之法如何。答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答杜仁仲曰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

李晦叔問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答曰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

李敬子問程先生齊不容有思之說。燔嘗以爲齊其不齊。求與鬼神接。一意所祭之親。乃所以致齊也。祭義之言似未爲失。不知其意果如何。答曰祭義之言。大槩然爾。伊川先生之言乃極至之論。須就事上驗之。乃見其實

答周深父曰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騖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答徐景光曰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

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仁義禮智是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聲物乎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覆論辨極其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功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

答或人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到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旣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纔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旣自得之又却須放開也

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甁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旣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答彭子壽曰閒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閒坐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錯若只如此終日馳騖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

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答何叔京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諭。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顔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于內。而姑正容謹節于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于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纔出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語類下同）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做甚麽人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須是喚醒。方知。恰如磕睡。彊自喚醒。喚之不已。終會醒。某看來大要工夫只在喚醒上。然如此等處。須是體驗教自分明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學者爲學。未問眞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

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

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為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為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盡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寛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著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一錄云非是活捉一物來存著）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一錄作只此便是）存心之法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

記得時存得一霎時濟得甚事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

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恁地執持待到急迫時又旋理會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卽為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

非善惡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

人亦須是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問仁之與心曰仁字是虛心字是實如水之必有冷冷字是虛水字是實心之于仁猶水之冷火之熱學者須當于此心未發時加涵養之功則所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發而必中方其未發

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別且只恁混沌養將去若必察其所謂四者之端則既思便是已發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擗初頭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已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

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

因說敬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為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為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

古人說得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他光明則是亂道

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問敬曰不用解說只整齊嚴肅便是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或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或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伯靜又

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亦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麽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是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

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造次顛沛無時不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所謂仁乎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全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麽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于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是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禪和子樣去坐禪方謂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埽時加帚之禮至于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著不

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卻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

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心于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川一字直道此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吳公濟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于異說然試之亦畧有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耶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

與好諧戲者處卽自覺言語多爲所引也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于五常五常又總于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明德如八窗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慤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伊川云我使他思時便思如此方好儻臨事不醒只爭一餉時便爲他引去且如我兩眼光瞻瞻又白日裡在大路上行如何會被別人引去草中只是我自昏睡或暗地裡行便被別人胡亂引去耳但只要自家常醒得他做主宰出乎萬物之上物來便應易理會底便理會得難理會底思量久之也理會得若難理會底便理會不得是此心尚昏未明便用提醒他

顧諟天之明命古注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淸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

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旣久。自然信向。決知堯舜之可爲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帛之必煖。自然不爲外物所勝。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通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

或問先生說敬處。舉伊川主一與整齊嚴肅之說。與謝氏常惺惺之說。就其中看謝氏說尤切當。曰如某所見伊川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

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其異處在此

問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不著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擴將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閒。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

心無事時都不見。到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裏。應事了。又不見。恁地神出鬼沒。又曰理是定在這裏。心便是運用這理底

古人才生下兒子。便有存養他底道理。父兄漸漸教他讀書識義理。今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學者先須存養。然存養便當去窮理。若說道俟我存養得。却去窮理。則無期矣。因言人心至靈。雖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念才發。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于利欲中。都不知覺

震云其初用力把捉此心時。未免難。不知用力久後。自然熟否。曰心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義理養之。久而自熟

遇事臨深履薄而爲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

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

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閒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

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裡如一。直是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裡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

是徹底會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或曰一到這裡。或月一到這裡。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疎到了

問橫渠說內外賓主之辨。若以顏子爲內與主。不成其他門人之所學便都只在外。曰他身已是都在道外。恰似客一般。譬之一箇屋。聖人便常在屋裡坐。顏子也在屋裡。只有時誤行出門外。然便覺不是他住處。便回來。其他却常在外面。有時入來。不是他活處。少間又自出去了。而今人硬把心制在這裡。恰似人在路上做活計。百事都安在外。雖是他自屋舍。時暫入來見不得他活處。亦自不安。又自走出了。雖然。也須漸漸把捉。終不成任他如何

問申申夭夭。聖人得于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于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于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

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

問我欲仁。曰才欲便是仁在這裡。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恁地。如孟子以雞犬知求爲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人打殺煑喫了。也求不得。又其求時也須遣人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裡了。如戒愼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裡了

問曾子戰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千變萬化。劄眼中便走失了。劄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裡。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

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著用力也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教淡了（一錄云伊川答此問固好。足以發明聖人之說。見得前面有一段工夫。但當初正不消恁地答他。却好與他說今且就出門使民時做去。若是出門使民時。果能如見大賓承大祭。則未出門使民以前。自住不得了）

楊至之問修己以敬。如何程子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詖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知皆出于心。心旣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于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撕精神。莫令頽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

問惻隱之心。固是人心之懿。因物感而發見處。前輩令以此操而

存之充而達之不知如何要常存得此心曰此心因物方感得出來如何強要尋討出此心常存在這裡只是因感時識得此體平時敬以存之久久會熟善端發處益見得分曉則存養之功益有所施矣又問要惻隱之心常存莫只是要得此心常有發生意否曰四端中羞惡辭讓是非亦因事而發爾此心未當起羞惡之時而強要憎惡那人便不可如惻隱亦因有感而始見欲強安排教如此也不得如天之四時亦因發見處見得欲于冬時要尋討箇春出來不知如何尋到那陽氣發生萬物處方見得是春耳學者但要識得此心存主在敬四端漸會擴充矣

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

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眞箇是活潑潑地

問前日承教令于日用間體認仁義禮知意思且如朋友皆異鄉人一日會聚意思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使人惡之這可見得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日升堂尊卑序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得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之教誨而能辨別得眞是眞非這可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是所謂擴充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得路蹤了

問體認四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充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相卹患難必相死至于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必如惡惡臭以至于除殘去穢戢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斷則不肯一時安于不正以至于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充之而無間斷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于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拶拶地間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于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私欲之念便消且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

元昭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于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饑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

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于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

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爲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于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裡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到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三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氣便盛恰似使錢相似日間使百錢使去九十錢留得這十錢這裡

第二日百錢中使去九十錢又積得二十錢第三日如此又積得三十錢積來積去被自家積得多了人家便從容日間悠悠地過無工夫不長進夜間便減了一分氣第二日無工夫夜間又減了二分氣第三日如此又減了三分氣如此梏亡轉深夜氣轉虧損了夜氣既虧愈無根脚日間愈見作壞這處便是梏之反覆其違禽獸不遠矣亦似使錢一日使一百却侵了一百十錢所有底便自減了只有九十第二日侵了百二十所留底又減了只有八十使來使去轉多這裏底日日都消磨盡了平日之氣便是日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

問日晝不梏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日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

問夜氣之說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于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汩

祇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于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于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問于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敎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

觸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故學先求放心

有人言無出入說得是好某看來只是他偶然天姿粹美不曾大段流動走作所以自不見得有出入要之心是有出入此亦只可以施于他一身不可爲衆人言衆人是有出入聖賢立教通爲衆人言不爲一人言

孟子說仁人心也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若能保養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

問求放心曰知得心放此心便在這裏更何用求適見道人題壁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說得極好知言中或問求放心答語舉齊王見牛事某謂不必如此說不成不見牛時此心便求不得若使某答之只曰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自剩了

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一收

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爲學第一義也故程子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濫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與其四散閑走無所歸著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今縱其營營思慮假饒求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

福州陳烈少年讀書不上因見孟子求放心一段遂閉門默坐半月出來遂無書不讀亦是有力量人但失之怪耳因曰今人有養生之具一失之便知求之心却是與我同生者因其失而不

求或云不知其失耳曰今聖賢分明說向你教你求又不求何也孟子於此段再三提起說其諄諄之意豈苟然哉今初求須勇猛作力如煎藥初用猛火既沸之後方用慢火養之久之須自熟也

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歸著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裡明日放在西邊草裡終非己物

問日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處人之耳目聞見常自若莫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意于聞見否曰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裡便是防于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

徐問講求義理時此心如何曰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問學工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了學問之功方有措處

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

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幹問此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

因說及夢曰聖人無所不用其敬雖至小沒緊要底物事也用其敬到得後世儒者方說得如此濶大沒收殺如周禮夢亦有官掌之此有甚緊要然聖人亦將做一件事某平生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之則必有人說及看來惟此等是正夢其他皆非正

大凡理只在人心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亦非能自見也心苟是矣試一察之則是是非非自然別得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固是良心苟不存養則發不中節顛倒錯亂便是私心又問既加存養則未發之際不知如何曰未發之際便是中便是敬以

直內便是心之本體又問於未發之際欲加識別使四者各有著落如何曰如何識別也只存得這物事在這裏便恁地涵養將去既熟則其發見自不差所以伊川說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須是協一方得問善字不知主何而言曰這只主良心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箇靜做主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却歸來這裏空處少歇便精神較健如生物而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會竭了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

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

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為虛靜

則恐入釋老去

濂溪言誠無爲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於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

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

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曾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

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才方乳保却每日暴露于風日之中假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了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

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滾做甚麽才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蜚卿曰某作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定人亦須是定其心曰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曰莫是氣質薄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

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聞見之理在卽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事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若參禪修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修養家無底事他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却難自家道理本來却是有只要人去理會得却甚順却甚易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謝氏記明道語既得後須放開此處恐不然當初必是說既得後

自然從容不廹他記得意錯了。謝氏後來便是放開周恭叔又是放倒因舉伊川謂持之太甚便是助長亦須且恁去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箇巴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

上牀斷不可思慮事。爲思慮了沒頓放處。如思慮處事。思慮了。又便做未得。如思量作文思量了。又寫未得。遂只管展轉思量起來便儘思量不過如此某舊來緣此不能寐寧可呼燈來隨手寫了。方睡得著

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於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一錄云蓋云事固當考索。然心未有主。却泛然理會不得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于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不專一否。曰某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著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己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未有安著身己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于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濶去不可不察

或問敬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不廹之意。欲先生添數句。曰如何解廹切。今未曾下手在。便要從容不廹。却無此理。除非那人做工

夫大段嚴迫然後勸他勿迫切如人相殺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在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迫切只是不曾做做著時不患其迫切某但常覺得緩寬底意思多耳李曰先生猶如此說學者當如何也

開窗坐見窗前地上日色卽覺熱退坐不見卽不熱目受而心忌之則身不安之矣如許渤著衣問人寒熱則心凝不動也僧有受楚者亦爾

問涵養于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當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

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

肯走在惡上去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于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則未見得被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于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于靜而無得于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于動而無得于靜也

德明問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爲經戴記爲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有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己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裡不可鶩外此箇心須是管著他始得且如曾子于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然後游于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先生舉遺書云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凡遇事應物皆然問當官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焉濂溪云定

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

先生論廣曰今講學也須如此更須于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却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到此侍教誨三月雖昏愚然亦自覺得與前日不同方始有箇進修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裡不在這裡也不說要如何頓段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才覺放心便在此

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常謂雞犬猶是外物才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便不用別求才覺便在這裡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淸時少亂時多其淸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

大雅臨別請益曰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亂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閒慢先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矣況天理人欲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得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

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放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眞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賓自言夢想顚倒先生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成夢因自言數日病只管夢解書向在官所只管夢爲人判狀賓曰此猶是日中做底事曰只日中做底事亦不合形于夢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著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于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靜亦定動亦定也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理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事少間都成無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好去理會那事須是主一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閒思慮也

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

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謨于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畧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强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裡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預我事須就自家身己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亘萬古而不泯任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于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湊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

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鬭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惧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櫱生焉既曰旦晝牿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于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于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

子存只是存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謨再三稱贊先生曰未可如此便做領略過去有些說話且留在胸次烹治煅煉教這道理成熟若只一時以爲說得明白便道是了又恐只做一場話說

要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于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趲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汩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問璘昨日臥雲菴中何所爲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法動有教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爲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一錄云先生問德粹夜間在菴中作何工夫德粹云云先生曰橫渠云云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是藏于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諸公固皆有志于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爲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和之

問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令走失便是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驚草動此心便自走失視聽便自眩惑此何以爲學諸公切宜勉此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

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伯量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靜內外而言泳嘗驗之反見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著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但恐靜時工夫少動時易得撓亂耳曰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須著應且如蚤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且如蚤間人客來相見自家須著接他接他時敬便在交接處少間又有人客來自家又用接他若自朝至暮人客來不已自家須盡著接他不成不接他無此理接他時敬便隨著在這裏人客去後敬亦是如此若厭人客多了心煩此却是自撓亂其心非所謂敬也所以程子說學

問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當或人之問說一大片木梢只有這一句是緊要處又曰不可有厭煩好靜之心人在世上無無事底時節要無事時除是死也隨事來便著應他有事無事自家之敬元未嘗間斷也若事至面前而自家却自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死矣

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先生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麤故不仔細爲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爲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

人心如何免得出入正如人要去又且留住他莫教他去得遠

李丈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間已見有些落著事

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某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頓悟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著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純叟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靜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于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或問覺得意思虛靜時應接事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思不虛靜少間應接事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是守得那塊然底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黑漫漫地不曾守得那白底虛靜濟得甚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黑底打開成箇白底教他裏面東西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做虛靜若只確守得箇黑底虛靜何用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四終

凡一百五十七條

與劉子澄曰熹病雖日衰然此意思却似看得轉見分明親切歲前看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之路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文集下同

答許順之曰學者正當於旦晝之所為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也

答劉平甫曰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

答劉平甫曰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

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答何叔京曰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之問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答程允夫曰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少却玩味踐履工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卽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

答陳明仲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答陳明仲曰克己之目不及思熹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偏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

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

答任伯起曰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

答蔡季通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答廖子晦曰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卽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

此卽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

答路德章曰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

答符復仲曰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卽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答李處謙曰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

答杜仁仲曰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卽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呫呫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

答孫吉甫曰大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語類下同）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根不點地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卽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眞知而已又問眞知者還當眞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

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氷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今人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著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亦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說不濟事要須驗之此心眞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

令頃刻悠悠憒憒大雅云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爲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

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卽蔽錮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

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

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愼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江西人大抵用心麁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爲恨若大段以爲恨也是不順理否曰也是如此因言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輕易是非他人最學者大病是是他是非是他非於我何所預且管自家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子細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却此項功夫也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撑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

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礲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

眼前道理畧理會得些便自以爲足更不著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

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爲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凡惡惡之不實爲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爲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爲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己而已非爲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清瑩無一毫砂石之雜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惡也必誠惡之而無一毫勉强自欺之雜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夫無欲害人之心人皆有之閑時皆知惻隱及到臨事有利害時此心便不見了且如一堆金寶有人曰先爭得者與之自家此心便欲爭奪推倒那人定要得了方休又如人皆知穿窬之不可爲雖稍有識者亦不肯爲及至顛冥於富貴而不知耻或無義而受萬鍾之祿便是到利害時有時而昏所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明小大

表裏都一致方得孟子所謂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非惡其聲而然非爲內交要譽而然然却心中有內交要譽之心却向人說我實是惻隱羞惡所謂爲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是所謂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秖自欺而已這樣底永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爲善永不濟事更莫說誠意正心修身至於治國平天下越沒干涉矣

心是大底意是小底心要恁地做却被意從後面牽將去且如心愛做箇好事又被一箇意道不須恁地做也得且如心要孝又有不孝底意思牽了所謂誠意者譬如飢時便喫飯飽時便休

自是實要如此到飽後又被人請去也且胡亂與他喫些子便是不誠須是誠則自然表裏如一非是爲人而做求以自快乎己耳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無一毫不實之意這箇是萬善之根有大底地盤方立得脚住若無這箇都靠不得

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

心在這一事不可又夾帶那一事若自家喜這一項事了更有一事來便須放了前一項只平心就後一項理會不可又夾帶前喜之之心在這裏有件喜事不可因怒心來忘了所當喜處有件怒事不可因喜事來便忘了怒且如人合當行大門出却又有些回避底心夾帶在裏面却要行便門出雖然行向大門出念念只有箇行便門底心在這裏少刻或自拘向便門去學者

到這裏須是便打殺那要向便門底心心如何不會端正這般所在多是因事見得分明前在漳州有一公事合恁地直截斷緣中間情有牽制被他撓數日忽然思量透便斷了集同官看覺當時此心甚正要知此正是正心處

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平才把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如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了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才遇著事便以是心處之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强扶弱及遇著當强底事也去抑他這便也是不正

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酧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才係於物心便爲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了又却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爲物所係縛既爲物所係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但只敬君親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虛明物物無遺

問范忠宣以恕己之心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才說恕己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己與愛己字不同大凡知道者出言自別近觀聖賢言語與後世人言語自不同此學者所以貴於知道也

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爲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

爲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爲他謀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爲己謀必盡爲他人謀不會著心謾爾如此便是不忠

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

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
一套事
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
差了
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如何曰
此是良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微底須被他盛底勝將去微底
但有端倪無力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蘖之生一段意當
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
只是殺賊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被殺退了私
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真箇知得他不好了立定脚根只管硬
地自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意自任不得因舉濂溪說果而

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問
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自著力戰退他
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
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
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爲王者兼有
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
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道
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
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
以爲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
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
不可不省察也

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
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日奮然用力不患力之不足曰
須是立志爲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問一日用其
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
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
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
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爲
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
手便煖在這脚上脚便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
患力之不足聖人又說道亦有一般曾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可
見昏弱之甚如這般人也直是少

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
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爲州爲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
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濶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麽推出來
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
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椅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
全不息是常用也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
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
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
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
常在
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

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
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
問秦漢以下甚麼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那拖泥帶水
底便是慾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
人之資質千條萬別自是有許多般有剛於此而不剛於彼底亦
有剛而多慾亦有柔而多慾亦有剛而寡慾亦有柔而寡慾自
是多般不同所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若
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蓋學問
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識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為所屈也此人
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
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了寫在冊子上便
了不去行處著工夫

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淳粹較別子路是有些
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
以為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腳如何做
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聲極洪）
古人揀己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吝字顏子是去得箇驕
字
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
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胸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
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好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
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之聖人氣
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
於胸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
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
叔器問先識聖人氣象如何曰也不要如此理會聖賢等級自分
明了如子路定不如顏子顏子定不如夫子只要看如何做得
到這裏且如願車馬衣輕裘敝之無憾自家真能如此否有善
真能無伐否有勞真能無施否今不理會聖賢做起處却只去
想他氣象則精神却只在外自家不曾做得著實工夫須是切
問而近思向時朋友只管愛說曾點漆雕開優劣亦何必如此
但當思量我何緣得到漆雕開田地何緣得到曾點田地若不
去學他做只管較他優劣便較得分明亦不干自己事如祖公
年紀自是大如爺爺年紀自是大如我只計較得來也無益叔
器云希顏錄曾子書莫亦要如此下工夫否曰曾子事雜見他
書他只是要聚做一處看顏子事亦只在眼前也不須恁地起

模畫樣而今要緊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後
不似聖人因甚後只似常人就此理會得自是超凡入聖
或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貧乏不能復有所置則於
所敝未能超然忘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
忘情於已敝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
顏子自無怒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
燾問顏子不遷怒先生因語余先生宋傑云怒是箇難克治底所
謂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底事物蓋是惡氣感得
恁地某尋常怒多極長如公性寬怒少亦是資質好處
問集注怒不在血氣則不遷只是不為血氣所動否曰固是因舉
公廳斷人而自家元不動又曰只是心平
問冉求自畫曰如駑駘之馬固不可便及得騏驥然且行向前去

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說行不得如今如此者多
問自暴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只自暴是就進上說到中
間自任了自棄是全不做
問孟之反不伐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
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
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爲只看做得甚麽
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得箇心地平底
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
分之所當爲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遏捺不下少間便說我
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箇
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
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

今人信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
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
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
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爲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
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
間一條正路與人人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使生
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
矣
問樂亦在其中聖人何爲如是之樂曰正要理會聖人之心如何
得恁地聖人之心更無些子查滓故我之心淘來淘去也要如
聖人之心
因正淳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今人非不知利祿之不可求求之
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是非用力所至然而有至終身求之而
不止者如何得人皆欲仁所以後來聖賢不出盡是庸凡便是
無肯欲仁者如何得箇道理使人皆好仁所以孔子謂吾未見
好仁者所謂好德如好色須是眞箇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
須是自於這裏著意思量道如何不欲仁却欲利祿如何不好
德却只好色於此猛省恐有箇道理
人之爲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
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
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
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尙或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
至盍亦於日用間體驗之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
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爲非禮而

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
心而得不爲徒言也
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
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
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
少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
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
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
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擾絲來線去問橫渠
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
箇恭又學箇安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或云須是工夫持久方能得如此否曰不得

人之資稟各不同資質好者纔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質遲慢者須大段着力做工夫方得因舉徐仲車從胡安定學一日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徐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又舉小南和尚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厲聲叱之曰恁地無脊梁骨小南聞之聳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爲

某病中思量曾子當初告孟敬子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只說出三事曾子當時有多少好話到急處都說不辦只撮出三項如此這三項是最緊要底若說這三事上更做得工夫上面又大段長進便不長進也做得箇聖賢坯模雖不中不遠矣

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

訓個云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懞憧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或曰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漸漸克去

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爲仁須說克己復禮爲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問先生適說克己復禮是喫一服藥便效可以著力下手處更望力爲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己蓋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臥無不有此二者但須自常省察譬如坐如尸立如齋此是天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所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今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無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敎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爲天理便知其爲人欲既知其爲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一條上去一條下去一條上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

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久久自然安泰

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有底物但爲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敬之心便失了然而豈眞失了於靜處一思念道我今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便復了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

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而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

人到得少說話時也自是心細了

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

問先事後得非崇德歟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

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爲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粗了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爲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

問克伐怨欲不行曰不行只是遏在胸中不行耳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剗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剗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剗去若只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又問而今覺得身上病痛閑時自謂都無之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曰閑時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剗除去莫令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剗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剗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剗去之才發便剗自到熟處

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汚下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小人徇人欲只管被他墜下去只見沉了如人墜水相似因又言究竟之義今人多是如此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如說道理亦是如此初間錯些子

少間只管去救救來救去越弄得大無不如此如人相訟初間本是至沒緊要底事喫不過胡亂去下一紙狀少間公吏追呼出入搔擾末梢計其所費或數十倍於所爭之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

問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因言秦檜之事云云其所以與張魏公有隙之由乃因魏公不薦他作宰相而薦趙丞相從後面生許多怨惡蓋皆始於此耳

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爲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來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爲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舉得五十斤重却便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懾怯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

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爲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任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晩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了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爲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任若不如此都靠不得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

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又曰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粗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見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工如顏子聖人也

浩然之氣一章孔子兩句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天地之氣無所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慊然而餒却甚小也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退縮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便是這樣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又曰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徇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如此

天地浩然之氣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所以須著將道理養到浩然處

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只是粗氣便是北宮黝孟施舍之勇底亦終有餒時

聖人說話是趲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趲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

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范忠宣所說以恕己之心恕人且說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親自家不忠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兄自家不信也教天下人不消信其友恁地得不得還有這道理否又曰張子韶說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到這下點做一句看他說以聖人之所難克道正是聖人因責人而檢點自家有未盡處如何恁地說了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爲陋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壞了道理又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更除不得須是忠方可以行其恕若自家不穿窬便教

你不穿窬方喚做恕若自家穿窬却教別人不穿窬這便不是恕若自家穿窬也教大家穿窬這也不是恕雖然聖人之責人也輕如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教他且存得這道理也得小人革面教他且革面也得又不成只恁地也須有漸又曰堯舜其猶病諸聖人終是不足

聖人但知義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爲耳衆人則以爲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衆人做處便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却甚易蓋

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冒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爲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獒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敬之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纔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

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爲心病某前日病中閑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着眼坐得此心寧靜子善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

問先生說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口耳鼻目四肢之屬曰固是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曰但此數件物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

事事有箇恰好處因言榮陽王哀樂過人以其哀時直是哀纔過而樂亦直是樂情性之變如此之易不恒其德故也

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

爲學自是要勇方行得徹不屈懾若纔行不徹便是半塗而廢所以中庸說智仁勇三者勇本是沒緊要物事然仁智了不是勇便行不到頭

悔陽而吝陰

厲多是在陽爻裏說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待做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日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起坐可以知人之貴賤

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徑前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著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持守底意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道夫問易傳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莫之能禦履之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又曰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爲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己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爲善有惡以間之爲不善又有愧恥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拖教去後此最學者所宜察

陰體柔躁只爲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

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著憧憧了便是私意

問程子說感應在學者日用言之則如何曰只因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與應因第二件事又生出第三件事第二件事又是感第三件事又是應如王文正公平生儉約家無姬妾自東封後眞宗以太平宜共享令直省官爲買妾公不樂有沈倫家鬻銀器花藍火筒之屬公嚬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復呼直省官求前日沈氏銀器而用之此買妾底便是感買銀器底便是應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須當塡塞了如風之迅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過廣云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

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見是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便遷之（一錄云只消當下遷過就他底）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

始得

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做去

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又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問人心道心如飮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卽道心矣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

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麄底便易見飢渴寒煖是至麄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

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

問學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不如只於天理上做工夫人欲自消曰堯舜說便不如此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渠只於兩者交界處理會

問君子莊敬日强是志强否曰志也强體力也强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强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檢點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猶不能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

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因言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程子以爲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且看仲弓之問未見其爲私意然其心淺狹欠缺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理凡事微有過差才有安頓不著處便是惡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爲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道夫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卽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卻云以心克己莫剩卻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

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爲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裏教人做如喫飯須是口寫字須是手更不用說口喫手寫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旣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爲一醫者善用鍼皆云只一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爲難治

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白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爲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舊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人之血氣固有强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晩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强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

自棄自暴之人耳

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懥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强然變化氣質最難

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才卿亦說九容次早才卿以右手拽凉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爲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梢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糊糊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居甫如僧家禮懺今日禮多少拜說懺甚罪過明日又禮多少拜又說懺甚罪過日日只管說如浙中朋友只管說某今日又如

此明日又說如此若是見得不是便須掀翻做教是當若只管恁地徒說何益如宿這客店不穩便明日須進前去好處宿若又只在這裏住又說不好豈不可笑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到做時乃爲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質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

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日同舜弼遊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

必大初見曰必大日來讀大學之書見得與己分上益親切字字句句皆已合做底事但雖見得道理合如此然反而檃括其念慮踐履之間却有未能如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失之姑息處始謂氣習物欲之蔽不能頓革當以漸消鑠之而已不知病根未盡除則爲善去惡之際固已爲之繫累不能勇決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往往紛起而不自覺其動於惡者固多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兩斷勿復凝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着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旣往之過致日新之功如何曰要得如此必大又曰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

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乎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昨夜與先之說思則得之纔思便在這裏這失底已自過去了自家纔思這道理便自生認得著莫令斷始得一節斷一節便不是今日恁地一節斷了明日又恁地一節斷只管斷了一向失去

胡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

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眞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昌父曰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尙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眞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趙曰某幸聞諸老先生之緒言粗知謹守而不敢失墜爾曰固是好但終非活法爾

彥忠問居常苦私意紛攪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先生笑曰此正子靜有頭之說却是使得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著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閭丘次孟言嘗讀曲禮遺書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曰他本平鋪地說在裏公却帖了箇飛揚底意思在上面可知是恁地康節

詩云眞樂攻心不奈何某謂此非眞樂也眞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塗之人爾曰塗人却無許多病公正是肚裏有許多見識道理攪得恁地叫喚來又舉曲禮成誦先生曰但曲禮無許多叫喚曰次孟氣不足曰非氣不足乃氣有餘也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頹放矣曰固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尙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椅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恁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身不靠椅坐又舉徐處仁知北京日早辰會僚屬治事訖復穿秉會坐設廳上徐多記覽多說平生履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往行終日危坐僚屬甚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者瞌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說話公却瞌睡豈以某言爲不足聽耶秦未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丈人行安得如此叫客將掇取秦兵曹坐椅子去問徐後來做宰相却無聲譽曰他只有治郡之才

彭世昌守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蔬池塘碓磑色色皆備先生曰既是如此下山來則甚世昌曰陸先生既有書院却不曾藏得書某此來爲欲求書曰緊要書能消得幾卷某向來亦愛如此後來思之這般物事聚者必散何必役於物世昌臨別贈之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

財猶賦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耻言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五終

甲寅擬上封事曰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强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飮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淸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爲讒慝者指疑似以爲眞實指毫髮以爲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浸失其常然後巧爲利害之說以刼之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

日益猜疑猜疑不已子一擧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袪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 文集下同

答何叔京曰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很鬩閱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

答蔡季通曰修身齊家固當警省至於有無之慮姑直任之不必切切介意若此等處更放不下即修行轉無力矣區區於此可憂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隨事驅遣瞑目之後一切任之亦不復屬自己界分矣

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愼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言亦曰道存乎飮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陳膚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

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熊夢兆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答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决

答陳安卿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

余國秀問宋傑嘗於親愛而辟上用功如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爲鑑但愛己子之心終重於愛兄之子答曰常欲二字即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處厚薄

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矣

蘇易簡問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答曰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跋陳了翁與兄書曰余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常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

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蹇宇宙附原書云章氏議卹不成農師極惓惓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而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爲瑞奴等之處只欲如此書尾又云周氏雖貧然舉家好善故就之男女可無慮

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語類下同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

或說世間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爲仁之本

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

三年無改竊謂夫子此言只是發明孝子之心耳蓋父之所行雖或有所當改然苟未至於不可一朝居則爲之子者未忍遽革而有待於三年亦可見其不忍死其親之心矣此心是本但能存得此心則父之道或終身不可改或終日不可行皆隨其事之輕重而處之不失其宜矣聖人特指此心以示人所謂貫徹上下之言而豈曰姑以是爲中制也哉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予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爲哉若所謂中乃天理人倫之極致隨時而所在不同以禹稷顏子之事觀之則可見矣今曰

姑以中制言之則是欲於半上落下之間指爲一定之中以同流俗合汚世而已豈聖人之所謂中也哉

問事之當爲者皆義也如何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乃事之當爲而最先者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爲而不歸之義何也曰己與親乃是一體豈可論當爲不當爲

聖人一身渾是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唯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廪待上去又捐階焚廪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井又從而揜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哭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己此心亦

喫不過定是動了。象爲弟日以殺舜爲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人人皆可爲。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唯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著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

象謀害舜者。舜隨即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在。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爲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

人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昔宇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爲。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盡知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歟。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卑。陽尊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終不可以並乎父。兼一家亦只容有一箇尊長。不容並。所謂尊無二上也

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備極人事。都是實有此事。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牕下習讀。不曾應接世變。一旦讀此。皆看不得。某舊時也如此。卽管讀得不相入。所以常說易難讀

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蘇宜又問棠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畧。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鬩。猶能外禦其侮。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厚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爲物欲所轉移。故

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句。反復玩味。眞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那二章正是遏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

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是不分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固好。只是少間人多了。又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問陸子靜家有百餘人喫飯。曰近得他書。已自別架屋。便也是許多人無頓著處。又曰見宋子蜚說廣西賀州有一人家。共一大門。門裏有兩廊。皆是子房。如學舍僧房。每私房有人客來。則自辦飲食。引上大廳請尊長伴五盞。後却回私房別置酒。恁地却有宗子意。亦是異爨。見說其族甚大。又曰陸子靜始初理會家法亦齊整。諸父自做一處喫飯。諸母自做一處喫飯。諸子自做一處。諸婦自做一處。諸孫自做一處。孫婦自做一處。卑幼自做一處。或問父子須

異食否曰須是如此亦須待父母食畢然後可退而食問事母亦須然否曰須如此問有飲宴何如曰這須同處如大饗君臣亦同坐

王德修言一日早起見和靖使人傳語令且坐候看經了相見少頃和靖出某問曰先生看甚經曰看光明經某問先生何故看光明經曰老母臨終時令每日看此經一部今不敢違老母之命先生曰此便是平日闕却那諭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陳芝拜辭先生贈以近思錄曰公事母可檢幹母之蠱看便自見得那道理因言易傳自是成書伯恭都摭來作閫範今亦載在近思錄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細點檢來段段皆是日用切近工夫而不可闕者於學者甚有益

劉寶學初娶熊氏生樞密生次子方落地即命與其弟直閣爲子熊不樂都不問竟以是而沒後樞密娶呂氏入門未幾即命呂一切儀物盡與直閣女爲嫁具呂即送與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六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七　凡一百一條

答韓尚書曰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文集下同）

與陳福公曰富韓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劄奪之譴司馬公呂申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人然因事抗章盡言無隱不少異於立朝之時彼豈不知迹方孤危重咈主意復忤貴權之爲患誠以愛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

答李公誨曰別紙或者以爲鄉來封贈奏補磨勘之屬皆已引

次對恩數今日不當反有辭避而熹鄙意竊謂前此供職講筵之日帶此職名便合受此恩例今年已罷講職則自不合帶此職名便不合受此恩例前日之受今日之辭彼此一時自不相須設使前日爲不當受則今日只有改正納還豈有却因已嘗誤受而終遂其非之理

與鄭參政曰熹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際會少有毫髮以自効於當世不意暮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聞之憤悶鬱結覓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爲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

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可恨矣

答劉子澄曰近看溫公論史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迹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眞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答陳同甫曰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答尤延之曰蒙教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爲操謀臣而刼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

又曰垂諭揚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晩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

答柯國材曰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所不能無恨者精神言語不足以感悟萬一爲恨耳若人人持不合無愧之說則君臣之大倫廢矣

答方伯謨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洒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

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爲高乃老莊之偏說

答詹元善曰承喻請祠之意深所未曉若熹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至於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恐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前輩蓋非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爲熹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在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故區區之意願左右少俟終更而後求之未去之前盡心所職思其職於分義之所當爲而無敢有厭斁之心焉則庶乎其可以自安矣

答呂子約曰熹嘗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

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
尺直尋四字不知諸訛在甚麽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
歎也
答潘恭叔曰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爲潔故羣弟子多仕
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答吳伯豐曰湖南之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懇辭然恐或不得
請卽求便郡藏拙近聞臨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
使在官亦當自劾求退其義豈容復出
答吳伯豐曰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
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眞是鸚鵡此言深可畏伯豐講學
精詳議論明決朋遊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願更於此
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

答孫季和曰嘗觀荀淑能識刺梁氏而爽已不敢忤董卓至彧遂
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人家父祖壁立千仞子孫猶自倒東來
西況太丘制行如此其末流之弊爲賊佐命亦何足怪哉
答楊簡卿曰所論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向使前舉
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陞也平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
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宛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
答趙昌甫曰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
卽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
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
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答方平叔曰自省事來聞師友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教人不過
講學修身以全其所受於天者出爲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吾之
所有以及人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嘗以是
必於人亦未嘗以是變於己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自
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
答林德久曰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
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
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
李敬子問幡免喪之後親戚朋友勸以赴部以病不能行或以爲
教官可以請祠幡欲姑守前志且爲養病讀書計答曰未知不
仕之意有何義理只可自以大義裁之不須問人亦非他人所
能決也若無正定義理則爲貧而仕古人有之不須如此前卻
也
答葉仁父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

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
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
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
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
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
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爲朋友求知唯其一二
或以貧老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
與黃直卿曰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著緊處若打不過卽上蔡所
謂能言空如鸚鵡者爲不虛矣伯豐劉五哥說已得諸司文字
以彼之才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疑耳
目前朋友思索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於事有難言者因
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救得此人亦非細事若此處打不過了

更說甚操存涵養耶。輔漢卿、萬正淳皆留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友數人亦將去矣。諸人皆爲外間浮論攻擊，不敢自安而去。其實欲見害者，亦何必實有事迹與之相違，但引筆行墨數十行，便可使過嶺矣。此亦何地可避耶。世人見處淺狹例如此，令人慨歎。又來學者亦未見卓然可恃以屬此道之傳者，今更有此間隔，益難收拾。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深惜伯豐之不能自立，苟嘗見有顏子而爲桓司馬家臣耶。子約却是着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

與黃直卿曰：親舊皆勸謝絶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既來，卽無可絶之理，姑復任之。若合過嶺，亦是前定，非闔門閉戶所能避也

與黃直卿曰：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眞僞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開大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渾殺夾雜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

與黃直卿曰：似聞上意頗相念，而士大夫亦多有以爲言者，此亦似一幾會。但覺得事有難得盡如人意者，脚甚澁懶，何前道之興廢，只此一念間，亦可卜得八九分，不必勞蓍龜也

答呂伯恭曰：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爲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爲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爲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爲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爲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

用之間。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 語類下同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嘗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爲莊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說。似他這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

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冉求比子路大爭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因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

士不可以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閑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掀天底大事某看來才著心去理會道理少間於那邊便自沒緊要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如此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宜之云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旣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道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檃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之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之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敖相似曰不然從子敖更無說

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何如恐於義未精也

三哥問汀寇姜大老捉四巡檢以去人當此時如何曰事君則致其身委質爲臣身非我有矣有道理殺得他時卽殺之如被他拘一處都不問亦須問他朝廷差我來你拘我何爲如全無用智力處只是死孟子言捨生而取義只看義如何當死便須死古人當此卽是尋常今人看著是大事

今人自請擧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爲常而不知其爲非也學而一篇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己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尙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

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若曰是諂曲以求之此又是最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設有自到我面前者吾知其有一毫不是處也不可處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語豈可以言語解過一徧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

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粗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旣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如孟子言善利之間須從間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决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著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畧畧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嘗向朋友說須是就這上立得脚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如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有多少事他却只就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處說爲甚先要去了這箇蓋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矣

孔子便是自平居時說到那造次顚沛之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却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閒居時却有照管不到處或失之

問甯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羈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

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耻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陶淵明說盡千言萬語說不要富貴能忘貧賤其實是大不能忘他只是硬將這箇抵拒將來然使他做那世人之所爲他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賢於人也或云看來淵明終只是晉宋間人物曰不然晉宋間人物雖曰尙淸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淸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却眞箇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晉宋人也或引伊川言晉宋淸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者曰公且說節義如何能激而爲淸談或云節義之禍在下者不知其所以然思欲反之所以一激而其變至此曰反之固是一說然亦是東漢崇尙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蓋當時節義之人便有傲睨一世汙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少間便流入於淸談去如皇甫規見鴈門太守曰卿在

雁門食雁肉作何味那時便自有這意思了少間那節義淸苦
底意思無人學得只學得那虛憍之氣其弊必至於此
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
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
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撑去則許多物便
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多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
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
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
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
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黙化出來都
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爲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
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

問可以托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見得伊周事否曰伊周亦未足
道此只說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爲君子之事又問下此一等
如平勃之入北軍迎代王霍將軍之擁昭立宣可當此否曰這
也隨人做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
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這通上下而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上
是疑詞如平勃當時這處也未見得若誅諸呂不成不知果能
死節否古人這處怕亦是幸然如此如藥殺許后事光後來知
却含胡過似這般所在解臨大節而不奪否恐未必然因言今
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
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
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爲所治而來者
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畧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
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況
遊談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
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又曰東坡議論雖
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海曹操使人凛
凛有生氣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
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爲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
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
果可當仗節死義之資乎寓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閑雅
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的人如廢海西公時他
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
危邦不入舊說謂已在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是小官恐亦可去
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

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怪矣沮溺荷蓧
亦非中行之士也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
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是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
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
門去事君這身己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
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
當以死守之亦未爲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
這誠是難今處草莽說這般事似未爲切己看史策所載篡易
之際直是難處篡弑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
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
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葢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

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做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

曾晳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

聖人見萬物不得其所皆陷於塗炭豈不爲深憂思欲出而救之但時也要出不得亦只得且任聖人於斯世固不是苟且枉道以徇人然世俗一種說話便謂聖人泊然不以入其心這亦不然如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箇是十分要做不得亦有不能自已之意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

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就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沒理會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行其義也便自是去就出處之大義亦在這裏

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

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卽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爲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絏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絏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剉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

徒取辱耳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伯道彼非能爲帝王之事也特借是爲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胸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雎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雖然亦修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

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爲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閙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趠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馭他不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過涉滅頂凶不可咎也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澤無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爲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回屈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

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了我斨我斧莫得闕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

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問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安得此只是見得道理分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直犯之耳若到殺身成仁處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說中庸無一理不明卽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卽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且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民之秉彜不可磨滅如此豈不是自然

問里克丕鄭荀息三人當初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畧不能諫君以義此大段不是里克

丕鄭謂從君之義不從君之惑所見甚正只是後來却做不徹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韋孝寛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反教他添做幾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氣悶或曰看荀息亦有不是處曰全然不是豈止有不是處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文蔚曰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

子武問胥雅肄三官其始也曰聖人教人合下便是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也思各舉

其職不似而今上下都恁地了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聖賢生斯世若是見似而今都無理會他豈不爲之惻然思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但不可枉尺直尋以利言之天生一人便須管得天地間事如人家有四五子父母養他豈不要他使但其間有不會底則會底豈可不出來爲他擔當一家事韓退之曰蓋畏天命而悲人窮也這也說得好說得聖賢心出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

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

范純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伊川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先生云某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仕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卽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爲大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爲之矣

因論漳泉行經界事假未得人勢亦著做古人立事亦硬擔當著做以死繼之而已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爲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公爲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一錄云立事之人須要硬擔當死生以之如韓魏公之立英廟英廟卽位繼感風疾魏公當時只是鎭之以靜及英廟疾亟迎立潁王或曰若上復安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爲太上皇耳溫公爲諫官魏公甚苦之及作魏公祠堂記有數語形容魏公最好是他見得魏公有不可及處

自修初見先生卽拜問云先生難進易退之風天下所共知今新天子嗣位乃幡然一來必將大有論建先生笑云只爲當時不合出長沙在官所有召命又不敢固辭又云今既受了侍從職名却不容便去先生云正爲如此又笑云若病得狠狠時也只得去

直卿云先生去國其他人不足責如吳德夫項平父楊子直合乞

出先生曰諸人怕做黨錮看德夫定是不解恁地且如楊子直前日纔見某入文字便來勸止凡攢著眉做許多模樣某對他云公何消得恁地如今都是這一串說話若一向絕了又都無好人去

季通被罪臺論及先生先生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匝卽中位打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筮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虞蔡所遭必傷卽同輔萬季弟至樓下先生坐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卽揖諸生諸生問所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遵路防衞頗嚴諸友急行中途見別先生舟往不及聞蔡留邑中皆詹元善調護之先生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徙爲勞擾先生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

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
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詆先生也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
舟就貶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
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蔡蔡應答灑然少遲諸人醵酒至飲
皆醉先生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飲
橋上詹元善即退去先生曰此人富貴氣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
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
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
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錄（今日眞有箇喎喎言之此是至粗底事人只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一
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
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
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
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
人意思不佳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
不敢說也

有客遊二廣多年知其山川人物風俗因言廉州山川極好先生
笑曰被賢說得好下稍不免去行一番此時黨事方起又因問
舉業先生笑曰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
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却
要求為必得豈有此理

時偽學之禁嚴彭子壽鐫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已

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為人所殺
因言科舉之學問若有大賢居今之時不知當如何曰若是第一
等人他定不肯就又問先生少年省試報罷時如何曰某是時
已自斷定若那番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

有為其兄求薦書先生曰沒奈何為公發書某只云某人為某官
亦老成諳事亦可備任使更須求之公議如何某不敢必辛棄
疾是朝廷起廢為監司初到任也須采公議薦舉他要使一路
官員他所薦舉須要教一路官員知所激勸是如何人他若把
應付人情有書來便取去這一任便倒了某兩為太守嘗備員
監司非獨不曾以此事懇人而人亦不曾敢以此事懇某自謂
平生修行得這些力他明知以私意來懇視必被某責然某有
公議舉人是箇好人人人都知若是舉錯了也是自家錯了本
不是應付人情又不是交結權勢又不是被他獻諛這是多少
明白人皆不來私懇其間有當薦之人自公舉之待其書來說
某已自舉薦他了更無私懇者

有親戚托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薦
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書懇人況
某人事母如此臨財如此居鄉曲事長上如此教自家薦舉他
甚麼得因問所托之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將來是說得
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為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是便
有此心何可保

吳伯豐好箇人近日死了可惜頗留意也展托得開江西如萬正
淳亦純實只是昏鈍與他說都會不得因問展托得開向來明
道有此語莫是擴充得去否曰適說吳伯豐只是據他才也展

托得行渠與沈是親近日力要收拾他更不爲屈可取

問昨日承先生教誨矯激事歸而思之務爲長厚固不可然程子教人却云當學顏子之渾厚看近日之弊莫只是眞僞不同曰然顏子却是渾厚今人却話夾大不同且如當官必審是非明去就今做事至於危處却避禍曰吾爲渾厚可乎且如後漢諸賢與宦官爲敵既爲冀州刺史宦官親戚在部內爲害安得不去安得謂之矯激須是不做他官故古人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居卑則不與權豪相抗亦無甚職事符舜功云如陳實弔宦官之喪是大要渾厚曰然某問如范滂之徒太甚曰只是行其職大抵義理所在當爲則爲無渾厚無矯激如此方可某又問李膺赦後殺人莫不順天理曰然士不幸遇亂世不必仕如趙臺卿乃於杜子賓夾壁中坐過數年又如蔡邕更無整身處

問子遊廬山嘗聞人說一周宣幹否壽昌對以聞之先生曰周宣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了翁平生於取舍處看得極分明從此有入凡作文多好言此理嘗作一文祭李家人云熊掌我取天實子之所以平生所立如此

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爲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太過處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己苟己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

劉摯梁燾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孫皆諱之然當時多遣使恐嚇之又州郡監司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劉元城屢被人嚇令自裁劉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爲寫遺祝之類訖曰今死無難矣卒無恙劉只有過當處然此須學得他始得梁劉之死先吏部作實錄云梁燾劉摯同時死嶺表人皆冤之因論范淳夫及此　一錄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其子孫備載其死時詳細要之深可疑惟劉器之死得明白亦幾不免只是他處得好

問今日事因及石子重是以其官召者時爲福州撫幹因史直翁薦被召知廟堂不肯休須著去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亦濟得甚事因舉孟子言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又舉了翁云在彼者是舉爾所知在我者是爲仁由己遂言靖康初張邦昌僭位呂舜徒爲其門下侍郎當時有言他人不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舜徒雖爲邦昌官却能勸邦昌收回僞赦迎太后垂簾皆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雪文定記此只到終是難分雪處便住更無他語問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時當時若無梁公更害事曰梁公只是薦得張柬之數人他已先死如梁公爲周朝相舜徒爲邦昌官皆不可以訓伊川論平勃謂當以王陵爲正是也如舜徒輩一生踐履適遭變故不幸有此事今人合下便如此却不得

秦檜倡和義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斁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攘人之功以爲己有又不與也

胡邦衡作書記當時事其序云有張扶者請檜乘副車李愿中作秦城王氣圖他當初拜相罷去極好再來却曰前日但知道行則留不行則去今乃知不可去漸漸便到此田地及至極處亦顧其家曹操下令云云是也一錄云初時人以伊周譽檜末後人以舜禹譽檜檜亦受之大抵久執權柄與人結怨多才欲放下恐人害己所以執守不放其初未必有邪心到後來漸漸生出皆是鄙夫患失之謀耳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為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然今日為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為心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

呂居仁作舍人時繳奏文字好處多一章論袁煥章乞作教官教官人之師表豈可乞此論不聞數十年矣今皆是陳乞然不陳乞朝廷又不為檢舉朝廷為檢舉方是亦可以養士大夫廉恥今皆不然都要陳乞舊除從官便不磨勘今亦不然如磨勘大約用三載考績之法一年已切了今年年日日理會官員磨勘

某人初登宰輔奏逐姜特立忽有旨召姜乞出甚力在六和塔待命有旨免宣押某人初過樞天下屬望首有召姜之命經由樞密曾無奏止坐視丞相以近習故去國其意只以入樞未久恐說不行而去為人所笑故放過此一著是甚小事直卿云人日

日常將理義夾持箇身心庶幾遇事侄不得若是平常底人也是難得不變如其人固謂世人屬望但此事亦須不要官爵方得曰固是若是不要官爵這一項事如何放得過每看史策到這般地頭為之汗栗一箇身已便頓在兵刃之間然漢唐時爭議而死愈死愈爭其爭愈力本朝用刑至寬而人多畏懦到合說處反畏似虎至道因問武后事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世只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迤邐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君之心自為昭儀便鴆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呂后與高祖同起行伍識兵畧故布置諸呂與諸軍平勃之成功也適直呂后病困故做得許多脚手平勃亦幸而成功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於宗廟社稷而誅之又云中宗决不敢為黜母之事然而并中宗廢之又不得當時人心惟是見武后以非罪廢天子故疾之深惟是見中宗以無罪被廢故願復之切若并中宗廢之又未知有何收拾人心這般處極難

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

亂之道戴曰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曰是枉尺直尋而可為也

趙子直奉命將入蜀請於先生曰某將入蜀蜀中亦無事可理會意欲請於朝得沿淮差遣庶可理會屯田曰出於朝廷之意猶恐不得終其事若自請以行則下梢或有小事請乞不行便難出手如舉薦小吏而不從其薦或按劾小吏而不從其劾或求錢米以補闕乏而不從其所求這如何做

問趙丞相秉軸首召先生入經筵命下士子相慶以為太平可致忽然一日報罷莫不惶惑竊議者云先生請早晚入講筵人主將不能堪便知先生不能久在君側曰早晚入講筵非某之請是自來如此然某當時便教久在講筵恐亦無益一日雖是兩番入講筵文字分明一一解注亦只講過而已看來亦只是具

文

或曰今世士大夫不詭隨者亦有五六人曰此輩在向時本是闒茸人不比數底但今則上面一項眞箇好人盡屛除了故這一輩稍了能不變便稱好人其實班固九品之中方是中下品人若中中以上不復有矣先生因問某人如何或曰也靠不得曰然見他寫書來皆不可曉頃在某處得書來說學問又如何資質又如何讀書不長進又如何某答之云不須如何說話不濟事若資質弱便放教剛若過剛便放教稍柔些若懶便放教勤讀論語便徹頭徹尾理會論語讀孟子便徹頭徹尾理會孟子其他書皆然此等事本不用問人問人只是杭唐日子不濟事只須低著頭去做若做底自是不消問人這番又得他書亦不可曉或曰終是他於利欲之場打不透欲過這邊又捨彼不得欲倒向那邊又畏朋友之議又緣頃被人擡獎得太過正如箇船閣在沙岸上要上又不得要下又推不動曰然無一番大水來泛將去這船終不動要之只是心不勇之故某嘗歎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釋氏引將去甚害事且如昔日老南和尚他後生行脚時已有六七十人隨著他參請於天下叢林尊宿無不徧謁無有可其意者只聞石霜楚圓之名不曾得去遂特地去訪他及到石霜頗聞其有不可人意處南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不肯去見後來又思量既到此須一見而決如是又數日不得已隨衆入室揭簾欲入又捨不得拜他如是者三遂奮然曰爲人有疑不決終非丈夫遂揭簾徑入纔交談便被石霜降下他這般人立志勇決如此觀其三四揭簾而不肯入他定不肯詭隨人也某嘗說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作做

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是只隨利欲走間有務記誦爲詞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前輩多有得於佛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猛精進淸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爲外物所移也若記覽詞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救拔得他那利欲底窠窟動或曰某人讀書只是摘奇巧爲文章以求富貴耳曰恁地工夫也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皆困苦某小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些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消磨盡了所以都無精采做事不成

亂世保身之難申屠蟠事可見郭林宗彰而獲免以稱人之美而不稱惡人不惡之陳仲弓分太守謗送宦者葬其爲皆如此不送其葬亦得爲之詭遇

王儀爲司馬昭軍師昭殺之雖無辜裒仕晉猶有可說而裒不仕乃過於厚者嵇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不當仕晉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事讐之過自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不知君子之譏初不可免也

因問太宗殺建成事及王魏教太子立功結君後又不能死難曰只爲秪見得功利全不如以義理處之

因李將爲郭帥閤倅曰凡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自安穩纔要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如一椀飯在這裏纔去爭也有爭得不被人打底也有爭得被人打底也有爭不得空被人打底

詠古詩式夫棄甲冑長揖別上官爲楊元禮發也問元禮事如何曰縁一二監司相知者已去後人不應副賑濟此事已做不得若取之百姓又不可所以乞祠問當時合如何處置方善曰只得告監司理會賑濟不從則力爭又不從則投劾而去事方分曉語畢遂諷誦此詩云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七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八　凡九十一條

壬午應詔封事曰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必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于行事者惟此而已下同文集

又曰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于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于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于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疏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于正矣

庚子應詔封事曰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于縣縣總于州州總于諸路諸路總于臺省臺省總于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

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今天下之事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讎恥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于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于私褻之鄙態

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淸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巢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寔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于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讎恥又何時而可雪耶

戊申封事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

正之驗著于外者莫先于家人而次及于左右然後有以達于朝廷而及于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貫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于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

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

又曰私之得名據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

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于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于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于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于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于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

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于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交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

又曰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于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寔擬天子之三省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寔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

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至于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于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賓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畧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啟廸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

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于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臣伏見比者聖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只聆習卿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爲使之習事不若勉其修德見今皇太子有德春宮幾二十年其于天下之事蓋不待習而無不熟矣獨恐正心修德之學未至而于物欲之私未免有所係累則雖習于其事而或不能自決于取舍之間故臣竊論輔養之本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聖意于此而已

又曰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于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于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寔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于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于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于此哉

又曰綱紀不振于上是以風俗頹弊于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于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于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于上風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村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于冥冥之中而一旦發于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

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于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于未萌巡等早見用于明皇又何至貢爲伏節死義之舉哉

又曰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捂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

又曰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于周敦頤寔得孔

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博約遂使聖道闇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蘊奧姦人鄙夫又以其言居必誠敬動由禮義有害于己之所爲以故相與怨疾指爲道學而加詆訕焉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爲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爲而後適于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𩕄僻無所忌憚乃至于此此正閔馬父之所深憂也今敦頤等所著之書頗藏册府陛下試取而觀之聖學高明必將有默相契合而見諸行事者若遂于此賜一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所以正人心亦在是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

垂拱奏劄曰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此所謂大學之道前日勸講之臣限于程式所以聞于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于淺近虛無之過也

又曰仁莫大于父子義莫大于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

倫天理之至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于一己之私也今釋怨而講和非屈已也乃逆理也己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違而天地閉塞夷狄愈盛而禽獸愈繁是乃舉南北之民而棄之豈愛之之謂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北之民其輕重之倫緩急之序亦可謂舛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講和之效亦可槩見而小人所以好爲是說者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于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以專爲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

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臣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爲先于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

又曰臣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言以監所行之得失而求所以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必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

寔而勿治其名庶幾人心厭服夷狄知畏則形勢自强而恢復可冀矣

延和奏劄曰天下之治固必出于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于堂阼之上突奥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寔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于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于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

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黠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挫肱膂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鬼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于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于爲惡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于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

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于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蓋其失萌于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于此偶未察也

又曰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敕額及乞以

太上皇帝御書石經竝版本九經註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爲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于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于如此則于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于彼而反疑臣之請于此臣不能識其何說也

又曰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于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使嬖側媚之

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堲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于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讐恥而或不免于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于歎息愁怨之聲又曰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盡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

經筵留身劄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間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

與陳侍郎曰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捄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薦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斂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一以究其弊而求

所以爲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于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于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于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于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

又曰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況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強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眞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昔

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于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于此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眞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狥直言不聞卒以至于危亾而不悟也

與陳丞相曰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于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亾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

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于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荅張欽夫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于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己功夫于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于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

與留丞相曰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謂朋黨之禍止于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于亾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于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

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之黨而不憚也如此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又曰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竝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于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眞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

之徒而幷紬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至如元祐則其失在于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于腹心之間卒以助成讐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己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于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又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于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于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于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

與劉共父曰脩德之寔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宏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己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于近利而昧于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怠息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提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汙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爲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爲無不如志

又曰內脩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爲非欲與人爲敵然後爲之而爲之之道必急其寔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塞爲務而不爲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爲畏泄其機而固爲是不可測也若謂姑爲純正之論而其寔必用機心伏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乖離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仲商君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于聖人之門者正在于此

又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于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寔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寔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于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于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于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于遠足于少而不知其漏于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于詳也其下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于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

功譽雖播于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顔色待之矣至于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于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

又與劉共父曰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豕視庶位甚矣其　而不然也不知出兒筆否當時何不畧開諫邪自見此詔連三日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顧立于其朝而讒諂面諛持

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爲矣反復念此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思之未熟而奉令承教之臣與有責也某嘗譬之人子事親之道不至其于父母之顔色不和爲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邪當詬厲妻孥毆擊僮隷以快己之忿邪此閭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己而後悉也至于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

皇極辨曰人之氣禀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于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于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孟子達尊之義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于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知之矣

送張仲隆序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固爲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寔禍哉蓋天下萬事本于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于天下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

必貧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

君臣之際權不可畧重纔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當莊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歴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峻命不易此處甚多（語類下同）

因講禮讓爲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

得他應東坡策敦教化中一段說得也好雖說得粗道理却是如此敦教化云欲民之知信莫若務寔其言欲民之知義莫若務去其貪云云看道理不要玄妙只就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税錢古者禁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于善

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爲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況皆不恤而惟自豐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益也否則反是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

廣闊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其粗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操則存克己復禮等語皆是也

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來奉己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效如此

不以利爲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北築長城皆是自要他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裏利却在裏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無不利矣

問絜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竟人爲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箇且如今官司皆不是絜矩自家要賣酒便教人不得賣酒自家要榷鹽便教人不得賣鹽但事勢相迫行之已久人不爲怪其寔理不如此

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說泛然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義剛因問孟子此章前輩皆謂有圭角如何安卿言孟子恐只是爲戰國人君而設曰也是理當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爲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使君能盡禮則君臣劃地長久

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爲政以德一似燈相似油多便燈自明

問何謂行簡曰所行處簡要不恁煩碎居上煩碎則在下者如何奉承得故曰臨下以簡須是簡

問以德行仁者王曰且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于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于水火之中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于水火之中若無這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

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

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姿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因歎曰看得道理熟見世間事才是苟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之必亦有害而况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皆其弊也凡見人說某人做得事好做得事無病這便是循理若見人說某人做得有害其中必有病如今人所以苟且者只爲見理不明故苟且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爲惡矣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

或曰設遇瞶君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諸葛孔明之于後主國事皆出于一已將出師先自排布宮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效者也（一錄云問有不好君如何格曰其精神動作之間亦須有以格之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于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耻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爲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旣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是君必有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眞箇龍虎若是眞龍虎必生風致雲也

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于泰否只爲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爲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爲害不然如舜湯舉伊尹皐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爲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

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曰自

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吾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

先生舉無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爲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無事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旣平正合脩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閻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大有爲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有許多人才若專用明道爲大臣當大段有可觀明道天資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時用人參差如此亦是氣數舛逆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健中正出人意表之君方

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智勇過人

洪範庶徵固不是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為有是應必有是事。多雨之徵必推說道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盡信。但古人意精密。只于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荊公又却要一齊都不消說感應。但把若字做如似字義說。做譬喻說了。也不得。荊公固是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謹戒。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如荊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心以誅紂。于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宗社為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

苦于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木朝于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溫公事。曰溫公固是如此。至于嘗為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為之親臨。能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恝然。這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方一向懸絕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因說金人初起時。其酋長與部落都無分別。同坐同飲。相為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兀朮犯中國。虜掠得中國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陛立制度者。于是上下位勢漸隔。做事漸難

安卿問古者天子拜其臣。想亦是席地而坐。只略為之俛首。便是拜否。曰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蓋其尊師傅如此。後來晉元帝亦拜王導。至其家亦拜其妻。如法帖中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不知如何

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乘車亦立。漢初猶立見大臣。如贊者云。天子為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

古者天子見羣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後泛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許多等級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只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

如大事不曾做得。却以小事為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為天子近臣。合當謇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為已甚。且如國家遭汴都之禍。國于東南。所謂大體者。正在于復中原雪讐耻。却曰休兵息民。兼愛南北。正使眞箇能如此。猶不是。况為此說者其實只是懶計而已

問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只是要得誠意素孚否。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揚雄不曾說到此。後世論治皆欠此一意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孫

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眞是如此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爲本治兵以擇將爲本

天下事須是人主曉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爲宰相了做亦做不得

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簡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于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于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原頭理會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爲己之心爲公家辦事自然修舉葢小人多是有才底

荀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于小人之塗若是舉世恁地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更舉無忌憚了

汎言人才曰今人只是兩種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粗疎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

揚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銓法亦公然法至于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

吳英茂寔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覈寔檢察于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

或問爲政者當以寛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寛濟之曲禮謂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寛則非也

今人爲寛至于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

今人說寛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寛字

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于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這事難又曰難難

問治亂之機曰今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醞釀方得如此遂俛首太息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寔然猶是

自古却不甚害事。今來最是與作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說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如笮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只管淋。有甚麼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般切害處。是壞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不曾濟得些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却。管子。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耻一切埽除了。却來說事功

說趙丞相欲放混補。歎息云。方今大倫恁地不成模樣。身爲宰相合以何爲急。却要去理會這般事。如何恁地不識輕重。此皆是衰亂之態。只看宣和末年。番人將至。宰相說甚事。只看宦錄頭一版便見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爲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却纖悉于細微之間。所以弊也

國初下江南。一年攻城不下。是時江州亦城守三年。蓋其國小君臣相親。故能得人心如此

欽宗勤儉慈仁。出于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于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纔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如詔旨付主帥論用兵事。亦儘有商量處置。但其後須有更當子細不可悞事之語。又嘗在李先生家藥方册子上見箇御筆。其册子是朝廷紙做。乃是當時議臣中有請授祖宗科舉之法。上既俞之矣。明日耿南仲馮澥輩又論神宗法制當紹述不可改。故降御筆云。昨來因議臣論奏。失于不審。遂行出令。得師傅大臣之言。深合朕心。所有前降指揮。更不施行。當時只緣紹述做得如此了。猶且不悟。故李伯紀煞與欽宗論說。但却不合因綱罷而太學生及軍民伏闕乞留之。自後君臣遂生間隙。疑其以軍民脅己。方闔門時降空名告身千餘道。令其便宜補授。其官上至節度使。綱只書塡了數名小使臣。餘者悉繳回。而欽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漸不可長之語。如此教人如何做事。廣曰。自漢唐來。惟有本朝臣下最難做事。故議論勝而功名少。曰議論勝亦自仁廟後。而蔓衍于熙豐。若是太祖時。雖有議論。亦不過說當時欲行之事耳。無許多閑言語也

先生脚疼。臥息樓下。吟咏杜子美古柏行三數遍。賀孫侍立。先生云。偶看中興小記載勾龍如淵入爭和議時言語。若果有此言。如何夾持前進以取中原。最可恨者。初來魏公既勉車駕到建康。當紹興七年時。虜主已篡。高慶裔粘罕相繼或誅或死。劉豫既見疑于虜。一子又大敗而歸。北方更無南向意。如何魏公纔因呂祉事見黜。趙丞相忽然一旦發回蹕臨安之議。一坐定著竟不能動。不知其意是如何。因歎息久之。云爲大臣謀國。一至于此。自今觀之。爲大可恨。若在建康。則與中原氣勢相接。北面顧瞻。則宗廟父兄生靈塗炭。莫不在目。雖欲自已。有不能自已者。惟是轉來臨安。南北聲迹寖遠。上下宴安。都不覺得外面事事變之來。皆不及知。此最利害。方建康未回蹕時。胡文定公方

被召沿江而下將至聞車駕已還臨安遂稱疾轉去看來若不在建康也是徒然出來做得甚事是時有陳無玷者字筠叟在荆鄂間爲守聞車駕還臨安即令人齎錢酒之屬往接胡文定吏人云胡給事赴召去多日兼江面闊船多如何去尋得陳云江面雖濶都是下去船你但望見有逆水上來底船便是給事船已而果然當時講和本意上不爲宗社下不爲生靈中不爲息兵待時只是怯懼爲苟延歲月計從頭到尾大事小事無一件措置得是當然到今日所以長久安寧者全是宗社之靈看當時措置可驚可笑

上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先生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懼黃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

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惟恐忝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耶且如陳源之徒論其罪惡須是斬之乃善然人主新立復教以殺人某亦不敢如此做也

閭宰方叔珪永嘉人以書來稱本朝人物甚盛而功業不及于漢唐只緣是要去小人先生曰是何等議論小人如何不去得自是不可合之物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觀仁宗用韓范富諸公是甚次第只爲小人所害及韓富再當國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經念佛緣是小人在傍故耳若謂小人不可去則舜當時去四凶是錯了可學問方君意謂不與小人競則身安可以做事曰不去小人如何身得安劉晦伯云有人說泰卦內君子外小人爲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小人道消乃是變爲君子曰亦有此理聖人亦有容小人處又是一截事且當看正當處使小人變爲君子固好只是不能得如此可學云小人譖君子須加以朋黨叛逆曰如此則一網可打盡雖是如此然君子亦不可過當如元祐諸公行蔡新州事却不是渠固有罪然以作詩行重責大不可然當元祐時只行遣渠一人至紹聖則禍甚酷以此觀君子之于小人未能及其毫毛而小人之于君子其禍常大安可不去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爲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爲饑寒所迫以

苟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如此

金人初起時初未立將臨發兵召集庭下問之有能言其策之善者即授以將使往及成功而歸又集庭下問衆人而賞之金幾多衆人言未得又加之賞罰如此分明安得不成事

某嘗謂恢復之計不難惟移浮靡不急之費以爲養兵之資則虜首可梟矣

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爲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

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强豈不是會

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

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爲一卷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于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

人則獄事亦淸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其聾于官也陳平之意亦猶是爾蓋知音而不知人則瞽者之職爾知人則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本朝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于是自今觀之要說他自不識安能知歐陽永叔也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他何

事無有自做得成者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子亦是鄧禹先尋得許多人太宗便是房杜爲尋得許多人今只要自做

唐太宗以晉陽宮人侍高祖是致其父于必死之地便無君臣父子夫婦之義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人蓋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好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九　凡二百五十二條

禮樂廢壞二千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語類下同）

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

須是眞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

問禮樂之用相反相成曰且如而今對面端嚴而坐這便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心爲之皆合於禮而理自和矣且天子之舞八佾諸侯六大夫四皆是當如此若天子舞天子之舞諸侯舞諸侯之舞大夫舞大夫之舞此便是和若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便是失禮失禮便不和易言利者義之和也若以理言之義自是箇斷制底氣象有凛然不可犯處似不和矣其實却和若臣而僭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義不義則不和矣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即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得本分時你得你底我得我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利則上下相攘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利矣老蘇作利者義之和論却把利別做一箇物來和義都不是了他於理無所見只是胡亂恁地說去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

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這上損其餘益其不足聖人做得來自是恰好不到有悔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不得盡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要大勢不得不出此但這綱常自要壞滅不得世間自是有父子有上下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兄弟犬馬牛羊成羣連隊便有朋友始皇爲父胡亥爲子扶蘇爲兄胡亥爲弟這箇也泯滅不得

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爲強戾周恁地纖悉周緻故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寛大故云獨沛公素寛大長者秦既鑒封建之弊改爲郡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至漢遂大封同姓莫不過制賈誼已慮其害晁錯遂削一番主父偃遂以誼之說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無非剗削宗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盡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勢不得不然賀孫問本朝大勢是如何曰本朝監五代藩鎭兵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齊困弱靖康之禍寇盜所過莫不潰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寧變法亦是當苟且惰弛之餘勢有不容已者但變之自不中道

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畧曰然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槪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絶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絶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絶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祖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爲之亦未濟事在

答許順之曰禮文極是密察不可儱侗故聖人致詳於此毫髮不差蓋未詳未盡則於己之心且不能安民之不從尙未論也（文集）

（同下）

答呂子約曰禮正在恰好處泝而上之則儉爲本沿而下之則奢爲末

民臣禮議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尙書省置禮部尙書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舉事則案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牢醴共

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降登執事之人於其容節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據古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揔之得其所以不合者五必欲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蓋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嘗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法理之閒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一也書脫幸而存者亦以上下相承沿習苟簡平時既莫之習臨事則驟而學焉是以設張多所謬盭朝廷又無以督察繩糾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二也祭器嘗經政和改制盡取古器物之存於今者以爲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怪不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嘗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縣惟三獻官有祭服其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雜揉雅俗不辨而縣邑直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之所以不合者四也又五禮之書當時修纂出於衆手其間亦有前後自相矛盾及疎畧不備處是以其事雖盡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也禮之所以不合者五必將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曰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爲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錄號曰紹興纂次政和民臣禮畧鋟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三通（一通於守令廳事一通於學一通於名山寺觀）皆櫝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鋟之板正歲則摹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永久矣此一說也

禮書既班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頒禮州縣各爲若干人廩之於學名曰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繩治之此二說也祭器不一郡縣所用至廣（諸祭唯釋奠從祀所用器物爲多當約此數爲定一州一縣必具之）難以悉從朝廷給也但每事給一以爲準式付之州郡櫝藏於太守廳事使以其制爲之以給州用以賦諸縣（或恐州縣自造不能齊同即賦錢於州縣各爲若干諸行在所屬製造）其器物用者自爲一庫別置主典與所櫝藏者守令到罷舉以相付書之印紙以重其事（禮書禮服並用此法）此三說也祭服則當準政和禮州縣三獻分獻執事贊祝陪位之服舉其所有者議其所無者補之使皆爲古禮服（釋奠分獻之屬皆用士人餘祭用人吏當殊其制）製造頒降如祭器法此四說也禮書之不備者更加詳考而正之仍爲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所事爲一

圖與書通班之守視如書法則見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不合者如此必將舉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而易知矣而世未有議之者則以苟簡之俗勝而莫致意焉故也是其所以每難也愚故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畧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於城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爲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語類下同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縟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習熟不待家至戶曉皆如飢食而渴飲畧不見其爲難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若是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何懸空於上說義是說得甚麽義須是且將散失諸禮錯綜參考令節文度數一一著實方可推明其義若錯綜得實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矣

凶服古而吉服今不相抵接釋奠惟三獻法服其餘皆今服百世以下有聖賢出必不踏舊本子必須斬新別做如周禮如此繁

密必不可行且以明堂位觀之周人每事皆添四重虞黻不過是一水擔相似夏火殷藻周龍章皆重添出若聖賢有作必須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蓋文質相生秦漢初已自趨於質了太史公董仲舒每欲改用夏之忠不知其初蓋已是質也國朝文德殿正衙常朝升朝官已上皆排班宰相押班再拜而出時歸班官甚苦之其後遂廢致王樂道以此攻魏公蓋以人情趨於簡便故也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不要去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又如說井田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却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只說這幾句是多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看孟子不去理會許多細碎只理會許多大原大本

今日百事無人理會姑以禮言之古禮既莫之考至於後世之沿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譌謬不堪著眼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畧幸散見於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注疏猶時有引爲說者

及後來無人說著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修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爲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畧牴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

通典好一般書向來朝廷理會制度某道却是一件事後來只恁休了又曰通典亦自好設一科又曰通典中間(一作後面)數卷議亦好

叔器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惟溫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又問向見人設主有父在子死而主牌書父主祀字如何曰便是禮書中說得不甚分曉此類只得不寫若向上尊長則寫又問溫公所作主牌甚大濶四寸厚五寸八分不知大小當以何者爲是曰便是溫公錯了他却本荀勗禮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輙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如前者某人丁所生繼母憂禮經必有明文當時滿朝更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大家打閧一塲後來只說莫若從厚恰似無奈何本不當如此姑徇人情從厚爲之是何所爲如此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識此禮者然而也是無此人州州縣縣秀才與太學秀才治周禮者不曾理會得周

禮治禮記者不曾理會得禮記治周易者不曾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詩都恁地國家何賴焉因問張舅(淳)聞其已死再三稱歎且詢其子孫能守其家學否且云可惜朝廷不舉用之使典禮儀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

問先生所謂古禮繁文不可攷究欲取今見行禮儀增損用之庶其合於人情方爲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則禮中所載冠婚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如冠婚禮豈不可行但喪祭有煩雜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與此曰固是曰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鄉如漢之鄉亭侯田稅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以不行大綱在先正溝洫又如孝弟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爲樂章使人歌之倣周禮讀法徧示鄉村里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

問賀孫所編禮書曰某嘗說使有聖王復興爲今日禮怕必不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得大綱是若其小處亦難盡用且如喪禮冠服斬衰如此而吉服全不相似却到遭喪時方做一副當如此著也是咤異賀孫問今齊斬尚存此意而齊衰則便太輕大功小功以下又輕且無降殺今若得斟酌古今之儀制爲一式庶幾行之無礙方始立得住曰上面既如此下面如何盡整頓得這須是一齊都整頓過方好未說其他瑣細處且如冠便須於

祭祀當用如何底於軍旅當用如何底於平居當用如何底於見長上當用如何底於朝廷治事當用如何底天子之制當如何卿大夫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如何這是許多冠都定了更須理會衣服等差須用上衣下裳若佩玉之類只於大朝會大祭祀用之五服亦各用上衣下裳齊斬用粗布期功以下又各爲降殺如上紐衫一等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今若只去零零碎碎理會些小不濟事如今若考究禮經須是一一自著考究教定

周禮忒煞繁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寧儉寧戚之意往往得時位必不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人別制爲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固有人硬欲行古禮者然後世情文不相稱廣因言書儀中冠禮最

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頃年見欽夫刊行所編禮止有婚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覺難行某云豈可以難行故闕之兼四禮中冠禮最易行又是自家事由己而已若婚禮便關涉兩家自家要行他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爲喪祭之禮皆繁細之甚且如人遭喪方哀苦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禮亦然行時且是用人多昨見某人硬自去行自家固曉得蓋所用執事之人皆不曾講習觀之者笑且莫管至於執事者亦皆忍笑不得似恁行禮濟得甚事此皆是情文不相稱處不如不行之爲愈

答陳安卿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爲正（文集）

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互有得失曰當以何爲主曰迎婦以前溫公底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却是程儀偏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却是大槩只此兩條以此爲準去子細看曰廟見當以何日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何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如何三月之久則婦儀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次如此曰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没緊要曰溫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禮（語類　下同）

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己意便做病痛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是依

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禮云親迎奠鴈見主昏者卽出（不先見妻父母者以婦未見舅姑也）是古禮如此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這不是伊川云婿迎婦既至卽揖入內次日見舅姑三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却是婦入門卽拜影堂這又不是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到兩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亦當行親迎之禮古者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今妻家遠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處却就彼往迎歸館成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婿卽就彼迎歸自成禮

因論喪服曰今人吉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欲從古恐不相稱閎祖云雖是如此但古禮已廢幸此喪服尚有古制不猶愈於俱

亡乎直卿亦以爲然先生曰禮時爲大某嘗謂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義又是逐時增添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須是酌古之制去其重複使之簡易然後可又云一人自在下面做不濟事須是朝廷理會一齊整頓過又云康節說某今人須著今時衣服忒煞不理會也

子升因問喪禮如溫公儀今人平時旣不用古服却獨於喪禮服之恐亦非宜兼非禮不足哀有餘之意故向來斟酌只以今服加衰經曰論來固是如此只如今因喪服尙存古制後世有願治君臣或可因此擧而行之若一向廢了恐後來者愈不復識矣

問溫公所集禮如何曰早是詳了又喪服一節也太詳爲人子者方遭喪禍使其一一欲纖悉盡如古人制度有甚麽心情去理會古人此等衣服冠屨每日接熟於耳目所以一旦喪禍不待講究便可以如禮今却閑時不曾理會一旦荒迷之際欲旋講究勢必難行必不得已且得從俗之禮而已若有識禮者相之可也

賀孫問如今父母喪且如古服如齊衰期乃兄弟祖父母伯叔父母此豈可從俗輕薄如此曰自聖賢不得位此事終無由正又云使鄭康成之徒制作也須畧成箇模樣未說待周公出制作如今全然沒理會奈何若有考禮之人又須得上之人信得及這事行之天下亦不難且如冠制尊卑且以中梁爲等差如今天子者用二十四如何安頓所以甚大而不宜要好天子以十二一品以九陞朝以七選人以五士以三庶人只用紗帛裹髻如今道人這自有些意思問且如權宜期喪當如何曰且依四

脚帽子加經此帽本只是巾前二脚縛於後後二脚反前縛於上今硬帽幞頭皆是後來漸變重遲不便於事如初用冠帶一時似好某必知其易廢今果如此若一箇紫衫涼衫便可懷袖間去見人又費輕如帽帶皂衫是多少費窮秀才如何得許多錢是應必廢也居父問期之服合如何用上領衫而加衰可乎曰上領衫已不是曰用深衣制而粗布加衰可乎曰深衣於古便服朝玄端夕深衣深衣是簡便之衣吉服依玄端制却於凶服亦做爲之則宜矣問士禮如喪祭等可通行否古有命士有不命士今如之何曰喪祭禮節繁多今士人亦難行但古今士不同古時諸侯大夫皆可以用士如今簿尉之類乃邑宰之士節推判官之屬則是太守之士只一縣一州之中有人才自家便可取將來使便是士如藩鎭之制尙存此意無奈何是如今將下面一齊都截了盡教做一門入盡教由科擧而得是將奈何歎息久之器之問國初衙前役用鄕戶曰客將次於太守其權甚重一州之兵皆其將之凡教閱出入皆主其事當時旣是大戶做亦自愛惜家產上下相體悉若做得好底且教他做吏次一等戶便爲公人各管逐項職事更次一等戶爲吏人掌文書簿牘極下戶爲胥徒是今弓手節級奔走之屬其終各各有弊英宗時有詔韓絳等要變不成王荊公做參政一變變了

堯崩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爲過爲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爲君爲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公之喪諸達官

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自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
知文蔚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爲天子何服曰
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雖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乙討論喪服劄子曰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
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
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
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自漢文短喪之後歷
世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
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太祖至尊壽皇
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内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
大布超越千古拘攣俗制之弊革去有王堅陋卑薄之風甚盛
德也所宜著在方册爲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

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
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
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
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
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
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
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
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豫行指
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
文集下同
書奏藁後自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
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
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
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
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
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
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
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
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
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
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答余正甫曰向見孝宗爲高宗服既葬猶以白布衣冠視朝此爲
甚盛之德破去千載之謬前世但爲人君自不爲服故不能復
行古禮當時既是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明以爲

一代之制遂使君服於上而臣除於下因陋踵訛至於大哉則
大行在殯而孝宗所服之服亦不復講深可痛恨故嘉嘗有文
字論之已嘗降付禮官討論然嘉既去國遂不聞有所施行不
知後來竟如何也今詳來喻欲以襴幞居喪而易皂衫爲禮固
是以爲復古之漸然襴幞本非喪服而羔裘玄冠又夫子所不
以弔者是皆非臣子所以致哀於君父之服也竊謂當如孝宗
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略爲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
祥二十五月而服襴幞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
縣皆用此制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小使臣既祔
除衰而皂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如
此綿總似亦允當不知如何初喪便當制君臣之服[illegible]
禮

君臣服議曰斬衰三年爲父爲君如儀禮喪服之說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拚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麻首經麻帶菅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爲十二梁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爲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爲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又曰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已有定說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爲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疎之等以爲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

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大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之恐不爲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季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爲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曷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爲便服而去之哉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公前日所畫圖子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經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恝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恩義安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親臨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秦檜之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舉如陳福公壽皇眷之如此隆至其死亦不親臨祖宗凡大臣死遠地不及臨者必遣郎官往弔壽皇凡百提掇得意思這般處却恁地不覺今日便一向廢却 語類下同

伊川項言祖父母喪須是不赴舉後來不曾行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爲士者爲祖父母期服內不當赴舉

如父在爲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爲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及嫂叔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爲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

問某人不肯丁所生母憂曰禮爲所生父母齊衰杖期律文許申心喪若所生父再娶亦當從律某人是也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固是又問先儒爭濮議事曰此只是理會稱親當時蓋有引戾園事欲稱皇考者又問稱皇考是否曰不是然近世儒者亦多有言合稱皇考者

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峰稱妾母爲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峰想是本此先生又曰爲人後者爲

其父母服本朝濮王之議欲加皇考字引此爲證當時雖是衆人爭得住然至今士大夫猶以爲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爲父母別無箇稱呼只得如此說也

郭子從問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答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文集

賀孫問嫂叔無服而程先生云後聖有作須爲制服曰守禮經舊法此固是好纔說起定是那箇不穩然有禮之權處父道母道亦是無一節安排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

而遠之若果是鞠養於嫂恩義不可已是他心自住不得又如何無服得直卿云當如所謂同爨緦可也今法從小功居父問姨母重於舅服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既嫁則降爲大功姊妹之身却不降也故姨母重於舅也語類

答曾擇之曰百日卒哭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爲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爲斷殊失禮意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但今人家諸事不辦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自不當葬也文集下同

答曾光祖曰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遽易但繼此不當作耳有官人自作主不妨牌子亦無定制竊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爲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攷也

伊川木主制度其剡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乎其有制禮作樂之具也語類

答葉味道書曰所喻既祔之後主不當復於寢此恐不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之說告之渠初乃不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爲只是注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据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甚詳且以爲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耶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荊之語今偶不見當時往還舊牘因更以他書考而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則是既祔之後主

復於寢而至此方遷於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注云更釁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韋昭曰謂日上食於祖禰則是主復寢後猶上食矣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速禮注所謂釁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祔而作主則與禮經虞主用桑者不合所謂蒸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疑左氏所說乃當時之失杜氏因之遂有國君卒哭而除服之說皆非禮之正大率左氏言禮多此類也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曾高時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畧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

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攷。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祔新死者於其祖父之廟。則爲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而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於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於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爲快乎。又曰禮注穀梁皆謂練而遷廟。大戴禮諸侯遷廟。其說亦然。此是古人必以練而遷其几筵於廟。而猶日祭之。如橫渠之說。然今人家廟只有一間。祖考同之。豈容如此。只得從溫公之儀。亦適當

世人情之宜。雖考之於古少有不同。要未爲大失禮也。文集下同

李繼善問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答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其廟。此似爲得體。但既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祔於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

祔新主而遷舊主。亦合告祭舊主。古書無所載。兼不說遷於何所。天子則有始祖之廟而藏之夾室。大夫亦自有始祖之廟。今皆無此。更無頓處。古人埋桑主於兩堦間。蓋古者堦間人不甚行。今則混雜。亦難埋於此。看來只得埋於墓所。大戴禮說得遷祔一條又不分曉 語類

胡伯量問李敬子說。居喪欲嚴內外之限。莫若殯於廳上。庶幾內外不相通。周舜弼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能。吾人稍知義理。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爲矣。答曰敬子說是。古人殯於西階之上。設倚廬於庭中。皆在中門之外也 文集

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哭奠於靈。至慟 語類下同

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祥。則舉家蔬食。此日除祔。先生累日顏色憂戚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役

問居喪爲尊長强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

答廖子晦曰所問葬法大槩得之。但後來講究木槨瀝青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其上之中。即鋪沙灰。四

旁即用炭屑側厚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槨於其上。四旁又下三物。如前槨底及棺四傍上面。復用沙灰實之。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土築之。盈坎而止。蓋沙灰以隔螻蟻。愈厚愈佳。頃嘗見藉溪先生說。嘗見用灰葬者。後因遷葬。則見灰已化爲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入者。亦里人改葬者所親見。故須令嘗在沙灰之外。四面周密。都無縫罅。然後可以爲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槨。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合成。庶幾不戾法意耳 文集下同

呂子約問程氏葬說。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墓以藏體魄也。所謂安者何所指邪。答曰正指體魄而言耳。程子論此意思甚詳。讀之使人惻然感動。有此疑者。豈非惑於莊生愛其使形者之論邪。此異端之言。賊恩之大者。不可以不辨

胡伯量問比因謀葬先人周旋思慮不敢輕置乃知人子之喪親盡心擇地以求亡者之安亦未爲害然世俗之人但從時師之說專以避凶趨吉爲心某山不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環繞於前又攷其來去之吉凶雖已脗合又必須年月日時之皆合其說則恐不必如此答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

先生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留哭泉殯所受弔望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寒泉菴西向殯掘地深二尺闊三四尺內以火甎鋪砌用石灰重重徧塗之棺木之外用土甎夾砌將下棺以食五味奠亡人次子以下皆哭拜諸客拜奠次子代亡人答拜蓋見死子幼禮然也（語類下同）

古人壙中置物甚多以某觀之禮文之意大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略也又如古者棺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灰漆如此緊密猶有蟻子入去何況不使釘漆此皆不可行

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但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

先生葬長子喪儀銘旌埋銘魂轎柩止用紫蓋去繁文埋銘石二片各長四尺闊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居里刻訖以字面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壙上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尺許五六段橫湊之兩傍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

人家墓壙棺槨切不可太大當使壙僅能容槨槨僅能容棺乃善去年此間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緣壙中太濶其不能發者皆是壙中狹小無著脚手處此不可不知也問墳與墓何別曰墓想是塋域墳即土封隆起者光武紀云爲墳但取其稍高四邊能走水足矣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也沒意思法令一品以上墳得一丈二尺亦自儘高矣守約云墳墓所以遭發掘者亦陰陽家之說有以啟之蓋凡發掘者皆以葬淺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古禮葬亦許深曰不然深葬有水嘗見興化漳泉間墳墓甚高問之則曰棺只浮在土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半在地上所以不得不高其封後來見福州人舉移舊墳稍深者無不有水方知興化漳泉淺葬者蓋防水爾北方地土深厚深葬不妨豈可同也問槨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槨外槨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

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久之沙灰相乳入其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黃泥拌石灰實槨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棺有偏陊却不便曰不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夜雨甚先生屢惻然憂歎謂明日掩欑雨勢如此奈何再三憂之賀孫問紹興山陵土甚卑不知如何曰固是可慮只這事前日既在那裏都說來只滿朝無一人可恃卒爲下面許多陰陽官占住了問聞趙丞相前亦入文字說得甚好曰是說得煞好後來一不從也只住了自高宗欑宮時在蜀中入文字說此今又

舉此不知如何又只如此任了某初到亦入一文字後來却差孫從之相視只孫從之是朝中煞好人他初間畫三項利害云展發引之期別卜攢宮上策也只依舊在紹興下策也說得煞力到得相視歸來更說得沒理會到後來又令集議初已告報口子待到那一日四更時忽扣門報云不須集議待問其故云已再差官相視時鄭惠叔在史書乃六部之長關集都是他當時但聽得說差官便止了衆人集議當時若得集議一番須說得事理分明初孫從之去那曾得看子細纔到那裏便被守把老閹捉將去云這裏不是久立處某時在景靈宮行香聞此甚叵耐即與同坐諸公說如此亦不可不說遂同聚於鄭惠叔處待到那裏更無一人下手作文字只管教某某云若作之何辭止緣某前日已入文字今作出又止此意思得諸公更作庶說得更透切都只說過更無人下手某遂推劉得修作劉遂下手鄭惠叔又只管說不消說如何某說這是甚麽樣大事如何恁地任遂顧左右即取紙筆令劉作衆人合湊遂成待去到待漏院要進都署銜位各了黃伯耆者他已差做相視官定了不簽他他又來須要簽又換文字將上待得他去相視歸來却說道自好這事遂定滿朝士大夫都靠不得便如此這般事爲臣子須做一家事盡心竭誠乃可明知有不穩當事大體重如此如何任得他說須要山是如何水須從某方位盤轉經過某方位從某方位環抱方可用不知天地如何恰生這般山依得這般樣子更莫管他也依他說爲臣子也須盡心尋求那知不有如此樣驀忽更有也未可知如何便任得聞亦自有人來說幾處可用都被那邊計較阻抑了又云許多侍從也不學宰相也不學將這般大事只恁地做且如祧廟集議某時怕去爭炒遂不去只入文字後來說諸公在那裏羣起譁然甚可畏宰相都自怕了君舉所主廟議是把禮記祖文王宗武王爲據上面又說祖契而宗湯又引詩小序禘太祖詩序有甚牢固又引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那時自是卜洛之始未定之時一時禮數如此又用國語亦是難憑器之問濮議如何先生曰歐公說固是不是辨之者亦說得偏既是所生亦不可不略見殊異若止封皇伯與其他皇伯等亦不可須封號爲大王之類乃可伊川先生有說但後來已自措置得好凡祭享禮數一付其下面子孫朝廷無所預

問改葬緦鄭玄以爲終緦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爲葬畢便除如何曰如今不可考禮宜從厚當如鄭氏問王肅以爲既虞而除之若是改葬神已在廟久矣何得虞乎曰便是如此而今都不可考看來也須當反哭於廟問鄭氏以爲只是有三年服者改葬服緦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而除則非父母不服緦也

問改葬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於寢

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子謂爲芻靈也善謂爲俑者不仁雖是前代已用物事到不是處也須改用教是始得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

下許多百神一齊排做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其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祔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

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爲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

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爲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爲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畧於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之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文集下同）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曰五峰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爲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顒之孝其群臣有宋仲幾楚子

蠹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問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面奏祧廟劄子曰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寖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

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為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攷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己以卽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為異說臣嘗病其如此不謂今者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祗赴謹已畧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為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上成八世之說尤為明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

先生檢熙寧祧廟議示諸生云荊公數語是甚次第若韓維孫固張師顏等所說如何及得他最亂道是張師顏說當時新法之議也如此是多少人說都說不倒東坡是甚麼樣會辯也說得不甚切荊公可知是動得人主前日所論欲祧者其說不出三項一欲祧僖祖於夾室以順翼宣祖所祧之主祔焉但夾室乃

偏側之處若藏列祖於偏側之處而太祖以孫居中尊是不可也一是欲祔景靈宮景靈宮元符所建貌象西畔六人東向其四皆衣道家冠服是四祖二人通天冠絳紗袍乃是太祖太宗暗地設在裏不敢明言某書中有一句說云云今既無頓處況元初奉祀景靈宮聖祖是用簠簋籩豆又是蔬食今若祔列祖主祭時須用葷腥須用牙盤食這也不可行又一項是欲立別廟某說若立別廟須大似太廟乃可又不知祫祭時如何終不成四人令在那一邊幾人自在這一廟也只是不可不知何苦如此其說不過但欲太祖正東向之位別更無說他所謂東向又那曾考得古時是如何東向都不曾識只從少時讀書時見奏議中有說甚東向依稀聽得如今廟室甚狹外面又接簷似乎濶三丈深三丈祭時各捧主出祭東向位便在楹南簷北之

間後自坐空昭在室外後却兼實穆却在簷下一帶亦坐空如
此則東向不足爲尊昭一列却有面南居尊之意古者室中之
事東向乃在西南隅所謂奧故爲尊合祭時太祖位不動以羣
主入就尊者左右致饗此所以有取於東向也今堂上之位既
不足以爲尊何苦要如此乃使太祖無所自出視禹圭云僖祖
以上皆不可考曰是不可考要知定是有祖所自出不然僖祖
却從平地爆出來是甚說話問鄭則如何曰鄭則自以太祖配
天這般事最是宰相沒主張奏議是趙子直編是他當初已不
把荆公做是了所以將那不可祧之說皆附於注脚下又甚率
畧那許多要祧底話却作大字寫不知那許多是說箇甚麽只
看荆公云反屈列祖之主下祔子孫之廟非所以順祖宗之孝
心如何不說得人主動當時上云朕聞之瞿然敢不秖允這許

多只閑說只是好勝都不平心看道理又云某嘗在上前說此
上亦以爲不可云高宗既不祧壽皇既不祧朕又安可爲奈何
都無一人將順這好意思某所議趙丞相白乾地不付出可怪
語類下同

三后並配自本朝眞廟始其初議者皆以歸咎於錢惟演後既習
見爲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古人雖以子貴然庶母無係於先
君之禮如左傳書僖公成風晉書簡文太后皆以係於其子而
別制廟以祀之

答汪尙書論家廟曰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
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毁之廟也今
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至和四廟特所
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
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又況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
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
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
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
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
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
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絶矣乃苟以備夫五
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爲天子諸侯
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
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惟侍從官以上乃可以
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鎭之幕職官而已爾是安
可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專以天子之

大夫爲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自東宮三少而上乃得爲大
夫則疑未盡而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制亦有所未備焉耳政
和之制固未必深攷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同爲一等之說然
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至陞朝官並爲一法則亦太無隆殺
之辨矣蓋官職高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
論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欲行
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未之有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
豈得而不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畧已不能如唐制之盛
而況於古乎此好禮之士所以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考諸程
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
雖三廟一廟以至於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
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攷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

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但干祫之制。他未有可考耳。墓祭之禮。程子亦以爲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文集下同）

答張欽夫曰。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旣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今承誨諭以爲黷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今於此俗節。旣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

食宴樂。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如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爲安乎。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尙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槃。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

答范伯崇曰。在喪廢祭。古禮可考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絶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飮食。皆與平日絶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飮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倣左傳杜註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旣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熟考）若神柩在而欲以有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爲何如。然王奉喪祭。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講。更與知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合。則寧闕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熹嘗解此義以爲具文備禮而非致愨焉之謂易。今人多此病。試思之）此則伯崇所當勉也。更思之

答劉平甫曰。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爲祖考之精神旣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爲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泥古則闊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爲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處禮之變

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
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所喻留
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
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
理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
答蔡季通曰祭法須以宗法參之古人所謂始祖亦但謂始爵及
別子耳非如程氏所祭之遠上僭則過於禘下僭則奪其宗之
爲未安也
答王子合曰家祭一節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畧具飯食墨
衰入廟酹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
廟也今服期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畧之乃謹之也
答蕭叔重曰古者居喪三年不祭(見曾子問)其見祖父母之屬古人亦

有節文不盡記然上壽之禮自不合與所生母喪禮律亦有明
文更宜詳考亦當稍避尊者乃爲安耳如女已適人爲父母服
期禮律亦甚明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畧去華盛
之服可也
答黃子耕曰祭禮極難處竊意神主唯長子得奉祀之官則以自
隨影像則諸子各傳一本自隨無害也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
言然竟未安向見范丈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紙牓於位祭
訖而焚之不得已此或可采用然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於長子
或但一獻無祝亦可也
答李堯卿曰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
答嚴時亨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
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

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酹酒有兩
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
不可深攷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
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
答曾光祖曰所詢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
當從橫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
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
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
不受胙也(如此則於違諱不必別嚴稱呼矣)遷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
制竊意恐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
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
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

所生卽以所生母配答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此
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
答李晦叔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
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
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
得禮之變也
答李敬子曰夫死而嫁固爲失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
也則爲之制禮以處其子而母不得與其祭焉其貶之亦明矣
答葉仁父曰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
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德厚者
流光德薄者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干祫可以及
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爲過矣其上世久遠自合

遷毀不當更祭也

問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尙以爲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語類下同）

問七十老而傳則嫡子嫡孫主祭如此則廟中神主都用改換作嫡子嫡孫名奉祀然父母猶在於心安乎曰然此等也難行也且得躬親耳又問嫡孫主祭則便須祧六世七世廟主自嫡孫言之則當祧若叔祖尙在則乃是祧其高曾祖於心安乎曰也只得如此聖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兼當時人習慣亦不以爲異也

一廟者得祭祖禰古今祭禮中江都集禮內有說

先生云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

問考妣入廟有先後則祧以何時曰妣先未得入廟考入廟則祧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旣則別處今其子私祭之今世禮全亂了

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沒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宦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

祭只三獻主人初獻嫡子亞獻（或主婦）庶子弟終獻（或嫡孫○一錄云未有主婦則弟爲亞獻婦得爲終獻）

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

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卽薦於廟

先生家祭享不用紙錢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椅棹嚴辦次日侵晨已行事畢

人家族衆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類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滾做一處祭不得要好當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令又次位子孫自祭其　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今祭禮這般處皆有之（某後來更討得幾家要入未得）如今要知宗法祭祀之禮須是在上之人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了做箇樣子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

某自十四歲而孤十六而免喪是時祭祀只依家中舊禮禮文雖未備却甚齊整先妣執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訂得諸家禮禮文稍備是時因思古人有八十歲躬祭事拜跪如禮者常自期以爲年至此時當亦能如此在禮雖有七十曰老而傳則祭祀不預之說然亦自期倘年至此必不敢不自親其事然自去年來拜跪已難至冬間益艱辛今年春間僅能立得住遂使人代拜今立亦不得了然七八十而不衰非特古人今人亦多有之不知某安得如此衰也

叔器問士庶當祭幾代曰古時一代即有一廟其禮甚多今於禮制大段虧缺而士庶皆無廟但溫公禮祭三代伊川祭自高祖始疑其過要之既無廟又於禮煞缺祭四代亦無害

堯卿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於天子得祭其高祖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祭高祖只是有疏數耳又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爲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二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

妣者媲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畧有別

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某家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五素饌用浮屠某不用耳向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於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

問孝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不知忌日合著如何服曰唐時士大夫依舊孝服受弔五代時某人忌日受弔某人弔之遂於坐間刺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接見須隔日預辦下謝書候有來慰者即以謝書授之不得過次日過次日謂之失禮服亦有數等考與祖曾祖高祖各有降殺妣與祖妣服亦不同大槩都是黲衫黲巾後來橫渠制度又別以爲男子重乎首女子重乎帶考之忌日則用白巾之類（疑亦是黲巾）而不易帶妣之忌日則易帶而不改巾服亦隨親疎有隆殺問先生忌日何服曰某只著白絹涼衫黲巾不能做許多樣服得問黲巾以何爲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誕辰亦受子弟壽酒否曰否衣服易否曰否一例不受人物事某家舊時常祭立春冬至季秋祭禰三祭後以立春冬至二祭近禘祫之祭覺得不安遂去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遂用此日（九月十五日）又問在官所還受人壽儀否曰否然也有行不得處如作州則可以不受蓋可以自由若有監司所在只得按例與之受蓋他生日時又用還他某在潭州如此在南康漳州不受亦不送又問黲巾之制曰如帕複相似有四隻帶若常襆頭然

忌日祭只祭一位

過每論士大夫家忌日用浮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怪既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家凡值遠諱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賓客考妣諱日祭罷裹生絹慘巾終日一日晚到閣下尚裹白巾未除因咨問者云聞內弟程允夫之訃

先生爲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

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至玄宗惑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璵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有何間別

答嚴時亨曰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倘

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僎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於尊東使自爲一列不爲衆人所壓亦不壓却他人卽所謂遵也遵亦作僎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文集

夫子於禮樂欲從先進今觀禮書所載燕饗之禮品節太繁恐亦難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刪修使之合義如鄉飲酒禮向來所行眞成彊人行之何益所以難久不若只就今時宴飲之禮中刪改行之情意却須浹洽語類下同

鄉飲酒禮堂上主客列兩邊主人一拜客答一拜又拜一拜又答一拜却不交拜又也皆北向拜不相對不知是如何某赴省試時衆士人拜知舉知舉受拜了却在堂上令衆人少立使人大喝云知舉答拜方拜二拜是古拜禮猶有存者近年問人則便

巳交拜是二三十年間此禮又失了

古禮看說許多節目若甚繁縟到得行時節只頃刻可了以舊時所行鄉飲酒看之煞見得不費時節又曰開元禮煞可看唯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當時做這文字時不曾用得識禮底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天子乘車古者君車將駕則僕御執策立於馬前既効駕君雖未升僕御者先升則皆衣出右上以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五禮新儀却漏了僕人登車一項至駐車處却有僕人下車之文這是一處錯他處都錯了又云五禮新儀固未是至如今又皆不理會如朝報上云執綏官則是無僕人之禮古者執綏自是執綏僕人乃是授綏如何今却以執綏官代僕人兼古者有敬事則必式並緣立於車上故憑衡式則是磬折是爲致敬今却在車上用椅子坐則手與前衡高下不多若憑手則是傲慢這般所在都不是卽所謂僕人乃立於車柱之外後角又恐立不住却以采帛繫於柱上都不成模樣兼前面乃以內侍二人立於兩旁是大非禮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豈有以內侍同載而前後皆安之眼前事纔拈一件起來勘當著所在便不成模樣神宗嘗欲正此禮數王安石答以先理會得學問了這般事自有人出理會遂止如荊公門人陸農師自是煞能考禮渠後來却自不曾用他又曰婦人之拜據古樂府云出門長跪問故夫又云直身長跪余正父云周禮有肅拜恐只是如今之俯首加敬而已不知夫人如何喪禮婦人唯舅之喪則跪拜於他人又不知其拜如何古禮殘闕這般所在皆無可考

問虞禮子爲尸父拜之曰古人大抵如此如子冠母先拜之子却

答拜而今這處都行不得看來古人上下之際雖是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之類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爲起在輿爲下贊者曰皇帝爲丞相起尙有這意思到六朝以來君臣逐日相與說話如宋文帝明日欲殺某人晚間更與他說話不能得他去其間有人朝去從人卽分散去到晚他方出到唐尙有坐說話底意思而今宰相終年立地不曾得一日坐人主或終日不曾得見面壽皇求治之初中間學士固是直宿又分講官亦直宿又令從官亦得入助坐從容講論而今未論朝廷如古人州郡之間亦自如此如羅池碑云柳子厚與牙將歐陽翼共飲法帖中有顏眞卿與蔡明遠帖都指名牙將卽是客將蔡明遠亦是衙前他却與之情意如此而今州郡與小官也不如此了

拜親時須合坐受叔伯母亦合坐受兄只立受嫂叔同一家不可
不拜亦須對拜夫婦對拜

答顏魯子曰熹昨蒙諭及深衣謹㫁幅巾大帶納上皆溫公遺製
也但帶當結處合有黑紐之組所未能備其說見於書儀本章
可攷而增益也又有黑履亦見書儀此不敢納呈去古益遠其
冠服制度僅存而可攷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子亦所罕見往
往人自爲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可歎也若得當世傅聞好
禮者表而出之以廣其傳庶幾其不泯乎（文集）

後世禮服因未能猝復先王之舊且得華夷稍有辨別猶得今世
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
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後來遂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
魏大抵皆胡服（語類下同）

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某嘗謂縱未能大定經制且隨時略加整
頓猶愈於不爲如小衫令各從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紫服
緋綠者小衫亦緋綠服白則小衫亦白胥吏則皆烏衣餘皆做
此庶有辨別也

與蔡季通曰大抵八音金石爲衆音之綱領絲竹匏土包括於中
而革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律故居最後而但爲衆樂之節
不知古人已作如此看否耶（文集下同）

聲律辨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
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
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
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卽其始而用之以
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
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
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
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
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
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
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
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
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
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
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
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鍾之
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二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

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
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
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卽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爲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
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
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
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
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
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
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

大抵古人法度今皆無復存者只是這些道理人尚胡亂說得去
嘗愛陸機文賦有曰意翻空而易奇文質實而難工道理人却

說得去法度却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
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都
說不去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眞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
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鐘一宮耳這裏高則都
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他亦是
一家語類下同

聲依永律和聲此皆有自然之調沈存中以爲臣與民不要大事
與物大不妨若合得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

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刑名度數是人人曉得
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來許多度數都沒了却
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箇頓放處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鐘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

律管只吹得中聲爲定季通嘗截小竹吹之可驗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
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盎緩牛鳴盎中謂此
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爲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
勗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
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但聽樂聲嫌其太高
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
祚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却似在樂不在德也

律歷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又云樂聲不可太高又不可太低樂中上聲便是鄭衛所以太高則不可及當王朴造樂閑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又云賢君人樂屬意於雅樂所以仁宗晚年極力要理會雅樂終未理會得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絶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蘇祇婆
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能爲
譯請用旋宮何妥耻其不能遂止用黃鐘一均事見隋志因言佛與
吾道不合者蓋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數器
所以合也

問樂曰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爲佳

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說自有按據

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通典所
算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爲寸作算法頗難算蔡季通只以
九分算

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
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問古人射要何用曰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

古史餘論曰或曰爲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爲治耶而度其勢
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爲治也但論治體則
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爲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
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
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爲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爲宗廟社稷
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
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彊大
而難制則雜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
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尙爲而有弊
耶文集

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使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爲害
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

王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强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僩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箇雖教無人奈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僩因舉祖宗官制沿革中說祖宗時州郡禁兵之額極多又有諸般名色錢可以贍養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財皆括歸朝廷而州縣益虛所以後來之變天下瓦解由州郡無兵無財故也曰只祖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京西羣盜橫行破州屠縣無如之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晁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開門犒之使去富鄭公聞之大怒欲誅守臣曰豈有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賊而反賂之范文正公爭之曰州郡無兵無財俾之將何捍拒今守臣能權宜應變以全一城之生靈亦可矣豈可反以爲罪耶然則彼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如何盡責得介甫介甫只是刮刷太甚凡州郡禁兵闕額盡令勿補填且如一州有千人禁軍額闕五百人則本郡不得招填每歲椿留五百名之衣糧并二季衣賜之物令轉運使掌之而盡歸於朝廷如此煞得錢不可勝計又云也怪不得州郡欲添兵誠無糧食給之其勢多招不得某守南康舊有千人禁軍額某到時纔有二百人而已然歲已自闕供給本軍每年有租米四萬六千石以三萬九千來上供所餘者止七千石僅能贍得三月之糧三月之外便用別擘畫措置如糴面加糧之屬又盡則預於民間借

支方借之時早穀方熟不得已出榜令民先將早米來納亦謂之租（不俟冬則折除其租米亦當大米之數如）此猶贍不給壽皇數數有指揮下來必欲招滿千人之額某申去云不難於招只是無討糧食處又行下云便不及千人亦須招填五百人雖聖旨如此然終無得錢糧處只得如此挨過曰子而已想得自初千人之額自來不曾及數蓋州郡只有許多米他無來處何以贍給之然上供外所餘七千石州郡亦不得用轉運使每歲行文字下來約束只教椿留在本州不得侵支顆粒那裏有年年侵使了（每監司使公吏下來檢視州郡又厚賂遺之使去）全無顆粒怪不得若更不得支此米何從得贍軍然亦只贍得兩三月何況都無非天雨鬼輸何從得來某在彼時顏魯子王齊賢屢行文字下來令不得動某報去云累政即無顆粒見在雖上司約束分明奈歲用支使何今求上司不若爲之豁除其數若守此虛名而無實徒爲胥吏輩賂賄之地又况州郡每歲靠此米支遣決不能如約束何似罷之更不聽督責愈急顏魯子又推王齊賢王齊賢又推顏魯子及王齊賢去顏依舊行下約束却被某不能管得只認支使了若以爲罪則前後之爲守者皆一樣又何從根究其勢不奈何只得如此處（語類下同）

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爲此不知所謂

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且如射王中肩之事乃是周末征伐自諸侯出故有此等事使征伐自天子出安得有是事然封建諸侯却大故難制御且如今日蠻洞能有幾大若不循理朝廷亦無如之何若古時有許多國自是難制如隱公時原之一邑乃周王不奈他何賜與鄭鄭不能制到晉文公時周人將與晉而原又不服故晉文公伐原且原之為邑甚小又在東周王城之側而周王與晉鄭俱不能制蓋渠自有兵不似今日太守有不法處便可以降官放罷古者大率動便是征伐所以孟子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在周官時已是如此了便是古今事勢不同便是難說又曰譬如一樹枝葉太繁時本根自是衰枯如秦始皇則欲削去枝葉而自留一幹亦自不可

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為世臣據襲莫可誰何而

畿外土地亦皆為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鄶地罔而取之亦是無討土地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土分封某常以為郡縣之事已萌於此矣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不得了必如此做也

先儒說封建古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則斥大疆界始大封侯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如此則是將那小底移動添封為大國豈有此理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當時所謂國者如今溪洞之類如今六十家或百十家各立箇長自為一處都來朝王想得禮數大段藉其後來到夏衰時皆相吞併漸漸大了至周時只有千八百國便是萬國吞併為千八百國不及五分之一矣可見其又大了周畢竟是因而封之豈有移去許多小國却封為大國然聖人立法亦自有低昂不如此截然謂如封五百里國這一段四面大山如太行却有六百里不成是又挑出那百里在外如封四百里這一段却有三百五十里不成又去別處討一段子五十里來添都不如此殺定蓋孟子時去周已七八百年如今去隋時既無人記得又無載籍可攷所以難見得端的

伊川常言要必復井田封建及晚年又却言不必封建井田便也是看破了且如封建自柳子厚之屬論得來也是太過但也是行不得如漢當初要封建後來便恁地狼狽若如王文假之說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如此便不必封建也得今且做把一百里地封一箇親戚或功臣教他去做其初一箇未必便不好但子孫決不能皆賢若有一箇在那裏無稽時不成教百姓論罷了一箇君若只坐視他害民又不得却如何區處更是

人也自不肯去今且教一箇錢塘縣尉封他作靜江國王鬱林國王他定是不肯去寧肯作錢塘縣尉唐時理會一番襲封刺史人都不肯去符秦也曾如此來人皆是戀京師快活都不肯去却要遣人押起這箇決是不可行若是以大槩論之聖人封建却是正理但以利害言之則利少而害多

問阡陌辨曰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為秦制井田為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

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攷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葢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絶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戸之弊而遂破租庸調以爲兩稅葢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証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爲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爲田隨田爲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剗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葢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葢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尙在而遺跡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文集

因說今日田賦利害曰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溝澮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 語類下同

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他這箇亦如碁盤相似枰布定後碁子方有放處

天子六卿故有六軍諸侯三卿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爲比比卽伍也五比爲閭閭卽兩也四閭爲族族卽卒也則是夫人爲兵矣至於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爲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

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
討止用丘甸之民又學校之制所以取士者但見於鄉遂鄉遂
之外不聞教養之制亦可疑也

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
若今世之爲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類此不可執畫方之
圖以定之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弊
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
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廷中而升降之若
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耳

淳問橫渠謂世之病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
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如何曰講

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
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
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苟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
平世則誠爲難行黃丈問東坡破此論只行限田之法如何曰
都是胡說作事初如雷霆霹靂五年後猶放緩了況限田之法
雖舉於今明年便淡似今年後年又淡似明年一年淡一年便
寢矣若欲行之須是行井田若不能行則且如今之俗必欲舉
限田之法此之謂戲論且役法猶行不得往年貴賤通差縣吏
呈单子首曰第一都保正蔣芾因此不便竟罷況於田如何限
得林勳本政書一生留意此事後在廣中作守畫作數井然廣
中無人烟可以如此

橫渠若制井田畢竟繁使伊川爲之必簡易通暢觀古不必驗之言可見

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
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
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
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市地錢如
今民間之舖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
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
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
有爵位及爲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
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帟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
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
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王之爲都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看得來古之王者嘗爲都處

便自有廟一錄云古人之廟不遷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太
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一云鎬京却無二王之廟王朝步自周至於豐是
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於曲沃武公
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先君之廟則仍在曲沃而不徙也又如魯祖
文王鄭祖厲王則諸侯祖天子矣三桓祖桓公則大夫祖諸侯
矣故禮運曰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私
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是三桓各立桓公廟於其邑也又問漢
原廟如何曰原再也如原蠶之原謂既有廟而再立一廟如本
朝既有太廟又有景靈宮又問此於禮當否曰非禮也一云問原廟否曰行幸處郡國有之然皆非禮也然以洛邑有文武廟言之則似周亦有兩廟
又問原廟之制如何曰史記月出衣冠遊之所謂藏高帝之衣
冠於其中月一取其衣冠出遊於國中也古之廟制前廟後寢

寢所以藏亡者之衣冠故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至漢時却移寢於陵所謂陵寢故明帝於原陵見太后鏡奩中物而悲哀蔡邕因謂上陵亦古禮明帝猶有古之餘意然此等議論皆是他講學不明之故他只是偶見明帝之事故爲是說然何不使人君移此意於宗廟中耶又曰王之爲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爲都

唐制猶有近古處猶有條理可觀且如古者王畿之內蒡畿如井田規畫中間一圈便是宮殿前中圈左宗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爲前朝後中圈爲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買乃是官中爲設一去處令凡民之賣買者就其處若今場務然無游民雜處其間更東西六圈以處六鄉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放此最有條理

城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候舖衞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城振坊市門皆啟若有姦盜自無所容蓋坊內皆常居之民外面人來皆可知如殺宰相武元衡於靖安里門外分明是元衡入朝出靖安里賊乘暗害之亦可見坊門不可胡亂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殺了如那時措置得好官街邊都無閑雜賣買汙穢雜糅所以杜詩云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

答呂伯恭曰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風俗不若無之爲愈聞嘗有所釐正而苟且放縱者多不悅其事亦可想而知矣然當留意於立教厲俗之本乃爲有補若課試末流小小得失之間則亦不足深較也文集下同

與芮國器曰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攷爲陞黜使學者屑屑然較計得失於毫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騖於華靡無復探索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咸謂之迂闊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又蘇氏學術不正其險詖慢易之習入人心深今乃大覺其害亦望有以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

李敬子問燔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實興之論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

而出亦豈能遽變而至道哉答曰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爲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不變矣

學校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

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啟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粮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行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

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細密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會恁地說且如烝民詩大故說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類大故說得細密（語類）

或問禮書所引伊川言古者養士其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固不患於無養而庶人子弟之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不知是否曰恐不然此段明州諸公添入當刪不然則注其下云今按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也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於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粮亦安得許多粮給之耶周禮自有士田可攷

召穆公始諫厲王不聽而退居於郊及厲王出奔國人欲殺其子召公匿之國人圍召公之第召公乃以己子代厲王之子而宣王以立因歎曰便是這話難說古者公卿世及君臣恩義交結素深與國家共休戚故患難相爲如此後世相遇如塗人及有患難則渙然離散而已然今之公卿子孫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孫莫不驕奢淫佚不得已而用草茅新進之士舉而加之公卿之位以爲苟勝於彼而已然所恃者以其知義理故勝之耳若更不知義理何所不至古之教國子其法至詳密故其才者既足以有立而不才者亦得以薰陶漸染而不失爲寡過之人豈若今之驕騃淫奢也哉陳同父課藁中有一段論此稍佳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

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爲試辟法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器遠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

因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遷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尚可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學亦盛曰呂氏家塾記云未立三舍前太學只是一大書會當時有孫明復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趨慕

林擇之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眞箇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爲可罷

祖宗時科舉法疎濶張乖崖守蜀有士人亦不應舉乖崖去尋得李畋出來舉送去如士人要應舉時只是著布衫麻鞋陳狀稱百姓某人今聞朝廷取士如何如何來應舉連投所業太守畧看所業方請就客位換襴幞相見方得請試只一二人試訖舉送舊亦不糊名仁宗時方糊名

商鞅論人不可多學爲士人廢了耕戰此無道之言然以今觀之士人千人萬人不知理會甚事眞所謂游手只是恁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祿只是爲害朝廷何望其濟事眞是可憂

今人爲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粗膽大敢爲新奇詭異之論方試官命此題已欲其立奇說矣又出題目定不肯依經文成片段都是斷章牽合是甚麼義理三十年前人猶不敢如此只因一番省試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三句後遂成例當時人甚駭之今遂以爲常矣遂使後生輩違背經旨爭爲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長浮競薄終將若何可慮可慮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一不過專念本經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爲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爲奇說而無所底止哉當時神宗令介甫造三經義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學不正不足以發明聖意爲可惜耳今爲經義者又不若爲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聞虜中科舉罷即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此法甚好今爲主司者務出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弊精神於檢閱茫然無所向方是

何法也

先生常說表奏之文下諛其上也誥勅之文上諛其下也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挾出題目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爲無益欲革奔競之弊則均諸州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攷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修之人如此亦庶幾矣

王嘉叟云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是也一是信采法今科舉是也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

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都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云只見泉州教官却老成。意思却好。然他教人也未是。如教人編抄甚長編文字。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教人識些。如今全然無此意。如何恁地

問學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卽唐之明經是也。進士科則試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去習進士科。有記性者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下文。以通不通爲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務熟讀和注文。也記得。故當時有董五經黃二傳之稱。但未必曉文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徹幕以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黔其口者。當時傳以爲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或云徹幕乃廢日云亦非歐詩其取厭薄如此。荆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

跋趙鈐轄墓誌曰。先王封建子弟。蕃屏王室。所以厚人倫而寧天下。非獨私其爲力於己而已。下及漢晉。莫不由之。雖其治亂得失有不齊者。然要爲宗社久長之計也。唐自明皇疑忌諸王。不令出閤。後遂相踵以爲家法。是以享有天下餘三百年。而其子孫絕無聞於今者。然則神祖之出宗支以仕州縣。其所以法前聖而鑒後王者。聖謨遠矣。以故靖康之禍。近屬雖頗北遷。而疏遠在外者。往往能建勳績。其抗羣盜拒仇虜而死其官守者。亦不乏人　文集

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晉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入。卽殺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兆　語類下同

封之有庫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爲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

公族有罪無宮刑。不翦其類也。殲剸於甸人。特不以示衆耳。刑固不可免。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於京師。犯法絕寡。故立此法。今散於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

因言宗室之盛。曰頃在漳州。因壽康登極恩。宗室重試出官。一日之間。出官者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爲州郡之患。今所以已有一二州郡倒了。緣宗室請受浩瀚。直是孤遺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遺請受。有子孫多則寧不肯出官。蓋出官則其子孫孤遺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遺衆分之多也。在法宗室無依

倚者方得請孤遺俸有依倚不得請有依倚謂其伯叔兄弟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於困乏今則有伯叔兄弟爲官者反得憑勢以請孤遺之俸而眞孤遺無依倚者反艱於請以其無援而州郡沮抑之也不知當初立法如何煞有不公處如宗室丁憂依舊請俸宗室選人待闕亦有俸給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遠他日爲州郡之害未涯也如漢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則裂土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諸子則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其勢無以自給則不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漳泉宗室最多南外西外在彼宮中不能容則皆出居於外因問西外南外曰徽宗以宗室衆多京師不能容故令秦王位下子孫出居西京謂之西外太祖位下子孫出居南京謂之南外

及靖康之亂遭虜人殺戮擄掠之餘能渡江自全者高宗亦遣州郡收拾於是皆分置福泉二州依舊分太祖秦王位下而居之也居於京師者皆太宗以下子孫太宗子孫是時世次未遠皆有緦麻服故皆處於京師而太宗以下又自分兩等濮園者尤親蓋濮邸比那又爭兩從也濮園之親所謂南班宗室是也近年如趙不流之屬皆是南班其恩禮又優故濮園位下女事人者其夫皆有官因言京師破時黃唐傳爲宗正官以宗室簿籍獻於虜虜依簿搜索無一人能逃匿者又徽宗淵聖諸子皆是宦者指名取索亦無一人能免者言之痛傷虜人初破京城時只見來索近上寵倖用事底宦者數人人莫測之但疑其欲效此間置官依倣宮闈閒事耳乃是呼去問諸王諸公主所在宮人有幾位諸王有幾位兩宮各有多少幷宮中寶玉之藏各有幾所宦者一一聲說略不敢隱其有宮中秘藏寶玉之物外人不得知者虜人皆來索取皆是宦者教之也方搜捕諸王宗室時吳革獻議於孫傅欲藏匿淵聖之子年十許歲以續趙祀而取外人一子狀貌年數相似者殺之以獻虜云皇子出閤爲衆人爭奪蹂踐而死孫傅不敢擔當竟不敢爲只得兩手付之無一箇骨肉能免者可痛問吳革是時結連義兵欲奪二聖爲范瓊誘殺之不知當時若從中起能有濟否曰也做不得大勢去矣古人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豈不是如此只這裏才操縱少緩其終便有此禍可不慄慄危懼從古以來如此如唐高祖太宗之子孫被武后殺盡其間不絕如綫唐明皇奔逬流離其子孫皆餓死中更幾番禍亂殺戮無遺哀哉

周官一篇說三公六卿甚分曉漢儒如揚雄鄭康成之徒以至晉

杜元凱皆不曾見直至東晉此書方出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乃是諸侯三卿之制故其誥諸侯多引此顧命排列六卿甚整齊太保奭(冢宰)芮伯(宗伯)彤伯(司馬)畢公(司徒)衞侯(司寇)毛公(司空)疏中言之甚詳康誥多言刑罰事爲司寇也太保畢公毛公乃以三公下行六卿之職三公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導天子而已漢郤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失其制矣

五峯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閫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至若所謂女祝掌凡內禱祠禬禳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從有哉

天子視學以齒。嘗爲臣者弗臣。或疑此句未純。恐其終使人不臣。如蔡卞之扶植王安石也。曰天子自有尊師重道之意。亦豈可過。只爲蔡卞是小人。王安石未爲大賢。蔡卞只是扶他以證其邪說。故契入議論。如了翁論他也是。若眞有伊周之德。雖是故臣。稍加尊敬。亦何害。天子入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便是以齒。不臣之也。如或人之論。則廢此禮可也

古者人主。左右攜提。執賤役若虎賁綴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大隔絶。人主極尊嚴。眞如神明。人臣極卑屈。望拜庭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大儒而執唾盂。雖儀從亦是士人執之。宋文帝時。大臣劉湛入見。則與坐語。初間愛之。視日景之斜。惟恐其去。後來厭之。視日景之斜。惟恐其不去。後竟殺之。魏明帝初說大臣太重則國危。小臣太親則身蔽。當時於大臣已爲之處置。後來左右小臣親密。至使中書令某人上床執手強草遺詔。流弊便有此事。漢宣懲霍光之弊。事必躬親。又有宦者恭顯出來。光武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謁者。謂之三臺

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統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因一事立一官。便無此統攝連屬了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朝廷而爲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爲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爲階官。非是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疎略處。如東宮官屬之不備是也。某舊嘗入一劄子。論東宮官制疎略。宜放舊損益之。不報。又曰唐之官制。亦大率因隋之舊。府衛租庸調之法皆是也。當時大亂殺傷之後。幾無人類。所以宇文泰與蘇綽能如此經營。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觀者。唯宇文氏耳。蘇綽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 如吏兼禮。戶兼工。兵兼刑 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爲豈有爲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爲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

嘗與劉樞言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得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書吏部尚書攷察。朝官未闕人時。亦未得薦。俟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今常常薦人。一切都淡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將廢了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卽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 漢有十二州。有二部。部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爲州。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置刺史。而刺史遂爲太守之職 某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

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爲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畧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亦却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矣問今之主管資格亦視通判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爲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爲判官俾得專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

銓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隨材擬職州申監司監司申吏部長貳審察聞奏下授其職却令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

先生問人傑姚崇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患未得人便見他眞能精擇曰固是然唐鑑却貶之唐鑑議論大綱好欠商量處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當仁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爲治只此是要矣

近世修史之弊極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關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殺處在二年前所書者不知其尾後所書者不知其頭有做一年未終而忽遷他官自空三四月日而不復修者有立某人傳移文州郡索事實而竟無至者嘗觀徽宗實錄有傳極詳似只寫行狀墓誌有傳極畧如春秋樣不可曉其首末雜手所作不成倫理然則如之何本朝史以歷日爲骨而參之以他書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卽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日月而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關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關過戶房逐月接續爲書史官一閱則條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志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後有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漏落

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爲之抑別募游手爲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閑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畧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故但嘗觀自漢以來及前代題名碑所帶人從胥史亦甚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王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後受自南渡後至今則無人不乘轎矣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坐奏對之時頃刻卽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

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令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子細令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六朝時尚有對案畫勑之語若有一案猶使大臣署憑倚細說如今公吏們呈文字相似亦得子細又云直要理會事且如一事屬吏部其官長奏對時下面許多屬官一齊都著在殿下逐事付與某人某人便著有箇區處當時便可參考是非利害即時施行此一事便了其他諸部有事皆如此豈不了事如今只隨例送下某部看詳遷延推托無時得了或一二月或四五月或一年或兩三年如何得了某在漳州要理會某事集諸同官商量皆逡巡泛泛無敢向前如此幾時得了於是即取紙來某自先寫起教諸同官各隨所見寫出利害只就這裏便見得分明便了得此一事少間若更有甚商量亦只是就這上理會寫

得在這裏定了便不到推延若只將口說來說去何時得了朝廷萬事只緣各家都不說要了但隨時延歲月作履歷遷轉耳那得事了古者人君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一日二日萬幾如今群臣進對頃刻而退人主可謂甚逸古人豈是故爲多事又云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榜於闕外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如此如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百曲多方爲計而後敢說說且不盡是甚模樣六朝所載對案畫勑下又云後來不如此有同儕愬有如今言事者雖所言皆是亦只類儕愬

本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不爲意外之防今樞密院號爲典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也沒討處今樞密要發兵須用去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後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馬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便出得手扶得傾危今者然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且倉卒下手未得苗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身看且得箇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闊廣大之意始得致道云若做不得只得繼之以死而已曰固是事極也不愛一死但拚却一死於自身道理雖僅得之然恐無益於事其危亡傾覆自若奈何如靖康李忠愍死於虜手亦可謂得其死但當時使虜人感慨謂中國有忠臣義士如此可以不必相擾引兵而退如此却於宗社有益若自身既死事變只如此濟得甚事當死而死自是無可

疑者

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是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

問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故用其素所親信之人後來一向疎外諸將盡用宦者本朝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徽使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以爲太重蓋宣徽亞執政也遂創宣政使處之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則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得這些意思恐起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宦者其初只是走馬承受之類浸漸

用事遂至如此
鄧衞老問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敘綱謂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答曰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其意以爲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爲正耳近看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到廢道士而罷設醮方是究竟也 文集

法鄰縣有事於鄰州只是牒上今却小郡與鄰大郡便申狀非是蓋雖是大郡却都只是列郡只合使牒某在南康時吏人欲申隆興又建康除了安撫亦只是列郡某都是使牒吏初皇懼與之云有法不妨只如此去 語類下同

因說革卦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錮鑑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止補其罅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是如此孟子所說王政其効之速如此想見做出來好看只是太麄些又少些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底意或曰不知他如何做曰須是從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桑麻處做起兩三番如此說想不過只是如此做

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遊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彫困不可開眼

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兩疏却無那圖然周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面說那口分世業其纖悉畢盡古人直是恁地用心今人若見均田圖時他只把做鄉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今如何得有陸宣公樣秀才又曰林勳本政書每鄉開具若干字號田田下註人姓名是以田爲母人爲子說得甚好

申諸司狀曰經界之行否詳畧其利害已悉於前矣今欲行之則紹興已行之法誠不可易但當時所行亦有一二未盡善者如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專遣使命不擇州縣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半又差官覆實以紛更之此則今日之所不可不革者也蓋當是時秦氏用事諸路監司皆其親黨固未嘗擇至於州縣官吏又以逐州逐縣無不奉行用人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勢不得不至於此今幸朝廷清明而本路諸司皆一時

之選欲行經界之地又不過三州十有七縣其用官吏一縣兩人則亦不過三十四人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之擇三郡守汰其昏謬疲輭力不任事如熹等者而於一路之中求此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絕不可得蓋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佐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權領縣事要以得其人而後已既得其人則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以報其勤其權領者則又稍優其賞而歸之故官則大事克濟而於其不能者亦無大害此則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事則其勢不得不少勞民力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爲數百千保小者分爲數十百保使之分頭散出各自打量則亦不至多費時月而紹興遺法亦必

有能識之者此打量步畝必可行之說也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賠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甚病此則攢造圖帳必可行之說也抑此皆其法也若夫法外之意又在官吏用心如何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寮佐吏史亟請施行因竊自念己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閤謝事覃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覆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閤縣通差不以烟爨遠近爲拘不以歇役新舊爲限但取從上丁產高人分爲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强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事目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所疑悉其請問悉以己意詳爲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他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爲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錄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下之屬部不獨使被差官吏有所取法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白於後世鄭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居老壽康寧九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報也 文集

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久亦須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令四縣特作四樓以貯簿籍州特作一樓以貯四縣之圖帳不與他文書混闔郡皆曰不可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便造說唪嚇以爲必有害無利一樣人是憚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誣遂合辭以爲不可其下者因翕然從之或曰亦是民間多無契故恐耳曰十分做一分無契此只一端耳況某亦許無契者來自陳或曰只據民戶見在田不必索契如何曰如此則起無限爭訟必索契則無限爭訟遏矣今之爲縣眞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爲利無意於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爲害今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人便道好更無些事不順他便稱頌爲賢守 語類下同

因又說經界或曰初做也須擾人曰若處之有法何擾之有而今

只是人人不曉所以被人瞞說雖行間有一兩箇曉得底終不足以勝不曉者之多若人人都教他算教他法量他便使瞞不得矣打量極多法惟法筭量極易自紹興間秦丞相舉行一番以至今看來是蘇綽以後到紹興方得行一番今又多弊了看來須是三十年又量一番庶常無弊蓋人家田産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貧者富少間病敗便多飛産匿名無所不有須是三十年再與打量一番則乘其弊少而易爲力人習見之亦無所容其奸矣要之既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得大綱好其間寧無少弊處只如秦丞相紹興間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十分弊也須革去得九分半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却情願受這十分重弊壓在頭上都不管及至纔有一人理會起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底弊來瑕疵之以爲決不可行如被人少却

百貫千貫却不管及被人少却百錢千錢便反到要與理會今人都是這般見識而今分明是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不可說著某常說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者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懶則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樣底說我只認做三年官了去誰能閑理會得閑事閑討煩惱我不理會也得好好做官去次則豪家上戸羣起遮攔恐法行則奪其利盡用納稅惟此二者爲梗而已又曰事無有處置不得者事事自有箇恰好處只是不會思量不得其法只如脩城科舉無定日少間人來這州試了又過那州試州裏試了又去漕司試無理會處不知誰恁聰明會思量定作八月十五日積年之弊一朝而革這箇方喚做處置事聖人所以做事動中機會便是如此又曰凡事須看透背後去因舉掌云且如這一事見得這一面是如此便須看透那手背後去方得如國手下棊一著便見得數十著以後之著若只看這一面如何見得那事幾更說甚治道

戊申封事曰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蓋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羡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推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

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未論也（文集下同）

答張欽夫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産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道學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救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修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

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

今朝廷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且如諸路總領贍軍錢凡諸路財賦之入總領者戶部不得而預也其他則歸戶部戶部又未盡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皆歸於內藏庫封樁庫惟留得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戶部故戶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栲箠得來所以戶部愈見匱乏封樁內藏孝宗時銳意恢復故愛惜此錢不肯妄用間欲支則有司執奏旋悟而止及至今日則供浮費不復有矣今之戶部內藏正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少府則人主之私錢（語類下同）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隨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患軍用不足創為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畧倣經制為之十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大困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不知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歲其額猶為重也因仍至今頃年得江西憲時陛對日亦

嘗為孝宗言之蓋此政是憲司職事又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貫謂之破分便任自曾丞相仲欽為戶部時使不用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

福建賦稅猶易辦浙中全是白撰橫斂無數民甚不聊生丁錢至有三千五百者人便由此多去計會中使作宮中名字以免稅向見辛幼安說糞船亦插德壽宮旗子某初不信後提舉浙東親見如此嘗有人充保正來論某當催秋稅某人當催夏稅某初以為催稅只一般何爭秋夏問之乃知秋稅苗產有定色以催夏稅是和買絹最為重苦蓋始者一疋官先支得六百錢後來變得令人先納絹後請錢已自費力了後又無錢可請只得白納絹今又不納絹只得納價錢錢數又重催不到者保正出之一番當役則為之困矣故浙中不如福建浙西又不如浙東江東又不如江西越近都處越不好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法看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斬斬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產極可憐憫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闊狹某鄉多富家某鄉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畀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則隨其道里遠近分割裨補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怨蓋其公心素有以信於民民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變也又有所在利於為保正而不利於為保長者蓋保長催稅

其擾極多某在紹興有人訴不肯爲保長少間却計會情願做保正某甚嘉之以爲捨易而就難及詢之士人乃云保長難於保正又有計會欲爲保長者蓋有所獲於其中所在風俗不同看來只用倍法若產錢滿若干當爲保正外又計其餘產若干當爲保長若產錢倍多則須兩番爲保正如此則無爭又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使人俵由子分爲幾限令百姓依限當廳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令諸邑俵由子催稅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是時饑餓民甚苦之恣爲吏人乞覓或所少止七百而限以十限每限自用百錢與吏或欲作一項輸納吏又以違限拒之或所少不滿千錢而趂限之錢則已踰于矣其擾不可言所以做官難非遍四方之風俗情僞如何了得

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爲兵農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

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爲農矣

辛棄疾頗諳曉兵事云兵老弱不汰可慮向在湖南收茶寇令統領揀人要一可當十者押得來便看不得盡是老弱問何故如此云只揀得如此間有稍壯者諸處借事去州郡兵既弱皆以大軍可恃又如此爲今之計大段著揀汰但所汰者又未有頓處某向見張魏公說以分兵殺虜之勢只緣虜人調發極難完顏要犯江南整整兩年方調發得聚彼中雖是號令簡無此間許多周遮但彼中人纔逼迫得太急亦易變所以要調發甚難只有沿淮有許多捍禦之兵爲吾之計莫若分幾軍趨關陝他必擁兵於關陝又分幾軍向西京他必擁兵於西京又分幾軍望淮北他必擁兵於淮北其他去處必空弱又使海道兵擣海上他又著擁兵捍海上吾密揀精銳幾萬在此度其勢力既分於是乘其稍弱處一直收山東虜人首尾相應不及再調發來添助彼卒未聚而吾已據山東纔據山東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蓋精銳萃於山東而虜勢已截成兩段去又先下明詔使中原豪傑自爲響應是時魏公答以某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蔡云今兵政如此終當如何曰須有道理蔡曰莫著改更法制曰這如何得如同父云將今法制重新洗換一番方好某看來若便使改換得并收其田民皆爲兵若無人統率之其爲亂道一也然則如之何曰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這極易只呼吸之間便可以弱爲强變怯爲勇振柔爲剛易敗爲勝直如反掌耳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方好曰

只有揀練便用太祖時卽用如揀而養十數年又老了依舊無用

今日兵不濟事兵官不得人專務刻削兵且驕弱安養不知艱苦一旦如何用某嘗言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趲去淮上衛邊謂如福建之兵趲去饒州饒州之兵趲去衢信衢信趲去行在迤邐趲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趲去則京師全無養兵之費豈不大好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兵）觀察（財）處置等使卽節鎭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兵）某州刺史（民）卽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鎭而節鎭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是土人爲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爲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惟是節度得人方能

卒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廣乃在於統
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鎮之患深如人之
病外强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
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
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
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管
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
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
姑存其名日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怨
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
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修治器甲築固城壘以
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

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
兵甲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
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
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屑屑計較近來刮刷得
都盡朝廷方以為覈實得好（先生云聞前輩云云）
本朝養兵蠹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
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耳故謂之第幾指揮
謂之禁軍明其為禁衛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
謂之教練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
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
事但大閱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八指揮其制皆廢弛而飛
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幼安之力以某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

軍自是可用却別創一軍又增其費又今之江上屯駐祖宗時
亦無之某之意欲使更戍於州郡可以漸汰將兵然這話難說
又今之兩淮荊襄義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
或問李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陣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底但李
通分開許多方圓陣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祖垓
下之戰李通以為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
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鬬只袞作一團又只排作
一行必須左右前後步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
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
書則畧之便以司馬遷為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之論
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畧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
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

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陣
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
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
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
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
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柔直守南劍戰退范汝為只用此法又
云劉信叔順昌之勝鄉見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槩亦是如
此
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
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戊申封事曰屯田之利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
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

處置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 文集下同

答張欽夫曰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爲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爲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畧以古法畫爲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爲準畫爲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埸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爲復古之緒

今日民困正緣沿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爲屯彼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 語類下同

京畿保甲之法荆公做十年方成至元祐時溫公廢了深可惜蓋此是已成之事初時人固有怨者後來做得成想人亦安之矣却將來廢了可惜

鄭湜補之問弭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中其弊自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爲擾曰當令逐處鄉村舉衆所推服底人爲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弭盜心這是已試之效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日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剌以塡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他若會射了有賊盜他是不怕他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次天下坐食之兵不會做得成范仲達 名如璋太史之弟 爲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以無行止人保

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

某保甲草中有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衛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箇防衛始得一箇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黙寓箇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又後面子弟一段須是著意理會這箇子弟直箇要他用非其他泛泛之比須是別有箇拔擢旌賞以激勸之乃可此等事難處須是理會教他整密無些罅縫方可

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管與儲宰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計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蓋纔行此便著教他習武事然這裏人已

是殺人底莫更教他會越要殺人如司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爲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鬧要酒物與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弟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

增損呂氏鄉約曰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文集下同）

戊申延和奏劄曰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皐陶作士明刑以弼

五教而期於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爲治於天下而况於其繫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佑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爲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勅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爲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

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

答張欽夫曰昨日道間又見奉行强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縱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贓滿之限亦從而損之此似太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軀命爲重耳今乃一例爲此刻急則人但見峻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亦不得不駭矣不若改此一條使贓滿之數比舊法又加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軀命而不在乎貨財則彼微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爲惡將有所極而人之被劫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之禍汙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再犯者殺之似亦太過不若斬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梁全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督姦之本意也

答鄭景望曰觀皐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

育發生，實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犯於有司，非既犯而縱舍之謂也。又曰：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明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

舜典象刑說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illegible]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

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眞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

法令自畧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畧。今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畧？畧則姦宄愈滋矣。[illegible]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爲，而後人爲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

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爲非。以爲年號之美有
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
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
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
今有年號猶自姦僞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
簿曆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
甲家買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前。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
乙家則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
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後如何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象者。象其人
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即墨劓剕宮大辟之常
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

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罪各不同而爲刑固亦不
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之所犯合墨
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剕宮大辟皆然猶　　之
法。傷人者償創折人手者亦折其手。傷人目者亦傷其目之類
流宥五刑者其人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全
其肌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民齒。如五流有
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
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
百鞭三百之類。扑作教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夏楚
如習射習藝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有不
率者則用此刑扑之如侯明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扑
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

不粲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扑之刑之輕者
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扑。聖人斟酌損
益低昻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杪忽之差。所
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
教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教化爲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
豈得置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
贖刑者贖鞭扑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
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之
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
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
或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曰多有人解書做寬恤之恤。某之意
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

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爲法官。更相循
襲以寬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於五刑
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
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
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
害之
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强欲輕之之理乎。王季海當國。好出人死
罪以積陰德。至於奴與佃客殺主。亦不至死。一錄云豈有此理某嘗謂雖舜之仁亦只是罪疑惟輕而已
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
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

為盜賊計而不知為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偽會子及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為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為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

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為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

李公晦問恕字前輩多作愛人意思說如何曰畢竟愛人意思多因云人命至重官司何故斬之於市蓋為此人曾殺那人不斬他則那人之冤無以伸這愛心便歸在被殺者一邊了然古人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雖愛心只在被殺者一邊却又溢出這一邊些子

安卿問律起於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理會了但是而今刑統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者如宋莒公所謂律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所謂律者漢書所引律便是但其辭古難曉如當時數大獄引許多詞便如而今款樣其某罪引某法為斷本朝便多是用唐法

或問勑令格式如何分別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時綱領本朝止有編勑後來乃命羣臣修定元豐中執政安燾等上所定勑令上諭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彼效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勑修書者要當如此若其書完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神廟天資絕人觀此數語直是分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極所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贈之類只依箇樣了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效之之謂也令則條令禁制其事不得為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未然者勑則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格令式在前勑在後則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底意思今但欲尊勑字以勑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教而殺者何異殊非

當時本指又問伊川云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如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勑令大槩勑令之法皆重於刑統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

延和奏劄曰間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及甿庶有能開寤主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疏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於聽聰則夫大人之際譴告所由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

黎百姓無不蒙休矣下同文集

又曰救荒之務檢放爲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頼未便逃移放之稍寛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闕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爲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郡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罰人戶違法不爲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爲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

又曰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値旱傷深慮檢放騷擾下戶偶有士人陳說乞將五斗以下苗米人戶免檢全放當時即與施行人以爲便本路提舉常平尤袤遂以其法行之諸郡其利甚溥近日經由信州則聞玉山一縣亦得檢官如此措置除上三等戶隨

分減放外下二等戶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亦不過共成五分此最爲法之善者欲乞聖慈詳酌特詔有司定著爲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並第四等戶依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致得旱損田苗不存根查亦乞依法坐罪其所損田即與相度地形高低水源近遠比並鄰至分數檢放

又曰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貳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飢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厫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欲乞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原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當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擾實公私儲蓄豫備久遠之計

與建寧傅守書曰歸塗訪問田畝豐儉相補計已未至甚虧常數但備禦之策不可不講而知舊往往見尤不能深陳糜穀之害且云未論醞釀所耗只今造麴崇安郭內度費萬斛黃亭小市亦當半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在數與其運於他州有風波之虞舟楫之費偈若坐完此穀了無事而百全也萬斛之麴將來所糜秫米又當以數萬計若能果如前日收糴秫米之說所完亦豈止此

與王漕書曰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則不過視部內被災之郡使之寬檢放捐逋租寛今年夏秋二稅其以條目言之於朝而其可直行者一面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之勤惰得失而誅賞之此外則視荒損尤甚之鄉使之禾米得入而不得出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糴販稍勸富民平價出糶勸民廣種大小蕎麥荀

芋蔬菜之屬以相接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以官本收成之後秖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爲災傷甚處乃行之

而今捄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問先生向來捄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語類下同）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在浙東時山陰會稽二縣刷飢餓人少通判鄭南再三云數實及于細撿起三倍

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秖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糶者配先生曰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曰要之只是粗法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九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　凡二百二十三條

壬辰應詔封事曰金據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人之懽而不爲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限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至於請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彼仇讐之虜得以制其予奪之權哉顧我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於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彼強不較明矣縱其與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又曰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自是以往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意必於復讐啟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文集下同）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曰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與士大夫黎百姓或反不能無

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臣雖至愚亦知竊爲陛下憂之則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嘗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日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

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無一日而不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

乞逐日進講劄子曰臣誤蒙選擇以經入侍固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今乃淹旬累月不得修其職業素餐之刺實不自安故嘗面奏假日無事正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納今已兩日未見施行因省昨來所陳似亦未至詳悉今別具奏欲乞聖明特降睿旨今後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蚤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恐聖躬久坐不無少勞却乞權住當日早講一次庶幾藏脩游息無非典學之時聖德日躋天下幸甚

乞不受賀劄子曰臣伏覩今日瑞慶節前一日宰執率文武百僚詣行宮便殿拜表稱賀臣已前來祗赴立班然竊惟念壽皇梓宮在殯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時講行賀禮臣當以經術入侍帷幄覩此缺失心實未安謹此密奏欲望聖慈速賜傳旨使令權免其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內凡有合稱賀事並依此例

經筵留身面陳劄子曰過宮之計臣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衞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喻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

散而懽意浹洽矣

與魏元履曰商量事須酌中合宜教人行得即無不可告之理其或不入咎乃在彼若自家所說過當教人信不及行不得則是自家未是安得專咎他人耶又曰熹看得今日之事只是士大夫不肯索性盡底裏說話不可專咎人主

答魏元履曰所諭杜征南語此固切論然彼以強大兼人之國故其計謀規畫不得不然今以弱小自守而義當有爲乃其義理事勢不得不爾今日雖無征南之明略而天下之事當得但已耶愚謂孟子所謂成功則天董子所謂明道正誼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料者正是今日用處須見林黃中說在宮邸讀史記秦伐楚王翦李信爭兵多少處偶及近事因云今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何其慮事之不詳也

某因爲言此事正不爾。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故楚既亡而其國人悲思。有三戶之謠。則當時秦人之攻。楚人之守。勢可知矣。今日之事與此正相反。奈何以爲比乎。大抵議論先要根本正當。然後紀綱條目有所依而立。近看論語說及爲兒輩說唐鑑。因得究觀范太史之學。不知此人胸中如何。其議論乃爾。暇日試熟觀數過。當見古人論事輕重緩急之方矣。每讀至會心處。未嘗不廢卷而歎也

答張欽夫曰春秋之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讐之大義爲重。而掩葬之常禮爲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讐。然後爲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爲狐狸所食蠅蚋所嘬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

與建寧守書曰千里之內。戶口不知其幾。若必人人糴米而食之。恐無以濟。其勢須令上戶樁留禾米。如前日之說。儲備乃廣。但所遇縣道官吏之說。皆憚於此計。蓋恐上戶見怨。又慮見欺。殊不知救災之政。與常日不同。決無靜拱而可以獲禽之理。夫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獨炊而自食之。其勢必糶而取錢以給家之用。今但使之存留分數。以俟來歲聽官司之命。以恤鄰里之闕。何所不可。正使其間不無冥頑難喻之人。然喻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甚不從者。俟之以刑。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慮其欺己而不敢爲哉

與臺端書曰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挾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惟其日侍燕閒。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扭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開。賄賂公行。姦邪堵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爲罪。揚於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

在南康與屬縣議荒政條件　一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仔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脩事舉。民受其賜。苟或上忽其下。惟務私己。各權下慢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濟。况今災

數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緩齟齬。有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　一檢放之恩。著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搔擾。又須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止憑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囑。別作情弊　一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耆依公推排。約定所廕客戶所糴米穀數目。縣司略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以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戶既是富足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與

增減如更詐欺抵拒卽具姓名申軍切待別作施行　一根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隅官保正仔細抄劄著實開排再三叮嚀說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之家漏落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貧民逐一讀示公共審實衆議平允卽與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根括隅官保正重行責罰　一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戶及糶米人戶公共商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市出糶上戶米穀卽於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須搬載往來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足去處及將來發糶常平米斛卽具因依申來切待別行措置　一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行如有未當或未盡事宜更望仔細示喻當行改正

與趙帥書曰去冬見議開湖事熹謂須先計所廢田若干所溉田若干所用工料若干灼見利多害少然後爲之後來但見匆匆興役至今議者猶以費多利少爲疑浮說萬端雖不足聽然恐亦初計之未審也大抵集衆思者易爲力專己智者難爲功此等事但呼官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筭計之其贏縮利害可以一日而決不必閉閤深念徒弊精神而又未必盡乎利病之實也

與趙尚書書曰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决無此理旣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惟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救正若其他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然欲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黙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

與留丞相書曰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

答汪尚書曰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旣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爲慮亦未遠曷若

訪其族親爲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爲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爲此或雖爲之而彼爲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爲者爲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爲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忘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其爲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爲而不可（親奉嘗之句疑有缺字）

答張欽夫曰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荊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

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
答呂伯恭曰最是人才難全懲其所短則遺其所長取其所長則
雜其所短此須大段子細著眼力乃可無悔吝耳
答呂伯恭曰論治固有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爲一事無今日言
此而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罄其
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
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
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
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答呂伯恭曰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
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决知
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全不

別白是非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
答呂伯恭曰聖人大公至正處似無人情然其隱惡揚善之心則
未嘗無也此乃天地生物之心孔門教人求仁正是要得如此
耳
答呂伯恭曰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
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苟
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
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
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
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
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
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
也爲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
答呂伯恭曰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
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
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
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
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與芮國器書曰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
之所在如何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爲作輟也盡心竭力
而爲之不幸而至於眞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
矣
答鄭景望曰龔帥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爲至當之

舉熹嘗竊論此矣以爲元祐諸賢憂讒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
之固爲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爲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
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
取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
逐則必此言之爲也且舜流四凶族爲皋陶者亦殊不念反爾
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非私者邵子文以爲明道所
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
釐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聞深以好名
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
故先聖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
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
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

答周益公曰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晩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擧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己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是則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況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爲官或以諫諍爲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逮其晩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至於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之子孫是以寧捐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遽起而樂爲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於集中恐亦以忠宣刪去而不傳也)此最爲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爲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爲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爲丈夫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攻事皆有迹顯不可掩安得爲過且爲侍從諫諍之官爲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爲前却亦豈人臣之宜哉若曰范呂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呂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遷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閔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俯而受其籠絡爲之驅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爲此否也若曰歐公晩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陰爲自托之計於是寧賣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無爲有愧負幽冥而不遑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爲此否也

答范伯崇曰熹嘗問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耳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先生之意參之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說見師訓文定說見哀二年)竊謂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耳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

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爲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已(已嘗有天子之命而蒯聵違之則不請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焉掩耳盜鐘爲罪益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家犯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興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興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己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洒

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

答范伯崇曰日用之間以莊敬爲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旣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遊子澄相去不遠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

答何叔京曰示喻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畧數千戸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齮齕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敵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畧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

答何叔京曰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可行與否而姑爲是可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說而已哉蓋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然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須而未始須臾離也皐陶之執舜之逃天理人倫之至聖人之心所必行也夫豈立言之說哉聖人顧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則輕重緩急之間於是乎有權矣故緣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得以企而八議之說生焉然其所謂權者是亦不離乎親親貴貴之大經而未始出於天理人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爲空言而惟權之爲徇不幸而有毫釐之差則不失於正者鮮矣

答連嵩卿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

連嵩卿問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雍糾之妻一告而殺夫一不告而殺父二者亦不幸而遇此然當如何爲正答曰居二者之間調護勸止使不至於相夷者上也勸之不從死而以身悟之次也舍是亦無策矣

答連嵩卿曰處己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亦未易言若如來喻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汙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者哉大抵俗學多爲此說以開苟且放肆之地而爲蘇學者爲尤甚蓋其源流如此其誤後學多矣

答吳晦叔曰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

（誅之自不爲寃若呂邑輩所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止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則霍光之私意也）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處

答吳晦叔曰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爲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答陳明仲曰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

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我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

答方伯謨曰或躍在淵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乎九五之位亦無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文言又以非爲邪也等語釋之

答吳伯起曰吾之所謂義者無窮而彼之具析體究對移者有盡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勿令有滲漏處則彼之來者不足問矣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爲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也

答吳伯起曰且審聞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哀慵之餘警省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講求義理以培植之不可專恃此便爲究竟也

答廖子晦曰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獄事人命所係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答廖子晦曰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如蘇秦嫂所謂見季子位高金多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穴夫畏大人之心則是乃眞能畏大人者矣

答廖子晦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

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緩急可否是兩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己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己今見爭訟人到官當若不得呈覆須當計會案吏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得可否失當然後知其謬矣又如縣道送兩稅簿上州磨審皆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印發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倅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爲寬不知孔子意裏道如何也）但爲政必

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答黃商伯曰大學絜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己自便之心為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為姑息苟且之場矣

答詹元善曰歸宗之請計已報可此於人情恩義之間有難處者而輕重本末事理甚明自見賢者之不安於此者有年矣今追贈之榮既及泉壤則於恩意已為曲盡但異時所以益致其惓惓不忘之意如范公之於朱氏者此論想已素定也

答潘叔昌曰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和之理蘇富當

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畧皆如來諭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呂子約曰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恝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覈之科矣

答王子合曰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簀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為己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為必將死而後始為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

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為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為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況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簀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畧考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為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

答王子合曰示喻曲折具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間風俗鄙

陋汙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
而號爲士子者恃彊挾詐靡所不爲其可疾爲尤甚故於此輩
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至
於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籍
籍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爲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
相見乎若果有之卽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
爲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
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鍤揭竿引繩以奔走於山
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爲逸哉但以爲若
不爲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
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
且如此間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

固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帖
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
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頓憂其擾
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熹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尚何言哉
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尊旨又復如何
也若便指土封爲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合者亦未究此
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劾然後得免後世當有知此心者
耳又曰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
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
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
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
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
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說徙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
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土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
日事勢何如也

答曹立之曰輔養人主心術與開陳善道排抑佞邪正是相資爲
用不可作兩事看如公仲之事則人主本有畏相畏義之心而
近習之智尙淺故其爲蔽也未深是以幸而有濟若使趙侯之
歌者先覺其所薦之能害己而有以間之則公仲者又如何而
爲計邪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爲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
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
耳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逶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
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
國哉然此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爲之則必有甚於元

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

吳伯豐問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
成王可謂能格心者然其初亦未遽格也孔孟於齊梁齊衞之
君終不能改於其德後世若子房魏徵亦近能格君者蓋亦幸
遇二君之好謀能聽耳必大謂孟子之言理則然矣而未見其
人也答曰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然後可責其效若拒而
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功矣張良之於漢祖乃以
術相役魏徵之於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
子所及也

答劉季章曰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
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

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

答應仁仲曰趙氏聘幣無置之之所故遣歸之今既不受求有以處欲如來喻納之於壙則今已葬且此間之葬例薄然亦時有意外之患欲置少田以給墓戶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爲橋道者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反復思之唯有別以它女再結姻好之爲善而家間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二耳似此再三籌度皆未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

朱飛卿問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答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答鄭子上曰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若一切漫漶十分放倒而曰吾姑去泰甚焉則是詖淫邪遁之詞而非所以爲訓矣聖賢惡似而非正爲此也

答陳安卿曰行弔而遇酒食此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

陳安卿問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盛怒之時忽有當喜事來則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輟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抑當權其輕重也答曰喜怒迭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暇權也但有所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之宜耳

答陳安卿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答林正卿曰季通書來亦稱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槩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騖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畧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

答汪易直曰管仲事程子所推聖人本意恐已得之蓋其不死子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如今叛逆而遭赦宥自無可死之理然此事夫子當時不曾明言但今以其言專取其功而畧無譏貶之詞可以推見之耳若果有罪則聖人必有微詞以見功過不相掩之意不特如此說矣故疑程子此意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曰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復取此則未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當先定五伯之功罪而以五伯爲功之首罪之魁此語最爲切當然非獨論古事爲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爲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材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

潘子善問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況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答曰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爲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爲攻取者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爲既得之後而論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日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答張元德曰所論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與之商量令其胸中見得義

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著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爲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眞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爲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爲不多然眞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爲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祧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言可以的當與介父爭是非者但令人只見介父所言便以爲非排介父者便以爲是所以徒爲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未易究

答李晦叔曰呂后稱制武氏革命事體不同自分明光武追廢自其私意不得爲中理也

李敬子問燔祖妣捐棄朋友以劉輝嫡孫承重事見告遂申州以請於朝續準報許後見范蜀公亦嘗論及乃知輝非苟然者而舜弼始終以爲此事只當從衆今事已無及但朋友間不幸而値此不知當如何答曰若父是祖之嫡長子己是父之嫡長子卽合承重無疑如其不然則前日之擧爲過於厚亦不必以爲悔也朋友之間則但當以禮律告之不可使人從己之悞也當言循理守法不當言從衆

李敬子問燔見朋友間多有增親年以希恩霈者且悔之又恐兄弟間有堅欲陳乞者燔以爲不若作一狀子剌破乞備申省部照會方爲堅決答曰兄弟若欲陳乞但委曲爲陳不可誣親以欺其君之意足矣何必作此痕迹邪

李敬子問燔因與朋友論及冐貫赴試事以爲豈可不攻獨國秀以爲不須攻幸一言以定衆志答曰不知要如何攻若只經官

陳狀乞泛行約束卽不妨若指名告示聚衆歐擊則非所宜矣

余國秀問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答曰人之過惡豈可輕論但默觀之而反諸己或有未明則密以諮於師友而勿暴於外可也

胡伯量問按禮居喪不弔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卽是執事禮亦有妨鄉俗不特往弔送喪凡親舊家有吉凶之事皆有所遺不知處此當如何答曰古禮固不可預然弔送之禮却似不可廢所謂禮從宜者此也

答孫敬甫曰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爲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烟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畧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

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
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
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
答吳尉曰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
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
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偶讀謾記曰俚俗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鄰里斷絶不通
訊問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之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爲甚或
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善矣
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嘗以爲誣之以無染而不
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染而不須避者
以利害言也曰雖染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

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不知恩義之爲重也一有
染焉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
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爲重
而不忍避則雖有染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
違矣抑染與不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
槩論也吾外大父祝公少時鄰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親公
爲煮粥藥日走其家遍飲病者而後歸劉賓之官永嘉時郡中
大疫賓之日徧走視親爲診脉候其寒溫人與藥餌訖事而去
不復盥手人以爲難後皆無恙云
古史餘論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
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
無恥凡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不

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
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戹酒豆肉
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
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
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
何恥焉唯不避而彊取之乃爲逆假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
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
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
李公常語辨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
措之宜異爾
答儲行之曰李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爲之涕泣
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與方耕道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
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
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況恩既歸己怨必
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絶則傷恩不與之絶則又似匿怨而
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
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
必峻絶之所謂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者也（語類下同）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
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
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

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合寬大處合嚴毅處

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因論仁及此）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

事至於過當便是僞（楊丞通老云陸子靜門人某人常裂頭巾洗面先生因言此）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

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

以小惠相濡沫覺見氣象不好

每常令兒子們作事只是說箇大綱與他以爲那小小處置處也易曉不須說也得後來做得有不滿人意處未有不由那些子說不要區處處起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咈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爲讀書是讀甚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修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推與民共之未論爲天下且以作一縣言之若寬其賦歛無征誅之擾民便歡喜愛戴若賦歛稍急又有科敷之擾民便生怨決然如此又曰寧過於予民不

可過於取民且如居一鄉若屑屑與民爭利便是傷廉若饒潤人些子不害其爲厚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是在取傷廉上且將那傷惠來相對說其實與之過厚些子不害其爲厚若才過取便傷廉便不好過與畢竟當下是好意思與了再看之方見得是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不是然亦不大故責他只是才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爲之聚歛而欲攻之是也

居父曰盡己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倘其人凶惡若盡己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則不

可以復
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
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
忠只是一箇眞實自家心下道理直是眞實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眞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僞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眞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
老子之學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至此然淸虛寡慾這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熙豐不如此便多事
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譬如仗節死義之人視坐亡而立化者雖未必如他之脩然然大義却是彼雖去得好却不足取也
凡事固是著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少間纔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間都滾得一齊沒理會了問這差處是初間畧有些意差後來意上生意不能得了曰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這不是他看這道理洞徹如何說得到這裏若不是他堅勁峭絶如何說得到這裏

甯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爲不可及因舉晉人有送酒者云可力飮此勿預時事如此之愚則人皆能之也
問比干何以不當愚曰世間事做一律看不得聖人不是要人人學甯武子但如武子亦自可爲法比干却是父族微子既去之後比干不容於不諫諫而死乃正也人當武子之時則爲武子當比干之時則爲比干執一不得也
只乞諸其鄰而與之便是屈曲處又問或朋友間急來覔一物自家若無與他去鄰家覔之却分明說與可否曰這箇便是自家要做一面人情葢謂是我爲你乞得
問取予二字有輕重否寓以爲寧過於予必嚴於取如何曰如此却好然看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本不分輕重今看予自是予他人不是入己寧過些不妨却不干我事取則在己取之必當嚴楊問文中子言輕施者必好奪如何曰此說得亦近人情
語及齊一變至於魯因云齊生得威公管仲出來他要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得這事若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興其滯補其弊而已如租庸調變爲彍騎長征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如租庸調下當有闕文）
貢禹諫元帝令節儉元帝自有這箇何待爾說此便是不先其所急者也
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聖人終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漸過且如古

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輕不似如今人直到
服滿一頓除脫了便著華采衣服

或問伯夷叔齊之讓使無中子則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立叔齊雖以父命然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或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若國有賢大臣則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伯夷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論之則伯夷分數稍優耳胡文定春秋解這一段也好說吳季札讓國事聖人不取之牽引四五事爲証所以經只書吳子使札來聘此何異於楚子使椒來聘之事耶但稱名則聖人貶之深矣云云但近世說春秋皆太巧不知果然否也

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況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得

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

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若知命者便立乎巖墻之下也何害却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

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知所當致禱之所緇黃巫覡始以其說誣民惑衆而淫祀日繁今欲一切屏絕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一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慊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勉焉爲之然吾心既不以爲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況於以所賤事君親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曾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小神物必以爲祭之無益某向爲郡禱旱時如舊例醮祭之類皆嘗至誠爲之但才見張天師心下便不信了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着力處學者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却恐儱侗都無是非曲直下梢於自己分却恐無益

大丈夫當容人勿爲所容

縣尉可與他縣中事否曰尉佐官也既以佐名官有繁難只得作他謀但不可侵他事權

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蓋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是利老蘇嘗以爲義剛而不和惟有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卽是利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來東坡解易亦用此說更不成議論也

問或曰罕言利是何等利楊氏曰一般云云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却不可以爲一般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着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著卽害義爲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

權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

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便要去他卽為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深淺始得或言本朝人才過於漢唐而治效不及者緣漢唐不去攻小人本朝專要去小人所以如此曰如此說所謂內君子外小人古人且胡亂恁地說不知何等議論永嘉學問專去利害上計較恐出此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

吾以汝為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

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卻如此說不得

因說仕於季氏之門者亦未是叛臣只是乘魯之弱招權聚財歸己而已然終不敢簒如曹操故昭公出許多時季氏卒不敢取至於三卿分晉亦必俟天子之命乃安只是當時魯君自做不行弱則常如此強則為昭公若孔子處之則必有道矣如墮三都是乘他要墮而墮之三都墮而三家之所恃者失矣故其勢自弱如羅崇勳殺牙兵初惡其為亂既殺之又自弱璘因言三家自不相能如鬬雞之事可見曰三家急之則合緩之又自不相能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盡忠是盡己也盡己而後為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眞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卽此論也今人只為不能盡己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泛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

問齊景公問政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當時陳氏厚施於國根株盤據如此政使孔子為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據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謀成豈晏子之所謂禮者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初履霜而至堅冰

亦未如之何也已如孔子相魯欲墮三家至成則為孟氏所覺遂不可墮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强強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成既不可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

凡為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皆以為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來不批不得如詞訴反覆或經已斷或彼處未結絕或見在催追他埋頭又來下狀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與他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自點檢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卽須痛治以防其弊

凡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爲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却他此便是某姑息處乃非所以爲愛也

問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曰聖人舉事也不合只理會義理都不問些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衆方可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衆却未便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會入思慮但却不專主此也

問勿欺也而犯之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他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

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其實雖不失爲愛君而其言則欺矣

通老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權其輕重只看此心其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可學問蘇章夜與故人飲明日按之此莫太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爲貨如往時秦檜當國一日招胡明仲飲極歡歸則章疏下又送路費甚厚殷勤手簡秦檜有數事往日親聞之胡侍郎及籍溪先生太上在河北爲虜騎所逐禱於崔府君廟歸而立其祠於郊壇之旁檜一日奏事因奏北使將來若見此祠而問將何以對遽命移於湖上

以德報德蓋他有德於我自是著饒潤它些子所謂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它有怨便增損於其間以德報怨是着意要饒他如呂晦叔爲賈昌朝無禮捕其家人坐獄後呂爲相適值朝廷治賈事呂乃乞寬賈之罪恐渠以爲臣與有私怨後賈竟以此得減其罪此以德報怨也然不濟事於大義都背了蓋賞罰出於朝廷之公豈可以己意行乎其間

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

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着聖容時某公爲宰相曰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

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不如此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爲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泛然言之使泛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候人主顏色迎合趨湊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著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

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等語多行相類如恭而無禮則勞處一般此皆是就子路失處正之昔劉大諫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戶贓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揚子避礙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

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賊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李謂亦有自賊之理。一錄云問好信不好學如何便至於相賊害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是也昔劉忠定云云

和之問唐太宗當初若立魏王泰時如何魏王泰當時也自英武曰他當初却有心傾太子承乾只此心便不好然亦未知果是賢與不賢且看隋煬帝劈初如何下梢又如何問爲天下得人謂之仁又有嫡長之說此事不知如何處曰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此事最要權輕重若是聖賢便處得須是見他嫡長真是不賢庶眞賢方得大賢以上方了得此事如太王立王季之事是也如他人見不到不如且守嫡長之說如晉獻公溺於驪姬要去申生漢高祖溺於戚姬要立趙王如意豈是眞見得他賢否僩錄云僩曰若嫡長不賢便只得付之命先生曰是先生又云兩漢而下多有英武之資爲用事者所忌如清河王是也

問出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澁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卽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爲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爲處便果決爲之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竊兵一舉直擣至函谷關可見今欲處世事於陵夷之後乃一向討論典故亦果何益孟子於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疏之服飦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

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如飯必用喫衣必用著脾胃壯者喫得來多弱者喫得來少然不可不喫那飯也人君資質縱說卑近不足與有爲然不修身得否不講學得否不明德得否此皆是必用做底到得隨他資質做得出來自有高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般言語是鐵定底條法更改易不得如此做則成不如此做則敗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也

或問爲善爲利處因舉龜山答廖尚書用中一段曰龜山說得鶻突廖公認得不子細後來於利害上頗不分別紹興間秦氏主和建議不決召廖公來他懵然不知却去問他平日所友善之人如鄭邦達輩邦達亦不思量便云和是好事故廖公到闕卽主和議遂爲中丞然他亦不肯爲秦氏鷹犬秦嘗諷令言趙公鼎廖竟不從而出

晏亞夫問中正二字之義曰中須以正爲先凡人做事須是剖決是非邪正却就是與正處斟酌一箇中底道理若不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譬如欲行賞罰須是先看當賞與不當賞然後權量賞之輕重若不當賞矣又何輕重之云乎凡事先理會得正方到得中若不正更理會甚中顯仁陵寢時要

發掘旁近數百家㝡差御史往相度有一人說且教得中會文清說只是要理會箇是與不是不理會中若還不合如此雖一家不可發掘何處理會中

利是那箇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置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

看來人處大運中無一時閑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輪一般一恁滚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履霜堅氷只是說從微時便須着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由辨之不早辨李光祖云不早辨他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辨剗地激成

事來此說最好

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爲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嘗說八卦著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古之論功行封眞箇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若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曰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先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爲謙矣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

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爲戒占者之辭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爲敵

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無咎也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爲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爲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爲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受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桀紂且使其悔悟修省然道理去不得必

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

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因問某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在心翕受敷施每廣坐中見有這邊人郎加敬與語其他皆不顧以至遺之屬亦有所偏重此其所以收怨而召禍也曰這事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事勢有難處者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爲也若必欲人人面分上說一般話或慮其人不好他日或爲吾患遂委曲牢籠之此却是憧憧往來之心與人說話或偶然與這人話未終因而不暇及其他如何逐人面上問勞他得李文靖爲相嚴毅端重每見人不交一

談或有諫之者公曰吾見豪俊跅弛之士其議論尚不足以起發人意今所謂通家子弟每見我語言進退之間尙周章失措此等有何識見而足與語徒亂人意耳王文正李文穆皆如此不害爲賢相豈必人人皆與之語耶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若著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那箇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說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眞賢其所惡者未必眞不肖耳若眞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人人牢籠之耶或問如一樣小人涉歷既多又未有過失自家明知其不肖將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不久若久少間此等小人自然退聽不容他出來也今之爲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爲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任在那裏今日一見明日一請或任半年周歲或任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爲宰相之顧我厚今我得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爲當然有一人焉畧欲分別善惡杜絕干請分諸闕於部中已得以免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且以當日所用之才觀之固未能皆賢然比之今日爲何如今日之謗議者皆昔之遭擯棄之人也其論固何足信如公之言却是憧憧往來之心也其人之失處却不在此却是他未能眞知賢不肖之分耳或曰如某人者也有文采也廉潔豈可棄之耶曰公欲取賢才耶取文采耶且其廉一己之事耳何足以救其利口覆邦家之禍哉今世之人見識一例低矮所論皆卑某嘗說須是盡吐瀉出那肚裏許多鏖糟惡濁底見識方畧有進處譬如人病傷寒在上則吐在下

則瀉如此方得病除或曰近日諸公多有爲持平之說者如何曰所謂近時惡濁之論此是也不成議論某嘗說此所謂平者乃大不平也不知怎生平得僩問胡文定說元祐某人建議欲爲調停之說者云但能內君子而外小人天下自治何必深治之哉此能體天理人欲者也此語亦似持平之論如何曰文定未必有此論然小人亦有數般樣若一樣可用底也須用或有事勢危急翻轉後其禍不測或只得隱忍權以濟一時之急耳然終非常法也明道當初之意便是如此欲使諸公用熙豐執政之人與之共事令變熙豐之法或他日事翻則其罪不獨在我他正是要使術然亦拙謀諺所謂掩目捕雀你欲以此術制他不知他之術更高你在所以後來溫公留章子厚欲與之共變新法卒至簾前悖詈得罪而去章忿叫曰他日不能陪相公

喫劍得便至如此無可平之理某嘗說今世之士所謂巧者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只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間有如此用術而成者都是偶然不是他有意智張子房號爲有意智者以今觀之可謂甚疎如勸帝與項羽和而反兵伐之此成甚意智只是他命好使一番了第二番又被他使得勝又曰本朝以前宰相見百官皆以班見國忌拈香歸來回班以見宰相見時有刻數不知過幾刻便喝相公尊重用屛風攔斷也是省事攔截了幾多干請私曲底事某舊見陳魏公湯進之爲相時那時猶無甚人相見不過五六人十數人他也隨官之崇卑做兩番請今則不勝其多爲宰相者每日只了得應接更無心理會國事奈會之也會做嚴毅尊重不妄發一談其答人書只是數字今宰相答人書劃地委曲詳盡人皆翕

然稱之只是不曾見已前事只見後來習俗遂以爲例其有不然者便羣起而非之矣溫公作相日有一客位牓分作三項云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某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此皆前輩做處又曰伊川云徇俗雷同不喚做隨時惟嚴毅特立乃隨時也而今人見識低只是徇流俗之論流俗之論便以爲是是可歎也公們只是見那向時不得差遣底人說他自是怨他若教公去做看方見得難且如有兩人焉自家平日以一人爲賢一人爲不肖若自家執政定不肯捨其賢而舉其不肖定是舉其賢而捨其不肖若舉此一人則彼一人怨必矣如何盡要他說好得只怕自家自認不破賢者却以爲不肖不肖者却以爲賢如此則乖若認得定何害又有一樣人底半間不界可進可退自家却以此爲賢以彼爲不肖此尤難認便是難又曰舜有大功二十以其舉十六相而去四凶也若如公言却是舜有大罪二十矣

睽君子以同而異不能大同者亂常咈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爾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似世俗專以求富貴爲事惑亂此心則異矣如士人應科舉則同也不曲學以阿世則異矣

揚於王庭孚號有厲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劍從自家頭上落也須著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慊

問九三壯於頄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爲所濡濕雖爲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無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爲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於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溫嶠之於王敦是也又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爲陽不能無陰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又問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於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於頄則凶牽羊則悔亡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耶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無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

謹自做手脚蓋不可以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爲戒深矣
因說不獲其身曰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得此身之爲利爲害才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爲不見身方能如此
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就錯了巽伏也入也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爲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無難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險阻只認冐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

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如冐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耶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
先生問人傑記左傳分謗事否人傑以郤獻子將殺人韓獻子馳救不及使速以徇對先生曰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爲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縠而誅之人傑曰若如此豈止全軍雖進而救鄭可也因問韓厥殺人事在郤克只得如此曰既欲馳救則殺之未得爲是然這事却且莫管因云當時楚孫叔敖不欲戰伍參爭之若事有合爭處須當力爭不可苟徇人情也
與爲人後者不入與爲人後者謂大宗已有後而小宗復爲之後却無意思因言李光祖嘗爲人後其家甚富其父母死竭家貲以葬之而光祖遂至於貧雖不中節然意思却好
問極重不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强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重極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厚之問伊川不荅溫公給事中事如何曰自是不容預如兩人有公事在官爲守令者來問自不當荅問者已是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
魯叔問溫公薨背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曰這也可疑或

問賀則不弔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似無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緦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脚長一脚短不解得平如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這所在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道夫問這事且看溫公諱日與禮成日同則弔之可也或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莫未有害否曰似乎在先但勢不恁地自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退以義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秤停不得
先生誦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

問龜山晚年出得是否曰出如何不是只看出得如何當初若能有所建明而出則勝於不出曰渠用蔡攸薦蔡老令攸薦之亦未是曰亦不妨當時事急且要速得一好人出來救之只是出得來不濟事耳觀渠爲諫官將去猶惓惓於一對已而不得對及觀其所言第一正心誠意意欲上推誠待宰執第二理會東南綱運當時宰執皆庸繆之流待亦不可不待亦不可不告以窮理而告以正心誠意賊在城外道途正梗縱有東南綱運安能達所謂雖有粟安得而食諸當危急之時人所屬望而著數乃如此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爲不足用正坐此耳

草堂先生及識元城龜山龜山之出時已七十歲却是從蔡攸薦出他那時覺得這邊扶持不得事勢也極故要附此邊人所以薦龜山初緣蔡攸與蔡子應說令其薦舉人才答云太師用人甚廣又要討甚麽人曰緣都是勢利之徒恐緩急不可用有山林之人可見告他說某只知鄉人鼓山下張觷字柔直其人甚好蔡攸曰家間子侄未有人教可屈他來否此人卽以告張張卽從之及教其子弟儼然正師弟子之分異於前人得一日忽開諭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子弟駭愕卽告之曰若有賊來先及汝等汝等能走乎子弟益驚駭謂先生失心以告老蔡老蔡因悟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卽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只得且收舉幾箇賢人出以爲緩急倚仗耳卽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人龜山在一人之數今龜山墓誌云會有告大臣以天下將變宜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出正謂此張後爲某州縣丞到任卽知虜人入寇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爲造船之

備踰時果然虜自海入寇汴州縣造舟倉卒擾擾油灰木材莫不踴貴獨張公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南劍會葉鐵入寇民大恐他卽告諭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爲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替逐替燕犒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卽犒第二替出先替未倦而後替卽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者卽厚勞之勿令執兵只令執長鎗上懸白旗令見葉鐵卽以白旗指向之衆上了弩卽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某欲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盜却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以成反間

坐客問龜山立朝事曰胡文定論得好朝廷若委吳元忠輩推行其說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狼狽然當時國勢已如此虜初退後便須急急理會如救焚拯溺諸公今日論蔡京明日論王黼當時姦黨各已行遣了只管理會不休擔閣了日子如吳元忠李伯紀向來亦是蔡京引用免不得畧遮庇只管喫人議論龜山亦被孫覿輩窘擾

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蟹高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見其非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爲罔罟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廚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

和靖王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

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告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畧不同此告君之法也

南軒言胡明仲有三大功一言太上即尊位事二行三年喪三云云先生云南軒見得好設使不即位只以大元帥討賊徽廟升遐率六軍縞素是甚麽模樣氣勢後來一番難如一番今日有人做亦得只是又較難些了

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某向爲同安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僉押以免吏人作弊時某人爲泉倅簿書皆過其目後歸鄉與說及亦懵不知他是極子細官人是時亦只恁呈過

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賑濟委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剗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賑糶早時糴得却糶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舊來截住客船糴三分米至於客船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糴客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曰悔一件事南康煞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糴米價甚貴在法不得減元價遂不曾糶當時只好糶了上章待罪且得爲更新米一番亦緣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久之爲南康官吏之害

道夫言察院黃公(錄字用和)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了一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廨舍知錄云早上所喻已栲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屨儼然初未嘗經栲掠也遂將吏人并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爲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爲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爲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爲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恁地粗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

因說鄭惠叔愛惜官錢云某見人將官錢胡使爲之痛心兩爲守皆承弊政之後其所用官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意所向爲厚薄問胥輩皆云有時這般官員過往或十千或五千後番或是這樣又全不送曰休了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箇公庫在這裏若過往官員當隨其高下多少與之乃是公道豈可把爲自家私恩於是立爲定例看甚麽官員過此便用甚麽例送與之却得公溥後來至於凡入廣諸小官如簿尉之屬箇箇有五千之助覺得意思儘好

馬子嚴莊甫見先生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曰收假

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逵公路當官凡下書者須令當廳投下却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前輩處事詳密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者亦有法以待之須是留其人喫湯當面拆書若無他方令其去

先生語次問浙東旱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高下出米不知有米無米不同有徐木者獻策須是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逼不曾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濶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爲易計米之有無而委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能欺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爲人所紿譎許之士則務欲容私此大不可

因論監司巡歷受折送曰近法自上任許一次受直卿曰看亦只可量受曰某在浙東都不曾受

建陽簿權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事到官簿斷聽離致道深以爲不然謂夫婦之義豈可以貧而相棄官司又豈可遂從其請曰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又奈何這似不可拘以大義只怕妻之欲離其夫別有曲折不可不根究直卿云其兄任某處有繼母與父不恤前妻之子其子數人貧窶不能自活哀鳴於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不然這般所在當以官法治之也須追出後毋責戒勵若更離間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須痛治因云程先生謂舜不告而娶舜雖不告堯嘗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王法治之而已因云昔爲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爲接脚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甘來訴初以其名分不便却之後趕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楊敬仲敬仲深以爲子訴母不便某告之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收其家業其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銜冤於地下乎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兒子頓在一邊渠當時亦以爲然某後去官想成休了初追之急其接脚夫卽赴井其有罪蓋不可掩

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却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刋得不端正看印在甚麽所在千箇萬箇都喎斜不知人心如何恁地暗昧這項事其義甚明這般所在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長官處共理

會事如有不至者自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官自不要他來他也只得休這般法意是多少好某嘗說或是作縣看是狀牒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著到時亦復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衆較量斷去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爲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效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决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漳州豐憲送下狀如雨初亦爲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厨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公來卽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厨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只於廳兩邊設幙位令逐項叙來歷末後擬判俟食時卽就郡厨辦數味飲食同坐食訖卽逐人以所定

事較量初間定得幾箇來自去做文章都不說著事情某不免先爲畫樣子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麽事爭起到官乙家如何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分明了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某日某家於某官番訴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番訴並畫一寫出後面却點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斷在後如此了却把來看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决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回申提刑司去有擬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衆商量如此事都了並無壅滯楊通老云天下事體固是說道當從原頭理會來也須是從下面細處理會將上始得曰固是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措置不下然要省狀也不得若不受詞訟何以知得守令政事之當否全在這裏見得只如入建陽受建陽民戶訟這箇知縣之善惡便見得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沈滯公事邀求於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好在嚴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白干沈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得某爲守一日詞訴一日著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却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曆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日如初間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却交過通判審計司亦

有五日限今到處並不管著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計屬滿其所欲方與呈州初過磨算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倅廳發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曾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即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間吏輩以爲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却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即時决兩吏後來却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如某爲守凡遇支給官員俸給須先示以期日到此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清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

問欲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員姓唐上殿論及此尋行下漳泉二州相度本州申以爲可行而泉州顏尚書操兩可之說致廟堂疑貳却是因黃伯耆輪對再論其劄子末極好如云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三年而不成使更有大於此者將若之何上如其請即時付出三省宰執奏請又止且行於漳州且事當論是非若經界果可行當行於三州若不可行則皆當止漳與泉汀接壤今獨行於漳州果[illegible]謂某云今農務已興乃差官措置豈是行經界之時去冬好行乃不行廟堂何不暑思曰今日諸公正是如此滚纏過故做到公卿如少有所思則必至觸礙安得身如此之安若放此心於天地間公平處置則何事不可爲去年上朝廷文字及後來抗祠請皆有後時

之慮。今日却非避事

而今官員不論大小盡不見客。敢立定某日見客。某日不見客。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甚麽條貫如此。是禮乎法乎。可怪。不知出來與人相應接少頃。有甚辛苦處。使人之欲見者等候不能得見。或有急幹。欲去。有甚心情等待。欲呑不可。欲吐不得。其苦不可言。此等人所謂不仁之人。心都頑然無知。抓著不痒。招著不痛矣。小官嘗被上位如此。而非之矣。至他榮顯。又不自知矣。因言夏漕每日先見過往人客了。然後請職事官相見。蓋恐幙職官稟事多時。過客不能久候故也。潭州初一十五例不見客。諸司皆然。某遂破例。令皆相見。先生在潭州。每間日一詣學。士人見於齋中。官員則於府署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因所犯追來。久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拄杖拄其橋。必捉來弔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誤事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

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略無分毫畦町。某因侍立

久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勢分相絕。如何使他得以盡其情。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

因上亮隔。取中間一條爲正。云事須有一箇大本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不能則謹守常法

問州縣間寬嚴事。旣已聞命矣。若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曰亦只是隨時。如壽皇之初是一樣。中間又是一樣。只合隨時理會。問今日之治奉行祖宗成憲。然是太祖皇帝以來至今。其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如何便超出做得。如薦舉。如科場。如銓試。就其中從長整理。問向說諸州廂禁軍與屯戍大軍更互教閱。如何。曰亦只是就其法整理。旣而歎曰。法度尚可移。如何得人心變易。各人將他心去行法。且如薦舉一事。雖多方措置隄防。然其心只是要去私他親舊。應副權勢。如何得心變。說了。德明起稟云。數日聽尊誨。敬當銘佩。請出整衣拜辭。遂出。再入拜於床下。三哥扶掖先生。俯身顰眉動色言曰。後會未期。朋友間多中道而畫者。老兄却能奮於切己之學。更勉力擴充。以慰衰老之望。德明復致詞。拜謝而出。不勝悵然。前一日。先生云。朋友赴官來相別。某病如此。時事又如此。後此相見不知又如何。道中追念斯言。不覺涕下。佇俟進求一言之誨。先生云。歸去且與廖丈商量。昨日說得已詳。大抵只是如此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陣時是胡亂錯殺了幾

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僞難通或旁無佐證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葉子昂催稅只約民間逐限納錢上州縣不留錢

前輩說話可法某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旬假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粗率不子細豈不害事

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梢

人居官要應副親戚非理做事只說道囑託所得貨賄親戚受之這是甚麽底事敢胡亂做因說吳公路爲本路憲崇安宰上世與之有契在邑恣行無所不至有訴於吳其罪甚衆只詗其上世有恩於我我今居官終不成以法相繩遂竟釋訟者遣之斯人益肆其暴虐邑民皆無所告訴看來固當不忘上世之恩若以私恩一向廢法又如何當官漢武帝不以隆慮公主之故而赦其子昭平君雖其初以金錢豫贖其死罪後竟付之法云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奈何以弟故廢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東方朔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帝三王之所重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夫天討有罪是大小之事豈可以私廢直卿云若是吳憲待崇安宰雖當一付之法還亦有少委曲否曰如恩舊在部屬未欲一置於法亦須令尋醫去可也

爲稅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船過只得稟白州府請別委官檢稅豈可直拔放去所以祖宗立法許相迴避又曰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如此越用分明不肯放過

淳舉向年居喪喪事重難自始至終皆自擔當全無分文責備舍弟之意曰此也是合做底淳曰到臨葬時同居尊長皆以年月不利爲說淳皆無所徇但治壙事辦則卜一日爲之曰此樣天理又是硬了李丈曰亦是尊長說得下曰幸而無齟齬耳若有不能相從則少加委曲亦無妨淳曰大祥次日族中尊長爲酒食之會淳走避之後來聞尊長鎮日相尋又令人皇恐如何曰不喫也好然此亦無緊要禮君賜之食則食之父之友食之則

食之不避粱肉某始嘗疑此後思之只是當時一食後依舊不食爾父之友既可如此則尊長之命一食亦無妨若有酒醴則辭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固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情底事得遣退時且遣退無時是了不要攙攬凡可以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奈何有合當住不得底事此却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理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把持

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能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持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忿懥好樂乃在我之事。可以勉強不做。如憂患恐懼。乃是外面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來底須是自家有箇道理措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事來亦合當思慮。不妨。但只管累其本心也。不濟得事。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了。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考究一箇道理。自此以上誠意正心皆相連上去也

器遠問初學須省事。方做得工夫。曰未能應得事。終是省好。然又怕要去省。却有不省病痛。某嘗看有時做事要省些工夫。到得做出。却有不好。却不厭人意。且如出路要減些用度。令簡便。到要用時沒討處也。心煩。依前是不會省得。若可無事時。且省儘好。若王家事及父母在上。當代勞役。終不成掉了。去閑所在坐不管省事固好。然一向不經歷。到得事來。却會被他來倒了。問處鄉黨固當自盡。不要理會別人。若有事與己相關。不可以不說當如何。曰若合說便著說。如所謂若要我頭也須說。若是不當自家說與其人不可說。則只得不說。然自家雖然是不說也須示之以不然之意。只有箇當說與不當說。若要把他不是處做是說便決是不可

先生看糊窗。云有些子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繹云要好看却從外糊。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偎風躲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末後有傳可見。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

麽正大。往時李泰伯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粗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懲艾昔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爲。若一向委靡濟甚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爲

器遠言鄉間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會。教着實。緣是向時諸公多是清談。終於敗事。曰便是而今自恁地說。某尙及見前輩。都不曾有這話。是三十年前。如此不曾將這箇分作兩事。如所謂推倒墻撞倒壁。如此粗話。那時都恁地粗。却有好處。南渡時。有許多人出來做得事。經變故後。將許多人都摧折了。到而

今却是氣卑弱了凡事都無些子正大只是細巧曰陳先生要人就事上理會教實之意蓋怕下梢用處不足如司馬公居洛六任只理會得箇通鑑到元祐出來做事却有未盡處所以激後來之禍如今須先要較量教盡曰便是如今都要恁地說話如溫公所做今只論是與不是合當做與不合當做如何說他激得後禍這是全把利害去說溫公固是有從初講究未盡處也是些小事如役法變得未盡只是東南不便他西北自便之那時節已自極了只得如此做若不得溫公如此做更自有一塲出醜今只將紙上語去看便道溫公做得過當子細看那時節若非溫公如何做溫公是甚氣勢天下人心甚麽樣感動溫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溫公此心可以質天地通幽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兼用小人更無分別所以

成後日之禍今人却不歸咎於調停反歸咎於元祐之政若眞是見得君子小人不可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蔡確也是卒急難去也是猾他置獄傾一從官得從官置獄傾一叅政得叅政置獄傾一宰相得宰相看溫公那時已自失委曲了如王安石罪既已明白後既加罪於蔡確之徒論來安石是罪之魁却於其死又加太傅及贈禮皆備想當時也道要委曲周旋他如今看來這般却煞不好要好便合當顯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謂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須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加旌賞却惹得後來許多羣小不服今又都沒理會怕道要做朋黨那邊用幾人這邊用幾人不問是非不別邪正下梢還要如何某看來天下事須先論其大處如分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方好於中間酌量輕重淺深施用

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爲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爲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諭之謂本與他無讐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詞直理順了所以難取

因說今官府文移之煩先生曰國初時事甚簡徑無許多虛文嘗見太祖時樞密院一卷公案行遣得簡徑果竟英雄底人做事自別甚様索性聞番中却如此文移極少且如駕過景靈宮差從官一人過盞子有甚難事只消宰相點下便了須要三省下吏部吏部下太常太常擬差申部部申省動是月十日不能得了所差又即是眼前人趙丞相在位甚有意要去此等弊然十

不能去一二可見上下皆然

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纔做一事閧閧地閧過了事又只休且如黃河事合即其處看其勢如何朝夕只在朝廷上閧河東決西決凡作一事皆然太祖當時亦無秀才全無許多閑說只是今日何處看修器械明日何處看習水戰又明日何處教閱日日著實做故事成

今看著徽宗朝事更無一著下得是古之失國之君猶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勢不可支吾那時更無一小著下得是使無虜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當時之勢不知有伊呂之才能轉得否恐也不可轉嘗試思之無著可下手事弄得極了反爲虜人所持當初約女眞同滅契丹既女眞先滅了契丹王師到日惟有空城金帛子女已爲女眞席卷而去遂竭府庫問女眞換此空城

又以歲幣二百萬貫而為每歲空額。是時帑藏空竭。遂斂敷民間。云免百姓往燕山打粮草。每人科錢三十貫以充免役之費。民無從得錢。遂命監司郡守親自徵督。必足而後已。亦緣得錢共科得六百餘萬貫。然奉虜亦不多。恣為用事者侵使。更無稽攷。及結局日。任事者遂焚簿曆。朝廷亦不問。又契丹相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朝廷處之河北諸路近邊塞上。後又有契丹甚人來降。亦有一軍名義勝軍。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厚廩給。是時中國已空竭。而邊上屯戍之兵。廩久絕。飢寒欲死。而常勝義勝兩軍安坐而享厚祿。故中國屯戍之兵數罵詈之云。我為中國戰鬬守禦幾年矣。今反受飢寒。汝輩皆降番。有何功而享厚俸。久之兩邊遂相殺。及後來虜入中國。常勝義勝兩軍先往降之。二軍散處中國。盡知河北諸路險要虛實去處。遂為虜鄉導。長驅入中原。又徽宗先與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中國雖得契丹空城而無一人。又遠屯戍中原之兵以守之。飛芻轉餉。不勝其擾。又契丹敗亡餘將。數數引兵來降。朝廷又皆受之。蓋不受又恐其為盜。虜人已有怨言。又虜中有張瑴者知平州。欲降。徽宗親寫詔書以招之。從間路往。又為虜所得。而張瑴已來降矣。虜益怨。又契丹亡國之主天祚者在虜中。徽宗又親寫招之。若歸中國。當以皇兄之禮相待。賜甲第。極所以奉養者。天祚大喜。欲歸中國。又為虜所得（天祚故為虜人所殺）由是虜人大怒云。始與我盟誓如此。今乃寫詔書招納我叛亡。遂移檄來責問。檄外又有甚檄文。極所以罵詈之語。今實錄中皆不敢載。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張瑴來。不奈何斬其首與虜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啟其輕侮之心。然阿骨打却乖。他常以守信義為說。其諸將欲請起兵問罪。阿骨打每不可。曰吾與大宋盟誓已定。豈可敗盟。夷狄猶能守信義。而吾之所以敗盟失信取怒於夷狄之類如此。每讀其書。看得人頭痛。更無一版有一件事做得應節拍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委曲作箇道理着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今事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己意則不可也

先生因泛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錄冊子。記李仲和之祖（覯居三衢）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飯。意厪甚。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先生因嗟歎前輩立己接人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為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敝也。或言近有為鄉邑者。泛接部內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之頗有掣肘處。曰為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略繩墨。其末流之弊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為法也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眾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

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至恁地很狽問若專用韓富則事體如何曰二公也只守舊專用溫公如何曰他又別是一格又問若是二程出來擔負莫須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小人不可與君子同處於朝昔曾布當建中靖國初專欲涵養許多小人漸漸被他得志一時諸君子皆爲其所陷要之要出來做時小人若未可卒去亦須與分明開說是非善惡使彼依自家話時却以事付之若分明與說是非不依自家話時自家只得去耶如何含含糊糊我也做些他也做些都不與問那箇是是那箇是非然之未有不爲其所勝若與說得是非通透了他也自要做好人他若既知得是非又自要做人這須旋旋安頓

與在外好差使吾人也無許多智巧對副他兼是才做一事自家便把許多精神智巧對副他自家心術已自壞了明道先生若大用雖是可以變化得小人然亦須與明辨是非舜去四凶孔子誅少正卯當初也須與他說是非到得他自恃其高不依聖人說話只得去了

徐處仁字擇之南京人靖康間執政舊嘗作帥時早間理會公事飯後與屬官相見皆要穿執如法各人稟執事了相與久坐說話議論又各隨其人問難教戒所以鞭策者甚至故有人爲其屬者無不有所知曉事呂居仁亦嘗事之凡作事無不有規模雖小事亦然無苟作者只如支官吏酒當其支日以酒缸盛廳前自往各嘗之或差出外處或辭去或初來官按曆令各人以瓶來取如數給之從小至大一樣無分毫私偏先生又云小處好作州郡極佳不甚知大體嘗作疏上道君論太后不居禁中事如罵然道君曰徐許多問目教朕如何答他李伯紀乞得去後於今太上處納了

問趙忠簡張魏公當國魏公欲戰忠簡欲不戰忠簡以爲劉豫几上肉耳然豫挾虜人以爲重今且得豫遮蔽虜人我之被禍猶小若取劉豫則我獨當虜人難矣魏公不然之必欲戰二策孰是曰忠簡非是殺得劉豫了又却抵當虜人有何不可劉豫亦未便是几上肉在若以趙之才恐也當未得那几上肉他也未會被你殺得只是胡說若眞箇殺得劉豫則我之勢益强虜人自畏矣何難當之有虜豺狠犬羊也見威則畏見善則愈肆欺侮若自家眞箇會勝劉豫殺得一兩番羸他便怕矣靖康以後自家只管怕他與之和所以他愈肆欺侮若自家眞箇能勝劉

豫他安得不懼虜禽獸耳豈可以柔服也嘗見征蒙記（李成之子某從兀朮征蒙國因記征蒙時事）云兀朮在甚處淮上二士人說之曰今韓世忠渡江遺棄糧草甚多若我急往收取資之以取江南必可得也兀朮然其言遂急來淮上則空無所有蓋韓已先搬輜重糧草歸而後抽軍回也彷徨淮上正未有策而糧草已竭窘不可言先已敗於劉錡錡在順昌扼其前進退不可遂遣使請和兀朮謂其下曰今南朝幸而欲和卽大幸不然卽送死耳無策可爲也這下又不知其狠狽如是若知之以偏師躡之無遺類矣是時雖稍勝然高宗終畏之欲和因其使來喜甚遂遣使報之欲和兀朮大喜遂得還是兀朮不敢望和自以爲必死其遣使也蓋亦謾試此間耳可惜此機會所以後來也值一向欲和又云劉信叔是時以孤軍在順昌兀朮來伐諸將皆欲走信叔曰不

可我若走則虜人必前拒我襲在後必無遺類若幸而得至江
則諸將盡拖江上責我以擅棄歸之罪亦必盡殺我決無可生
之理不若堅守此城與虜人決勝負庶幾死中可以求生也某
嘗說斷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
退即羸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遂據城與虜人戰大敗虜人
兀朮由是畏怯若非錡順昌一勝兀朮亦未必便致狼狽如此
之甚信叔本將家子喜讀書能詩詩極佳善寫字後來當完顏
亮時已自老病緣其姪劉汜先戰敗遂至於敗

李椿年行經界先從他家田上量起今之輔弼能有此心否

問陳亮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
帥材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他畧不警策之及至如今
一坐坐了又更不問着便如終廢此人作帥亦有勝他人處但

當明賞罰以用之耳

辛幼安爲閩憲問政答曰臨民以寬待士以禮馭吏以嚴恭甫再
爲潭帥律己愈謹御吏愈嚴某謂如此方是

劉樞帥建康所得月千緡劉欲止受正所當得者以恐壞後來例
不敢但受之後却送其不當得者於公使庫後韓元龍來作漕
盡不受其所不當得者劉甚稱服之

瀘州之事朝廷既是命委淸强官體究帥司若有謀只那體究官
便是捉賊官且如揀差體究官帥司秖密著一不下司文字與
之令到地頭體究隨宜便與處分若體究官到彼他見朝廷之
意未十分來煎迫亦須開門放入但只與之言今日之事既是
如此若大兵四合剿滅亦不難今亦未能如是但你這頭首人
合當出來陳說始初是如何及其既至則收而梟之事即定矣
若遽然進兵掩捕則事勢須激城中之人不可保而州郡必且
殘破

虜至紹興守臣李鄴降虜及駕至明州張俊大殺一番駕泛海虜
人走明州人今尚怨張俊不乘時殺去可大勝便休了辛巳逆
亮來時一隊自海中來李寶自膠西殺敗李鄴既降與虜酋並
馬出有一衛士赴駕不及尚留紹興見之以一大方磚逐打其
酋幾中因被害死之今立一廟在其所賜旌忠額後人皆於廟
賣酒某至一切逐去之說與王書令崇奉之先生又云某在時
更爲大其廟其衛士姓唐

陳問復讐之義禮記疏云穀梁春秋許百世復讐又某書庶人許
五世復讐又云國君許九世復讐又某人引魯桓公爲齊襄公
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盟春秋不譏自桓公至定公九世

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是九世不復讐也此說如何曰謂
復百世之讐者是亂說許五世復讐者謂親親之恩欲至五世
而斬也春秋許九世復讐與春秋不譏春秋美之之事皆是解
春秋者亂說春秋何嘗說不譏與美他來聖人作春秋不過直
書其事美惡人自見後世言春秋者動引譏美爲言不知他何
從見聖人譏美之意又曰事也多樣國君復讐之事又不同問
云如本朝夷狄之禍雖百世復之可也曰這事難說久之曰凡
事貴謀始也要及早乘勢做才放冷了便做不得如魯莊公之
事他親見齊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又親與之宴會又與之主
婚築王姬之館於東門之外使周天子之女去嫁他所爲如此
豈特不能復而已既親與仇人如此如何更責他報齊桓公况
更欲責定公夾谷之會爭那裏去見讐在面前不曾報得更欲

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沒氣勢無意思了又況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箇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不是尊王室無事自來召諸侯如此則莊公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爲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叛齊乃叛周也又況齊桓公做得氣勢如此盛大自家如何便復得讐若欲復讐則襄公殺其父之時莊公當以不共戴天之故告之天子方伯連率必以復讐爲事殺得襄公而後已如此方快今既不能然又親與之同會與之主婚於其正當底讐人尙如此則其子何罪又況其子承其被殺後而入國又做得國來自好莊公之所不如宜其不能復而俛首事之也陳問若莊公能殺襄公了復與桓公爲會可否曰既殺襄公則兩家之事已了兩邊方平自與桓公爲會亦何妨但莊公若

能殺襄公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之功將在莊公而不在齊桓矣惟其不能所以只得屈服事之也只要乘氣勢方急時便做了方好才到一世二世後事便冷了假使自家欲如此做也自鼓氣不振又況復讐須復得親殺吾父祖之讐方好若復其子孫有甚意思漢武帝引春秋九世復讐之說遂征胡狄欲爲高祖報讐春秋何處如此說諸公讀此還信否他自好大喜功欲攘伐夷狄姑托此以自詭耳如本朝靖康虜人之禍看來只是高宗初年乘兀朮粘罕斡離不及阿骨打未死之時人心憤怒之日以父兄不共戴天之讐就此便打疊了他方快人意孝宗即位銳意雪恥然事已經隔與吾敵者非親殺吾父祖之人自是鼓作人心不上所以當時號爲端人正士者又以復讐爲非和議爲是而乘時喜功名輕薄巧言之士則欲復讐彼端人正士豈故欲忘此虜蓋度其時之不可而不足以激士心也如王公明炎虞斌父之徒百方勸用兵孝宗盡被他說動其實無能用著輒敗只志在脫躧富貴而已所以孝宗盡被這樣底欺做事不成蓋以此耳倜云但不能殺虜主耳若而今捉得虜人來殺之少報父祖之怨豈不快意曰固是好只是已不干他事自是他祖父事你若捉得他父祖來殺豈不快人意而今是他子孫干他甚事又問疏中又引君以無辜殺其父其子當報父之讐如此則是報君豈有此理曰疏家胡說豈有此理又引伍子胥事說聖人是之曰聖人何嘗有明文是子胥來今之爲春秋者都是如此胡問疏又引子思曰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可乎 言當執之但勿爲兵首從人以殺之可也 曰盡是胡解子思之意蓋爲或人問禮爲舊君有服禮歟子思

因云人君退人無禮如此他不爲戎首來殺你已自好了何況更望其爲你服此乃自人君而言蓋甚之之辭非言人臣不見禮於其君便可以如此也讀書不可窒塞須看他大意

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不和便戰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亦有箇且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軼得我今五六十年間只以和爲可靠兵又不曾練得財又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

問不能自强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因說靖康之禍云云終始爲講和所誤虜人至城下攻城只說講和及高宗渡江亦只欲講和問秦檜之所以力欲講和者亦以高宗之意自欲和也曰然是他知得虜人之意是欲厭用兵他當初自虜中來時已知得虜人厭兵故這裏迎合高宗之意那箇又迎合虜

人之意虜人是時子女玉帛已自充滿厭足非復曩時長驅中原之銳矣又被這邊殺一兩陣怕了兼虜之創業之主已死他那邊兄弟自相屠戮這邊兵勢亦稍稍強所以他亦欲和

義剛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以義剛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廉之術待秦乃爲善謀葢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鬬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爲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

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嘗思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假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下智獃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畧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一錄云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斃而已惟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也

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耳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一錄云分羹之說則大不可然豈宜以此責高祖若以此責之全無是處也

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況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爲矣大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爲賈人者此類甚多

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曰爲韓報仇事亦是是爲君父報仇

韓延壽傳云以期會爲大事某舊讀漢書合下便喜他這一句直卿曰敬事而信也是這意曰然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與之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爲善其心有病矣

汪莘作詩史以爲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論太宗事云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葢之如玄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

或問維州事溫公以德裕所言爲利僧孺所言爲義如何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爲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却全

濟其己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處置乃
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爲也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
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機而固守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一　　凡五十五條

與陳丞相別紙曰蒙諭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啟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某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戸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一作究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

親事長灑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文集下同）

與陳丞相曰聞之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爲學正當以得師爲急擇友爲難耳

答詹帥曰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爲愈也

與留丞相曰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爲己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爲是乃人之所當爲而力所可勉遂委己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爲異以求名也既而閭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爲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熹不得拒

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詿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倒得詭僞之名誣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省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却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

答張欽夫曰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嘿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强草略處流傳謬誤爲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爲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

答呂伯恭曰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

答呂伯恭曰熹昨見奇卿敬扣之以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

與劉子澄曰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删取之如正靜篇卽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疾妒凡御下之事

與魏應仲曰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版（不過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處誦數過爲佳）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才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卽更思索思索

不通卽置小册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閲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慓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答程允夫曰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聳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眞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眞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

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眞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

答胡寬夫曰後生輩誦書一如吾人講學只是量力不要貪多仍須反復熟讀時時溫習是要法耳

答呂子約曰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却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

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

答呂子約曰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

答呂子約曰示諭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有益若只似日前大貪長啜貪多務速卽不濟事耳灑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於前矣然既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答王子合曰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

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眞不虛矣若得它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卽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

答陳膚仲曰累書喻及教導曲折甚善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己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粗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

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答滕德粹曰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

答劉季章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

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它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眞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

答孫季和曰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略知脩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

答常鄭卿曰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嚮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

張無垢中庸解辨曰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爲衆人者亦有道矣以已不能克其私而幷容它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爲不忠不恕孰大於是

同安縣諭學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

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熹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熹所企而望也

諭諸生曰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

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旣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

諭諸職事曰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

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敎告之也夫敎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敎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閒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擧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旣起而議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焉

論語課會說曰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也汎然相與以具一時

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爲乎

白鹿洞書院揭示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〇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〇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〇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〇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〇右脩身之要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〇右處事之要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〇右接物之要〇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敎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閒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與黃直卿曰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

心處及功夫次第乃佳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敎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覆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展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此風永嘉爲甚）

與黃直卿曰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擧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

古者小學已自養得小兒子這裏定已自是聖賢坯璞了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令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語類下同）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敎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

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

小童添炭撥開火散亂先生曰可拂殺了我不愛人恁地此便是燒火不敬所以聖人教小兒灑掃應對件件要謹某外家子姪未論其賢否如何一出來便齊整緣是他家長上元初教誨得如此只一人外居氣習便不同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

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賢之言須是眞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皆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却在規矩準繩之外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

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

地常如此端正纔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地顚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眞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纔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絶無矣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爲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皆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者一事有闕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無以易諸公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者不出於勉强不得已之意矣

叔器因言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了曰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如偏旁義理皆曉這也是一事數是算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做詩對大來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啟事雜文便自稱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漢時雖不以射取士然諸生却自講射一年一次依儀禮上說會射一番却尚好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教它依經旨去說些道理尚得今却只是體貼字句就這兩三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著實論些時務也尚得今却只是虛說說得好底劃地不得包顯道言向前義是先引傳注數條後面却斷以己意如東坡數條却尚得先生然之

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

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無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爲大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

敬敷五教在寬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寬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

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養其情性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卻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卻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卻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胄子兩條文蔚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己此是一篇綱領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夔樂事因曰直而溫寬而栗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爲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溫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言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德性要養德性便只是下面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上曰然諷誦歌詠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養人情性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秪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

先生問壽昌近日教浩讀甚書壽昌對以方伯謨教他午前即理論語仍聽講曉些義理午後即念些蘇文之類庶學作時文先生笑曰番間一服朮附湯午後又一服清涼散復正色云只教讀詩書便好

信州一士人爲其先人求墓碑先生不許請之不已又却之臨別送出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

壽昌因先生酒酣興逸遂請醉墨先生爲作大字韶國師頌一首又作小字杜牧之九日詩一首又作大字淵明歸田園居一首

有舉子亦乘便請之先生曰公既習舉業何事於此請之不已亦爲作淵明阻風於規林第二首且云但能參得此一詩透則公今日所謂舉業與夫他日所謂功名富貴者皆不必經心可也

向來亦見盧陵諸公有問目之類大綱竟緩不是斬釘截鐵真箇可疑可問彼此只做一場話說休了若如此悠悠恐虛過歲月某已前與朋友往來亦是如此後來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吾二人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汎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曾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反爲人取笑亦是壞了多少好氣質底若只悠悠地去可惜今後須是截下看晚年要成就得十七八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

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一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二　　凡一百十七條

乞進德劄子曰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屏寂今則徒以趣召之嚴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强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爲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爲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顧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暮景逼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　下同文集

經筵留身劄子曰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爲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危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已自奉爲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鑒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熒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修業

亦將有所不暇矣

乞修德政以弭天變狀曰累年之旱譴告已深今日之災地分尤廣此實安危治亂之機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也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解謝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精神感通轉禍爲福其次則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而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民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恐所當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國家也

與陳丞相曰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於隱微而浸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貌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

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啟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開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爲誤矣

答張欽夫曰竊覵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爲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易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與張欽夫曰伯恭想時時相見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卻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閫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獘者正爲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爲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爲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

答鄭自明曰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荊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念也

上宰相書曰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則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

與張元善曰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鷙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

答趙尚書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

與楊子直曰熹一病沉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尙及拜受否也世間喩於義者則爲君子喩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與劉子澄曰所喩戲謔本欲辭之巧而然此固有之然亦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爲之根而日用之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爲情信辭巧主於愛人可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惟害事而所以害於心

術者尤深。昔橫渠先生嘗言之矣（見之近思四）此當痛改。不可緩也
與劉子澄曰博雜之病。亦是把做小事忽略了。以爲不足以喪人
之志。又不知是自家病痛。却以應副人情爲解。此亦是大病。非
小病。須痛斬截也。吾人未老先衰。餘日幾何。而費日力於此。却
於自家身心上都不著力。豈不是顚倒迷惑之甚耶
與劉子澄曰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
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
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
答陳同甫曰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
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
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却
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

根與平日議論同一關捩也
答陳君舉曰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
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
用力支撑。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
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
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旣已過高而傷巧。是以
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
疑。有以致然。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譏取辱。
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
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
答林巒曰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
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
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
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
下之所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
答許順之曰順之旣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此固不得不爾也。粗
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
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
答許順之曰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
小病。若實有爲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答李伯諫曰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
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
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
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

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此來書之語）固
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
怕生死（此亦來書中之語）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
謂差之毫釐者其在玆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
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眞知孔孟之可信而
信之哉。是雖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
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答李伯諫曰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籓籬矣。
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
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
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
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

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此游察院語）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答蔡季通曰作肅所求熹與其人本不相熟今才一見耳固不容便作書亦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爲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

答任伯起曰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也

答廖子晦曰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畀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又曰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熹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卽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卽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耆老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決斷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

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答詹元善曰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摸索不著其有讀得楚漢孫劉楊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爲之永慨

答潘叔昌曰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又曰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蠭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

答潘叔昌曰示論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黽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

答呂子約曰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糊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

得故人自爲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曰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躭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
答陳膚仲曰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羞言撙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

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程正思曰離羣索居易得鈍滯了人甚可懼也
答程正思曰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爲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粗疎處辨論功夫勝却玩索意思故氣象間有喧鬧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爲未滿人意耳
答汪子文曰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爲神怪所惑殊駭聞聽於此等處把捉不定則所講聞於簡冊者將以何用耶自此切須安常守正以爲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陷於邪妄之域也
答周舜弼曰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耶
答汪長孺曰示喻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眞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遏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答劉仲升曰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但務存養者即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躐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脉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

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
答劉季章曰大率江西人尙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拗粗疎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己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答劉季章曰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又曰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

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眞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又曰人要閑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

答孫季和曰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脩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

答諸葛誠之曰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眞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嘿不言至今常不滿也

答傅子淵曰太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鬭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浸醲郁之意荆州所謂有拈搥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畧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

答時子雲曰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工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宦又須別有思量擘畫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答吳宜之曰觀來書所論它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爲學之意處己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宜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裏就切己處做功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新詩固有佳句然亦非事之急況欲投獻求知於人此鶩外之尤者不可以不戒史論正亦未須遽作且務窮經觀理深自涵養了取自家身分上事爲佳又曰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

曲狥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生師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答徐斯遠曰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己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煅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正謂此耳

答顏子堅曰包顯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諭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於邪說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來書

詞氣之間輕揚傲誕殊無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學之功有未嘗加之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爲惘然不意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是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祟而使吾子至於此耶顯道不能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得祠曹牒披剃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意已決亦且更與子靜謀之必無異論而後爲之似亦未晩如曰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爲謀僕不知所以爲子計矣

答邵叔義曰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

答陳廉夫曰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鎚未必能眞有益也

答宋容之曰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

答宋澤之曰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

答龔伯著曰示論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算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陳思誠曰名實義利爲己爲人之判但其所爲者要當眞實有

用力處所不爲者要當深自省察丕戒而預遠之是乃所謂徵驗之實不然則提空名以鄉道而實無以自拔於流俗之所爲則亦君子之不取也

答周南仲曰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郤不肯果決向前眞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杜叔高曰聖遠道晦人心頗僻險詞怪說雜然並起不憚於誣天罔聖詭經破義而務以適其利欲之私自非剛健明哲之才

確然以勝私復理爲己任者。鮮不惑焉。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兆已見於此。甚可懼也

答張元德曰。科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工夫。然此等得失。眞實有命。若信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爲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此也

答王晉輔曰。遯居獨學。無師友之益。不知不覺過失日滋。功夫無由長進。不可忽也

答余國秀曰。窮須是恐恐。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况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答吳尉曰。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慰。然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初官僻縣。遽爲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答任行甫曰。塵中汨沒墜墮了。人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昔冊灌溉。勿令斷絕。爲庶幾耳

偶讀謾記曰。或謂李華著論廢卜。故終失節。王涯首議榷茶。後亦得禍。至如近歲茶商作賊殺人甚衆。皆涯之罪也。予謂廢卜固其所見之謬。然與失節事不相類。榷茶固爲有罪。然甘露之變。死者十餘族。豈皆榷茶所致。且今村民爭田爭水。刼取穀粟。以致殺傷者多矣。又可追咎神農后稷耶。大抵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此等議論。雖欲因事設爲警戒。然其勢將有所窮。反使世人并與正理而疑之。非小失也

論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跋李後主詩曰。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談空。豈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復蹈覆轍。其爲商監。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詖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與蔡季通曰。昨日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姿。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爲之掩卷太息。以爲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爲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

與蔡季通曰。某自寺溪入長澗。由楊村以出。所過不堪舉目。有小詩云。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唫。若知赤子元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區區於此。深有所不能已者。然出位犯分之愧。蓋不勝言矣

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己甚事(語類下同)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己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

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
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
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今人多是安於所不安。做些事明知是不好。只說恁地也不妨。正
所謂月攘一雞以待來年者也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
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
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己下底。曰
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
弒父與君也敢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
已矣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
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
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
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
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
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illegible]了。曰自
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
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
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他自恁地粗暴了。這箇更不
通與他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也受人說。
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

與有爲。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拒
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爲。是知有道理。自割
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今按自暴謂麁暴及再問所答不然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梢是要做甚麼人。
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文做
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著要爲國爲民興利除害。盡
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覓
薦。無所不至
若欲學俗儒作文字。縱攫取大魁。因撫所坐椅曰。已自輸了一著
說脩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爲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
非獨他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鄉曲
隣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某都爲
之寒心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只就眼前看。且如今做官須是恁地
廉勤。自君子爲之。只是道做官合著如此。自小人爲之。他只道
如此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昨有李某當壽皇登極
之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恁地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說
投之。即得超升上州教官。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一書
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勢要。便以此相投。極好笑
多見姑且識之。如沒要緊底語言文字。謾與他識在。不識也沒要
緊。要緊却在多聞擇善而從之。如今人却只要多識。却無擇善
一著因坐客雜記而言
易之爲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

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
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
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多以盛滿爲戒如云飮酒愛微醺不
成使酩酊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又云許多道理本無不
可知之數惟是康節體得熟只管體來體去到得熟後看是甚
麽事理無不洞見

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簞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
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
氣之壯謝又曰萬鍾與不得則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
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矣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
傷急闕二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
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
正爲血氣而言

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
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
人所以惡之也

義剛云去冬請問鄕原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害倫理鄕原
却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違比鄕原如何
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違底是大拍頭揮人鄕原是不做聲不
做氣做罪過底人深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間有
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看時
也似是箇好人然背地裏却乖却做罪過

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
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
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
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
蓋學者所以學爲君子也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
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裏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裏死
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粗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
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職不知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
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
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今
却別是一種心所以不見義理文蔚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
心亦須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不能勝利欲之心耳曰只是如
此濟甚事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恥後又却依舊自

做何濟於事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
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返而聖
人爲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
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
則是與禽獸何別

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銖問泰卦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與城復於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
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
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
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

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
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
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係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
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
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
頷之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
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
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
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
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於宗吝

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
知款密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
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
吉而趨凶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
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
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
巽而止蠱那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為蠱趙德莊說下
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
柔倒塌了道便是蠱底道理
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言小有悔則無大悔矣言無大
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無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
在巽體不為無順而得正故雖悔而無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
居柔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
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
悔而無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
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
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
掩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
巽而止蠱是事事不理會積晉到後面成一大弊故謂之蠱非謂
制蠱之道當巽而止龜山才質困弱好說一般不振底話如云
包承小人又語某人云莫拆了人屋子其意謂屋弊不可大段
整理他只得且撐拄過其說巽止之義蓋亦如此意爾豈不大
害哉

用之解鼎顛趾利出否無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
了却能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
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
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無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
求利也或言浙中諸公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是與他轉一
轉了却因轉處與他做教好曰便是浙中近來有一般議論如
此若只管如此存心未必真有益先和自家心術壞了聖賢做
事只說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
何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著些權變機械方喚做做事又況自
家一布衣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却
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光明
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令自家心先正

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逐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今於在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要先理會新民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却便先萌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是此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今未曾理會得正心脩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曾理會自己上事業便先要開物成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貨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路

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仁曾子將死宜有切要之言及孟敬子問之惟在於辭氣容貌之間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高弟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乃皆在於此是豈遺其遠者大者而徒告以近者小者耶是必有在矣某今病得十生九死已前數年見浙中一般議論如此亦嘗竭其區區之力欲障其末流而徒勤無益不知瞑目以後又作麽生可畏可歎

國秀問穆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此不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有廢弛處那不好氣質便自各出來和那革面底都無了所以恁地不好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脩省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壞了

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而以卿爲公室大夫這箇便是六卿分晉之漸始驪姬謀逐羣公子欲立奚齊卓子爾後來遂以爲例則疑六卿之陰謀也然亦不可曉

杜斿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浙間只是權謀功利之說數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爲害不小某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旦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說後來必驗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爲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乖少間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便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

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一段說人多爲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寧終身不知此段最好看

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撫循爲知體先生謂便是枉尺直尋如此風俗議論至十年國家事都無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風大害事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爲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却悔其大惺惺了了一切刓方爲圓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爲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

民自不來以此爲止訟之道民有寃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遏便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爲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問吾輩之貧者令不學子弟經營莫不妨否曰止經營衣食亦無甚害陸家亦作鋪買賣因指其門閫云但此等事如在門限裏一動着脚便在此門限外矣緣先以利存心做時雖本爲衣食不足後見利入稍優便多方求餘遂生萬般計較做出礙理事來須思量止爲衣食爲仰事俯育耳此計稍足便須收歛莫令出元所思處則粗可救過

僩次日相見先生偶脚氣發因蘇宜久欲歸先生蹙然曰觀某之疾如此非久於世間者只是一兩年間人亦欲接引後輩一兩人傳續此道荷公們遠來亦欲有所相補助只是覺得如此苦

口都無一分相啓發處不知如何橫說豎說都說不入如昨夜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某答云是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於身如針之劄身豈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却再問某李先生資質如何全不相干涉非惟不知針之劄身便是刀鋸在身也不知痛了每日讀書心全不在上只是要自說一段文義便了如做一篇文義相似心中全無所作爲恰似一箇無圖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若是心在上面底人說得話來自別自相湊合敢說公們無一日心在上面莫說一日便十日心也不在莫說十日便是數月心也不在莫說數月便是整年心也不在每日讀書只是讀過了便休不知將此心去體會所以說得來如此疎先生意甚不樂

公而今只是說他人短長都不自反己看如公適間說學者來此不講誦蚤來暮去是理會甚事自初來至去是有何所得聽得某說話有何警發每日靠甚麼做本從那裏做去公却會說得箇頭勢如此大及至末梢又却只是檢點他人某事某事元未有緊要那人亦如何服公說且去理會自己身心煞有事在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著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爲英雄之學務爲跅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某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們學都

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爲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

方行屋柱邊轉擦下柱上黑見云若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不到得如此大率多戒方欲速也

問天理眞箇難明己私眞箇難克望有以敎之先生厲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往往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纔下手見未有入頭處便說道是難而不肯用力所以空過了許多月日可惜可惜公若用力久亦自有箇入頭處何患其難

先生嘗謂劉學古曰康節詩云閑居謹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先生因言學者平居議論多頹塌臨事難望他做得事遂說一姓王學者後來狼狽是其平時議論亦專是回互有一處責曾子許多時用大夫之簀臨時不是童子說則幾失易簀王便云這是曾子好處既受其簀若不用之必至取怒季孫故須且將來用大抵今之學者多此病如學夫子便學他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只學他這箇

有一朋友輕慢去後因事偶語及之先生曰何不早說得某與他道坐中應曰不欲說曰他在却不欲說去後却後面說他越不是

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閑話先生責曰公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別人事夜來諸公閑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回光反照作自己工夫却要閑說歎息久之

李伯紀丞相爲宣撫使時幕下賓客盡一時之秀胡德輝何晉之翁士特諸人皆有文名德輝尤蒙特顧諸將每有稟議正紛拏辨說之際諸公必厲聲曰且聽大丞相處分諸將遂無語有來文士也是誤人蓋眞箇能者未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却又口中說得筆下寫得眞足以動人聞聽多至敗事者此也

問秦相既死如何又却不更張復和親曰自是高宗不肯當渠死後乃用沈該万俟卨魏道弼又有一人此數人皆是當時說和親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幾又下詔云和議出於朕意故相秦檜只是贊成今檜已死聞中外頗多異論不可不戒約甚沮人心當初有一二件事皆不是如檜家既保全而專治其黨士大夫遭檜貶竄者叙復甚緩渠死得甚好若更在甚可畏當時已欲殺趙丞相之家既加以反逆則牽聯甚衆見說有三十餘家皆當坐中外寒心高宗亦甚厭惡之但無如之何問所以至於如此者何故曰伊川云人主致危亡之道非一而逸欲爲甚渠當初一面安排作太平調度以奉高宗陰奪其權又挾虜勢以爲重

紹興間曾天隱作中書舍人曾亦賢者然嘗爲蔡京引用後脩哲宗實錄成太上趙丞相要就褒賞脩實錄官制辭上說破前後是非曾以蔡之故常主那一邊及行詞只模糊作一脩史轉官制上與丞相不樂命呂居仁行呂權中書舍人自丁巳三月二十五日上一狀論分別邪正謂曾之徒也自荆公諸人熙豐間用事新經字說之類已壞了人心術元祐諸公所爲那一邊人

終不以爲是紹聖以後又復新政敗壞一向至於渡江然舊人亦多在者其所見舊染不省雖賢者亦復如是如曾之徒是也

因論人以先入爲主一生做病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曾可幾日只是見不破耳

李楫寇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稅十年故從叛者如雲稱之爲李王反謂官兵爲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

問虜人今漸衰替曰卒急倒他未得破他立得箇頭勢大若十分中做得一兩分事便足以扶持振起際是大無道殘暴酷虐則不知如何若是如此做將去無大段殘暴之事恐卒消磨他未得蓋其勢易以振起也

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劃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

思人家亦然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鹵潤略而能有成者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苻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三　凡一百三十四條

戊申封事曰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眞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眞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顚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　文集下同

與張欽夫書曰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忒煞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强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

答呂伯恭曰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辨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辨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

答李伯諫曰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失亦淺

答丘子服曰老子言道之眞以治身又言身與名孰親而其言外

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之也其愛身也至矣此其學之傳所以流而爲楊氏之爲我也蘇子由乃以忘身爲言是乃佛家夢幻泡影之遺意而非老氏之本眞矣

養生主說曰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

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鄕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鄕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爲異端游說反間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語類下同

老便只是楊氏人嘗以孟子當時只闢楊墨不闢老不知闢楊便是闢老如後世有隱遯長往而不來者皆是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只是自執所見與此相似

賀孫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淸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何如只依法行自家這裡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伯謨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著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詞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

以几杖等事這退一著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爲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傅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豈弟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沈莊仲問詖淫邪遁之辭文蔚曰如莊周放浪之言所謂淫辭曰如此分不得只是心術不正便自節次生此四者如楊墨自有楊墨底詖淫邪遁佛老自有佛老底詖淫邪遁申韓自有申韓底詖淫邪遁如近世言功利者又自有一種詖淫邪遁不特是如此有一樣苟且底人議論不正亦能使是非反覆張安道說本朝風俗淳厚自范文正公一變遂爲崖異刻薄後來安道門人和其言者甚衆至今士大夫莫能辨明豈不可畏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

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無闕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疎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尙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又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眞有此事也曰不然卽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尙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卽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者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今

他初間也何嘗有啟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是耳或云若論其修身行己人所不及曰此亦是他一節好其他很厲偏僻招合小人皆其資質學問之差亦安得以一節之好而蓋其大節之惡哉吁可畏可畏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者雖同爲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爲惡爲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顚倒是非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

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爲己列子云伯成子羔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

則天下自治矣問老子似不與楊子同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云清淨自治豈不是與朱同問孔子曾見他書否曰未必見厚之問孔子何故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爲不足道故一切埽除了曾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他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

問中庸說道之費隱如是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造端乎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佛老之謂道也曰須更看所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故他於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却理會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篇首一段皆是說

孔子恰似快刀利劍斫將去更無些子窒礙又且句句有着落如所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煞說得好雖然如此又却不肯去做然其才亦儘高正所謂知者過之曰看得莊子比老子倒無老子許多機械曰亦有之但老子則猶自守箇規模了去做到得莊子出來將他那窠窟盡底掀番了故他自以爲一家老子極勞攘莊子較平易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

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傍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當曰此正推惡離己曰固是如子房爲韓報秦攛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

老氏之學最忍他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嶢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和了忽回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躭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眞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尙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卽納降款可見其虛繆不足稽矣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强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老氏初只是淸淨無爲淸淨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說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爾據其心下汙濁紛擾如此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

與呂伯恭曰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惟覺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

吾兄於儒釋之辨不甚痛說此。困爲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主之此利害不小。熹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爲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文集下同）

答呂伯恭曰儒釋之辨誠如所喻。蓋正所當極論明辨處若小有依違便是陰有黨助之意使人不能不致疑而不知者遂以迷於向背非小病也自今切望留意於此豈可退託以廢任道之實幸其哀憐而忽防微之戒哉

答韓无咎曰頃見蘇子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嘗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叙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

答何叔京曰大抵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

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

答連嵩卿曰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亾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亾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亾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瀁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一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

答廖子晦曰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耳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氣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

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爇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我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

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

答胡季隨曰。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眞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眞耳

答吳斗南曰。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眞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

答陳衛道曰。欲爲儒者之學。却在着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眞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攙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着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顚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顚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塡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

而其眞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眞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眞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今左右旣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熹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着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儱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

讀大紀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

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旣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

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屛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旣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

無不陷焉（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先生諸人○語類下同）

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爲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爲性而無以具衆理以下之事

曾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辨論云我這佛法和耳目鼻口髓腦皆不愛惜要度天下之人各成佛法豈得是自私先生笑曰待度得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教得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着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爲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

釋氏之學只是定靜少間亦自有明識處或問他有靈怪處是如何曰多是眞僞相雜人都貪財好色都重死生却被他不貪財

不好色不重死生這般處也可以降服得鬼神如六祖衣鉢說移不動底這只是胡說果然如此何不鳴鼓集衆白晝發去却夜間發去做甚麽曰如今賢者都信他向上底說下愚人都信他禍福之說曰最苦是世間所謂聰明之人却去推演其說說到神妙處如王介甫蘇東坡一世所尊尚且爲之推波助瀾多矣今若得士大夫間把得論定猶可耳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擧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但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眞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眞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曰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

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眞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擧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

出於強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叠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汙宜乎攻之而不勝也（說佛書皆能舉其支離篇章成誦此不能盡記）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答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着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爲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眞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大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揚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莊老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埽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竪說如是張王沒奈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杲老謂臨濟若不爲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常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爲可畏若不爲僧必作大賊矣

謙之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着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淸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玄妙敎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

老氏只是要長生其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己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卽自跳入新屋故黃蘗一僧

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曰莊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却拜其師以其弟子爲子長者爲師兄少者爲師弟但是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眞底

問釋氏以空寂爲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

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將手去探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斑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杪忽以某觀之眞似冰炭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樸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

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他都不管橫來豎來他都認做性他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僩

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粗糙爾僩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爲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他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箇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

道夫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

是動得人道夫曰只爲他大本不立故偏了先生默然良久曰眞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偏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買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他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却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温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又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

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爲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曰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邪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己解是禪也

甘吉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舉因問釋氏說慈卽是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竝無緣由只是無所

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爲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饑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

問禪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却受他血陰他說傾此於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他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爲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潰

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德粹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滕云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道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可學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腳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可學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大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汙濁底事他起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弦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眞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却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個只認依着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

間自見得他底低
老氏煞清高佛氏乃爲逋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談如杲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杲老與湯張皆好又云杲老乃是禪家之俠又云陳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八當

問近世王日休立化如何曰此人極不好貪汙異常曰既如此何故立脫曰他平日坐必向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此乃佛氏最以爲下者（釋氏說野狐精正是以如此爲不足貴）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見行狀中者）他只要理會箇寂滅不知須強要寂滅他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何况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竊其說傅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他做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徧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爲佛教者然實謬爲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爲不善一日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爲學佛之效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之人耳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爲然者如果是不以爲然當初如何却恁地撰下又如僞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贓耳

李翺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不自知不知當時曾把與韓退之看否

答李伯諫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子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而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文集下同）

答汪尚書曰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衒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

答呂伯恭曰示喻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淺深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荊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

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尙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

答程允夫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胡一越而終不合矣

答詹元善曰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特其小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

答石子重曰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猛獸之下令人寒心

辨張無垢中庸解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畧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項年張子韶之論以爲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謂仁當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如此則前面方推這心去事親隨手又便去背後尋摸取這箇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隨手又便着一心去尋摸取這箇義是二心矣禪家便如此其爲說曰立地便要你究得恁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撐眉努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拶教你承當識認取所以謂之禪機若必欲使民知之少間便有這般病某常舉子韶之說以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或問上蔡愛說箇覺字便是有此病了曰然張子韶初間便是上蔡之說只是後來又展上蔡之說說得來放肆無收殺了或曰南軒初間也有以覺訓仁之病曰大槩都是自上蔡處來　語類

答呂伯恭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着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

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 文集下同

答陸子美曰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

答陸子靜曰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

答陸子靜曰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很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

與陸子靜曰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瘢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之麤率又不能無病乎

答程正思曰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

答程正思曰答子靜書無人寫得閩中已寫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畧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

答趙幾道曰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畧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答趙然道曰荊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諭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

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

答孫敬甫曰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閑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着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

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

今有一種學者愛說某自某月某日有一箇悟處後便覺不同及問他如何地悟又却不說便是曾子傳夫子一貫之道也須可說也須有箇來歷因做甚麽工夫聞甚麽說話方能如此今若云都不可說只是截自甚月甚日爲始已前都不是已後都是則無此理已前也有是時已後也有不是時蓋人心存亾之决只在一息之間此心常存則皆是此心才亡便不是豈有截自某日爲始前段都不是後段都是底道理 語類下同

江西學者偏要說甚自得說甚一貫看他意思只是揀一箇儱侗

底說話將來籠罩其實理會這箇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日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是見他於事事物物上理會得這許多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遂來這裏提醒他然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今江西學者實不曾有得這本領不知是貫箇甚麽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爲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纔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

責達才問顏子如何尙要克己先生厲聲曰公而今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己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己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己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裡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着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說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

告子直是將義屛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以爲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

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絶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甚麽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瀾翻極是好聽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却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瀾翻起來所以人都捉他那緊處不着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

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絡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蹷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蹷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

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

[illegible][illegible]罅漏百出

陸深甫問爲學次序曰公家庭尊長平日所以教公者如何陸云刪定叔祖所以見教者謂此心本無虧欠人須見得此心方可爲學曰此心固是無虧欠然須是事事做得是方無虧欠若只說道本無虧欠只見得這箇便了豈有是理因說江西學者自以爲得陸刪定之學便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爲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所修者果何道哉

至之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先生云陸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至之云陸常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先生語陸云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先生

因語諸生云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

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眞贓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爲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梟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頭腦甚惡之又戀著他禪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剃去衣服等看他禪是在左脅下是在右脅下待等得見了好與奪下却起將出門去梟老所言皆是粗疏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

謹愿痛被他薄賤。汪丈為人淳厚。趙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戀著鶻突底禪。羣疑塞胸。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丈嘗謂某云。杲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曾究見其好處否。又卻云不曾。今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剗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為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

舜功云。陸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做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卻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卻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為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簟。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些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訶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他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曾分疏得。乃欲續後於書問間議論。只是說得皮外。他亦只是皮外答來。越不分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他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他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他說得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卻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里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卻不說義襲而取之。他說如何。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

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卻不教人恁地理會。卻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必大錄云。先生看正淳與金溪往復書云云。釋氏皆空之下有曰。學所以貴於講書。是要入細理會。今陸氏只管說一貫。夫一貫云者。是舉萬殊而一貫之。小大精粗隱顯本末皆在其中。若都廢置不講。卻一貫箇甚麼。學要大綱涵養。子細講論。皆

與金溪辨義外之說。某謂事之合如此者。雖是在外。然於吾心只爲合如此而行。便是內也。且如人有性質魯鈍。或一時見不到。因他人說出來。見得爲是。從而行之。亦內也。金溪以謂此乃告子之見。直須自得於己者方是。若以他人之說爲義而行之。是求之於外也。遂於事當如此處。亦不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見耳。必大因言金溪有云。不是教人不要讀書。讀書自是講學中一事。纔說讀書。已是剩此一句。曰此語却是。必大又言其學在踐履之說。曰此言雖是。然他意只是要踐履他之說耳

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粗暴。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粗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

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衮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揚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

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

吳仁父說及陸氏之學。曰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賭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人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

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胸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却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鮝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

因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句道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何。要將作何用。

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曰公們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倀倀然如村愚拍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

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子淵後以喪心死 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公之法。只討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閑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在此間。諸公每日做工夫。都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待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饒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刪定如何。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刪定還替得公麼。陸刪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書

他若不讀書如何做得許多人先生吁誤人誤人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

至之舉似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了有箇父召急趨底心又有箇造淵奧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蓋這箇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更帖著一箇意思在那上某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却是略略地習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略略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更說一徧看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一箇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想幾曾捉定有一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麽曰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

廖子晦得書來云有本原有學問某初不曉得後來看得他們都是把本原處是別有一塊物來模樣聖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眞箇是有一箇物事如一塊水銀樣走來走去那裏這便是禪家說赤肉團上自有一箇無位眞人模樣

或問靜時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接物時只要求箇是應得是便是心得其正應得不是便是心失其正所以要窮理且如人唱喏須至誠還他喏人問何處來須據實說某處來即此便是應物之心如何更要見此心浙間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要人不馳騖於外耳其弊便有這般底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

答汪尚書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爲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却謂別有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關）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文集下同）

答林擇之曰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

答江德功曰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

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得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爲我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

答李深卿曰大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謂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謂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而於彼說固嘗著力研究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爲不足爲陷溺已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爲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況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救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

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詞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問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爲兩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爲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而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爲可也擇之議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爲過但其間却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得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非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錮之弊是以因來論之及而極論之願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爲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

答廖子晦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於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竭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

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眞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答汪太初曰：嘗竊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嘗妄想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

答吳伯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

答方賓王曰：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拳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眞不可以不戒。

答鄭子上曰：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卻與釋氏同病。

答許中應曰：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喻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

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爲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語類下同）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群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

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但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
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
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
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雖占姦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說話
間便自然有箇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
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鉤致得來便直是說方
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胸中有一部周禮都撑腸拄肚頓著不
得如遊古山詩又何消說著他只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
說得不著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却便開心
見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得似子靜子靜却是見得箇道
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

金溪之學雖偏然其初猶是自說其私路上事不曾侵過官路來

後來於不知底亦要彊說便說出無限亂道前輩如歐公諸人
爲文皆善用其所長凡所短處更不拈出來說所以不見疎脫
今永嘉又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又不及金溪大抵只說
一截話終不說破是箇甚麽然皆以道義先覺自處以此傳授
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
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
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
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
世襲做大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衆且久何故都無一箇
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大
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學得那大拍頭

答陳同甫曰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
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
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
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眞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
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
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
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
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舍棄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
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誤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
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乃
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
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文集）

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爲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
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令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爲同父之
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
破天下事不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
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
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又歎息久
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聖人之上一等自恁地陷身汙濁
要擔頭出不得（語類下同）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
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陳寅仲問劉淳叟曰劉淳叟方其做工夫時也過於陳正己及其
狠狽也甚於陳正己陳正己輕薄向到那裏覺得他意思大段

輕薄。每事只說道他底是。他資質本自撈攘。後來又去合那陳同父。兼是伯恭教他時。只是教他權數了。伯恭教人。不知是怎生地。至此笑云。向前見他門人有箇祭文云。其有能底則教他立功名作文章。其無能底便語他正心誠意

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而劉淳叟堯夫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答胡伯逢曰。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脉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爲不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而不知名言之失。反陷性於摇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所謂極其高遠以言性者。以性爲未發。以善爲已發。而惟恐夫已發者之混夫未發者也。所謂名言之失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槩謂善爲已發也。所謂反陷性於摇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者。既於未發之前除去善字。即此性字便無著實道理。只成一箇虛空底物。隨善隨惡。無所不爲。所以有發而中節然後爲善。發不中節然後爲惡之說。又有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之說。是皆公都子所問告子所言。而孟子所闢。皆已非所以言性矣。又其甚者。至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則是謂本性之中已有此人欲也。尤爲害理。不可不察 ○文集）

因言久不得胡季隨諸人書。季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性。本自無對。才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才說善惡。便非本

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比。善是下面底。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此文定之說）某嘗辨之云。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不與惡對。此天之賦予我者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爲善。做得不是者爲惡。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只是行於人者有二者之異。然行得善者。便是那本然之性也。若如其言。有本然之善（一錄作性）又有善惡相對之善（一錄作性）則是有二性矣。方其得於天者。此性也。及其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善底（一錄作行得善底）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著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那裏。等得他來與之爲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矣。此文定之說。故其子孫皆主其說。而致堂五峰以來。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惡相對者又是一性。他只說本然者是性。善惡相對者不是性。豈有此理。然文定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常總。總龜山鄉人。與之往來。後住廬山東林。龜山赴省。又往見之。總極聰明。深通佛書。有道行。龜山問。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總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總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總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爲贊歎之辭。到得致堂五峰輩。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曰贊歎性好之辭。便是性矣（一錄作便是性本善矣）若非性善。何贊歎之有。如佛言善哉善哉爲贊美之辭。亦是說這箇道好。所以贊歎之也。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

耳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熟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曰一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盡是胡說他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季隨至今守其家說 下語類同

因論湖湘學者崇尚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

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況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常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老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然總老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見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

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爲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季隨不以爲然遂檢文定春秋中有連使用心字處質之方無語大率議論文字須要親切如伊川說顏子樂道爲不識顏子者蓋因問者元不曾親切尋究故就其人而答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爾後人多因程子之言愈見說得高遠如是則又不若樂道之爲有據伊尹樂堯舜之道亦果非樂道乎湖湘此等氣象乃其素習無怪今日之尤甚也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如何曰下句尚可上句有病蓋行處容或可同而其情則本不同也至於體用豈可言異觀天理人欲所以不同者其本原元自不同何待用也胡氏之

學大率於大本處看不分曉故銳於闢異端而不免自入一脚也

湖南病正在無涵養無涵養所以尋常盡發出來不留在家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即不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脉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三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四　凡二百三十五條

答呂伯恭曰禮運以五帝之世爲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爲小康之世亦畧有些意思此必粗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二帝三王爲有二道此則有病耳 文集

問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何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爲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雖不爲帝王也閑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 語類下同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爲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耳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又如黃帝大段用兵但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古人只趲將退便是贏那曾做後世樣殺人

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雖非後學所敢議然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樂而知之也請問曰以書觀之湯畢竟反之工夫極細密但以仲虺稱湯處觀之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覺見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疎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

呂與叔云論成德顏子不若湯武之廣大論學則湯武不若顏子之細密湯武工夫誠恐不若顏子細密如湯聖敬日躋猶是密切處至武王並不見其切己事

答徐元聘曰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惡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日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又曰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文集下同

答范伯崇曰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爲心是已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爲也語似有病嘗謂文王之事紂唯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己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維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伯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乎此耳

答徐子融曰至德之論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爲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爲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爲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胷次憒憒自欺自誑此病不小

問周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可已又問太王翦商左氏云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莫是此意曰此事難明但太王居於東狄之邦強大已久商之政令亦未必行於周大要天下公

器所謂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使紂無道太王取之何害今必言太王不取則是武王爲亂臣賊子若文王之事則分明是盛德過人處孔子於泰伯亦云至德語類下同

舊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據有之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漸強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遂被他取了

答李時可曰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旣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人矣文集

因論鴟鴞詩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旣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造出一件事周公爲之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語類下同

胡家說夷齊所爲全性命之理若他人謂其全性命之理猶可若謂夷齊要全性命之理而後如此爲之此大害義理殺身成仁亦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爲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

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

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說得大率前輩之論多是如此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分明太王有翦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却要以變來壓著那常底說少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

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云如可與
立可與權蓋能可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已處只得用權蓋
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遜雖
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曰然
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
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
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
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畧似耳
答陳安卿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
·後見耳文集下同
答陳安卿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
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揜者
答陳安卿曰不居仁聖已爲謙矣以學不厭誨不倦爲無有又謙
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
義理無窮而自己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便
恂恂朝廷便便便到處皆是人樣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語類
同下
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著鞋
雨下則赤脚尹氏云命不足道蓋不消言命也
伯羽問聖人之敏求固止於禮樂名數然其義理之精熟亦敏求
之乎曰不然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
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
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若孟子於此等也有學得底也有

不曾學得底然亦自有一副當但不似聖人學來尤密耳仲思
問何以言之曰如班爵祿井田喪禮之類只是說得大概然亦
是去古遠無可考處但他大綱正制度雖有不備處亦不妨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一日
因話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
夫子度量極大與堯同門弟子中如某人輩皆不點檢他如堯容
四凶在朝相似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只恐
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
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
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
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
曰聖人卻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
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
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語是幾時說據陳恒弒其君孔子
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
問吾其爲東周乎使聖人得行其志只是就齊魯東方做起否曰
也只得就這裏做又問其如周何曰這般處難說只看挨到臨
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箇響合處也自不由聖人了使
周家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豈不賢於赧王之自獻其邑而滅
亡乎問孔子猶說着周至孟子則都不說了曰然只是當時六
國如此強盛各自擡舉得箇身己如此大了勢均力敵如何地
做不知孟子奈何得下奈何不下想得也須滅一兩箇方做得
看來六國若不是秦始皇出來從頭打疊一番做甚合殺問王

者雖曰不殺一不辜行一不義事勢到不得已處也只得如此做曰然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武王滅國五十便是如此只是也不喚做殺不辜行不義我這裏方行仁義之師救民於水火之中你却抗拒不服如何不伐得聖人做處如此到得後來都不如此了如劉先主不取劉琮而取劉璋更不成舉措當初劉琮孱弱爲曹操奪而取之若乘此時明劉琮之孱弱將爲曹操所圖起而取之豈不正當到得臨了却淬淬地去取劉璋全不光明了當初孔明便是教他先取荊州他却不從或曰終是先主規模不大索性或進或退所以終做事不成曰然又曰唐太宗殺諸盜如竇建德猶自得而殺之惟不殺王世充後却密使人殺之便不成舉措蓋當初王世充立越王於東都高祖立代王於關中皆是叛煬帝立少主以輔之事體一般故高祖負愧

而不敢明殺世充也此最好笑負些子曲了更擡頭不起又曰漢高祖之起與唐太宗之起不同高祖是起自匹夫取秦所以無愧唐却是爲隋之官因其資而取之所以負愧也要之自秦漢而下須用作兩節看如太宗都莫看他初起一節只取他濟世安民之志他這意思又却多若要檢點他初起時事更不通看或曰若以義理看太宗更無三兩分人曰然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文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自薄因問康節一元開物閉物之說是否曰有此理不易他窺測至此

因論好仁惡不仁曰此亦以資質而言蓋有一等人只知好仁更不管惡不仁事一等人專是惡不仁意思多然其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則所爲必無不仁矣然畢竟好仁者終是較得便宜緣他只低著頭自去做了惡不仁者却露些圭角芒刃得人嫌在如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橫渠是惡不仁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

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

聖人之樂且粗言之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窣窣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飢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

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又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剥去容易聖人一爲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然都得了

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眞樂攻心不奈何樂得大段顚歷

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爲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

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爲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爲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

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
道亦無害道夫曰觀周子之問其爲學者甚切曰然頃之復曰
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
則餒矣
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
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爲所動矣
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不成真箇有一箇物事在那裏被我見得只
是這箇道理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而今顏
子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樂
不是說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
鮮于侁言顏子以道爲樂想侁必未識道是箇何物且如此莽莽
對故伊川答之如此

子善問犯而不校恐是且點檢自家不暇問他人曰不是如此是
他力量大見有犯者如蚊蟲虱子一般何足與校如汪汪萬頃
之陂澄之不淸撓之不濁亞夫問黃叔度是何樣底人曰當時
亦是衆人扛得如此看來也只是篤厚深遠底人若是有所見
亦須說出來且如顏子是一箇不說話底人有箇孔子說他好
若孟子無人印證他他自發出許多言語豈有自孔孟之後至
東漢黃叔度時已是五六百年若是有所見亦須發明出來安
得言論風旨全無聞亞夫云郭林宗亦主張他曰林宗亦何足
憑且如元德秀在唐時也非細及就文粹上看他文章乃是說
佛
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
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
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或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
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
粗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若看
諸葛亮只看他大體正當細看不得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
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
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
了只爲是不會知
問顏子心粗之說恐太過否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
粗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

這不善便是粗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
說得好
邵漢臣問顏淵仲尼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
易得不備如顏子已自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
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
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
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
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着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
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
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
樣剛毅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

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開著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大槩裏面房屋元不曾經歷所以夷考其行而有不掩卒歸於狂

曾點爲人高爽日用之間見得這天理流行之妙故堯舜事業亦不過自此做將去然有不同處堯舜便是實有之踏實做將去曾點只是偶然綽見在譬如一塊寶珠堯舜便實有在懷中曾點只看見在然他人亦不曾見得某嘗謂曾點父子正相抅曾子先未曾見得箇大統體只是從事上積累做將去後來方透徹曾點都未曾去做却先曉得了更教他如曾子恁地細密做將去何可比也只緣他見得快後不當事所以只見得了便休故他言志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裏要恁地快活過日而已又曰學者須如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

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弘毅之說與臨大節不可奪與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任如論語載曾子之言先一章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見他毅處若孟子只得他剛處却少弘大底氣象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

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干他

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

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

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尙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始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眞矣云云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答何叔京曰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目至論養氣則只以義爲主比之顏子便覺有疏濶處程子之言恐不專爲所稟與氣

象蓋所學繫於所禀氣象又繫於所學疎則皆疎密則皆密唯
大而化之然後不論此耳（文集下同）
答林擇之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
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
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
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吳伯豐問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也顏子潛龍勿用者也
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孔子在焉若
孟子時既無人豈可不以道自任以此論之則在孟子非當潛
者矣而此乃以爲不得已而用者豈橫渠猶以孟子爲行未成
者歟答曰孟子以時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且
合向裏進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伊川上仁宗皇帝書有此意）

龜山謂孔子如知州孟子如通判權州也是如此通判權州畢竟
是別人事須著些力去做始得（語類下同）
孟子亦是仵爲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而下爲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
可但已哉
問孟子比顏子如何曰孟子不如顏子顏子較細問孟子亦有任
底意思否曰然孟子似伊尹
程先生說孔子爲乘田則爲乘田爲委吏則爲委吏爲司寇則爲
司寇無不可者至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
能大而不能小處惟聖人則無不遍大小方圓無所不可又曰
如孟子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此亦是講學之有闕蓋他心
量不及聖人之大故於天下事有包括不盡處天下道理儘無
窮人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一兩件又困了惟是聖人便
事事窮到徹底包括淨盡無有或遺正淳曰如夏商之禮孔子
皆能言之却是當時杞宋之國文獻不足不足取以證聖人之
言耳至孟子則曰吾未之學也而已嘗聞其畧也而已
問孟子好辯一節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他
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辨時舉謂當時
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
明是時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
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爲是
知異端之學爲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

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
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鄧子禮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也只是逐孟
子上上下下不會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
尚有多少病痛
答張欽夫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
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
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
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文集下同）
答劉子澄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
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
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

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答鄭景望曰示諭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阿世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况先生非欲以文顯者而即此程文便可見其經綸之業已具於此時雖文采不艷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實正學以言未嘗有一辭之苟其所以警悟後學亦不爲不深矣

答孫季和曰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曰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大抵前聖所說底後人只管就裏面發得精細如程子橫渠所說多有孔孟所未說底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語類下同）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祇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說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

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先生云後來須着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並與其風範氣象得之矣

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强記多能觀之誠非所以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之當讀者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能以其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辨異端闢邪說如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至於鄙賤之事雖瑣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習而無不能耳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爲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於强記多能固非所以爲學然事物之間分別太甚則有修飭邊幅簡忽細故之病又非所以求盡心也

問遺書中有十數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却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他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纔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

真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叔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盍作一段文字爲辨明之曰須待爲之因說芮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爲無二道故著不得他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去便窮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他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說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記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胸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明日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思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他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他們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

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

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

邵子之學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

明道說康節云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

耳

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

問程子謂康節空中樓閣曰是四通八達(一錄云言看得四通八達)莊子比康節亦髣髴相似然莊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了又却蹴踏着以爲不足爲康節畧有規矩然其詩云賓朋莫怪無拘檢眞樂攻心不奈何不知是何物攻他心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蘂時是將開畧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

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便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曰然

古今曆家只是推得箇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底幾句向嘗以此數語附於通書之後欽夫見之殊不以爲然曰恐說得未是某云如此則試別說幾句來看廣云伊川謂自古言數者至康節方說到理上曰是如此如揚子雲亦畧見到理上只是不似康節精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因說章惇邢恕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明道亦識得邢語錄中可見凡先生長者惜才不肯大段說破萬一其有回意揚因問嘗時邵傳與章邢使其知前程事時須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邢先知之他更是放手做是虎而翼者也又因說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

之天地之理却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雷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面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知只自修何必預知之

答汪尚書曰謝楊二先生事須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辨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趨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攷卽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資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文集下同

答呂伯恭曰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胸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爲易做則可見也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眞是如此

萬正淳問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答曰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袞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此爲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竅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爲必然也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

答林擇之曰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生平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畔於道而窮理不精錯繆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誤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

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所以和靖云見伊川不曾許一人或問伊川稱謝顯道王佐才有諸和靖云見伊川說謝顯道好只是不聞王佐才之語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某看來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人一錄云程門諸先生親從二程子何故看他不透子澄編近思續錄某勸他不必作蓋接續二程意思不得○語類下同

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意思好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存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禀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

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還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洒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終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記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守此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放開此便是他病處諸家語錄自然要就所錄之人看上蔡大率張皇不妥帖更

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

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

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福說壽爲先者此也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歛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

謝子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

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爲克己學盡舍之後來有一好硯亦把與人

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在門限上人犯之亦不較其簡率皆如此幹嘗聞先生云坐在門外石坐子上○今云門限記之誤也○方錄云龜山有時坐門限上李先生云某卻斷不敢

龜山詩文說道理之類才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揚云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然公平無病五峰說得卻緊然卻有病程先生小年文字便好如養魚記顏子論之類

問龜山言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器數儀章之末則道乃是一虛無恍惚無所準則之物何故如此說道字曰不可曉此類甚多因問如此說則似禪矣曰固是其徒如蕭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嘗有佛經疏追薦之唯羅先生卻是著實子細去理會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歎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僩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李先生云侯希聖嘗過延平觀其飲啗粗疏人也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和靖守得謹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是抱得一箇不哭底孩兒

或曰和靖才力極短當初做經筵不見得若便當難劇想見做不去曰只他做經筵也不奈何說得話都不痛快所以難能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胡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又都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無那措諸事業底心縱使你做得了將上去知得人君看不看若朝夕在左右說豈不大有益是合下不合有這著書垂世底意思故也人說話也難有說得響感動得人者如明道會說所以上蔡說才到明道處聽得他說話意思便不同蓋他說得響自是感發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說話方終是難感動人或曰如與東坡們說話固是他們不是然終是伊川說話有不相乳入處曰便是說話難只是這一樣說話只經一人口說便自不同有說得感動人者有說得不愛聽者近世所見會說話說得響令人感動者無如陸子靜可惜如伯恭都不會說話更不可曉只通寒暄也聽不得自是他聲音難曉子約尤甚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謹勿擊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覿人自不信

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然仲舒施之臨事又却恐不如宣公也

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輙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於冊上以觀玩從此後遂不性急矣

胡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孟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

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又嘗解論語舉直錯諸枉章云是時哀公威權已去不知何以爲舉錯但能以是權付之孔子斯可矣

游楊之後多爲秦相所屈胡文定剛勁諸子皆然和仲不屈於秦仁仲直却其招不往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他資質好在太學中也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嘗得潁昌一士人忘其姓名問學多得此人警發後爲荆門教授龜山與之爲代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荆門入爲國子博士出來便爲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却從龜山求書見上蔡既到湖北遂遣人送書與上蔡上蔡既受書文定

乃往見之。入境。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論理。上蔡既受他書。也是難爲出來接他。既入縣。遂先修後進禮見之。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於游楊二公。看來游定夫後來也是郎當。誠有不滿人意處。頃嘗見定夫集。極說得醜差。盡背其師說。更說伊川之學不如他之所得。所以

五峰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所以卒爲程門之罪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誠如其言

五峰疾病。彪德美問之。且求教焉。五峰曰。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於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云。言其習不著。行不察。悠悠地至於無所得而歸釋氏也。其子德華謂汪聖錫云。定夫於程氏無所得。後見某長老乃有得也。此與呂居仁雜記語同。大率其資質本好者。却不用力。所以悠悠。如上蔡文定氣質本駁偏。所以用力尤多

弘而不毅。如近世龜山之學者。其流與世之常人無以異。毅而不弘。如胡氏門人。都恁地撐腸拄肚。少間都沒頓著處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答方賓王曰。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 文集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 語類下同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先生答之云云。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負箇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回。後來却收拾得恁地純粹。所以難及

李延平不著書。不作文。頹然若一田夫野老。然又太和順了。羅仲素衣服之類亦日有定程。如黃昏如何服。睡復易。然太執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人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

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埨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嘆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勳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又云於上面但覺透得一半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却覺得心下鬆爽

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宗實錄連夜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一夜與文蔚同看倦時令文蔚讀聽至五更盡卷曰一生做詩只有許多

先生庚戌四月至臨漳淳罷省試歸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先生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己爲病幸其有是請也即爲允之四月壬管鴻慶宮加秘閣修撰二十九日遂行淳送至同安縣東之沈井舖而別實五月二日也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期以南陬敝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謗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歛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歛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豈不爲恨哉

過甲寅年見先生聞朋輩說昨歲虜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既歸即白堂所以得帥長沙之命

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爲我方得某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記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詩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先生於父母墳墓所托之鄉人必加禮或曰敵己以上拜之

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書院皆先著衫到影堂前擊板俟先生出既啟門先生升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隨侍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飲湯少坐或有請問而去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

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則深衣冬則戴漆紗帽衣則以布爲之濶袖皂褖裳則用白紗如濂溪畫像之服或有見任官及他官相見易窄衫而出

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歛袵橋側避之每閑行道間左右者或辟人先生即厲聲止之曰你管他作甚先生每徒行拜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生遊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揖各盡其情畧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先生病少愈旣出寢堂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諸生夜聽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外客則自降階送之先生於客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及應酬他事或客方登車猶相面或以他事禀者不領之或前客纔登車而尚留之客輙有所禀議亦令少待先生對客語及本路監司守將必稱其官

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得如此休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

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禀去做管仲資禀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錄淺作）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腳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又曰漢唐與齊晉之時不同漢唐甚倉猝

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

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此最難恐不但是威力做得曰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程先生稱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即其心而言之事迹間有不純也

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於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正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箇功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

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爲卑如何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因云若仲輔其君使佐周室以令天下俾諸侯朝聘貢賦皆歸於王室而盡正名分致周之命令復行於天下已乃退就藩臣之列如此乃是今仲糾合諸侯雖也是尊王室然朝聘貢賦皆是歸己而命令皆由己出

我要如此便如此初不禀命於天子不過只是要自成霸業而已便是不是

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爲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本朝趙韓王若論他自身煞有不是處只輔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儘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威文所以責之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越棲會稽本在平江楚破越其種散故後號爲百越此間處處有之山上多有小小城郭故壘皆是諸越舊都邑也春秋末楚地最廣蓋自初間并吞諸蠻而有其地如淮南之舒管宗之蓼皆是初間若不得齊威管仲看他氣勢定是吞周室以此觀之孔子稱管仲之功豈溢美哉吳之所以得破楚也是楚平以後日就衰削又恰限使得伍子胥如此先又有申公巫臣在吳教之射御戰陣這兩人所以不向齊晉那邊去也是見得齊晉都破壞了兼那時如闔閭夫差勾踐幾人皆是蠻夷中之豪傑今浙間是南越地平廣闊廣是東越地狹多阻南豐送李柳州誤謂柳爲南越

楊至之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狼當被人攛掇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爲之一新又問勝威文否曰儘勝但威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現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

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曰這是他們愛去立說後都不去考教子細這只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正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

或問高祖爲義帝發喪是詐後來如何卻成事曰只緣當時人和

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於中而手足日剪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
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爲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爲而爲

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一錄云末年無奈何方思得此等人可見道之窮矣)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一錄云若責之以行聖人之道則必不能蓋他自安於此觀其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爲使合下得眞儒輔佐他豈不大可觀惜乎輔非其人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末年天下虛耗其去亡秦無幾然他自追悔亦其天資高也如與衛青言若後世又爲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太子厚重好靜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見得他知過處胡氏謂武帝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豈不善乎
廣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畧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煞不黃老爲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淸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孔明學術亦甚雜廣云他雖嘗學申韓却覺意思頗正大曰唐子西嘗說子房與孔明皆是好人才但其所學一則從黃老中來一則從申韓中來又問崔浩如何曰也是箇博洽底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歟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眞箇要做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粗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

義理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塡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某嘗說自孔孟沒後諸儒不子細讀得聖人之書曉得聖人之旨只是自說他一副當道理說得却也好看只是非聖人之意硬將聖人經旨說從他道理上來孟子說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聖人之志如人去路頭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著不定明日接著不定或那人來也不定不來也不定或更遲數日來也不定如此方謂之以意逆志今人讀書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認硬趕捉那人來更不由他情願又教他莫要做聲待我與你說道理聖賢已死他看你如何說他又不會出來與你爭只是非聖賢之意他本要自說他一樣道理又恐不見信於人偶然窺見聖人說處與己意合便從頭如此解將去更不子細虛心看聖人所說是如何正如人販私鹽擔私貨恐人捉他須用求得官員一兩封書並掩頭行引方敢過場務偷免稅錢今之學者正是如此只是將聖人經書拖帶印證己之所說而已何嘗真實得聖人之意却是說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聖人之意此無他患在於不子細讀聖人之書人若能虛心下意自莫生意見只將聖人書玩味誦讀少間意思自從正文中迸出來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謂之善讀書且如屈原一書近偶閱之從頭被人錯解了自古至今訛謬相傳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爲說以增飾之看來屈原本是一箇忠誠惻怛愛君底人觀他所作

離騷數篇盡是歸依愛慕不忍捨懷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已何嘗有一句是罵懷王亦不見他有褊躁之心後來沒出氣處不奈何方投河殞命而今人句句盡解做罵懷王枉屈說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語意所以如此

漢儒董仲舒較穩劉向雖博洽而淺然皆不見聖人大道賈誼司馬遷皆駁雜大意是說權謀功利說得深了覺見不是又說一兩句仁義然權謀已多了救不轉蘇子由古史前數卷好後亦合雜權謀了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

問先主爲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著救他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荆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顧

答魏元履曰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爲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荆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則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仇之志

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爲卽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項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文集下同

答或人曰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己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麤者

答何叔京曰欽夫論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王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

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

諸葛亮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時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覘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舍此無以爲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豐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爲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亮大綱却好只爲如此便有斑駁處語類下同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爲劉璋之圖若取荆州雖不爲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爲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荆州之爲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並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爲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疏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

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意思如漢文修尉佗祖墓及石勒脩祖逖母墓事皆相近

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或以爲內感或以爲自誠中來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今人論理只要包合一箇渾淪底意思雖是直截兩物亦須衮合說正不必如此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感於我皆一理也

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大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

敗闕底謝安謝安特幸未疏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正淳曰桓溫移晉祚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卽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畧如此當楊堅簒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熨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爲異亦何必如此附結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捱得他死耳伯豐問寇萊公澶淵事如何曰當來他却有措處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後也

陶淵明古之逸民

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艮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

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爲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爲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因論唐事先生曰唐待諸國降王不合道理竇建德所行亦合理忽然而亡不可曉王世充却不殺當初高祖起太原入關立代王遂卽位世充於東都亦立越王二人一樣故且赦之至殺蕭銑則大無理他自是梁子孫元非叛臣可學問唐史臣論高祖殺蕭銑不成議論曰然通老問以宮人侍高祖在太宗不當爲曰他在當時只要得事成本無救世之心何暇顧此唐有天下三百年唐宗室最少屢經大盜殺之又多不出閤只消磨盡了

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異

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如何比得太宗無周公之心只是顧身然當時亦不合爲官屬所迫兼太宗亦自心不穩溫公此處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發而應之亦只便是鄭伯克叚於鄢須是有周公之心則可問曰范太史云是高祖處得不是曰今論太宗且責太宗論高祖又自責高祖不成只責高祖太宗全無可責又問不知太宗當時要處得是合如何曰爲太宗孝友從來無了却只要來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數日軍國事便付與太宗亦只是不得已唐世內禪者三如肅宗分明不是只如睿宗之於玄宗亦只爲其誅韋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耳

因說史傳儘有不可信處嘗記五峰說有太宗殺建成元吉事尚有不可遽處如云先一日太宗密以其事奏高祖高祖省表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只將這幾句看高祖且教來日鞫問如何太宗明日便擁兵入內又曰上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欲按其事又云上方泛舟海池豈有一件事恁麽大兄弟搆禍

如此之極。爲父者何故恁地恬然無事。此必有不足信者。只左傳是有多少難信處。如趙盾一事。後人費萬千說話與出脫。其實此事甚分明。如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他終不成親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賈充成濟之徒。如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看左傳載靈公欲殺趙盾。今日要殺殺不得。明日要殺殺不得。只是一箇人君要殺一臣最易爲力。恁地殺不得。也是他大段强了。今來許多說話。自是後來三晉旣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來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

不會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陽。

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臾之。文人之沒頭腦乃爾。後來流夜郎。是被人捉著罪過了。剗地作詩自辨被迫脅。李白詩中說王說霸。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畧。不知其莽蕩。立見疎脫。

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灶圊溷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漢魏以來。忽生文中子。已不多得。至唐有退之。所至尤高。大抵義理之在天地間。初無泯滅。今世無人曉此道理。他時必有曉得底人。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眞箇如此。他資才甚高。然那時更無人制服他。便做大了。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文中子不曾有說見道體處。只就外面硬生許多話。硬將古今事變來厭捺說。或笑似太公家教。

退之謂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答廖子晦曰大顚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僞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計其爲人山野質朴。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

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旣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缺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文集

退之晚來覺沒頓身己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爲戲。所與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飮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大顚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死款。樂天莫年賣馬遣妾。後亦落寞。其詩可見。歐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沒著身己處。却不似參禪修養人。猶是貼著自家身心理會也。宋子飛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夜與子弟賓客盤膝環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得數語。有時不發一語。默坐至更盡而寢。率以爲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却不衰。先生曰東坡盍

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鬧熱也語類下同

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功夫都空踈更無物事撑拄襯簟所以用處不甚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爲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會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鬬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眞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䛐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問王通病痛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

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七制之說亦起於通有高文武宣光武明章制蓋以比二典也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又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提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他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托之故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纘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

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啟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覺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潤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疎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

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說一書是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

晉悼公幼年聰惠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甚不濟事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他見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法立度其節拍一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

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爲世宗一死爾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厚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

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

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問范文正公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他只說如此遷轉即是公如此遷轉即是私呂許公當國有無故躐等用人處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驟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爲人主者便須知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他作諫議大夫之類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

第一流矣

某嘗說呂夷簡最是箇無能底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會處置事。不知何者爲相業。何者善處置。爲相正要以進退人才爲先。使四夷聞之。知所聳畏。方其爲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跅弛之士如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奈元昊何。遂盡挨與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郎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爲有相業。深所未曉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詞章。皆懲其弊爲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衮將去。遂成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己賤人之弊。如皇甫規。鄉人見之。却問卿在鴈門食鴈美乎。舉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衮到齊梁間。又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艷詞。君臣賡歌褻瀆之語。不以爲怪。隋之辭章。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衮纏至唐。至本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變一病。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某問。已前皆衮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衮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公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某問安定學甚盛。何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只些門人受去做官。死後便已。皆言劉彝善治水。後來果然。彝有一部詩。遇水處便廣說。一錄云。劉彝治水。所至興水利。劉有一部詩解。處處作水利說。好笑。熟處難忘

某又問以前說後漢之風。皆以爲起於嚴子陵。近來說又別。曰。前漢末極有名節人。光武却極崇儒重道。尊經術。後世以爲法。如見樊英築壇場猶待神明。嚴子陵直分明是隱士。渠高氣遠邁。直是不屈。又論其不矯激。呂伯恭作祠堂記。却云他中和。嘗問之。嚴子陵何須如此說。使他有知。聞之豈不發一笑。因說前輩如李泰伯們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刼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中和。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粗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某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

論安定規模雖少疏。然却廣大着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爲王氏所壞。問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有氣數。曰然

石守道只是粗。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玆所以不動心也

安定太山徂徠廬陵諸公以來。皆無今日之術數。老蘇有九分來許罪

因論西夏事。曰。當時事不可曉。看來韓范亦無素定基本。只是逐旋做出。且如當時覆軍敗將。這〃方且失利。他之勢甚張。忽然

自來納欵求和這全不可曉後來不久元昊遂死不知他不死數年又必有甚姦謀未可知且如當時朝廷必欲他稱臣遂使契丹號令之契丹方自以爲功朝廷正未有所處又却二國自相侵凌不爾則當時又須費力大抵西人勇健喜鬬三五年必一次爲邊害本朝韓范張魏公諸人他只是一箇秀才於這般事也不大段會只是被他忠義正當故做得恁地

或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曰然如滕子京孫元規之徒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時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云范公嘗立一軍爲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賊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爲龍猛指揮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綂紀從頭與他整頓一番其後却只務經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爲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

讀兩陳諫議遺墨曰安石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褊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己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騃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殆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惟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訏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挈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故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閑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托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也又曰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天下之人眞莫己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爲己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己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也 文集

因論易傳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或以子路使門人爲臣事爲證先生曰如鬻拳強諫之類是也或云王荊公亦然曰溫公忠厚故稱荊公無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荊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却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強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富強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荊公所以辦得盡行許多事緣李文靖爲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以激得荊公出來一齊整頓過荊公此意便是慶曆范文正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荊公所用之人一切

相反（語類下同）

今日偶見韓持國廟議都不成文字元祐諸賢文字大率如此只是胡亂討得一二浮詞引證便將來立議論抵當他人似此樣議論如何當得王介甫所以當時只被介甫出便揮動一世更無敢當其鋒只看王介甫廟議是甚麼樣文字他只是數句便說盡更移動不得是甚麼樣精神這幾箇如何當得他伊川最說得公道云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又曰朱公掞排禪學劉子其所以排之者甚正只是這般樣論如何排得他也是胡亂討幾句引證便要斷倒他可笑之甚（時呂正獻作相好佛士大夫競往參禪寺院中入室升堂者皆滿當時號爲禪鑽去聲故公掞上疏乞禁止之）

因語荊公陸子靜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居甫問荊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他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

問荊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聰明絕人與羣臣說話往往領畧不去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懽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間有說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諡之曰英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却又撞著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固有以召亂後來又却不別去整理一向放倒亦無緣治安

論王荊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術不是後來直壞到恁地問荊公初起便挾術數爲後來如此曰渠初來只是要做事到後面爲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觀荊公日錄無以知其本末他直是強辨邈視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語問溫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見荊公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亦要變法後來皆改了又問神宗元豐之政又却不要荊公曰神宗盡得荊公許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間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又問明道橫渠初見時皆許以峻用後來乃如此莫是荊公說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適說徐子宜上殿極蒙褒獎然事却不行曰設使橫渠明道用於當時神宗盡得其學他日還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爲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爲根本君心既正他日雖欲自爲亦不可又曰富韓公召來只是要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某云韓公當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好當記取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聖人爲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荊公著

先生論荊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亂下那沒緊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荊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

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狠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狠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狠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頭餘。家人供至。或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筯。過食亦不覺。至於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常入書院。有外孫懶學。怕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之。只顧看文字。不暇入書院矣

溫公忠直。而於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間直是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却如何捨命爭

范淳夫說論語較[illegible]要知。却有分明好處。如唐鑑。文章議論最好。不知當時也是[illegible]道將明。如何便教諸公都恁地白直。某嘗看文字。見說得[illegible]處。便尋他來歷。便是出於好人之門

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向搏擊。以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在此。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渠不知輔導少主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論列。是他見識只如此。又如蔡新州事。被他當時自謂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惡之。謂須與他痛治。恐後來皇帝被人惑。治他不得。元成亦欲因其詩以治之。當時執政侍從臺諫有不欲治蔡者一切逐去。蓋以詩治人自不正。因此以治彼罪。又不是。詩胡說何足道。定策謀他又不說了。又無緣治得他。都不消問了。其本原只在開導人主心術。使人主知不賞私恩。不罰私怨之理。則蔡何足慮。元城亦不是私意。只是言不當如此。却不知以詩治人不當。又欲絕其定策姦謀。如此治之。豈不使人主益疑。後蔡死。其家果訴寃。謂蔡有定策功。諸人忌之。遂起大禍。後治元祐諸公。皆爲蔡報怨也。溫公治時。必不如此

學中策問蘇程之學。二家常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蘇氏爲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荆公修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甚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游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

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尋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

或問東坡若與明道同朝能從順否曰這也未見得明道終是和粹不甚嚴厲東坡稱濂溪只是在他前不與同時同事因說當時諸公之爭看當時如此不當論相容與不相容只看是因甚麽不同各家所爭是爭箇甚麽東坡與荊公固是爭新法東坡與伊川是爭箇甚麽只看這處曲直自顯然可見何用別商量只看東坡所記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只要奮手捋臂放意肆志無所不為便是只看這處是非曲直自易見論來若說爭只爭箇是非若是雖斬首穴胸亦有所不顧若不是雖日食萬錢日遷九官亦只是不是看來別無道理只有箇是非若不理會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這箇是處便是人立脚底地盤向前去雖然更有裏面子細處要知大原頭只在這裏且要理會這箇教明白始得這箇是處便即是道便是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萬事萬物之所以流行只是這箇做得是便合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學問也只在這裏所以大學要先格物致知一件物事固當十分好若有七分好三分不好也要分明這箇道理直是要分明細入於毫髮更無些子夾雜又云東坡如此做人到少間便都排廢了許多端人正士却一齊引許多不律底人來如秦黃雖是向上也只是不律東坡雖然疎闊却無毒子由不做聲却險少游文字煞弱都不及衆人得與諸蘇並稱是如何子由初上書煞有變法意只當是時非獨荊公要如此諸賢都有變更意

問二蘇之學得於佛老於這邊道理元無見處所以其說多走作曰看來只是不會子細讀書他見佛家之說直截簡易驚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聖賢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之某數日來因閒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字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然格物亦多般有只格得一兩分而休者有格得三四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分五六分者格到五六分者已為難得今人元不曾格物所以見識極卑都被他引將去二蘇所以主張箇一與中者只是要憑含糊不分別所以橫說豎說善作惡作都不會道理也然當時人又未有能如他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某嘗說今人容易為異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鶻突包藏不敢說破纔說破便露脚手所以都將一與中蓋了則無面目無方所人不得而非之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

或問張安道為人何如曰不好如攻范黨時他大節自虧了後來為溫公攻擊章凡六七上神宗不聽遂除溫公過翰林學士而張居職如故嘗見東坡為溫公神道碑叙溫公自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自御史中丞再為翰林學士心嘗疑之此一節必有所以後觀溫公集乃知溫公以攻安道之故再自御史過翰林而東坡兄弟懷其平日待遇之厚不問是非極力尊之故東坡刪去此一節不言其事遂令讀者有疑安道不好又劉公湖州人忠其谷亦數章攻之而不見其首二章集中止有第四章大槩言臣攻方平之短已具於前數奏中記得是最言其不孝之罪可惜

不見葢東坡尊方平。而天下後世之人以東坡兄弟之故遂爲東坡諱而隱其事。併毀其疏以滅蹤。某嘗問劉公之孫某求之而其家亦已無本矣。方平嘗托某人買妾。其人爲出數百千買妾。方平受之而不償其直。其所爲皆此類也。安道是箇泰不收魏不管底人。他又爲正人所惡。那邊又爲王介甫所惡。葢介甫是箇修飭廉隅孝謹之人。而安道之徒平日苟簡放恣慣了。纔見禮法之士必深惡。如老蘇作辨姦以譏介甫。東坡惡伊川。皆此類耳。論來介甫初間極好。他本是正人。凡天下之弊如此銳意欲更新之。可惜後來立脚不正壞了。若論他甚樣資質孝行。這幾箇如何及得他。他們平日自恣慣了。只見修飭廉隅不與已合者。卽深詆之。有何高見

因說老蘇。曰不能言而曉蹊者有之。未有言蹺蹊而其中不曉蹊者

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黃魯直書浯溪碑。是他最好底議論。而沙隨却說他不是。葢云肅宗收復兩京。再造王室。其功甚大。不可短他。這事不如此。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卽位。分明是簒。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也。沙隨之論。大槩要考細碎制度。不要人說義理。與致堂說皆相反。如云韓趙魏爲諸侯。不爲不是。葢爲周室微弱。不可不立他。待自家强盛。方可去治他。又云晉之所以爲三卿分者。是其初不合併得地太大。所以致得恁地。若如此則周室爲諸侯所陵。亦謂之武王不合有此天下可乎。漢匡衡當恭顯用事。不敢有言。至恭顯死後方論他。遂爲王尊所劾。沙隨以爲人主之意不可回。宰相不可以諫。他反遭禍害。又唐劉蕡云天子不可漏言。他却誦言於庭。使宦官之勢愈張。沙隨却云劉蕡以布衣應直言極諫科。合如此說。縱殺身。猶可以得名。豈有宰相與天子一體而不諫諍。人主布衣却可出來說。致堂說二疏是見元帝不足傳相。故持知止之義以求退。看來是如此。若蕭望之則不容於不死。是不若二疏之先見。沙隨乃云不然。且引鄭忽之事爲證。又不著題。皆不成議論

先生看東都事畧。文蔚問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說得箇影子。適間偶看陳無已傳。他好處都不載。問曰他好處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見章子厚。不著趙挺之綿襖。傳欽之聞其貧甚。懷銀子

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黃魯直傳。魯直亦自有好處。亦不曾載得。文蔚問魯直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

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曰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又曰世間有一種却是妖言。如葉夢得宇文虛中二人所爲。極是亂道。平日持論却甚正。每進言必勸人主以正心修身爲先。其言之辨裁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如鬼出來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才會說底。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好人。只緣時節不好。義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由徑捷出。無所不至。若逢治世。他擇利而行。知爲君子之爲美。亦必知所趨向。治世之才。亦那得箇箇是好人。但是好人多。自是相夾持在裏面。不

敢爲非耳。又問邢和叔章子厚之才。使其遇治世能爲好人否。
曰好人多須不至如此狠狽。然邢亦難識。雖以富韓馬呂邵程
亦看他不破。曰康節亦識得他。曰亦只是就他皮膚上畧點他
耳。又曰他家自有一本言行錄。記他平日做作好處。頃於滄峽
見其家有子弟在彼作稅官。以一本見遺。看來當初亦有得他
力處。蓋元豐末。邢恕嘗說蔡持正變熙豐法召馬呂。故言行錄多
記此等事。嘗見徐端立侍郎說邢和叔之於元祐。猶陳勝吳廣
之於漢。以其首事而先起也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
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却曉事有才。好賢
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
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粗。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
皆由他做不公道。又問呂頤浩。曰這人粗。胡亂一時間得他用。
不足道

他綱領大規模宏濶。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
可惜太粗耳。朱丞相秀水閑居錄。自誇其功太過。以復辟之事
單騎見虜云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晩節保身甚闕。冗然當緊要處又不然
違。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

高宗初張魏公奏事論恢復。中外皆言上神武不可及。後來講和
了便休。壽皇初年要恢復。只要年歲做成。問壽皇時人才。曰不
及高宗時。曰高宗也無人。當時有許多有名底人。而今看也只
如此。問岳侯若做事。何如張韓。曰張韓所不及。却是他識道理
了。又問岳侯以上者當時有誰。曰次第無人

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閑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
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移正之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卑處去。
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
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
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

叔度與伯恭爲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執
子弟禮而師事之。畧無難色。亦今世之所無耳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終

朱子文語纂編十四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其書取朱子文集語類約畧以類相從而不分門目前後亦無序跋蓋草創未完之本

程蒙齋性理字訓一卷

〔宋〕程端蒙撰　程若庸補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至民國間刻西京清麓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性理字訓一卷》提要

程蒙齋性理字訓

蒙齋先生名端蒙字正思宋番陽人朱子門人少知自好稍長博求師友既見朱子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為己任居家事親能闡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歡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在太學以聖賢之學開誘儕輩從者甚衆為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惡道學因課試發策以主程蘇氏之學為問對者無敢正言其失先生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竟以是無所合而歸

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

人所稟受莫非至善是之謂性

主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

感物而動斯性之欲是之謂情

為性之質剛柔强弱善惡分焉是之謂才
心之所之趨向期必皆由是焉是之謂志
為木之神在人則愛之理其發則惻隱之情
是之謂仁
為金之神在人則宜之理其發則羞惡之情
是之謂義
為火之神在人則恭之理其發則辭遜之情
是之謂禮
為水之神在人則別之理其發則是非之情

是之謂智
人倫事物當然之理是之謂道
行此之道有得於心是之謂德
真實無妄是之謂誠
循物無違是之謂信
發己自盡是之謂忠
推己及物是之謂恕
無所偏倚是之謂中
發必中節是之謂和

主一無適是之謂敬
始終不二是之謂一
善事父母是之謂孝
善事兄長是之謂弟
天命流行自然之理人所稟受五性具焉是
曰天理
性感物不能無欲耳目口鼻斯欲之動是
曰人欲
無為而為天理所宜是之謂誼

有為而為人欲之私是之謂利
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
兇暴無道不善之名是之謂惡
物我兼照擴然無私是之謂公
蔽於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謂私
凡此字訓蒐輯舊聞嗟爾小子敬之戒之克
循其名深惟其義以達於長以會於學審
問明辨謹思篤行孜孜勉焉聖賢可致
朱子曰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

一部大爾雅

字訓　四

程庸齋增廣性理字訓

庸齋先生名若庸。字逢原。元·休甯人。從饒雙峰及沈毅齋貴瑤得朱子之學。淳祐間。聘湖州安定書院山長。馮去疾創臨汝書院於撫州。復聘為山長。咸淳間。登進士。授武夷書院山長。累主師席。其從遊者最盛。稱徽菴先生。所著有講義。太極。洪範。圖說及字訓

造化第一。

至理渾然。沖漠無朕。造化樞紐。品彙根柢。是曰太極

一氣块然。充塞太虛。動靜周流。造化發育。是曰元氣

氣動而健。能始萬物。其數也奇。是之謂陽

氣靜而順。能成萬物。其數也偶。是之謂陰

得氣之陽。輕清成象。運乎地外。大無不覆。主於生物。是之謂天。

得氣之陰。重濁成形。函於天中。廣無不載。主

於成物是之謂地

為陽之性為天之德健而無息是之謂乾

為陰之性為地之德順而有常是之謂坤

氣運於天循環無端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為沖氣寄王四時是曰五行

質生於地自微而著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土兼載之而能稼穡是曰五材

萬物之生於時為春氣為少陽天道之始是之謂元

萬物之長於時為夏氣為老陽天道之通是之謂亨

萬物之遂於時為秋氣為少陰天道之宜是之謂利

萬物之成於時為冬氣為老陰天道正固是之謂貞

形而上者無聲無臭是之謂道

形而下者有方有體是之謂器

自然之理是之謂天

主宰萬物是之謂帝

以二氣言陽靈為魂陰靈為魄以一氣言氣至而伸氣往而屈皆曰鬼神

一氣流行變通不窮兩儀對峙交錯代換是皆謂易

寖長有形為化之漸消融無迹為變之成是謂變化

陽動陰靜合一不測二氣消長推行有漸是謂神化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

陰陽之運消息始終生生不窮是曰造化

造化本原廣大精微進學之始未易驟窺夫苟茫然不知梗槩求端用力何所底止列諸篇端究其名義終身嚮望是為極致

情性第二

元亨利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

人倫日用當然之則是曰人道

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

人所稟受賢愚厚薄是之謂分
古今人物本本原原初無或異是曰理一
親疎貴賤賢愚厚薄萬有不齊是曰分殊
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美有惡是之謂氣
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
天地之心鬼神之會靈於萬物能推所為是
之謂人
動植之類形氣之偏拘於所稟而不能推是
之謂物

所稟厚薄所遇盛衰是曰天命
所主邪正所行是非是曰人事
稟乎天理莫匪至善是之謂性
主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
感物而動分乎善惡是之謂情
心具五常不慮而知是曰良知
身備萬善不學而能是曰良能
口鼻噓吸思慮謀畫氣之神也是之謂魂
耳目聰明記憶辨別精之靈也是之謂魄

心體虛明能知能覺是之謂靈
性之所能無有不善質之所能有善有惡是
皆謂才
心之所之趨向期必能持於久是之謂志
心之所發思惟念慮欲有所為是之謂意
稟命之元具愛之理為心之德其端惻隱是
之謂仁
稟命之亨具恭之理為心之敬其端辭讓是
之謂禮

稟命之利具宜之理為心之制其端羞惡是
之謂義
稟命之貞具別之理為心之覺其端是非是
之謂智
人倫事物當然之理公平廣大人所共由是
之謂道
道之界辨精密有條各止其所確然不易是
之謂理
道得於心蘊而不失是之謂德

道著於事積而有成是之謂業
真實無妄始終不息表裏不雜天之道也是
之謂誠
循物無違四端百行必以其實人之道也是
之謂信
靜而未發無所偏倚為性之德是之謂中
發而中節無所乖戾為情之正是之謂和
性之所存中而不偏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是
曰大本

情之所發和而不乖古今人物所共由之是
曰達道
萬善之本全體具焉是曰大德
全體之分片善存焉是曰小德
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
及其動也汎應酬酢隨事發見是之謂用
理義所根體統所繫事所由出是之謂本
聲色所形簡冊所載雜而有倫是之謂文
天則之常敘而有法是之謂彝

德行之常久而不易是之謂庸
心涵萬理虛靈洞徹是曰明德
事物準則極其純粹是曰至善
充養剛大配乎道義是曰浩氣
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具此衆理而應萬物寂
然不動此理固存感而遂通非由外鑠仁
包四者該乎萬善求仁得仁斯一以貫

學力第三

修道明倫以覺乎人是之謂教

未知未能以效乎人是之謂學
已知已能必熟諸己是之謂習
灑掃應對詩書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
曰小學
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
曰大學
事事物物研窮其理表裏精粗無不察是
曰格物
心所覺悟推詣其極全體大用無不明是

曰致知。
身所踐履百倍其功變移氣習弗篤弗措是
曰力行。
通乎動靜主一無適是之謂敬。
貫乎始終不息不雜是之謂一。
發己自盡是之謂忠
推己及物是之謂恕
善事父母是之謂孝
善事兄長是之謂弟。

仁義中正常本乎寂是曰主靜
幽隱細微必謹其幾是曰慎獨
蒙昧之時育其純一是曰養正
器識之偏推致其極是曰致曲
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博文
檢束有要必循其則是曰約禮
恭敬奉持全其天理曰尊德性
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曰求放心
物格知至豁入心通洞徹無疑是曰知言

主敬集義勿忘勿助剛大無懼是曰養氣
勇之所存堅實彊勁不屈於物是之謂剛
剛之所發奮決果敢見義必為是之謂勇
操而不舍是之謂存
順而不害是之謂養
義理之心因困而作是曰動心
氣質之性習險而矯是曰忍性
獲勝其私物欲淨盡是曰克己
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禮

為學之要存乎立志持志之道存乎敬義主
敬立本精義致知交養互發內外無違沈
潛翫索踐履不已日新又新聖賢可致

善惡第四

天命流行於穆不已其賦於人為性之善是
曰天理
喜怒哀樂聲色臭味感物而動易流於私是
曰人欲
知覺之發原於性命是曰道心

知覺之發生於形氣是曰人心
無為而為天理之宜是之謂義
有為而為人欲之私是之謂利
物我兼照坦然一致是之謂公
物我角立紛然萬殊是之謂私
反乎天理日進高明是曰上達
徇乎人欲日究汙下是曰下達
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
凶暴無道有心悖理是之謂惡

謬誤非終無心失理是之謂過
正固嚴毅是曰剛善
猛隘殭梁是曰剛惡
慈順卑遜是曰柔善
懦弱邪佞是曰柔惡
以道為非拒而不信墮於剛惡是曰自暴
以道為高憚而不為墮於柔惡是曰自棄
矜誇氣盈吝之枝葉是之謂驕
鄙嗇氣歉驕之本根是之謂吝

罪自外至是之謂尤
理自內出是之謂悔
智者過之行有不掩是之謂狂
賢者過之見有未明是之謂狷
德性之剛持守不變志氣之勇力行不息是之謂强
氣稟不剛陰柔怯懦志操不立委靡頹墮是之謂弱
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

邪說詖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
理之和順氣之嘉祥是之謂吉
理之悖違氣之乖沴是之謂凶
事雖未著理則已明是之謂幾
陰反而陽惡反而善是之謂復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不改斯惡之大遷善風速改過雷決百倍其功氣習變化

成德第五

心之虛靈洞明此理全體大用舉無或蔽是

曰知至。
理之精微。洞燭於心。一事一物。皆明其則。是
曰知止。
窮理之精。智識超邁。是曰知崇。
循理之篤。踐履切至。是曰禮卑。
至誠無息。至明無蔽。巨細精粗。毫髮不遺。是
曰盡性。
體無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量。毫髮無疑。是
曰盡心。

念慮所發。真實無妄。是曰意誠。
心體所存。中正不偏。是曰心正。
當然之則。必至不遷。是之謂止。
若動若靜。各止其所。是之謂定。
寬廣有容。足以任重。是之謂弘。
堅忍特立。足以致遠。是之謂毅。
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
理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
稟氣清明。不思而得。是曰生知。

賦質純粹。不勉而中。是曰安行。聖
性焉安焉。出類拔萃。是之謂聖。
復焉執焉。可久可大。是之謂賢。
至誠盡性。充其形色。是曰踐形。
與道為一。無間乎天。是曰至命。
道明德立。無所疑懼。曰不動心。
從心所欲。自然方正。曰不踰矩。
大中至正。百聖相傳。是曰道統。
心理渾然。汎應曲當。是曰一貫。

至誠無息。與天為一。是曰天德。
天爵尊榮。無假於外。是曰良貴。
生知安行。聖不世出。思得勉中。聖可馴致。捨
是而求。標的不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治道第六。

法制禁令。勸勵防閑。以政乎人。是曰善政。
仁義禮樂。漸摩涵養。以淑乎人。是曰善教。
制度品節。正其綱紀。防其慢易。以立其敬。是
之謂禮。

聲律歌舞。養其性情。宣其湮鬱。以全其和。是之謂樂。

體道之常。彌綸天地。天下後世所不能易。是之謂經。

達道之變。因時制宜。以濟乎經之所不及。是之謂權。

經常之法。載諸方策。萬世無斁。是之謂典。

當然之理。寓諸事物。中正有準。是之謂則。

道義之正。制度之嚴。人所當守。是之謂法。

反躬自省。進德修業。不責乎人。是曰正己。

推吾造化。革其舊染。以復於善。是曰新民。

動靜云為。權之以義。各當其可。無過不及。是曰時中。

上下四旁。度之以己。各得其平。無有廣狹。是曰絜矩。

身之所經。翕然丕變。是曰過化。

心之所主。不疾而速。是曰存神。

位為至尊。德為至盛。居中作則。是曰皇極。

承天之統。行天之道。繼志述事。是曰天子。

庶績咸熙。四方風動。長治久安。是曰大順。

庶而未富。治而未教。苟安僅足。是曰小康。

仁義德禮。漸摩斯世。人所歸往。是之謂王。

功利智力。把持斯世。人所畏服。是之謂霸。

五帝三王。繼天立極。道傳大統。時臻盛治。道學不傳。治本不立。汔可小康。民不見德。猗歟休哉。斯文在天。五星集奎。一生聖賢。惟周與程。統接孟子。繼以朱子。疏源濬委。斯

道大明。如日方中。匪盲匪瞶。寧不率從。蠡測管窺。盻焉後學。輯所見聞。質諸先覺。

字訓終

右朱楓林升性理字訓書後楓林嘗輯小四書字訓共一也書後一篇最得讀書之法並附刻之蒙齋書世多不見然為朱子所稱亦此書之嚆矢也列之卷首且略著二先生行實俾讀者可以知人論世云麟書

性理字訓一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程端蒙撰程若庸補輯端蒙字正思德興人淳熙七年鄉貢補太學生若庸字逵原休寧人咸淳四年進士嘗充武夷書院山長端蒙所作凡三十條若庸廣之爲造化性情學力善惡成德治道六門凡百八十三條門目糾紛極爲冗雜明初朱升又增善字一條攟袁甫之說以補之共爲一百八十四條皆以四字爲句規仿李瀚蒙求而不諧聲韻不但多棘脣吻且亦自古無此體裁端蒙游朱子之門未必陋至於此疑或村塾學究所託名也

心經附註四卷

〔宋〕眞德秀撰 〔明〕程敏政註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心經附注四卷》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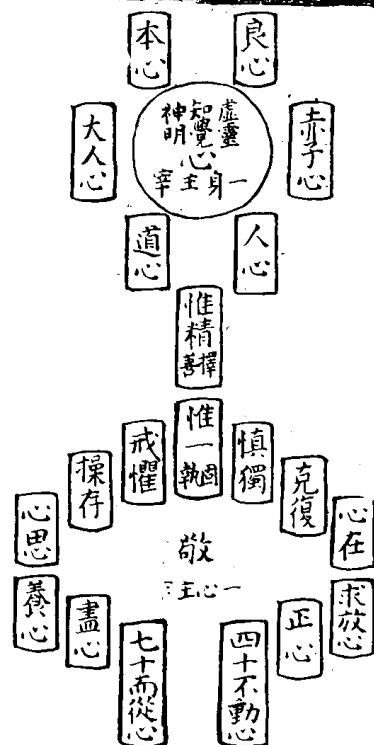
心經總目

西山眞氏

贊曰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惟欲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為始終惟精故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提提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寔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皆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意必之萌雲卷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雖犬之放欲其知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予我此其大者斂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念玆在玆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為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窻棐几清晝鑪薰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右心經西山先生摭聖賢格言自為之贊者也
先生之心學繇考亭而遡濂洛洙泗之源存養之
功至矣故其行己也上帝臨女可以對越而無
愧其臨民也若保赤子痒痾疾痛真切於吾身
其立朝也憂國如飢渴所言皆至誠惻怛之所
形而非以術直也其將勸講若齊戒以交神明
而冀其感悟也迨退而築室粵山之下雖宴息
之地常如君父之臨其前其著書皆本於中庸
大學雖遊戲翰墨一出于正也然猶夜氣有箴勿
齋有箴敬義齋有銘晚再守泉復輯成是書晨

興必焚香危坐誦十數過蓋無一日不學亦無
一事非學其內外交相養如此若愚老將至矣
學不加進然尚勉有志焉手抄此經晝誦而宵
夜思之庶幾其萬一復鋟梓于郡學與同志勉
云端平改元十月既望後學顏若愚敬書

程氏復心曰赤子心是人欲未汩之良心人心即
覺於欲者大人心是義理具足之本心道心即覺
於義理者此非有兩様心實以生于形氣則不能
無人心原於性命則所以為道心自精一擇執以
下無非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之工夫也慎獨以
下是遏人欲處工夫必至於不動心則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見其道明德立
矣戒懼以下是存天理處工夫必至於從心則心
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
可以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矣要之用工之要俱

不離乎一敬盖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學者熟究于主一無適之說整齊嚴肅之說與夫其心収斂常惺惺之說則其為工夫也盡而優入于聖域亦不難矣

按程氏此圖盡心學之妙而所論亦足以發心學之要故揭之編首使學者知所向往而為求端用功之地云

心經附註卷一

西山真氏

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子曰心之虚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附註朱子曰堯舜以來未有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即惟精也固執即惟一也又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惟精篤行是惟一也中庸明善惟精也誠身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學者只是學此理孟子以後失其傳

亦只是失此
問人心道心伊川說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但此不是有兩物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
潛室陳氏曰五峯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
又曰道心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陸子靜

云舜若以人心為全不好則須說使人去之今止說危者不可據以為安耳精者欲其精察而不為所雜也此言亦自是
問道心惟微曰義理精精微難見且如利害最易見是粗底然鳥獸已有不知之者又曰人心道心只是爭些子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問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難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孰甚焉

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勉齋黄氏曰以堯舜之聖處帝王之尊而所以自治其心者如此世之學者不知此心之為重任情縱欲驕逸放肆念慮之頃或升而天飛或降而淵淪或熱而焦火或寒而凝冰如狂顛喪心之人雖宮室之安衣食之適飲食之宜亦茫然莫之覺也豈不深可憫哉聖賢垂訓炳然明白學者亦盍深思而熟玩之哉

西山真氏曰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先儒訓釋雖衆獨朱子之說最為精確夫聲色臭味之欲皆發於氣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所謂道心也人心之發如銛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惟平居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為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為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理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

中矣

魯齋王氏曰朱子謂人心道心不同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既曰私即人欲矣又曰人心不可謂之人欲何也蓋原字自外推入知其本有故曰微生字感物而動知其無故曰危正字私字皆見于外者故人心不可謂之人欲人心若便是人欲聖人必不曰危ゝ者謂易流於人欲也因手畫成圖

人心道心圖

正　私　危　形氣　性命　微

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毛氏曰言無敢懷貳心也

朱子曰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

愚謂詩意雖主伐紂而言然學者平居諷詠其辭凜然如上帝之實臨其上則所以為閑邪存誠之助顧不大哉又見義而無必為之勇或以利害得喪二其心者亦宜味此言以自決也

附註 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龜山楊氏曰道無顯微之間慎其獨所以對越在天也詩曰勿貳勿虞上帝臨女

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鄭氏曰神見人之禍也汝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汝矣

朱子曰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于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修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

附註 朱子曰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群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

西山真氏曰此武公自警之詩也人之常情祇敬於群居者易兢畏於獨處者難子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其聖賢

之徒與

疊山謝氏曰莊子云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為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

易乾之九二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

程子曰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

又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將一箇誠來存着

又曰如何是閑邪非禮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附註 程子曰閑邪更著甚工夫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〻只是主一主一則既不之東又

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天理自然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又曰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〻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又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

朱子曰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怕他入來此正是無射亦保之意無射亦保雖無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

臨川吳氏曰程子謂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為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以大學之目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傳曰閑邪存其誠此邪字非私欲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無妄真實之心也物接乎外閑之而不干乎內〻心不二不雜而誠自存以大學之目則正心之事也凡人昧然於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人蹈水入火安然不以為非蚩

蚩蠢〻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其次頗知此之為理為善彼之為欲為惡而志不勝氣閒居獨處之際邪思興焉一有邪思即遏制之乃不自欺之誠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才起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雜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此易傳所謂閑邪之邪非論語無邪之邪也蓋必先能屏絕私欲惡念之邪而後可與治療二而且雜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豈可躐哉

易坤之六二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

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伊川先生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

又曰主一之謂敬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又曰心敬則內自直

龜山楊氏曰盡其誠心而無偽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

附註程子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孟子本為養氣設程門乃轉作養心法如何潛室陳氏曰孟子一書持敬工夫少如此二句最細密然亦只施於養氣所謂事者指義直而言大概工夫較麄些所謂孟子有英氣謂此程門愛此二句借轉作養心法養心以養氣故其所事者持敬工夫其說為細然其下工夫處亦不過如孟子之節度耳

又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問夾持之意朱子曰最下得此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然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有箇天德

又曰敬義內外交相養夾定在這裏莫教一箇有些走失如此則下不染於物欲只得上達天德也

問冊書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朱子曰敬便豎立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是欲這敬義是體用與坤卦說同

西山真氏曰武王之始踐阼也訪冊書於太公

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一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諧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賛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内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内之所以直也義則事ゝ物ゝ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黄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寔一道也

問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内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處決定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ゝ正ゝ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荅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寔是要行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將身已做若實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朱子堂旁兩夾室暇日黙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記之曰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以爲ゝ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静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

程子曰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内

又曰敬以直内有主于内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然持之久必别

又曰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操而已操之ゝ道敬以直内也

尹和静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敬以直内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

[按]易言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誠學者希聖之樞

要然敬以直內其本也若以上四條皆程子平日單言之以教學者而其發明敬字之義尤詳今撮如左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或曰敬何以用功程子曰莫如主一蘇季明曰昞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〻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問主一無適朱子曰只是莫走作如今人一事未了又要做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又曰學問只要專一如修養家想無成有釋氏想有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難自家道理本來是有只要人去理會甚順且易又如莊子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亦是如此教人但他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道理若看透徹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

又曰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馬書數亦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着從今做去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立屋無基址且無安頓屋柱處得此心有箇存主然後為學便有歸着若此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處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於敬上做工夫正為此也

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〻則無非僻之干矣

又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

朱子曰伊川整齊嚴肅一段是切至工夫說與人

又曰此因朋友講論深究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〻滅裂其言敬者又只

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〻全不加功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如此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又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能及耳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〻法

朱子曰惺〻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今

人説敬以整齊嚴肅言之固是然心若昏昧燭
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
又曰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悔之意無
時不然彼他恁地恬後自住不得大抵學問須
是警省又因言瑞巖僧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
惺惺否自荅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又
引釋氏説心云不得跳擧不得昏沈是他見得
此心只有兩項跳擧是走作時昏沈是放倒時
惟敬則都無此病或問謝氏之説佛氏亦有此
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
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
此無所作為

和靜尹氏曰敬者其心收歛不容一物之謂
和靜自言初見伊川先生時教某看敬字某請
益先生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不若近
時看得更親切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
歛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
心收歛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觀程子

謝氏尹氏數説足以知其用力之方矣或問三先
生言敬之異曰譬如此室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
入至此則三方入處皆在其中矣
西山真氏曰持敬之道當合三先生之言而用
然後内外交相養之功始備
勉齋黄氏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程子曰語也
然師説又以敬字惟畏為近之蓋敬者此心肅
然有所畏之名畏則心主于一如入宗廟見君
父之時自無雜念閑居放肆之際則念慮紛擾
而不主於一矣二説蓋相表裏學者體之則可
見矣

覺軒蔡氏曰敬字之義甚大先師朱子裒集程
門論敬要語詳且密矣黄氏又述先師敬字之
義惟畏為近之尤精切蓋人之一心虛靈知覺
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
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惟天虛靈知覺既不
能不囿于氣又不能不動於欲則此心之體用
亦將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所以不可不敬也苟
能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深淵薄
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

矣此敬字之義所以惟畏為近之其說不可易矣嘗即其本原而深思之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無事時此心湛然常存此靜而主一也有事時心應此事更不推以他事此動而主一也靜而主一即中者天下之大本動而主一即和者天下之達道若玩周子一者無欲之一程子涵養吾一之一朱子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之一則知靜之主一其太極之境界與學者誠誠能盡取而融會精思其實體則庶乎得之矣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程子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〻直則外必方

[按]敬義之說先儒多對擧而互言之考程子此言及胡氏朱子之說又有賓主輕重之辨學者詳之

五峯胡氏曰居敬所以精義也

朱子曰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朱子曰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又曰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

又曰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〻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或問敬莫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恁地說不敬時便是不義

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伊川先生曰修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慾故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

龜山楊氏曰九思終於忿思難見得思義以此

[附註]明道先生謂張子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伊川先生曰語云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反故目欲色耳欲聲以至鼻之於香口之於味四支之於安佚皆然此皆有以使之也然

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者莫貴於思惟思
而能窒慾曾子三省窒慾之道也
伊川先生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
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
年無損也思叔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
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狥欲為深耻
五峯胡氏曰氣感於物發如奔霆狂不可制惟明
者能自反勇者能自斷
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人怒
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云令人氣湧如山慾

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故窒慾如填壑忿
如推山
又曰向見呂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
意便打破家事後日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
看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
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新安王氏曰遷善改過益莫大焉
程子曰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
則無過矣益於人者莫大於是

附註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
本注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又曰予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
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
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
不覺有喜心方知果未也
建安葉氏曰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
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
之力尤不可以不勉也
伊川先生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

心胸為悔
朱子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為悔又
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
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
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
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上蔡謝氏與伊川先生别一年往見之先生曰做
得甚工夫謝曰只去得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
檢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
進處先生點頭語在坐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

也
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
問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
遷善如滲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
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見人做得一事強
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
始得
勉齋黃氏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
窒慾遷善改過何哉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

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
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以為深戒也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子曰顏氏之子其
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〻之未嘗復行也
伊川先生曰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
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又曰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
之道無他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橫渠先生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附註]程子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
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
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
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
邵子曰言之於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
盡之于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
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
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
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
身過易無心過難
朱子曰屏山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

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
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
之
又曰今人只知顏子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
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
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去前所知者
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曾知有不善未嘗不知〻之
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
見
南軒張氏曰夫習之有繼絕者心過有以害之也

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間斷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安於故常以為微而忽焉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求改則明日玆念重生矣積而熟時習之功銷矣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焉萌于中必覺〻則痛懲而絕之如分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踈時習之功專以至於德以凝道顏子之不貳一絕不復生也故名吾室曰不貳

西山真氏曰南軒之用力於過絕心過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毋史記作無

朱子曰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

〔附註〕程子曰敬即是禮無己可克始則須絕四

西山真氏曰絕四者克己之事能敬則禮復矣故曰無己可克

有人說無心程子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朱子曰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道理當如此便順理做去自家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纔有些安頓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

問絕四朱子曰須知四者之相因凡人作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欲其成而後已事既成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存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〻又生必〻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〻了又利 了又貞循環不已但有善不善之分爾

勿軒熊氏曰此誠意章事與顏子四勿章最宜潛玩意是私意方起我是私意已成聖人混化更無查滓顏子則尚有些未盡所以未達一間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楊子曰勝己之私謂之克

伊川先生曰非禮處便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

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附註〕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

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性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西山真氏曰此章之要在覺者約其情使合於

中一語蓋情本善發不中節乃流於不善故必檢制其情使合於中所謂中者即中庸所謂中節也約之為言正中庸慎獨之功也心無不正性無不善所以害其正喪其善者為情所累也故必先約其情然然後能正心而養性下文又言必先明諸心知所往者蓋致知而後誠意明善而後誠身其序固如此也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是仁做始得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

問此段莫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

又曰橫渠此語是將赤心片片說與人荀揚何

曾有此

按張子此言正是發明克己復禮為仁之義

又曰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之之術

又曰戴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將上去苟能除去世習則自然脫灑也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朱子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又曰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

又曰孔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語雖切看見不似告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更詳細蓋為樊遲未會見得箇己是甚禮是甚只分曉說教恁地做去

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時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

又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禁止之便克去纔克去便能復禮

西山真氏曰箕子陳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

顏淵問仁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為仁至問其目則又告之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思不與焉何哉勿之為言禁止之謂也耳目口鼻因物而動非心為之主宰其孰能止之然則勿云者正指心而言也特學者弗之察耳

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理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蓋無所不至矣然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獨為要切而詳盡耳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

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髮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

西山真氏曰堯舜以及周孔其相傳之大概至孔子授顏子則本末盡見聖人之蘊無復遺餘蓋希顏所以希孔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從可知矣夫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要指也克復為仁孔顏相傳之要指也以言語求之蓋

甚不同矣然孔子之所謂己即舜之所謂人心孔子之所謂禮即舜之所謂道心克而復即精一之功而仁之與中又名異而實同者也蓋合乎義理之正而無過不及者中也純乎義理之正而不雜之以私欲者仁也未有中而不仁亦未有仁而不中者即此推之凡聖賢相傳之心法皆可一以貫之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伊川先生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敬則不私一不敬則私欲萬端害於仁矣

朱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附註]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

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

東嘉史氏曰出門使民雖人所同知之地敬之至與不至則己之所獨知者也程子以為出門使民便有見賓承祀之敬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然此不能謹之於己所獨知之地則人所同知者特象恭色莊耳此謹獨所以為動時主敬者然也至于儼若思又未出門使民之前內主於敬初無怠惰放肆之習雖未與物接常整齊嚴肅若有所思耳非靜時主敬之謂乎要之二者正與中庸戒謹慎獨二節

相類

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朱子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蓋忠是盡己盡己而後為恕今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解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是論之因我不會做皆使天下之人不做如此則相為懈怠而已此言最害理

問克己復禮主敬行恕何以分乾道坤道曰公看顏子多少大力量一克己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譬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廝殺敎仲弓是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又克己復禮是一般藥打疊了這病主敬行恕是漸漸服藥消磨了這病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見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子曰子思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于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又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又曰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附註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有殺聲殺在心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

問程子彈琴殺心事是就見知處言游楊氏所說是就已知處言先生合而論之是否曰兩事

只一理幾繞動則已必知之已既知則人必知故程子論楊震四知曰天知地知只是一箇知

道鄉鄒氏曰慎獨最為入道之要所謂獨者非獨閒居靜處而已萌於心之謂獨能於此著力無由有過舉故中庸以此言為篇首

西山眞氏曰鄒氏之言慎獨最有深味

蘓炳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才發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問呂氏言當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無莫如之何而可曰言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朱子曰程子才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精微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自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朱子曰未發之前不可尋覔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　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荅蘓季明反復論辨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潜純一之味而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至此不可不審也

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

呂子約謂未有聞未有見為未發朱子曰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録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若必以未有

見聞為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獃罔兩漢矣

又曰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

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朱子曰有甚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

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以後則難制朱子曰聖賢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　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

延平李氏與朱子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終日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住住不能無補也

朱子答何叔京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乃龜山門下相傳旨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西山真氏曰朱子於呂氏求中之說楊氏體所謂中之說皆深非之及為延平行狀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氣象而求其所謂中則亦呂氏之說也又云先生教人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其後與學者書又謂大本達道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其說又不同將何所適從耶蓋嘗思之未發之前但當敬以存養而不可有心求然思慮未形而知覺不昧性之體段自有不可揜者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蓋謂此學者深味而實驗之自當有見未

可專以言語求也
[按]宋儒樂平程時登嘗類取程朱所論已發未發者爲中和說集編六卷學者宜詳考之玆不盡錄

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朱子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胡亂去便是不謹〻獨是已接物了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未有事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就裏面剔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

又曰戒愼恐懼不須說太重孟子曰操則存亦不是着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如人之氣呼便出吸便入所不睹所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莫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愼恐懼不將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

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初不知戒懼心何處着落

潛室陳氏曰此問最精前輩於此境界最難下言語既是未發才着工夫便是發了蓋雖是未發之初體已含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所以惺〻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曾放下了蓋雖是持守體段却不露痕跡

又曰謹獨是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工夫處

胡氏季隨曰戒懼者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元注云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功夫涵養者所以存天理也

愼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

元注云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

朱子曰此說甚善

西山真氏曰自昔諸儒之 中庸皆以戒謹恐懼與謹獨云者通爲一事至朱子乃析而二之蓋以爲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其義不容不二又以見平常之時要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人欲泯是乃所謂致中和之功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
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

又曰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

朱子曰人之所不見此君子謹獨之事也承上文
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
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

〔附註〕司馬温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
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朱子曰三國朱然終日欽〻如在行陣學者持此
則心常不放矣

〔按〕慎獨乃學者第一義而不可忽者誠能體温
公之事為力行之師味朱子之言為持守之地
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西山真氏曰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
不能慊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
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己無所疚惡焉此君子
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引詩謂處
室之時當無愧於屋愧故君子静而常敬嘿而常
信不待動作語言而後見也存養之功至此非盛
德其孰能之乎

臨川吴氏曰夫易以溺人汙人者色與貨也非
理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〻畏人之知而
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
私則於所不當為保其不為之乎若顔叔子之
達旦秉燭楊伯起之暮夜卻金司馬君實趙閱
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
眞能慎獨者也然斯事也儒者猶或難之莊子
曰為不善乎顯明之中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
幽閒之中鬼得而誅之君子言人不言鬼言是

非不言禍福而莊子云爾將以警夫中人以下
者與

心經卷一 終

西山真氏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〻臭如好〻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謙讀爲慊

朱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

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〻則如惡〻臭好善則如好〻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鄭氏曰厭讀爲黶厭閉藏貌也

朱子曰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厭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爾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又曰心無愧怍則廣大寒寬平而體常舒泰

〔附註〕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朱子曰有天德便是天理便做得咸王道無天德便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

雙峯饒氏曰天德即正心修身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謂此章乃大學一篇緊要處

又曰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

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或問方持志之時二者猶交戰于胷中則奈何

南軒張氏曰持志者主一之謂若持志之時二者猶交戰於胸中是不能主一也志不立也

又曰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優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中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强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

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按〕所摭二條皆誠意章事然皆以心病為言蓋恐學者持之太過而又不可失其所有事必如孟子所謂勿忘勿助而馴致于心廣體胖乃有得耳

劉忠定公見温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又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忘語始劉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朱子曰誠之為言寔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概論如周子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寔理而言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温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也

西山真氏曰温公之所謂誠主於不欺詐無矯偽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者非指誠之至者而言也

蘭溪范氏曰人心至難測也孰不欲謂己君子而多不免為當人或陷于大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安於自欺也夫人有殺心輒形於殺有欲炙心輒形於色有懼心目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一動雖甚微也而形於外者已不可揜如此彼小人乃欲揜其不善於君子之前當其念已不善而思揜之則不善之念已誠乎中既誠乎中則必有自匿不慊之微情呈露于言意態度之間自以為人莫我知也而不知人已得其所謂不可揜者如見其肺肝嗚呼自欺孰甚焉此予之所以為懼而思戒必以慎獨名座右也

〔按〕范氏雖莫知其師承而朱子於其心箴有取焉其學誠有得于孟子故於論心處多警切與濂洛之語相出入蓋不獨心箴也

問劉棟看大學自欺之說如何曰不知義理却道我知義理是自欺朱子曰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是自家所爱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却不喚做自欺

又曰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數恰如淡底金不可不謂之金只是欠了分數如為善有八分欲為有两分不為此便是自欺是自欠了分數荀子

曰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某自十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不由自家使底佛家亦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箇潙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至今不曾斷得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

問自欺曰謂心之所發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為惡而詐於為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為自欺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處工夫極細在未便說到粗處所以前後學者多說差了蓋為賺却下文小人閒居為不善一段看了

又曰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様底求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

又曰學者須是為己譬如喫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為是乎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為是乎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只是將義理略從肚裏過却鑚出許多說話如此者只是不為己圖好看如南越王黄屋左纛聊以自娛耳

又曰誠意是人鬼關過此一關方會進

雲峯胡氏曰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閒居為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害也必矣

趙致道問於朱子曰周子云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

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后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察其所發向背凡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而於直出

者利道之旁出之過絶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
自然出于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見未發之
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四端
相對而生者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
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原未發之前已具
兩端所謂天命之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
用之説也朱子曰得之

誠幾圖　誠　幾　善幾　惡幾

此明周子之意

誠　幾　善幾　惡幾

此證胡氏之説

〔按周子之所謂誠雖與大學指異然其所謂幾善
惡與朱子所謂謹獨而審其幾一也此圖極有
益于誠意之學者謹附著之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身當作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
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
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朱子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
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
失其正矣

又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
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附註程子曰中有主則實〻則外患不能入自然
無事又曰有主則虚〻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寔〻
謂物來奪之

朱子曰今一心之間中無私　之虚事皆
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

又曰敬則内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内欲不萌
而言則曰虚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
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一時爕林用中主一
銘以告學者曰有主則虚神守其郛無主則實
鬼闞其室

〔按此下所摭程張論心之説雖非正釋傳意然
心存而有所偏勝心亡而無所知識者皆不可
不致謹乎此也

又曰心不可有一事

明道先生在澶州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
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

以此語戒學者
問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
東萊呂氏曰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為之而未嘗為也大抵胸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也荀子言吾喜事至則和而理憂事至則靜而理〻者有條理而不亂之謂
又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又曰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朱子曰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纔繫於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以繫於物者有三或事未來而自家先有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存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這都是為物所繫縛既為所繫縛便有這箇物事及別來事到面前應之便着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

虛明無纖毫形迹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
東萊呂氏曰喜事則方寸不疑定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又曰定然後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由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〻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西山真氏曰多者思慮紛雜之謂
問大學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龜山楊氏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正得心其効自然如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
朱子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又曰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
又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

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着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耳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做聖人是也

一日因論讀大學諸生答以每為念慮攪擾曰只是不敬〻〻是常惺〻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要家齊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撑船須用篙喫飯須使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使匙之謂也攝心只是敬才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

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問忿懥章曰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平纔把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着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是不正又問公私之別曰譬如一件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胸中念〻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

問憂患恐懼四字似一般曰不同恐懼是目下逼來得緊底使人恐懼失措憂患是思慮預防將來有大禍福利害

又問忿懥好樂在我之事可以勉強不做如憂患恐懼是外面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來底須是自家有箇道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了聖人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

仁山金氏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喜怒哀樂之發乃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則何惡於

是而便以為不得其正哉蓋當怒則怒〻而不遷當懼而懼〻而非懾可好則好〻而非欲可憂則憂〻而非傷是為得此心體用之正而非可以有無言之也今以傳文觀之一則曰有所二則曰有所則是心之所主者在此其失也固矣忿而曰忿懥懼而曰恐懼好而曰好樂憂而曰憂患即其重疊之辭則是情之所勝者至此其滯也深矣夫以心主於此而失之固情勝至此而滯之深則此心能得其正乎夫無所喜怒憂懼而歸於寂滅固非心之正體有所喜怒憂

懼而失之滯固亦非心之正用惟事至而隨應物去而不留其斯以為正乎非聖賢其孰能若此

張張思叔詬詈僕夫伊川先生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按〕此下所據六條記伊川先生正心之學

伊川先生曰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有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伊川涪陵之行過灔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又曰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

太常臧格撰諡議曰伊川先生之學專以敬為主充養既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夫一恚詈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一驚懼于暗室之頃未為失也則斥其燭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遇患難則惻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憂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

去其累奚患其不盡得復其全乎

〔按〕臧氏所論微與章句不合然深有警乎學者

朱子曰某之氣質有病多在忿懥

〔按〕此下所據九條記朱子正心之學當與伊川先生事參觀

王幼觀曰先生一日說及受賦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大字面配去

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為知縣者自要錢矣節節言之為之吁嘆

朱子曰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

兵法事〻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〻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有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遂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否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廹切却生病痛

又曰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恠某初還被宗人煎廹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

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階旁衆人閧然以為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着関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以從衆何為不意公亦有此語

問人患多懼雖明知其不當懼然不能克莫若且強制此心使不動否曰只管強制也無了期只是理明了自是不懼

偽學黨作或勸先生散學徒閉户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

有一朋友微諷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會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書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〻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勉齋黃氏撰行狀曰先生為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有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從遊之士誦習質疑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然為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

[按]黃氏所記朱子心學甚精最宜體玩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和而外順則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

錯之天下無難矣

孔氏曰和易正直子愛諒信

鄭氏曰致猶深審也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

又曰樂由中出故治心禮自外作故治躬

又曰鄙詐入之謂利欲生

【附註】程子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力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問鞭辟如何朱子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約大抵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是鞭督向裏心都向外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翻將轉來便得使吾輩須勇猛著力

李端伯問每日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禮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

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又曰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問強是志強否朱子曰志也強氣力也強今人

放肆則日怠墮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
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
規矩也

又曰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
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又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朱子曰孟子云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言非禮義
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
只道人做許多模樣這是他自恁地麤暴了更
不通與他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
聽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這箇是自棄
絕不可與有為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
自棄者絕之以不為自暴是剛惡是棄者是柔
惡

問向所說自暴作自麤暴與今集注暴害也不
同曰害底是如暴其民甚言非禮義謂之自暴
如今人要罵道學一般只說道這許多做好事
之人自做許多模樣不知道道理是人人合有
底他自恁地非議是他自害了這道理

又曰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

做有自知不可為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
甘伏批退自已不顧要

張子曰有潛心於道忽 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
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
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

朱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
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為深切真當佩服
存省以終其身也

問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
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
則易慢之心入之矣

南軒張氏曰李季修問所謂敬之說當用力誠不
可怠惰而褻慢宴息亦當隨時某以為褻慢入宴
息乃敬也知褻慢宴息之為非怠惰乃可論敬之
理矣

東萊呂氏曰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
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

西山真氏曰莊謂嚴而重肅謂靜而恭氣象固
不同也心嚴重則體安舒心輕肆則體躁慢以
身驗之斯可見矣

節孝徐公初從安定胡先生學自言初見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按經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即孔子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者聖學之基必謹於此蓋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今稍摘其事以附用自警焉凡得十八條

元城劉氏嘗舉司馬公讀三國志曹操遺令事以語客〻曰非溫公識見不及此劉氏曰此無他乃一誠字爾老先生讀書必具衣冠正坐莊色不敢懈怠惟以誠意讀之誠之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蕩之事一看即解散也

上蔡謝氏田先生曰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顯如此顯然用工夫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甚敬非是欲字好只此是學只此求放心

藍田呂氏橫渠先生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龜山楊氏曰翟霖送伊川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先生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而萌輕忽之心其流不必至於輕忽人

程子曰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常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朱子曰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苦着力反不是

又曰朱公掞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〻各三十六槅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朱子曰和靖尹公一室名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熹竊念前賢進

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

朱子曰陳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某荅云是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于己如針之劄身皇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

按程門高弟如上文所記楊呂朱尹愼獨之事可謂謹嚴矣陳氏乃有此問當時必有所指今不可考矣

先生病中接應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也懶惰

朱子曰某平生不會懶故雖甚病亦一心欲向前做事今人所以懶未必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

廖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可收斂精神玉藻九容處子細体認待有意思卻好讀書辨姦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過江西與陸子壽對語而劉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陳才卿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會行得

葉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卿人何故聲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稍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胡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有學者每相揖畢輒縮左手袖中先生曰公常常縮着一隻手是如何也似不是舉止模樣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沈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頹放矣曰固是

先生看糊窗云有些子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繹云要好看卻從外糊黃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

按先正於師友尋常日用之間一毫不敢自肆如此類聚而觀有不惕然自警于於心者眞所

謂自暴自棄之人不可與有為矣

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自不能已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為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何言人自信之以其不惑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于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遜

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自然莊敬〻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以禮治身至于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能至于天且神何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于嚴威則亦自然矣其效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变化其氣質消融其查滓故礼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寔為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礼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易嫚入之善悪之相為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易嫚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為之主莊敬不立則易嫚入而為之主夫既為主於内非心而何猶於汙泥非水也撓而濁之是亦水矣此礼樂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聡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孔氏曰反情去情欲也比類比擬善類也

附註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

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敖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朱子曰横渠學力絶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按戲言戲動雖與姦殺亂色有間然一句流蕩
而不知檢則求其能反情和志以底于順正之
域不可得矣此張所以痛絶之而學者尤不可
不自警也
又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
持氣之一端
西山真氏曰韓子與張籍書云昔者夫子猶有
所戲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
文武不能也悪害其為道哉而張子乃云爾何
邪盖牛刀之言夫子特以發子游而非正言故

曰戲衛武公之戲曰善曰不為虐則和而有節
可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盖是日也恣民之燕
樂以休其勞非文武自為戲也若張子則持志
養氣之功嚴惟恐戲言戲動以害之故既為東
銘又發此語學者誠以身體之當戲謔時志能
不為氣所流否然後知張子真樂石之言未可
以夫子武公自諉也
上蔡謝氏曰巧言令色知之亦難礼曰情欲信辞
欲巧詩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然禮所謂辭
欲巧亦鮮仁乎仲山甫之德亦鮮仁乎至于聖人

所謂孫以出之辭亦巧矣逞顏色怡怡如也色亦
令矣豈以好其言語善其顏色直以為鮮仁也哉
至于小人盖嘗許以為直矣言何嘗巧雖内荏而
色厲色何嘗令然則何者為巧言何者為令色若
能知出辭氣可遠鄙倍則知之矣此宜學者深思
而力索不可以言語道也
朱子曰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
然有意於巧令以悦人之觀聽則心馳于外而
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温恭只
要體當自家直内方外之寔事乃是為己之功

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
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
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辭氣三者而已夫子所
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
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
乎此者夫子之逞顏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
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　矣至于小
人許以為直色厲而内荏則雖與巧言令色
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則寔巧言令色之
尤者聖人悪之　其所以

者將思學者深求而得之也　求之
於　不可知之　失之愈深故詳　之使
力索之　有以審夫用力之幾焉
巧言令色與姦聲亂色處宜參觀
朱子曰非禮勿視勿聽即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
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
南軒張氏曰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
持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為尋常因循怠弛故須
着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
又曰詳考從古聖賢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

容貌為尤蓋必如此然後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
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以養其
中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
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
也淫禮慝樂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姦
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
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
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
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

東匯澤陳氏曰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其
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
類則行無不成曰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
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
比矣此一節乃學者修身之要法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
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欲謂淫邪也
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
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附註呂與叔曰嘗有一朝士久不見伯淳謂曰以
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昔終不肯回頭來伯淳
答云蓋恐回頭錯耳
按樂得其欲者其意不過安於放縱而賤名檢
然所謂罔念作狂寔基於此今撰附四條學者
不可不痛以為戒
有人勞伊川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亦甚勞且
苦矣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苦之有他人日踐
危地乃勞苦也
朱公掞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

蘊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王信伯曰伊川先生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騂然

張子曰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若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

武夷胡氏曰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已氏也男女人

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辟趨蹶無不為矣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于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春秋謹書其事於教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修身窒欲之方也

致堂胡氏曰唯酒無量不及亂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當知戒可也

朱子曰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言情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

按樂記於天理人欲推極言之而朱子之訓尤為警切學者不能以道制欲而以欲忘道則程子所謂人道廢而入于禽獸者可立致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子曰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其惻隱而悉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又曰擴推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之以滿其所賦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能由此而遂充之雖保四保可也

又曰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最為詳密讀者宜深味之

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

【附註】亀山楊氏曰孟子一部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心千變萬化只

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

朱子曰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乃安社稷之功

朱子曰孔子不說心只就事實上說孟子始說心

西山真氏曰孔子雖不言心然教人于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上用功則所謂存心收放心固在其中矣又四勿三戒絕四正心工工夫又四勿三戒知其非禮而勿之者心也知其當戒而戒之亦心也子絕四意必固我皆心之病也好仁惡不仁者心之正也則孔子未嘗不言心特不指言其本體耳此孔孟所以同道也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于此尤好玩索

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于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利欲之念便消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胡苟且頑冥昏繆之意

自消

北溪陳氏曰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

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之言甚善人之一心在外者要取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無非此意

西山真氏曰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者一而

已矣

勉齋黄氏曰人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體則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也天下倀倀然於覆載之間亦嘗反諸吾身而思之乎飢食而渴飲趍利而避害則知之矣至于天之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憫斯人之愚而莫之覺也故為之反覆開示之既啓之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火然泉達之始知是理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間而功用之遼絕乃如此其教人之意亦切矣世之學者未有不讀七篇之書者也而莫有知其言之為切者何哉習俗之所汨利欲之所昏既無明師良友以示之又無誠心堅志以求之譬如大明當天而瞽者莫之見也豈不甚可憫也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猶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

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

又曰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附註 問仁兼四端意朱子曰上蔡見明道先生舉

史書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過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説惻隱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〻了始有羞惡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天地生〻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

南軒南張氏曰天人与巫人巫与匠俱人也而其所欲之異者以其操術然也故大人自處不仁為忌忮為殘忍至于嗜殺人而不顧夫豈獨異於人哉惟其所處每在乎人欲之中安習滋長以至于

此其性本同而其習實壞之異可不畏与

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徵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皆言其机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礼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于是非之心不明与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耻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朱子曰大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疑若甚不同矣然其不為物誘而純一無偽則未常不同也故言其所以為大人者特在于此

附註 或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程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与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或問程子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朱子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别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

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耶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

朱子曰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机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

雙峯饒氏曰赤子如飢要乳便是欲但飢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廣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

心經附註卷二終

心經附註卷三

西山真氏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亦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晝旦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此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

為之不善者又已隨而梏亾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熾則必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既薄則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

又曰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危動難安如此不可頃刻失其養也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内而已

愚聞之師曰此章之指最為要切學者宜熟玩而深省之

附註范純夫之女讀孟子操存章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伊川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或問伊川言純夫女却能識心一段朱子曰心却易識只是不識孟子之意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于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只是兀然守在這裏忽有事至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亾也

又曰純夫女知心而不知孟子此女當是寔不勞攘故云無出入而不知人有出入猶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

蘭溪范氏曰君子之學本於心心不在焉則視簡不見聽諷不聞此其于口耳之學猶莫之入也況窮理致知乎是以學者必先存心心存則本立本立而後可以言學蓋學者覺也覺由乎心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不存殆將梅昧僻違觸情從欲不能自别于物尚安所覺哉然心雖未嘗不動也而有所謂至静彼紛紜于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静者固自若也君子論心必曰存亾云者心非誠亡也以操捨言之耳人能知所以操之則心存矣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養以寡欲使不誘于外此存心之權輿也

按范氏此段謂學者覺也及謂心非誠亾以操捨言之皆有合于程子之説又謂存心在至静而權輿于寡欲亦有合于周子之説

朱子答石子重書曰孔子言操存舍亡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一句結之正是直
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
若謂其舍亡致得如此走作則孔子言心體者只
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
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亡所致也又謂
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若所操而存
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為何物而又何必
以其存為哉偶記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
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有則雖一日之間

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
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
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
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
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
爾

或問牛山之木一章朱子曰夜氣如雨露之潤良
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梏亡而彼未嘗
不生梏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
將自家物失去了又曰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
清不與物接平旦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
者少而旦晝之所梏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
足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
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梏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
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亡有八分他
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
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得

仁山金氏曰此章孟子切于教人山木一段與
良心一段相對養與失養亦相對而養之得失
又在操舍之間程子又發敬以直内一句指示

操存之方可謂切要學者讀之急宜警省存得
則人存不得則禽獸吁可畏哉

問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把持不能久
又彼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
最要看又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須自着
力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
他去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也更說甚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程子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
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按人心之不能操存多出于思慮紛擾故先儒
屢〻言之然求其所以操而存者豈有他術哉
亦曰靜以養之敬以持之而已今摭其論操存
之說十一條如左靜敬別見
又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作心主不定惟是
止于是事為人君止于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
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于事只
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〻各付物則是役物
為物所役則是役于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于事
西山真氏曰程子又嘗言人有四百四病皆不

由自家只是心須教由自家此即做心主之謂
也
又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飜車流轉動搖無
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
祺嘗言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才不思量
後須強把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
非自然
又曰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
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不
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

則又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只是于名
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却不如與
一串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〻
思量箇甚只是不以心為主
他日又曰君實近年病漸較　於得下也
按此言則知大賢德業之進日新之功不以壯
而健老而衰學者所當深省也
又曰有謂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
為心害其氣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
箇慎生不恣意其于外事思慮儘悠

又曰司馬子微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
朱子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一故
才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
坐忘即是坐馳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
雖曰敬以直内而文有以　便不直矣
也
又曰人于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
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朱子曰夢與　交而成　在其間
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顛倒

張子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不待
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何也蓋用心未熟
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
也人要得剛々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
朱子曰橫渠說做工夫便精切似二程々々資
稟　潔淨不　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
處他大段用功夫來觀　說得來大段精切
又曰客慮是泛々　思慮習俗心便是從來習
熟偏勝　心實心是義理底心

朱子曰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
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聽其一聲不絕此心已自
走作因是警省乃知為學須是致志
又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
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
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又曰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
漸々放濶去不可不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于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
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
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按先儒論主靜者自明道先生以下凡得九條
伊川先生每見其靜坐便歎其善學
邵康節先生于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
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
亦如之
朱子曰看康節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
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清明
又養得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都在
緊要上被他靜極了所以看得天下事理如此
精明

朱子曰主靜夜氣一章可見
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
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又曰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
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
是不同
又曰今人皆不肯于根本工理會如敬字只是將
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
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

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
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
又曰心未嘗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
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
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
歛做事便有精神
程子曰操約者敬而已矣
按先儒論持敬者自程子以下凡得十條
卲伯温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程子曰敬
又曰敬勝百邪

朱子曰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後學者最是敬之
一字有力
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
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
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
也
問程子謂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又曰入
道莫如敬愚以為誠意工夫在格致後今乃云
先立誠意始去格物毋乃反經意與潛室陳氏
曰程門此類甚多如致知用敬亦是先侵了正

心誠意地位蓋誠敬二字通貫動靜始末不是
于格物致之先更有一敬工夫在只是欲立箇
主人翁耳不然皆安
西山真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
順其理以應之則事皆得所心亦不勞者擾擾
焉以私心應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
須臾之寧人徒知為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
事也
又曰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不能
入者事之為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

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
或問事為之主一段疑當使心為事主不可使
事為心主曰事為之主只是此心收在一事上
不走作耳伊川欲以數珠與温公之類
横渠先生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
先生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謝氏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肆安肆必放縱不
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
間子細體認取
問横渠只是硬把故不安否朱子曰他只是學

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廹當栽培深厚涵養于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廹求之只是私已然不足以達道

或問持敬覺不甚安朱子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但覺見有些子放去便收斂提撥起敬便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

問今于下工夫之時不痛自警策而遽栽培涵泳恐或近于放倒南軒張氏曰敬守此心栽培涵泳正是下工夫處若近于放倒則何栽培涵泳之有

朱子曰敬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又曰敬所以抵斂人欲人常敬則天理自明人欲上來不得

又曰敬是箇扶策人底道理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自退聽

問居常持敬于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于臨事時着力則覺紛擾不然則于正存敬時忽忽為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為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惺惺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擎跽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為敬

西山真氏曰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之本至程子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功至二先生有功于聖門此其最大者也

魯齋許氏曰為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一省察不敢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畧也禮記一書近十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也索要敬為子為臣為君為父皆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索要敬這一件先能着力然後可以論學學又先要窮理

按許氏生當戎馭擾之秋無所師承而獨有得

于程朱之心學愔乎言語文字不能盡見其可見者若居敬窮理之類皆至論也然則民彝物則固不與世為存亡而非豪傑之士則亦豈能奮起乎百世之下也哉

程子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

按聖賢論心固以出入操存為難而程子又以周流不滯為貴蓋心具寂感敬兼動靜非欲為坐禪攝念之一于靜者正豪釐千里之辨學者所當謹也先儒論敬兼動靜者凡得十一條具列如左

又曰呂與叔養氣為有助蓋為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為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為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卻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者存斯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程子曰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按此言學者于動時宜無所不用其敬也

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

朱子曰橫渠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令

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按張子動靜交修之功如此真學者法守也

上蔡謝氏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物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朱子答楊子直書曰身心內外初無間斷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于外者亦即此心之用未嘗離也今于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于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于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

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
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于敬
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
停哉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
亂朱子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
有無事時節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
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
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
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
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
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
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
箇心公若知得放下不好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
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
做甚麼事若是好事當做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
未透須着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
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
問當官事多膠〻擾〻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

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
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
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
黃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
生一箇人便須着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
氏為我方得某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
又曰人每欲不見客不知他是如何若使某一
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與客說話
一日却覺得意思舒暢不知他門閑着門不見
人底是如何過日
按朱子以楊氏為我答黃直卿與程子以槁木
死灰答呂與叔同意見客一事與程子世事須
敬人做同意皆言動之不可不敬也
朱子答許順之書曰來諭欲棲心淡泊與世少求
玩聖賢之言以資神養吾真者無一字不有病痛
夫人心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不失其時則其
道光明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
然後為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
答張敬夫書曰來諭謂靜則溺于虛無此二字如
佛老之論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

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時則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于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又謂再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亦未為的當也必如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語卓然意語俱到當書之左席出入觀省

南軒張氏曰程子教人以敬即周子主靜之意

又曰一二年來頗專于敬字工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程子謂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當深體之也

西山真氏曰南軒此言蓋合敬靜為一學者宜深味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所謂放也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也程子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乃仁也即此意也然但謂之仁則不知其切于己故反而名之曰仁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又曰至貴在我而自失之是可哀已

又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皆以求夫不失本心之正而已無他道也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此章孟子指示學者用力之方最為深切學者所宜服膺而勿失也

附註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

又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問心如何在腔子裏朱子曰敬便在腔子裏

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朱子曰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也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上處只自不廉只是不義緣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上些子事

又曰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邢和叔問伊川先生謂二周與楊時似同志恕恐二周未可望楊時如何曰周字先兄弟氣象純明可以入道顧每勸楊如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

問延平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又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悞人

朱子曰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

鄭仲禮問學問之道朱子曰若無存養寔踐但欲曉解文義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哉

朱子曰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蓋身如屋子心如一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

又曰陳烈初年讀書不理會得又不記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

又曰或者錯看明道之語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意謂收心只要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守空寂而已

又謂門人曰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

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觧皆無許多病痛

又曰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ゝ自于物欲上輕于義理上重

又曰學者工夫只要喚醒工

嘗謂林恪曰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纔昏睡去也即是放

又曰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

又謂一學者曰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古時英雄豪傑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門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為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之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ゝ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于邪僻之徑矣世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鷄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汩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並言而終獨諄ゝ于放心之求能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求之匪他以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而已心本非外縱之則放而求之則存猶反覆手也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非禮即所謂義人路也聖學之要孰先乎此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

朱子曰不知類言其不知以類而推之

附註程子曰人于外物奉身者事ゝ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事好時却不知

道自家身與心已自不好了也
永嘉鄭氏曰覽鏡面目有汙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窗壁則必拂之不如是則不能安焉至于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汙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内其為不能充其類不亦甚乎
西山真氏曰程子鄭氏之言皆足以警學者故附見焉
孟子人之于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于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朱子曰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附註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于飲食鼻口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饜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
武夷胡氏曰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又曰人于一切世味淡泊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我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
朱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語被恁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箇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
南軒張氏曰何以為大且貴人心是已小而賤則血氣是已血氣亦稟于天非可賤也而心則為之宰者也不得其宰則倍天遁情流為一物斯為可賤矣人惟不知天理之存故憧憧然獨以養其口腹為事如農工商賈之競乎利以至公卿大夫士之競乎祿仕皆然也良心日喪人道幾息而不自知此豈不類于場師之舍梧檟而從事于樲棘治疾者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者與雖然失其大者

則從于血氣而為人欲先立乎其大者則本諸天命而皆至理一飲一食之間亦莫不有則焉此人之所以成身而通乎天地者也然則可不謹其源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朱子曰官之為言司也耳主聽目主視而不能思是以蔽于外物心則能思而外物不得蔽此耳目所以為小體而心所以為大體也耳目既為小體而蔽于物則亦一物耳以外物交于此物則引之而去必矣心雖大體而能不蔽于物然或不思則不得于理而耳目用事終亦不免為物所引而去也此二者所以雖皆出于天賦而其大者又不可以不先立也

附註荀子曰耳目口鼻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

又曰虛壹而靜謂之清明—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

新安倪氏曰先師云荀卿以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卽此語以看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者則此心卓然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退然方聽命于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心為形從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

朱子曰心元有思須是人自家主張起來此最要緊

又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卽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皆在目前人為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

又曰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有人問謙先生為學之道謙曰其只是先立乎其大者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豎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朱子曰口腹為飢渴所害故于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于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也

又曰人能不以富貴之故而害厭貧賤則過人遠矣此章言人不可以小害大不可以末害本

附註朱子曰人心亦皆有害一句趙氏謂人心為利欲所害此說甚善蓋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悪所悪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悪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悪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爾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爾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于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朱子曰本心謂羞悪之心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羞悪之心人所固有然或能決生死于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豊約于燕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于斯焉

附註謝良佐問于伊川先生曰邢恕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制利欲之心便至于此

朱子曰程子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之意

朱子曰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職不知是句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于生者所

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所以不見義理或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萌動曰只是如此濟甚事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若是愧恥後又却依舊何濟于事

南軒張氏曰嘑爾而不受蹴爾而不屑此其羞惡之心也人之困窮其欲未肆故其端尚在至于為萬鍾所動則有不復顧者矣曰萬鍾于我何加焉人能深味斯言而得其旨則亦可見外物之無足慕矣

定宇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于成宮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人能于此省察之則知所以遏人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為之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汨于私欲故至于失其本心也

心經附註卷三

心經附註卷四

西山真氏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于善便以利言也

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或問鷄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于敬便是為善

附註程子曰董仲舒有言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仲舒所以度越諸子

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上蔡謝氏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

朱子曰上蔡此言深可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

問利與善之間朱子曰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煖處也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為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是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又曰利與善之間若纔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

又曰世間喻于義者則為君子喻于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于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机卒旣不得為君子其為小人亦不索性可謂誤用其心矣

昨有李某初上一書極說學道僞地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以此說投之即得超升上州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忽又上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也）便道某有甚勢要以此相投極好笑

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于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知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其為徇己自私則一而已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適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而望及前人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于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有以用

吾力矣孔子曰今（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皆為人也曰義則施諸人亦莫非為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

朱子曰義也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言蓋可謂擴前聖之未發而同于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西山真氏曰朱子云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一段工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或無所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

此說尤學者所當知

象山陸氏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苟不于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于義所習在義斯喻于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于利所習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今為士者固不能免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于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

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廪厚薄是計豈能悉心事力于國事民隱以無負其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于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于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進于場屋其文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不詭于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陳芝問今當讀何書朱子曰聖賢教人都是切己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睹當自家今是要人求知要自為己這便是死生路頭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却說這義理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又要改官自少自老自頂自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恁疊疊地去了干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

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

蘭溪范氏曰善利之念間不容髮一髮之差遂分舜蹠學者可不戒且不懼哉利不必謂貨利凡有利心皆利也予故發孟子之意為舜蹠圖謂夫善利之念起于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又以謂雖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蹠也一克念而聖人能于危微之際而得之則亦幾矣故又以克念罔念之說繫于舜蹠焉

舜蹠圖

心 — 善 舜 罔念 狂
　　 利 蹠 克念 聖

按范氏此圖可與朱子所訂趙氏誠幾圖參觀

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子曰欲謂口鼻耳目四肢之所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

程子曰不必沈溺然後為欲但有所向則為欲

南軒張氏曰有所向則為欲多欲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尚何所存乎

附註程子曰人于天理昏者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机淺此言却最是

張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私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呂氏曰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于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于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不存者梏亡之謂寡欲之人則無梏亡之患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

又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

上蔡謝氏曰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一分人欲

問謝氏于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段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于器用之類置之只為合用更無健羨底心

問于外間一切放得下否曰寔就上面做工夫來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便却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西山真氏曰上蔡此二段語乃去人欲存天理切實工夫

問養心莫善于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朱子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做詩文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于這本來底都不得力要得寡欲存心這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復此心觀旅

糵之書一箇大受了有甚大事而反復切諫于此
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又曰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
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
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了
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
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殺
父與君也敢
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
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于操舍而又曰
莫善于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
心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于外榮辱動害動乎內
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
其常存而不放哉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夫子之告
仲弓操存之謂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夫子之告顏
淵寡欲之謂也二子之問仁則同而夫子告之異
者豈其所到固有淺深與高城深池重門擊柝固
足以自守矣內姦外宄投隙伺便一有少懈而乘
之者至矣良將勁卒堅甲利兵掃除妖氛而乾清
坤夷矣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于
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天理人欲之
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
為寡欲之要此學者所當察也
周子養心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
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
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于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于
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
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
而已
附註朱子曰周子言寡欲以至于無蓋恐人以寡
欲為便得了故言不止于寡而已必至于無然後
可然無底工夫則由于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
能也
又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
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有以異乎葉氏曰孟子所
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體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
而無節則為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于欲者是則
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欲
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
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

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〻
則通動直則公〻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附註朱子曰一者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
一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又曰周先生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
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
只就這敬字上崖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
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于此心上見得
分明自然有得耳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
不知直截于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

于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
石子重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〻而寂
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唯心之謂與朱子曰此說甚
善
按此謂誠體神用即周子靜虛動直之意
伊川先生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
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
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
以聖為志

按以下所摭四條皆論學者當以聖人為師而
以聞道為要不可恬于小成而羣于自畫盖所
謂心學者如此而已雖所言不盡同于周子然
開示後覺之意則無有不同者焉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
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
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
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
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于彼然後射者可視之
而求中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
準

又語羅公仲素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
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
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
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為文
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
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
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
處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
以彼于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曰吾當

為古人之所為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
所學以博古通今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慤不為
非義而已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朱子曰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
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抑不知稟性與常人一
同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
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滾同枉過一
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
而不能有其則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數句乃是
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
齊昏了或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

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
耳大抵為己之學于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
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徽菴程氏曰學聖賢所知之道無他手敬以立
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其反
躬也必以無欲為一以無息為誠以日新為德
以富有為業而此心此道之全體妙用皆在其
中矣龜山所謂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者
此矣也所謂學聖賢之所為必欲聞聖賢所得

之道者此也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
以聖為志自非體之於身從容默會而有深功
驗之以心超然自得而有餘味者能之乎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
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至
於聖人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
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
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
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

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
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
机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
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
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
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
歸
附註朱子謂門人曰程子云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這一句好看
又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

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
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〻心
慶源輔氏曰人之視最在先過不當視者才起
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是為操心之則
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
也得然諛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
彝本乎天理性道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
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
白雲許氏曰聽雖主於聲而凡係乎言皆屬聽
讀書為學得之乎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於

卷四　十四

事物之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學問之差
為心術之害遂至於亾其性則不可救藥矣聽
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
又曰言箴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
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
下云矧是樞机興戎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
四下句却說四項病痛
程氏復心曰言有不順理處即是心有不順理
處故不得乎言須求乎心〻氣和則言理順矣
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內外表裏無少空闕始

得相應
又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
粗蓋思乎內不可不誠為乎外不可不守看文字
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
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
白雲許氏曰視聽言各指一事動則舉一身而
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內而心之動外而身之動
皆出乎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強制乎外
而動乎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為得也
此即慎獨工夫

卷四　十五

又曰四箴舊見只是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精
密真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者
又曰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的有
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只是須要自家
下工夫寔見是如何看這思意都克去己私無非
禮之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
是甚麽氣象這便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
范氏心箴曰范〻堪輿俯仰無垠人于其間眇然有
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
今孰無此心〻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

靜按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附註)問所載范蘐不知范從誰學朱子曰不曾從人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忽之問以語他說話人也多說得到須取他則甚曰正為少見有人能得說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

雲峯胡氏曰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于此

按朱子既有取于范氏之箴又有為觀心說以訂釋氏之繆尤有功于聖學今摭附之俾學者曉然知此之正也當勉彼之邪也當辨不至于泛求而多惑云

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於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者皆何為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大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也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其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以口齕口以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邪

問未發之前惟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
以察之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于此未免
以心觀心之病如何朱子曰已發之處以心之
本體權重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
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為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
心別求心之本体則無此理矣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
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
如賓承事如祭戰〻兢〻罔敢或墜守口如瓶防意
如城洞〻屬〻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

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
是驗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
有間私慾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
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
附註問敬齋箴朱子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
頭去處又曰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事
言
問毫釐有差天壤易處北溪陳氏曰此非謂些
小事不敬便能做大病是言大病痛只在微細

處失起故千里之謬差之毫釐然亦當思微細
處差失似甚小可何故便到天地變亂三綱淪
九法斁殆難以空言解釋須多歷人情事變之
熟乃知此不敬之為害端的處凜乎甚可畏而
非理明義精亦不能發到此真可為切己箴砭
救人免陷于夷狄禽獸之歸也
問敬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
語曰如何解迫切今未嘗下手便要從容不迫却
無此理除非那人做工夫大段迫切然後勸他不
迫如人相戰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

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迫切只是不曾做〻看時
不患其迫切其但常覺得寬緩底意思多耳
勉齋黃氏曰此箴是從粗說入精從淺入深又曰
動靜不違表裏交正是一篇綱領
西山真氏曰敬之為義至是無餘復蘊有志於聖
學者宜熟復之
臨川吳氏曰敬齋箴凡十章〻四句其一言靜無
違其二言動無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
其五言心之正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
于心其七總前六章其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其

十總結一篇其言持敬工夫周且悉矣

求放心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非誠昌有非敬昌存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附註朱子自序云為程正思作

按正思名端蒙新安人還番陽從學朱子所著有小學字訓諸書

朱子謂學者曰自古無放心底聖賢一念之微所當深謹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此流出乃善

與呂子約書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吾事邪

答何叔京書曰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于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無下手處也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具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

勉齋黃氏曰心者神明之舍虛靈洞徹具衆理而應萬物者也然耳鼻口目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足以為吾心之累也此心一為物欲所累則奔逸流蕩失其至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靜存動察如履淵冰如奉槃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行矣此孟子求放

心之一語所以警學者之意切矣自秦漢以來學者所習不曰詞章之富則曰記問之博也視古人存心之學為何事哉及周程倡明聖學以繼孟子不傳之緒故其所以誨門人者尤先于持敬敬則此心自存而所以求放心之要旨於

尊德性齋銘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支褻天之明嫚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

或問

附註朱子自序云内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

按允夫名洵婺源人從學朱子所著有尊德性齋集

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

按朱子平日教人以尊德性道問學二者不可有偏重之失其見于言者可考也不能盡錄今撮附凡六條

又曰若于道理上看未精便須于尊德性上用功若德性上有不足便須于講學上著力二者並行庶互相發明可到廣大輝光之地

又曰學者功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答馮作肅書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偏廢則德孤無所利矣

答孫敬甫書曰程夫子言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其間蓋有全出于異端而猶不失于為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

答王子充書曰今日之與務講學者多闕于踐履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為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語矣

朱子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其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若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按朱子中歲恐學者交修之功不逮而或至于不振且擇善之未精而或流于異學之空虛也故以道問學為重今撮附凡十條

又曰萬事在窮理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

又曰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

答汪太初書曰嘗聞學之雜者似博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于雜而不揆于陋也故

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
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
按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乃五峯胡氏之
言
答趙民表書曰古人之學以致知爲先致知之方
在乎格物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
義理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
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
不患其無立矣
答劉公度書曰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

須子細反覆究竟至于持守卻無許多事若覺得
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
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
稍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答范文叔書曰尹和靖門人贊其師云丕哉聖謨
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要當至此地位始
是讀書人耳
答劉定夫書曰要得學者息卻許多狂妄身心除
卻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
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

口耳下稍見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
直是可惡
答劉季章書曰趁此光景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
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
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脈底心力須是實
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
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
朱子曰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
輕了今覺得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

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
按朱子晚歲以學者專講說而廢涵養將流于
言語文字之陋而不自覺故大于尊德性爲重
既爲程允夫作銘且屢有懲于從遊者蓋定論
也故心以是終爲後之學者誠力于斯而知所
歸宿則德可修道可凝而作聖之功可幾矣今
摭附凡十二條
又曰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問何從而進
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答之復曰今雖盡与
公說公盡曉得不干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

濟事

又曰如今理會道理若不識箇頭都是閑話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己上固有底仁義禮智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以講學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

一日謂諸生曰某患學者談空說妙姑欲令先通曉文義就文求意下稍頭往〻又只守定冊子上言語却看得不切己須是將切切己看玩味入心力去行之方有所益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于身而專求之于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于身而後求之于書則讀書方有味

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養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養工夫否曰某為見人讀書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養今胸中有所得耳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 看書豈是如此又一士友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〻意曰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是子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与人說話便是難某只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如此讀書全不是自做工夫無口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

葉賀孫問往前承誨只就窮理說較多此來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上一截 蒙提警此意是

如何曰已前也說了只是夾雜說但覺得近日諸公去理會窮理工夫多又自漸〻不看身己

又曰今有學者在某門者其才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然所為却顛倒錯繆全然与所知者相反人只管道某不合引他如今被他累却不知渠實是理會得某如何不與他說然所為背馳者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力只是徒然耳

廖德明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且

如所謂据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尋却一線路与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〻如此

答項平父書曰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路三復慨然所警于昏惰者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要用力之教要令于静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禮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于義禮工不敢亂說却于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邉耳

答林擇之書曰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于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寔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

答劉子澄書曰日前為學緩于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寔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患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絶不聞此等今乃深有望于吾子自此惠書痛加鐫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

又曰近覺向来為學寔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悞人亦不少方别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别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

答何叔京書曰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某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〻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又曰某緣日前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也

答程允夫書曰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来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

答黃直卿書曰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促迫難得長進將来見得大意畧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来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北溪陳氏曰老先生平日教人最喫緊處尊德

性道問學二件工夫固不偏廢而所大段著力處却多在道問學上江西一派却只是厭煩就簡偏在尊德性上去先生蓋深病之

按朱子晚年答項平父及林擇之劉子澄何叔京程允夫黃直卿書其言如此朱子沒後陳氏之言如彼則考亭之學固不俟一再傳而未免失真者矣宜臨川吳氏於北溪有不能滿焉殆此類也夫

勉齋黃氏答李敬子書曰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工夫人心道心直内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見識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来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難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為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于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禮不中禮十得其七八矣以此律之庶不至流而為口耳之學也嘗覩明道先生語謝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蔡請

益明道云且静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為己者也明道尚以此箴之使視今之學者則豈不大為之太息乎老矣他無所望於世只是望得先師之學有傳故不自知其僭越及於此也

又曰每念先師以一生辛苦著書惠後學光明烺爗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又復數年傳習益訛先師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

果齋李氏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利毋

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
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歎為晚
見諸生繳繞于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
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于學者益切
矣
慈溪黃氏曰古者教人為學以躬行為本躬行以
孝弟為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
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
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忘孝弟謹
信之切近乎二程先生推明周子之說以達乎

孔孟田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後之
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二程既沒門人弟子多
潛移于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先生初年亦幾陷
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于議論
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極性命
等說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文公既
沒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其高
遠講學捨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說論語捨孝弟
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平日之所深戒
學者乃自徧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關躬行竊

嘗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泉浚其泉為酌水計也反
舍其水而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溉其根為食實
地也反棄其實而不食何義也正躬行者必精性
理精性理為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于不問何為
耶漢唐老師宿儒泥于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
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
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
如耶竊意儒先講貫己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
之日田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
命之從來以歸宿于孝弟之實行又可更求多于

言語間哉
又曰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夫子有不得已而見于
答問者亦皆止為學者躬行而發周程既沒學者
談虛以偽易真是非質亂文公先生于是力主知
行之說必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
可免陷入異端之弊此其救世之心甚切析理之
說甚精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為聖
為賢何所不可顧乃掇拾緒餘增衍浮說徒有終
身之議論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奸轉以
欺世風俗大壞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講明之初意

夫豈若是然則吾徒其可不重加警省而徒以多
言為能哉
臨川吴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為人以此
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
董韓二子依稀数語近之而原本竟昧、、也迨夫
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
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来所未有者其學
徒往、、滞于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
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書諸文字之末此則嘉
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

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
与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
血氣之主宰舎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
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
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于人而謂有得于聖
學則未也況止于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
陳雙峯之饒則与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
以寸哉聖學大明于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
已澄也鑽研于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為未精
饒為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

自今以往一日之内子而亥一月之内朔而晦一
歳之内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如天之運轉
如日月之往来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于尊之、
道殆庶幾乎于此有未能則問于人學于己而必
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于中庸
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
按學者之弊非馳心簡捷蕩而為異學之空虚
則極意鑽研流而為俗學之卑陋在先哲之時
已然而況後此三百年之久哉勉齋黄氏果齋
李氏親受業考亭而得其傳者隱憂如此慈溪黄氏

臨川吴氏皆私淑考亭而与聞私道者其公誦
又如此則其知之真見之的誠若有天相其間
而不使斯道之終晦于天下也學者于此痛心
剋骨以朱子為師以和敬為入道之要求放心
尊德性而輔之以學問先之以力行堅之以持
守俾空虚者反就乎平實卑近者上達于高明
則聖門全体大用之學或庶幾焉而此經所攄
亦不為空言矣有志之士顧相与勉之

心經附註四卷終

心經附注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有宋遺民錄已著錄其書以真德秀心經僅書一條詩二條易五條論語三條中庸二條大學二條樂記三條孟子十二條接以周子二條程子一條范氏一條朱子三條未爲賅備又其註中或稱西山讀書記疑非德秀自作乃補輯釐爲四卷名曰附註前後皆有敏政序末私印文曰伊洛淵源益敏政自以爲程子裔云